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〇・經部・禮類

禮經釋例十三卷　〔清〕淩廷堪撰……一
儀禮古今文異同五卷　〔清〕徐養原撰……二七九
儀禮精義不分卷補編一卷　〔清〕黄　淦撰……三四一
讀儀禮記二卷　〔清〕張惠言撰……四〇七
儀禮圖六卷(卷一至卷三)　〔清〕張惠言撰……四二五

2297/10

原書附紙簽若干，今檢出移置書末，編以序號，並在書中標明位置。

歙淩仲子先生著

禮經釋例

揚州文選樓阮氏藏板

淩次仲先生禮經釋例十三卷

同治紀元正月購于京師廠肆

越陽學人李慈銘題首

禮經釋例　卷首復禮三篇　卷一通例上　附周官九拜解　卷二通例下

禮經釋例序

禮經一書韓文公尚苦其難讀人多束閣不觀不知冠昏喪祭以及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闕者悉具於是吾師

淩次仲先生從事是經不輟寒暑昏曉者二十餘載探索既深遂仿杜征南之於春秋分通例飲食之例賓客之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之例雜例爲八類又撰復禮三篇弁諸其首間有旁涉他經如周官九拜解九祭解釋牲上下等篇各以其類相附互易藁而後成書名曰禮經釋例共一十四卷凡經中同異詳略之文多抒特

見務使條理秩然非鄉壁虛造憑臆斷以爭勝於前人其功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諸人之下海內學人當不苦其難讀矣其間如辨旅酬皆以尊酬卑非謂舉觶於其長爲下爲上辨二十一牲體取陳氏有兩觳而無兩髀之說與經文髀不升之文始合辨大射儀如初去侯謂司馬命去侯時以去侯二字非衍文辨鄉黨割不正云當引少牢賈疏割本末爲正食辨黃衣狐裘爲韋弁服而非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辨周官九拜之振動云即喪禮拜而後踊獨取杜子春之說並精鑿不刊今夏

家君在杭州爲

師開雕是書常生與校讐之役刊刻既竣吾
師歸欲不禄伏誦遺編不禁感泣也
嘉慶十四年歲在己巳七月既望受業揚州阮常生謹
序

禮經釋例序

儀禮十七篇禮之本經也其節文威儀委曲繁重驟閱之如治絲而棼細繹之皆有經緯可分也乍覩之如入山而迷徐歷之皆有塗徑可躋也是故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

酬無筭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筭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匕湆肉湆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筭爵賓黨則用主人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

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
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
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覿此賓客之禮也而
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
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
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
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
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覿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
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覿畢介覿衆
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

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鴈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
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
命而已聘禮旣享未覿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
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
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
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
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
禮則受鴈于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
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
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

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
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
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
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
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
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
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
徑者哉廷堪年將三十始肆力于是經潛玩旣久知其
間同異之文與夫詳略隆殺之故蓋悉體夫天命民彝
之極而出之信非大聖人不能作也學者舍是奚以爲

節性修身之本哉肄習之餘心有所得輒書之于冊初
仿爾雅爲禮經釋名十二篇如是者有年漸覺非他經
可比其宏綱細目必以例爲主有非詁訓名物所能賅
者乾隆壬子乃刪蕪就簡仿杜氏之于春秋定爲禮經
釋例已而聞婺源江氏有儀禮釋例又見杭氏道古堂
集有禮例序慮其雷同輟而弗作者經歲後撿
四庫書存目載儀禮釋例一卷提要云江永撰是書標
目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復考杭
氏禮例序又似欲合周禮儀禮而爲之者且以大射爲
天子禮公食大夫爲大夫禮則于禮經尚疏然則江氏

杭氏皆有志而未之逮也于是重取舊稾證以羣經合者取之離者則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則闕之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儀禮釋宮已詳故也回憶草創之初矻矻十餘年稾凡數易矣困學之中聊借爲治絲登山之一助知禮君子矜其失之煩而規之則幸

甚焉

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日躔壽星之次歙凌廷堪次仲氏書於寧國府學署之杞菊軒中

昔屈子作九章王逸曰九者陽之數也按春秋正義九爲老陽七爲少陽故東方朔仿之而爲七諫焉王逸以爲取天子有爭臣七人之義者非也然考其意度猶是騷人之遺相其體製未改湘纍之貌獨枚乘七發因舊名而剏新格變澈響而成鉅觀洋洋乎盡態極妍矣東京作者若傅毅之七激崔駰之七依崔琦之七蠲李尤之七欵桓麟之七說張衡之七辯馬融之七廣魏晉作者若曹植之七啟王粲之七釋張協之七命成公綏之七唱陸機之七徵左思之七諷鄴中之才不殊於洛下典午之士可配乎當塗矣是以休奕集之而爲林昭明

采之而入選至於元嘉以後謝康樂顏特進尚嗣厥響太清而還梁簡文何仲言更衍其緒而自漢迄今尋其存者皆不外乎飲饌車馬宮室游觀之盛田獵音樂服飾嬪御之美襲景摹聲層見疊出雖組織類錦綺雕琢等圭璋安能離枚叟之規矩脫吳客之杼軸哉若夫柳宗元之晉問咸謂其振在陰之響騁歷塊之技不與燕雀競噪不與駑駘齊走究之險馬戈甲名異而實同材木魚鹽語奇而意近求其鳴鳳翔千仞而自協乎簫韶飛兎馳萬里而不亟乎軌徹則力有所未逮才有所難給矣總之有若不能服晉人優孟不能治楚國似與不

似未足深論也廷堪賦質椎魯專嗜禮經尋繹紛綸無暇旁及客有以書畫辭章性理經濟史學之等相勸勉者於是擬七發之體爲七戒一篇以答之兼用自厲焉非敢與古人較得失也其辭曰

從宜處士居於環堵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抗志乎西雍希心乎東膠考淹中之異同守古經之訓故於是增美上卿聞而心許謀於致仕之老立爲鄉飲之賓當牖前而布席中房戶而設尊上篚在禁南而東肆下篚在洗西而南陳緣席者緇布覆尊者綌巾西階東面者介賓東南面者遵阼階之席厥惟主人牲體脯醢各有司存

陳器之先乃朝服而造處士之門處士拜辱立于門外上卿門西東面答拜告以賓興敬恭而戒曰吾聞儒者學古以希獲君子藏器以待試是以運隆于上賢哲符利見之占教成于下庸愚有奮興之志今將禮子以一獻之禮吾子其有意乎處士曰唯唯夫貿然納交者苦於無所擇率爾應命者闇於不自知辱承高訓良慰鄙懷敢問介與衆賓其人爲誰上卿曰曲藝可通偏長足擢府史所能考工所效或書或繢各臻其妙書則建安師宜官黃初梁孟黃潁川邯鄲淳京兆韋仲將衛氏之伯玉鍾氏之元常繢水則張僧繇繢山則陸探微繢物則曹不興繢人則顧愷之庭收宿雨戶納遠岫纖塵不動鳴琴初奏流泉響其左脩竹覆其右爾乃抒扶桑之繭援中山之豪盤橫浦之石合易水之膠天矯兮縹緲兮若時花之競奇焉便儇兮窈窕兮若好女之鬭姿焉由是爭出元構互矜意匠怫鬱輪囷淋漓酣暢縱橫譎詭不可名狀俄頃紛萬類於筆端咫尺幻五嶽於堂上蓋信本誠懸所不克睎亦輞川洪谷所不敢望況復宋元以還術與代遷枯寂爲逸欹側取姸遁相祖述奚足道焉此亦天下之技巧精良也子能出而與之頡頏乎處士曰走素蹇拙未暇有此長也

上卿曰將使長卿子淵武仲亭伯之流太冲士衡安仁文通之屬引蘇李曹劉以指揮進鮑謝徐庾以馳逐此數君者驅使百靈似車馬控馭萬具類臣僕其運思也幽乎窅乎騰天入淵而不可追其放筆也灝乎沛乎排山決河而不可遏象虛而解構境實而能開旣戛戛而務去亦汩汩而遂來麗乎日月號曰文參乎天地謂之才或鬱如龍虎或變如鬼神或雋如豪士或豔如美人或如彝鼎肅或如圭璧尊或淒淒若秋或蓬蓬若春飾元黃以相雜配宮徵而適均摯虞志之而不能極其量鍾嶸品之而不能得其眞雖鞶帨之繡而華藻可珍雖

虛車之飾而奔逸絕塵托精誠以不朽共光景而常新
此亦天下之繩墨機杼也子能出而與之游處乎處士
曰走本鈍椎未暇為其伍也
上卿曰意者子其卑辭章而高性天乎則將為之闡性
命之旨衍精一之傳數取希夷之術理兼曹溪之禪茂
叔揖於前堯夫讓於後伊川以為師橫渠以為友考亭
後至居客之右講河洛畫太極援體用判感寂出新義
破舊釋易六書為邏揣應對變五行為水火土石彼漢
唐諸儒之說距之而唯恐不力若夫同入其室頓操厥
戈恥相剽襲各鳴一家問學方擅德性乃夸門戶攻扞

莫可調和以易通為天符以正蒙為鴻寶窮理致知以
立其宗居敬存誠以徵所造云發兩間未發之藏謂傳
千聖不傳之道小夫望之而羞沮巨子對之而傾倒此
亦天下之高明奇特也子能出而與之辨析乎處士曰
鄙者竊浮慕焉而玩索未嘗有得也
上卿曰意者子其輕道學而重事功乎夫明者妙於應
而無所惑知者達於變而不可窮深於學者其品正發
於事者其業隆唯其大也故能濟唯其博也故能通約
計宇宙蓋有數公其節目疏濶有本有末則京兆杜氏
之包括也其措之而正施之而行則鄱陽馬氏之粹精

也其治亂成敗則涑水之書簡而備焉其制度典章則
夾漈之作博且詳焉且夫著述者坐而論之設施者起
而運之是故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統其
全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區其類經
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考其鉅氏族六書七音金石昆
蟲草木志其細生民盛衰之原往古是非之蹟稽山川
之險要明政治之失得援千載而指陳坐一堂而規畫
此亦天下之英傑雄俊也子能出而與之答問乎處士
曰鄙者竊有志焉而空疏未敢自信也
上卿曰紀傳之材表志之體龍門導其源蘭臺循其軌

陳承祚文簡而事該范蔚宗事闕而文靡江左則沈休
文河朔則魏伯起其義亦於六籍其說超乎百家居稽
者遂廣研究者孔多於是應劭晉灼韋昭裴駰薛瓚顏
籀之等為之注釋服虔徐廣孟康崔浩包愷蕭該之徒
為之音義司馬貞為之述其贊裴松之為之補其事下
至紀月編年雜出而不可勝記咸納之函丈之間悉置
之爵俎之側若者為旁行斜上若者為因革損益曷為
析文苑於儒林曷為別日者於龜策唯時異則事殊聊
舉一以例百其文也端嚴簡貴而巧翦裁竊藻繪者不
敢焉其例也持擇矜慎而寓褒貶分正閏者不取焉其

事也宏贍賅博而論邪正評善惡者不與焉此亦天下之大典鉅文也子能出而與之究殫乎處士曰閒嘗學之而不能徧觀也

上卿曰六藝者羣言之標準五經者衆說之指歸道統興而傳注息心學盛而章句微試爲溯師承之厥初極專家之上選矻矻乎名物象數之賾斤斤乎聲音文字之辨於梁則皇侃沈重于隋則劉焯劉炫扶其墜者楊士勛邢叔明集其成者孔穎達賈公彥上卿之語未竟處士欣然曰善上卿曰此特義疏之儒耳未足以深羡也進而召樹虞以說周易徵馬鄭以講尚書左氏則賈

景伯服子愼周官則鄭司農鄭大夫毛詩則東海之衞戴記則涿郡之盧加以何氏之公羊范氏之穀梁集石渠之秘閣而較經義之短長此亦天下之肅穆嚴重也子能出而與之折衷乎處士曰走嘗孜孜於是焉愧材質之愚憃而不能兼綜也然而爲之心動矣

上卿曰禮更祖龍漢興乃出其逸者三十九其傳者一十七曹褒升慶氏之堂康成入小戴之室下逮黃李樵倅專壹地則考戶牖堂階位則分戶佾賓主粧則別肩臂脊脅肫胳器則辨籩豆簠簋鼎俎冠何以有一醴三醮之殊昏何以有棗栗腶脩之異燕何以膳宰爲主而大夫爲賓射何以堂西有位而洗東有次聘何以有授玉亨禮醴賓私覿之儀祭何以有九飯三獻陰厭陽厭之制以節民性以制事宜講之者怠倦肆之者不疲然後往聖之精神可接先王之制作可推雍容俯仰彷彿遇之此固椎魯愚闇之而馬不遑秣陳祥道見之而車不及脂也吾子習於儀者已禮辭矣而可固辭乎處士曰諾子大夫有命賓賢獻能走雖固陋敢不奮與上卿歸而陳器甕定賓賓拜而速之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後升由酢而酬由獻而酢一人舉觶而行旅酬二人舉觶而行無算爵以下爲上辯而交錯先賓後主先主後介

其心既恭其體匪懈歸俎奏陔成禮而退

右禮經釋例十三卷乾隆丁未歲創始嘉慶戊辰秦卒業凡二十有二年五易稾而後成用力既久未忍棄置錄存於笥俟就正於有道并以舊作七戒一篇綴諸簡末以當後序是年穀雨日淩廷堪記

淩氏此書條江氏禮書綱目之要而加精密條分縷晰誠學禮者之津梁也辛酉正月得此于廠市　其中間有朱字附注者乃舒城呂文節公所為文節之父霍里先生受業于次仲氏斟原固有自矣癸亥十月十日會稽李慈銘記

次仲凌君傳

阮元撰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於歙父文焻業賈於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讀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爲學能屬文慣嘗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與其鄉汪愼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第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第明年從翁先生於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敎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强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校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旣選寧國府學敎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强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於禮經不輟寒暑二十餘年著禮經釋例十三

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源崇實新書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君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殁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歙病卒年五十有五

禮經釋例卷首目錄

復禮上
復禮中
復禮下

禮經釋例卷首

歙淩廷堪次仲學

復禮上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

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

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葢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

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𨪐也非築氏之鎔鑄不能爲削焉非㮚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輈人之繩墨不能爲輈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削爲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爲轂爲輈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葢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葢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

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

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

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脩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

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復禮下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恒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

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道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illegible]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illegible]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illegible]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即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即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

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

渺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本出於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眞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眞之有哉

儀徵阮亨梅叔校

禮經釋例總目

卷首

復禮上中下三篇

卷一

通例上

附周官九拜解一篇

卷二

通例下

卷三

飲食之例上

卷四

飲食之例中

卷五

飲食之例下

附周官九祭解一篇

儀禮釋牲上下二篇

卷六

賓客之例

附覲義一篇

卷七

射例
附周官鄉射五物考一篇
射禮數獲即古算位說一篇
卷八
變例
附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
卷九
祭例上
卷十
祭例下
附詩楚茨考一篇
卷十一
器服之例上
卷十二
器服之例下
附論語黃衣狐裘說一篇
卷十三
雜例
附燕樂二十八調說上中下三篇

受業儀徵阮常生壽昌校

禮經釋例卷一目錄

通例上
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
凡君與臣行禮皆不迎
凡入門賓入自左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
凡以臣禮見者則入門右
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
凡升階皆讓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
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
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
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為敬堂下拜以北面為敬
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
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
凡為人使者不答拜
凡拜送之禮去者不答拜
凡丈夫之拜坐婦人之拜興丈夫之拜奠爵婦人之拜執爵
凡婦人于丈夫皆俠拜
凡婦人重拜則扱地
凡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凡送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

凡君與臣行禮皆不送

共十九例

附周官九拜解一篇

禮經釋例卷一

歙淩廷堪次仲學

通例上

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

廷堪案禮之通例大綱則迎于大門內外細目則迎于廟門內外此例以大門爲主而以廟門附注之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注外門大門主人迎出門左賓注謂主人之僚友主人注謂將冠者之父兄士相見禮主人出迎于門外此門亦大門又還贄注此賓主人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皆士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迎于舍門之外注每所及至皆有舍此即所舍之大門外又儐勞者賓出迎當于廟門外此郊外之舍或有內門歟又卿致館賓迎再拜此即所館之大門外又賓君使卿歸饔餼賓迎于外門外儐使者賓出迎則迎于廟門外又賓問卿迎于外門外又君使卿還玉賓迎于外門外還璋報享賓迎則皆于廟門外考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是聘賓卿也此賓主人皆卿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迎賓于門外此大夫兼卿而言此賓主人皆大夫覲禮王使人勞侯氏迎于帷門之外注郊舍狹爲帷宮以受勞又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考郊勞使大行人注見鄭賜車服使諸公王臣與侯氏皆天子臣也皆賓主人相敵者故

皆迎于大門外也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注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禮賓公出迎賓敖氏繼公曰出出廟門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注不出大門降於國君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考公則主國之君賓則異國之臣皆主人尊者故迎于大門內也聘禮執圭行享私覿皆入廟門公皆在廟門內惟禮賓公出廟門迎又士昏禮納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門外注門外大門外禮賓經云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此使者注謂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又親迎壻至于門外注婦家大

門之外又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此主人注謂女父也此主人尊者而迎于大門外以賓客接之故盛其禮也鄉飲酒禮主人一相迎于門外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此經云一相迎者疏謂主人于羣吏中立一相使傳賓主之命主人乃自出迎賓于大門外也鄉射禮賓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與鄉飲酒禮同考鄉飲酒主人諸侯之鄉大夫也鄉射主人州長及鄉大夫也而賓皆處士賓主不敵而迎于大門外者尊賢故具賓主正禮也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鄉射注今文遵爲僎禮記鄉飲酒義亦作僎字主人迎注主人迎之于門內也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注迎大夫于門內也不出門別于賓此遵者是諸公大夫賓主人相敵而迎之于門內者辟正賓也又士昏記不親迎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注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于賓客也此又殺于親迎成主人之尊也

又案特牲饋食禮祝迎尸于門外以少牢禮證之此門外廟門之外也士虞禮祝迎尸亦當在廟門外注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少牢饋食禮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注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有司徹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

注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蓋以鬼神事尸則祝迎以賓客事尸則主人迎正祭之尸鬼神也儐尸之尸賓客也故禮有不同焉

凡君與臣行禮皆不迎

廷堪案燕禮命賓賓出立于門外東面注當更以賓禮入又云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大射儀擯者大射正也命賓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又云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疏云此言賓辟燕禮不言文略也是君與臣行禮雖命之爲賓亦不迎但降階一等揖之而已貫餘

卿大夫不出門公揖之就席不降禮又殺也燕禮之門謂寢門大射儀之門謂射宮門皆非大門也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注大夫於士不出迎又云若嘗爲臣者賓入奠贄再拜是大夫與士行禮嘗爲臣者不迎未爲臣者亦不迎也敖氏繼公曰大夫于士不出迎以其降等也又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疏云介在廟門內西北面降至庭迎之蓋以燕禮推之其實非也考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然則主國之君燕賓介當迎于大門內不迎于廟門內也若公自燕其臣則降

一等揖之不至庭不迎矣又聘禮賓面（問卿而後面猶聘君而後）覿大夫辭注大夫于賓入自階下辭迎之敖氏繼公曰大夫不出迎以面與問禮相因也凡自敵以下客禮之相因而行者惟于門內俟之又公食大夫禮公以束帛侑賓後賓出廟門復入卒食公不迎此亦禮之相因而行者非君與臣之禮也

凡入門賓入自左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

廷堪案士相見禮賓奉贄入門左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鄉射禮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又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鄉飲酒禮）遵入（不言左者文不具也）聘禮賓入門左（此大門）及廟門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又行享賓入門左（此皆廟門）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此大門）卒食賓入門左（此廟門）是入門賓皆入自左也又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有司徹主人揖先入門右敖氏繼公曰凡主人與客揖而先入皆入門右也經獨於此見之（案士相見禮亦有主人揖入門右之文不獨此也）是入門主人皆入自右也至于士冠禮迎賓主與賓揖先入（注先入道之）士昏禮納采主人迎賓揖入（大門廟門同）親迎主人揖入賓執鴈從鄉飲酒禮賓至主人揖先入鄉射禮賓至主人以賓揖先入聘禮郊

勞賓揖先入（此勞者爲賓賓爲主人）勞者奉幣入聘公揖入禮賓公出迎賓以入歸饔餼賓迎于外門外揖入及廟門賓揖入（此亦賓爲主人還玉同）大夫奉束帛入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大夫先入及廟門大夫揖入賓奉束帛入還玉賓帥大夫以入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公揖入賓入經不云左右者文不具也其實皆賓入門左主人入門右也又凡入門經皆書主人在先賓在後是知皆主人先入也經或云先入或但云入亦文不具也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

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即此例矣
又案少牢饋食禮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祝先入門
右尸入門左特牲饋食禮祝迎尸于門外尸入門左
此皆正祭之尸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不出迎而以祝
迎之故祝入門右如主人之禮注謂辟尸盥疑非也
特牲不云入門右者文不具也士虞禮祝入門左反
吉也祝左尸或右歟有司徹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
門左侑從亦左侑如鄉飲酒之介則儐尸于堂全乎賓客故
主人與之行禮也
又案士冠禮出門左注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

爲右士相見疏云凡門出則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入
則以東爲右以西爲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蓋主人
就東階客就西階主人之位常在東故入門右即東
也賓之位常在西故入門左即西也士虞記餞尸尸
出門右即出門西也考門制二扉之間有一闑入門
左者由闑西入門右者由闑東也詳見宋李氏如圭
儀禮釋宮儀禮釋宮舊誤作朱子撰今據四庫提要改正
凡以臣禮見者則入門右
廷堪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大射
儀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覲

禮侯氏入門右注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
是以臣禮見者皆入門右也聘禮賓覿入門右注以
臣禮見也又云擯者辭賓出注辭其臣又云擯者請
受注請以客禮受之又云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
左注以客禮入可從介疏云對入門右臣禮不得從介也又上介覿
皆入門右者此亦先以臣禮見也又云擯者辭介逆
出此亦辭其臣也又云擯者請受亦請以客禮受之
又云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此亦以客禮入也又云
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注終不敢以客禮見蓋
覿是私事故先以臣禮見入門右主國之君辭之然

後出復以客禮見入門左也唯士介賤但入門右雖
辭之終以臣禮見也詳見賓客之例又聘卿畢賓面入門右
大夫辭賓遂左又上介特面入門右大夫辭擯者反
幣介奉幣入敖氏繼公曰介入門左又衆介面入門右此聘賓
及介面主國之卿之禮夫概與賓覿君同賓介非卿
之臣何以先入門右注謂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
門右爲若降等然是也大夫辭賓即左者殺于君也
覲禮覲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天子辭
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此亦先入門右天
子辭之乃復入門左侯氏前聽事故從臣禮後天子

勞之故從客禮也又燕禮命賓畢賓出立于門外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大射儀命賓畢賓出立于門外擯者納賓賓及庭燕禮賓下有入字此賓入門經不云左右蒙上文或亦入門右蹴蓋君自燕其臣雖命之為賓亦終不敢當客禮也

又案臣于君入門右猶之拜禮臣于君降階再拜稽首也拜例見下皆見君之常禮若君以客禮待之則辭于是出乃復入門左猶之拜禮君以客禮待之則辭于是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也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但據聘禮而言非禮之通例且私覿雖先入門右至主君辭之仍入門左也唯士介終入門右耳曲禮曰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專指見君之禮方為得之又燕禮疏云由闑東者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聘賓入門之法亦據玉藻文竊謂由闑西者凡賓客皆然不獨聘賓也

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

廷堪案士冠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士昏禮納采使者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禮主人與賓三揖注三揖者將進揖卽入門將右曲揖當陳揖卽將北曲揖陳堂塗也陳與門不當相直故入門必再曲然後當陳碑揖士冠禮疏云主人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大節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又宜揖是知三揖據此而言也昏禮及聘禮鄉飲酒入三揖注雖不同皆據此三節為三揖義不異也案聘禮三揖小異詳下

又士昏禮親迎至于廟門揖入三揖鄉射禮主人以賓三揖皆行皆無注亦此三揖也又聘禮三揖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據上文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與鄉飲酒鄉射賓主相敵並入者不同此節疏文刊本錯誤不可讀詳其意蓋

謂入門將曲揖者公先在庭南賓既入門將曲揖主君賓既曲北面又揖主君二者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亦東面向堂塗曲而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霤相近而揖也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注每曲揖謂右曲揖北曲揖當碑揖相人偶亦是公先揖入賓從入主尊賓與聘禮立于中庭小異又聘禮主君使卿歸聘賓饔餼之禮及廟門此廟門謂聘賓所舍之廟也注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太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此賓主相敵而聘賓

先入者注以爲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侯
之于門內謙也疏云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
此賓與使者敵故賓在門內謙也又聘賓問卿卿受
于祖廟賓主相敵及廟門亦大夫先揖入然後賓奉
束帛入三揖皆行竊謂主人先入道賓也凡禮皆然
似不必別求其義也
又案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
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此于
郊爲帷宮以受勞非若寢廟有碑而亦三揖注疏于
此皆無文蓋將右曲揖北曲揖至于中庭又揖歟三

揖皆在入帷門之後經不云入門文不具也
又案堂塗與門不相直而與階相直故賓主入門至
內霤將右曲就堂塗則賓主必相背故揖既至堂塗
俱曲而北面則賓主又相見故再揖當碑則將及階
矣故三揖非此固無緣相揖也敖氏繼公曰三揖者
于入門左右之位揖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在
北揖與注乖違不可從也
又案士冠禮主人與賓揖先入每曲揖注周左宗廟
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聘禮公揖入每
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疏云諸

侯三門皐應路則應門爲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
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
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又云以
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皆指入大門之揖而言
與入廟門三揖不同又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皆有
相人偶之文疏未明析又禮記中庸仁者人也鄭注
讀如相人偶之人孔氏無疏朱文公王深寧皆不知
出于何書俟考
凡升階皆讓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
廷堪案聘禮歸饔餼至于階讓注讓不言三不成三

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
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
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
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疏云三讓三辭成也
今有三讓大夫即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又云案周
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
命又云致饔餼如勞之禮即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
文云三讓與彼合問鄉飲注亦云古文曰三讓鄭不從古文也是
凡升階皆讓也士冠禮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
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鄉士昏禮

納采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是賓主敵者俱升也又壻親迎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不相鄉亦尊卑法鄉飲酒禮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大夫賓士此賓主不敵而亦俱升者盛其禮尊賓使與敵者同也鄉射禮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注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于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聘禮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公食大夫禮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遠下

人君覲禮郊勞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注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疏云以帷宮無堂可升是賓主不敵者不俱升也聘禮歸饔餼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大夫卽歸饔餼使者也又聘賓儐歸饔餼使者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注賓先升敵也賓謂聘賓此時聘賓爲主人蓋歸饔餼時大夫奉主君之命來則使者尊故大夫先升已致命訖則賓尊故聘賓先升也又聘賓問卿之禮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大夫主國之卿也注賓先升使者尊此皆賓主敵而不俱升者尊其君故尊使者也又士昏禮疏云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

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考鄉飲酒經文但云主人升無一等二字與鄉射不同疏說誤也

又案有司徹迎尸侑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注沒霤相揖至階又讓此既祭儐尸之禮與賓客略相同也又曲禮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蓋古經師釋禮之辭亦可與經相證也

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

廷堪案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云凡堂及階尊者高而多卑者庳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升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以此推之則一尺爲一階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涉本作拾從注作涉疏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

前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
卽聚足也天子以下皆留上等爲栗階左右足各一
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
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
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
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
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
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今考連步是
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于君辭則然猶之
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惟此二節平敵升階經不云

連步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疏所云歷階
越階皆禮經所無敖氏繼公曰越等而上曰栗階下
曰躇階栗與歷聲相近竊謂歷階當卽是栗階疏不
必强生分別若趙盾躇階疑非行禮常法敖氏乃以
下階當之似未可從蓋禮經降階無君辭之事也又
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
然鄭注散等栗階此言練祥及虞附之祭考士虞禮
升降本不散等以有兄弟之戚上文云將祭而昆弟死故鄭云
略威儀也以栗階爲略與燕禮不同
又案曲禮連步以上鄭注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孔氏

正義云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
步也毛氏奇齡據之遂分聚足連步爲二毛氏又云
躇階在急難奔逃者則行此法夫逃難之時何暇行
禮此則襲燕禮疏而失之者

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

廷堪案士冠禮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
主人東面答拜又賓至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
答拜亦東面拜士昏禮親迎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
拜賓東面答拜特牲饋食禮宿尸尸如主人服出門
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又宿

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又視濯視
牲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注初筮位也
案上經筮日主人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又云賓及衆賓
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又云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
拜衆賓衆賓答再拜又祭日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
卽位于門外如初主人拜賓如初此皆大門外之拜
士昏記若不親迎主人出門左西面注出內門壻入門東
面注入大門奠摯再拜出此內門外之拜是門外之拜皆
東西面也又士冠禮戒賓宿贊冠者士相見禮迎賓
鄉飲酒鄉射禮戒賓速賓迎賓聘禮致館公食大夫

禮戒賓、亦皆門外之拜、經不云東西面者文不具也
又送賓及爲人使者不答拜、而主人門外之拜當亦
西面也士冠禮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
面于西階上答拜、敖氏繼公曰此賓主相拜之正位也士昏禮納采賓
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又醴賓、主人北面再拜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又親迎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
首、鄉飲酒禮拜至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
階上當楣北面答拜、鄉射作答再拜又主人獻賓、賓西階上
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又賓酢主人主人適阼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又云阼階上北面

禮經釋例　卷一　十六

再拜崇酒、鄉射無北面二字文不具也又主人酬賓、阼階上北面
坐奠觶、遂拜、又云賓西階上答拜、鄉射作北面答拜下文主人卒觶賓
答拜亦有北面二字又主人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又云主人
介右北面拜送爵、又云介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
爵、遂拜、鄉射禮旅酬主人、阼階上北面拜、又云賓主
人之西北面拜送、又二人舉觶西階上北面、皆坐奠
觶拜、鄉飲酒不云北面文不具也燕禮主人升自西階、賓右北面
至再拜、注拜賓來至也又主人獻賓、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
興坐奠爵遂拜、大射無遂字又賓酢主人、主人北面拜受
爵、又主人酬賓、賓降筵、賓降筵三字大射作西階上此特賓未升筵燕禮降筵字

蓋誤北面答拜、聘禮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者進、公當
楣再拜、又賓覿升、公北面再拜、特牲饋食禮西階上
獻賓、賓北面拜受爵、有司徹主人授尸几東楹東北
面拜、又云尸與侑皆北面答拜、拜至亦北面又尸西楹西
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又主人酌獻
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又尸拜
告旨、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又尸北面卒爵拜、主
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又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
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又侑北面于西楹
西卒爵拜、又尸酢主人、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

禮經釋例　卷一　十七

答拜、又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
拜、又主人北面于阼階上卒爵拜、又尸侑皆北面于
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再
拜、又上賓三獻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又主人酬尸東
楹東北面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又獻賓于西階上
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又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
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又尸作三獻之
爵、三獻北面答拜、又酌獻侑、三獻北面答拜、又酌致
主人、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又尸酢三獻西楹西北
面拜受爵、又二人舉觶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

又尸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是堂上之拜皆北面也又士冠禮賓醴冠者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張氏爾岐曰賓答主人拜當西階北面此西序東面故注云與于答主人有司徹尸酢三獻尸升筵南面答拜敖氏繼公曰不同面拜遂辟主人獻賓之禮也此皆堂上拜而不北面者辟正主也又士昏禮婦見舅姑升進北面拜又贊醴婦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注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有司徹主婦獻尸侑及受尸酢皆西面拜尸則北面拜致爵于主人則北面拜此則婦人之禮雖堂上拜不皆北面。異于男子也

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為敬堂下拜以北面為敬

廷堪案室中之拜事神與尸也祝佐食釁者皆有事于神者其例與堂上異士虞禮陰厭主人入祝從在左西面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特牲饋食禮陰厭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又云主人再拜稽首又釁主人西面再拜少牢饋食禮陰厭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又尸飯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上文云主人西面立于戶內主人不言拜侑又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又拜又獻祝主人西面答拜又獻上佐食主人西面答拜又釁主人西面三拜釁者又主人受上釁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此男子室中之西面拜也又少牢饋食禮主婦獻尸入戶西面拜又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又主婦受尸酢及獻佐食皆西面答拜此婦人筵中之西面拜也士虞禮主人初獻北面答拜特牲饋食禮主人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又嗣舉奠北面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又主婦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又賓長獻尸戶西北面拜送爵有司徹不儐尸之禮賓長獻尸戶西北面答拜又賓致爵于主人賓北面答拜又賓自酢戶西北面拜此男子室中之北面拜也特牲饋食

禮主婦亞獻北面拜送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戶西北面拜送爵又主婦自醋戶內北面拜此婦人室中之北面拜也又士昏禮婦至成禮酌酳主人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又贊自酢戶西北面奠爵拜疏云壻拜當東面婦拜當南面少牢釁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南面拜故知婦拜南面此嘉禮室中之拜而疏引吉禮以證之者郊特牲所謂昏禮鬼神陰陽也房中之拜與婦人行禮也其例又異特牲饋食禮賓三獻主人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

拜又獻內兄弟于房中主人西面答拜有司徹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又不儐尸之禮賓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中房以北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此皆房中之拜也特牲獻內兄弟主人西面拜有司徹獻內賓南面拜者士與大夫之殊也蓋堂上以南鄉爲尊故拜以北面爲敬室中以東鄉爲尊故拜以西面爲敬房中則統于室亦以西面爲敬與君堂下之拜自臣與君行禮外皆禮之殺者所與君行禮見下例鄉射禮再射後司馬獻獲者于侯侯向堂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大射作司馬正獻服不又司射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釋獲者位在中西釋獲者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大射同特牲饋食禮主人獻賓降阼階西面拜賓又主人酬賓北面拜下又云東面拜獻氏饋以拜爲行字詳飲食之例又旅酬賓北面答拜長兄弟亦北面答拜有司徹獻賓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又主人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拜古禮旅酬皆在堂下又兄弟後生舉觶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此皆堂下之拜有東面南面西面之不同不皆北面然堂下再拜稽首類多北面者則堂下之拜以北面爲敬也唯聘禮記私獻公食大夫禮終賓降皆東面再拜稽首公食大夫注不北面者異于辭此不北面者以禮殺之故非正例也

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

延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于公獻畢二人媵爵于公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于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于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命使者命皆于朝又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覿及士介覿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饔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饔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雖入門左猶再拜稽首尊主君也

明日賓拜賜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至于行聘享正禮之時賓將其君命而來不但不稽首併不敢答拜矣

又案亦有非君臣而再拜稽首者如士昏禮親迎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此壻之于女父也此不答拜聘禮聘賓儐郊勞及歸饔餼使者受幣之者皆再拜稽首主國之卿儐賓賓再拜稽首受公食大夫禮大夫相

食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此皆相敵者之禮也特牲少牢宿尸主人皆再拜稽首士虞特牲少牢陰厭在尸未入之前主人亦再拜稽首此主人之事尸與神也特牲嗣舉奠亦再拜稽首此主人嗣子之事尸也皆尊之故盛其威儀又不可以常禮論也

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

廷堪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為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為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大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于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為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不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

殺也又賓升酌膳觶大射無觶字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君親辭見公食大夫禮注蓋統言之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注侍射者賓也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仍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illegible]所賜所[illegible]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

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
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
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
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
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冪則卿
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
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
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醜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
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
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有降拜然後升成拜

者有降而不拜即升拜者有拜于堂上者公食大夫
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
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
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
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前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今公辭拜不降一等注云殺也）
升再拜稽首私覿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
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
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
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几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

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注如初入也）
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
饔餼大夫東[illegible]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
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即卿也）
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
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
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
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
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
有加焉爾又論語拜下禮也邢氏疏引燕禮酬賓及

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蓋舉以例其餘非謂拜下升
成拜僅此二事也
又案周禮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後鄭注謂
相聘也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
拜登受後鄭注登聽命賓登堂也（此聘賓聽使者致主君之命）賈
疏云下拜登受者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聘禮郊勞之幣用束帛）
又曰致饔餼如勞之禮考聘禮歸饔餼大夫東
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即司儀所云下拜也大
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幣亦束帛）即司儀所云登
受也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下拜

登受亦此禮也覲禮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注引僖九年春秋傳以證之而司儀注不引者蓋以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與天子之卿使於諸侯者不同然禮雖不同其爲下拜登受則同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引覲禮未引司儀不知禮經下拜登受之例尚多也禮經升堂之升左傳皆作登

凡爲人使者不答拜

延堪案士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注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賓壻家使者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聘賓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注

凡爲人使不當其禮又行聘之際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注不答拜爲人使也覲禮王使人郊勞侯氏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注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聘禮主君使卿歸聘賓饔餼賓迎大夫（即使者卿也）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又聘賓問主國之卿卿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皆爲人使之故注不云者其義已別見也又授玉之際賓升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此主國之君拜聘賓之君之命故聘賓不敢答拜但三退負序而已至私覿時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送幣則降階拜辭之始升拜此主君爲賓而拜故答拜不同聘享時也他如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聘禮郊勞致命賓再拜稽首又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又享時公再拜受幣又歸饔餼大夫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又問卿聘賓致命大夫（即卿也）降階西再拜稽首覲禮賜侯氏車服侯氏迎于外門外再拜經皆不云答拜則亦不答拜可知也考士昏禮納采授鴈聘禮郊勞歸饔餼問卿授幣（致館不用束帛但致命而已）皆略

同聘享授玉授璧之例則拜時使者當亦三退負序歟

又案曲禮大夫士見于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謂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此說誤也凡臣與君行禮若君拜之在庭則再拜稽首在堂則降階再拜稽首安有不答拜之禮禮記出于漢儒說禮者之言徒見聘禮有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之文不得其義遂以爲大夫士見于國君之禮而記之不知此爲人使者之禮也鄭注禮經甚明曲禮之注亦引聘禮蓋遷就而爲之說者謂不答拜爲嫌與君抗禮

則士昏禮之使者不答拜、則羣吏見于士聘禮郊勞
歸饔餼問卿公食大夫禮戒賓皆不答拜、則大夫見
于大夫、覲禮郊勞使者不答拜則王臣見于諸侯又
何所嫌乎傳記之文有與經合者有與經違者、當據
經以正傳記。未可強經以就傳記也

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

廷堪案鄉飲酒禮既畢、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
拜鄉射禮既畢賓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
再拜、注門東西面拜也不答拜禮有終也。（燕禮大射禮畢公不
送、）聘禮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公既拜客趨

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于此君可以退路
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
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又聘賓問卿面卿及
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注不
顧言去、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
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
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特牲饋食禮祝
告利成、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拜送賓也凡去
者不答拜疏云總解諸文主人拜送賓皆不答拜鄉
注鄉飲酒云禮有終是也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

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注拜送之疏云儐尸之禮尸
侑賓也故孔子云賓不顧矣、有尸 徹又曰拜侑與長
賓亦如之衆賓從、注、從者不拜送也、又不儐尸之禮
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注拜送賓也者亦
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疏云賓尸
時鄭注言從者不拜送、則此云拜送者拜送其長可
知皆送者拜去者不答拜也有司徹尸亦然者賓尸
之禮尸如賓侑如介也他如士冠禮醴賓畢賓出主
人送于外門外、再拜、士昏禮納采問名、主人送于門
外再拜士相見禮賓見主人、賓退主人送于門外再

拜、退贄亦然、皆此例也、士冠禮戒賓宿賓、皆云主人
退賓拜送、鄉飲酒禮主人戒賓主人退賓拜辱、介亦
如之、（始主人至賓門賓拜辱主人答拜主人退賓拜辱、不云主人答拜者亦禮有終也速賓亦然）
鄉射禮戒賓速賓皆云主人退賓送再拜此皆主人
至賓之門賓送之則賓爲送者主人爲去者。聘禮郊
勞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致館設飧、卿退賓送
再拜、歸饔餼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
拜、（還玉報享大夫出賓送不拜者辟君也賓迎大夫亦不拜）此皆主君使人于聘
賓則聘賓爲送者使者爲去者。覲禮王使人郊勞使
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再拜、王賜侯氏車服使

者出、侯氏送再拜、此皆天子使人于侯氏、則侯氏爲送者、使者爲去者、故經皆不云答拜也

又案論語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何氏集解引鄭注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邢氏疏亦據聘禮經注以釋之、足徵鄉黨一篇、與禮經相表裏、若以爲泛泛稱譽聖人、則失之遠矣

凡丈夫之拜坐、婦人之拜興、丈夫之拜奠爵、婦人之拜執爵、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蓋丈夫之拜稽首也頓首也空

首也、皆屈膝、故必坐而奠爵、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奠笲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又贊醴婦、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是婦人之拜則興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酢、左執爵拜、主人答拜、有司徹主婦受尸酢、立卒爵、執爵拜、尸北面答拜、注執爵拜變于男子也、疏云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云變于男子也、是婦人之拜則執爵也、蓋婦人之拜肅拜也、不屈膝、故必興、兼可執爵拜也、又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此丈夫之拜、亦興而後拜、然則舅答婦之拜、亦

亦肅拜歟、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丈夫亦有之、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卽肅拜也、又婦人之拜不跪、見于禮經、宋王貽孫以爲始于唐武后時、非也

凡婦人于丈夫皆俠拜

廷堪案俠拜者、丈夫拜一次、婦人則拜兩次也、士冠禮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注婦人于丈夫、雖其子猶俠拜、疏云婦人于丈夫皆俠拜、故舉子以見義也、又入見姑姊、如見母、注姑與姊亦俠拜也、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

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注還又拜者、還于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又贊醴婦、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又啐醴拜、贊答拜、婦又拜、皆俠拜也、士昏記不親迎壻見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注必先一拜者、婦人于丈夫必俠拜、少牢饋食禮主婦亞獻酳、拜獻尸、尸拜受、主婦西面拜送爵、有司徹主婦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拜送爵、不賓尸之禮、尸醋卽酢主婦、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注主婦俠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張氏爾岐曰儐尸者正祭主婦受酢不俠拜爵此俠拜爲異亦

皆俠拜。至于特牲饋食禮主婦亞獻、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酢。少牢饋食禮尸酢主婦、主婦獻祝、主婦獻兩佐食、有司徹主婦獻侑、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酢、賓致爵于主婦、受爵送爵卒酒卒爵、卒酒唯有司徹主婦致爵于主人有之皆不俠拜。特牲主婦亞獻注不俠拜、士妻儀簡耳。少牢主婦亞獻卒爵、有司徹主婦獻尸卒酒卒爵、不賓尸之禮、尸酢主婦卒爵亦不俠拜、皆隆殺之義。少牢主婦獻祝、祝拜受爵、主婦答拜、注云不俠拜、下尸也。餘可類推矣。

凡婦人重拜則扱地

廷堪案、士昏禮舅姑沒三月廟見、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疏云、婦人肅拜爲正、今云扱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猶男子之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況也。考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氏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拜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是拜扱地即手拜之類、唯手拜用于凶事、扱地拜用于吉事爲異。蓋婦人之拜皆立、扱地始坐拜也。

又案、明王氏廷相婦人拜解據朱子語錄以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手拜亦然、反謂孔氏陳氏婦人不跪而拜之說爲非、不知婦人之拜、典而執爵禮經言之甚詳、唯扱地乃坐、即手拜也。目未覩儀禮孝一先生之言、而漫不加察、混肅拜手拜而一之、豈少儀鄭氏注亦未暇檢邪。

凡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廷堪案、鄉飲酒禮賓厭介、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如士冠士昏鄉飲酒三揖至于階、鄉射三揖皆行、聘禮公揖入、及君與賓三揖、歸饔餼問卿三揖皆行、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覲禮郊勞三揖至

于階、皆推手曰揖也。鄉飲酒迎賓、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獻畢、一人舉觶之時、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鄉射無介、餘同、皆引手曰厭也。又覲禮注引司儀文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疏云、鄭彼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撎、故爲此解也。此疏厭作撎者、考鄉飲酒疏云厭字或作撎字者、古字義亦通也。詳疏意厭字或作撎字、似是注文。今注無此句、蓋傳寫者脫之。又鄭司農大祝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亦作撎字。鄉飲酒卷

射注揖厭今文皆作揖則揖厭撎三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又鄉飲酒疏引手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蓋推手引手之別也

凡送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

廷堪案士冠禮醴賓畢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士昏禮女父醴賓畢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敖氏繼公曰門者外門也士相見禮賓退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又還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飲酒禮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射禮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皆是大門外聘禮歸饔餼畢賓送

于外門外再拜又問卿私面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覲禮賜車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前迎于外門外此亦當送于外門外此皆賓主人相敵或尊賓使與相敵者前迎于大門外故送亦于大門外也聘禮郊勞賓送再拜前迎于舍門外此亦當送于舍門外也覲禮郊勞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前迎于帷門外此亦當送于帷門外也又士冠禮賓字冠者後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注不出外門將醴之禮未畢者其迎送皆于廟門外也又聘禮還玉畢大夫出賓送不拜前迎于外門外不拜此送亦當于外門外不拜也

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此皆賓主不敵者前迎于大門內故送亦于大門內也又士昏記若不親迎壻見畢出主人送再拜敖氏繼公曰送謂送于外門外竊謂此說非也前迎主人出門左注云出門出內門則此送亦當于內門外外門內也

又案士虞禮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又士虞記餞尸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賓拜于大門外特牲饋食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以士虞證之當于大門外經不云迎賓但云送賓者祭禮

之賓壓于尸也士喪禮上篇小斂奠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注廟門外也又大斂奠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下篇設遷祖奠賓出主人送于門外以小斂奠注證之皆當送于廟門外送于廟門外與吉禮異也又上篇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下篇公賵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廟即上經寢也以鬼神所在則曰廟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尊君之使故迎于寢門外又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亦當送于外門外也君親至益尊故迎送皆于大門外也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前迎尸侑于廟門外故

送亦于廟門外也又不賓尸之禮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注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大夫尊于士又無尊賓故送于廟門外不于大門外也此皆異于賓客正禮者也

凡君與臣行禮皆不送

廷堪案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注賓禮訖是臣也大射儀賓出公不送（經文與燕禮同）注臣也與之安燕交歡嫌亢禮也覲禮侯氏出經不云送天子尊故不送也是臣與君行禮皆不送也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為臣者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考經文但云還贄于門外不云送是主人不送也士見于大夫賓退送再拜是賓主之禮此嘗為臣者不送則君臣之禮也又君賜之食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注不敢辭其降于已太崇不敢當也下亦降也疏云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亦得辭降也竊謂燕禮大射賓入不迎及庭公但降一等揖之然則賓出不送公亦當降一等揖之此經之賜食亦是燕類經云主降送之蓋亦降一等歟敖氏繼

公曰送之亦當至門又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于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其說皆非也經云三辭即終辭也終不敢當君之降及門指大夫而言非君送至門也君但降而已不送至門證以燕禮大射則禮之通例明矣又士昏禮親迎賓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注主人不降送禮不參此因壻與女行禮故女父不送非君臣之禮也又燕禮公不送敖氏繼公曰公與其臣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為獻主也若于異國之臣雖不為正賓君雖不為獻主猶送之考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敖氏蓋謂迎之于大門內亦當送之于大門內故云于異國之臣猶送之也

周官九拜解

大祝九拜（周禮作𢫬字）鄭注賈疏而後釋周官者多語焉而不詳而振動之拜尤多臆說陳用之禮書有拜儀上下二篇細按之亦無確見今據禮經為之疏通而證明之

一曰稽（周禮作䭫字）首此臣于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即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即于堂上拜者禮

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
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儐郊勞歸饔餼使
者卿饋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
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
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
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
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
頓首于趙宣子則小君于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
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並壹拜再拜無九
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

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
亦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答臣之拜也鄭康成曰
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
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
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於周公
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
而周禮疏又云即尚書拜手稽首則誤矣何也尚書臣
之于君如皋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于穆天
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亦即稽首
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即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

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
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
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
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于君始行之故曰
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
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
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
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
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
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

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即所謂吉拜凶拜也又
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
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闞歸季平子稽顙此皆稽顙
非拜也唯拜而后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
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
而後稽顙其周禮疏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者似
與經未合也七曰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
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即頓首之奇拜也燕禮
大射所謂公答一拜者即空首之奇拜也唯稽首皆再
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

拜答臣下拜賈公彥謂竒拜附空首皆非也八曰褒拜凡再拜謂之褒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卽頓首之褒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答再拜者卽空首之褒拜也鄭大夫曰褒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褒拜附稽首皆非也九曰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于丈夫爲禮則俠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卽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卽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卽男子之褒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唯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御至三肅使者而退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褒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近人如顧寧人毛大可閻百詩惠仲孺江愼修諸君于九拜皆有論著均未能得其要領而閻氏至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見潛邱劄記答萬公擇書並本宋項氏說則尤謬按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然後拜旣拜之後始執爵興則古之拜非今之揖明矣肅拜婦人之拜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撎同揖士昏禮婦見姑姑與拜賓醴婦婦與拜是婦人之拜不坐如今之揖卽肅拜也軍禮亦用此拜然則古之肅拜非今之拱手明矣考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衆賓鄭氏注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閻氏不深于禮故有此誤並爲附辨于末云

禮經釋例卷一

禮經釋例卷二目錄

通例下

凡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
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
凡授受之禮敵者于楹閒不敵者不于楹閒
凡相禮者之授受皆訝授受
凡卑者于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
凡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
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
凡戒賓宿賓宿者必先戒禮殺者則不宿

凡賓升席自西方主人升席自北方
凡禮盛者必先盥
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
凡賓主人敵者降則皆降
凡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不許曰終辭
凡庭洗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天子諸侯當東霤卿大夫士當東榮水在洗東

按自此以下入例皆行禮之大節故不入飲食及器服之例而入通例

凡內洗設于北堂上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閒
凡設尊賓主人敵者于房戶之閒君臣則于東楹之西並兩壺有元酒有禁
凡醴尊皆設于房中側尊無元酒
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
凡堂下之篚在洗西南肆
凡陳鼎大夫士門外北面北上諸侯門外南面西上反吉則西面
凡設席南鄉北鄉于神則西上于人則東上東鄉西鄉

于神則南上于人則北上

共二十一例

第 70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正内

禮經釋例卷二

通例下

歙淩廷堪次仲學

凡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

廷堪案士昏禮納采授鴈于楹間南面注並授也疏云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俱南面並授也聘禮授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注其受授皆北面又使者受命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注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受之又云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與賓同受

君命故同面並受與相禮授受不同又還玉賓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注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又使者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畢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亦如之注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皆同面而授故曰同面者謂之並授受也又士昏禮納采授鴈聘禮儐歸饔餼使者又賓面卿受束帛經皆云于楹間南面而注以納采爲並受儐歸饔餼使者面卿爲訝受疑不能明豈以士卑故與使者不嫌歟敖氏繼公以納采爲訝受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敖氏曰此亦並受也下放此蓋以訝受爲賓主行禮之事並受爲相禮之事故聘禮既述命同面授上介敖氏曰此授受皆同面別於聘時賓主之儀也其不見者以此求之敖氏蓋謂聘時廟門外賈人上介及賓之授受非廟中賓主之儀是相禮者之事皆並受不知非經意也受命時君爲不與其臣行禮故使宰授書授圭又皆北面於君故並受聘時廟門外賓立接西塾東面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據注文賓東面上介西面明是訝受不得以受命時並受例之也詳見相禮之授受例中又凡尊者

不與卑者行禮不獨聘之受命也如舅姑醴婦使贊者授醴君燕其臣使宰夫爲主人皆是至於聘賓反命亦於北面於君前宰與賓及上介皆同面授受與前受命之例正同也又有司徹尸酢三獻尸在其右以授之敖氏曰尸在其右並受也此非相禮之事敖氏以爲並受亦自亂其例矣又士相見禮雖受贄於庭亦是相敵者之授受依士昏禮納采之法則是並授受依聘禮儐歸饔餼使者及賓面卿之法則是訝授受

又案聘禮禮賓宰夫實觶以醴加柶於觶面枋注不

面揖不訝受也疏云公西面向賓宰夫自東箱來在
公旁側並授與公是以下文公側受醴不訝受故不
面揖也賓覿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注
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受者不自前
左由便也考宰夫授醴賓覿經皆無明文而注以爲
並受者授醴則以經之面枋知之賓覿則以經之適
其右知之或疑宰夫面枋安知非訝授公而公則並
授賓乎愚謂宰夫授醴於賓前若訝受則嫌於背賓
故注以爲並受不訝受也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
主人醴使者贊者酌醴皆加柶面葉注葉柶大端古文葉爲擖即擸

也訝受不並受者冠者及使者皆卑故也
又案聘禮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注凡授受者
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云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
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詳疏意蓋
以獻酢酬之授受者並受也考鄉飲酒禮主人西南
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是訝受非並受明矣曲禮
曰鄉與客並然後受鄭注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
並授考禮經無並受之文注云並受蓋據曲禮也以
禮經證之則並受亦不皆敵者也
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

廷堪案聘禮郊勞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
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疏云此行禮尊卑訝受注
歸饔餼時堂上北面受幣此在廷亦當北面訝受幣
勞者南面可知也又禮賓授几公東南鄉外拂几三
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於筵前
東南俟注今文訝爲梧時主君西鄉賓東面故經云訝受又
禮賓用束帛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亦訝受而北面
者禮主於已已臣也疏云前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
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禮已
已臣也故北面受異於聘享時也據此則上文聘時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享時公再拜授幣謂束帛加璧皆訝受也又賓覿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又
介覿北面受幣此受幣在廷又歸饔餼及賓問卿皆受幣
堂中西北面以郊勞疏考之皆訝受也又賓面卿受
幣于楹間南面注賓亦振幣進北面授公食大夫禮
公以東帛侑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主國君南面
授之亦皆訝受士昏禮醴賓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
北面賓拜受醴又贊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
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云面枋者皆是訝受以便以
枋受之也聘禮禮賓宰夫面枋注謂並受公既並受

宰夫之禮則授賓仍是訝授迺楞可知也若宰授公是訝授則當如士冠士昏贊者面葉矣皆相鄉而受故謂之訝授受也又鄉飲酒禮及鄉射禮主人西北獻賓賓進受爵賓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進受爵以及燕禮大射獻賓酢主人之屬士虞禮主人初獻亞獻三獻司徹主人獻尸侑受尸酢主婦獻尸侑致爵於主人如初儀特牲少牢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之屬有受尸酢賓三獻之屬皆有受爵之儀以鄉飲酒獻介之例推之蓋皆訝受也

又案授受之例統觀禮經全文當云行禮於尊者之前則同面受卽並授受也並受二字不見於經不於尊者之前則訝相受如聘禮授幣受圭反命其禮行於君前皆同面受也還玉不在君前亦同面受者注云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此外則皆訝授受以此求之則聘禮禮賓宰夫授禮面枋賓覿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雖相禮者之授受而行於尊者之前故亦並受如此則經例固條理分明一以貫之矣惟士昏禮納采授鴈于楹間南面注以爲並受此非行於尊者之前而亦並受則與此例不合然聘禮儐歸饔餼使者賓面卿經文皆云受幣于楹間南面與士昏禮納采同而注又以爲授者北面受者南面非並受經同注異竊疑士昏禮之注非也蓋鄭賈之說以訝受爲尊卑相受法並受爲敵者相受法敖氏之說則以訝受爲行禮之事並受爲相禮之事皆與經不合今仍依鄭氏注釋之而附鄙見於此俟深於禮者擇焉

凡授受之禮敵者于楹間不敵者不于楹間

廷堪案聘禮歸饔餼儐使者受幣于楹間南面前受幣是使者奉主君命故受於堂中西又賓面卿受幣于楹間南面前問卿是奉其君之命故卿受於堂中西此聘賓是卿歸饔餼使者是上大夫所面者亦主國之卿皆相敵者是相敵者授受于楹間也士昏禮納采使者授于楹間南面授鴈也注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疏云凡賓主敵者授於楹間不敵者不於楹間今使者不敵而於楹間故云明爲好合也納采使者是夫家羣吏故疏云不敵因好合之故授於楹間尊其使如相敵者之儀也若賓主不敵者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禮賓公用束帛賓升受幣當東楹北面又私覿賓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升受幣當東楹北面注當東楹者

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主是主國之君賓是異國之臣皆主尊賓卑故授受於中堂之東主在東故賓趨東就之也聘禮歸饔餼之禮受幣堂中西北面注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又聘賓問卿受幣堂中西北面注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歸饔餼使者爲賓使者奉主君之命故尊問卿聘賓爲賓聘賓奉聘君之命亦尊皆賓尊主卑故授受於堂中西賓在西故主趨西就之也若聘賓償歸饔餼使者反面卿皆自行禮卿與卿相敵故授受於楹間也此制禮之精義也李氏如圭曰禮賓賓覿受幣皆當

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視流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於兩楹間也又鄉飲酒禮介酢主人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此飲酒之禮與受摯之禮不同也蓋授玉授幣此授受之盛禮也授几授醴次之授祭又次之若飲酒之授爵士昏記之授綏則其殺焉者矣

又案授受之禮盛者受於堂殺者受於庭士相見禮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注不受贄於堂下人君也聘禮上介覿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注拜中庭也不受於堂介賤也又士介覿

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注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側授宰此賓覿之幣上介幣宰受於公左士介幣宰夫受於士敬之差又衆介面卿老受擯者幣於中庭聘禮記賓私獻擯者授宰夫於中庭然則受於堂者有楹間不楹間之殊受於庭者有親受不親受之殊矣又鄉飲酒旅酬受酬者自介右注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疏云凡授受之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受酬者應自介左而自右者尊介也此亦授受之例也

凡相禮者之授受皆訝授受

廷堪案聘禮禮賓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注從者士介又上介覿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聘禮記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注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謂賓庭實乘馬故注云然公食大夫禮公以束帛侑賓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又聘禮將聘時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是亦訝受敖氏繼公謂授賓東面於其右者非也既夕禮賓賵若無器則梧受之注謂對相授不委地此相禮者之授受皆訝授受也此皆以經文爲據者士冠禮賓醴

冠者贊者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贊者面枼以枋授賓也士昏禮女父醴使者同則亦訝受然則敖氏以並受爲相禮之事者顯與經違矣又士冠禮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大射儀君與賓耦射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聘禮使者受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又云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又將聘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又禮賓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又士介覿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聘禮記賓私獻擯者授宰夫于中庭公食大夫禮宰夫自

東房授醯醬授太羹湆以上正饌又宰夫授公飯粱以上加饌又贊授賓祭特牲少牢有司徹祝及宗婦主婦贊者亦有授受之事皆相禮之授受推行于尊者之前爲並受此外蓋皆訝受經不云者略之也

又案士昏禮醴賓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於坐左之覲禮儐郊勞使者侯氏先升授几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以聘禮禮賓授几推之皆訝受也又上經云

主人降受宰几又云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此亦相禮者之授受授几之儀有司徹最詳士冠禮拂几授校注以爲几足敖氏繼公以有司徹推之謂校爲左廉其或然歟又士昏禮疏云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授設皆然蓋兼行禮授受與相禮授受言之

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

廷堪案士冠禮奠摯見於君士昏禮親迎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士相見禮士見於大夫若嘗爲臣者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注奠摯尊卑異不親授也又

始見於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此男子之禮又士昏禮婦見舅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注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又見姑受笲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此女子之禮是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也

又聘禮聘後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此賓因公事未行辭之故奠摯也又士昏禮不親迎壻見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此卑者先奠而不授也又云擯者以摯出請受注欲使以賓客禮見又云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此

女父辭壻乃授也聘禮賓覿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
稽首此聘賓先以臣禮見奠而不授也又云擯者辭
賓出擯者以幣出又云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又云振幣
進授此主君辭聘賓乃授也又上介覿皆入門右東
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此上介先以臣禮見奠而不授
也又云擯者辭介逆出擯者以幣出又云擯者請受介禮
辭聽命又云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此主君辭
上介乃授也又上介面卿入門右奠幣再拜此上介
先奠而不授也又云大夫辭擯者反幣又云介奉幣
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此主國之卿辭

上介乃授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
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此侯氏覲天子先奠而不授
也又云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
親受之如賓客也又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
玉此天子辭侯氏乃授也又四享奠幣束帛加璧再拜稽
首此侯氏享天子先奠而不授也又云擯者曰予一
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
授宰幣此天子辭侯氏乃授也天子不親受使宰受
之殺於覲時也皆卑者先奠而不授尊者辭乃授蓋
以客禮待之也又聘禮士介覿入門右奠幣再拜稽

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
注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又衆介面卿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
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又聘禮記賓
若私獻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
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亦衍字此皆尊者雖辭終
不敢授禮又殺也賓私獻奠而不授注以爲故受者則以擯者東面知之
又衆授受之例卑者先奠而不授猶之入門例先入
門右拜例先堂下再拜稽首也至尊者辭之乃授猶
之入門例尊者辭之乃入門左拜例尊者辭之乃升
成拜也其實奠而不授爲卑者之正禮猶之入門右

爲卑者入門之正禮堂下再拜稽首爲卑者拜之正
禮也其繁縟之中有條而不紊非比其例而觀之則
聖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何由而見乎飲酒之禮獻
酢皆授酬則奠而不授亦此例也

凡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

廷堪案士冠禮擯者請期注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
人曰擯在客曰介所謂擯介者凡禮皆有之亦禮之
通例也士冠禮又云擯者元端負東塾又迎賓擯者
告士昏禮擯者出請事問名禮賓同士昏記賓至擯者請
又不親迎壻見擯者以摯出請受燕禮射人納賓注

射人爲擯者也今文曰擯者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
請賓又擯者命賓擯者反命擯者納賓公食大夫禮
賓入大夫納賓注大夫謂上擯也又拜至擯者辭又
賓三飯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又公以束帛侑賓擯者
進相幣公食大夫記卿擯由下此嘉禮之擯也士相
見禮士見於大夫若嘗爲臣者賓出使擯者還其贄
於門外又賓對擯者對又始見於君若他邦之人則
使擯者還其摯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
擯又賓問卿下大夫擯聘禮記賓若私獻擯者入告
覲禮嗇夫承命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又擯

者謁又擯者延之曰升又享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
又禮畢擯者謁諸天子又諸侯覲於天子四傳擯此
賓禮之擯也既夕禮公賵擯者出請入告又賓賵者
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又賓奉幣擯者先入又賵畢擯
者出請又賻者將命擯者出請此凶禮之擯也有司
徹主人出迎尸宗人擯注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
擯贊此吉禮之擯也皆在主人曰擯也士冠禮冠畢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贊冠者爲介注介賓之輔飲酒
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鄉
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賢者爲賓其次爲

介聘禮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注饗賓有
介者尊賓行敵禮也據此則饗禮亦有介此嘉禮之介也聘禮
受命遂行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又郊勞上
介出請入告又聘介皆入門左又上介覿士介覿又
歸饔餼上介請事又賓問卿上介特面衆介面又還
玉上介出請又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聽命於廟
門中西面如相拜者然也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
置於宮此賓禮之介也有司徹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宗人戒侑賓尸之禮尸如賓侑如介此吉禮之介也
皆在客曰介也至於聘禮郊勞歸饔餼還玉之上介

出請歸饔餼作請事即聘問禮之擯者出請也公館賓之上
介聽命即覿面及私獻禮之擯者立於門中私獻作闑外
以相拜也此時皆賓爲主人故上介所行皆擯者之
禮矣

又案士冠禮疏云聘禮及大行人皆以在主人曰擯
在客稱介亦曰相司儀每門止一相是也士相見禮
請還贄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謂擯相也疏云
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一也故聘禮與冠義皆云
每門止一相是謂擯介爲相也考聘禮冠義皆無每
門止一相之文唯周官司儀有之不知疏說何所本

又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皆云主人一相迎於門外
注相主人之吏（鄉射注作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皆指擯者曰
相唯司儀鄭注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故疏兼擯
介而言也

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

廷堪案士冠禮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
面于西階上答拜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東面
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禮畢醴賓揖讓如初（如授醴時）
升主人北面再拜（亦於阼階上）賓西階上北面答拜鄉
飲酒鄉射賓至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
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鄉射作答再拜）主人獻賓拜
洗受爵送爵告旨卒爵賓酢主人拜洗受爵送爵卒
爵崇酒主人酬賓先卒觶及受觶送觶皆主人阼階
上拜賓西階上拜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
歸饗餼及問卿皆賓主專階有司徹迎尸侑主人
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
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
獻尸送几受几拜洗受爵送爵告旨卒爵主人受尸
酢拜洗受爵卒爵崇酒主人酬尸先卒觶受觶皆主
人于東楹東拜尸于西楹西拜東楹東卽阼階上也

西楹西卽西階上也公食大夫禮至賓雖降階拜辭
之始升成拜然亦各拜于其階是禮盛者則專階也
鄉飲酒主人獻介受爵送爵卒爵介酢主人（介不自酌但以虛爵授主人）
實爵卒爵崇酒皆介于西階上拜主人于介
右拜（同拜于西階上）鄉射禮主人獻大夫（卽遵者）受爵送爵卒
爵大夫酢主人實爵（大夫亦授主人虛爵于兩楹間）卒爵崇酒亦大
夫于西階上拜主人于大夫右拜鄉飲酒鄉射主人
獻衆賓于西階上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
送注拜送爵於衆賓右是亦同在西階上也燕禮大
射賓主人皆升自西階主人賓右至再拜賓答再拜
主人獻賓拜洗送爵受爵告旨卒爵賓酢主人拜洗
受爵送爵卒爵（主人不崇酒辟君也）主人酬賓先卒爵受爵送
爵皆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賓右拜燕禮大射公席
于阼階上不與賓行獻酢之禮別使宰夫爲主人故
不敢專階而與賓同行禮于西階上也若主人獻公
則降自西階于阼階下拜獻卿獻大夫獻士亦同于
西階上拜有司徹主人獻侑侑于西楹西拜主人于
侑右拜是禮不盛者則不專階也又特牲饋食禮主
人獻賓受爵送爵卒爵及酌酢賓皆于西階上拜主
人于賓右拜祭畢飲酒殺于飲酒正禮故不專階也

至于有司徹獻長賓略同鄉飲酒獻衆賓之儀故亦同在西階上也聘禮還玉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聘賓與卿皆在西階行禮又皆不拜異於賓主正禮也

凡戒賓宿賓宿者必先戒禮殺者則不宿

廷堪案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又宿賓注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爲衆賓或悉來或否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陳器之後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注速召也鄉射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注

戒猶警也又主人朝服乃速賓注速召也士冠鄉飲酒鄉射皆先戒賓而後宿賓所謂宿者必先戒也速卽宿也特牲饋食禮宿尸注凡宿或作速此其證也惟士冠速賓於前日鄉飲酒鄉射速賓於當日爲小異耳疏謂鄉飲酒鄉射皆有戒無宿非也若燕禮小臣戒與者大射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方是有戒無宿也又大射射人宿視滌疏以爲非戒宿之宿特牲饋食禮宿尸宿賓之前皆無戒疏以爲特牲文不具其實亦有戒疏說皆是也少牢饋食禮筮日之後乃官戒注官戒戒諸官也又云宿注宿讀爲肅肅進也前宿一日宿戒尸此戒尸也筮尸之後乃遂宿尸此宿尸也注云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齋戒矣至祭前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疏云其大夫宿戒兩有士有宿而無戒是儀略故云大夫儀多也則又謂特牲有宿無戒與士冠疏文互異矣

凡賓升席自西方主人升席自北方

廷堪案鄉飲酒禮鄉射禮主人獻賓賓皆升席自西方鄉射禮主人獻大夫大夫卽遵也大夫升席注大夫升

席由東方是賓升席自西方遵升席自東方也鄉飲酒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主人皆升席自北方將立司正安賓及徹俎主人皆降席自南方鄉飲不云自南方文不具也鄉飲酒主人獻介介升席自北方旅酬主人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經悉與記合燕禮大射但有升筵降筵之文不云升降自何所者蓋以禮已具於鄉飲鄉射故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升筵自西方主人獻侑侑升筵自北方與鄉飲酒同蓋祭畢儐尸筵尸于戶西南面如鄉飲酒之賓筵侑于西序東面如鄉飲酒之介侑以輔尸

如介以輔賓也故主人升筵自北方亦與鄉飲酒同
也有司徹主人席于東序西面侑主人降筵皆自北方與鄉飲酒
異者少變於飲酒正禮也據此益見升由下降由上非通例鄉飲酒
鄉射主人獻賓賓降席注皆云降席席西也是賓升
降皆自西方然則遵升降皆自東方歟
又案鄉飲酒禮賓升席自西方注升由下也此據鄉
射經文賓席東上而言鄉飲酒記主人介升席自北
方降自南方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此據曲
禮而言皆因文釋之非謂禮之通例如此也故鄉射
禮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由下也賈疏不得注

意徵引雖繁而膠葛不明今但據見于經文及注者
取以為例經注無文者不敢為之說也

凡禮盛者必先盥

廷堪案士冠禮初加賓盥卒壹揖壹讓升再加賓盥
如初士昏禮婦至舉者盥又舅姑入于室婦盥饋此
冠昏之盥也鄉飲酒鄉射禮主人獻賓盥洗注已盥
乃洗爵致潔敬也又云卒洗升復降盥賓酢主人同
又介酢主人降洗卒洗主人盥注盥者當為介酌疏云
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盥洗卒洗升復降
盥賓酢主人同又主人獻公盥洗升未拜故不降盥此燕飲
之盥也獻賓拜洗後復降盥者為拜時手坋汙禮尤
盛也公食大夫禮賓至載俎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
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又設正
饌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此食禮之盥也士喪禮飯
含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盥凶事無洗但設
盆盥而已此喪禮之盥也士虞禮陰厭祝盥升又佐
食及執事盥又迎尸淳尸盥宗人授巾注淳沃也特
牲饋食禮陰厭主婦盥于房中又云宗人遣佐食及
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又祝迎尸尸入門左北
面盥宗人授巾又嗣舉奠盥入又蓑宗人遣舉奠嗣子

也又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少牢饋食禮將祭士盥
舉鼎又云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又陰厭祝盥
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又迎尸宗人奉槃
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
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
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有司徹主
人獻尸降洗卒洗降盥卒盥又主人受尸酢尸卒洗
降盥卒盥又蓑上佐食盥升此祭禮之盥也又士虞
陳器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
特牲陳設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少

牢陳設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士虞記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皆言尸盥也尸不盥于洗而盥于槃匜者尊尸也考士冠禮醴冠者贊者洗于房中注盥而洗爵疏云凡洗爵者必先盥盥有不洗爵者此經直云洗明盥手乃洗爵故鄭云盥而洗爵則經云洗爵者皆盥而後洗不云盥者文不具也

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洗賓辭洗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又降盥

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盥卒盥亦壹揖壹讓升賓酢主人卒洗揖讓如初升降盥如主人之禮主人酬賓降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主人卒觶訖又降洗賓辭降如獻禮升鄉飲酒獻介鄉射獻衆皆揖讓升降洗如賓禮升不盥不拜洗殺於賓也特牲主人獻賓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是皆壹揖壹讓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酢主人降洗降盥皆賓揖先升主人乃升主人酬賓降洗卒洗亦揖升不讓鄉飲酒鄉射是爲主人正禮故揖讓俱升燕禮大射則宰夫爲主人故賓揖不讓先升也公食大夫卒盥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此賓是異國之臣故公先升也有司徹主人降洗降盥尸侑亦降卒洗卒盥經但云揖不云讓禮殺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卒洗升有司徹主人受尸酢卒洗卒盥升主人獻長賓卒洗升皆不揖不讓禮又殺也燕禮大射獻卿獻大夫獻士升不揖讓者盛禮不在己也至于鄉飲酒獻賓畢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獻介畢介降立于賓南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畢降復賓南東面位鄉射同但無介至一人舉觶時始揖讓升蓋亦壹揖壹讓也

凡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

廷堪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賓取爵于篚降洗賓降注從主人也卒洗升復降盥注復盥爲手坋汙賓亦降賓酢主人賓降洗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如主人禮主人酬賓降洗賓降升主人卒觶酬酒主人先飲復降洗賓降如獻禮主人獻介降洗介降介酢主人降洗主人復阼階降獻介主人與介同在西階上降時方復阼階辭如初鄉射同唯無介燕禮主人此主人以宰夫爲之獻賓賓降洗賓降卒洗升復降盥賓降賓酢主人賓以虛爵降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主人降主人酬賓主人降洗賓降大射同有司徹主人

獻尸主人降洗尸侑降卒洗升復降盥尸侑降主人
受尸酢尸降洗主人降自阼階卒洗升復降盥主人
降主人酬尸降洗爵尸侑降卒洗尸升侑不升主人
先卒觶降洗尸降聘禮介面卿介降拜大夫降辭此
皆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也有司徹祭畢賓尸之禮
尸如賓侑如介則尸侑皆賓不似正祭時尸尊故亦
與主人俱降如鄉飲酒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
不備升降之禮者衆賓卑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公
不降者公尊也公食大夫禮公降盥賓降公辭賓主
不敵亦降者主君尊賓也主人獻卿獻大夫皆云主

人洗升不云降者蓋卿大夫之位本在堂下主人酬
賓之後亦降復位也獻士獻庶子不備升降之禮者
卑也有司徹主婦獻尸洗於房中不降者婦人之禮
變於男子也聘禮歸饔餼聘賓儐使者賓降堂受老
束錦將以授使者大夫即使者止注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
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
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注蓋謂使者奉主君之
命來有主君之餘尊故不降疏但覆述注文而已未
能發明餘尊之義也

凡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不許曰終
辭

延堪案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注禮辭一辭而
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又冠禮
畢請醴賓士昏禮納采問名之禮既畢請醴賓賓皆
禮辭鄉飲酒請賓鄉射禮戒賓燕禮大射儀命賓鄉
飲酒鄉射安賓賓皆禮辭鄉飲酒鄉射作相爲司正
司正皆禮辭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聘賓禮辭郊
勞畢聘賓將儐勞者勞者禮辭聘享正禮已畢未私
覿之前主國之君使儐者請禮賓及私覿聘賓先以
臣禮見儐者辭出請以客禮受聘賓皆禮辭介衆介

覿先以臣禮見擯者辭出請以客禮受介亦禮辭聘
禮既畢聘賓請問卿主國之君禮辭主國之君使卿
歸饔餼賓朝服禮辭禮畢將儐使者使者禮辭士昏
記不親迎壻請覿主人對曰不敢固辭是亦禮辭皆
所謂一辭而許者是一辭而許曰禮辭也又士相見
禮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
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
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
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
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疏以

此爲固辭則下文辭贄辭還贄皆固辭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是亦固辭若下文致命則禮辭矣是再辭而許曰固辭也又士相見禮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注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是三辭不許曰終辭也至於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儀之辭降辭洗雖較禮辭爲殺亦禮辭之屬也聘禮士介覿以臣禮見擯者辭禮請受賓固辭注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敖氏繼公曰一辭而得遂亦可謂之固又聘禮記私獻賓固辭注亦以爲衍字考經所云固辭者蓋賓再辭而後公許故曰固也禮請受者一請賓固辭者再辭注未確敖說亦曲爲之解也

又案士冠禮疏三辭而許則曰三辭若三辭不許乃曰終辭引公食大夫戒賓上介出請入告三辭又引司儀三辭以釋三辭而許之義而注所謂三辭不許曰終辭者賈氏但覆述而已未嘗據經文以釋之也考終辭二字士相見禮經與注皆有明文實可爲三辭不許曰終辭之顯證賈氏不此之引而旁及注外之義何也

〔三〕

凡庭洗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天子諸侯當東霤卿大夫士當東榮水在洗東

延堪案士冠禮設洗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直于東榮注榮屋翼也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鄉飲酒鄉射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特牲饋食禮設洗于阼階東南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少牢饋食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士冠禮醮用酒注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此皆當東榮之洗言庭洗者別于北堂上內賓之洗士昏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經注不言當東榮及南北之節者文不具也其實亦當東榮之洗所謂卿大夫士之禮也燕禮設洗篚敖氏繼公云篚衍文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注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大射儀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鄭氏以燕禮證之是公食大

夫之洗當亦在阼階東南也此皆當東霤之洗所謂天子諸侯之禮也

又案鄉大夫士兩下屋故云當東榮人君殿屋四向流水故云當東霤其實設洗皆在阼階東南異其文不異其處也鄉飲酒疏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屋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三丈洗亦去堂三丈以此爲度庭洗爲行禮之節故經注言之特詳焉

凡內洗設于北堂上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

廷堪案士昏禮饗婦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注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絜清爲敬士昏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士冠禮醴冠者贊者洗于房中士虞禮亞獻主婦洗足爵于房中特牲饋食禮陰厭主婦盥于房中少牢饋食禮亞獻主婦洗于房中注皆引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婦洗士冠禮注作房中之洗士虞禮注作內洗文亦小異蓋經例在此也特牲饋食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及主人洗獻內兄弟于房中有司徹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注與疏皆不言何洗當亦是內洗又士昏禮婦至媵御沃盥交注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此在夫入于室之後則注所云南洗北洗非指庭洗內洗明矣豈昏禮室中復有二洗歟

又案士虞禮庭洗則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注以爲反吉而內洗則引昏禮以證之然則內洗禮殺故不反吉賈疏但云經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未能申鄭義也庭洗罍水在東篚在西內洗士昏記云篚在東蓋饗于庭洗篚在東則罍水在西可知

又士昏禮注謂設兩洗以絜清爲敬之故疏又謂婦

人有事不下堂聖人制禮蓋以明夫婦有別注與疏文雖異而義則同也

凡設尊賓主人敵者于房戶之間君臣則於東楹之西並兩壺有元酒有禁

廷堪案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元酒故兩甒有禁注禁承尊之器也元酒在西注元酒新水也今雖不同猶設之不忘古也加勺南枋注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元酒在西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元酒在西上也特牲饋食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注戶東室戶東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注房

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飲酒與祭皆尊于房戶之間者旣祭獻賓及酢酬旅酬無算爵皆具賓主如飲酒之禮也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注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皆加勺鄉射不云房戶之間者蓋鄉射于序序有堂無室無室則無房戶故但云尊於賓席之東鄉射上經云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是也鄉飲酒疏云設酒之尊皆於徹皆在房戶之間敖氏繼公曰不言戶牖間者可知顯處見其文是以此及醮子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于

戶牖之間也明矣皆與注異有司徹旣祭儐尸之禮因少牢正祭之酒但攝之而已不更設尊故疏亦以爲在房戶之間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注于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元酒在南順君之面也膳尊兩甒在南有豐膳尊卽燕禮公尊君之尊也兩瓦大在方壺之南亦南上大射儀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臣之尊也君臣不同尊尊君也皆有元酒故君臣皆兩尊注云酒在北尊統于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燕禮大射皆臣與君行禮故尊于東楹

之西也曲禮侍飲於長者孔穎達正義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嚮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嚮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此禮不見禮經蓋孔氏推言之則設尊陳于房戶之間東西列尊面嚮南酌者嚮北以西爲上尊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尊于房戶之間但云鄉飲酒不云鄉射較賈氏爲精矣燕禮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士賤故也

又案燕禮疏云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

面中言鄉人也據燕禮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之左者爲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元酒在西又鄉射云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皆據酌者北面而言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卽南面以右爲尊詳疏意以爲鄉飲鄉射設元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考鄉飲鄉射尊面向南則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以南爲上經例固不異也

又案燕禮疏云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尊西東面則酌者之右爲上尊是以下文媵爵于公者交

于東楹北也、考燕禮主人酬賓訖、二人媵爵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注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返、往來以右爲上、注云西楹北、而前疏云東楹北、據此節疏云、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向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蓋媵爵者二人、升降皆由西階、故注云交于西楹北、而酌酒則在東楹之西、往來皆折旋、故

前疏云交于東楹北、不然、則前疏東字、或是西字之誤也、燕禮後節升賓之序進、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

又案大射儀注、豐以承尊也、則豐當爲禁之屬、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公食大夫不獻酬、故無尊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則豐又當爲篚之屬、此所承者有酒之觶、與篚小異、大射儀疏云、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賈氏以豐爲反爵之器、說與公食大夫注同、考鄉射大射飲不勝者皆有豐、是公尊所設一豐、射而飲不勝者又一豐也、燕禮大射是君燕其臣、故豐但以承尊、而仍反爵于篚、若兩君燕、當反爵于豐歟、

凡醴尊皆設于房中、側尊無元酒

延堪案士冠禮賓醴冠者、側尊一甒醴、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元酒、若醴用酒、則尊于房戶之間、士昏禮、主人禮使者、舅姑醴婦、經皆云側尊甒醴于房中、注側尊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是醴尊皆在房中也、禮事質而禮盛、故特尊無元酒也、亦有不尊于房中者、聘禮記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注瓦大、瓦尊、是聘禮主君禮賓、醴尊則在東廂也、

醴尊在東廂、則籩豆之屬亦在東廂可知、亦有不側尊者、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此是反吉、以醴代元酒、故醴酒並設、不側尊、不于房中、非醴尊正例也、儀禮集說云、醴尊設于房、臣禮也、國君則于東箱、敖氏蓋據聘禮記而言、理或然歟

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

延堪案堂上之篚、所以實獻酬爵觶也、鄉飲酒禮設篚于禁南東肆、注肆陳也、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篚在其南東肆、鄉飲酒主人獻賓、坐取爵于篚、降洗、此堂上之篚也、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此堂下之篚

也、賓酢主人、亦用此爵、主人受酢畢、奠于東序端、主人酬賓、坐取觶于篚、亦堂上之篚也、此觶賓奠于薦東不舉、主人獻介、仍用前東序端之奠爵、獻介畢、介降洗、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主人實爵自酢畢、奠此爵于西楹南、及獻衆賓、仍用此西楹南之奠爵、獻衆賓畢、主人始以此爵降奠于篚、此則堂下之篚也、鄉射主人獻賓畢、奠爵于序端、酬賓後、卽取序端之爵獻衆賓、無介故也、餘皆與鄉飲酒同、鄉射主人獻賓、坐取爵于上篚以降、疏云凡取爵于篚以降者、皆是上篚、鄉飲酒不言上者、文略也、燕禮大射堂上不設篚、雖膳篚亦在堂下也

又案鄉飲酒記、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注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楊氏復曰、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卽大夫）、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四也、敖氏繼公曰、上篚爵三觶一、下篚觶三、說與楊氏異、蓋謂一人所舉之觶、旅酬畢則仍奠于下篚、至二人舉觶時再取之、故云下篚觶三也、敖氏又云、既獻工則奠于上篚、既獻笙乃奠于下篚、

凡堂下之篚、設于洗西南肆、

廷堪案、鄉飲酒禮篚在洗西南肆、鄉射禮同、此皆堂上設篚、而于堂下又設篚者也、士冠禮醮用酒、洗有篚在西南順、注篚亦以盛勺觶、陳于洗西南順、北爲上也、燕禮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注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大射儀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注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疏云洗篚言南陳、亦西面、膳篚言西面、亦南陳）特牲饋食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少牢饋食禮設篚于洗西南肆、此皆堂上不

設篚而但于堂下設篚者也、燕禮大射、三篚皆在堂下、盛氏世佐曰、二篚、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蓋堂上之篚所以盛爵、燕禮輕、不用爵也、考楊信齋謂鄉飲上篚爵三、觶一、是上篚亦盛觶也、特牲記下篚實爵二、是下篚亦盛爵也、盛氏之說恐非、蓋鄉飲酒鄉射賓主皆尊、禮盛、故堂上堂下並設篚、燕禮大射君燕其臣、禮殺、特牲少牢祭畢而飲禮更殺、故僅設堂下之篚歟、

凡陳鼎、大夫士門外北面北上、諸侯門外南面西上、反吉則西面、

廷堪案士冠禮疏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在內者私家之禮也士昏禮疏凡鼎陳于外者北面爲正阼階下西面爲正考士冠禮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特牲饋食禮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少牢饋食禮陳鼎于廟門之外北面北上此皆私家之禮而陳鼎在外者也士冠禮注父在有鼎不陳門外則在外之禮盛也非私家之禮在內也疏非注意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此陳于門外而南面者也以經文證疏多不合疑疏說誤也至于士喪禮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奠旣夕禮陳鼎

皆門外西面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則又禮之變不可引以爲據也敖氏繼公曰大夫士陳鼎于門外皆北面惟喪奠西面國君陳鼎南面天子未聞此說得之

凡設席南鄉北鄉于神則西上于人則東上東鄉西鄉于神則南上于人則北上

廷堪案士昏禮納采及親迎皆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首爲上尾爲下疏云爲神則西上爲人則東上聘禮行聘之時几筵旣設

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此皆爲神布席于堂上南嚮以西爲上者也敖氏繼公曰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席西上右几變于生人也神位于室則居主位于堂則居客位特牲饋食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敖氏繼公曰几亦右之此據少牢饋食言之東面以南爲右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爲右席南嚮以西爲右几在西故西上也席東嚮以南爲右几在南故南上也聘禮聘賓將行告禰有司筵几于室中使還奠告乃至于禰筵几于室經不云何嚮旣在室中當亦東面如特牲少牢之禮

也此皆爲神布席于室中東嚮以南爲上者也士昏禮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注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注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衆賓卑于賓賓東上故衆賓繼而西也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又爲卿設席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大射儀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此皆爲人布席南嚮以東爲上者也大射儀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此爲人布席北嚮以東爲上者也鄉飲酒記若

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遵尊于主人故席主人之北西面以北爲上也此爲人布席西衢以北爲上者也大射儀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謂大夫之席此爲人布席東衢以北爲上者也經例甚明至于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几席鄉飲酒若有遵者席于賓東鄉射遵者席于尊東有司徹尸席筵于戶西南面此祭畢儐尸當以人禮事之亦皆南面以東爲上燕禮大射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有司徹侑席筵于西序東面亦皆以北爲上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李氏如圭曰有司徹尸侑席與鄉飲酒賓介之席位同則其爲東上北上可知矣

又案鄉飲酒鄉射之有遵猶之燕禮大射之有卿也卿席在賓東故遵席亦在賓東卿席南面東上則遵席亦南面東上可知經與注皆無西上之文而疏以爲遵席西上者亦因曲禮而致誤考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蓋禮家見士昏禮有筵于戶西西上之文遂爲此說不知經所謂西上指神席也禮經之例席于人南鄉北鄉以東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北方爲上說見前與曲禮正相反曲禮出諸儒所記倩傳固不如信經也鄉射禮注大夫升席由東方疏意以爲注既云升由下降由上則大夫升由東方爲下西方必爲上故謂遵席爲西上也夫注因曲禮之文附會以就之疏又因注而自爲說以實之以致禮之通例游移無定而學者莫知適從矣

禮經釋例卷二

道光丁未七月初五日讀畢

北京圖書館藏

禮經釋例卷三目錄

飲食之例上

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

凡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

凡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

凡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

凡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

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

凡薦脯醢在升席先設俎在升席後

凡獻酒禮盛者受爵于席前拜與卒爵于階上

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

凡啐酒于席末告旨則降席拜

凡獻酒禮盛者受爵告旨卒爵皆拜酢主人禮殺者不拜告旨又殺者不酢主人

凡酢如獻禮崇酒不告旨禮殺者則以虛爵授之

凡賓告旨在卒爵前于席西拜主人崇酒在卒爵後于階上拜

凡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

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舉觶媵爵亦如之

凡酬酒奠而不舉禮殺者則用為旅酬無算爵始

凡酬酒不拜洗

凡獻工與笙于階上獻獲者與釋獲者于堂下獻祝與佐食于室中

共十八例

禮經釋例卷三目錄

禮經釋例

卷三至卷五

飲食之例　附周官九祭解

儀禮釋牲上下篇

禮經釋例卷三

歙淩廷堪次仲

[seal]

飲食之例上

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

廷堪案此燕飲之始也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注獻進也進酒于賓獻之儀節詳見下例鄉射禮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鄉飲酒作之席前西北面獻賓注進于賓也凡進物曰獻燕禮大射儀主人酌膳莛前獻賓士虞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亞獻尸賓長三獻尸有司徹事尸以賓客之禮非正

祭時之獻尸此皆獻禮之最尊者也鄉飲酒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鄉射遵者入主人實爵席前獻大夫大夫即遵者燕禮大射儀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大射作觶酌東北面獻于公又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有司徹主人主婦三獻即賓長酌獻侑此獻之次焉者也鄉飲酒鄉射主人升實爵于西階鄉射無于字上獻眾賓燕禮大射儀主人獻大夫獻士于西階上獻庶子于阼階上又其次焉者也鄉飲酒升歌三終主人獻工笙奏三終主人獻之于西階上鄉射合樂後獻工獻笙燕禮升歌畢主人洗升獻工笙奏畢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大射儀升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鄉射卒射飲不勝後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大射儀卒射飲不勝後司馬正獻服不即獲者司射獻釋獲者士虞特牲少牢獻祝及佐食少牢賓三獻不獻佐食特牲祭畢獻賓獻長兄弟眾賓眾兄弟內兄弟及有司徹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皆執事之人則其殺焉者也蓋行禮時執事之大者主人皆獻之其餘至旅酬無算爵乃得與也又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獻用爵而燕禮大射獻用觚大射獻服不用散禮殺故也

又案主人獻賓正禮也鄉飲酒之獻介獻眾賓及遵者入公如賓大夫如介鄉射之獻眾賓獻遵燕禮大射之獻公卿獻大夫獻士及庶子皆次於賓者也又燕禮大射之主人獻公者尊公不使與賓同也士虞特牲少牢之三獻此室中事尸之禮不與賓客同唯有司徹之尸侑乃儐尸于堂之禮始以賓客事之尸如賓侑如介也合樂畢獻工及笙猶之射禮之獻獲者及釋獲者祭禮之獻祝及佐食也非賓主人正禮矣祭禮之獻賓及眾賓獻長兄弟及眾兄弟獻內賓及私人亦此類也細按之皆有條而不紊聖人之心

精密如此學者審諸

凡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禮主人獻賓畢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注酢報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畢賓升酌膳以酢主人于西階上此賓酢主人也士虞禮主人獻尸畢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同特牲饋食禮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注醋報也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古文醋作酢又主婦獻尸畢酢如主人儀又賓三獻尸卒爵酢注酢于賓也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畢祝酌授尸尸醋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答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此正祭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侑畢尸降盥升坐取爵酌注酌者將酢主人又主婦獻尸侑致爵主人畢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將酢主婦又賓三獻畢在酌致主人後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不儐尸之禮同此儐尸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此酢禮之盛者也鄉飲酒禮主人獻介畢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自酢也獻衆賓不酢鄉射禮主人獻大夫畢大夫遵也大夫授主人爵于兩

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此即鄉飲酒介酢主人之儀燕禮主人獻公畢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亦是自酢大射作酌散餘儀同燕禮酌膳此酌散者主于射不主飲酒故也此介遵及公酢主人也特牲禮主人獻賓畢受爵酌酢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有司徹獻長賓衆賓畢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注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此祭畢飲酒賓酢主人也皆酢禮之殺者也下此則不敢酢矣又特牲禮主婦致爵于主人畢受爵酌醋又主人致爵于主婦畢主人更爵酌醋又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畢更爵酢于主人又主人酳尊畢上尊洗爵升酌酢主人少牢禮主人受上尊爵酌以醋于戶內以及不儐尸之致醋則行於賓三獻與尊時亦禮之殺者

凡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

廷堪案酬禮行於賓酢主人後用觶不用爵唯賓主人乃行之鄉飲酒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觶酬賓注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為周疏云酬酒先飲乃酬賓鄉射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觶酬之此主人酬賓之正禮也燕禮大射主人自酢于公後升媵觚于賓

此媵觚亦酬也。宰夫爲主人降於正主故不曰酬而曰媵觚又二人媵爵觚爵皆觶也散文則通于公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媵觚是主人酬賓此是公酬賓。宰夫代公爲主人故公亦酬賓也此觶賓卽用以旅酬。又主人獻卿後再請二人媵爵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大射作賜此酬是卿舉旅之酒。若爲大夫士舉旅則曰賜不曰酬大射爲卿舉旅亦作賜此皆酬禮之殺者也特牲饋食禮獻衆賓後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此觶卽後賓旅酬之觶。有司徹主人自酢于長賓後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

賓于西階南此觶卽後無算爵之觶。此祭畢飲酒之酬亦禮之殺焉者也又有司徹賓三獻尸後主人實爵酬尸張氏爾岐曰特牲及下不儐尸皆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奠而不舉則正祭後以賓客事尸之禮故獻酢之後主人酬之如賓也

又案獻酒逮及賤者如工笙獲者釋獲者祝佐食之類酢主人唯賓介及遵者有之酬酒雖介遵亦無之尊賓之意也祭禮尸酢主人而下及主婦長賓若酬尸亦唯主人而已蓋酬禮唯賓主人得行之儐尸則酬尸如賓獻助祭之賓則又酬之上大夫儐尸之禮

威儀多也

凡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

廷堪案鄉飲酒禮合樂後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爲賓欲去畱之此正獻禮成賓欲去主人命司正畱之將以旅酬也又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注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疏云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與旅酬所以酬正獻也又云鄭君連引無算爵與旅酬而言終于沃洗其實此時未及沃洗也按俎西之觶卽前一人所舉之觶其儀節詳見後例鄉射禮射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與

鄉飲酒無與字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此鄉飲鄉射之旅酬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酢酬禮成公取大夫所媵觶酬賓後賓以旅酬大射作旅大夫于西階上則爲賓舉旅行酬禮之初成也。又主人獻卿或獻孤畢二大夫再媵觶公又行一爵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則爲卿舉旅行酬禮之再成也。又主人獻大夫畢升歌後大射在射畢後公又舉奠觶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則爲大夫舉旅行酬禮之三成也。又徹俎安賓後主人始獻士獻畢賓媵觶于公前三次舉旅行酬皆二大夫媵觶此以賓媵觶者禮以相變爲文也公坐取賓所媵觶大射作觚與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則爲

士舉旅行酬禮之終也。此燕禮大射之旅酬也。燕禮大射旅酬凡四次、與鄉飲鄉射不同、皆行于正獻之後者也。特牲饋食禮賓與兄弟辯獻後賓坐取觶〔此即主人酬賓之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疏云此論旅酬之事。有司徹三獻禮成二人舉觶于尸侑後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注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勤于尸侑、疏云此論旅酬之事、此祭畢飲酒之旅酬亦行於正獻之後者也。疏又謂旅酬後仍有舉奠加爵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故云小成也。考有司徹無嗣舉奠之文、特牲有之、亦在加爵之後旅酬之前、疏說蓋誤。

又案禮記燕義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即據禮經之儀節而言也。考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亦獻公、燕義云為君即為賓、故上文亦云君舉旅於賓也。

凡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

廷堪案鄉飲酒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觶、徹俎、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注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儀節詳見下例〕。鄉射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觶徹俎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燕禮主人獻庶子後無算爵、注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疏云此對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無數也。大射儀同。此燕飲正禮之無算爵也。特牲饋食禮旅酬畢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後爵皆無算、注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弟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有司徹旅酬畢兄弟後生舉觶至賓一人舉爵于尸後、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又不賓尸之

禮次賓加爵後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注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此祭畢飲酒之無算爵也。皆行於旅酬之後者。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謂贊者不及獻酒故不與旅酬、至無算爵時乃得與也。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鄭注終遂猶克備也、孔氏正義云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又云脩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爵行無數矣、然則飲酒之禮至無算爵乃備可知矣

又案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考一獻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酬賓賓奠而不舉鄉飲鄉射皆然非獨特牲少牢獻賓也特牲酬賓之觶即用為旅酬發端有司徹酬賓之觶即用為無算爵發端與鄉飲鄉射不同注云即燕者謂一獻之後即行旅酬也疏謂鄉飲酒未有燕非也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注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疏云案燕禮獻酬訖別有人舉旅行酬

張氏爾岐曰其燕更使人舉爵行酬之事非此經所有賈氏蓋誤以燕禮之舉旅行酬為燕不知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亦燕也此經是饗禮或饗後亦燕歟又士冠禮注云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尸當作賓獻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非一獻有司徹儐尸之禮加鄉飲酒特牲則無之也惟祭畢獻賓乃一獻耳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一獻禮成獻卿獻大夫皆不酢禮漸殺也鄉飲鄉射大夫與士行禮燕禮大射君與臣行禮膳宰為主人故皆用士禮一獻也又注云卿大夫三獻者其禮今已不傳特牲士禮于尸乃三獻者祭則攝盛故也詩小雅

瓠葉酌言獻之箋云飲酒之禮既奏酒于賓乃薦羞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又酌言酢之箋云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又酌言醻之傳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據箋意庶人之禮亦一獻也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行士禮故牲用狗此詩云有兔斯首然則庶人之禮其牲用兔歟注蓋疑冠禮賓用醴故下文引內則證之然有獻酢酬則當用酒也士冠禮歸賓俎注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薦脯醢也俎牲體也又醮用酒三醮有乾肉折俎亦不云何牲唯既夕禮注士腊用兔耳

又案左傳昭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禮器一獻質三獻文又曰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有司徹三獻鄉飲酒一獻此士與大夫之別也士昏記若不親迎婿見主人主婦畢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注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張氏爾岐曰醴婿當作禮若用醴則無酢酬竊謂經云奠酬當與舅姑饗婦同也

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薦脯醢主人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注亦每薦於其位位在下鄉射注少略主人獻工薦脯醢主人獻笙笙辯有脯醢注薦之皆於其位鄉飲酒主人獻介薦脯醢若有遵者諸公如賓禮大夫如介禮鄉射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皆薦脯醢燕禮主人獻賓膳宰大射作宰胥薦脯醢主人獻公士大射作宰胥薦脯醢主人獻卿薦脯醢主人獻大夫胥薦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獻笙辯有脯醢大射不獻笙主人獻士士長升拜受觶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大射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疏云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冪文不具辯獻士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獻庶子如獻士之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如獻庶子之禮唯在阼階上為異大射司馬正獻服不宰夫有司薦司射獻釋獲者薦脯醢特牲饋食主人獻賓薦脯醢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豆籩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籩主婦獻尸侑不薦者前主人獻尸已薦也但設鉶加糗與服脩司士羞豕脀而已主人獻長賓宰夫薦脯醢是凡獻酒皆有薦也鄉飲酒主人獻賓獻介俱設折俎鄉射獻賓同燕禮主人獻賓膳宰大射作庶子設折俎主人獻公膳宰大射作庶子設折俎大射主人獻卿庶子設折俎燕禮卿無俎特牲主人獻賓設

折俎有司徹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主人獻侑司馬設羊俎尸侑豕俎至主婦獻時設之主人獻長賓司士設俎是禮盛者則設俎也鄉射獻獲者及釋獲者大射獻服不及釋獲者皆設折俎服不之俎亦庶子設之禮主於射故亦盛其禮也鄉飲酒賓酢主人薦脯醢設折俎有司徹主人受尸酢主婦薦豆籩長賓設羊俎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司馬設羊俎酢所以答獻故亦盛其禮與獻同也鄉飲酒介酢主人無薦俎者前賓酢時已具也燕禮大射賓酢主人無薦俎者宰夫為主人辟君也特牲有司徹主人自酢于賓無薦俎者殺于尸也特牲主人獻衆賓薦俎設于其位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內兄弟如衆兄弟之儀有司徹主人獻衆賓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主人獻兄弟其薦脀設于其位主人獻內賓獻私人亦有薦脀祭畢行神惠不同於飲酒故禮雖殺亦薦俎並有也至于士虞禮主人獻祝薦菹醢設俎主人獻佐食無薦俎特牲少牢佐食皆有俎則此亦當有之特牲主人獻祝設菹醢俎主人獻佐食無薦記云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少牢主人獻祝薦兩豆佐食設俎主人獻兩佐食俎設于兩階之間主婦賓長獻祝皆因主人之薦俎蓋祝事神故盛其禮薦俎並有佐食事尸故殺

其禮有俎而無薦且正祭之獻亦非飲食之通例也
士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注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脯
籩實醢豆實凡經所謂薦者皆指脯醢也

凡薦脯醢在升席先設俎在升席後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薦脯醢賓升席自西
方乃設折俎賓酢主人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
折俎鄉飲酒主人獻介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
俎鄉射主人獻大夫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燕
禮主人獻賓膳宰(大射作宰胥)薦脯醢賓升筵膳宰(大射作庶)
子設折俎大射主人獻卿(燕禮卿無俎)乃薦脯醢卿升席

庶子設折俎皆薦脯醢在升席先設俎在升席後也
有司徹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籩侑升筵自北方司馬
設羊俎(豕俎至主婦獻時始薦于羊俎)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
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此祭畢飲酒亦薦脯醢在升
席先設俎在升席後也又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薦
豆籩賓長設羊俎尸升筵自西方次賓羞匕湇司馬
羞羊肉湇次賓羞羊燔薦設凡五事主人受尸酢主
婦薦豆籩主人升筵自北方長賓設羊俎次賓羞匕
湇司馬羞羊肉湇次賓羞燔薦設亦五事二者皆同
唯尸升筵在設俎後主人升筵在設俎先為小異又

燕禮大射賓未升堂之時公已升就席故主人獻公
薦俎皆在升席後也特牲及有司徹賓皆無席但有
位而已故主人獻賓薦俎時無升席之文也至于公
食大夫禮設正饌畢賓始升席則食禮異于飲酒之
例矣

凡獻酒禮盛者受爵于席前拜與卒爵于階上

廷堪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賓升賓西階上疑(注疑讀為仡然從于趙盾之仡正立自定之貌)立主人坐取爵(前降盥時所奠)實之賓之
席前西北面獻賓是主人獻爵在賓席前也又云賓
西階上拜主人少退此賓受爵之拜在西階上主人

少退於席前少退也又云賓進受爵以復位此賓自
西階上進至席前受爵復西階上位也又云主人阼
階上拜送爵賓少退此主人席前授爵後復阼階上
位拜送爵(此拜卽答賓受爵拜)賓少退則於階上少退也至賓
升席時經云主人阼階東疑立此時賓在席上主人
在阼階上也至賓祭畢啐酒告旨後(賓告旨降席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
經云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是賓坐卒爵于西
階上卒爵後復興也又云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此因
拜而奠爵既拜之後復執爵興也(賓執爵將以酢主人也)又云
主人阼階上荅拜此荅賓西階上卒爵拜也鄉射同

又鄉飲酒主人獻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是主人獻爵在介席前也介席卽西階上在又云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此介受爵之拜也在西階上又云介進北面受爵復位此介進至席前受爵復西階上位也介席東面受爵則北面又云主人介右拜送爵介少退此主人授爵後卽于西階上拜送也又云主人立于西階東在介右少東至介祭畢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下于賓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此在西階上也又云主人介右答拜亦在西階上也賓主人專階介主人共階禮殺也鄉射主人獻大夫與鄉飲酒獻介

同唯大夫席于尊東南面爲異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升酌膳公酒謂之膳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至賓祭畢啐酒告旨告旨亦降席拜主人西階上答拜然後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燕禮無此三字文不具也主人答拜亦于賓右拜也賓主人同在西階上與鄉飲酒獻介鄉射獻大夫同燕禮大射宰夫爲主人故殺于正主也亦嚌肺啐酒告旨者賓之禮盛于介與大夫也若獻卿則亦不啐酒不告旨矣有司徹主人獻尸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亦在尸之席前獻也又云尸北面拜受爵亦于西楹西拜也又云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此答尸拜也西楹西卽西階上東楹東卽東階上至尸祭畢亦嚌肺啐酒告旨尸降席拜主人東楹東答拜然後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例與鄉飲酒鄉射獻賓同也又主人酌獻侑亦在侑之席前獻也又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亦進至席前受爵復西楹西之位也又云主人在其右答拜卽拜送爵也至侑祭畢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然後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注答拜拜于侑之右例與鄉飲酒獻介鄉射獻大夫同也此皆

禮之盛者也若鄉飲酒鄉射獻衆賓以下燕禮大射獻大夫以下特牲有司徹獻長賓以下則其禮漸殺不能備諸儀節矣至于燕禮大射主人獻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公卒爵拜主人亦于階下答拜此臣與君行禮也有司徹主婦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尸卒爵拜主婦亦于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婦獻侑侑拜受爵當亦于席上拜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侑卒爵拜主婦亦于主人之北西面答拜此婦人與男子行禮也故皆與獻酒之正例不同也

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啐酒告旨疏云賓言旨甘主人之味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啐酒告旨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啐酒告旨皆禮之盛者鄉飲酒主人獻介鄉射主人獻大夫皆不啐酒不告旨燕禮大射主人獻卿亦皆不啐酒不告旨有司徹主人獻侑亦不啐酒不告旨皆禮之殺者蓋賓之告旨猶主人之祟酒禮盛者皆有之至于有司徹主婦獻尸尸不啐酒不告旨者則主人獻尸時已啐酒告旨矣且主婦之禮殺亦所以辟主人也

凡啐酒于席末告旨則降席拜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席末坐啐酒有司徹主人獻尸尸亦席末坐啐酒是啐酒則於席末也鄉飲酒義曰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鄭氏注云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於賓右拜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經不云降席者文不具也是告旨則降席拜也蓋正獻之禮賓主人各三拜受爵送爵一拜也告旨一拜也卒爵一拜也受爵送爵卒爵皆拜于階上唯賓與尸告旨之拜則降席而主人亦于階上答拜也

凡獻酒禮盛者受爵告旨卒爵皆拜酢主人禮殺者不拜告旨又殺者不酢主人

廷堪案獻酒拜受爵拜告旨拜卒爵酢主人如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燕禮大射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是也不拜告旨如鄉飲酒主人獻介鄉射主人獻大夫特牲饋食主人獻賓獻內賓有司徹主人獻

侑（尸酢主人至再拜崇酒時侑亦升與尸皆答再拜非不酢主人也）主人獻長賓是也不酢主人如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賓燕禮大射主人獻卿獻大夫獻士特牲主人獻眾賓有司徹主人獻眾賓獻兄弟獻內賓是也不拜卒爵如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獻工工之長獻笙笙之長鄉射獻獲者釋獲者燕禮大射主人獻大夫獻士士之長獻工工之長獻笙笙之長（大射不獻笙）大射司馬正獻獲者（注不言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司射獻釋獲者特牲主人獻眾賓有司徹主人獻眾賓長獻兄弟兄弟之長是也不拜受爵如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

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衆賓獻則不拜受爵）獻衆工，獻衆笙。燕禮大射
主人獻衆工，獻衆士。燕禮獻衆笙，有司徹主人獻衆
賓（經云衆賓長升拜受爵，注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獻衆兄弟是也。至于燕
禮大射獻庶子，則如獻士之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
則如獻庶子之禮也。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皆于阼
階上，獻士則于西階上。特牲主人獻長兄弟于阼階
上，則如賓儀。獻衆兄弟則如衆賓儀。獻內兄弟（即內賓）
于房中，則如獻衆兄弟之儀也。若燕禮大射主人獻
公不告旨者，以酒是已物，非禮殺也。有司徹主婦受
尸酢不崇酒者，辟主人也。又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

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又云：注：主人於其羣私人
不答拜，是羣私人皆于階下拜受爵，主人唯于其長
答拜，與衆賓、衆工、衆笙、衆士、衆兄弟不拜受爵之例
不同也

凡酢如獻禮，崇酒不告旨，禮殺者則以虛爵授之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賓爵主人之席前東
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
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
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
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

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有司
徹主人受尸酢，尸升，坐取爵酌，主人東楹東北面拜
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至次賓羞七湆後，主人席
末坐啐酒（亦不告旨），執爵以興。至次賓羞燔後，主人降筵
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
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
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
崇酒，尸侑皆答再拜。是酢酒唯不告旨而崇酒，與獻
禮異，餘皆同也。亦有不崇酒者，燕禮大射賓酢主人，
升酌膳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

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大射不云不告旨，文不具也），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
人不崇酒，此主人以宰夫爲之，酒是君酒，故不崇酒。
注云辟正君是也。皆賓酌之以酢主人者。鄉飲酒介
酢主人，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
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
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
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鄉射
大夫酢主人，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復西階上位），
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

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與鄉飲酒介酢主人同皆以虛爵授主人不自酌蓋禮之殺者鄉飲酒注云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是也亦崇酒者酒已物也燕禮大射主人自酢于公更爵洗疏云獻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者不敢因君之爵升酌膳酒大射作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大射作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大射此下有與坐奠爵四字此文不具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大射作答拜則臣與君行禮也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

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薦設畢薦設凡三節婦贊者薦豆籩司馬設羊俎次賓羞羊燔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則男子與婦人行禮也皆與酢之正例異至于特牲主人獻賓畢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獻長兄弟如賓儀有司徹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則皆祭畢飲酒禮又殺矣又有司徹賓三獻受尸酢尸降筵受三獻爵三獻即賓也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亦尸親酌不以虛爵授賓者尊賓故盛其禮也

又案特牲饋食禮主人初獻尸醋主人主婦亞獻尸酢主婦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醋主人致爵于主婦更爵酌醋尸卒爵酢賓賓酌致于主人主婦更爵酢于主人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酢主人主婦亞獻尸酢主婦賓長三獻尸醋賓長有司徹不賓尸之禮主人初獻尸醋主人主婦亞獻尸醋主婦賓長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自醋尸作止爵酢賓賓致爵于主人主婦易爵自醋以及士虞禮主人

獻尸尸醋主人則皆正祭時之獻酢而非飲酒之獻酢矣

凡賓告旨在卒爵前于席西拜主人崇酒在卒爵後于階上拜

延堪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降席席西也然後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然後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是賓告旨皆在卒爵前于席西拜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席末坐啐酒拜告旨然後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

爵。賓尸之尸，如飲酒之賓，故其例同也。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皆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拜，然後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鄉飲酒介酢主人，坐祭遂飲卒爵，然後介右再拜崇酒。鄉射大夫酢主人，坐祭卒爵拜，然後再拜崇酒，亦在大夫右拜。有司徹主人受尸酢，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拜，然後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是主人崇酒皆在卒爵後，於階上拜也。燕禮、大射賓酢主人，主人卒爵拜，後不崇酒者，主人本宰夫代公爲之，酒非己物，故其例異也。崇酒必再拜者，所以申主人之敬也。

凡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

廷堪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介，介酢主人。鄉射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遵，如賓禮遵酢主人。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于公。主人獻卿。特牲饋食禮主人獻賓，主人自酢。有司徹主人獻尸，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人，主人獻長賓，主人自酢于長賓，賓受尸酢，皆坐卒爵，是禮盛者坐卒爵也。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燕禮、大射主人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如獻士之禮，左右正、內小臣同大射、鄉射獻獲者，釋獲者，特牲饋食主人獻衆賓、衆兄弟、內兄弟同有司徹主人辯獻衆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皆坐祭立飲，是禮殺者立卒爵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立卒爵者，嫌與賓同也。鄉飲酒、燕禮獻笙，立卒爵，獻工坐卒爵者，工不能備禮也。特牲、少牢獻祝與佐食，皆坐卒爵者，以其接神事尸尊之，故盛其禮也。室中獻尸，不云坐卒爵者，蒙上文尸即席坐也。少牢云尸升筵遂坐士昏禮婦餕舅姑酳，特牲、少牢餕畢，主人酳酢，皆坐卒爵者，以其尊者之餘也。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燕禮、大射主人酬賓，有司徹主人酬尸，酬賓，皆坐祭遂飲，此酬禮之盛者也。鄉飲酒、鄉射一人

舉觶，二人舉觶，皆坐祭遂飲。燕禮、大射二大夫媵爵，皆坐祭遂卒觶。特牲饋食主人酬賓，坐祭卒觶。此旅酬之發端，禮亦盛，故坐卒爵也。至於旅酬無筭爵，其禮殺，則皆立飲矣。獻酢用爵，自酬以下皆用觶，此又隆殺之義也。鄉飲酒記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注隆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唯工不從此禮，亦卒爵之例也。

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舉觶媵爵亦如之。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

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是主人復酌、奠而不授也。燕禮大射主人酬賓、升酌散、（此自飲故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燕禮疏云案賓前受獻訖立于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鄉飲酒大射酬時皆主人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士北面答拜酬前賓皆無遂在席者或言降筵蓋誤疏說是也今以大射經文校之則賓降筵三字當從大射作西階上三字蓋此節經文與大射同唯此三字異也）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主人酌媵（此將以酬賓故酌媵）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經但云賓受爵、不云主人授爵、奠爵當亦如鄉飲酒鄉射奠而不授之例、疏謂主人不坐奠于薦西者非也。有司徹主人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不云主人奠觶者、亦文不具也。主人酬賓亦然、考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自飲訖、復酌、亦先奠觶于薦北、則酬酒之例、皆奠而不授可知也。又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

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此觶為旅酬之始故奠于其所）鄉飲酒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此觶為無算爵之始故皆奠于其所）鄉射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同。特牲饋食禮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此二觶為無算爵始）是舉觶之例亦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也。燕禮大射下大夫二人媵爵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為賓舉旅)(為卿舉旅卽以此二觶發端)獻卿後媵爵亦同(為大夫舉旅以此觶發端)獻士後賓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大射皆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為士舉旅以此觶發端)是媵爵之例亦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也至于有司徹主人酬賓自飲畢升酌但云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不云主人奠觶又二

人舉觶于尸侑自飲畢升酌但云尸侑皆升受爵舉觶者皆拜送(此二觶為旅酬始)不云舉觶者奠觶又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自飲畢升酌但云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此觶與前主人酬賓之觶為無算爵始)不云後生奠觶皆文不具也

凡酬酒奠而不舉禮殺者則用為旅酬無算爵始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坐奠觶于薦西主人拜送後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注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燕禮大射主人酬賓拜送爵後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注奠之者酬不舉也有司徹主人酬尸尸拜受爵主人答拜後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是酬酒皆奠而不舉也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奠于薦南賓位東面薦北卽薦左也薦南卽薦右也此觶至嗣舉奠後與兄弟子所舉之觶同為旅酬發端有司徹主人酬賓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此觶至旅酬後與兄弟後生所舉之觶同為無算爵發端皆祭畢之飲酒是酬酒禮殺者卽用為旅酬無算爵始也蓋特牲旅酬之禮同于有司徹無算爵之禮而有司徹旅酬則別使二人舉觶于尸與

侑為之始是士禮殺于大夫也漢儒推士禮而致于天子故鄭注中庸旅酬下為上引特牲以證之而不引有司徹也

凡酬酒不拜洗(亦無卒觶拜)

廷堪案獻酒禮盛者其四次拜拜洗在未獻之前一次也拜受爵送爵二次也拜告旨三次也拜卒爵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也酢酒禮盛者亦四次拜拜洗在未酢之前一次也拜受爵送爵二次也拜卒爵三次也再拜崇酒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也至于酬酒雖是賓主人正禮亦不拜洗但有三次拜主人

自賓觶之拜一次也主人自卒觶之拜二次也卒觶之後主人降洗如獻禮升不拜洗至受爵送爵之時始拜三次也酬酒奠而不舉故亦無卒觶拜也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燕禮大射主人酬賓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有司徹主人酬尸主人酬賓皆然蓋酬酒之禮又殺于獻酢矣

凡獻工與笙于階上獻獲者與釋獲者于堂下獻祝與佐食于室中

廷堪案鄉飲酒禮升歌畢主人獻工阼階上拜送爵笙奏畢主人獻之于西階上鄉射禮合樂畢主人獻

工阼階上拜送爵獻畢遂獻笙于西階上燕禮升歌畢主人獻工西階上拜送爵公在阼階故獻于西階上與鄉飲鄉射不同也笙奏畢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大射儀歌鹿鳴三終畢主人獻工西階上拜送爵管新宮三終畢不獻是獻工與笙于階上也鄉射禮二次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又司射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大射儀第二次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正洗散遂實爵此尊在堂下獻服不卽獲者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又司射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是獻獲者與釋獲者于堂下也士虞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獻祝南面主人獻祝畢酌獻佐食亞獻三獻如初特牲饋食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獻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畢酌獻佐食亞獻三獻如初少牢饋食禮尸入十一飯主人獻尸致嘏畢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獻畢獻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下佐食亦如之主婦亞獻同雖賓長不獻佐食是獻祝與佐食于室中也獲者釋獲者有事于堂下故獻于堂下祝與佐食有事于室中故獻于室中工有事于階上笙有事于階下而皆獻于階上者統于工也獻獲者及釋獲者不用主人而用司馬司射各以其職也

禮經釋例卷三終

禮經釋例卷四目錄

飲食之例中

凡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
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旅酬下為上
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
凡旅酬皆拜不祭立飲
凡旅酬不洗不拜既爵
凡無算爵必先徹俎降階
凡無算爵皆說屨升坐乃羞
凡無算爵不拜唯受爵於君者拜

凡無算爵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
凡與爵將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
凡君之酒曰膳臣之酒曰散
凡食禮初食三飯卒食九飯
凡設饌以豆為本
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
凡初食加饌之稻粱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
稷則用加饌之庶羞
凡正饌醯醬大羹湆加饌稻粱皆公親設
凡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公親臨食必辭之
凡食禮有豆無籩飲酒之禮豆籩皆有
凡食賓以幣曰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
凡燕禮使宰夫為主人食禮公自為主人

共二十例

禮經釋例卷四目錄

禮經釋例卷四

歙淩廷堪次仲學

飲食之例中

凡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

廷堪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畢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鄉射亦然此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也至樂賓畢立司正後賓卽取此觶以酬主人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謂之旅酬故注云發酒端曰舉也旅酬畢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注二人亦主人之吏鄉射則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鄉飲酒者有大夫則亦舉觶於賓與大夫此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也至徹俎說屨升坐後賓介卽取此二觶以酬主人與衆賓鄉射禮大夫之觶長受注長衆賓長爵行無算執觶者皆與謂之無算爵此皆飲酒之正禮也特牲饋食禮之旅酬無算爵則祭畢之飲酒也西階前之一觶卽主人酬賓之觶至嗣舉奠後兄弟弟子復舉東階前一觶爲旅酬發端是雖有二觶實亦一人舉觶也旅酬畢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賓弟子酌西階之尊兄弟弟子酌東階之尊舉觶於其長爲無算爵發端是亦二人舉觶也皆與飲酒正禮同亦有二人舉觶爲旅酬始者燕禮大射主人

獻賓後使二大夫媵爵於公公取一觶爲賓舉旅行酬主人獻卿或獻孤後又使二大夫媵爵於公公若命長致則一人奠觶於前取酬賓之觶之空處公又行一爵爲卿舉旅行酬主人獻大夫後升歌畢公又行一爵爲大夫舉旅行酬笙奏間歌畢立司正大射立司正後卽行射禮主人獻士後賓媵觚於公公舉之爲士舉旅行酬此飲酒之正禮也有司徹旅酬是祭畢儐尸之禮上賓三獻後二人舉觶於尸侑尸舉一觶以酬主人爲旅酬發端皆二人舉觶唯賓媵觚於公爲一人然燕禮大射爲賓爲卿爲大夫旅酬雖二人媵爵所行者實一觶有司徹旅酬雖二人舉觶所行者亦尸一觶也亦有一人舉觶爲無算爵始者有司徹無算爵賓所舉之一觶卽前主人酬賓之觶至旅酬畢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長與前主人酬賓之觶交錯爲無算爵是雖一人舉觶所行者實二觶也燕禮大射旅酬皆三次初次爲賓旅酬此二大夫所媵二觶中之上觶也二次爲卿旅酬此前二大夫所媵二觶中之下觶也三次爲大夫旅酬此獻卿後二大夫中一人所媵於旅賓空處之觶也至合樂後大射則爲大夫舉旅亦在射後也爲士旅酬則賓所媵之觶也鄉飲酒鄉射旅酬

祇一次用一人舉觶以發端無算爵則用二人舉觶以發端皆不用主人酬賓之觶（主人酬賓之觶奠而不舉）禮盛故也若特牲旅酬賓酬長兄弟即用主人酬賓西階前之一觶有司徹無算爵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亦即用主人酬賓西階南之一觶祭畢飲酒之禮殺故也

又案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節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戴氏震曰

上經賓北面拜主人奠觶於薦北下云主人答拜答賓北面之拜也賓坐取觶還東面下不得有拜字故注但云還東面就其位況賓取觶未奠亦無持觶拜之理拜字不知何時誤衍宋本已然矣無賓兩拜主人答一次拜者凡拜皆北面戴說是也考下文旅酬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疏云如主人酬賓儀者長兄弟北面拜弟子奠於薦南長兄弟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奠於薦北揖復位此是賈氏由上節經文推出者還西面拜與上經還東面拜正同則戴氏所謂拜字誤衍者唐初本已有之但賈氏未能訂正耳

又案特牲旅酬用主人酬賓之觶發端無算爵用賓弟子兄弟弟子二人所舉之觶發端有司徹旅酬用二人舉觶於尸侑之尸觶發端無算爵用主人酬賓之觶發端是特牲之旅酬如有司徹之無算爵亦士禮殺於大夫之義也

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旅酬下爲上

廷堪案鄉射禮旅酬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

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燕禮旅酬更爵洗既尊者與卑者之爵不言易者旅酬下爲上故不言易而言更也）鄭氏此注即中庸旅酬下爲上之確解也考旅酬之禮惟飲酒始有之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此一定之節次也雖祭畢之飲酒亦然獻酒用爵（燕禮大射宰夫爲主人則用觶下爵一等也）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人酬酒用觶唯主人酬賓而已至於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也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於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

蓋獻酢酬所以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爲歡也如鄉
飲酒旅酬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此卽一人所舉之觶觶疏云前主人酬賓奠於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
立於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
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
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賓揖復席
此賓酬主人也又云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
方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此
主人酬介也又云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
降席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

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
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此介酬衆賓衆賓又以
少長爲次序相酬也鄉射旅酬同唯無介賓酬主人
後則主人酬大夫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又司
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與鄉飲酒
某子受酬異又云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
上亦較鄉飲酒爲詳蓋賓尊于主人主人尊於介鄉射則大夫
介尊於衆賓是以尊酬卑也鄉飲酒義云少長
以齒者如酬衆賓則先酬其最長者最長酬其次長
者以次而及最少雖以少長爲先後亦是以尊酬卑

也長尊於少今以長者酬少者故曰以尊酬卑燕禮公爲賓舉旅行酬坐
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
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
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
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經又曰公有命則不易不
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凡旅酬賓主之禮賓酬主人皆賓先卒觶然後實觶以授主人
此公酬賓是君臣禮故公卒觶不實觶但以虛爵授賓使自酌也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此公酬賓也又云賓以旅酬於西階
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
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經又曰若膳觶也則降更

觶洗升實散方壺之酒爲散散非膳尊也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
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此
賓酬大夫諸大夫兼三卿而言又以爵之尊卑爲次序相
酬也爲卿爲大夫舉旅行酬皆於西階上如初爲士
舉旅行酬亦如初大夫卒受者興以酬士於西階上
亦以士之尊卑爲次序也大射旅酬大略相同大射興以
酬賓注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亦旅酬下爲上之義蓋公尊於賓賓尊於
卿大夫賓雖大夫爲之然命爲賓則尊于卿矣卿大夫尊於士以公酬
賓以賓酬卿以卿酬大夫以大夫酬士亦是以尊酬
卑也此皆飲酒正禮之旅酬也特牲饋食禮主人酬

賓之觶奠於薦北、籩豆之左也賓取之奠於薦南、籩豆之右也賓位西階前東面故北爲左而南爲右俟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畢、至長兄弟衆賓長加爵及嗣舉奠後、兄弟弟子始於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觶蓋兄弟弟子先奠於薦南長兄弟取之奠於薦北長兄弟位阼階前西面則南爲左而北爲右此二觶皆旅酬之發端也。於是賓取主人酬賓之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此賓酬長兄弟也。又云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

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此長兄弟酬衆賓。衆賓又酬衆兄弟。兄弟各以尊卑少長爲次序而相酬也。長兄弟又取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蓋賓尊於衆賓、長兄弟尊於衆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酬卑也。有司徹旅酬則賓三獻後、使二人舉觶於尸侑、侑奠觶於右、不舉。尸舉一觶、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此尸酬主人也。有司徹是祭畢儐尸之禮略如飲酒尸如賓侑如介又云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此主人酬侑也。又云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此侑酬長賓也。又云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儐尸旅酬在堂上與特牲異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此衆賓與兄弟及私人。各以尊卑少長爲次序而相酬也。蓋尸尊於主人、主人尊於侑、侑尊於長賓、長賓尊於衆賓、兄弟及私人、亦是以尊酬卑也。此皆祭畢飲酒之旅酬也。比而觀之、豈非旅酬以尊酬卑、卽以

下爲上乎。鄭氏於鄉射注已詳言其義、且引中庸旅酬下爲上以證之、而於禮記中庸篇復注云旅酬下爲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弟子今本或作之子唯孔疏尚作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蓋旅酬唯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觶於其長爲下爲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於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事爲榮、非謂舉觶爲有事也。孔氏正義

不知引鄉射注博考禮經疏通證明但因文而妄爲
之說至中庸章句因舊注復增故逮及賤者使亦得
以申其敬也二語而鄭義益晦自是數百年來踵謬
襲謬不啻郢書燕說無有能辨正者矣
又案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之禮賓兄弟交錯其酬
無算爵疏云此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似下大夫
無旅酬疏說非也上經儐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
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此專謂無算爵也此經云賓
兄弟交錯其酬者謂旅酬也云無算爵者謂無算爵
也與上經爵無算承上文而言者不同考鄉射詳言

無算爵之禮鄉飲酒則但云無算爵不復及其儀節
亦此例是不儐尸未嘗無旅酬也
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
廷堪案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贊
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鼏沃盥設薦俎
者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注燕
乃及之是不及獻酒者不與旅酬也禮記鄉飲酒義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
者焉孔穎達亦引鄉飲酒記證少長以齒終於沃洗
是無算爵之節考鄉飲酒旅酬辯卒受者以觶降坐

奠于篚注辯辯眾賓之在下者鄉射旅酬辯遂酬在
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注
在下謂賓黨也是旅酬不及眾賓以下也燕禮大射
公爲賓旅酬云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卒受者
以虛觶降奠于篚爲卿爲大夫旅酬皆如初並不及
大夫以下至爲士旅酬始云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
階上酬士又云士旅于西階上辯注祝史小臣旅食
皆及焉蓋前主人獻士時祝史小臣師及旅食者皆
與故注云然也特牲饋食禮祭畢飲酒賓旅西階一
觶長兄弟旅阼階一觶並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

特牲記又云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前主人獻酒至
眾賓眾兄弟內賓而止故旅酬亦不及眾賓眾兄弟
內賓以下也有司徹旅酬尸主人侑相酬畢至于眾
賓遂及兄弟皆飲于上注上西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
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前主人獻酒辯
及私人故旅酬亦辯及私人也皆不及獻酒者不與
旅酬與鄉飲酒記合也亦有獻而不與旅酬者如鄉
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工獻笙大射不獻笙鄉射大射獻
獲者獻釋獲者是也獻工獻笙爲樂而獻獻獲者獻
釋獲者爲射而獻非正獻之禮故不與旅酬也燕禮

大射獻庶子獻左右正內小臣亦不與旅酬者獻庶子獻左右正內小臣在爲士旅酬之後也

凡旅酬皆拜不祭立飲

廷堪案鄉飲酒旅酬賓酬主人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及衆賓相酬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鄉射旅酬賓酬主人主人酬大夫大夫酬衆賓及衆賓相酬亦同燕禮公舉媵爵爲賓旅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又云賓以旅酬于西階上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又云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爲卿旅酬爲大夫旅酬爲士旅酬皆如之大射旅酬亦同特牲饋食禮祭畢飲酒賓酬長兄弟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經不云祭是亦不祭也又云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有司徹旅酬尸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又云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坐奠爵拜侑答拜不祭立飲又云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是旅酬皆拜不祭立飲也至於燕禮大射公爲賓旅酬賓坐祭立飲者臣與君行禮且膳酒也故雖旅酬亦祭若大夫辯受酬者則不祭矣

凡旅酬不洗不拜旣爵

廷堪案鄉飲酒旅酬賓酬主人不拜卒觶不洗賓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及衆賓相酬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鄉射旅酬賓酬主人卒觶不拜不洗賓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燕禮大射公爲賓旅酬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立卒

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非膳觶則不洗可知爲卿旅酬爲大夫旅酬爲士旅酬皆如之有司徹旅酬尸酬主人主人酬侑皆云卒爵不拜旣爵不云洗特牲饋食禮旅酬賓酬長兄弟經云賓立卒觶不云拜旣爵亦不云洗則皆不洗不拜旣爵可知也若燕禮大射公取大夫所媵爵以酬賓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燕禮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此卒觶亦拜者臣與君行禮故于卒觶時先拜然後公乃答拜也又云易觶興洗此酬賓之觶是膳觶故易之不敢襲君之爵也旣易之則必洗所以示新也故下

經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矣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

凡無算爵必先徹俎降階

廷堪案鄉飲酒禮二人舉觶畢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於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

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鄉射禮二人舉觶畢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於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於賓南

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此皆徹俎于旅酬之後無算爵之前者也燕禮立司正訖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注膳宰降自阼階以東親徹若者親）徹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大射儀射畢爲大夫舉旅酬訖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無俎）燕禮卿大夫降復位（疏云大夫雖無俎以賓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于堂上故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此皆徹俎于爲大夫旅酬之

後獻士之前者也獻士獻庶子禮殺故在徹俎後與無算爵同矣至于特牲饋食禮宗人告祭脀乃羞在旅酬之前有司徹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在旅酬之後則祭畢飲酒之禮不同於飲酒之正禮故也

凡無算爵皆說屨升坐乃羞

廷堪案鄉飲酒禮將行無算爵主人請坐于賓賓辭以俎注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

者疏云自旅以前立行禮是盛自此以後無算爵坐行禮謂之殺至徹俎畢說屨揖讓如初如初如一人舉觶時升坐注說屨者為安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今文說為稅疏云凡堂上行禮之法立行禮不說屨坐則說屨又云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者案曲禮云上於東階則先左足上於西階則先右足鄭注云近於相鄉敬也案玉藻著屨之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今說之亦北面鄉階主人先坐左賓先坐右亦取近於相鄉敬之義也乃羞注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疏云骨體貴人不食故云致敬胾醢賤人所食故云盡愛也無算爵注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無算樂

注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是無算爵皆說屨升坐乃羞也鄉射禮徹俎畢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與鄉飲酒同燕禮徹俎畢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注燕此先獻大夫所薦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乃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大射儀徹俎畢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是燕禮大射無算爵說屨升坐乃羞亦與鄉飲酒鄉射同唯鄉飲酒鄉射升坐後即行無算爵燕禮大射升坐後先獻士始行無算爵為異耳又鄉射疏云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戶內其餘說屨於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舄在堂矣亦與鄉飲酒鄉射異也至於特牲饋食禮無算爵本于階下行之故無說屨升坐之文

祭畢飲酒禮殺故也不云乃羞者前旅酬時已羞也有司徹儐尸之禮無算爵雖行於堂上然亦祭畢飲酒故不云說屨升坐但於是時羞庶羞而已其於特牲無算爵雖有堂上堂下之分而其為禮殺則一也不儐尸之禮羞庶羞在賓自酢後亦與特牲異也

凡無算爵不拜唯受爵於君者拜

廷堪案鄉飲酒鄉射旅酬以前燕禮大射為大夫舉旅行酬以前皆是立行禮禮盛故拜至無算爵時則坐行禮禮殺故不拜考鄉射禮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即前二人所舉之觶注二人謂

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於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　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注復與之者燕以飲酒爲歡辭乃止主人之意也　無算樂、是無算爵皆不拜也以鄉射推之則鄉飲酒無算爵是賓與介取奠觶餘當與鄉射儀同、經不云者文不具也燕禮大射無算爵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

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又云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是燕禮大射無算爵亦不拜也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長皆奠觶於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注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有司徹賓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不賓尸之禮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經雖不云不拜準以飲酒正禮則皆不拜可知也唯受爵於君者始拜燕禮大射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

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是酌膳進公公不拜也又云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不降階拜者禮殺也　公答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大射無爵字　興授執散爵者燕禮無者字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大射無爵字　於公者拜然亦降席拜而不降階拜則已殺於旅酬之禮矣鄉射無算爵受酬者不拜受注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而燕禮大射受君之酬則拜者君尊異於常人也又燕禮大射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燕禮無賓及諸公四字　卿大夫

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大射作小臣正　辭公答再拜大射無再字　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大射作反位　此則命徹冪之拜而非無算爵之拜此拜亦降階拜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示禮有終也注升不成拜於將辭正臣禮

凡無算爵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

延堪案鄉射禮無算爵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注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此旅酬即指無算爵　不以己尊於人也其末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

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
辯降復位又云執觶者皆與旅注嫌已飲不復飲也
上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
主人之贊者卽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贊者西面北
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
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者蓋據鄉飲酒
義終於沃洗者言之也以此推之則燕禮大射執膳
爵者執散爵者亦皆與於無算爵也特牲饋食記宗
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有司徹遂
及私人爵無算是祭畢飲酒堂上堂下執事者皆得

與於無算爵與飲酒之正禮同也中庸云旅酬下爲
上所以逮賤也鄭注謂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
榮亦謂宗廟之中堂上堂下雖執事之賤者亦得以
與於無算爵爲榮也

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

廷堪案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凡奠者於左注不飲
者不欲其妨又云將舉者於右注便其舉也注謂不
飲卽不舉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祭脯醢舉奠
爵於薦西賓席南面薦西卽薦右也此因祭俎而奠
爵故奠于薦右爲將卒爵也主人酬賓坐奠觶於薦
西凡獻酢之爵皆授受酬酒之觶則奠之奠於薦右
欲賓舉也又云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卽薦左示不舉
也注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一人舉觶於賓爲旅
酬始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
上拜送賓坐奠觶於其所注所薦西也賓仍奠觶于
薦西者疏云待作樂後立司正賓乃取此觶以酬主
人以其將舉故且奠之於右也二人舉觶於賓介爲
無算爵始鄉射無介則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大夫卽遵者禮記鄉飲酒義作僎鄉射又云若
無大夫則唯賓亦一人舉觶也蓋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
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於

其所介席西階上東面以南爲右故云薦南奠之若
鄉射之大夫席於賓東南面則皆以薦西爲薦右也
賓介仍奠於薦右者亦示將舉也燕禮大射主人獻
賓賓將祭俎亦先奠之於薦右爲將卒爵也主人酬
賓賓奠於薦東酬酒不舉也皆與鄉飲酒鄉射同是
皆將舉者奠於右不舉者奠於左也亦有將舉奠於
左者燕禮主人酬賓後二大夫媵爵於公爲賓舉旅
發端主人獻卿之後二大夫又媵爵於公爲卿舉旅
發端爲大夫舉旅亦舉此媵爵主人獻士之後賓媵觚於公爲士
舉旅發端皆云奠於薦南公席阼階上西鄉則薦南

爲薦左此媵爵將舉而奠於薦左者注云不敢必君
舉也特牲饋食禮祭畢主人獻賓酌酢之後主人酬
賓奠觶於薦北賓位西階前東面則薦北爲左薦南
爲右此一觶嗣舉奠之後賓取以酬長兄弟爲旅酬
之始是將舉之觶而奠於薦左者注云行神惠不可
同於飲酒也賓取此觶奠於薦南者既以示將
舉亦質文相變之義也此舉西階一觶也爲旅酬發
端下文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
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舉阼階一觶也亦爲
旅酬發端長兄弟位阼階前西面則以薦南爲左薦

禮經釋例 卷四 三

北爲右矣至於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爲
無算爵發端則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注於薦右非
神惠也竊謂旅酬之觶主人奠於薦左者當亦如燕
禮二大夫媵爵於公奠於薦左之意不敢必賓舉也
賓取觶奠於薦右者示將舉也旅酬重於無算爵故
其儀繁無算爵輕於旅酬故舉觶者徑奠於薦右其
儀簡也觀下文長皆奠觶於其所可見蓋皆以相變
爲禮注以行神惠非神惠解之似與禮例不合
恐均於室中神惠均於在庭卒人三獻正爵則更無確見矣有司徹主人酬尸尸
北面坐奠爵于薦左此不舉者奠於左儐尸如飲酒

〔七〕

之例也主人酬長賓於堂下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此觶至旅酬後與兄弟之長交酬爲無算爵發端是
將舉之觶而奠於薦左者相變也又二人舉觶於尸
侑爲旅酬發端侑奠觶於右蓋雖舉尸侑二觶實止
用尸一觶酬於下故侑此觶雖不舉亦奠於右示猶
舉也注以爲神惠右不舉恐非唯有司徹主人受尸
酢將祭俎先奠之於薦左注神惠變於常是也主人
受尸酢將舉者奠於左則主人獻尸將舉者亦奠於
左矣

又案醴不卒爵故皆奠於薦左士冠禮賓醴冠者冠

禮經釋例 卷四 三

者奠觶于薦東注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
舉者於左醴子之席筵於戶西南面故注以薦東爲
薦左也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賓者卽使卽筵坐奠于薦
左注薦左籩豆之東薦卽籩豆也賓席亦南面故注
以薦左爲籩豆之東也舅姑醴婦奠于薦東婦席戶
牖間南面也聘禮主君禮聘賓賓北面奠于薦東注
糟醴不啐考禮之通例士冠士昏皆啐醴此經上文
亦云坐啐醴注云不啐蓋傳寫之誤當作糟醴不卒
爵則與奠于薦東經文相應也又士冠禮醮用酒冠
者奠爵于薦東此禮雖用酒不用醴亦但啐酒而已

不卒爵與醴同異於飲酒正禮。故亦奠于薦左也

凡君之酒曰膳臣之酒曰散

廷堪案膳謂瓦大之酒公之酒也散謂方壺之酒臣之酒也（瓦大大射作瓦甒）惟燕禮大射有之故無算爵時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膳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盖禮盛者酌膳酒明君臣共之也禮殺者酌散酒示臣不敢並君也考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升酌膳者尊賓也賓酢主人亦引酌膳者宰夫代君為主人也主人獻卿升酌散者辟賓也獻卿既酌散則獻大夫獻士獻庶子獻工獻笙獻（大射不獻笙）之屬皆酌散可知經不云酌散者文不具也主人獻公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經既云象觚則所酌者亦膳酒也主人酬賓先酌散者自飲也自飲畢復酌膳酬賓者代君行禮也二人媵爵于公先酌散者亦自飲也自飲畢復洗象觶升實之者唯公所賜也公為賓舉旅卒爵後以虛爵授賓賓仍酌膳者承君賜也賓卒觶後實散酬大夫者非君賜不敢酌君之酒也賓媵觚于公先酌散自飲畢復洗象觶酌膳者此觶為士舉旅行酬之始故其禮與前二人媵爵同也立司正酌散者司正卑故禮殺也

燕禮主人自酢于公酌膳者燕禮主於飲酒故酌君之酒也大射主人自酢于公酌散者大射主於射故不敢飲君之酒也又大射飲不勝者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者亦禮殺也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僕人師洗升實觶經不云酌散則亦酌散可知也若飲公則侍射者先酌散自飲訖復酌膳俟公卒爵後侍射者又酌散自飲謂之夾爵蓋侍射者賓也公不勝則賓如媵觶之禮復多飲一夾爵也獻服不及釋獲者皆兩壺獻酒（注獻讀為沙）士旅食者則兩圜壺亦散酒之屬也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無膳尊無膳爵異國之臣不同於已之臣故降尊以就卑也

凡食禮初食三飯卒食九飯

廷堪案公食大夫禮為賓設正饌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則賓祭正饌為賓設加饌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則賓祭加饌祭畢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公辭者辭賓降也賓辭者辭公之親臨己食也）又云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賓三飯以湆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又云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三飯則一飲注謂

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是初食三飯也。又賓受侑幣出復入門左揖讓升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吳氏廷華曰上三飯乃飲此三飲則九飯也。合正食則十二飯矣是卒食九飯也。初食在侑幣前故三飯卒食在侑幣後故九飯禮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即此意矣

又案前設正饌告具于公後設加饌告備于公敖氏繼公曰此言備者備周于具竊謂備即是具似不必分別若謂備周于具不應加饌反周于正饌也

凡設饌以豆為本

廷堪案聘禮設飧堂上之饌八西夾六注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疏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鄭云凡饌以豆為本。考士昏禮贊者設醬於席前此為壻設饌也設醬畢乃薦菹醢二豆設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黍稷二敦至末始設湆又云設對醬於東此為婦設饌也設醬畢乃薦豆設敦與壻饌同三俎及湆則夫婦共之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注以其為饌本設醬畢乃薦豆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簠設簠畢乃設湆設湆畢乃設鉶士虞禮陰厭贊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敦設敦畢乃設鉶特牲饋食禮陰厭同少牢饋食禮陰厭薦豆畢設俎設敦次序亦同唯兩鉶至尸入飯時始設之為小異也是設饌之時有醯醬之豆則先設醯醬之豆無醯醬之豆則先設菹醢之豆也聘禮歸饔餼堂上之饌先設豆次設簋次設鉶次設簠次設壺兩夾之饌亦然蓋歸饔餼之禮雖變於親食賓之禮而其以豆為本之例則未嘗變也

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

廷堪案公食大夫禮正饌公設醯醬宰夫薦豆六設于醬西士設俎於豆南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大羹湆公設之於醬西宰夫設鉶四於豆西飲酒實於觶設於豆東士虞禮設饌陰厭贊薦菹醢俎入設於豆東贊設二敦於俎南設一鉶于豆南特牲饋食禮設饌陰厭主婦薦兩豆俎入設于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兩鉶芼設于豆南祝酌奠設于鉶南少牢饋食禮設饌陰厭主婦薦豆佐食設俎主婦設黍稷祝酌奠皆正饌先設用俎豆也公食大夫禮加饌

賓祭正饌畢公始設飯粱宰夫膳稻於粱西上羞庶羞設於稻南士虞禮尸入九飯時黍羹湆自門入設於鉶南胾四豆設於左特牲尸入九飯時設大羹湆於醢北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注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膮炙胾醢少牢尸入十一飯時上佐食羞兩鉶又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注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皆加饌後設用庶羞也公食大夫大羹湆在正饌士虞特牲大羹湆在加饌公食大夫加饌有稻粱士虞特牲少牢加饌無稻粱賓客之禮與祭祀之禮相

變也公食大夫士虞特牲鉶羹皆在正饌少牢鉶羹在加饌者少牢無大羹故以鉶羹易之也聘禮歸饔餼膷臐膮蓋陪牛羊豕注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堂上及兩夾之饌設鉶畢始設簠注簠不次簠者稻粱加也是加饌有稻粱與公食同也士昏無加饌者尙質也

凡初食加饌之稻粱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

廷堪案公食大夫禮賓初食佐擁簠粱右執湆以降此簠粱卽前設加饌時公所親設之飯粱也此湆卽前設正饌時公所親設之太羹湆也又云賓三飯以湆醬注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此醬亦前設正饌時公所親設之醯醬也加饌之簠粱正饌之湆與醯醬皆公所親設故先食之言粱則兼稻言湆醬則兼俎豆經不言者非公親設故也注不言其餚優賓疏云任賓取之是優賓也餚卽牲體之屬矣此食加飯也又賓卒食會飯三飲注卒巳也會飯謂黍稷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又云不以醬湆注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湆或時後用此食正飯也考注云加飯卽

稻粱也正饌卽俎豆也正飯卽黍稷也賓初食用加飯之稻粱佐以正饌之俎豆卒食用正飯之黍稷佐以加饌之庶羞故云互相成也

凡正饌醯醬大羹湆加饌簠粱皆公親設

廷堪案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注醯醬以醯和醬也又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公設之於醬西是正饌之醯醬太羹湆皆公親設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注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是加饌

之簠粱亦公親設也敖氏繼公曰公設之示親饋也故賓初食時用正饌之湆醬及加饌之簠粱卒食後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皆因公親設之故也湆西者卽前公所設正饌之大羹湆也正饌以大羹湆爲上加饌以簠粱爲上正饌在中席已東太羹湆在正饌之西加饌在中席已西飯粱在加饌之東故云於湆西也兩饌之間容人下經云賓北面自間坐注由兩饌之間也兩饌卽所謂正饌加饌也

凡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公親臨食必辭之

廷堪案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注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也疏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敖氏繼公曰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爲禮也又大羹湆公設之於醬西賓辭坐遷之注亦東遷所疏云言亦者亦前醬東遷所以醬既東遷所今於醬西遷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處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注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是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也正饌東遷加饌西遷則中間可以容人矣又賓初食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注辭公者爲其尊而親臨已食待食饌者之事又賓卒食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是公親臨食必辭之也皆尊不敢當之意

凡食禮有豆無籩飲酒之禮豆籩皆有

廷堪案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士設俎于豆南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大羹湆公設之于醬西宰夫設鉶四于豆西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

宰夫膳稻于粱西士羞庶羞（庶羞十六豆上大夫則二十豆）經皆無薦籩之文是食禮有豆無籩也士昏禮婦至設饌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此設婦饌也）菹醢在其南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此卽如食禮正饌）士虞禮陰厭贊薦菹醢俎入設于豆東贊設二敦于俎南（此如食禮正饌）又尸入飯前黍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此如食禮加饌）特牲饋食禮陰厭主婦薦兩豆俎入設于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及兩鉶芼設于豆南（此如食禮正饌）又尸入飯前設大羹湆于

醓北、三飯後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有醓此如食禮加饌
少牢饋食禮陰厭主婦薦自東房、四豆菹醢各二司士設俎、
在豆東主婦設四敦于俎南二黍稷此如食禮正饌又尸入飯
前上佐食羞兩鉶尸三飯後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
醢亦用瓦豆共四豆設于薦豆之北、此加饌有鉶無大羹前陰厭無鉶與
士禮異昏禮設饌祭禮尸飯皆用黍稷蓋食禮之屬故
亦有豆無籩也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
獻介皆薦脯醢設折俎、脯籩醢豆此主人獻衆賓獻工獻
笙皆辯有脯醢鄉射禮同唯無介遵入薦脯醢設折俎燕禮主人
獻賓獻公皆薦脯醢設折俎、賓酢主人未薦至獻大夫後乃薦于洗北主

人獻卿薦脯醢主人辯獻大夫遂薦之薦脯醢也獻工獻
笙辯有脯醢主人獻士既獻乃薦士有事者則先薦祝史小
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大射同、唯獻庶有俎不獻笙為異及是飲
酒之禮豆籩皆有也士冠禮醮用脯醢士虞禮主人
獻祝薦菹醢主婦獻祝籩燔從又主婦亞獻自反兩
籩棗栗設于會南豆巳設于陰厭時特牲饋食禮主人獻祝
設菹醢主婦獻祝籩燔從獻佐食不薦但有俎禮殺又主婦亞獻
設兩籩豆巳設于陰厭時又主人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衆賓
薦俎設于其位少牢主婦亞獻不薦籩者至儐尸時始薦也又主人獻祝薦兩豆菹醢不
用脯醢略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薦四豆四籩主人獻侑、

主婦薦二豆二籩主人受尸酢主婦薦二豆二籩主
婦受尸酢婦贊者薦二豆二籩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人皆用羞籩
主人獻長賓宰夫薦脯醢設俎辯獻衆賓獻兄弟獻
內賓獻私人皆有薦脀不儐尸之禮主婦二獻薦四
籩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致爵于主婦皆薦二豆二
籩冠禮之醮祭禮之獻酢皆用酒蓋飲酒之屬故亦
豆籩皆有也至于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
賓贊醴婦聘禮主國之君禮聘賓皆薦脯醢者醴亦
酒之類也

凡食賓以幣曰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

廷堪案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若不親饗則公作
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但言饗食不言燕燕
輕無酬幣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
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揖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
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
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
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然後賓復入門左升堂卒食此侑幣也蓋食禮盛於
燕禮故有束帛有庭實也士冠禮冠畢乃醴賓以壹
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

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此酬幣也醴賓而有束帛庭實（儷皮即庭實）者亦較飲酒之禮爲盛也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又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此饗禮但云束錦不云庭實者蓋昏禮之饗殺于諸侯大夫故也聘禮致饗以酬幣注云禮幣束帛乘馬是饗禮有庭實也敖氏繼公曰酬幣侑幣皆束錦亦有庭實

又案陳氏祥道曰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春秋之時蔡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是饗有酬幣也禮器琥璜爵鄭氏以爲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虢公晉侯皆玉五瑴馬三匹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束錦則侑幣固有差矣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名也陳氏此說蓋旁通傳記推而言之其實饗禮篇亡禮經可考者唯士昏及聘禮數語而已左傳莊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饗謂饗禮醴謂醴賓馬者蓋謂饗及醴賓之庭實故聘禮禮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也杜預注以爲行饗禮先置醴酒恐誤士昏禮婦見舅姑贊醴婦婦饋舅姑舅姑饗婦亦分醴饗爲兩事

凡燕禮使宰夫爲主人食禮公自爲主人

廷堪案燕禮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云按禮記燕義云宰夫爲獻主是也大射之先行燕禮

亦然是燕禮使宰夫爲主人也公食大夫禮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入門升階拜至設饌皆公與賓行禮是食禮公自爲主人也公設正饌之醯醬加饌之飯粱皆宰夫授之以下皆宰夫與士設之則食重於燕可知又聘禮記燕則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然則燕與國之臣亦宰夫爲主人也蓋君與臣行禮不敵故使宰夫獻若兩君相燕亦自爲主人如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以齊侯宴是也至於二十七年傳公如齊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杜氏曰比公於大夫也然則昭公失國齊侯不以兩君之禮待之矣

又案食重於燕不獨公自爲主人及宰夫爲主人之別也食禮有幣燕禮無幣食行於廟燕行於寢食牲用太牢燕牲用狗食使大夫戒賓燕於庭命賓皆其例矣萬氏斯大乃謂食禮視燕禮爲輕則誤甚饗禮篇亡不可考其禮盛則又重於食焉

又案燕禮記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見魯語此之謂也君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疏云此謂與已臣子燕法也又聘禮記燕則上介

爲賓注介大夫也雖爲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疏云謂兩君相見兩大夫兩士以上則主人親獻也蓋君燕臣必別立賓別立主人若敵者雖大夫士亦自爲主人也

禮經釋例卷四終

禮經釋例卷五目錄

飲食之例下

凡醴皆設柶用籩豆
凡醴皆用觶不卒爵
凡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謂之祭醴三
凡酌而無酬酢曰醮
凡執爵皆左手祭薦皆右手
凡祭薦者坐祭俎者興祭薦者執爵祭俎者奠爵
凡祭薦不捝手祭俎則捝手
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嚌肺

不盛者不嚌肺
凡祭皆于豆籩之閒或上豆之閒
凡餕者亦祭
凡飲酒君臣不相襲爵男女不相襲爵
凡脯醢謂之薦出自東房
凡牲皆用右胖唯變禮反吉用左胖
凡牲二十一體謂之體解
凡牲七體謂之豚解
凡肺皆有二一舉肺一祭肺
凡牲殺曰饔生曰餼饔之屬皆陳于堂上下餼之屬皆

陳于門內外

凡食于廟燕于寢鄉飲酒于庠

共十八例

附周官九祭解一篇

儀禮釋牲上下二篇

禮經釋例卷五目錄

禮經釋例卷五

歙淩廷堪次仲學

飲食之例下

凡醴皆設柶用籩豆

廷堪案士冠禮賓醴冠者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注葉柶大端又賓授醴于戶東加柶面枋冠者筵西拜受觶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主人女父也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賓使者也此皆酌者面葉以授醴者所以然者醴者尊不自酌必由酌醴者授之凡訝受皆對面相

授受酌醴者面葉以授醴者則醴者始得面枋以授受醴者受醴者受之乃得前其葉以扱醴而祭也士昏禮舅姑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此則酌者面枋徑授受醴者所以然者舅姑益尊不自酌併不自授徑由酌者授之故面枋以便受醴面葉而祭也亦有酌者由醴者轉授而面枋者聘禮主國之君禮聘賓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注不面擸擸卽葉也不訝受也疏云公西面向賓宰夫自東箱來醴尊皆在房中唯聘禮在東箱在公傍側並授與公故不面擸也凡

竝受皆竝面相授受宰夫與公皆西面故面枋授公
公亦面枋授聘賓（此授聘賓是訝受）而聘賓受醴亦得面葉
而祭也醴有糟與酒不同故用柶也士冠禮賓醴冠
者薦脯醢士昬禮女父醴使者贊者薦脯醢又贊醴
婦薦脯醢聘禮禮賓宰夫薦籩豆脯醢聘禮記禮不
拜至薦脯五職祭半膱横之是醴皆設柶用籩豆也
聘禮記言脯不言醢者舉籩以該豆也
又案聘禮宰夫實觶以醴注君不自酌尊也考士冠
禮賓禮冠者士昬禮女父醴使者皆不自酌而用贊
者酌之至士昬禮舅姑醴婦則贊者酌之亦贊者授

之是醴不自酌蓋禮經之通例如此非獨聘禮宰夫
實醴授公爲尊君也又士冠禮乃醴賓注醴賓不用
柶泲其醴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
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此注蓋據內則言
之禮經無醴不用柶之文也又疏云質者謂若冠禮
禮子之類故以房戶之間顯處設尊也考醴尊皆設
于房中聘禮醴尊則設于東箱皆不于房戶之間疏
說非矣

凡醴皆用觶不卒爵

廷堪案士冠禮賓醴冠者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
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士昬禮
女父醴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
拜主人答拜賓卽筵奠于薦左（賓南面薦左卽爲東也）又舅姑
醴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一贊
（拜者兩拜是爲俠拜）奠于薦東聘禮主君醴聘賓庭實設降筵
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擸卽葉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擖集韻擖擸同）坐啐
醴公用東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是凡醴皆用觶但
啐之而已不卒爵也舅姑醴婦降席東面坐啐醴賓
醴冠者但云筵末坐啐醴不云東面女父醴使者西
階上北面坐啐醴主君禮聘賓但云北面坐啐醴不

云西階上皆文不具也士昬聘禮皆云建柶唯士冠
作捷柶開成石經亦作建柶蓋後人因釋文而誤改
當從石經也醴事質如羹之有大羹湆酒之有明水
故啐而不卒爵從其質也至於主君禮聘賓有庭實
用束帛與冠昬不同者蓋國君之禮又盛矣
又案士昬記父醴女而俟迎者注父醴之于房中南
面蓋母薦焉重昬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
壻此數語直可補經識者謂鄭氏注精確處與經並
行良不誣也

凡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謂之祭醴三

廷堪案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禮使者又舅姑醴婦聘禮主君禮聘賓皆云以柶祭醴三考士昏記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敖氏繼公曰始扱一祭又扱則再祭示隆殺也一扱而可以再祭則柶葉如勺矣聘禮記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注卒謂後扱卽此祭醴三也疏云禮成于三始祭禮之初故云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爲兩祭故云又扱再祭是爲三祭也凡祭醴之法皆然經但云祭醴三而注無文者以見於士昏記及聘禮記故也

凡酌而無酬酢曰醮

廷堪案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注酌而無酬酢曰醮疏云醮太古之初自然質無酬酢酒本有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醮也士昏記庶婦則使人醮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考酒事文也有獻有酢有酬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特牲少牢祭畢飲酒之屬皆是也醴事質也無酬無酢如昏禮聘禮禮賓及賓醴冠者贊醴婦之屬皆是也若醮唯冠昏二禮有之雖用酒而於醴事相近經皆不云酬酢故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醮也士冠禮有醴有醮故有醴辭又有醮辭禮記冠義云醮於客位此言用醮者也士昏記父醴女而俟迎者又云父醮子而命之辭石經無辭字昏義云父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女用醴而男用醮亦質文相變之意也又案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荀子大略篇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與禮經同足徵荀子之書所述者皆周孔之微言矣

凡執爵皆左手祭薦皆右手

廷堪案士冠禮用醴及醮用酒之儀皆冠者卽筵坐卽筵醮用酒經作升筵左執觶右祭脯醢用醴執觶祭薦之儀與酒同唯有柶無折俎爲異耳士昏禮女父禮使者賓卽筵坐左執觶祭脯醢注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贊醴婦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聘禮主君禮聘賓賓祭脯醢皆用醴之儀聘禮不云右祭者文不具也注見昏禮使者中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獻賓皆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執爵大射儀作執觶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坐左執爵祭脯醢注祭脯醢者以右手疏云此經左執爵明祭用右手是以鄉射亦云右祭脯醢此皆飲酒

之禮也祭脯醢者皆右手取祭脯擩于醢祭之特牲饋食禮尸入九飯之前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主人初獻尸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尸酢主婦主婦左執爵右撫祭少牢饋食禮主人獻尸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尸酢主人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右受佐食謂右手受墮祭于佐食有司徹不儐尸禮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遂祭籩又賓致爵于主婦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此皆祭時之禮也有司

徹主人獻尸尸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閒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閒主人獻侑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主婦受尸酢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人獻長賓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擩于醢祭之此皆祭畢儐尸之禮也儀並與飲酒同至于士虞禮主人獻祝祝左執爵祭薦特牲饋食禮尸醋即酢字主人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又主人獻祝祝左執角祭豆又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左執爵祭薦祭畢主人獻賓賓左執爵祭豆有司徹主人受尸酢左執爵祭豆籩主婦獻尸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主婦獻侑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不儐尸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其祭亦皆是右手經注不云右者可知也又案特牲饋食禮尸醋主人主人左執角祭酒啐酒尸酢主婦主婦左執爵祭酒啐酒有司徹主人獻尸侑尸侑祭酒皆左執爵執爵既用左手則祭酒亦必用左手矣

凡祭薦者坐祭俎者興祭薦者執爵祭俎者奠爵

延堪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注興起也鄉射禮主人獻賓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二禮並同唯鄉飲酒繚祭鄉射絕祭爲小異耳祭肺用兩手故必奠爵俎高于豆故必興祭用右手執肺本用左手也取肺與祭肺乃坐祭畢加俎又興也燕禮大射儀主人獻賓皆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主人獻

公皆云公祭如賓禮唯燕禮膳宰贊授肺大射儀庶
子贊授肺較賓爲隆盇卽周官大祝九祭之共祭也
後鄭大祝注共猶授也餘皆無俎大射儀主人獻卿乃薦脯醢
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
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燕禮卿無俎
而大射儀有俎者注謂射禮尊也不嚌者自貶于君
至于獻大夫以下亦皆無俎與燕禮同也公食大夫
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
祭注云賓興受坐祭重牲也士虞禮主人獻祝祝奠
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特牲饋食禮主人獻

祝又云奠角者文不具也又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
人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
嚌之興加于俎主人獻賓但不贊祭餘皆同有司徹
主人獻尸司馬羞羊肉湆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
嚌之興反加于俎主人受尸酢司馬羞羊肉湆主人
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此
祭畢儐尸之禮尊主人故與尸同也主婦受尸酢奠
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主婦受尸酢與獻
侑同唯主婦祭肺奠爵爲異耳又不儐尸之禮主婦
致爵于主人及賓致爵于主婦皆左執爵右祭豆籩

後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以上並祭爲
者坐而執爵祭俎者興而奠爵盇祭薦祭俎之正禮
也
又案亦有祭俎不奠爵者大射儀司馬獻服不卽鄉射獲
者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注祭俎不奠爵不備禮又
司射獻釋獲者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興取肺坐祭注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鄉射司馬
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皆設折俎有祭亦不奠爵如
大射儀也有司徹主人獻尸次賓授七湆尸興左執
爵右取肺坐祭之主人獻侑侑祭豆籩畢興左執爵

右取肺坐祭之主人受尸酢祭與獻侑同又主婦獻
侑主人獻長賓侑賓祭肺皆不奠爵盇祭畢儐尸殺
于飲酒正禮故祭俎不奠爵唯主人獻尸及主人受
尸酢至司馬羞羊肉湆時祭肺始一奠爵也此皆禮
之殺者亦有祭俎不興者士虞禮尸入坐佐食舉肺
脊三飯佐食舉幹注幹脅也又三飯舉骼又三飯舉肩尸
皆坐受振祭嚌之不興尸坐之後經不云興故知不興也特牲饋食
禮尸入坐舉肺脊亦佐食舉以授尸三飯舉幹又三飯舉骼
又三飯舉肩少牢饋食禮尸入坐上佐食舉尸牢肺
正脊以授尸張氏爾岐曰吳氏云授尸下有尸受祭肺四字今案唐石本亦無四字唯下文

食舉疏云云舉牢肺正脊也者上文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祭肺明今食先云食舉是上牢肺正脊也據此文則賈作疏時經文尚有尸受祭肺四字故疏云然也三飯舉牢幹又食舉魚又食舉腊肩又食舉牢骼又食告飽祝侑之後尸又食舉牢肩告飽祝侑之後尸又三飯亦皆坐受振祭嚌之不興與士虞禮同唯祭畢士虞賓于篚特牲少牢加于肵俎為異尸祭俎不興者尊尸也此皆禮之隆者再考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亦禮之隆而祭俎亦興者事人之禮不同于事鬼神也至于祭畢儐尸于堂則以人道事尸與在室中者不同故祭俎亦興也

又案祭薦者以右手取祭脯擩于醢而祭于豆間用一手故不奠爵籩豆卑故不興脯乾肉故不挩手鄉飲酒記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鄉射記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注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祭橫于上殊之也于人為縮又鄉飲酒記注引曲禮曰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疏云膱長尺二寸則祭半膱者長六寸引曲禮者見設之皆橫于人前疏謂橫于人前者指薦脯也注謂于人為縮者指祭脯也祭脯縮于人前者為其便于取之擩醢而祭也鄉飲酒主人獻賓

祭薦畢奠爵于薦西疏云為取肺奠之將舉故奠于右禮記少儀云取俎進俎不坐是以取時奠爵興至加于俎又興也賈氏引少儀者蓋亦據經文祭俎之正禮而言

又案鄉飲酒禮賓祭俎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注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疏云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言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繚絕

兼有但禮篇亡無以知也案周禮大祝云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注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大夫以上為繚祭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為之臣在君前故不為繚祭皆為絕祭也繚祭絕祭注疏之說甚明經文云弗繚考說文弗撟也其義亦可與經注相證張氏爾岐曰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大夫以上威儀多乃繚士則否經文言弗繚以賓固士也直以弗繚作不繚解與注疏異矣

凡祭薦不捝手祭俎則捝手

廷堪案祭薦不捝手說見上祭俎則捝手者考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皆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捝手然後執爵祭酒此見之於嘉禮者也特牲饋食禮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及主人獻賓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賓致爵于主婦亦皆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捝手然後執爵祭酒此見之于吉禮者也蓋祭肺或繚祭或絕祭並禮之盛用兩手故必奠爵捝手也亦有祭俎不捝手者大射儀司馬獻服不司射獻釋獲

者皆不奠爵不捝手鄉射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亦同不奠爵用一手則非繚祭絕祭可知禮殺不敢備也士虞禮主人獻祝祝奠爵祭肺特牲主人獻祝祝執角祭肺皆不捝手少牢祝俎無肺禮更殺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獻侑主人獻長賓祭俎皆不捝手亦不備禮也至于士虞特牲尸入九飯舉肺脊幹骼肩少牢尸入十一飯舉肺脊幹骼肩舉幹後又舉魚與腊肩方士禮為盛尸皆不捝手者有佐食授之侑尸也燕禮公祭俎膳宰贊授肺大射公祭俎庶子贊授肺經並云祭如賓禮不云捝手與否既云祭如賓禮或亦捝手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捝手此有贊者授之而亦捝手則燕禮大射公祭俎皆捝手可知矣

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嚌肺不盛者不嚌肺

廷堪案士冠禮醮用酒冠者祭酒興筵末坐啐酒若醴但啐之而已不卒爵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皆祭酒興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祭酒興席末坐啐酒主人獻公與賓同皆禮之盛者鄉射禮主人獻遵遵祭如賓禮不啐酒注殺於賓也燕禮主人獻卿遂祭酒

不啐酒鄉飲酒主人獻介不啐酒皆禮之殺者特牲饋食主人初獻尸尸祭酒啐酒尸醋卽酢字主人主人祭酒啐酒主人獻祝祝祭酒啐酒主婦亞獻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嗣舉奠皆同少牢饋食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主人獻祝賓長獻祝上餕嘏主人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獻尸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受尸酢皆祭酒啐酒士虞禮主人獻尸主人獻祝經並云祭酒嘗之嘗酒卽啐酒也亦皆禮之盛者特牲饋食主人獻佐食主人獻賓少牢饋食主人獻兩佐食主婦獻尸主婦獻兩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

長有司徹主人獻侑主人酬尸主人獻長賓上賓三獻皆祭酒不啐酒亦皆禮之殺者是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祭肺嚌之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祭肺嚌之皆禮之盛者鄉飲酒主人獻介不嚌肺鄉射禮主人獻遵不嚌肺大射主人獻卿不嚌肺注不嚌啐自貶於君燕禮卿無俎但不啐而皆禮之殺者士虞禮尸九飯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已受振祭嚌之特牲尸九飯同士虞特牲主人獻祝特牲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受尸酢皆祭肺嚌之亦皆禮之盛者少牢尸十一飯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經不云祭嚌者文不具也按疏下當有尸受祭肺四字有司徹主人獻侑主婦獻侑主人獻長賓皆祭肺不嚌肺亦皆禮之殺者是禮盛者嚌肺不盛者不嚌肺也鄉飲酒遵者入之禮若公則如賓禮啐酒嚌肺也大夫則如介禮不啐酒不嚌肺也蓋鄉飲酒鄉射之賓猶之燕禮大射之賓也有司徹祭畢儐尸之尸亦猶飲酒之賓也故皆啐酒嚌肺盛其禮燕禮大射之有公亦猶鄉飲酒鄉射之有遵也諸公爲遵則如賓禮故亦啐酒嚌肺尊之與賓同燕禮大射之有卿鄉射之有遵鄉射之遵不嚌啐則大夫爲之有司徹之有侑亦

猶鄉飲酒之有介也故不啐酒不嚌肺殺於賓及尸也鄉飲鄉射之主人有司徹之主人主婦皆尊故亦啐酒嚌肺如賓尸禮燕禮大射之主人則以宰夫爲之遠下于賓故不特不嚌啐併亦無俎但祭酒而已祝尊于佐食故特牲祝嚌啐佐食不嚌啐少牢祝啐酒佐食不啐酒也少牢祝及佐食俎皆無肺故不祭嚌嘉禮介與卿不嚌啐則卑於介卿皆不嚌啐也吉禮侑與賓不嚌啐則卑於侑賓皆不嚌啐也

凡祭皆于籩豆之間或上豆之間

廷堪案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注賓亦興受坐祭之于豆祭也此祭黍稷也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注賓亦每肺興受祭于豆祭此祭俎也祭飲酒于上豆之間此祭酒也皆于豆間祭之云上豆者正饌六豆故也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庶羞輕也自祭之于膷臐之間以異饌也庶羞亦實于豆膷臐膮三豆近賓則注所謂膷臐之間者亦上豆之間也士虞禮尸入九飯取菹擩

于醢祭于豆間特牲饋食尸入九飯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主婦亞獻祝贊籩祭尸受祭之注籩祭棗栗之祭也其祭之亦于豆祭少牢饋食尸入十一飯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之前少牢十一飯之前之祭為墮祭又名挼祭皆祝命之祭即周官大祝九祭之命祭也少牢經不云命者文不具也注云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者非也又後鄭大祝注引玉藻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為命祭亦非主人獻祝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麷蕡籩實也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間主人獻侑侑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主婦獻尸尸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主婦獻侑侑坐取糗脩兼祭于豆祭主婦受尸酢主婦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主婦獻祝祝取棗糗祭于豆祭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士昏禮女父禮使者賓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注凡祭于脯醢之豆間則

祭禮亦於豆間疏云此及冠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有脯醢則在籩豆之間此注不言籩及言豆者省文公食大夫及有司徹豆多者則言祭于上豆之間也據此是脯醢殽羞食羹酒醴之祭皆于籩豆之間或上豆之間也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諸經文不云祭于籩豆之間者文不具也

又案亦有祭不于豆間者公食大夫賓祭正饌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疏云上鉶之間祭者著其異于餘者餘祭于上豆之間賓祭加饌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注祭稻粱不以豆祭祭加宜于加張氏爾岐曰醬湆不得言加注偶誤粱是公所親設醬湆亦公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粱不于豆而於此耳張說是也然醬本豆實大羹湆實于鐙注瓦豆謂之鐙則醬湆間亦豆間但非前所祭上豆之間耳唯公食大夫祭鉶于上鉶之間為異蓋有司徹尸祭鉶亦于豆祭也公食有四鉶故云上鉶疏云扱上鉶辯擩則唯有一柶儐賓故用一柶少牢二鉶祭神故宜各有柶也考公食大夫之牲牛羊豕牛鉶二羊鉶豕鉶各一牲用一柶則當有三柶鉶用一柶則當有四柶今唯一柶故疏云然也

凡餕者亦祭

廷堪案士昏禮婦饋舅姑畢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特牲饋食禮尸出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餕（注古文餕皆作餕）佐食授舉各一膚又云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主人酳酳上餕酢主人主人坐祭卒爵少牢饋食禮尸出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又云餕者皆祭黍祭舉卒食主人酌酳皆祭酒卒爵是餕者亦祭也餕是殺禮亦祭者重尊者之餘也又士昏禮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又婦饋舅姑

婦餕舅媵御餕姑酳之皆不云祭者禮又殺也

又案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鄭注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考之禮經餕者亦祭此則云餕餘不祭故鄭氏云餕而不祭唯父之于子夫之于妻耳可謂深得經意疏復引熊氏說以申之尤為完密陳氏顥後說雖失經意尚知是祭食之祭前說直以為祭祀之祭則陋甚矣顧氏炎武亦以為祭祀之祭而不蒙上餕餘不祭之文其失與陳氏等蓋顧氏之學雖博而于禮經特疏故其言如此論語君賜食集註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亦誤以餕餘不祭為祭祀之祭

凡飲酒君臣不相襲爵男女不相襲爵

廷堪案燕禮主人洗象觚獻公畢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注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疏云獻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者不敢因君之爵又公舉大夫所媵爵酬賓卒觶後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所飲者象觶故賓必易觶也又主人獻士畢賓媵觚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公所賜者亦象觶故受者必更爵也大射儀主人獻公畢更爵洗升酌散（燕禮作膳）以降

酢于阼階下注更易也易爵不敢襲至尊（此注即以更為易與燕禮注不同說見下）又主人酬賓後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洗角觶升酌散卒觶後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公酬賓卒觶後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又射畢主人獻士後賓媵觶于公酌散卒爵後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此媵爵者自飲皆用角觶媵爵于公皆用象觶故受者仍更角觶始酬其他舉者不敢用尊者觶也（燕禮亦然）此皆

君臣不相襲爵者也。至于燕禮大射儀酬賓、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注不易、君義也、不洗、臣禮也、賓卒觶後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敖氏繼公曰公優所酬者、或使得用膳觶、而不可及乎其他、是以更用角觶受酬者得用象觶、蓋以君命之故、非常例也、特牲饋食禮主人致爵于主婦後、主人更爵酌醋、注、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又三獻謂賓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更爵酢于主人、注、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又主人洗獻內兄弟于房中、更爵酢、少牢饋食

禮主婦亞獻尸、卒爵、祝受尸爵、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答拜、注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又尸酢後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男女不相襲、故獻祝亦易爵也、有司徹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人畢、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將酢主婦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注易爵者、男女不相襲爵。又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卒爵、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酢主婦、又主婦獻祝、其酌如儐如儐如少牢禮也則亦易爵又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畢、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此皆男女不相襲爵者也。至于特牲饋食禮主

婦亞獻尸、酢如主人儀、注不易爵、辟內子、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以醋、注自酢不更爵、殺、蓋男女不易爵、皆禮殺之故、然則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醋、經不云易爵、亦禮殺也

又案敖氏繼公曰易觶謂更取角觶、或言更或言易互文耳、燕禮易觶洗、注、于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疏云上文主人獻公、更爵洗、下文賓酬卿、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是與尊者之爵言更此文易觶洗、是與卑者言易、又云下士舉旅、公坐取賓所媵觶、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

升酌膳、彼亦是尊者與卑者之爵、不言易而言更者旅酬下為上、尊前人、故不言易而言更也、又云特牲賓長致爵于主人主婦、言更爵酢者、欲得嘉賓美客以事其先、故言更、少牢不儐尸、致爵于主人主婦賓易爵酢者、大夫禮尊于賓、有君道、故言易、張氏爾岐曰易猶更也、注于更易二義太生分別、疏家援證雖多、亦未見確據、朱子經傳通解說同竊謂張氏之說是也、考大射儀主人獻公畢、更爵洗、注、更易也、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說、而疏文出於附會明矣

凡脯醢謂之薦、出自東房、

廷堪案薦卽脯醢也士冠禮始加醮用脯醢注凡薦出自東房疏云醴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薦者皆出東房故云凡以該之考士冠禮陳服于房中又云脯醢南上士東房西室云房中卽東房也鄉飲酒記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鄉射記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特牲饋食禮視濯豆籩鉶在東房又祭日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少牢饋食禮視濯少牢視濯卽于祭日與特牲異饌豆籩與篚于房中又云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又

陰厭主婦薦自東房此皆疏所已言者也公食大夫禮賓升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又云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又云主婦興取籩于房麷蕡又云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又主婦獻尸與入于房取糗與服脩執以出又主婦致爵于主人設糗脩如尸禮又主人獻長賓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又不賓尸之禮主婦亞獻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又云婦贊者執栗脯此皆疏所未言者也燕禮大射聘禮以及有司徹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獻侑

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獻祝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所薦籩豆經雖無文則皆出自東房可知也薦亦有不在東房者特牲記云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疏云謂衆賓兄弟之薦也在東堂是也簠簋鉶庶羞亦有在東房者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注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下文凡宰夫所設者皆在東房酒漿亦在東房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又宰夫膳稻于粱西少牢陰厭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又云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又興受贊者敦黍又興受贊者敦稷此簋

簋之在房者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少牢尸入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又云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特牲鉶在房中見上有司徹主婦獻尸入于房取一羊鉶又云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致爵于主人設二鉶如尸禮此鉶之在房者也有司徹及不賓尸之禮宰夫羞房中之羞此羞之在房者也此內羞故在房亦有不在東房者特牲視濯兩敦在西堂公食大夫士羞庶羞由門入升自西階是也若士虞禮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則是反吉非恆例矣

又案有司徹注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則內羞亦籩豆也內羞是穀物庶羞是牲物

凡牲皆用右胖唯變禮反吉用左胖

廷堪案鄉飲酒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肫胳肺皆右體進腠鄉射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皆右體也進腠注右體周所貴也此嘉禮用右胖也特牲饋食記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少牢饋食禮實鼎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注上右胖周所貴也又云司

士升豕右胖髀不升又將祭載俎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又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又云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此吉禮用右胖也是凡牲皆用右胖也既夕禮大遣奠陳鼎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豕亦如之注反吉祭也士虞記豚解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又云升腊左胖髀不升是變禮反吉始用左胖也至于特牲記賓骼注骼左骼也賓用左骼者下尸也有司徹侑俎羊左肩左肫又云豕左肩折侑用左體者亦下尸也主婦俎羊左臑主婦用左體者因阼俎無體故下主人也此皆禮之殺者故不用右胖也

又案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煑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士昏禮初昏陳鼎其實特豚合升去蹄注合升合左右胖升于鼎也士喪禮大斂奠陳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體升于鼎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故皆合升左右胖異於他禮也又士冠禮若殺注凡牲皆用左胖疏云特牲少牢皆用右胖少儀云大牢則以牛左肩折九箇爲歸胙用左則用右而祭之鄉飲酒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據周而言也

此云用左鄭據夏殷之法與周異也竊謂注凡牲皆用左胖當作右胖左字葢傳寫之誤疏以若不醴則醮用酒爲夏殷冠子之法故爲此說以遷就之不足信也陳氏祥道曰豚則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

凡牲二十一體謂之體解

廷堪案特牲饋食記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此九體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膞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注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

膞胳、股骨、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綍也此十一體也。疏云脊以前為正其次名脡、卻後名橫、此三脊之次序也疏又以代脅最在前、則正脅居中代脅在後矣此三脅之次序也司士升豕右胖同特牲九體少牢多脡脊代脅為十一體合左胖肱骨三股骨二、脅骨三為十九體加二瞉為二十一體皆體解也又鄉飲酒記注凡牲前脛骨二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胳也陳氏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亦作膞音純）胳（亦作骼）瞉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特牲又曰幹）短脅也

正脊之前則臑也（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瞉而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為九二瞉正祭不薦于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于主人主婦之俎臑不升于吉祭之俎（士虞祝俎髀脰）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臑而二十有一、去二瞉而為十九矣陳氏之說蓋本之于少牢疏（少牢上利升羊注凡牲體之數及載備于此疏言二十一體取二瞉不取二髀與陳說同）朱文公以陳氏為穿鑿欲去兩瞉而以兩髀備二十一體之數不但與賈疏異且與經文髀不升之說亦不相合矣

凡牲七體謂之豚解

廷堪案七體之說有二、士虞記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注脊正脊也脅正脅也喪禮略七體耳此七體也此左胖之七體亦謂之體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注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胉脅也如注言殊肩髀為四、加兩脅一脊為七亦七體也此全牲之七體則謂之豚解士虞記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注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于鼎也是注所謂豚解即指四鬄兩胉一脊也陳氏祥道曰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則全脀豚解也房脀

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脅也）脊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孰其殽謂解之爓之為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說與鄭注合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曰豚解之義陳說得之則亦以其說為然也若夫析之為九體為十一體為十九體為二十一體以及士虞七體蓋皆體解矣鄉飲酒禮主人獻

賔乃設折俎䟽云凡解牲體之法有全脀其豚解爲二十一體體解則此折俎是也則誤以體解爲豚解而別以折俎爲體解不可從也

凡肺皆有二一舉肺一祭肺

廷堪案士冠禮離肺注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此卽舉肺也離者午割之離而不殊留中央少許相連祭時以右手絕而祭之其餘在左手者則嚌之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先祭後嚌是皆離肺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注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者便賔祭也

●祭離肺者絕肺祭也此卽祭肺也考下文賔與受坐祭不云嚌之則爲祭肺可知注以爲舉肺者非也士虞記云離肺又云祭肺注離肺舉肺也特牲饋食記離肺一注離猶痊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又云刌肺三注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刌爲切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司士升豕皆云舉肺一祭肺三注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皆舉肺祭肺兼有者也有司徹尸主人羊俎皆祭肺一羊肉湆皆嚌肺一豕俎皆嚌肺一亦舉肺祭肺兼有侑羊俎豕俎有切肺無嚌肺主婦俎有嚌羊肺無祭肺皆不備禮也士昏禮舉肺脊二祭肺二注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䟽云祭時二肺俱有生人唯有舉肺今此得有祭肺者禮記郊特牲論娶婦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故與祭祀同也今考亦有鬼神而用舉肺者旣夕禮大遣奠鼎實離肺是也亦有生人而用祭肺者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是也

凡牲殺曰饔生曰餼饔之屬皆陳于堂上下餼之屬皆陳于門內外

廷堪案聘禮歸饔餼賔饔餼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

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牲之已亨者謂之飪此飪一牢鼎九及陪鼎三設于西階前又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此腥二牢各七鼎設于阼階前飪與腥皆饔也是牲之殺者曰饔也又云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注屈猶錯也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注此陳于堂之饌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

繼之黍其東稷錯四緇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
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竝南陳六壺西上二
以竝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此陳
于東西夾之饌此堂下所陳皆從飪牢者也又云醯醢百罋
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又云米百筥記四秉曰筥設于中
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此堂下所
陳皆從腥牢者也皆饔之屬陳之以堂爲則故曰饔
之屬皆陳于堂上下也又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
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此上介之饔飪腥
各一牢亦在階前又云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此

從飪牢者陳于堂上又云筥及罋如上賓此從腥牢
者陳于堂下其數皆減于賓禮殺也又聘前宰夫設
飧聘賓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堂上之饌六又云衆介皆少牢注亦飪上介有飪無腥
衆介飪無牛皆隆殺之義設飧故有饔無餼也又歸饔餼聘賓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
豕注餼生也此餼二牢皆陳于門內是牲之生者曰
餼也又云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注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
聘禮記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

十車車三秅聘禮記四百秉爲一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
此米禾薪芻從生牢者也皆陳于門外陳之以門爲
則故曰餼之屬皆陳于門內外也又上介餼一牢門
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
賓賓餼二牢上介餼一牢殺也又士介四人皆餼大
牢米百筥設于門外注牢米不入門略之也上介饔
則有米無牢餼則有牢無米又皆在門外禮又殺也
前歸賓饔餼米百筥設于中庭敖氏繼公曰此米從
餼者也竊謂敖氏以此節在餼二牢之下故望文生
義以爲從餼非也以米言之簠簋之米從飪牢筥米

從腥牢車米從生牢經例甚明考之下經歸上介饔
飪腥各一牢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下卽云筥及
罋如上賓則米筥在醯醢罋之上則從饔可知然則
歸賓饔餼米百筥節似非其次宜在醯醢百罋節之
上絕爛誤在餼二牢節之下也
又案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聘賓堂上籩豆
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竝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
以竝南陳醙黍淸皆兩兩壺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又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聘禮記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上介亦如
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夫人之禮無牢無簠簋但有

籩豆及壺大夫有餘無饔皆遠下人君也

又案論語君賜食即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即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即禮所謂餼也自何氏集解而後說論語者皆不知爲與禮所關雖江氏永之深於禮而所著鄉黨圖考亦未引此經以證之甚矣讀書會通者之難也

又案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竝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竝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楹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

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儐此歸食禮于賓故有饔無餼也

凡食于廟燕于寢鄉飲酒于庠

廷堪案公食大夫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注廟禰廟也是食禮行于廟也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寢路寢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燕於路寢相親昵也是燕禮行於路寢也鄉飲酒禮經文不云行于何處禮記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是鄉飲酒之禮行于庠也鄉飲酒義鄭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氏正義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于庠門外也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據此則鄉飲酒亦有行于序者考鄉飲酒禮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則禮經此篇行之于庠可知故鄉飲酒義亦云迎賓于庠門之外也而禮記鄭注孔疏及鄭目錄皆云庠序者蓋兼州長習射黨正蜡祭言之

又案公食大夫禮及廟門疏云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是以昏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

用昏昕受諸禰廟以此而言則言廟皆禰廟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於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燕輕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饗禮篇亡周官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亦云饗烹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蓋饗食燕三者饗最重食次之燕又次之故賈氏云然若然則饗禮亦行于禰廟也

周官九祭解

大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爲皆飲食之

祭善矣惜其猶雜徵傳記未能悉依禮經也爰取舊注
之善者從之餘則以經爲主下以己意俟後之學者擇
焉一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卽挼祭士虞作墮祭注今文墮爲綏特牲作
挼祭注周禮曰旣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
禮尸入祝命挼祭尸執觶右取菹揳亦作擩于醢祭于豆
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祭鉶
嘗之告旨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
特牲小異餘大率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
少牢饋食禮尸入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
各肅其職不命此說非也按士虞祝拜妥尸此西面拜

也與少牢同拜畢就南面位命墮祭特牲命挼祭亦南面則
少牢墮祭亦當命之士虞特牲云命祭少牢云南面互
見也大夫威儀多不宜殺于士矣此祭在尸未飯時悉
備諸祭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爲首二曰衍祭謂祭酒
也詩小雅伐木釃酒有衍籩豆有踐毛傳衍美貌又特
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知衍祭
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
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
獲者獻釋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
以及舉觶媵爵爲旅酬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

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于豆間祭之
又祭醴亦啐之祭鉶亦嘗之而告旨則祭醴祭鉶當附
于衍祭也三曰炮祭謂祭豆籩也鄭康成曰炮字當爲
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按籩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擩
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
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間此祭豆
也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故謂之
兼祭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
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
尸有司徹主人獻侑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

人不儐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
皆豆籩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
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
豆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四曰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
也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按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
取非菹以擩卽徧字擩于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
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
辯反于右手與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
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與
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鉶

以栖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此祭鉶也鉶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于少牢墮祭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曰振祭六曰擩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按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士虞作胳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前此上佐食舉牢肺正脊以授尸當亦振祭嚌之經不云者文不具也此皆祭俎不擩而即振者

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擩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于上膱長尺有二寸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擩于醢而祭于豆間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擩者省文也若籩實是糗脩之屬不可擩則必取菹擩于醢兼取籩實祭之又爲兼祭矣賈疏引特牲少牢授祭以明不食則不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此方是擩祭若授祭所云則命祭中之擩祭公食大夫祭豆祭鉶則周祭中之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

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鄭康成曰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略者絕則祭之按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疏云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繚必兼絕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

絕也又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臣在君前故不爲繚祭然則有司徹大夫禮非在君前何以亦不繚祭也張稷若曰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大夫以上乃繚士則否經文言弗繚以賓固士也說與鄭賈異如張氏所言則禮經無繚祭矣九曰共祭鄭康成曰共猶授也謂授祭也按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將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

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其祭也有司徹主婦致爵于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皆如尸禮張忠甫疑其字是共字之誤非也前尸祭籩是兼祭若祭鉶祭酒則不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綏焉若夫命祭杜子春以爲祭有所主命鄭康成又以爲玉藻之君命衍祭鄭司農以爲祭殤鄭康成又以爲曲禮之延客祭炮祭鄭司農以爲燔柴祭天周祭鄭司農以爲四面爲坐賈公彥解以爲祭百神皆與禮經不合則不暇悉爲之辨矣

儀禮釋牲上篇

凡牲左體謂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前脛骨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肩下謂之臂臂下謂之臑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脛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肫又謂之膊肫下謂之胳又謂之骼胳下謂之觳中體謂之脊脊骨三前骨謂之正脊中骨謂之脡脊後骨謂之橫脊脊兩旁之肋謂之脅又謂之胉又謂之幹脅骨三中骨謂之正脅又謂之長脅前骨謂之代脅後骨謂之短脅少牢饋食禮鄭氏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肩上謂之膉又謂之脰肫上謂之髀餘骨謂之儀所以踐地謂之蹄士昏士喪皆云去蹄則凡牲皆去蹄可知脊骨盡處謂之尻皮謂之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舉肺謂之離肺又謂之嚌肺祭肺謂之刌肺又謂之切肺肺與正脊謂之舉肉理謂之腠又謂之奏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作腠公食大夫禮作奏肉在汁中者謂之肉湆殊左右肱股四脊一兩脅二謂之七體又謂之豚解豚解謂之全脅士虞記豚解鄭注豚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于鼎也左右肱股骨各六脊骨三左右脅骨六謂之二十一體又謂之體解體解謂之房脅股骨三陳氏祥道禮書曰肫也胳也觳也不數髀以經云髀不升故也儀禮經傳通解謂當去二觳增二髀爲二十一體與說異節解謂之折骨折謂之殽脅凡士冠昏喪之牲特豚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之牲狗士虞特牲之牲豕既夕少牢有司徹之牲羊豕公食大夫之牲牛羊豕凡牛羊有腸胃無膚豕有膚無腸胃少儀曰君子不食圂腴凡牲皆用右體進腠變禮則用左體進柢凡腊之體同牲

儀禮釋牲下篇

在鼎謂之升在俎謂之載士冠之鼎合左右胖離肺士昏之鼎合左右胖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士昏三鼎其二鼎則魚腊公食大夫之鼎牛羊豕各一鼎牛羊腸胃共一鼎豕膚一鼎公食下大夫七鼎其二鼎則魚腊若上大夫增鮮魚鮮腊爲九鼎士喪之鼎四鬄去蹄兩胉脊肺此即豚解小斂奠一鼎大斂奠朔月奠既夕遷祖奠皆三鼎其二鼎則魚腊既

夕大遣奠五鼎羊豕皆左胖其三鼎則魚腊鮮獸也士虞之鼎左肩臂臑肫胳脊脅離肺膚祭三肺祭一特牲之鼎豕右胖十一體士虞特牲皆三鼎其二鼎則魚腊少牢之鼎羊豕右胖各一鼎豕膚一鼎羊豕之體皆不升少牢五鼎其二鼎則魚腊鄉飲酒鄉射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遵俎脊脅臑肺見賈氏疏遵卽大夫也鄉飲酒介俎脊脅肫胳肺賈疏大夫俎卑于賓主人尊于介若有一大夫用臑卽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分用臑肫則介用胳故肫兩見或曰肫字衍鄉射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字宜衍大射獻服不注引鄉射記證之亦無臑字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注皆獲者也祭祭肺也燕禮大射賓俎脊脅肩肺燕禮記唯公與賓有俎大射主人獻賓鄭注引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肩肺證之燕禮當與大射同公俎脊脅臂肺大射主人獻公

庶子設折俎注引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然則公俎如鄉飲酒鄉射之主人俎也大射卿俎脊脅臑折肺大射注主人獻卿庶子設折俎注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臑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公食大夫之俎肩臂臑肫骼脊脅此賈疏所說卽士虞記七體也士虞用左胖公食大夫用右胖其左胖以爲庶羞牛羊豕各一俎牛羊腸胃七其一俎豕倫膚七一俎上大夫或九或十一下大夫或七或九士虞尸俎如其鼎祝俎髀脰脊脅離肺特牲少牢肵俎心舌特牲饋食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刌肺三此特牲九體無脡脊代脅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離肺各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離肺各一阼俎主人俎也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

觳折脊脅膚離肺各一賓俎骼長兄弟宗人俎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俎皆殽脅膚離肺各一少牢饋食尸羊俎右胖肩臂臑膊胳正脊脡脊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各三舉肺一祭肺三此少牢十一體也尸豕俎如羊無腸胃豕膚九另俎祝俎牢髀橫脊短脅各一腸胃各一膚三佐食俎折一膚有司徹尸羊俎右體肩臂肫胳臑臑在肫胳下正脊脡脊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祭肺各一侑羊俎左肩左肫正脊及脅各一腸胃切肺各一阼羊俎肺祭肺各一尸阼侑唯羊俎爲正俎其尸阼羊肉湆二俎尸阼侑豕魚各三俎共八俎皆以二俎益送之

主婦俎羊左臑脊脅各一腸胃豕膚嚌羊肺各一長賓俎羊骼一腸胃切肺豕膚各一長兄弟俎折脅一膚一衆賓衆兄弟俎儀內賓私人俎脅

禮經釋例卷五

八月初四日讀竣

北京圖書館藏

禮經釋例卷六目錄

賓客之例

凡賓至則使人郊勞

凡郊勞畢皆致館

凡賓至廟門皆設几筵

凡賓主人相見皆行受摯之禮

凡賓主人受摯畢禮盛者則行享禮

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醴不用醴則
謂之儐

凡為人使者正禮畢則行私覿或私面之禮

凡賓主人禮畢皆還其摯

凡庭實之皮皆攝之內文入設于庭賓致命于堂則張
皮于庭主人受幣則受皮者受之

凡庭實之馬右牽之入設于庭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
受馬于庭主人授其屬幣則馬出

凡聘覲禮畢主人皆親勞賓

凡禮畢勞賓後則使人致禮于賓

凡會同之禮四傳擯皆如覲禮

凡會同巡守之禮皆祀方明

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

凡相大禮皆上擯之事

凡諸侯使人于諸侯謂之聘使人于大夫謂之問小聘
亦謂之問

凡聘問覲皆于廟會同于壇士相見于寢

共十八例

附覲義一篇

禮經釋例

卷六　賓客之例　附覲義一篇

卷七　射例　附周官鄉射五物考　射禮數獲即古算法說

禮經釋例卷六

歙淩廷堪次仲學

賓客之例

凡賓至則使人郊勞

廷堪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疏云賓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向之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注老賓之臣）此使者勞賓也。又云出迎勞者、（此聘賓出也）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此聘賓儐使者也。（以上皆君使卿勞賓之禮）又云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釋文簋或作簋）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儐之如初、（以上夫人使下大夫勞賓之禮）此皆聘禮之郊勞也、用束帛、夫人用棗栗、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此王使人勞侯氏也、又云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前使者郊勞是奉王命故不讓先升）（此郊勞禮畢儐使者故讓升也）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此侯氏儐使者也、此則覲禮之郊勞也、用璧、至於聘禮郊勞用朝服、覲禮郊勞用皮弁、聘賓儐勞者用束錦、侯氏儐勞者用束帛乘馬、皆隆殺之義也、亦有不郊勞者、聘禮聘遭喪不郊勞、注子未君也、又小聘曰問不郊勞、注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皆禮之殺也、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謂入朝也、（入朝致館）方覲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注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其儀並同、唯聘禮聘賓不拜送、覲禮侯氏拜送為異

又案聘禮郊勞受于舍門內、注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疏云案司儀請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勞於堂之事、然則鄭氏此注蓋據周禮而推之、非禮經本義矣

凡郊勞畢皆致館、

廷堪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明至欲受之不敢稽留也賓曰俟閒張氏爾岐曰俟君燕閒乃敢進見也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此聘禮致館也覲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注受館儐之束帛乘馬此覲禮賜舍也注賜舍猶致館也是郊勞畢皆致館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注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此記賓館之所也又云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注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又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注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記卽館後所有事也又云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此記賓將去謝所館主人之禮也皆致館之節文也又聘禮致館後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設飧有饔無饌但有門外米禾耳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考聘禮致館後卽設飧覲禮賜舍後則無之聘禮致館後聘賓不儐使者覲禮賜舍後侯氏則儐之蓋王朝之與侯國禮不同歟

又案聘禮卿致館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疏云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上疏云無禮謂無束帛覲禮天子賜舍疏云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也說與聘禮疏異考注明云賜舍猶致館也不必強生分別敖氏繼公曰致命者致其君致館之命也致命於門外者以無幣也致館不以幣

而在門外亦與周官異司儀職言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郊勞之儀是亦於堂也敖氏此注蓋破用束帛則稱致之說考致館用束帛經無明文唯注云禮致之又聘禮記飧不致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前疏遂據司儀推廣言之謂禮為束帛竊謂聘禮記賓於館釋四皮束帛賓不致然則致不致固不在束帛之有無也

凡賓至廟門皆設几筵

廷堪案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

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聘享畢請禮賓宰夫徹几改筵覲禮但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別無几筵既設之文聘禮疏云覲禮不云几筵文不具也是賓至廟門皆設几筵也士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元端至事畢請醴賓主人徹几改筵昏禮使者士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猶諸侯之於聘賓故其儀亦略如聘禮也又士昏禮親迎壻至于門外此是大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又云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壻至女家則爲賓女父爲主人故亦

設几筵也亦有不几筵者聘禮記唯大聘有几筵注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又聘禮聘遭喪不筵几注致命不于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又云小聘曰問主人不筵几注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又聘禮賓問卿卿受于祖廟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注不几筵辟君也敖氏繼公曰不几筵者君使尊不敢設神位以臨之不几筵之義有二禮太重者不設此類是也禮差輕者亦不設小聘之禮是也敖說誤也問輕於聘問卿之禮又輕於聘君故不几筵非重也小聘曰問且不几筵況問卿乎注云辟君其義長矣又士冠禮賓至廟門不云几筵此禮主於冠故異於賓客之禮也

凡賓主人相見皆行受摯之禮

廷堪案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贄與摯同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大夫相見如士相見之禮此士大夫相見之受摯也聘禮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

出賓出公側授宰玉此主國之君受聘賓摯也又問卿庭實設四皮受摯卽設庭實旣於聘也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此主國之卿受賓摯也又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此主國之下大夫受介摯也賓與介皆代其君行禮者皆賓授摯而主人受之士相見禮士見於大夫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此大夫受士摯也又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此君受臣摯也

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受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此天子受諸侯摯也其摯皆奠而不授又士昏禮納采用鴈使者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閒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問名執鴈如初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如納徵禮此主人受使者摯略如聘禮及問卿之禮又親迎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此壻見女父略如士見於大夫之禮士昏記若不親迎三月壻見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此不親迎壻見女父先奠摯如士見於大夫之禮後擯者辭乃如士相見之禮也他若郊勞致館歸饔餼諸禮皆有玉帛以將之亦受摯之屬也

又案士冠禮冠畢易服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此即士相見禮見於君見於大夫之禮也鄉大夫敖氏繼公曰鄉之異爵者或曰即主治一

鄉者此說非也鄉當作卿見君後乃見卿大夫耳疏云卿大夫不言士其實亦當有士則賈所見經文正是卿字禮記冠義亦當作見於卿大夫敖氏蓋未之深考也說見盧氏文弨鍾山札記

凡賓主人受摯畢禮盛者則行享禮

廷堪案聘禮公受玉畢此玉是瑑圭賓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此聘禮受摯畢行享也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此言聘享夫人之禮也覲禮受玉畢此玉是命圭四享注四當為三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此覲禮受摯畢行享也皆禮之盛者也諸侯使人于諸侯但一享諸侯見于天子則三享覲禮又盛于聘禮也至於問卿之禮則摯與庭實同受士昏禮納徵亦然士相見之禮但受摯而已無庭實皆禮之殺者也又聘禮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是此禮但無庭實餘皆如享禮矣

又案覲禮庭實唯國所有注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此據禮器文而言其說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

以馬卽覲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覿庭實云馬覲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于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葢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屬非謂覲禮之享也又鄭氏禮器注以大饗爲祫祭先王亦非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又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賓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又

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皆指饗禮而言與禮器正相合孔氏正義謂賓入大門以下爲論燕饗之禮謂旅幣無方以下爲論朝聘庭實之物葢依違鄭注而爲此說不知禮經聘覲之享庭實唯有皮馬也又禮器云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鄭氏以上文云郊血故以大饗爲祫祭疑亦指賓客之饗卽左傳宣十六年享有體薦是也饗禮篇亾無可考竊附鄙見於此

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

謂之儐

廷堪案賓主人行禮旣畢必有禮賓及儐使者之禮所以申主人之敬也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擯者出請醴賓注此醴亦當爲禮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如授爲時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卽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

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此女父禮賓也聘禮聘享禮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注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如聘享時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

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主國之君禮賓也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畢聘賓出迎勞者注欲儐之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又夫人使下大夫勞儐之如初又歸饔

餼畢出迎大夫注賓出迎欲儐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如歸饔餼時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又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儐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儐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儐主國之使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

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又天子賜舍畢儐之束帛乘馬又賜侯氏車服畢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卽乘馬儐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儐天子之使者也皆不用醴經例之分明如此至於禮賓或用束帛庭實或不用束帛庭實儐使者或用束帛或用束錦庭實或用皮或用乘馬或用兩馬或用几或不用几蓋禮有大小故儀有隆殺也又聘禮問卿無儐注不儐辟君也使大夫致食饔無儐注以已本宜往又贈送無儐敖氏繼公曰無儐以其答已之覿故也歸士介饔餼無儐敖氏繼公曰無儐者賤也此

皆無儐之義也問卿略如聘君之禮唯不授玉致庭實有束帛無璧及不儐爲殺耳

又案周禮秋官司儀云賓亦如之後鄭注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鄭氏蓋以上文凡諸公相爲賓故云敵者曰儐與禮例未合賈氏引之以釋禮經非也鄭注又引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考禮器此文若兩君相見灌用鬱鬯不用醴也又大行人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子男壹祼不酢乃天子禮賓之事後鄭注亦以爲用鬱鬯然覲禮覲享畢經不云禮賓注亦不引大行人以釋之蓋以其難強同歟

凡爲人使者正禮畢則行私覿或私面之禮

廷堪案聘禮享畢賓請覿擯者辭請禮賓禮賓畢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此賓先請以臣禮見而擯者辭之也又云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此賓者請以客禮受而賓許之也又云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此言賓覿也前聘享是代君行禮故不拜此覿是以私禮見故再拜稽首也又云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亦先請以臣禮見而後以客禮受也

又云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此言上介覿也受幣于庭不升堂禮殺也又云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此則終不敢以客禮見也又云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此言衆介覿也以臣禮見公不親受幣宰夫受之於中庭禮又殺也以上皆聘君後私覿之禮

也。又聘禮問卿畢，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注：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此聘賓面卿，猶聘享後之有覿也。又云：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此上介面卿，猶上介覿主君也。凡異者，皆禮殺。又云：擯

者出請，眾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此眾介面卿，猶眾介覿主君也。再拜不稽首，辟君也。又云：上介問下大夫，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以上皆問卿大夫後私面之禮也。又聘禮記：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注：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亦私面之類也。

又案覲禮享後無覿者，諸侯親見于天子，享時已申其敬，無緣復有私覿也。聘禮享後有覿者，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至覿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盡聘賓代君行禮，故享後另有私覿，與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私覿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覿也。又云：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孔疏發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所以致敬於己君也。此申言上文朝覲大夫私覿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覿也。今以禮經證之，覲禮無私覿，聘禮有私覿，鄭孔之說甚明，悉與經合也。

凡賓主人禮畢，皆還其摯。

延堪案：士相見禮，賓見主人，畢，主人復見之，以其贄，固辭，許。賓奉贄入，此賓即前主人。主人再拜受，此主人即前賓。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大夫相見如士相見之禮。此士大夫相見還摯也。又士見於大夫，畢，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固辭，許。賓再拜受。此大夫還士摯也。又見于君，畢，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賓再拜稽首受。此君還他邦臣贄也。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

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
面授上介于阼階東此還圭也又云上介出請賓迎
大夫還璋如初入此還璋也又云賓裼迎大夫賄用
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
此報享也皆聘禮還摯也必還摯者禮尚往來輕財
而重禮也又聘禮賓行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舍門
外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
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
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公贈者報其覿也大夫
贈者報其面也聘禮記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

注復報也皆還摯之類也覲禮不云還玉考覲禮郊
勞用璧侯氏還璧使者注受還玉重禮夫郊勞且還
璧覲用命圭自無不還之理今覲禮存春朝夏宗冬
遇禮亡或別見三時禮歟聘禮問卿雖無還摯之事
然還玉時大夫賄以束紡方答聘君之束帛也還玉
賓與大夫皆不拜注不拜示將去不純爲主也敖氏
繼公曰禮不主於己故不拜敖說長也
又案聘禮授玉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至還玉時
賓皮弁襲敖氏繼公曰大夫亦襲享時公裼降立賓裼奉束帛
加璧至報享時賓裼迎敖氏繼公曰大夫於賓裼亦裼聘與還玉皆
襲享與報享皆裼禮盛者答之亦盛禮殺者答之亦
殺也比而觀之禮之精意見矣

凡庭實之皮皆攝之內文入設于庭賓致命于堂則張
皮于庭主人受幣則受皮者受之

廷堪案士昏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
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
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
東壁注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
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賓致命主人
受幣庭實所用爲節注云爲節者謂賓致命于堂之

時則執皮者張皮于庭主人受幣于堂之時則受皮
者受皮于庭也聘禮行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
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
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
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注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
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
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張者釋外足見
文也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此經云致命
張皮卽士昏記賓致命釋外足見文故注引之是其
節同也又聘賓問卿庭實設四皮問下大夫如卿受

幣之禮郊勞儐使者乘皮設其執皮受皮之節經皆不詳蓋文不具也至於上介覿儷皮入門左奠皮公再拜受于中庭不升堂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其執皮受皮之節殺于享禮也上介面卿經但云皮二人贊則又殺可知也

又案士昏納徵聘禮行享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士昏執皮云左首聘禮受皮云右首鄭君遂生異儀士昏記注左手執前足右手執後足聘禮注右手執前足左手執後足以爲左首右首之別又云左首象生右首變于生其說非也蓋執皮者則左首受皮者則右

首也士昏記執皮者左首而受皮者無文聘禮受皮者右首而執皮者無文其例互見也鄭氏以士昏爲左首聘禮爲右首敖氏據士昏記欲改聘禮爲左首皆失經之意蔡氏德晉曰凡獻者左首受者右首禮相變也方之舊說爲長矣

凡庭實之馬右牽之入設于庭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受馬于庭主人授其屬幣則馬出

廷堪案聘禮賓覿牽馬右之入設注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又賓升堂授

幣之時經云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注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受馬自前變於受皮又公側授宰幣之時經云馬出注廟中宜清此聘禮賓覿受馬之節也張氏爾岐曰此受馬亦視堂上受幣以爲節也覲禮侯氏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注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又云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此覲禮三享受馬之節也敖氏繼公曰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爲節

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爲節又聘禮面卿賓奉幣庭實從注庭實四馬蓋賓問卿類正聘之享故庭實用四皮賓面卿類正聘之覿故庭實用四馬其授受之節當亦如賓覿也又禮賓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歸饗餼儐使者庭實設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覲禮郊勞儐使者乘馬使者降以左驂出皆受者親執馬其節又與賓覿異也又聘禮夫人歸禮賓儐使者乘馬上介兩馬覲禮賜舍儐使者乘馬賜車服儐使者四馬經皆不云授受之節文不具也至於庭實用馬或兩

馬或乘馬猶之用皮或儷皮或四皮也

又案呂氏春秋愼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享禮庭實四馬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左傳哀公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乘韋者四皮亦庭實也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

同類可以相代故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國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覿用馬介覿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間之義也

凡聘覲禮畢主人皆親勞賓

廷堪案聘禮私覿後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注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此勞賓之前公問君及大夫也又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此聘畢主君勞聘賓也覲禮侯氏三享後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此勞賓之前侯氏請罪也又云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此覲畢天子勞侯氏也是聘覲禮畢主人皆親勞賓也又聘禮賓請有事於大夫注請問卿也公禮辭許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此則問卿之前卿大夫往賓館勞賓猶正聘之郊勞非禮畢勞賓也郊勞使人此親勞之下君也

凡禮畢勞賓後則使人致禮于賓

廷堪案聘禮賓卽館卿大夫勞賓介訖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陳饔餼儀節見飲食之例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儐大夫乘馬束錦儐使者見上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此歸賓饔餼也又云上介饔餼三牢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此歸

上介饔餼也又云士介四人皆餼大牢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儐此餼士介也上介三牢禮殺也士介有餼無饔禮又殺也此皆聘後主君致禮于賓介也覲禮覲畢天子親勞侯氏後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此覲後天子致禮于侯氏也歸饔餼與賜車服名物雖不同而其爲致禮則一也又聘禮問卿大夫畢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籩豆六醙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此夫人歸禮于賓介無牢但有籩豆及壺禮殺也又云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此大夫餼賓介無饔如主君餼士介之禮貶於君也衆介用少牢又殺於賓介

也饔餼皆有則使者用束帛以致之有餼無饔則使者但牽牛羊以致之亦禮例也

凡會同之禮四傳擯皆如覲禮

廷堪案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考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又殷見曰同鄭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又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司馬法曰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即此注所謂時會殷同也覲禮又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注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

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
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此會同之禮
五等之君之位及天子揖之之儀也、注皆約朝事儀
明堂位及周禮司儀言之、經又云、四傳擯、注、王既揖
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
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
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
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
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
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此皆約上文覲禮言之、是

如會同之禮四傳擯、皆如覲禮也、注又云、至庭乃設
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此則約顧命言
之、非覲禮也、上經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又云、侯氏
入門右、是覲禮門外設擯也、又注中公上等、侯伯中
等、子男下等、亦約司儀言之、蓋將合諸侯則令爲壇
三成、本司儀文也、

又案敖氏繼公以此禮爲大朝覲之禮、又以五等之
位皆北面爲一列、又以一朝三享爲四傳擯、皆與注
異、因經無明文、故附存之、竊謂五等之爵不應無差
等、享時亦不應升拜、注說不可易也、

凡會同巡守之禮、皆祀方明、

廷堪案、覲禮、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
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
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
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
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
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
之、又四傳擯後、經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

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此謂會同以
春者也、又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
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注、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
又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升沈
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神也、
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考此
二節經注文多疑義、未敢强解、姑卽舊注大槩錄之、
以俟知禮者、如經先言四傳擯、後言反祀方明、注引
朝事儀謂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經言祭
天燔柴、注引大宗伯謂是祭日、經言祭地瘞、注謂是

祭月皆顯與經違疑不能明也
又案漢書律歷志伊訓篇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如淳注引覲禮爲證竹書紀年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然則方明者殷禮已有之敖氏繼公曰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謂方明之玉也其或然歟

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

廷堪案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

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又會同之禮四傳擯聘禮擯者出請事注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是天子於諸侯則傳擯也周禮司儀交擯鄭注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即此傳擯也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注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

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也周禮司儀旅擯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

也皆陳擯位不傳辭也即此旅擯也
又案敖氏繼公曰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於天子也說與注異注據周禮大行人敖氏但即經文釋之竊謂諸侯之於聘賓不應上同天子敖說似亦可從聘禮賓問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則主君擯宜三人矣又大宗伯三命受位鄭注此列國之卿擯用命數之半卿三命則擯者當二人而經云一人者則侯國之禮殺

于見天子也。

凡相大禮皆上擯之事

廷堪案聘禮賓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出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氏繼公曰、擯者上擯也、云請事、則爲上擯可知、故不必質言之而但云擯者也、下文放此、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聘禮授玉畢、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又享畢、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又公授几、擯者告、又公拜送醴、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又公用束帛、擯者進相幣、又賓覿、請以臣禮見、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又擯者請受、又授幣、賓降拜、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又賓覿畢、上介士介請覿、擯者入告、出許、上介請以臣禮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請受、注此請受請受于上介也、又擯者請受、又上介覿畢、擯者又納士介、士介請以臣禮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

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門中以相拜、又受幣、擯者進、又士介覿畢、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覲禮受玉、侯氏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又侯氏享、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又事畢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皆上擯之事、注不云上擯者可知也、又聘禮問卿、擯者出請事以及請命反幣執上幣相拜之屬、皆下大夫一人擯、無承紹也、又聘禮記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此禮與士介覿略同、則此擯者亦上擯也、又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然則孔子是時蓋以大夫攝卿爲上擯也。

又案聘禮授玉、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注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反其等位無事、江氏永謂此擯者進卽論語趨進之進、又引左傳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

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
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昭
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定八年晉
師盟衛侯于鄟澤將歃王孫賈趨進凡五事為證論
語趨進何氏集解邢疏及集註皆不言在何時江氏
據禮經左氏以釋之其義精矣
凡諸侯使人于諸侯謂之聘使人于大夫謂之問小聘
亦謂之問
廷堪案聘禮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是
諸侯使人于諸侯謂之聘也聘禮賓朝服問卿是諸

侯使人于大夫謂之問也又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
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
介三介是小聘亦謂之問也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
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又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此問皆指小聘
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聘禮記問諸侯朱綠繅八
寸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則又問諸侯問大夫皆謂之
問又論語鄉黨問人於他邦然則大夫使人於他邦
亦謂之問也
又案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孔子

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
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吾友劉訓導台拱據此
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邢叔
明以為孔子趨朝之禮者非也其說精核不可易徵
引甚富詳見劉君所著書中
又案論語沒階趨進翼如也陸德明釋文無進字云
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考聘禮記注所引論語亦作
沒階趨進則鄭氏所見本已有進字非誤明矣陸氏
說不可從
又案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注私

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
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
徐行而不反經又云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已有
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
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
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經所云乃聘賓出使之後遭父
母之喪之禮非既有父母之喪國君命之出聘也注
引春秋傳見公羊宣八年傳文何氏注聞喪者聞父
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亦
指出使之後聞喪而言也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

使必知其反也卽本聘禮此經立說鄭氏注禮記偶未引聘禮證之後人遂有據檀弓爲奪情解者嗟乎讀傳記而不讀經其弊乃至於此

凡聘問覲皆于廟會同于壇士相見于寢

廷堪案聘禮聘賓至于朝主人曰不忝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聘時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

之聘禮重故主國之君受之于始祖廟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注重賓禮也祖王父也問卿殺賓奉其君命來其禮亦重故主國之卿受之于祖廟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注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疏云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太祖之廟以其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爲祧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又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穆之遷主藏于文王廟昭之遷主藏于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

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知在文王廟也覲禮又云覲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謂受摯受享皆在廟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周官大行人上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皆廟中將幣三享亦指朝覲宗遇而言所謂廟者皆祧廟也覲者諸侯見于天子之禮較之聘問爲尤重故

天子受之於文王廟也是聘問覲皆受之於廟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

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是會同則於壇也、至於士相見禮、非問卿可比、其禮殺行禮之處、經無明文、考士昏記若不親迎壻見注壻見于寢、壻見之禮略、如士相見之禮、則士相見當亦于寢矣

又案覲禮受舍于朝、而注以爲文王廟門之外者、考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鄭氏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又小司寇掌外朝之政、鄭氏注外朝者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朝士注謂在庫門之外與此異、廟在雉門之外、外朝亦在雉門之外、則朝卽文王廟門之外矣、其位卽經所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也、李氏心傳知朝爲外朝、而不知注所謂文王廟門之外卽外朝也、竊謂將覲之時、或先行諸侯常朝之禮、故經云諸侯前朝、而有西面東面之位注謂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恐非、非春朝之朝也、萬氏斯大曰、先朝後覲、原非二禮、以此說覲禮似也、然以周禮春朝夏宗冬遇、皆不足信、則太近武斷、又張氏爾岐曰、受享于廟者、路門外之朝、天子當扆而立者也、此說尤非、享有升階降階之儀、而扆則設于戶牖之間、路門外之朝無堂、安得有階與戶牖乎、鄭氏以朝爲廟門之外、

其說尚可通、張氏以廟中爲路門外之朝、則不知其何所據也

覲義

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受摯受享、皆于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卽安也、天子衮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裨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㞐乎

為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覿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賓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玉者、禮天地四方也、覲受之于

廟會同受之于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斿、侯伯建常七斿、子男建常五斿、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斿而立也、拜日於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於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本乎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于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為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禘祫嘗烝之於禘祫

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言既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禮經釋例卷六終

禮經釋例卷七目錄

射例

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衆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

凡再射三射皆先升射次取矢加楅次數獲次飲不勝者次拾取矢唯初射不數獲不飲

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

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進坐揖

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

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搢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

凡飲不勝者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凡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凡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

凡有事于射則袒無事于射則襲

凡飲不勝者尊者不勝則卑者不升卑者不勝則升堂特飲

凡公射小射正贊決拾小臣正贊袒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卒射小臣正贊襲

凡公不勝飲公則侍射者飲夾爵

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

凡射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

凡獲者之事皆司馬統之

凡鄉射于序大射于澤宮

共二十例

附周官鄉射五物考一篇

射禮數獲即古算位說一篇

禮經釋例卷七目錄

禮經釋例卷七

歙凌廷堪次仲學

射例

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衆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

廷堪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即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鄉射禮三耦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宫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注但大言獲未釋其筭大射儀同此初射三耦射不

釋獲鄉射大射無異也鄉射第二次射三耦拾取矢衆賓受弓矢畢司射升請釋獲于賓賓許又云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三耦卒射然後賓主人射大夫與耦射衆賓繼射數獲畢飲不勝者大射第二次射命耦及三耦拾取矢畢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又云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三侯皆獲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是爲三侯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三耦卒射然後君與賓射公卿大夫及衆耦皆射數獲畢飲不勝者此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也鄉射司射升堂請射于賓大射司射適阼階下請射于公不升堂者尊君也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及中三侯皆獲者優君也此外節文亦有不同者詳見下則鄉射與大射小異也鄉射第三次射司射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又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數獲飲不勝者皆如第二次射大射第三次射司

射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又云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三耦卒射君與賓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繼射數獲飲不勝者皆如第二次射此三射以樂節射釋獲飲不勝者也亦鄉射與大射小異也是凡射皆三次也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禮記射義文以樂節射者即禮射也所謂其容

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樂爲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

又案鄉射禮初射請射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又云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三耦卒射司射升堂北面告于賓再射請射請釋獲司射皆升告于賓卒射及數獲畢釋獲者皆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三射司射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餘皆如初大射初射請射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告于公也）三耦卒射司射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再射請射司射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又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卒射及數獲畢釋獲者皆阼階下北面告于公三射司射適阼階下請以樂于公公許餘皆如初鄉射告于賓者尊賓也大射告于公者尊公也鄉射初射告賓復告主人者賓主人敵也大射再射告于公遂命賓者尊賓以耦公也告賓于西階者賓在西階也告公于阼階者公在阼階也大射再射升自西階請射于公者便于命賓也告賓于階上告公于階下者君臣之義也此鄉射大射之別也

凡再射三射皆先升射次取矢加楅次數獲次飲不勝者次拾取矢唯初射不數獲不飲

廷堪案鄉射禮大射儀二篇其再射三射每射之中皆五小節三耦及衆耦升堂射一也射畢司馬命取矢加楅二也釋獲者數獲三也設豐飲不勝者四也三耦及衆耦拾（拾更也）取矢五也至于初射但三耦射而不釋獲故無數獲及飲不勝者之禮唯升堂射取矢加楅三耦拾取矢三小節而已取矢加楅者備拾取矢也數獲者分勝負也飲不勝者示罰也拾取矢者備更射也其升射飲不勝者拾取矢三節皆射者之事其取矢加楅數獲二節非射者之事則相禮者爲之也每射必拾取矢以備更射若三射畢不復更射亦必拾取矢以授有司者示禮有終且不苟也大射賓與君不拾取矢者尊之故異於衆射者也又再射飲不勝者後有獻獲者及獻釋獲者二節此則初射三射所無者二次爲射之大綱五節爲射之細目總其要而觀之繁文瑣節自有條理可求矣

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誘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

第2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版反內

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大射儀司射誘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升堂之前三揖也、鄉射初射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賓主人大夫揖、猶耦進揖也、由其階降揖猶當階揖也、由其階階下揖、猶及階揖也、又云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

此鄉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大射初射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司射誘射者、教射也、故其儀與耦射同也、大射有次在洗東南、故出次西面揖、鄉射無次、但于堂西袒決遂、故耦進東面揖也、大射賓侍君射、不揖者、君尊不降階、賓不敢與之耦也

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

延堪案鄉射禮司射誘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大射儀司射誘射、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此升堂之後三揖也、鄉射初射、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賓主人射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三射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大射始射上射

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諸公卿升射如三耦、三射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又始射、司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再射司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三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鄉射大射皆同、此揖亦在升堂之後然唯第一耦之上射有之、餘耦皆無也、鄉射或于庠或于序故曰鉤楹內由楹外大射用三侯、故曰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其禮既殊、故誘射亦異也、

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廷堪案鄉射禮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再射三射皆如初此鄉射之射後二揖也大射儀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

再射諸公卿卒射降如三耦三射如初此大射之射後二揖也大射卒射北面揖不同鄉射南面揖者君在堂上故也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注不南面者為不背卿考下文諸公卿大夫卒射亦揖如三耦此時卿已降矣則非為卿可知敖氏繼公曰北面揖者為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於楹閒嫌也鄉射賓主人卒射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賓主人分階故多階上一揖既降復升就席故又有及階升堂二揖也又大夫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大夫降無與升射者交于階前之揖者大夫既降復升就席然後繼射者始升也鄉射司射誘射卒射南面揖揖如升射降此無升射故無交于階前之揖也大射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卒射揖後復有降階揖者大射諸侯禮威儀多也誘射無耦而亦揖者教衆射者以行禮之節也

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進坐揖

廷堪案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此揖唯上射有之下射進坐不揖也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大夫為下射故耦進坐揖大夫不揖也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鄉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賓主人拾取矢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此時賓東面主人西面故無當楅北面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一耦

出出也次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此上射之進坐揖也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此如鄉射大夫與其耦拾取矢之例蓋取矢加楅時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今大夫說矢束者謙不敢兼取欲與其耦拾取之耦揖進坐此亦上射進坐揖也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大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諸公卿大夫耦進當楅進坐不云揖者文不具也蓋拾取矢耦進揖猶射時耦進之揖也當楅北面揖猶射時當階北面揖也及楅揖猶射時及階揖也拾取矢在庭不升堂且無物故無升堂當物及物三揖也進坐獨上射揖者亦猶射時司射命射上射揖也然命射之揖唯第一耦之上射有之此拾取矢進坐之揖凡耦之上射皆有之則與射時異也

又案大射儀再射取矢加楅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注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君與賓皆不拾取矢者君尊不可下同于臣賓亦侍君射者故優之使異於衆也

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

廷堪案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此是進坐之揖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此下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取第二第三第四矢經雖無文皆揖可知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賓主人拾取矢如三耦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是鄉射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也又再射畢大夫與其耦拾取矢大夫進坐說矢束注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此進坐之揖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注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又云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之揖也三射畢如初是鄉射兼取矢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此進坐之揖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注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下射取第一矢

之揖也（亦四矢皆揖）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諸公卿
大夫拾取矢如三耦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是大射拾
取矢亦上射下射各四揖也又再射畢諸公卿大夫
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
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此進坐之揖）兼取乘矢興順
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又
云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
之揖也三射畢如初是大射兼取矢亦上射下射各
一揖也大射毋周者恐背君也上射取矢自弓下下
射取矢自弓上禮相變也以禮例考之與相敵者爲

耦則拾取矢卑者與尊者爲耦則兼取矢示不敢與
之拾也

又案鄉射大射初射三耦拾取矢畢後者遂取誘射
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鄉射于西方大射于次中）是誘射
之矢末耦之下射代爲取之亦兼取矢也鄉射記取
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揖
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

廷堪案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
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
皆左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再射畢
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
鄉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既拾
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注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
左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
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
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
矢如初又云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如三耦又云衆射
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大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

鄉射三射畢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
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
于堂西大射三射畢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
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弣面鏃退適次
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矢不挾則無北面搢三挾一
个之揖射禮終故節文亦異也鄉射再射畢賓主人
拾取矢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
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賓主人拾取矢畢
皆升就席故無與進者相左之揖而有及階升堂二
揖也又云大夫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

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此大夫獨升耦不升故并無及階升堂之揖也大射再射畢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爲耦大夫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此卽鄉射大夫與其耦兼取矢之例故亦無與進者相左之揖也

凡飲不勝者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

廷堪案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

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如初經云揖如升射則亦當如射時未升堂之前耦進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之三揖也

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廷堪案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耦進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

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耦出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又云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三射飲不勝者如初是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也此二揖猶射時卒射揖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及拾取矢時既拾取矢揖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也拾取矢在庭故云進

退射與飲在堂故云升降也此飲在西楹之西勝者不與故無升堂揖當物揖及物揖三揖與升射時不同也又鄉射賓主人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鄉射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疏云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賓主人飲罰爵其禮異于衆耦者優之也

凡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廷堪案鄉射禮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

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所擬以設楅處）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三侯故云皆）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注鄉射記畢當作禮）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是大射設楅之處與鄉射同也鄉射既設楅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謂四四分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大射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蓋楅者承笴齊矢之器故設于中庭以備取矢委之且爲行禮之節又鄉射再射畢取矢

加楅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三射同）大射再射畢取矢加楅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三射同）此則與衆耦異者也

又案鄉射記云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此言設楅之儀也楅制詳見器服之例

凡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

廷堪案鄉射禮再射司射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所擬以設中處）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

侯大射儀再射司射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注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是大射設中之處與鄉射同也又鄉射大射司射命射訖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大射無于中二字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大射無此四字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此釋獲也卒射取矢加楅訖司射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

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大射作諸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大射仍有一坐字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作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皆大射作各曰左右鈞此數獲也三射如初蓋中者實算之器設之當西序以爲行禮之節也

又案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注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大學在郊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此言中之等殺也中之制見器服之例中

凡有事于射則袒無事于射則襲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將射三耦拾取矢衆賓將射賓主人大夫將射賓主人拾取矢大夫就其耦兼取矢皆袒決遂司馬命獲者去侯命取矢司射

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大射儀司射請射三耦射三耦卒射經云說決拾襲則射時袒決遂可知司馬正命獲者去侯命取矢三耦拾取矢君與賓射諸公卿將射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拾取矢皆袒也決遂再射司馬注司馬正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是有事于射則袒也鄉射司馬命去侯訖命取矢加楅訖賓主人大夫卒射飲畢賓主人大夫拾取矢訖射畢司射退射器皆襲大射司馬正命去侯訖命取矢加楅訖三耦卒射君諸公卿卒射衆耦拾取矢訖飲畢射畢司射退射器皆襲是無事于射則襲也鄉射司馬獻獲者大射司

馬正獻服不皆襲（前司馬反位時已襲故經不言也）鄉射大射司射獻釋獲者亦襲此皆飲酒之禮無事于射者也司馬乘矢襲（大射司馬師乘之復求矢則司馬正乘之）司射數獲襲者皆既射以後之事也飲罰爵勝者皆袒決遂示能射也不勝者皆襲說決拾（拾即遂也鄉射注遂射韝也以韋為之其非射時則謂之拾）示不能射也鄉射三耦司射請以樂射則襲（大射不云襲文不具也）與前初射再射請射袒決遂不同者禮射異於能中故袒襲不相因而相變也

凡飲不勝者尊者不勝則卑者不升卑者不勝則升堂特飲

廷堪案鄉射禮飲不勝者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大射儀飲不勝者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耦謂士耦也）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注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是尊者不勝則卑者不升也又鄉射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注尊者可以孤無能對大射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是卑者不勝則升堂特飲也考經所云耦者士也鄉射遵者（即大夫也）恒與士耦大射諸公卿大夫或闕亦以士為耦皆尊卑不同故其禮與敵者異若公卿大夫自相為耦則亦如鄉射賓主人飲罰爵之例也

凡公射小射正贊決拾小臣正贊袒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卒射小臣正贊襲

廷堪案大射儀公將射（與賓為耦也）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注授弓當授大射正）又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

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是贊決者小射正也又云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是贊袒者小臣正也又云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是贊拾者亦小射正也又云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是授弓者大射正也又云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是授矢者小臣師

也。又云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是贊襲者亦小臣正也。前大射正授弓，故亦大射正受弓（矢既發，故無受矢之儀）。前小射正贊決拾，故亦小射受決拾。前小臣正贊袒，故亦小臣正贊襲也。決拾袒襲必贊者，公射威儀多也。

凡公不勝飲公，則侍射者飲夾爵

廷堪案：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謂「君在不勝

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大射儀：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注：侍射，賓也）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君酒曰膳，臣酒曰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此卽燕禮、大射主人獻士後，賓媵觶于公之禮也。惟媵觶酌膳，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此酌膳下拜（下而未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下而未拜，故不云升成拜），及賓多一夾爵為小異。賓飲夾爵者，猶二人媵觶于公之賓受公酬之例也。飲公如媵爵之禮者，公尊也。賓飲夾爵者，如受公酬也。注云「夾爵亦所以恥公也」，恐非。

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

廷堪案：大射儀第三次射事竟，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請第三次射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請射之儀也。又云「反搢扑，適次，命

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言司射命三耦拾取矢也。又云「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取矢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三耦拾取矢之儀也。故曰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公卿大夫取矢也。如初者，如司射命三耦之儀也。第一次射竟，但有三耦拾取矢，無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取矢也。又云「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此言諸公卿大夫承小射正之作，降階在三耦既拾取矢之後也。如初位者，如第一次射竟諸公卿大

夫降卽位之位也又云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此言諸公卿大夫拾取矢也又云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此言士與大夫爲耦則兼取乘矢不拾也又云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此言公卿升就席後衆射者拾取矢也故

曰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節次甚明下經三次射竟不云小射作取矢者文不具也鄉射初次射竟司射命拾取矢又云司射作上耦取矢二次射竟但云司射作拾取矢不云司射命之者鄉射禮簡也鄉射命與作皆司射一人爲之大射威儀多故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及衆射者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以爲禮殺代之似未得經意敖氏繼公以爲衍文則更非矣

凡射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旣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大射儀司射適次大射有次與鄉射異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此初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大射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此再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

大射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不升堂異於再射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三射請射也鄉射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大射畫物畢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初射比三耦也鄉射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司射則告于賓西階上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

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又云司射降、搢
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大射司射適西階
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
位而後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
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
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
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
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
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
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此

再射比衆耦也。鄉射大射司射誘射、皆將乘矢、此誘
射也。鄉射初射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注作使也）上耦射、
大射初射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再射三射作射如初、
此作射也。鄉射大射初射司射命曰無（大射作毋下同）射獲、
無獵獲、再射命曰不貫不釋、三射命曰不鼓不釋、此
命射也。鄉射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
于賓曰、三耦卒射（大射適作階下北面告于公）此告卒射也。皆射
者之事也。鄉射禮請射後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
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大射儀司射請
射後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

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
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此命納
射器也。鄉射司射命三耦拾取矢、再射三射如初、大
射同、此命拾取矢也。亦射者之事、而司射命之也。故
曰射者之事。皆司射統之也。又鄉射司射立于中南
北面視算、大射同、此視算也。鄉射大射再射畢、（司馬獻獲
者後）司射襲適洗、洗爵（大射作觚）升實之、降（大射作以降）獻釋獲
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大射作皆有祭）釋獲者薦
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
左執爵祭（大射作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

之西北面立飲、（大射作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大射作受虛爵）
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此獻釋獲者也。皆釋
獲者之事也。鄉射司射命釋獲者設中、大射同此命
設中也。鄉射數獲後司射命設豐、三射如初、大射同
此命設豐也。鄉射三射畢、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
而俟、大射同、此命退中與籌也。亦釋獲者之事、而司
射命之也。（設豐後飲不勝者亦司射命之）故曰釋獲者之事。皆司射
統之也。

凡獲者之事皆司馬統之

廷堪案鄉射禮初射後弟子取矢委楅訖司馬襲進

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注撫拊之也。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再射三射、司馬乘矢如初。大射儀初射後、小臣委矢于楅、訖、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再射司馬正坐、左右撫之。三射司馬師乘之。此乘矢也。鄉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注為其將祭侯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

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大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此大侯之獲者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此參侯于侯之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此獻獲者也。皆獲者

之事也。又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注事未至也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注事至也大射張三侯、亦不繫左下綱。將射不云司馬命張侯者、文不具也。此命張侯也。鄉射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大射不云亦文不具此命倚旌也。鄉射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大射司馬師命負侯者、注負侯獲者也執旌以負侯。公射亦司馬師命負侯此命負侯也。鄉射耦升堂履物後、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

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再射三射去侯皆司馬命之大射耦升堂履物後、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三侯故云皆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之聲止。再射三射及公射去侯皆司馬命之此命去侯也。鄉射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司射告卒射揖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再射三射皆如初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

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
初去侯汪氏辟溼曰去侯二字疑衍愚謂如初去侯謂如司馬命去侯時也汪說非也皆執
旌以負其侯而俟再射三射皆如初此命取矢也取矢時獲者仍負侯
鄉射司馬命弟子設楅大射司馬正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之此命設楅也鄉射畢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
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大射畢司馬
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
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此命退楅說侯綱退旌
也亦獲者之事而司馬命之蓋獲者之事統于司馬
射時獲者去侯至射畢命取矢委楅時獲者又許諾

負侯故取矢設楅退楅亦司馬命之也
又案大射先委矢司馬師乘之復委矢司馬正乘之
再射司馬正乘之三射又司馬師乘之鄉射一侯大
射三侯故有三獲者大侯之獲者司馬正獻之參侯
干侯之獲者司馬師獻之皆以相變爲禮諸侯官多
與鄉射僅一司馬者不同也鄉射司正爲司馬
又案射器九注所云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是也弓
矢決拾四者射者之器也旌獲者之器也中籌二者
釋獲者之器也取矢必獲者許諾以旌負侯然後設
楅則楅亦獲者之器也飲不勝者必釋獲者數獲然

後設豐則豐亦釋獲者之器也凡射者之事統于司
射如請射比耦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皆司射之事
而納射器拾取矢亦司射命之也凡獲者之事統于
司馬如乘矢獻獲者皆司馬之事而張侯獲者倚旌
負侯去侯及取矢設楅退楅說侯綱退旌亦司馬命
之也凡釋獲者之事亦統于司射如視算獻釋獲者
皆司射之事而設中設豐飲不勝者退中亦司射命
之也射禮繁縟鄉射大射二篇司射與司馬迭爲進
退學者幾於心目俱眩昌黎所以苦儀禮難讀也今
比其例而觀之雖微文瑣節井井然若網在綱有條

而不紊始知禮經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作也
凡鄉射于序大射于澤宮
廷堪案鄉射禮主人戒賓注主人州長也又云乃席
賓南面東上注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疏云鄉
飲酒在庠庠有室此州長射于序無室無戶牖設席
亦當戶牖之處耳是鄉射之禮行于序也又主人戒
賓注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又司射誘射豫
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
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
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

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鄉射記射自楹間注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據此則鄉射亦有行于庠者但禮經此篇自謂州長射于序耳敖氏繼公曰此篇以鄉射爲名而禮乃及於州黨之學者君子之居或近於庠或近于序故其射也各隨其所近而以行禮焉此其所以不容不異也又大射必先行燕禮燕行于路寢則大射亦當於路寢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皆本射義而言考射義云天子將

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鄭注云澤宮名也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據此則大射又似行於射宮者然射宮所在經無可考或因大射遂謂路寢廷爲射宮歟

又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竊謂注既云周禮作序矣復以今文豫作序爲非且下記云序則物當棟正作序字疑注說不然也

周官鄉射五物考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鄉射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强生異義不知頌卽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是頌與容本無區別也至于主皮之射說

者尤爲聚訟考周官經文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禮一篇載在禮經並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葢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二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葢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

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與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儁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氏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已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

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如是也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之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卽如此記中衆賓不與

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于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尚何升降之有哉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足致疑也然則主皮之射考諸經而經合考諸傳而傳合矣彼說鄉射五物者不於鄉射禮求之無怪其乖隔鮮通而多紛紛之論也

射禮數獲卽古算位說

鄉射大射數獲之位卽古籌算之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右獲者賓黨也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釋獲者東面故孔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易校數按此籌皆東西直列也經又云有餘純則橫於大射作諸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

純之西南北置之按此籌皆南北橫列也經又云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鄭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投壺疏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按此籌又東西直列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亦東面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于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於地實於左手此則總斂於左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變爲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信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於地二算爲純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於地有餘純則

橫於下奇則又縮諸純下及其數左獲也總斂其算於左手以右手取之二算爲純卽委之於地十純則異之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則縮於純下如右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於地於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數獲亦然其法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蓋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旣夕禮云讀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術草乘除之位正如此唯其位平列爲小異耳自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此見於禮經者尚可推見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揲蓍以證古籌算而不及此蓋未之深考也

禮經釋例卷七終

八月廿八日讀數

禮經釋例卷八目錄

變例

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

凡大斂于阼階上既殯則于西階上

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

凡楔齒綴足爲奉體魄之始奠脯醢爲事精神之始

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薦新遷柩朝廟祖大遣皆奠

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

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尸

凡奠于殯宮皆饌于東堂下室唯朔月及薦新不饌

凡朝廟奠祖奠大遣奠皆薦車馬

凡將奠皆先饌于東方徹則設于西方

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

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

凡柩朝祖如大斂奠朝禰如小斂奠

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

凡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

凡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

凡弔襚賵賻奠於死者不拜

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

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

凡凶事交相右吉事交相左

共五十六例

禮經釋例　卷八　變例　附封建尊尊服制考　卷九　祭例上

禮經釋例卷八

歙淩廷堪次仲學

變例

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

廷堪案士喪禮死於適室幠用斂衾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張氏淳曰注曰疾時處北墉下按釋文云牖如字牆也本亦作墉從釋文死而遷之南牖下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于適室是始卒于室也士喪禮小斂畢男女奉尸俠于堂幠用夷衾注俠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閒牀第上也是小斂後則奉尸于堂也疏云初死幠用大斂之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今小斂後大斂之衾當擬大斂故用覆棺之夷衾以覆尸也士喪禮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小斂在室中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注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此小斂後俠尸之牀也在堂上故曰兩楹之閒也

又案宮室之制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墉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墐戶毛氏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蓽戶然則北牖當庶人之室士大夫不

爾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君北牖下或為北墉下考既夕記寢東首于北墉下陸氏德明釋文墉音庸喪大記此語本引既夕記當作北墉下鄭注正之是也論語集注禮病者居北牖下蓋承喪大記之誤矣

凡大斂于阼階上既殯則于西階上

廷堪案既夕記大斂于阼注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士喪禮大斂布席如初注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為少南疏云布席如初初謂小斂時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大斂于阼階上也士喪禮陳大斂衣畢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士喪禮又云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注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敖氏繼公曰棺既升則入于肂中而蓋則置於序端歟又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是既殯則于西階上也考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殯

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
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敖氏
繼公曰大斂于阼乃殯于西階上象其由主位而往
也蓋周人之制大斂時猶以生人事之故于阼階上
旣殯則以賓客事之始遷于西階上矣

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

廷堪案士喪禮飯含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
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注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
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
明矣疏云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邊受取奠貝從尸南

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舊有解云遷尸于
南牖時北首若北首則祝當在北頭而南鄉以其爲
徹枕設巾要須在尸首便也今商祝事位以北面則
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
云葬於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尚幽闇鬼道事之故也
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又掘
肂見衽疏云此殯雖不言南首南首可知鄭注上文
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檀弓又云葬於北方北
首三代之達禮也禮運云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亦
據葬後而言則未葬已前不忍異於生皆南首唯朝

廟時北首故旣夕云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注云是
時柩北首必北首者朝事當不背父母以首鄉之故
也是知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也司馬氏
光書儀曰遷尸於牀上南首朱子語類亦從其說然
則尸柩南首自鄭賈以來未有異義也

凡楔齒綴足爲奉體魄之始奠脯醢爲事精神之始

廷堪案士喪禮楔齒用角柶注爲將含恐其口閉急
也又云綴足用燕几注綴猶拘也爲將屨恐其辟戾
也又云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
象設奠以憑依之旣夕記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

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卽牀而奠當腢用吉器注用
吉器器未變也若醴若酒無巾柶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
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
以綴足殷道也學者行之又云曾子曰始死之奠其
餘閣也與皆記楔齒綴足奠脯醢之事荀子曰葬埋
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張氏爾岐曰喪禮凡
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
之始奠脯醢事精神之始也若然則葬乃奉體魄之
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

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薦新遷柩朝廟祖大遣

皆奠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注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此始卒奠也此奠在室中小斂畢乃奠注祝與執事爲之舉者盥右執七郤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七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杜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小斂奠也此奠在堂上尸東大斂畢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注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注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注如初如小斂之儀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大斂奠

也朝夕哭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注入入于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此朝夕哭奠也朔月奠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杜釋七于鼎俎行杜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郤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注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此朔月奠也又云有薦新如朔奠此薦新奠也既夕禮遷柩朝廟乃奠如初注如初如從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此遷柩朝廟奠也遷柩車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注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將行而飲酒謂之祖非祖廟之祖也此祖奠也葬日大遣奠鼎入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此大遣奠也喪禮皆奠而不祭者朱氏熹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于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

又案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柩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正柩畢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

巾之升降自西階北仍是朝夕奠從柩而來者設于
堂上柩西也又云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此是徹
從柩而來之朝夕奠也又云乃奠如初此方是設遷
柩朝廟之奠也朝廟畢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
襲注乃舉柩郤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又云降奠
當前束注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
柩車西束有前後也疏云未束以前其奠使人執之
待束訖乃降奠之當束也此仍是朝廟之奠從柩而
降者設于堂下柩車西也又云徹奠巾席俟于西方
此是徹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也又云布席乃奠如初

主人要節而踊此方是設祖奠也
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
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奠于室中尸東此始卒之奠也
小斂畢奠于堂上尸東此小斂之奠也皆在尸東大
斂畢乃奠祝執巾席從設于奥東面注自是不復奠
於尸室中西南隅謂之奥又云奠由楹內入于室此
大斂之奠也朝夕哭乃奠入如初設注入入于室也
又云錯者出立于戶西此朝夕哭之奠也朔月奠皆
如初奠之儀又云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

籩位醴酒位如初此朔月之奠也有薦新如朔奠此
薦新之奠也皆柩在西階上而奠在室中既夕禮遷
于祖正柩于兩楹間畢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既
夕記啟殯朝禰之儀正柩畢奠升設于柩西此從柩
而行之朝夕奠也設于堂上柩西既夕禮質明徹畢
乃奠如初李氏如圭曰亦于柩西席前設之既夕記
徹乃奠此徹去從奠設朝廟之奠也亦在堂上柩西
既夕禮載柩于車畢降奠當前束注當前束猶當尸
腢也亦在柩車西既夕記朝祖廟後卒束前而降奠
席于柩西此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也設于堂下柩車

西既夕禮徹奠此是徹朝廟奠乃祖注還柩車鄉外爲行始
又云布席乃奠如初既夕記祖還車不易位注據此此柩將行之祖
奠也葬日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此徹祖奠也祖奠
徹于柩車西北則祖奠當設于柩車東又云鼎入乃奠此大遣奠也祖
奠大遣奠經不云設于何所考既夕記祝饌祖奠于
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疏云正經直云祖還車
及還車訖乃奠如初不云饌處故記人明之敖氏繼
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祖奠在柩車東則
大遣奠亦在柩車東矣
又案楊氏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

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奥設席東面朔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啟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柩東爲異既夕禮朝廟奠從席升設于柩西注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竊謂小斂以前奠于尸東者此時尸南首奠在其右也遷柩以後奠于柩西者此時柩北首奠亦在其右也至還車向外後柩復南首故奠于柩東仍在其右矣楊氏及注說皆欠分明又祖奠大遣奠柩已南首故此二奠在柩東楊氏并謂降奠亦在柩東者非也此時柩尚北首故注以爲在柩西也

又案小斂以前奠于尸者疏云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此說是也大斂以後奠于室者既殯則以鬼神之禮事之矣還柩以後奠于柩者蓋柩既離殯宫則奠宜從柩不能復設于殯宫之室也疏云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之處也此說失之

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戶

廷堪案士喪禮奠席在餕北斂席在其東注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又云席設于奥東面朝夕哭奠不云席蓋因大斂奠之席朔月奠及薦新奠皆如初奠之儀是室中奠席皆東面也既夕禮遷柩從奠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注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疏云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奥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西面可知朝廟乃奠如初祖奠布席乃奠如初是柩側之奠席亦東面也又載柩畢降奠當前束既夕記降奠席于柩西不云何面當亦東面大遣奠經不云席敖氏繼公曰此設之次亦如殯奠既云如殯奠則亦有席東面矣至於始卒奠及小斂奠經皆不云有席蓋此時尸尚在席上故不用席奠無席則統於尸也從奠用席不統於柩者既殯則以神事之不同未殯時也

凡奠于殯宫皆饋于下室唯朔月及薦新不饋

廷堪案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燕養平常所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疏云大小斂奠朝夕奠等皆無黍稷故上篇朔月有黍稷鄭注云於是始有黍稷唯有下室若生有黍稷殷

奠自有黍稷故不復饋食於下室也張氏爾岐曰朝夕之奠有醴酒豆籩而無黍稷至月朔殷奠乃有黍稷如平時常食者以下室又自有燕養之饌故雖不設黍稷而不爲薄也既奠殯宮又饋下室者莫必神之所在故也蓋殯宮正寢也下室燕寢也疏云下室爲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然則士聽私朝於正寢燕息於燕寢皆恒居之處故奠饋兩設也

凡朝廟奠祖奠大遣奠皆薦車馬

廷堪案既夕禮朝廟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

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奠畢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注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又云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注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既夕記適祖廟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注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疏云以車三乘皆當有馬有馬則有此三者是朝廟奠薦車馬也既夕禮祖奠薦馬如初注柩動車還宜新之也大遣奠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

西面而俟南上注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是祖奠大遣奠亦薦車馬也祖奠言馬不言車既夕記朔廟奠言車不言馬皆文不具也

凡將奠皆先饌於東方徹則設于西方

廷堪案士喪禮小斂陳奠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注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大斂陳奠東方之饌兩甒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注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朔夕奠祝由主人之北適饌注適饌適新饌考前徹小斂

奠乃適饌注東方之新饌敖氏繼公曰適東方之饌處以待事至也後放此則此朝夕奠亦饌于東方也朔月奠東方之饌亦如之薦新如朔奠既夕禮遷柩朝廟奠東方之饌亦如之既夕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既祖祝乃饌敖氏繼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既夕禮大遣奠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是知未奠之前皆饌于東方也士喪禮徹小斂奠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注爲求神于庭孝子

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
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徹大斂奠設于序西南直
西榮徹朔奠其設于外如于室注外序西南既夕禮
徹祖奠設于西北注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柩車
在庭當階間則柩車西北即序西南矣 朝夕奠但云卒徹不云設于序
西南者文不具也是知既徹之後皆設于西方也徹
遷柩從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已再設爲褻也從奠
即朝夕奠徹朝廟降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非宿奠也
此降奠亦再設之奠與前同注說恐非既夕記小斂辟奠不出室注未
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于

序西南既夕禮徹大遣奠徹巾苞牲取下體注苞者
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士苞三个亦得俎釋三个雜
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小斂辟奠爲事之始
未忍以神事之大遣奠爲事之終以賓客事之故皆
不設於西方也

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
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

廷堪案士喪禮設小斂奠夏祝及執事升自阼階奠
畢降自西階徹小斂奠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又云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

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此奠于堂者也大斂奠祝
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奠畢由楹西降自
西階徹大斂奠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又
云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
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朔月奠如朝夕哭
之儀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
序出如入此皆奠于室者也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者文不具也
既夕禮遷柩朝廟設從奠升降自西階徹從奠徹者
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設朝廟奠升降自西階此亦奠

于堂者奠升不由阼階者注云柩北首辟其足也士
喪禮君臨大斂奠亦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故升
不由阼階也既夕禮徹降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
節而踊注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東南疏云
凡奠於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亦
由重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
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但設奠於柩車西而東面則
徹者由奠東而西面徹之也此奠于庭者也故疏云
然祖奠布席乃奠如初徹祖奠徹者東注由柩車北
東適葬奠之饌大遣奠注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

東祖奠大遣奠亦奠于庭者故如降奠之儀卽疏所謂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也

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

廷堪案士喪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也又云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爲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由重南東者由重之南而東也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注爲神馮依之也疏云鄭解奠至重卽踊者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君臨大斂畢乃奠升自西階不升自阼階注云以君在阼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注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朝夕哭乃奠升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朔月奠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有薦新如朔奠既夕禮朝

廟奠升降自西階注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主人要節而踊注節升降疏云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既夕記朝于禰廟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禮徹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徹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降自西階婦人踊徹朝夕奠及朔奠從奠不云踊者文不具也徹無由重南東之踊節者變于奠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堂室者故以升階降階爲節既夕禮設祖奠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大遣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奠由重南東疏云奠來時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餟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東者禮之常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將祖徹降奠卽朝廟奠隨柩而降奠于庭者主人要節而踊注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疏云上篇徹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無升降之事直有往來經云要節而

踊明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婦人男子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徹祖奠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疏云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升自阼階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庭者故以來去為節來象升階去象降階也至於從柩而行之夕奠亦設于堂從柩而降之朝廟奠亦設于庭皆不要節而踊者再設故也

凡柩朝祖如大斂奠朝禰如小斂奠

廷堪案既夕禮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注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是柩朝祖如大斂奠也既夕記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啟注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疏云先朝禰後朝祖故先於禰廟饌至朝設之故也如小斂奠者則亦門外特豚一鼎東上兩甒醴酒一豆一籩之等也是朝禰如小斂奠也考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鄭注當為皇考字之誤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鄭注適士上士也孔氏正義曰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孔君知諸侯上士亦二廟者蓋據既夕記而言也王制禮器並云士一廟皆中下士祖禰共廟之制即上經所謂祖廟是也

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廷堪案士喪禮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為懸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此言置重之處也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注鬻餘飯

以飯尸餘米為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冪用疏布久之注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鬲口也繫用靲縣于重注靲竹篾也敖氏繼公曰靲字從革似當為革之屬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注賀加之結于後注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此言重之制度也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又云置重如初注如殯宮時也疏云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重為行禮之大節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故遷于廟其置重之處亦如在殯宮之時以奠于廟亦有要節而踊之儀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疏云以銘未

用待殯訖乃置于肂既夕禮啟殯祝取銘置于重殯時銘在肂至啟殯故復置于重也設祖奠時祝取銘置于茵此不置于重者注云重不藏故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正義曰既夕禮當作記初喪當作將葬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禰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此埋重之處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注重既虞將埋之疏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

虞末虞以前以重生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即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即埋之也此埋重之時也

又案張氏爾岐曰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殆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者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据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据內近北者也重固自內出者也考經文明云參分庭一在南不云一在北張氏此言顯與違違不可從也

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

廷堪案士喪禮將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盥盆于饌東有巾注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又云西方盥如東方注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于西堂下此設盥于堂下者也將大斂祝徹盥于門外注小斂設盥于饌東布巾大斂設盥于外外彌有威儀疏謂陳大斂饌訖當設盥于門外也將朝夕奠徹者盥于門外既夕禮請啟期後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疏云按小斂設盆盥在東堂下大斂設盥於門外雖不言東方約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

方如大斂奠也此設盥于門外者也蓋凶事略不設洗惟設盥以代之士虞禮在既葬之後始設洗然亦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異於吉時之洗在東階東南也

凡君使人弔禭則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禭則拜而不踊

廷堪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注成踊三者三疏引曾子問三者三凡

九踊也君使人襚注衣被曰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
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疏云亦如上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首
成踊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既夕禮公賵元纁
束馬兩注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擯者出請
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
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
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
入復位杖是君使人弔襚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也
拜而成踊所以尊君也士喪禮始卒主人唯君命出

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
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注唯君命出以明大
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不踊但哭拜而已親者襚
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
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
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注主人徒
哭不踊別于君襚也小斂後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
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
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
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

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既夕禮賓賵者將命
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
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
馬如初如公賵也是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也拜而
不踊所以別於君也又既夕禮柩車發行至于邦門
公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
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不云成踊者禮殺故也
又案吉事之拜以稽首爲最重凶事之拜以拜稽顙
成踊爲最重皆見君之禮拜稽顙成踊者卽周禮九
拜之振動也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

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已
意經義遂晦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
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
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
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凶事之
拜亦由重而輕次第固井井也鄭賈而後說九拜者
如陳氏祥道黃氏度鄭氏鍔吳氏澄田氏藝衡王氏
廷相顧氏炎武毛氏奇齡閻氏若璩惠氏士奇江氏
永諸君於振動之拜大率依違于先後鄭之間否則
略而不言卽或別擬一解亦無定見最謬者方氏苞

之說也方氏之言曰振動未嘗拜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辟與三退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慴不寧更甚于答拜故列於五拜之前也不知聘禮公當楣再拜者拜聘賓之君之命非拜聘賓也故聘賓三退負序不敢答拜厭於其君盛禮不在已也前此入大門時公再拜賓辟不答拜亦然主國之君非爲已拜何震慴不寧之有方氏所云不獨陋妄穿鑿且不明禮意矣爲人使者不答拜是禮之通例聘禮之外如昏禮公食大夫禮覲禮之使者皆然禮經其在可考而知也詳見通例方氏不之知而曲爲之說眞方隅之見也故爲附辨於此

凡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

廷堪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是君臨大斂則主人拜稽顙成踊也又云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此大夫主人亦拜之成踊者敬大夫也不稽顙者殺于君也

凡弔襚賵贈奠於死者皆不拜

廷堪案士喪禮之弔襚及既夕禮之賵贈經皆不云拜是賓於死者不拜也自始卒奠以至大遣奠經亦不云拜是主人於死者不拜也陸氏隴其曰士喪禮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賓之文而於柩於重於奠皆未嘗拜至士虞禮設饌後始言主人再拜稽首自虞以前豈經文略而不言歟抑主哀不主敬而不拜歟賓之弔奠賵贈亦皆不言拜汪氏紱曰喪禮急遽初

喪尤甚虞禮以前皆不言拜與吉反也竊謂弔襚賵
贈皆賓與主人行禮故於死者不拜奠異於祭未忍
全以鬼神之禮事之故於死者亦不拜非主哀不主
敬之謂亦非怠遽之謂也
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
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哭位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
在其後西面注衆主人庶昆弟也此室中之位也親
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
人拜于位注室中位也沐浴畢主人入卽位飯含畢

主人襲反位注位在尸東小斂畢主人西面馮尸踊
無算皆室中尸東之位也奉尸侇于堂男女如室位
踊無算則堂上尸東之位也又云主人出于足降自
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又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
之卽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注卽位踊東方位此阼
階下西面之位也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
人待于位大斂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
袒大斂畢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
人復位又云卒塗主人復位踊襲皆阼階下之位也
蓋主人雖位在阼階下至大斂時仍升堂卽尸東之

位斂畢始復阼階下之位也大斂奠畢主人揖就次
注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
麻有牀第可也至此則主人居次矣既夕記既殯居
倚廬注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次在門外故
有事先卽外位然後入卽內位也士喪禮朝夕哭丈
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注外
兄弟異姓有服者也又云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
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注
辟開也凡廟有事則開無事則閉此門外之位也又
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又云主人堂下直東

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
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
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此門內之位也朝夕奠
畢賓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
此又門外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門外至朝夕哭時
仍入門卽阼階下之位至哭畢始復門外之位也既
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注匠人爲
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卜日既朝哭皆復
外位亦謂門外位也
又案既夕禮設祖奠畢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

復位注主人也自死至於殯自啟至於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疏云自死至於殯在內位據在殯宮中自啟至於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異故總言之在內位者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自啟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考既夕禮啟殯丈夫髽散帶垂卽位如初注如初朝夕哭門外位此初啟殯時尚是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入卽位袒此則殯宮阼階下之位也至入祖廟柩升自西階主人從升正柩[illegible]主人柩東西面此亦如小斂俠尸于堂之位也設從奠畢主人降拜賓卽位踊襲此方是卽廟中阼階下之位也至於公賵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賓賵主人拜于位亦皆廟中阼階下之位葢啟殯後則與未殯時同故未殯時主人之位恒在阼階下啟殯後主人之位亦恒在阼階下不復就外位也

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閒

廷堪案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衆婦人則戶外北面此尸西之位也言東面則在尸西可知小斂畢奉尸俠于堂男女如室位又云婦人阼階上西面此阼階上之位也大斂時婦人尸西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卽位于堂南上既井椁婦人哭于堂此位當亦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也既夕禮遷柩車婦人降卽位于階閒注位東上張氏爾岐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注云東上至此婦人始降在階閒者柩車將行故婦人于車後送之也楊氏復曰始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時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此亦治喪馭繁處變之大法也考男女之位小斂前親者在室以尸東尸西爲別親者注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以戶外堂下爲別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小斂後以阼階上阼階下爲別既殯無事則主人入于次婦人無事或退處于房中歟

又案既夕禮既葬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注反哭者於其祖廟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注出卽位堂上西面也此反哭之位主人東面主婦西面與始卒哭位正相反且主人升自西階婦人升自阼階葢相變以爲禮也

又案張氏爾岐曰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又曰喪之即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竊謂葬禮在士喪下篇是葬者喪禮之

終也葬後乃虞祭是虞者祭禮之始也然則人子未葬不但不可以服官并不可以祭也張氏之言眞深於經術之言哉

又案明盧氏格曰朱文公父喬年以紹興十三年卒葬於崇安縣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卜得兩地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於白水里鵞子峯下而葬母於建安縣天湖之陽而自爲文以紀之儒者抱利欲之心貪慕富貴忍使父母之魄遠離故鄉斯已奇矣又且遷其父骨使朽魄不安疑皆非君子所爲而竟已爲之則愚蒙不肖之子尙足責乎夫相墓之說皆妖妄詭誕不應經義本不足辨特以惑溺者往往藉口於朱子故錄盧氏此論以諗世之爲人子者

凡凶事交相右吉事交相左

廷堪案旣夕禮啟殯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注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疏云周祝降階時當近東夏祝升階當近西是交相右也考凶事交相右者此經是也吉事交相左者如鄉射大射耦降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三耦拾取矢退與進者相左二次射司馬命去侯

畢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飲不勝者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三次射司馬命去侯畢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燕禮大射二人媵爵于公序進酌散交于楹北皆是也

又案士喪禮飯含商祝襲祭服注商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設重夏祝鬻餘飯注夏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又祝取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此外經有言夏祝者有言商祝者有但言祝者賈疏析之甚詳徐氏乾學曰夏祝事簡商祝事繁周祝文飾實兼兩者周制博采夏商周人

講習夏商之禮所謂監于二代郁郁乎文者以此儀禮所以爲萬世之經也

封建尊尊服制考

禮記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喪服小記亦云親親尊尊人道之大者也親親尊尊二者以爲之經也其下四者以爲之緯也所謂尊尊者皆封建之服何休所謂質家親親文家尊尊是也先王制禮合封建而言之故親親與尊尊竝重封建既廢尊尊之義六朝諸儒或有能言之者宋以後儒者因陋生妄於其所不知輒以己意衡量聖人由是說喪服者日益多而禮意日益晦心竊惑焉謹取經與傳言尊尊之義者別輯爲一篇名曰封建尊尊服制考而以戴記釋經與傳者證之俾讀者一覽而知不致迷於所往庶於經義不無少裨焉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諸侯爲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曰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

廷堪案注與疏皆謂士不得君稱與經傳相違敖氏繼公曰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此說是也詳見下妾爲君及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總麻三月章貴臣貴妾鄭氏蓋因大傳有尊尊之說知是封建之制遂謂士卑無臣別於大夫以見尊尊之義不知士有臣從經傳之說而尊尊之義乃益明也敖氏知士有臣但據經傳知之亦未知喪服尊尊之義全繫乎此也

又案大傳卽喪服之大傳也別於小記故名大傳鄭目錄云名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禮陳澔集說仍之皆不知爲喪服之大傳惟元吳氏澄謂統論喪服之大凡如易之繫辭爲易大傳故亦名大傳然吳氏說喪服經傳終不識尊尊之義亦屬一知半解而已

父爲長子注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廷堪案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

故也大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凡經傳所云長子衆子適子庶子者皆封建之制也子皆妻之子則以傳重者爲長子其餘皆衆子有妾子則以傳重者爲適子其餘皆庶子期服章爲衆子注以衆子庶子爲士與大夫之別恐未必然蓋適子庶子爲妻妾之分故此傳是士禮亦有庶子之稱也士無妾子則爲長子衆子有妾子則爲適子庶子蓋傳重與不傳重之分非士與大夫之分也

爲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注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

廷堪案傳所云受重者所受宗廟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唯封建始有之卽上傳之傳重也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考記本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與傳文正同注亦明晰近休寧戴氏據通典所載賀循引喪服制曰於所爲後者之子兄弟若子改之好奇者多從其說竊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證通典傳刻易淆似未可據以改經也邇來校書家喜援別書所引者以改本文其風皆戴氏開之流弊恐未有艾也

妾爲君

傳曰君至尊也 注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廷堪案經所謂君指士而言也然則士卑無臣不得稱君卽注亦不能自守其說矣君者對臣妾之稱也緦麻章士有貴臣貴妾妾既稱君則臣亦得稱君注亦知己說之難通故於貴臣貴妾下注云

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鄭前注以士爲卿士蓋曲護己說不知緦麻章承上文士爲庶母而言尙得云士卑無臣士妾又賤乎疏不破注自是唐人師法然經既云士有貴臣則不得云士無臣違經而從注考特牲饋食記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是士有臣之明證也

又案上經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疏乃云士雖有地不得稱君不但與經違幷與傳違則疏說不可從也明矣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

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

廷堪[illegible]上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云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是注與疏皆以士不得稱君也今考此經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言公卿大夫之臣唯室老非衆臣士之臣唯貴臣非衆臣也經所云公指諸侯也經所云士大夫指侯國之士與卿大夫也傳所云公即經之公也傳所云卿大夫即經之大夫也傳所云士即經之士也傳所云室老者卿大夫之貴臣也傳所云貴臣者即士之貴臣如曲禮所云士不名家相是也注既以士卑無臣不得稱君則不得不以經之士爲卿士又不得不以傳之士爲邑宰下經緦麻三月章士貴臣貴妾又不得不以爲公士大夫之君然則疏所云士無臣者皆遷就注說而爲之也其實士有臣已見之經與記也士昏禮納采主人授老鴈此曲禮所云士之家相即士之貴臣也聘禮賓問卿大夫降授老幣是此傳所云卿大夫之室老即卿大夫之貴臣也蓋卿大夫臣多故傳云室老以別之士臣少故但云貴臣而已此外則衆臣也以傳釋經又以他經釋傳學者可以無疑矣敖氏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說與經傳合而又引李微之曰以傳考之疑士即卿字傳寫誤也今依本文讀之與傳正合固不必改經從己也

又案論語雍也可使南面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後儒乃以南面爲帝王之稱此與說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孔子各許三子以諸侯之

位者同一謬也包氏以南面爲諸侯朱注以南面爲人君聽治之位皆不云帝王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父卒則爲母注尊得伸也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廷堪案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兼所生母而言者也何以知之喪服經傳當封建之世合尊尊親親而制者漢以後封建既廢儒者不識尊尊之義故於此經多失其旨案齊衰期年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此言適母也父在則其服齊衰期年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傳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此言大夫之庶子不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大功九月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言庶子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緦麻三月傳於父在適母謂之私尊所生母謂之私親皆厭於至尊不得伸其私所謂尊尊之義也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此言諸侯之庶子不爲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九月是父雖卒猶爲嗣君所厭不得伸故傳以爲先君餘尊亦尊尊之義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竝得伸其齊衰三年也或謂經傳無所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齊衰三年章又云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又云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夫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尚爲之三年而

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盡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唯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伸齊衰三年也鄭氏此注直可補經後人論視無覩遂使聖經賢傳千年來幾淪長夜良由尊尊之義不明故也禮意精深原不易曉而後世反道亂常之論顯悖乎經地義又皆陋儒說春秋者啓之尤不可以不講考春秋隱公二年經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左氏無傳杜預則以爲桓公之母此夫人三傳皆不知爲何人又僖公八年經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范甯注穀梁引劉向說則以爲成風此夫人三傳亦皆不知爲何人又宣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左傳經作嬴氏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熊氏又冬

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經作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頃熊此夫人傳者姓與謚皆互異又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左穀經皆作姒氏公羊經則作弋氏又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左穀經皆作定姒公羊經則作定弋此夫人傳者姓氏則互異又昭公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何休注公羊以爲襄公嫡夫人後儒據左氏則以爲敬歸之娣此夫人說者嫡庶則互異人尙不知爲何人姓謚嫡庶且互異傳者說者之是邪非邪吾烏從而辨之唯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說者皆以爲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請得而論焉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又書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名伯來會葬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名昭公來會葬禮也名伯穀梁作毛伯楊士勛據徐邈本當作名伯公羊穀梁皆以含與賵兼之爲非餘無異詞九年經又書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繫成風於僖公之下者正公羊母以子貴之義也說見劉原父春秋權衡許君五經異義從左氏公羊之說以爲禮也鄭君駁之雖兼用穀梁而其服問

注亦引春秋之義以證之蓋三傳本無甚異同也春秋經文既無譏節傳者乃以爲禮胡安國乃云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此論不知出何經傳周公制禮凡妾子皆謂之母孔子作春秋於其薨也大書曰夫人某氏薨於其葬也大書之曰葬我小君某是春秋與禮經合也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子告宰我之辭也試思母者嫡母乎抑兼言所生母乎孟子曰無以妾爲妻齊桓公命諸侯之辭也試思戒諸侯者以妾爲妻者又何嘗戒庶子爲諸侯無以妾爲母乎胡安國即不能知禮與春秋豈論語孟子亦不能知之說春秋者啖趙而下妄人固多未有如安國之甚者憑臆腹以爲理其罪乃至上通於天宜其見黜於

聖王之世也

廷堪又案爲此義通禮經於春秋竊謂得聖人微旨而稽之儒說鄭康成氏劉原父二君而外罕有同者遂不敢自信後讀鄞邑萬氏斯大儀禮商父卒爲母三年又讀元和惠氏士奇春秋說僖公成風之禭並同鄙見萬氏之言曰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爲母之中也惠氏之言曰春秋者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以宰咺及秦人之來賵禭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易象陰係於陽春秋母係於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可見人心不甚相遠自宋以後通儒日少故鮮發明之者嘗謂

本朝經術之醇直接漢儒視宋人之憑理說經眞有霄壤之別矣

又案春秋成風之義公羊左氏皆以爲禮也考晉書禮志隆安四年孝武大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允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理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詔可通典又載徐野人之議未錄孔氏服問正義所云不依正禮者蓋謂儀禮喪服無正文

耳後儒說禮不精不能引慈母如母鄭注證成春
秋之義以致明太祖孝慈錄激而爲矯枉太過之
制也又晉書禮志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卽琅邪太妃周氏也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
欲降朞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
緦麻三月蓋哀帝由琅邪王入後大宗欲降期者
亦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之服也故江彪爲此議
非庶子父在爲所生母議也胡三省注通鑑引周
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絰以證之而不引喪
服若庶子爲後者爲其母服緦則當云父在厭於

君不得伸私親不當云厭屈私情上嚴祖考也父
卒則爲母齊衰三年兼所生母言之鄭注本有明
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若依鄭注妾子爲母父
卒得伸則哀帝降期正合禮意惜江彪不知而妄
議以致明世宗明倫大典激而爲矯枉過正之制
也以此二事觀之則經術豈可不亟加講明誤人
家國乎王伯厚困學紀聞說春秋用致夫人引江
彪之言乃云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竟
不知江彪所議是何禮可謂昧極宋人表表如後
儀王氏所言尙謬悠若此其他又何足辨也

又案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
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
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
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此謂庶子之不爲後者也
封建廢其禮本不能行後世妾子貴則貴其母制
本如此亦無煩貿儒之紛紛然經義不可不加講
求故爲正之如此蓋適庶及宗法皆因封建而有
貿儒不知封建久廢又不知先王尊尊之義每於
嫡庶宗法踶臆妄談喋喋不休禮意遂由此日晦
且貿儒於經多喜言易與春秋而畏言禮於禮多

喜言喪服之經傳而畏言威儀器數蓋畏實事求
是之難而喜空言之易於踶臆也其實天然成秩
者皆膚末無稽之談於春秋喪服之精意何嘗夢
見乎

母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注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

延堪案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母爲長子齊衰三年
封建之制以適長爲重因其將爲後也故異其服
皆尊尊之義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父在爲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廷堪案父在爲母齊衰期厭於父至尊也若庶子爲後者爲母緦庶子不爲後者則記所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不在五服之中矣皆厭於至尊故也孟子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爲請數月之喪集注引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經傳皆無厭於嫡母之文故說者以爲

承趙岐之誤

不杖麻屨者 注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

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注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廷堪案注言降有四品其義極精由此求之尊尊之義思過半矣竊謂不明乎尊之義而言古之喪服如瞽者無相坐雲霧之中而辨四方無論信經傳疑經傳從鄭注違鄭注枝蔓不休徒聒人耳終無是處也

爲衆子 注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廷堪案無妾子爲長子衆子有妾子爲適子庶子凡衆子庶子指不爲後者言之皆封建之制也注以爲士與大夫之分恐非然士與大夫有別亦尊尊之義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注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大夫雖尊不

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注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

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注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世百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廷堪案傳所云持重者卽所受於大宗之宗廟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於前則曰受於後則曰持皆受於天子諸侯者非無形之物也有重可持非唯諸子可以爲諸父之後孫可以爲祖之後卽弟亦可以爲兄之後兄亦可以爲弟之後經傳班班可考也封建旣廢無重可傳不過蚩蚩之氓志在財帛而已陋儒仿古乃有以少子爲長子之後者竟不知持重爲何事蓋因上傳云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遂誤以持重爲持服矣

又案有宗廟土地爵位人民方謂之大宗天子以別子爲諸侯其世爲諸侯者大宗也諸侯以別子爲卿其世爲卿者大宗也卿以別子爲大夫其世爲大夫者大宗也大夫以別子爲士其世爲士者大宗也春秋桓二年左傳曰天子建國言天子以別子爲諸侯故云建國也又諸侯立家言諸侯以別子爲卿故云立家也又卿置側室言卿以別子爲大夫故云置側室也又大夫有貳宗言大夫以別子爲士故云有貳宗也又士有隸子弟士之別子無重可傳故云隸子弟也

又案左傳桓二年卿置側室杜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襄十四年卿置側室杜注側室支子之官漢書文帝賜南越王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帝先封於代蓋不敢以天子建國自居但如卿置側室而已此謙辭也小顏注漢書以爲側室言非正嫡所生殆不然矣

又案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太祖始封之君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皆釋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之文也注所謂祭天蓋周以后稷爲始祖所自出天卽蒼帝靈威仰也傳又云尊

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
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
子不得後大宗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
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
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
祖禰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大傳庶子
不祭明其宗也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
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
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

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
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
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
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此皆釋傳大宗
小宗之文也注引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
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亦
據禮記以解經也後儒讀記而不讀經故於禘其
所自出及大宗小宗如治亂絲而無綱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
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
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
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
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絶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

廷堪案此傳言小宗也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亦小宗之制
考繼別子者百世不遷爲大宗有重可傳者也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爲小宗無重可傳者也諸侯卿
大夫士皆然封建廢則不能行今唯世襲尙可行
之後儒欲於士庶人家行此多見其敝也

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廷堪案從服者大傳所謂服術有六六曰從服是
也有尊尊之從服有親親之從服今但錄尊尊從
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

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

廷堪案後世承重孫爲祖服斬衰三年其服不見禮經唯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黃氏榦取之以補經其實則爲人後者之服耳考喪服斬衰三年章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故適子卒適孫爲祖後爲三年之服謂之承重也然此唯封建之世有之通典言之甚詳如孫爲祖持重議有晉庾純及劉智劉寶王敞吳商諸儒辨難孫爲庶祖持重議有晉劉智釋疑問答及束皙庾蔚之諸儒之說嫡孫亡無後次孫爲祖持重議有晉萬蔣范宣問答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有晉徐邈問答及宋何承天庾蔚之諸儒之說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有晉劉智問答及成粲賀循宋後魏諸儒之說蓋當時雖不世官而爵土猶在應襲者往往爭之故諸儒說禮精審若此有重可承非特孫可承祖雖同宗之支子皆可承也今律有承重之文以通典考之亦指世襲之家有後者言之知禮者稀卽律文亦不易讀也陋儒據家禮每於士庶人家行此且使諸父在其下則全非禮意矣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注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

廷堪案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子夏喪服傳之言也母以子貴公羊春秋傳之言也適庶之精義盡於此中舍此皆離經畔道無稽之言矣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

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注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已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已同婦貴於室從夫爵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注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寄公爲所寓注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注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既葬而除之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疏云祖謂別子爲祖百世不遷之祖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

廷堪案濟陽張氏曰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別子爲始有家者也國君大子嗣爲國君其次子即是別子如魯桓公大子同既爲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等爲別子後皆各爲其家之祖其世世嫡長是謂大宗也故曰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張氏說大宗雖爲明析而世世嫡長尙屬空言不知封建之制非空言乃實事也若適長不爲後則虛有其名而已安得爲大宗乎以左氏傳考之如

孟孫氏以別子慶父共仲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襄二十三年孟莊子卒公鉏奉羯而孺子秩奔邾則秩雖長不得爲孟孫氏大宗而大宗在孝伯矣叔孫氏以別子牙僖叔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成十六年僑如出奔名叔孫豹於齊而立之則僑如雖適長不得爲叔孫氏大宗而大宗在穆子矣季孫氏以別子友成季爲祖世以適長爲後至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愛悼子欲立之則公彌雖長別爲公鉏氏不得爲季孫氏大宗而大宗在悼子公鉏氏乃小宗也張氏若云其世世爲

後者是謂大宗則證之實事皆合矣說經不於實事求是而但據空言吾未見其可也近儒不知封建久廢而好言宗法據理憑空立一宗子往往如此

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注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

庶人爲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廷堪案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考士之子恒爲士此宗子爲士者也若士之庶子有爲大夫者當其在時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至卒後則其子孫別立廟以是人爲祖不祖士之宗子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蓋國君者諸侯也公子者卿大夫也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是由卿大夫爲諸侯也世世祖是人者謂子孫爲諸侯者世世以始封諸侯爲祖不祖公子者謂不以其先之卿大夫爲祖所謂自尊別於卑者此也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卽此義也卿大夫之庶子可起而爲諸侯則士之庶子亦可起而爲大夫故有大夫爲宗子之服此宗子指士而言若宗子是大夫則其尊同

但爲宗子齊衰三月之服不必別云大夫爲宗子也近儒不明尊尊之義往往於此多以臆妄說乃至有不信子夏傳者通典奪宗議曰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豫章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案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子封爲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豈況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

聖德尊代伯邑考之宗嫡也隋書儒林傳吏部尚書牛宏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劉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線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自漢至唐諸儒之議禮精詳如此非後世所可及也

舊君 注大夫待放未去者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注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注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者不降明有所降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注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廷堪案殤大功九月七月喪服經凡七條爲封建之制者四條其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三條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禮皆無之蓋知

其爲封建之制也而適孫之長殤中殤一條尚有之不知亦封建之制也

又案上經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者殤服亦古禮之不行於今者茲但取有關於封建

者錄之其餘則不及也

又案大傳服術有六五曰長幼鄭注成人及殤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注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為姪庶孫丈夫婦人同

適婦注適婦適子之妻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注婦言適者從夫名

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注父在則同父沒乃為父後者服期也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注子謂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尊同謂亦為大夫者親服期

廷堪案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此皆釋傳文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亦封建尊尊之義陋儒因下傳之注有尊同則不相降之語遂以為傳文乃謂是莽歆所增竄凡經傳涉於此者皆毅然刪之可謂妄極蓋封建既廢古禮容有不能行於後世者然不可以後世小儒陋腹遂以疑經石梁王氏之妄陳澔無識既采入集說陋者因以己所不解者為莽歆所偽撰此說經以來未有之災異也周官晚出故宋人或疑為莽歆偽撰若儀禮自西漢立學以來從無有疑及之者為此論者自非喪心病狂不至於此若如所言則士冠禮取脯之母拜其子特牲饋

食禮嗣子舉奠之父拜其子及此喪服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母為長子齊衰三年皆封建之制後世所未有者豈亦莽歆所偽撰乎不自咎胸腹之陋而輒以理之在心者為斷嗟乎宋儒之流弊其誤人乃至於此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妻子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

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廷堪案餘尊所厭鄭君無注敖氏云以死者爲其父尊之所厭則大謬竊謂公之庶昆弟其父雖卒而適子尙爲諸侯是先君之餘尊猶在故爲所厭不得伸也苟知尊尊之義則此傳不難解也

又案注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疏云舊讀謂鄭君以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所謂傳下者傳曰之下也蓋舊讀傳曰昆弟何以大功也其義原可兩通近人有以昆弟二字屬下節經文之首者則讀之不可通矣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廷堪案濟陽張氏曰舊讀與傳文甚協鄭君必欲破之不知何故且女子未嫁而逆降旁親於義亦自可疑兩存其說可也此兩節注與舊讀互異學者莫知所從世多襲張氏之說而不知其未深思也考喪服子嫁注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

於士庶人曰適人此經例也上經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與此傳正同詳傳意未嫁者謂許於大夫而未嫁者蓋尊尊之義故鄭君此注亦引齊衰三月章以證之其義甚明後儒昧於此義故有逆降旁親之疑蓋尊尊之義鄭君而後知此者鮮矣注雖與舊讀異其義甚精世有好學深思者當自知之

又案休寧戴氏曰上節注當移於得與女君同下

卽接傳文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皆爲鄭注說亦可從存此以質知者蓋鄭注自與舊讀異非與傳異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

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注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

廷堪案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皆釋傳文自尊別於卑者之義陋者於他記文多疑爲莽歆僞撰於中庸則不復致疑何也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適孫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

功之殤中從下注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大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亦此求之也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注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注君之庶子

廷堪案殤小功五月喪服經凡十一條爲封建之制者六條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王條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禮皆無之蓋知其爲封建之制也而適孫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三條尙有之不知亦封建之制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注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

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

君母之父母從母注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注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母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緦麻三月者注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適上下也

廷堪案此緦麻殤服也唐開元禮宋政和禮明集禮尙有之蓋不知爲封建之制故也

又案小功殤服下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

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殤服長殤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蓋小功殤服重故傳以大功小功別之緦麻殤服輕故傳以齊衰大功別之其例甚明本不煩言而解近有謂此四句爲喪服經文誤入傳中者無端乎地起波瀾宋儒錯簡之爐其風不可長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廷堪案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喪服傳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又見大傳名卽親親尊尊之所繫故大傳之論服術一曰親親二曰尊尊卽繼之以三曰名凡喪服傳言名服者如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緦麻三月章士爲庶母乳母從母昆弟傳皆以爲名服故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貴臣貴妾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廷堪案經所云貴臣貴妾在士爲庶母之下明指

士之臣妾也貴臣貴妾卽曲禮所謂士不名家相長妾是也家相者貴臣也長妾者貴妾也士不名之則貴可知也若大夫則云世臣姪娣矣鄭君必欲守其士卑無臣之說遂注此經公士之士爲卿士注上傳之室老爲家相上傳之士爲邑宰皆公卿大夫之貴臣故於此仍守前說注貴臣貴妾云此指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不無強經從己之病恐不可從敖氏繼公曰此亦士爲之也大夫以上無緦服其義較長鄭氏於禮經最深唯士卑無臣之說不能無疑也

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待之慈己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注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

君母之昆弟

廷堪案此大傳所謂六曰從服是也前不杖朞章爲夫之君及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與此章君母之昆弟皆尊尊之從服也

以上皆封建尊尊服制也唯先王時有之封建既廢則不能行陋者昧於古今世變不得其解往往穿鑿遂成聚訟今據經傳本文提其綱而振之然後知聖人制作廣大精微若此則憑儒無學妄以爲劉歆僞造者其謬不煩言而自破而先王宗法之制亦因之而明矣此自宋以來言喪服者未發之覆也願與好學深思共質之云爾

禮經釋例卷九目錄

祭例上

凡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

凡尸飯舉脊爲食之始舉肩爲食之終

凡尸所食皆加于肵俎若虞祭則以篚代之

凡肵俎皆載心舌尸未入先設于阼階西

凡尸所食之胏脊必先奠于菹豆尸卒食佐食始受之加于肵俎

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墮祭又謂之挼祭

凡主人受尸嘏挼祭尸酢主婦亦挼祭

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

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

凡卒食酳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

凡獻尸畢皆獻祝及佐食

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

凡餕士禮二人大夫禮四人餕畢亦有獻酢

凡祭尸不就洗別設槃匜待之

共十四例

禮經釋例卷九

歙淩廷堪次仲學

祭例上

凡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尸入挼祭即墮祭畢乃食食舉少牢注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爲道也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注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此始三飯也經又云佐食舉幹注幹長脅也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始實舉于菹豆卒食佐食乃加舉于肵俎佐食羞庶羞四豆

設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再成也此又三飯也合前爲六飯經又云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三成此終三飯也合前爲九飯經又云舉肩及獸魚如初注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綒而前終始之次也士虞禮尸入設庶羞後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注飯間啗肉安食氣此始三飯也經又云又三飯舉胳胳與骼同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此又三飯也經又云又三飯舉肩祭如初注後舉肩者貴要成也

此終三飯也亦共九飯特牲士虞皆士禮是士祭尸九飯也少牢饋食禮尸入墮祭畢食舉三飯注食以黍此始三飯也經又云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即飯也大名曰食小數曰飯此又一飯也合前爲四飯經又云食胾上佐食所羞之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五飯經又云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注別舉魚腊崇威儀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六飯經又云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

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七飯經又云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八飯經又云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爲祝一飯爲主人三飯尊卑之差此終三飯也合前爲十一飯少牢大夫禮是大夫祭尸十一飯也至于有司徹不賓與儐同尸之禮入飯之後乃盛肵俎卒盛乃舉牢肩十一飯之前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釋三个以備陽厭其餘則以備

祝主人之俎其儀雖與賓尸小異而其爲十一飯則無異也。又士祭尸三飯卽侑大夫祭尸七飯始侑士祭祝主人共侑大夫祭祝主人更侑皆隆殺之義也

凡尸飯舉脊爲食之始舉肩爲食之終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尸始三飯前乃食食舉李氏如圭曰食舉卽肺脊也食必先舉之故曰舉少牢注亦云舉牢肺正脊也疏以乃食謂食肺食舉謂正脊分屬之恐非是初舉肺脊也又三飯前舉幹注長脅也又舉獸幹獸幹脅也腊及魚舉後羞庶羞是再舉脅及腊魚也終三飯前舉骼及獸腊骼也魚如初是三舉骼及腊魚也終三飯後舉肩及獸腊肩也魚

如初是四舉骼及腊魚也士虞禮尸始三飯前舉肺脊舉後卽羞庶羞是初舉脊也又三飯前舉幹是再舉脅也終三飯前舉胳與骼同是三舉胳也終三飯後舉肩是四舉肩也尸不受魚腊者虞祭不備味也皆始舉豕脊終舉豕肩也少牢饋食禮尸始三飯前食舉注舉牢謂羊豕肺正脊也是初舉脊也四飯前舉牢幹舉後羞庶羞是再舉脅也五飯前舉魚是三舉魚也六飯前舉腊肩是四舉腊也七飯前舉牢骼是五舉骼也八飯前不舉終三飯前舉牢肩是六舉肩也少牢別舉魚腊者大夫崇威儀也亦始舉羊豕之脊終舉羊豕之肩也士祭九飯故四舉大夫祭十一飯故六舉少牢雖六舉然牢體亦祇四舉脊也脅也骼也肩也少牢上佐食舉尸牢肩注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疏云正脊及肩此體之貴者故先舉正脊爲食之始後舉肩爲食之終也注疏雖據少牢言之其實特牲士虞亦始脊次脅次骼終肩與大夫例同也又特牲少牢皆再舉後始羞庶羞士虞初舉後卽羞庶羞此虞祭與吉祭異者也

凡尸所食皆加于肵俎若虞祭則以篚代之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尸食舉舉肺脊也主人羞肵俎于腊

北尸三飯後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又三飯後舉骼及獸魚如初終三飯後舉肩及獸魚如初卒食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注俎釋三个爲改饌於西北隅遺之牲腊魚各留三个于俎爲陽厭之用盛畢舉肺脊加于肵俎此肺脊先在菹豆詳見下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賓三獻燔從如初此燔亦加于肵前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尸加于菹豆不加于肵者將以嘏主人故也祝告利成尸謖後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此所謂尸俎卽所盛肵俎也肵俎出于廟門庶羞則

徹于西序下室中祔俎唯釋三个在耳餕者餕此俎
改饌陽厭者亦此俎其餘皆盛于肵俎以歸尸也少
牢饋食禮尸又上佐食爾敦後主人羞肵俎升自阼
階置于膚北尸三飯後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
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又食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
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注魚橫之者異於肉又食上佐
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
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
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十一飯後上佐食
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此肺脊亦先在菹豆祭畢祝主人入于

室後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注徹
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有司徹不儐尸之禮尸入飯
後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魚七腊
辯無髀注盛者盛於肵俎也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
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十一飯後佐食受牢舉如
儐舉肺脊也亦先在菹豆張氏爾岐曰盛於肵俎將以歸尸特
牲尸食訖乃盛儐尸則不盛全以歸尸故也儐尸不陽厭故
不釋三个是尸所食皆加于肵俎而特牲及不儐尸之禮
除神俎所釋其餘亦盛于肵俎也士虞禮尸坐從者
錯篚于尸左席上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

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
腊實于篚注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
腊俎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亦先在菹豆實于篚
注篚猶吉祭之有肵俎是虞祭以篚代肵俎也陳氏
祥道曰士虞禮不以肵俎而以篚尚質故也竊謂肵
俎載心舌篚不載心舌肵俎設于俎北篚設于席上
肵俎主人親設篚則從者錯之其例亦小異
又案祭禮所以用肵俎者不獨尸所食之魚肉不可
反於俎故加于肵俎蓋亦因神俎須釋三个留爲養
與餕同及陽厭之用故其餘別用肵俎盛之以歸于尸

非如賓客之禮盡卷其俎而歸之不釋故不別用俎
也少牢賓尸雖不陽厭而亦餕故尸所食亦加于肵
俎俟餕畢然後數肵俎及尸俎而厭之於堂也至于
不賓尸之禮則亦俎釋三个以爲養及陽厭之用與
特牲禮同也
又案有司徹不賓尸之禮盛肵俎畢此時神俎尚有
牢體六魚七腊體半牢體六者羊俎豕俎各釋三个
也魚七腊半則不止三个故下文又云佐食取一俎
乃摭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
注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

脊魚三枚而已又云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則是於肵俎之外又別取一虛俎取魚腊而盛之以為祝主人之俎唯釋三个於神俎與牢體同備陽厭之用此大夫之禮異于特牲者也

凡肵俎皆載心舌尸未入先設于阼階西

廷堪案特牲饋食記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注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據少牢而言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少牢饋食禮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

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為之于爨也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為其分散也不絕中央少許謂之勿沒蓋恐其分散肵之為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是肵俎皆載心舌也特牲饋食禮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注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為言敬也言主人所以敬尸之俎少牢饋食禮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是肵俎皆先設于阼階西也蓋肵俎雖為盛牲魚腊之器並非虛俎皆先載心舌於其上所以然者

心舌知滋味故尸所食必加之如神之饗此味也先設于阼階西者事未至也尸既入主人乃親設之于俎北皆所以敬尸也陳氏祥道曰士之肵俎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肵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載縮俎則於俎為縮於人為橫大夫之載橫之則於俎為橫於人為縮特牲九飯乃盛肵俎下大夫八飯卽盛肵俎則士之肵俎盛于飯後下大夫之肵俎盛于飯閒矣陳氏禮書於肵俎之義與例皆無所發明惟論士大夫異同少為詳析然特牲肵俎但云立舌至于大夫立心之說於經亦無明文可證也

又案少牢饋食禮肵俎舌皆切本末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牲體謂之割截脯謂之切經云切注不當云割誤也疏云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為食正也考論語鄉黨割不正不食邢昺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其說甚明卽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卽為割不正矣少牢肵俎所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祀之禮非飲食之禮賈氏引鄉黨為證蓋失之至于論語集注謂割不正為割肉不方正不知引少牢疏面

第93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版

引漢陸續母事則更非經義矣

凡尸所食之肺脊必先奠于菹豆尸卒食佐食始受之加于肵俎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尸祭嚌畢卽加于肵俎唯肺脊不然特牲饋食禮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此時主人始羞肵俎至三飯後佐食舉幹時尸實舉于菹豆注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尸卒食佐食盛肵俎畢舉肺脊加于肵俎注尸受佐食佐食受而加之疏云約少牢文肺脊初在菹豆是肺脊先奠于菹豆尸卒食始加于肵俎也菹豆者特牲兩豆葵菹之豆也

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後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注言受者尸授之也尸受牢幹而實舉于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疏云按上文初食舉謂牢肺正脊不言置舉之所約特牲禮其時受牢幹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畢尸乃於菹豆上取而授上佐食也有司徹不儐尸之禮尸十一飯後佐食受牢舉如儐注舉肺脊敖氏繼公曰儐者指賓尸之禮也是少牢賓尸及不賓尸其肺脊先奠于菹豆後加于肵俎之例皆與特牲同也士虞禮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注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亦菹豆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經云受蓋亦尸自菹豆操以授之是士虞肺脊亦先奠于菹豆後實于篚也少牢士虞經不云尸實舉于菹豆者文不具也尸舉肺脊必先奠于菹豆者蓋肺脊之祭在尸飯之前肵俎未設猶統于墮祭故別奠于菹豆示與舉幹以下異也敖氏繼公以爲少牢肺脊尸未嘗奠之說與注違不可從士虞禮尸未墮祭從者卽錯篚于席上亦與吉祭不同也

又案特牲饋食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亞獻燔從加于肵少牢

饋食禮主人初獻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亞獻無從俎有司徹不賓尸之禮主人初獻賓長羞肝皆如儐禮亞獻燔從加于肵士虞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注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亞獻燔從如初特牲少牢初獻從俎尸皆加于菹豆士虞初獻從俎則加于俎蓋特牲少牢吉祭尸皆嘏主人士虞尸不嘏主人故不加于菹豆而加于俎歟竊謂以特牲少牢經文校之則士虞俎字恐是菹字之誤蓋加于菹卽菹豆

也然經文不敢臆改存此以質知者

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墮祭又謂之挼祭、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尸入坐主人拜妥尸後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注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此祭豆也。又云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注肺祭刌肺也此祭黍稷刌肺祭酒也。又云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此祭鉶也。爾敦及設大羹湆後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

之此祭離肺正脊也。祭黍稷肺爲挼祭其餘皆統于挼祭也。祭肺脊在尸未食之前、統于挼祭與祭幹祭骼祭肩不同、故尸亦奠肺脊于菹豆不于所俎也。少牢饋食禮尸入祝主人拜妥尸後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注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菹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爲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此祭黍稷切肺也。又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吳氏澂曰下有尸受祭肺四字張氏爾岐曰按唐石本亦無四字唯下食舉疏云舉牢肺正脊也者上文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祭肺則賈作疏時經文尚有四字故吳云然也此祭離肺正脊也。爾敦及羞斯俎後上佐食羞兩鉶、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此祭鉶也。唯祭鉶在祭肺脊之後、及不祭酒與特牲小異餘皆同也、士虞禮尸入主人及祝拜妥尸後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云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此祭黍稷切肺也又云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此祭奠也。奠醴也猶吉祭之祭酒也。又云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注右手將

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此祭離肺正脊也。爾敦後尸祭鉶嘗鉶、此祭鉶也。士虞特牲皆士禮特牲命挼祭在祭豆之前士虞命墮祭在祭豆之後特牲祭肺脊在爾敦之後士虞祭肺脊在爾敦之前特牲祭鉶在祭肺脊之前士虞祭鉶在祭肺脊之後此則虞祭異于吉祭者也特牲士虞大羹湆大士虞作泰皆不祭者大羹不爲神也

又案墮祭即周禮大祝九祭中之命祭也此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少牢及士虞皆然少牢饋食禮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

此說非也少牢上文云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然後云祝反南面是祝拜尸時西面命祭時則反南面也特牲不云祝拜妥尸士虞不云西面少牢不云命祭皆文不具也以士虞證特牲則祝亦當拜妥尸以少牢證士虞特牲則當西面拜妥尸以士虞特牲證少牢則祝亦當南面命墮祭矣士虞特牲云命祭不云南面少牢云南面不云命祭互見也大夫以上威儀多不宜殺於士矣周禮小祝大祭祀贊隋後鄭注隋尸之祭也隋祭云贊則命之可知吳氏廷華曰特牲言命挼祭士虞言命墮祭少牢不言命要之皆命也文有詳略耳此說是也吳氏又以挼祭為即擩祭則誤矣曾子問曰攝主不綏祭鄭注綏周禮作墮則綏祭即挼祭皆謂墮祭與擩祭何涉

又案士虞禮陰厭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此祭在尸未入前饗神之時蓋代神而祭者特牲少牢吉祭則無之經云祝命其亦命祭之屬歟

凡主人受尸嘏挼祭尸酢主婦亦挼祭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主人初獻尸酳卽酢字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注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詩猶承也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酳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注俠爵拜爲尊尸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挼挼讀爲墮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主人受尸嘏則挼祭也特牲饋食禮主婦亞獻尸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注撫挼祭示親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少牢饋食禮主婦亞獻尸酢主婦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注綏亦當作挼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是尸

酢主婦亦挼祭也。挼祭即綏祭。惟尸與主人主婦有之。主人主婦不命者、下尸也。曾子問曰攝主不綏祭者、辟正主也。士虞禮主人獻尸、尸不嘏主人者、虞祭未純吉也

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禮記郊特牲文尸謖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為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疏

云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尸未入之前祭于奧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尸謖之後改饌于西北隅以向戶明、故為陽厭、引曾子問謂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證成人陰厭陽厭並有之義也、是鄭賈皆以設饌于奧、在尸未入之前為陰厭也。特牲饋食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此為神布席于奧也、在室中西南隅東面。至主人及祝入室後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此薦豆也。主人降、舉鼎、載俎畢、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此設俎也。又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此

設敦也。又云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此設鉶也。又云祝洗、酌奠、奠于鉶南、此酌奠也。又云遂命佐食啟會、會敦蓋也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此啟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此饗神也。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至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為右此為神布席也。至主人及祝入室後、主婦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

序升自西階、相、注相助也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此設俎也。又云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此設敦也。又云祝酌奠、此酌奠也。又云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此啟會也。又云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注菹醢也普淖注黍稷也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

拜稽首此饗神也皆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以饗神者也所謂陰厭也少牢陰厭不設鉶者少牢無太羹湆故兩鉶至尸入飯時始設之與特牲不同也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此爲神布席于奧也至主人及祝入室後贊薦菹醢（主婦不薦變于吉祭）醢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此設俎也又云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此設敦也又云設一鉶于豆南此設鉶也又云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位（注復位出立于戶西）祝奠觶于鉶南復位（注復位復主人之左）此酌奠及啟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祝饗此饗神也是虞祭陰厭惟薦豆設敦設鉶皆贊爲之不用主婦酌奠以醴不以酒及祝饗後有命佐食祭于苴之禮與特牲吉祭異餘皆大略同也又禮記曾子問攝主不厭祭鄭注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注中主字當作尸）蓋祭禮則以賓客之禮事其先如尸入飯猶賓客之食禮也卒食獻尸猶賓客之燕禮也然則陰厭其賓客之饗禮歟

又案士虞禮陰厭祝饗後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許氏愼謂士結茅爲菆疑出于此）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疏云舊云苴主道似重爲主道然故鄭破之特牲少牢言祭無苴是以鄭以苴爲藉祭非主道也如鄭賈所云是古禮大夫士無主也公羊傳文公二年練主用栗何休注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既云禘祫當亦指諸侯以上所引士虞記蓋禮之逸文魏徐邈王肅後魏清河王懌皆以爲大夫士當有主然別無經傳可據惟左傳哀十六年孔悝一事耳考孔悝反祏鄭康成以爲所出君之主孔沖遠以爲僭禮孔說是也故司馬氏書儀亦不云大夫士有主但爲祠版之制而已朱氏家禮始有主近汪氏琬力持古大夫士有主之說而排舊義夫古今異宜古禮之不行於今者多矣古禮大夫以下無主今有主亦禮緣義起者也倘以今時大夫以下有主遂滋謂古亦有主則今時祭禮無尸亦謂古祭禮無尸乎又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疏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他

如士昏禮婦奠菜于廟聘禮賓釋幣于禰皆不云有
主也不獨特牲少牢爲然也
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祭畢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
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此尸既
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者也注以爲陽厭詳見上 有
司徹不儐尸之禮卒餋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
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注厞隱也納一尊于室中
注陽厭殺無元酒 司宮埽祭注埽豆間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 主人出立于
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

闔牖戶注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
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飫此皆吉祭之陽厭
也士虞禮尸謖祝前尸出戶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
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
其俎出贊闔牖戶注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
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此虞祭之陽厭也若少
牢儐尸之禮則不陽厭有司徹注徹室中之饋及祝
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
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
張氏爾岐曰此既儐尸有祭象故不設饌于西北隅

爲陽厭也
又案士虞禮陽厭几在南注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
不南面特牲陽厭亦云几在南則士禮陽厭皆東面
也少牢陽厭南面如饋之設則大夫禮陽厭南面也
若陰厭大夫與士皆東面矣
又案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異辭至宋
陸氏佃忽起而非之元吳氏澄又從而和之陸氏之
言曰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吳氏之言曰厭祭之名
不施於正祭敖氏繼公儀禮集說遂因之近萬氏斯
大亦主其論竊以爲皆非也考曾子問云殤不祔鄭注

祔當爲備聲之誤也 祭何謂陰厭陽厭夫殤不備陰厭陽厭則
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矣曾子問又云攝主不
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祭可知矣陳氏祥
道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無尸
也正祭有厭爲尸不存也陰厭尊有元酒陽厭納一
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適殤陰厭
其禮詳庶殤陽厭其禮略也此數語取鄭注未發之
義引而申之蓋有孔賈所不及者矣
凡卒食酳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尸九飯後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此主人初獻也獻畢尸醋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又云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此主婦亞獻也獻畢尸酢主婦主婦獻祝及佐食又云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注初亞獻也此賓長三獻也此爵未舉

至主婦致爵于主人及主人致爵于主婦後尸始卒爵酢賓長賓長始獻祝及佐食也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後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此主人初獻也獻畢尸酢主人主人獻祝及兩佐食又云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此主婦亞獻也獻畢尸酢主婦主婦獻祝及兩佐食又云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此賓長三獻也獻畢尸酢賓長賓長獻祝不及兩佐食者儐尸禮異也有司徹不儐尸之禮尸十一飯後亦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其賓長三獻爵止惟無主人致爵于主婦之儀與特牲異餘皆大約同也是卒食酳尸士大夫祭禮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也士虞禮尸九飯後主人洗廢爵注爵無足曰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

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此主人初獻也獻畢尸醋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又云主婦洗足爵于房中注爵有足輕者飾也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此主婦亞獻也又云賓長洗繶爵注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三獻燔從如初儀此賓長三獻也是虞祭尸卒食三獻之禮與吉祭同也至于有司徹祭畢儐尸于堂及士虞記卒哭祭畢餞尸亦皆備三獻之禮也

又案特牲饋食禮初獻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酳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詩小雅伐木篇釃酒有衍毛傳衍美貌以詩與禮證之則大祝九祭中之衍祭蓋謂祭酒也

凡獻尸畢皆獻祝及佐食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嘏（酳時親嘏）主人畢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此主人初獻畢獻祝也又云

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此主人初獻畢獻佐食也又主婦亞獻尸酳主婦畢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此主婦亞獻畢獻祝及佐食也又賓三獻爵止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酢主人致爵于主婦主人更爵自酢後尸卒爵酢賓長酌獻祝及佐食（獻祝及佐食後賓致爵于主人主婦更爵酢于主人此一節共十一爵）此賓三獻畢獻祝及佐食也士虞禮主人初獻尸醋主人畢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

典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此主人初獻畢獻祝也又云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此主人初獻畢獻佐食也又主婦亞獻尸畢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又賓長三獻燔從如初儀張氏爾岐曰當亦獻祝及佐食此亞獻三獻畢獻祝及佐食也是士禮吉祭虞祭每獻尸畢必獻祝及佐食也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人初獻畢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儐尸禮在少牢詳見下八）又主婦亞獻畢

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又賓長三獻爵止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酢後尸卒爵酢賓畢獻祝及二佐食（獻後賓致爵于主人主婦易爵醋于主人此一節共十爵較特牲少主人致爵于主婦及主人自酢二爵多下佐食一爵）是大夫祭每獻尸畢必獻祝及二佐食也（大夫禮盛有上下二佐食）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嘏主人畢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祭

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與加于俎卒爵興此主人初獻畢獻祝也又云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間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此主人初獻畢獻兩佐食也又主婦亞獻尸酢畢易爵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此主婦亞獻畢獻祝及兩佐食也又賓長三獻尸酳

畢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此賓長獻畢獻祝不卒爵又不獻佐食者注云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蓋特牲士祭及少牢下大夫祭皆不儐尸則三獻之禮隆上大夫祭畢別行儐尸于堂之禮則三獻之禮殺故注云然也

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注肝肝炙也主人獻祝亦肝從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燔從注燔炙肉也主婦獻祝亦燔從賓三獻燔從如初注初亞獻也賓獻祝不云燔從者禮殺也士虞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主人獻祝亦肝從主婦亞獻賓以燔從主婦獻祝亦燔從賓長三獻燔從如初儀不云獻祝者文不具也此士禮也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之禮主人初獻賓羞肝卽以肝從也主人獻祝皆如儐尸如少牢羞牢肝也主婦亞獻次賓羞牢燔主婦獻祝次賓羞燔如尸禮賓三獻不云從者辟人君也特牲賓三獻以燔從者士卑不嫌故也此大夫禮也不儐尸之禮大約與士同惟三獻無從為異耳賓獻祝不以燔從如亞

獻者禮殺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賓長羞牢肝主人獻祝亦牢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皆無從者上大夫祭畢將儐尸故正祭之禮殺也

又案特牲饋食禮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亦如之主人致爵于主婦俎從獻皆如主人賓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注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士祭不儐尸故致爵于三獻時行之從獻肝燔士卑不嫌與人君同故盛其禮也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之禮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皆無從敖氏繼公曰無從與士禮異者其辟

尊者之禮歟有司徹儐尸之禮主人獻尸獻侑受尸酢又主婦受尸酢皆次賓羞羊燔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人皆次賓羞豕燔儐尸有燔無肵者下正祭也賓三獻羞湆魚而已魚無燔與羊豕異故三獻經不云從也大夫正祭羞肵儐尸羞燔互相成也

凡籑士禮二人大夫禮四人籑畢亦有獻酢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尸出徹庶羞後筵對席佐食分簋鉶注爲將餕分之也古文籑皆作餕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籑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按此則膚亦謂之舉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籑有以也兩籑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卒食此籑者卒食也又云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籑上籑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籑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兩籑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籑皆降實爵于篚上籑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籑卽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籑答拜受爵降實于篚此籑畢之獻酢也籑者用舉奠舉奠嗣子及長兄弟二人此士禮也少牢饋食禮尸出徹所俎後司宮設對席乃四人籑注大夫禮四人籑明惠大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注資猶減也減置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兩下者兩下籑也注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司士乃辯舉籑者皆祭黍祭舉注舉膚主人西面三拜籑者籑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籑又進一鉶于次籑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疏云神座止有二鉶分進兩佐食兩下無鉶故進湆也卒食此籑者卒食也又云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籑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籑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

拜籑者籑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籑者三人興出上籑止主人受上籑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籑答拜坐祭酒啐酒上籑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籑答拜上籑興出此籑畢之獻酢也有司徹不儐尸之禮尸出徹俎後乃籑如儐言如少牢之禮也籑者用兩佐食及兩賓長共四人此大夫禮也士虞祭不備禮故不籑考士籑祝而不嘏大夫籑嘏而不祝禮相變也尸餕鬼神之餘籑者又餕尸之餘故主人事籑者卒食酳酢略

同事尸之禮但節文則殺耳尸次于鬼神褻者又次于尸故亦祝亦報也

凡祭尸不就洗別設槃匜待之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祭日陳設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又云尸入門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侍盥者執其器就之特牲饋食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是上祭尸盥槃匜設于門內之東也少牢饋食禮祭日陳器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注為尸將盥又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授尸巾是大夫祭尸盥槃匜設于西階之東也士虞禮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注流匜吐水口也又云尸入門淳尸盥宗人授巾特牲槃匜設于門內之東士虞設于西階之南者反吉也士虞記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特牲少牢皆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士虞執槃西面執匜東面亦反吉也周禮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天子禮尸盥小祝沃之故少牢小祝設槃匜也

禮經釋例卷九

九月廿三日讀第九卷畢

小宋書園郎藏

禮經釋例卷十目錄

祭例下

凡儐尸之禮唯尸侑及主人備三獻自主婦以下皆一獻禮成

凡儐尸主人獻其從獻皆用羊主婦獻其從獻皆用豕上賓獻其從獻皆用魚

凡儐尸羊俎為正俎其餘皆以二俎益送之

凡士祭正獻後加爵三下大夫祭正獻後加爵二儐尸則正獻後加爵一

凡致爵皆在賓三獻之間加爵亦致若儐尸則於堂上獻尸侑時行之

凡不儐尸之祭賓三獻爵止則均神惠于室加爵者爵止則均神惠于庭

凡祭陰厭則薦豆設俎尸飯則加豆亞獻則薦籩若將儐尸則正獻不薦

凡始虞之祭謂之祫事再虞之祭謂之虞事三虞卒哭之祭謂之成事

凡卒哭明日祔廟之祭謂之祔

凡朞而祭謂之小祥又朞而祭謂之大祥大祥間一月之祭謂之禫

凡虞祭無肵俎不致爵不加爵獻尸畢不獻賓不旅酬不餕

凡卒哭祭畢餞尸于廟門外亦三獻

凡士祭加爵後嗣子入舉奠大夫祭則不舉奠

凡正祭于室儐尸則于堂

凡尸在室中皆東面在堂上則南面

凡祭畢告利成士禮則祝主人立于戶外大夫禮則祝主人立于階上

共十六例

附詩楚茨考一篇

禮經釋例

卷十 祭例下 附詩楚茨考一篇

卷十一 器服之例上

禮經釋例卷十目錄

禮經釋例卷十

歙凌廷堪次仲撰

祭例下

凡儐尸之禮唯尸侑及主人備三獻自主婦以下皆一獻禮成

廷堪案有司徹儐尸之禮主人獻尸此初獻也主婦獻尸此亞獻也上賓獻尸此三獻也又主人獻侑此初獻也主婦獻侑此亞獻也上賓獻侑此三獻也是尸與侑皆備三獻之禮也又尸酢主人此初獻也主婦致爵于主人此亞獻也上賓致爵于主人此三獻

也是主人亦備三獻之禮也至于主婦受尸酢主人獻長賓獻衆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注私人家臣己所自謁除也）皆一獻禮成也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賓長設羊俎次賓羞羊七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羊燔凡五節主人受尸酢主婦薦豆籩長賓設羊俎次賓羞羊七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羊燔亦五節與主人獻尸同主婦獻尸主婦設兩鉶又設糗修（此如籩也）次賓羞豕七湆司士羞豕脀次賓羞豕燔凡五節主婦致爵于主人設二鉶與糗修受豕七湆受豕脀受豕燔亦五節與主婦獻尸同上賓獻尸司士羞湆魚上賓致爵于主人亦司士羞湆魚如尸禮尸尊主人亦尊故三獻之禮盛也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籩司馬設羊俎次賓羞羊燔凡三節（方尸與主人少羊七湆羊肉湆二節）主婦獻侑主婦羞糗修司士羞豕脀次賓羞豕燔亦三節（方尸與主人少鉶羹及豕七湆二節）上賓獻侑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侑次于尸與主人故三獻之禮殺也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司馬設羊俎次賓羞羊燔從獻亦三節與主人獻侑同然主人及上賓皆不致爵不能備三獻蓋主婦次于侑故其禮又殺也若主人獻長賓但薦俎而已無從獻其異同之故皆制禮之精義也

凡儐尸主人獻其從獻皆用羊主婦獻其從獻皆用豕上賓獻其從獻皆用魚

廷堪案有司徹主人初獻尸賓長設羊俎次賓羞羊七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羊燔主人獻侑司馬設羊俎次賓羞羊燔是主人獻尸獻侑其從獻皆用羊也主人受尸酢長賓設羊俎次賓羞羊七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羊燔皆如尸禮主婦受尸酢司馬設羊俎次賓羞羊燔皆于房中是主人主婦受尸酢其從獻亦皆用羊也主婦亞獻尸次賓羞豕七湆司士羞豕脀次賓羞豕燔主婦獻侑司士羞豕脀次賓羞

豕燔主婦致爵于主人其受豕七湆受豕脀受豕燔皆如尸禮是主婦獻尸獻侑及致爵于主人其從獻皆用豕也。上賓三獻尸尸奠爵于薦左至主人獻長賓以及獻私人畢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湆魚上賓獻侑司馬羞湆魚一上賓致爵于主人司士羞一湆魚皆如尸禮是上賓獻尸獻侑及致爵于主人其從獻皆用魚也。此上大夫祭畢儐尸之禮故初獻專用羊亞獻專用豕三獻專用魚禮盛則威儀多也。若不儐尸之禮賓三獻時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其俎皆羊豕魚腊並設且無從俎蓋下大夫之禮殺也。又有司徹祭數乃羊豕魚臣臑無腊與膚注腊爲庶羞膚從豕儐尸俎亦用腊者不正祭也。于主

凡儐尸羊俎爲正俎其餘皆以益俎益送之

廷堪案有司徹儐尸之禮尸羊俎尸羊肉湆俎尸豕俎侑羊俎侑豕俎主人羊俎主人羊肉湆俎主人豕俎主婦羊俎尸侑主人三魚俎其十二俎俎實詳見器服之例而七湆燔俎不與焉然唯尸侑主人主婦四羊俎爲正俎其餘八俎及尸主人羊七湆豕七湆四俎七湆有湆無肉故載俎時不列之皆以雍人所執二俎益送之上經云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七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注其南俎司馬以羞羊七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七湆豕肉湆豕脀湆魚敖氏繼公以爲南俎羞肉湆北俎羞七湆說與注異所謂南俎北俎者即益送之二俎也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于豆南此尸正俎也。又云雍人授次賓疏七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七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七枋以挹湆注于疏七若是者三尸祭肺祭酒後次賓縮執七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七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授縮七于俎上以降此羞羊七湆也。又云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祭肺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楊氏復曰湆字衍張氏爾岐曰觀下受羞肉湆節當是縮奠湆俎于羊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縮執俎以降此羞羊肉湆也。主婦獻尸次賓羞豕七湆如羊七湆之禮此羞豕七湆也。又云司士羞豕脀尸受如羊肉湆之禮此羞豕脀也。上賓獻尸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卒爵後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此羞湆魚也皆益送之俎也。主人獻侑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此侑正俎也。主婦獻侑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祭肺後司士縮奠

豕脅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此羞
豕脅也。上賓獻侑。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此羞湆魚
也。皆益送之俎也。主人受尸酢。長賓設羊俎于豆西。
此主人正俎也。又云次賓羞匕湆。如尸禮。此羞羊匕
湆也。又云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祭肺。齊之。興。
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
縮執虛俎以降。注言虛俎者羊湆俎訖此虛不復用此羞羊肉湆也。
主婦致爵于主人。受豕匕湆。受豕脅。皆如尸禮。此羞
豕匕湆豕脅也。上賓致爵于主人。司士羞豕湆魚。如
尸禮。此羞湆魚也。皆益送之俎也。又主婦受尸酢。司

馬設羊俎于豆南。是爲主婦正俎。主婦不備豆籩。故
無益送之俎也。至于主人獻尸。次賓羞羊燔。縮執俎。
縮無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受。祭。嚌。後興。加于羊俎。賓
縮執俎以降。主婦獻尸。次賓羞豕燔。如羊燔之禮。主
人獻侑。次賓羞羊燔。主婦獻侑。次賓羞豕燔。皆如尸
禮。主人受尸酢。次賓羞羊燔。主婦致爵于主人。受豕
燔。亦皆如尸禮。主婦受尸酢。次賓羞羊燔。如主人之
禮。李氏如圭曰。羞燔亦當以羊肉湆之俎。考士虞禮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注。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
便也。肝俎在燔東。然則羞燔別有俎以載之。不用雍
人所執之俎。李氏之說非也。又少牢正祭主人獻尸。
從獻有肝無燔。故於儐尸則皆以燔從也。

凡士祭正獻後加爵三。下大夫祭正獻後加爵二。儐尸
則正獻後加爵一。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主人獻賓與兄弟畢。長兄弟洗
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注。大夫
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疏云飲酒禮卿大夫三獻士雖一獻而已祭禮
士同于大夫者猶盛此長兄弟加爵于尸。一也。又云衆賓長爲
加爵。如初。爵止。至旅酬。賓酬長兄弟。交錯以辯。後爲
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注。於旅酬之間言作

止爵。明禮殺。並作。此衆賓長加爵于尸。二也。又旅酬
無算爵畢。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
篚。注。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
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爵亦當三也。獻卽加爵故注云然
此佐食加爵于尸。三也。疏云。上主人主婦賓長爲三
獻。長兄弟爲加爵。衆賓長爲加爵。利洗散獻尸。亦三
尸飲六。士祭事尸禮畢也。是士祭正獻後加爵三也。
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人獻私人畢。賓長獻于尸。尸
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此賓長加爵于尸。一
也。又無算爵畢。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

啐酒奠之此佐食加爵于尸二也是下大夫祭正獻
後加爵二一也有司徹儐尸之禮兄弟後生舉觶畢賓
長獻于尸如初無湑爵不止注賓長者賓之長次上
賓者非卽上賓也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
也無湑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
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此賓長加爵于尸也是
儐尸正獻後加爵一也通前正祭為尸飲七陳氏祥道曰士禮
主人主婦賓三獻又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
大夫主人主婦賓三獻又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
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儐
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儐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
繹祭又有加爵禮所以隆於尊者也考陳氏所謂上
大夫無加爵者指少牢上篇正祭而言若儐尸三獻
後賓長亦加爵也又有司徹儐尸賓長加爵後賓一
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注一人次賓長者如
初如二人洗觶之為也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弟下
至於私人故言亦遂之于下也則此爵蓋為旅酬發
端如舉觶之禮非加爵也
凡致爵皆在賓三獻之閒加爵亦致若儐尸則於堂上
獻尸侑時行之

延堪案特牲饋食禮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席
于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
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注初贊亞獻也主婦受設
兩豆兩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
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
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
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此主婦致爵
于主人也又云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
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此主婦自酢也又云主婦出
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
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
人此主人致爵于主婦也又云主人更爵酌醋卒爵
降實爵于篚入復位此主人自醋也至尸卒爵酢賓
此尸卒三獻之止爵也賓獻祝獻佐食後洗爵酌致于主人主
婦燔從皆如初注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此賓致爵
于主人主婦也又云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此賓自
酢于主人也以上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醋共二爵
主人致爵于主婦及自酢共二爵賓致爵于主人主
婦及自酢于主人共三爵是為七爵皆行于賓三獻
之閒合尸作止爵及酢賓獻祝獻佐食又四爵為十

一爵也此士禮也有司徹不儐尸之禮賓三獻爵止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此主婦致爵于主人也又云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此主婦自醋也至尸卒止爵酢賓賓獻祝獻兩佐食後洗致爵于主人主人

席北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謂主人祭飲也賓答拜此賓致爵于主人也又云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此賓致爵于主婦也又云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此

賓自醋于主人也以上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醋其二爵賓致爵于主人主婦及自酢于主人共三爵是爲五爵皆行于賓三獻之間合尸作止爵及酢賓獻祝獻上下兩佐食又五爵爲十爵方之特牲少主人致爵于主婦及自酢二爵多獻下佐食一爵此下大夫禮也是致爵皆在賓三獻之間也特牲饋食禮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注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于主人主婦疏云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十一爵此兄弟之長加獻則降雖有六爵以其闕主人主婦致爵并酢

四爵及獻佐食五唯有六在者洗觚爲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于主人四也致爵于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又云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有司徹不儐尸之禮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注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是加爵亦致也士虞不致爵者不備禮也有司徹儐尸主婦及賓皆于獻尸侑後致爵于主人故少牢正祭賓三獻不致爵也又有司徹舉觶後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注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則儐尸加爵亦致也

又案少牢饋食禮賓長三獻畢獻祝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疏云特牲賓長獻爵止待夫婦致爵此大夫禮或有儐尸者故不致爵爵不止也若然有司徹尸作止爵三獻致爵于主人主人不酢主婦又不致爵于主婦下大夫不儐尸賓獻尸止爵主婦致爵于主人酢主婦主人不致爵于主婦特牲主人與主婦交相致爵參差不同者此以尊卑爲差降之數故有異也上大夫得儐尸故致爵上辟人君下大夫不儐尸故增酢主婦而已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爵具也此疏言致爵之禮異同甚詳然下大夫賓亦致爵

于主婦不止增酢主婦也祭必致爵于主人者所以致敬于主祭者也

凡不儐尸之祭賓三獻爵止則均神惠于室加爵者爵止則均神惠于庭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賓三獻爵止注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云主人主婦各得一酢而已未得獻是神惠未均待主人主婦致爵乃均也考此三獻節內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酢主人致爵于主婦及自酢尸作止爵及酢賓賓獻祝獻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及受主人酢共十一

爵是三獻爵止神惠均于室也賓三獻畢主人獻賓于西階上自酢及獻衆賓亦于西階上酬賓在西階前爲旅酬發端則室事終而庭事起矣獻長兄弟衆兄弟皆于阼階上獻內兄弟于房中此因室中而兼及堂上房中也又長兄弟加爵畢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注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疏云庭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其尸已得三獻又別受加爵故停之使庭行旅酬考此爵至旅酬時賓酬衆兄弟旅西階前一觶畢經云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注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疏云行旅酬未訖故云禮殺

並作也作止爵畢長兄弟酬賓始旅阼階前一觶是加爵者爵止神惠均于庭也有司徹不儐尸之禮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此三獻節內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酢尸作止爵及酢賓賓獻祝獻兩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及受主人酢共十爵三獻畢主人獻衆賓兄弟內賓私人皆如儐禮亦三獻爵止均神惠于室而兼及堂上房中也不儐尸之禮賓長獻于尸爵不止者下大夫與士異也又案有司徹儐尸于堂賓三獻尸奠爵于薦左注奠爵爵止也此爵至主人酬尸主人獻長賓于西階上

辨獻衆賓、自酢于長賓、皆在西階上。唯酬賓于西階南爲無算爵發端 獻兄弟于阼階上、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畢、尸乃作三獻之爵、卒爵、後賓獻侑、致爵于主人、及受尸酢。於是三獻禮成、而神惠均于堂上及房中矣。儐尸無室中之事、故致爵于獻尸侑時行之也。賓三獻畢、二人舉觶于尸侑、爲旅酬始。衆賓及兄弟飲于堂上、私人飲于堂下、已均神惠于庭矣。而賓長加獻于尸後、賓一人舉爵于尸、更行旅酬者、儐尸之禮盛威儀多也。少牢饋食禮正祭、賓三獻尸、卽卒爵酢賓、不止爵者、祭畢將儐尸故也。

凡祭、陰厭則薦豆設俎、尸飯則加豆、亞獻則薦籩。若將儐尸、則正獻不薦。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陰厭主婦薦兩豆、俎入設于豆東。士虞禮陰厭贊薦菹醢、俎入設于豆東。少牢饋食禮陰厭主婦薦四豆、司士設五俎。羊豕魚腊膚 是陰厭則薦豆設俎也。敦與鉶亦於陰厭時設之。少牢無大羹至尸飯始設鉶、與士禮不同也。特牲尸未食時設大羹湆、尸三飯後佐食羞庶羞四豆。士虞禮尸未食時設大羹湆及胾四豆。少牢饋食禮尸未食時上佐食羞兩鉶、尸三飯後上佐食羞胾醢四瓦豆。是尸飯則加豆也。羹亦於尸飯時設之。少牢設鉶羹、特牲士虞設大羹、大夫與士不同也。少牢特牲設羹于尸未食時、加豆於尸三飯後。士虞設羹加豆皆于尸未食時、吉祭與虞祭不同也。特牲士虞主婦亞獻皆薦兩籩、皆棗栗 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薦兩籩及兩加籩、棗糗栗脯 是亞獻則薦籩也。獻尸蓋飲酒之禮、豆籩俱有。正豆於陰厭時薦之、加豆於尸飯時設之。故至亞獻時始薦籩、猶之正俎於陰厭時設之、於尸飯時舉之。故至獻尸時始羞從俎也。若少牢饋食禮主婦亞獻不薦籩者、爲將儐尸故殺其禮也。

又案、有司徹儐尸蓋同飲酒之禮。主人初獻薦豆籩、主婦亞獻設鉶與加籩、賓三獻羞湆魚。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亦飲酒之禮、然牲用狗、故不能備三獻、皆一獻。惟有司徹牲用羊豕、始能備三獻之禮也。又主婦薦豆籩、疏云正祭則先薦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故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鄭注云謂繹日也。則此儐尸禮與天子諸侯繹祭同、故亦先獻後薦也。是正祭與儐尸之別也。

凡始虞之祭謂之祫事、再虞之祭謂之虞事、三虞卒哭之祭謂之成事。

廷堪案士虞記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注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嘉薦普淖明齊溲酒（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敖氏繼公曰明齊盎言醴也）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是始虞之祭謂之祫事也。又云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是再虞之祭謂之虞事也。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注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今文他為宅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為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鄭注云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彼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

近吳氏廷華主其說張氏爾岐曰他字宥羨文並與注異又敖氏繼公以三虞爲卽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

又案哀薦祫事祫字見於禮經唯此一事耳至於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曾子問祫祭於祖大傳干祫及其高祖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後鄭注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又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後鄭不用此說）則皆傳注之文於經蓋無徵也士虞記始虞謂之祫再虞謂之虞三虞謂之成然則祫者蓋始虞之祭耳若禮緯所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皆指王者之大祭而言而禮經無明文故後儒多聚訟矣

凡卒哭明日祔廟之祭謂之祔

廷堪案士虞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注謂士也）將旦而祔則薦（注薦謂卒哭之祭敖氏繼公曰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卒辭曰

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注女孫祔於祖母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此言卒哭之祭也又云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沐浴櫛搔翦注彌自飾也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注疏云從虞以至祔祭唯用一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注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注普薦鉶羹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此言祔廟之祭也考以其班祔注云喪服小記曰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疏云案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祔已復于寢若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又祔祭告辭注云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其以幣告之乎詳注意天子諸侯有主則祔廟反寢及反廟皆以主大夫士無主則皆以幣告之即許氏慎束帛依神之謂也聘禮賓釋幣于禰

又案卒哭祝辭及祔廟祝辭皆稱皇祖為爾書金縢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又云若爾三王又云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又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此告大王王季文王之辭也皆稱爾與禮經正合蔡傳曰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不知禮經祝辭本於其祖稱爾不獨金縢為然矣

凡朞而祭謂之小祥又朞而祭謂之大祥大祥間一月之祭謂之禫

廷堪案士虞記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注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言常者朞而祭禮也是朞而祭謂之小祥也又云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注又復也疏云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故云復朞也變言祥事亦是常事也是又朞而祭謂之大祥也又云中月而禫注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又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是大祥閒一月之祭謂之禫也考王肅之說以中月為月中則二十五

月而禫也鄭康成之說以中月爲間一月則二十七
月而禫也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
論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王氏之所本也孔穎
達檀弓疏云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
七月而禫故鄭依用焉此鄭氏之所本也鄭王二說
後人互相是非靡所折衷今說禮經皆用鄭義故從
之紛紛之論不暇載也
又案小祥之祭亦謂之練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孔
氏正義練謂小祥也曾子問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
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

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
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鄭注奠無尸虞不
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雜記期之喪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小祥也祥
大祥也小祥大祥之祭禮經篇亡無可考鄭氏蓋據
戴記推言之
凡虞祭無所俎不致爵不加爵獻尸畢不獻賓不旅酬
不嘏
廷堪案士虞禮尸九飯時所舉肺脊牲體及魚腊皆
實于篚注篚猶吉祭之有所俎是虞祭無所俎也賓

三獻燔從如初儀無止爵均神惠于室中之事是虞
祭不致爵也三獻後即告利成是虞祭不加爵不獻
賓不旅酬也尸出戶即改饌陽厭賓出是虞祭不嘏
也蓋虞祭是葬畢迎精之祭與吉祭異故不能備禮
也又士虞記祔祭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注專猶
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
今以脰膉貶於純吉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折俎
亦甚誣矣舊說有以折俎爲折俎者故鄭駁之然則
祔祭未純吉尚無所俎歟
又案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

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
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踴三如食間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祝升止哭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
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
初此記虞祭無尸之禮注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
殤亦是也考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竊謂此虞祭無尸或士之無田者薦而不祭故
殺其禮是以下記亦云無尸則不餕也
又案士虞記虞沐浴不櫛注今文曰沐浴經從古文
固曰沐浴矣而注又云今文曰沐浴承學之士多疑

之故或謂當作今文曰沐浴或謂當作今文曰沐皆
以意改注而終覺未安惟吾友江鄭堂藩曰今文曰
沐浴者無不櫛二字也斯言得之矣
凡卒哭祭畢餞尸于廟門外亦三獻
廷堪案士虞記獻畢未徹乃餞注卒哭之祭既三獻
也餞送行者之酒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
又云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
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脡有
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是尊洗薦俎皆陳
于廟門外也又云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是几席亦設于廟門外
也又云賓出復位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
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是賓及主人婦人
皆在廟門外也又云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
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
東胸在南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
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
人亦如之此主人初獻也又云主婦洗足爵亞獻如
主人儀無從踊如初此主婦亞獻也又云賓長洗繶
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此賓長三獻也又云佐食取

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
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此則尸出大門也考
喪服小記鄭氏注虞于寢祔于祖廟此卒哭當亦于
寢而餞尸云廟門之外者士喪禮注凡宮有鬼神曰
廟是也卒哭餞尸初獻用廢爵亞獻用足爵三獻用
繶爵與士虞禮同
凡士祭加爵後嗣子入舉奠大夫祭則不舉奠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衆賓長加爵之後嗣舉奠盥入
北面再拜稽首注嗣主人將爲後者舉飲酒也使嗣
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尸執奠進受復位祭

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
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
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注啐之者答
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特牲饋食記嗣舉
奠佐食設豆鹽注肝宜鹽也此鹽實于豆故記特言
之考嗣舉奠之禮唯士祭有之大夫則否特牲禮注
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疏云文王世子云其登
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
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
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

此禮辟君也今按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故此注云辟諸侯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故有嗣子舉奠之事也奠者即上文祝酌奠奠于鉶南是也孔氏穎達文王世子正義云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又云少牢饋食禮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此奠陰厭時酌之爲饗神也故是時嗣子舉而飲之復酌而獻尸尸卒而仍奠之也嗣子舉奠經不云升降自何階故特牲禮注云嗣齒於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嫌與主人同由阼階也

凡正祭于室儐尸則于堂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及士虞禮皆陰厭後迎尸入室行饋食之禮卒食酳尸主人主婦賓長凡三獻皆在室中此正祭之禮也少牢正祭畢尸出于廟門之後有司徹埽堂攝酒爇俎復選侑以輔尸然後迎尸與侑入廟門升堂行禮如飲酒之儀在堂上不在室中此儐尸之禮也特牲旅酬賓酬長兄弟在阼階前北面長兄弟酬賓在西階前北面此士不賓尸之禮旅酬在堂下也有司徹旅酬尸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又云主人酬侑于西楹西又云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注上西階上又云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注升酌由西階此上大夫儐尸之禮旅酬在堂上。雖私人亦升酌下飲葢尊在堂上故也特牲則旅酬時別設尊于庭與儐尸不同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之禮經不云別設尊當亦如儐也

又案儐尸即天子諸侯之繹祭也繹祭于明日行之儐尸即于祭日行之此爲異耳有司徹鄭目錄云上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

陳氏祥道曰繹必于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埽堂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又曰正祭重而主于禮神繹輕而主于禮尸主于禮神故在室主于禮尸故在堂又曰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此說正祭及繹祭儐尸最分明葢正祭以神事尸繹祭與儐尸則以賓客之禮事尸也天子諸侯繹祭篇亡不可考唯上大夫儐尸禮存耳

凡尸在室中皆東面在堂上則南面。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下云尸卽席坐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爲右下云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東面坐故祝主人西面拜之此皆尸在室中東面者也有司徹筵于戶西南面注爲尸席也下云尸升筵自西方坐此則尸在堂上南面者也聘禮賓將行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注凡釋幣設洗盥如祭又使還奠告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疏云司宮設席于奧東面右几但無牲牢進

脯醢而已此無尸爲神布席于室中亦東面也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筵爲神布席也聘禮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考戶西依前皆指堂上而言席南面故以西爲上此爲神布席于堂上亦南面也蓋室中以東面爲尊堂上以南面爲尊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公食大夫賓席于堂上皆南面也在室中者全乎鬼神之禮故東面在堂上皆兼乎賓客之禮故南面也

凡祭畢告利成士禮則祝主人立于戶外大夫禮則祝主人立于階上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祭畢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當疑作面字祝東面告利成注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閒之嫌士虞禮祭畢祝出戶西面告利成注西面告告主人也是士禮告利成祝主人立于戶外也少牢饋食禮祭畢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有司徹不儐尸之禮祭畢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是大夫禮告利成祝主人立于階上也特牲疏云此戶外告利成少牢階上告

利成以尊者稍遠於尸若天子諸侯禮畢於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云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少牢特牲士虞皆告主人以利成此云告尸孔氏正義以爲天子之禮鄭箋蓋以楚茨爲天子祭禮故疏引之證天子諸侯告利成在堂下也然則告利成之禮以於尸遠近爲差也

又案特牲禮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張氏淳曰下文有云上餕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此南字亦當爲面近沈氏炳震亦引少牢及有司徹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證特牲此文當作西面

然少牢有司徹立于階上特牲立于戶外禮本不同開成石經亦作西南存此以質知者

詩楚茨考

小雅楚茨凡六章言王朝卿大夫之祭禮也首章言黍稷爲酒食之用遂及正祭之妥侑也二章言牲牢爲鼎俎之用遂及祊祭之饗報也三章言儐尸于堂之禮也四章言尸嘏主人之禮也五章言既祭而徹也六章言既徹而燕也以少牢饋食禮考之有同有異少牢所言蓋侯國卿大夫之祭禮也如第一章云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案少牢上篇尸入十一飯所謂食也卒

食酳獻尸所謂酒也陰厭在尸未入之前所謂享祀也尸入升筵祝與主人皆拜妥尸所謂妥也尸七飯後告飽祝侑尸八飯後告飽主人侑所謂侑也第二章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案少牢上篇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所謂剝也熬牲體于雍爨所謂亨也升牲體于鼎所謂肆也載牲體于俎所謂將也皆言正祭之禮也第三章云執爨踖踖案少牢下篇乃爇尸俎蓋因儐尸而溫之故前既云亨此復云執爨也又云爲俎孔碩案少牢下篇儐尸之禮凡十二俎唯尸侑主人主婦四羊俎爲正俎其餘八俎皆以雍人所執二俎益送往還其禮繁多故云孔碩也又云君婦莫莫爲豆孔庶案少牢下篇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此非正獻之豆皆庶羞之豆故云孔庶也又云爲賓爲客獻酬交錯儐尸之禮不獨助祭者爲賓客即尸侑亦賓客也案少牢下篇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侑主人獻長賓以下皆獻也主人酬尸酬賓及旅酬無算爵皆酬也又云萬壽攸酢案少牢下篇主人主婦上賓受尸酢主人自酢于長賓皆酢也皆言儐尸之禮也第五章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蓋正祭告利成之禮案少牢上篇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

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故云徂位致告也又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案少牢上篇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此正祭之尸謖也下篇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此儐尸之尸出也以上皆與少牢饋食禮同者第三章又云或燔或炙炙者肝也謂從俎也案特牲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燔從少牢下篇不儐尸之禮主人初獻賓羞肝主婦亞獻次賓羞牢燔蓋燔炙皆有若上大夫正祭則有肝無燔儐尸則有燔無肝也第五章又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案特牲禮養畢宗婦徹祝豆

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少牢下篇不儐尸之禮祭畢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注皆以爲禮殺若上大夫儐尸之禮則但云有司徹不云婦人徹也又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案特牲禮尸謖徹庶羞設于西序下蓋畢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皆以爲將燕少牢下篇不儐尸之禮歸尸俎後徹阼薦俎注引特牲禮爲證蓋亦將燕也若上大夫儐尸之禮但云主人退不云徹而燕也又少牢無牛而詩云絜爾牛羊少牢無祊祭而詩云祝祭于祊少牢無樂而詩云鐘鼓既戒又云鐘鼓送尸又云樂具入奏以上皆與少牢饋食禮異者至于少牢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詩中如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又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亦多與嘏辭合也王朝卿大夫之祭禮篇亡不可考楚茨與少牢饋食禮異者或即其遺制歟王深寧但云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而不知其中有王朝侯國之不同也

禮經釋例卷十終

禮經釋例卷十一目錄

器服之例上

凡所以馮者曰几所以藉者曰席

凡盛水之器曰罍斞水之器曰枓棄水之器曰洗

凡盛酒之器曰尊斞水之器曰勺

凡酌酒而飲之器曰爵

凡亨牲體之器曰鑊

凡升牲體之器曰鼎出牲體之器曰朼

凡載牲體之器曰俎

凡盛濡物之器曰豋實濡物之器曰豆

凡實乾物之器曰籩

凡盛黍稷之器曰簋曰敦盛稻粱之器曰簠

凡實羹之器曰鉶實大羹之器曰鐙

凡扱醴扱羹之器皆曰柶

凡相見君則以玉爲摯臣則以禽幣爲摯

凡相見婦人則以棗栗腶脩爲摯

凡藉玉之器曰繅

凡盛婦摯之器曰笲夫人則曰竹簠方

凡射者之器曰弓曰矢曰決曰拾

凡獲者之器曰旌曰乏曰侯

凡釋獲者之器曰中曰籌

凡取矢之器曰楅飲不勝者之器曰豐

共二十例

禮經釋例卷十一目錄終

禮經釋例卷十二

歙凌廷堪次仲學

器服之例上

凡所以凴者曰几所以藉者曰席

廷堪案士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筵爲神布席也親迎筵几同又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張氏爾岐曰席于奧者舅席也席于北方者姑席也與常祭同几者不同聘禮賓將行告禰有司筵几于室中又行聘之時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又使還奠告乃至于禰筵几于室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特牲饋食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此爲神布席設几也士昏禮女父醴賓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注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聘禮主君禮賓宰夫徹几改筵注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几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又儐郊勞使者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注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覲禮記几俟于東箱注王卽席乃設之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面注爲尸席也又云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

注獨揖尸几。禮主于尸，此爲人布席設几也。皆几席竝有者也。士喪禮大斂奠，席設于奧東面。既夕朝祖席升設于柩西。又設祖奠，布席乃奠。此爲神布席也。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此爲將冠者布席）又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士昏禮婦至，媵布席于奧。（夫婦對筵坐）又贊醴婦席于戶牖閒。又婦饋舅姑于室注舅姑共席于奧。又云席于北墉下。（疏云此席將爲婦餕之位處也）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又將升歌，設席于堂廉東上。（注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注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若有諸公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亦屈之大射同）又主人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注亦獻之而後布席也。（大射云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又席工于西階上少東。（獻笙則無席大射云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燕禮記若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此卽公之席位其介爲賓）有司徹司宮又筵于西序東面（此侑席也）又云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此主人席也）又云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此主婦席也）士冠禮特牲禮筮日皆席于門中闑西閾外。（少牢立筮故不布席）以上皆無加席者。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又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大射同）大射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敖氏繼公曰公不言設加席如燕禮可知）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燕禮賓無加席）以上皆有加席者。（聘禮禮賓及公食大夫禮覲禮皆有加席）此爲人布

席也。皆有席無几者也。至于士昏記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此則升車所履之几，非所馮之几也。

又案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謂玉几、彫几、彤几、漆几、素几也；五席謂莞筵紛純、繅席畫純、次席黼純、蒲筵繢純及熊席也。又有葦席、萑席。後鄭不數者，疏云以喪中非常故也。以禮經證之，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蒲筵緇布純，（注純緣也）公食大夫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士虞禮素几葦席

在西序下萑席即周官莞筵也（萑莞聲相近）周官云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紛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蒲筵繢純禮經云萑席元帛純蒲筵緇布純者蓋元帛上加繡緇布上加繢也

又燕禮設公席注周禮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聘禮禮賓注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覲禮左右几注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皆據周官經而言也若彤几則諸侯祭祀用之熊席則甸役用之禮經無此篇故經與注皆不見也

又案鄉飲酒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蓋推鄉射禮注之經又云賓若有遵者（與僎同）席于賓東（亦南面）考賓席牖前南面位在西北故曰坐于西北也介席西階上東面位在西南故曰坐于西南也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位在東南故曰坐于東南也遵席賓東南面位在東北故曰坐于東北也後人據禮記鄉飲酒義以爲隅坐非也萬氏斯大曰鄉飲酒義前章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者言其方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于東方者言其鄉也

後人行禮信其前而遺其後遂定爲側坐相向垂爲合典郡縣諸司以吏治爲急于此無過遵行故事孰爲審察其非其相禮執事之人類皆庸碌無知豈能深究行之既久羣視爲禮之固然矣竊謂明人于禮經多束之不觀所知者惟小戴記而又未深求其義宜乎來萬氏之譏也

凡盛水之器曰罍㪺水之器曰枓棄水之器曰洗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注枓㪺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疏云言凡總儀禮一部內用水者皆須罍盛之沃盥水者皆

用枓爲之士冠禮設洗水在洗東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疏云案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士昏禮言設洗不言水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記設洗水在洗東言水不言罍燕禮大射設洗罍水在東言罍不言枓皆文不具也其實有洗即有罍有罍即有枓也士虞禮設洗水在洗西者反吉也又特牲饋食禮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少牢饋食禮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

東葢尸不就洗故別設槃匜以待其盥也
凡盛酒之器曰尊斞酒之器曰勺
廷堪案盛酒之器見于禮經者曰甒曰壺曰方壺曰
瓦大曰圜壺尊其統名也士冠禮醮用酒尊于房戶
之閒兩甒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此
皆用甒者也兩甒者一元酒也禮器門外缶門內壺
君尊瓦甒鄭注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
則甒小于壺矣鄉飲酒鄉射兩壺亦有元酒特牲饋
食記尊兩壺于房中謂婦人尊也兩壺當亦有元酒
特牲禮獻衆賓畢尊兩壺于阼階東又云西方亦如

之注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兩壺
皆酒優之無元酒此皆用壺者也經不云方壺圜壺以
燕禮大射考之士旅食兩圜壺皆酒則此當是圜壺
矣又特牲禮祭日陳設云尊于戶東元酒在西不云
是壺是甒燕禮大射卿大夫士皆方壺特牲士禮亦
方壺歟大射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注爲隸
僕人巾車獲侯豻侯之獲者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
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涚于醆
酒疏云祭侯之神故用鬱鬯郊特牲注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爲莎齊
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煑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又飲不勝者

畢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亦兩壺皆鬱鬯
無元酒也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注無元酒
略之也燕禮大射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注尊
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此用方壺者也又燕
禮公尊瓦大兩注瓦大有虞氏之尊也大射膳尊兩
甒注膳尊君尊也此用瓦大者也皆有元酒燕禮尊
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用圜壺變于卿大夫也大
射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注旅衆也士
衆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賤無元酒此用圜壺
者也亦兩壺皆酒此皆盛酒之器統謂之尊也士冠

士昏皆側尊甒醴聘禮記禮賓則瓦大一士虞禮則
兩甒醴酒是盛醴亦用甒及瓦大也又士冠禮注勺
尊升所以斞酒也考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
左元酒皆加勺大射方壺膳尊亦云加勺特牲饋食
記兩壺加勺士冠禮醮用酒尊亦加勺葢酒在尊中
必以勺斞之然後實于爵也燕禮方壺瓦大圜壺不
云加勺大射圜壺及獲者釋獲者之壺亦不云加勺
皆文不具也少牢饋食禮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
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葢冪加二勺于二尊大夫祭祀
威儀多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有篚實勺觶角柶士

虞禮兩甒醴酒加勺是醴亦用勺也又加勺皆南枋士虞禮加勺南枋特牲禮爲酬賓及兄弟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少牢加勺覆之南枋是也若燕禮大射尊面鄉君則勺亦東枋歟

又案牲之在鼎曰升酒之在尊經注皆無文考左傳哀公十三年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杜預曰一盛一器也釋文盛音成爾雅釋器彝卣罍器也郭璞註皆盛酒尊彝其總名又焦氏易林旨酒一盛又楊雄酒賦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又漢書張騫傳注師古曰榼今之偏榼所以盛

酒耳非用飲者也據此則酒之在尊當曰盛也

凡酌酒而飲之器曰爵

延堪案爵者實酒之器之統名其別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士冠禮疏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對爵觶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曰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鄉飲酒記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同此爲鄉飲酒鄉射而言也若燕禮大射雖獻亦用觚宰夫爲主人辟君也至于酬旅酬無算爵則同用觶矣特牲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皆用角注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是也又大射司馬獻獲者則用散經云司馬正洗散特牲佐食獻尸則用散經云利洗散注利佐食也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是也特牲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

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此注皆據特牲經文言之二觚賈氏無疏敖氏繼公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爲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酢于主人也說與注異經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衆賓長爲加爵亦當用觚注說是也觚卑于爵觶卑于觚角散又卑于觶故代君爲主人之獻酢用觚殺于正賓主之獻酢用爵也酬旅酬無算爵用觶又殺于獻酢之用爵觚也若夫醴用觶而不用爵觚者醴事質故也

凡亨牲體之器曰鑊

廷堪案士冠禮特豚載合升注煑于鑊曰亨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注側亨亨一胖也亨于爨用鑊特牲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注亨煑也煑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少牢饋食禮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周禮春官大宗伯省牲鑊後鄭曰鑊亨牲器也是知亨牲體之器曰鑊也又魚腊亦亨之以鑊天官亨人掌其鼎鑊後鄭曰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

凡升牲體之器曰鼎出牲體之器曰朼

廷堪案牲體之有鼎猶酒之有尊也牲體之有朼猶酒之有勺也士冠禮醮用酒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三鼎特豚魚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注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一肫注或作純純全也髀不升皆飪設扃鼏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聘禮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注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注西鼎無鮮魚鮮腊衆介皆少牢此中庭之饌也若豆鉶簠簋則設于堂上米禾薪芻則設于門外歸饔餼飪一牢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上介飪一牢鼎七羞鼎三羞鼎即陪鼎腥一牢鼎七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大斂陳三鼎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既夕禮大遣奠陳五鼎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注鮮新殺者士腊用兎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士虞記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扃鼏少

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注並併也脊脅骨多各取二骨並之以多為貴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脀皆設扃鼏有司徹乃𤋳注𤋳温也尸俎卒𤋳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賔尸之禮重温尸俎于鑊復升于鼎此皆升于鼎者也士昏禮婦至除鼏舉鼎

入七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七者逆退注執七者事畢逆退由便公食大夫禮士舉鼎去鼏于外次入又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又云序進南面七載者西面又云大夫既七七奠于鼎逆退復位士喪禮小斂奠舉者盥右執七郤之左執俎橫攝之入又云乃朼載朼與七同士虞禮鼎入七俎從設左人抽扃鼏七佐食及右人載卒朼者逆退復位特牲饋食禮贊者錯俎加七乃朼又云卒載加七于鼎少牢饋食禮鼎序入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四七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又云七皆加于鼎東枋又云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長朼注長朼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朼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朼作七 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又云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二七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七皆加于鼎東枋此皆將載于俎故用七出之于鼎也故曰升牲體之器曰鼎出牲體之器曰朼也

凡載牲體之器曰俎

廷堪案牲體之有俎猶酒之有爵也公食大夫禮魚腊飪載體進奏注奏謂皮膚之理 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

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士喪禮小斂奠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柢執而俟特牲饋食記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注士之正祭禮九體貶于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也膚三離肺一刌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少牢饋食禮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胳在兩端脊脅肺肩張氏爾岐曰按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則肩字即胃字之誤在上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注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有司徹乃升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注臑在下者折分之以為肉湆俎也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

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司士杝豕
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此
二俎則以雍人所執之俎益送之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
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
亦以雍人所執之俎益送之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
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此二俎亦以雍人
所執之俎益送之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
嚌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二魚亦橫載
之皆加膴祭于其上此三魚俎亦益送之俎此皆載于俎者也故曰載牲
體之器曰俎也又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其牲狗也

亨于堂東北燕禮記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皆出
諸鑊即載諸俎不用鼎狗之禮殺故也俎謂之載鼎
則謂之升矣魚腊亦然

凡盛濡物之器曰甕實濡物之器曰豆

延堪案聘禮歸饔餼賓腥二牢醯醢百甕夾碑十以
為列醯在東上介腥一牢皆及甕如上賓是醯醢
醬皆盛之以甕也士冠禮醮用酒再醮兩豆葵菹蠃
醢注今文蠃為蝸士昏禮饌于房中菹醢四豆聘禮歸饔餼
堂上八豆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注醓醢肉汁也
屈錯也西夾六豆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東夾亦如之

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
臡士大夫八豆加葵菹蝸醢既夕禮大遣奠四豆脾析蜱醢葵菹
蠃醢士虞記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特牲饋食禮陰
厭主婦薦兩豆葵菹蝸醢少牢饋食禮陰厭薦韭菹
醓醢葵菹蠃醢少牢四豆盛于特牲主人獻祝薦兩豆菹醢注
葵菹蠃醢有司徹主人獻尸薦韭菹醢昌菹醢注昌昌本
也韭菹醓醢昌本麋臡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皆薦韭菹
醢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韭菹醢不復尸之禮主婦
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亦薦韭菹醢蓋皆二豆

韭菹醓醢也是菹醢之屬實之以豆也公食大夫禮
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注以醯和醬不云豆考士昏
禮饌于房中醯醬二豆是實醯醬亦用豆也公食大
夫禮上羞庶羞皆有大注大以肥美者特為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唯
醯醬無大蓋執豆如宰注如宰如其進大羹湆右執豆左執蓋旁四列西北
上膷以東臐膮注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
醢牛鮨注內則謂脂為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鮨南羊炙以東羊胾
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凡十六豆上大夫庶
羞二十豆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特牲尸入九飯佐食羞庶羞四豆
有醢注庶眾也眾羞以豕肉四豆者膮炙胾醢少牢

尸入十一飯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注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絲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臐膮者尚牲不尚味是庶羞亦用豆也皆濡物也鄉射記醢以豆注豆宜濡物故曰實濡物之器曰豆也盎醢醢之在甕猶酒之在壺牲體之在鼎也故周禮天官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醯人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也詩召南采蘋于以盛之維筐及筥然則濡物在甕亦當曰盛也

又案周禮天官醢人五齊齊當為齏七醢七菹三臡後鄭注五齏昌本昌蒲根也切之四寸為菹脾析牛百葉也蜃大蛤豚拍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深蒲鄭司農云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元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七醢醓肉汁也蠃螔蝓也蠯禮經作蜱蛤也蚳蛾子也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蔓菁也茆鳧葵也葵芹箈箭萌也筍竹萌也菹三臡麋臡鹿臡麇臡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腜為菹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考士冠禮既夕大遣奠士虞特牲少牢陰厭少牢主人獻祝皆用葵菹蠃醢聘禮歸饔餼公食大夫正饌少牢陰厭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皆用韭菹醓醢既夕大遣奠又用脾析蜱醢公食大夫正饌有司徹主人獻尸又皆用昌本麋臡公食大夫正饌又用菁菹鹿臡其五齏之蜃豚拍深蒲七醢之蚳醢魚醢兎醢鴈醢七菹之茆菹芹菹箈菹筍菹三臡之麇臡皆不見于禮經蓋天子諸侯之禮則用之其篇亡矣醢人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得備五齏七醢七菹三臡者天子祭祀之禮故也

凡實乾物之器曰籩

廷堪案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如周禮天官

籩人所掌朝事之籩麷熬麥也蕡熬枲實也白熬稻也黑熬黍也形鹽鹽之似虎形者膴生魚為大臠鮑魚鮑者于楅室中糗乾之出于江淮也鱐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饋食之籩棗㮚禮經作栗桃乾䕩乾梅也榛實貴疏饋食入籩其三蓋乾桃濕梅乾棗加籩之實蔆芡雞頭也㮚脯蔆芡㮚脯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合蒸曰餌餅之曰餈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皆乾物也士冠禮兩籩栗脯既夕禮大遣奠四籩棗糗栗脯士虞記籩棗烝栗擇特牲饋食禮主婦亞獻設兩籩注兩籩棗栗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設麷蕡白黑注此朝事之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受尸酢皆二籩麷蕡

主婦獻尸設糗與服脩主婦獻侑羞糗脩主婦致爵于主人設糗脩如尸禮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設籩棗糗栗脯注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雜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也主婦獻祝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籩皆棗糗禮經所載祇有麷蕡白黑棗栗脯糗服脩無形鹽膴鮑魚鱐乾䕩榛實蔆芡之屬少于周禮籩人者蓋士冠旣夕特牲有司徹皆士大夫之禮故不能備物也又周禮無服脩而禮經有服脩者考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服脩云乎何休註服脩者脯也故周禮不重出也又特牲饋食記籩巾以綌也纁裏注舊說云纁

裏皆元被是籩巾亦有裏如笲與竹簋方矣

又案楊氏復曰士冠脯醢士昏醴賓脯醢鄉飲脯醢衆賓辯有脯醢鄉射薦用籩脯五膱醢以豆聘禮醴賓脯醢又筵几于室薦脯醢燕禮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薦脯醢士喪禮始死奠脯醢小斂奠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主人獻賓薦脯醢以上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士喪大斂兩豆兩籩無縢士虞兩豆兩籩獻祝兩豆兩籩特牲兩豆兩籩主婦致爵于主人兩豆兩籩以上皆兩豆兩籩旣夕遣奠四豆四籩少牢賓尸四豆四籩以上皆四豆四籩又曰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迎尸饋食之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也及主婦亞獻尸始設籩少牢厭祭及迎尸饋食亦未用籩也逮明日賓尸于是主婦薦韭菹醢昌菹醢取籩于房其所薦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于此可見矣竊謂楊說非也考禮經通例食禮則有豆無籩飲酒之禮則豆籩皆有故公食大夫有豆無籩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籩皆有特牲尸入九飯有豆無籩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籩皆有少牢尸入十一飯有豆無籩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籩皆有蓋禮不同則器亦異非豆重而籩輕也又

天子諸侯之祭始明日而繹至于少牢賓尸卽于祭日非明日也楊氏云明日賓尸亦誤

又案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又云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又云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又云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注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考醢人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籩人朝事之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豆籩皆八此儐尸四豆四籩僅得其半

是大夫儐尸之禮遠下天子朝事之禮是殺也非豐也注蓋失之矣

凡盛黍稷之器曰簋曰敦盛稻粱之器曰簠

廷堪案聘禮歸饔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少牢饋食禮陰厭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祭畢餕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

二敦黍于下佐食是大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也士昏禮饌于房中黍稷四敦士喪禮朔月奠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士虞禮陰厭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特牲饋食禮盛兩敦陳于西堂注盛黍稷者宗婦也又陰厭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是士盛黍稷之器亦謂之敦也聘禮歸饔餼堂上兩簠粱在北注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西夾兩簠粱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湇西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又云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湇間又云賓北面自間坐注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左擁簠粱右執湇

以降公食大夫記簠有蓋冪注稻粱將食乃設去會于房蓋以冪是盛稻粱之器謂之簠也士盛黍稷之器亦有用簋者特牲祭畢餕佐食分簋鉶注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是也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竊謂簠乃稻粱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爲正周禮秋官掌客鄭氏注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其義精矣詩秦風釋文亦用鄭義

又案陳氏祥道曰周官掌客五等諸侯簠數有差而簋皆十二有簠或不預是簠尊而簋卑也此說非也

考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饌正饌用俎豆加饌用庶羞禮以質爲敬黍稷俎豆質也稻粱庶羞文也正饌尊于加饌則簋亦尊于簠矣是以聘禮歸饔餼以簠繼簋之後也特牲少牢陰厭有黍稷無稻粱者事鬼神之禮尚質故也

又案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又云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皆飯器也故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蓋飯之在甑甗猶牲體之在鼎飯之用匕猶牲體之用匕飯之盛于敦猶牲體之載于俎也酒之有壺

勺爵、菹醢之有籩與豆也亦然匕飯匕牲體之器同
用匕而匕湆之器亦用匕且有挑匕疏匕之不同注疏
匕匕枋有刻飾者　有司徹主人獻尸羞匕湆雍人授次賓疏
匕又云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
是次賓所用者疏匕雍人所用者挑匕也特牲宗人
執畢注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故取名焉主人親
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旣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
則畢蓋所以輔匕者詩小雅大東有饛簋飧有捄棘
匕毛傳飧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實竊謂此匕
在簋飧之下疑為匕飯之匕鄭司農云甗無底甑方

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孟子以釜甑爨是甑甗又為
炊飪之器也
又案考工記旊人為簋賈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
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又
引周易損卦彖鄭氏注四豆巽也巽為木五離爻也
離為日日體圜木器而圜簋象也說文簋古文作朹
是簋之屬皆木器或瓦器也又考工記梓人為飲器
又曰凡試梓飲器又說文觚觶觛觴觚等字皆从角
是爵之屬皆木器或角器也又說文櫑龜目酒尊又
云櫑或从缶是尊罍之屬亦木器或瓦器也詩周南

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人君黃金罍孔氏正義
曰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
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詩臣之
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
明文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
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
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
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然則少牢所謂金敦祭統所
謂玉爵皆瓦器與木器但以金玉飾之而已今古器
之風盛行所售者皆範銅為之又爵一升觶三升爵

小而觶大經傳並有明文今所售者或觶小于爵又
禮經之鼎必曰士舉之則其重可知今所售者乃小
而輕稚子可提也禮經之敦第曰主婦執之則其輕
可知今所售者乃大而重壯夫難勝也凡此之類疑
不能明嗜古器者其必有說以處此矣
凡實羹之器曰鉶實大羹之器曰鐙
廷堪案有鹽菜者謂之羹無鹽菜者謂之大羹不和
也羹之有大羹猶酒之有明水尚質也聘禮歸饔餼
堂上六鉶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注鉶羹器
也又西夾四鉶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東夾亦如之

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注鉶菜和羹之器此皆用大牢者故鉶羹有牛羊豕之別少牢饋食禮尸入飯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有司徹主婦獻尸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與受設于羊鉶之西注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此皆用少牢者故鉶羹有羊豕之別士虞禮陰厭設一鉶于豆南特牲饋食禮陰厭兩鉶芼設于豆南此皆用

特豕者唯豕羹而已是實羹之器謂之鉶也公食大夫禮正饌大羹湆不和實于鐙注瓦豆謂之鐙士虞禮尸入飯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特牲尸入飯設大羹湆不云實于鐙者文不具也是實大羹之器謂之鐙也鹽菜者所以和羹也凡鉶羹皆有之公食大夫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士虞記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特牲記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是也若大羹則湆肉汁矣

凡扱醴扱羹之器皆曰柶

廷堪案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舅姑醴婦聘禮主國之君禮聘賓授醴者皆加柶受醴者皆以柶祭醴三坐啐醴建柶興士冠作捷聘禮不云興文不具也祭醴三者士昏記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聘禮記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是扱醴之器謂之柶也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扱上鉶以柶辯擩之注扱以柶扱其鉶菜也士虞記鉶芼有柶少牢饋食禮尸飯之先設羊豕四鉶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有司徹主婦獻尸尸坐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挹石經作扱主婦致爵于主人祭鉶如尸禮是

扱鉶之器亦謂之柶也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入但云祭鉶嘗鉶不云扱以柶者文已見于士虞記也醴有糟鉶羹有菜故皆以柶扱之周禮[illegible]人注[illegible]用柶者[illegible]也表大記注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illegible]

凡相見君則以玉爲摯臣則以禽幣爲摯

廷堪案聘禮使者受圭又云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注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聘禮記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四器謂圭璋璧琮考聘君之玉爲圭享君之玉爲璧聘夫人之玉爲璋享夫人之玉爲琮

皆以瑑爲文。此聘賓所執之摯。非兩君相見及見天子之圭璧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覲時侯氏坐奠圭。又四享皆束帛加璧。此圭則諸侯命圭。非聘禮之瑑圭也。是君相見則以玉爲摯也。士冠禮冠畢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鄉當作卿）大夫鄉先生。注摯雉也。士昏禮納采用鴈。又賓執鴈請問名。又納吉用鴈如納采禮。又請期用鴈。又親迎賓執鴈。（按士摯用雉用鴈者攝盛也）士昏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壻見于寢摯雉也。（此蓋以士相見之禮用雉大禮既成之後不攝盛也）士相見禮贄（同摯）冬用雉夏用腒。

注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于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又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又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注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聘禮聘後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注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于國君。（注下見于國君當作下於見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聘禮記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注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又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注上介執鴈。羣介執雉。此皆以禽爲摯者也。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疏云此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爲贄故也。（納吉用束帛亦攝盛）聘禮若過邦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又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歸賓饔餼。大夫奉束帛。又賓朝服問卿。奉束帛。又夕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以束帛致之。（以上皆用束帛）又賓覿主君奉束錦。上介覿奉束錦。士介用玉錦束。（注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又賓面卿如覿幣。（如覿用束錦）又介面卿幣如覿。又衆介

面如覿幣。（以上皆用束錦者）此皆以幣爲摯者也。是臣相見則以禽幣爲摯也。考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鎭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君之摯也。以禮經證之。諸侯見天子皆用玉。覲禮覲用圭。享用璧。是也。天子使人于諸侯亦用玉。覲禮王使人用璧勞。是也。諸侯使人于諸侯亦用玉。聘禮聘用圭。享用璧。是也。大宗伯又云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皆臣之摯也。以禮經證之。諸侯使人於卿大夫。皆束帛。如周禮孤之摯。蓋盛其

禮加於卿一等聘禮郊勞歸饔餼問卿及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皆是也私覿及面卿皆用束錦者奉其君命而來不同於自相見故不用其摯如羔鴈雉之類而用束錦下束帛一等也蓋束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也惟鶩與雞禮經無之又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疏云案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下文別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摯皆是又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疏云此篇直見在國以禽摯相見之禮無執玉朝聘鄰國之事而云執玉者因執摯相見故兼言朝聘執玉之禮也竊謂禽之於幣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疏所謂幣蓋散文耳

又案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注束帛十端也疏云禮之通例凡言束者無論脯與錦皆以十爲數也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然則十端爲五兩二端爲一兩矣洪氏邁容齋五筆引左傳注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又引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以譏湘山野錄及夏英公之愱而不引儀禮經注以證之則洪氏疎於禮可知也

凡相見婦人則以棗栗腶脩爲摯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執笲棗栗自門入又見姑降階受笲腶脩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白虎通曰婦人之摯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是婦人則以棗栗腶脩爲摯也考春秋莊公二十四年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何休曰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何氏所謂禮即據士昏禮而言也又左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婦摯不宜用幣故二傳云然曲禮曰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是知婦人之摯用幣爲非禮而棗栗腶脩深合禮經公羊之義精矣

又案論語自行束脩以上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邢氏疏以束脩爲十脡脯又引檀弓古

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以證之考之禮經服脩婦人之摯男子無用之者禮記及穀梁傳所云疑是餽問之物非摯也後漢書延篤傳且吾自束脩已來章懷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說與邢氏異

凡藉玉之器曰繅

延堪案聘禮受命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注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今文繅作璪又云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

同面垂繅以受命又云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又行聘時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賔注屈繅并持之也又反命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右覲禮乃朝以瑞玉有繅注繅所以藉玉又覲禮記奠圭于繅上注謂釋於地也是藉圭璋之器謂之繅也其或垂繅或屈繅者禮以相變為文也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又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元纁

繫長尺絇組注二采再就降于天子也采成文曰絇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為地此言繅之制度也臧氏震曰雜記正義引聘禮記重言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間為六等也朱子亦云朱白蒼三字不知何時傳寫之誤而失之也今考覲禮注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既云六色則經文朱白蒼下當重有朱白蒼三字如雜記正義所引也又敖氏繼公曰繅以帛為之表元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繅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繅垂說與注異不可從

又案聘禮疏云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為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為繅也下記云絇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若韋版為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絇組為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云者是也張氏爾岐曰據疏所言仍是一物韋版絇組相待為用何得言二也今以聘禮記文考之明言繅與絇組為一物張氏之言信矣又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此又以藉為

纚詳見髮裼例中

凡盛婦贄之器曰笲夫人則曰竹簠方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姑婦執笲棗栗注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𥫱籚矣疏云此舉漢法以況但漢法去今已遠其狀已無可知也敖氏繼公曰笲棗栗二物同一器也又見舅訖降階受笲腶脩棗栗是見舅之贄腶脩是見姑之贄皆實于笲又舅姑旣沒三月奠菜婦執笲菜又云婦降堂取笲菜注菜蓋用菫敖氏繼公曰見用笲菜異于生時之贄也舅姑皆用菜亦異于生時之贄士昏記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笲注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

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庋笲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敖氏繼公曰其實菜之笲亦如之是盛婦贄之器謂之笲也聘禮郊勞畢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釋文曰簋或作簠注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敖氏繼公曰竹簋尚方變于食器也敖从釋文或作簋是盛夫人之贄則曰竹簋方也笲緇被纁裏竹簋方元被纁裏蓋夫人與士婦之差矣又聘禮疏云案玉人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有玉案并有竹簋以盛棗栗故彼引此爲證考工記玉人鄭注引聘禮故疏云然此諸侯夫人勞卿故無案直有竹簋以盛棗栗據疏所言則是盛王后之贄用玉案也又聘禮賓將行釋幣于禰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注埋必盛以器若藏之然然則釋幣之器亦曰笲矣敖氏謂笲之制蓋亦隋方如篋與注異而無據竹簋之制旣方若笲之制亦方則士婦與夫人無別恐未必然

又案禮經諸器必有關禮例者始錄之卽有詳其形制者亦皆據經注之明文其餘瑣細無足輕重及後人臆說如聶氏三禮圖諸書所載不暇悉辨也

凡射者之器曰弓曰矢曰決曰拾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注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旌中籌楅豐詳見下又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旣具有司請射注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大射注作朱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注弣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

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又鄉射大射三耦射時皆作釋弓說決拾此決拾卽上經所云決遂也詩小雅車攻決拾既佽弓矢既調毛傳決鉤弦也拾遂也是弓矢決拾皆射者之器也周禮夏官司弓矢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後鄭注恒矢弓所用也庳矢弩所用也又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考禮經之射用弓不用弩其矢葢恒矢歟又夏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抉拾

卽決拾也詩衛風芄蘭童子佩韘毛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鄭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陸氏釋文玦本又作決孔氏正義大射云朱極三註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彄沓手指也傳以韘爲決箋又以韘爲極竊謂韘字從韋箋義似長若決則以骨爲之矣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說與毛傳同陳氏禮書亦取鄭氏

凡獲者之器曰旌曰乏曰侯

廷堪案鄉射記旌各以其物注旌總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榭又云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又云君國中射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于郊以旌（析羽爲旌）獲於竟龍旜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翿旌以獲此言旌也獲卽所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也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疏云黨旁也）之一西五步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疏云周禮射人職云王以

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容者以革爲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矢於此置乏不去故云乏也大射儀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又云凡乏之用革周禮夏官射人三獲三容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此言乏也卽爾雅釋宮容謂之防也（郭璞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鄉射禮求射之先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射時司馬命張侯乃說束繫綱也）注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大射儀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

又云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注丹淺於赤此賔射燕射之侯也又云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每弓取二寸五十弓則侯中十尺也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此言侯也即考工記所云梓人為侯者也周禮夏官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考大射以服不為獲者是旌乏侯三者皆獲者之器也周禮服不氏作乏射人作容故注云容謂之乏也

凡釋獲者之器曰中曰籌

廷堪案鄉射記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注前足跪者象敎擾之獸受負也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注皮樹獸名閭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蹏周書曰北唐以閭兕似牛一角此記中制也又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為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賔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膚上今刻訛多作寸疏云刊本一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云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云室中五扶註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四指則四寸謂刊四寸也此記籌制也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大射儀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釋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周禮春官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鄭注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算也元謂設算于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考大射以太史為釋獲者是中與籌二者皆釋獲者之器也王射則服不氏為獲者大史為釋獲者大射諸侯之禮亦然國君官衆威儀多盛於鄉射之禮也

又案禮記投壺司射奉中鄭注中士則鹿中也司射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孔氏正義曰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又云算長尺二寸鄭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投壺之中與籌即射禮之中與籌也故鄭氏皆引射禮以證之通鑑魏元帝景元四年鍾毓每與參佐射魏舒常為畫籌而已胡氏三省曰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算也竊謂釋算乃射之正禮胡氏不之引而引投壺何也豈精於史學而疏於禮經歟

凡取矢之器曰楅飲不勝者之器曰豐

廷堪案鄉射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注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又云楅髤注髤赤黑漆也又鄉射禮三耦射竟司馬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注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是取矢之器曰楅也又鄉射禮數獲畢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注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又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

豐下又云辯乃徹豐與觶大射儀數獲畢司射命設豐注當飲不勝者射爵卒觶之儀與鄉射同是飲不勝者之器曰豐也許氏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又大射儀陳燕具膳尊兩甒在南有豐注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許鄭二說不同學者多疑之竊謂字之形聲兼有者多矣當云从豆象形曲亦聲

又案豐之爲用有二一爲承觶之豐一爲承尊之豐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此承觶之豐也燕禮公尊兩瓦大有豐注豐形似豆卑而大大射儀膳尊兩甒在南有豐注豐所以承尊也近似豆大而卑矣聘禮記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注豐承尊器如豆而卑此承尊之豐也承觶之豐如豆而卑承尊之豐如豆大而卑聘禮記注不言大者省文也射禮飲不勝者之豐則承觶之豐也

禮經釋例卷十一終

北京圖書館藏

禮經釋例卷十二目錄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肄儀聘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饔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飧致士介餼卿接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饔餼覿禮郊勞士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饔餼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上介受饔餼皆用韋弁服

凡覲禮天子用袞冕侯氏用裨冕

凡大夫之妻被鍚衣侈袂士之妻纚笄宵衣

凡袒裼皆左在衣謂之袒在裘謂之裼

凡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凡縚髮謂之纚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共二十例

附論語黃衣狐裘說一篇

禮經釋例　卷十二　器服之例下　附論語黃衣狐裘說　卷十三　雜例　附燕樂二十八調說三篇

禮經釋例卷十二

歙淩廷堪次仲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

廷堪案士冠禮筮日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又屨夏用葛元端黑屨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故云順裳色也考士冠禮元端注元端即朝服之

衣易其裳耳爲緇布冠陳之疏引論語鄭注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爲緇色正幅爲之是緇布冠亦緇布衣也朝服用元冠又皮弁服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皆衣與冠同色者也又朝服緇帶素韠注以爲素裳疏云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既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又皮弁服素積素韠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又爵弁服纁裳韎韐注纁裳淺絳裳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此皆裳與韠同色者也又朝服注素裳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朝服素韠白屨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同士冠禮素積白屨此皮弁服之屨又爵弁纁屨爵弁服纁裳韎韐故亦同纁屨也此皆屨與裳同色者也亦有衣與冠不同色者如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緇帶注以爲純衣與帶同緇色是也亦有裳與韠不同色者如注既以朝服爲素裳而特牲饋食記之朝服則緇韠是也亦有屨與裳不同色者元端用黑屨而裳則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是也注疏蓋舉其多者言之耳故疏亦云其衣冠異色經即別言之衣與冠之例既然則裳與

韠屨與裳之例可知也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冠禮冠日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又云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注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爲均也又云擯者元端負東塾又云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疏云贊者皆降主人一等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別云元端也前擯

者別云元端亦然雖同用元端而賓主人則元裳爵韠兄弟則元裳緇韠擯者贊者據疏當黃裳雜裳爵韠其中亦自有等差也又冠者初加緇布冠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又冠畢乃易服易爵弁服也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卿經誤作鄉據冠義當作卿大夫敖氏繼公曰鄉之與爵者或曰即主治一鄉者蓋未之深考也鄉先生皆用元端爵韠士之正服也特牲饋食禮筮日筮尸用元端蓋士禮此士冠筮日筮賓用朝服加少牢筮日者冠禮攝盛故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

韠注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元端則爵韠若緇韠則謂之袗元蓋又次于元端矣餘詳朝服惠氏棟曰袗元即漢之袀袨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墨齋衣也篆書袗與袀相似古文作均

又案元端者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端即元端也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于列邦而又不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

諸侯之末擯以相禮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豈有元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明代時文家之不學可笑如此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昏禮納采使者元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疏云士唯有三等之裳元裳黃裳雜裳此云緇裳者即元裳者矣經又云主人如賓服則亦元端緇裳又親迎主人元端迎于門外是使者主人皆

元端也親迎壻從者畢元端注從者有司也注不言何裳當亦緇裳如使者服也惟士攝盛故服爵弁纁裳緇袘使者及壻從者則士之羣吏有司當黃裳雜裳此用緇裳者亦攝盛也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拜賜拜辱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疏云昨日正行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元端也鄉射禮經注同疏云朝服之下衣則次元端故知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鄉飲酒鄉射其禮盛故用朝服息司正無

介不殺不拜至不拜洗無俎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不旅酬其禮殺故用元端也

又案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元端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注於是朝服則初時謂戒賓時元端竊謂注說皆非也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元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

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其說當矣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延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卽位于門外西面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不元端則朝服謂助祭者又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又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宿尸尸如主人服宿賓賓如主人服又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是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殺皆用元端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注皆者謂賓及兄弟此指助祭者用朝服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是視濯亦用元端也又注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又記云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注與主人同服是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也裳有三等者各隨其位而服之也助祭者皆朝服而祝與佐食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以其事尸於室尤爲近之故服宜與尸同也又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

服注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疏云上服對深衣在下士之正祭服元端卽是卒者生時所著之上服故尸還服之是士虞尸服亦與特牲同也

又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敖氏繼公以爲皆之一字兼主人言之則士祭亦朝服與大夫同任氏大椿曰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元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元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無明文者言之也任氏之辨甚析竊謂記嫌尸祝佐食亦朝服故下文復言元端以別之不言主人者

經文已詳故也。然亦惟正祭賔及兄弟朝服耳。若筮日筮尸子姓兄弟有司羣執事仍服元端。蓋元端士之正服也。

凡士冠禮筮日筮賔宿賔為期皆用朝服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筮日也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又前期三日筮賔。如求日之儀。乃宿賔。賔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又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有司皆如宿服。注宿服朝服。疏云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是筮日筮賔宿賔為期皆用朝服也。考特牲饋食禮士筮當用元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牲筮日筮尸宿尸宿賔皆用元端。正祭日賔及兄弟助祭則攝盛用朝服。士冠正冠日用元端。筮日筮賔宿賔為期則攝盛用朝服。蓋相變以為禮也。士冠禮注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則與特牲用元端不合。疏曲為之解。非經意也。

又案士冠禮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此朝服之冠也。又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謂同用緇色此朝服之衣與裳

也。又云緇帶黑繒帶也。此朝服之帶也。又云素韠白韋韠也。鄉飲酒記注同此朝服之韠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疏云諸侯當白舄其臣則白屨也此朝服之屨也。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魁蜃蛤柎注也緇絇狀如衣刀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純博寸。此皮弁服之屨。經不云皮弁者。以皮弁服與朝服皆同用素裳白屨故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緇韠者。下大夫之臣。敖氏繼公曰。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此緇韠者。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賔歟。敖氏之說較注加詳。蓋朝服雖緇韠亦素裳若裳與韠同色。則元端非朝服矣。

又案素裳白屨則為朝服。元裳黃裳雜裳黑屨則為元端。餘皆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注元冠有不元端者。疏云不元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元端故也。若然元端一冠冠兩服也。士冠禮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為正也。元黃雜三裳皆同用黑屨此元端之屨。元端朝服其裳色不同。考禮之通例。屨與裳同色。故其屨色亦不同。此元端朝服之分也。陳氏祥道解朝服元端與鄭異不可從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鄉飲酒禮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又云主人如賓服以拜辱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疏云此主人與賓俱朝服又射畢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是鄉飲酒鄉射皆用朝服也唯息司正主人始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又云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又禮畢明日

賓朝服拜賜于朝又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又大夫相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是燕食之禮皆用朝服也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呂氏大臨曰諸侯之射大射也燕禮用朝服則大射亦用朝服矣

又案鄉射及公食大夫戒賓注以爲皆用元端經無明文疑不可從說見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肄儀聘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又云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君授使者幣也又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又云上介釋幣亦如之又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此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也又未入竟壹肄注肄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又云朝服無主無執也注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此肄儀也又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注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又云乃入陳幣于朝此聘畢歸反命

也又使者若有私喪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是使者反命雖有故亦朝服也此皆君與使者在本國所行之禮不與異國之君相接故皆用朝服不用盛服也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饔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

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
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
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此展幣也又君使卿歸饔
餼賓朝服禮辭注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爵服下經
賓受饔餼用皮弁服此辭饔餼也又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
此問卿也皆賓用朝服者也又上介朝服三介問下
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又歸士介餼士介朝服
北面再拜稽首受此上介士介用朝服者也考聘賓
至所聘之國惟與主國之君相接行聘享覿及受饔
餼受還玉禮重者皆用皮弁服其餘禮輕者皆用朝

服隆殺之義也士介受餼用朝服不同賓用皮弁服
上介用韋弁服者以宰夫歸士介餼亦用朝服致之
故也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飧致士介餼卿接
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
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注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
尊賓也其服皆朝服此郊勞也據注請事請行亦朝服請事在未入竟時
又致館後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備禮曰飧此設飧
也皆主國之君使人於聘賓也又士介四人皆餼大
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主國
之君使人於士介也又賓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
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此主國之卿
接聘賓也皆用朝服又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
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
如致饔無儐此卽公食大夫之禮也公食大夫是主
國之君食小聘大夫此是食大聘大夫故其禮同用
朝服也又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注此句宜在凡致
禮下考下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凡致
禮謂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

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甕筐饗禮今亡聘
禮又云致饗以酬幣亦如之謂如不親食之禮也饗
禮篇亡以此經考之或亦用朝服如食禮歟考主國
之君惟親接聘賓行聘享覿之時用皮弁服使卿歸
賓饔餼使下大夫歸介饔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用
韋弁服君使卿還玉于館用皮弁服行聘及還玉是
盛禮歸饔餼歸禮皆主國所以優聘賓者亦盛禮故
盛其服也郊勞設飧其禮殺故用朝服也致士介餼
不用韋弁服而用朝服者士介賤故殺其禮也卿接
聘賓用朝服者辟君也皆聖人制禮之精義也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廷堪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特牲饋食禮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亦據記文而言也其餘謂賓及兄弟也不元端則朝服矣主人元端賓及兄弟皆朝服者助祭攝盛故也

又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注吉服服元端也任氏大椿曰士喪禮筮宅未著占者何服以雜記注考之則占者當朝服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士筮宅占者既用朝服則士卜日占者不得用元端蓋元端輕於朝服而卜重於筮孔雜記疏引士喪禮文云卜日占者元端則其服反輕於筮宅之朝服矣於義例似未合其說是也至於以元端止爲族長及宗人言之竊恐未然經但云吉服不云元端元端者注說也又雜記鄭氏注朝服純吉服也則亦以吉服爲朝服矣考士冠禮筮日主人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則此卜日族長及宗人亦當與占者同服朝服也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又云道車載朝服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亦皆士禮用朝服者也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筮日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又朝服筮尸如筮日之儀又爲祭期主人門東南

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又祭日視殺視濯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是筮日筮尸請祭期視殺視濯皆用朝服也又饌器畢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是主人正祭亦用朝服也大夫祭用朝服士祭用元端者大夫尊而士卑也士助祭者亦用朝服攝盛也少牢饋食禮助祭者及尸祝佐食經俱不云何服當亦用朝服與主人同也若助祭者別服盛服則經必特言之不嫌上主人之文也大夫助祭者不攝盛嫌偪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鄭氏注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

爾孔氏正義曰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經傳之說不同故鄭孔云然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孔氏正義曰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今少牢無此文或孔氏因特牲尸如主人服而推之耳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饔餼覲禮郊勞士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賓揖之卽筵坐(冠者卽筵坐也)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如始加緇布冠時也)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此冠禮用皮弁服者也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又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又云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受玉還玉皆聘之正禮故皆用皮弁服又君使卿歸賓饔餼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受饔餼亦禮之盛者故用皮弁服此聘禮用皮弁服者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此覲禮用皮弁者也士喪禮陳襲衣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既夕記薦乘車載皮弁服此喪禮用皮弁服者也又聘禮受饔餼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疏云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此則經無明文據注是亦用皮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此皮弁之制也注又云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皮弁之衣也注又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辟蹙其要中此皮弁之裳也經云緇帶素韠此皮弁之帶與韠也經又云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柎注也此皮弁之屨也(朝服亦用此屨)敖氏繼公曰皮弁次于爵弁亦士之尊服也其衣蓋亦絲衣而色如其裳此謂皮弁以素爲衣與注以白布爲衣之說不同(士喪禮皮弁服注亦云白布衣素裳也)後儒

多不之信然考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爲二服孔氏正義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賓降二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此冠禮用爵弁者也士昏

禮親迎主人注主人壻壻爲婦主也爵弁纁裳緇袘注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此昏禮用爵弁者也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注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又陳襲服爵弁服純衣此喪禮用爵弁服者也皆攝盛也周官司服云凡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考爵弁尊于皮弁則爵弁非士之常服明矣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疏云復者士之有司著朝服張氏爾岐曰方冀其生故復者服朝服不變其所執則經所云爵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此爵弁之制也又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爵弁之衣裳與帶也注又云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玉藻文

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韍之制似韠此爵弁之韠也敖氏繼公曰不曰韠者尊之異其名其在冕服者尤尊則謂之韍又經云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爵弁尊其屨飾以績次此爵弁之屨也士昏禮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是爵弁服纁裳而緣以緇也爵弁服元衣纁裳已全同冕服而但以緇緣裳爲異也陳氏祥道曰古文弁本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其說爵弁之形與注不同又曰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則以爵弁爲卽韋弁若然又當以韎布

爲衣或韎韋爲衣與冠同色矣

又案弁服吉者凡三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褖衣三也疏云褖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褖衣卽元端也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葢韋弁稍次于爵弁或衣裳小異爵弁緇衣韋弁韎布衣或韎韋衣猶元端之於朝服故言韋弁卽兼爵弁也又云眂朝則皮弁服二也又云凡甸冠弁服三也鄭氏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

是冠弁卽朝服也言朝服則兼元端矣

凡聘禮君使卿歸饔餼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上介受饔餼皆用韋弁服

廷堪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變皮弁服韋弁敬也此歸賓饔餼也又上介饔餼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此歸上介饔餼也又云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夕問卿之夕也此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也皆用韋弁服疏云春官司服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眂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行聘享等皆皮弁至歸饔餼則韋弁故注以爲敬也又聘禮歸饔餼上介韋弁以受則上介受饔餼亦用韋弁服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前此賓受饔餼用皮弁服故注云然也

又案聘禮韋弁注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其服葢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考司服鄭氏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與聘禮注互異故疏以爲無正文也詩采芑朱芾斯皇箋云韋弁服朱衣裳亦不云素裳陳氏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書二人雀弁雀爵同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

曰以爵韋爲弁謂之韋弁則爵弁卽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易氏祓曰韋弁卽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爲韠而戴弁也敖氏繼公曰韋弁卽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其說皆與陳氏同然則爵弁之曰韋弁猶皮弁之曰綦弁也書顧命四人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竊謂爵弁緇衣韋弁韎衣韋弁爵弁之衣不同如元端朝服之裳不同故有一

名此禮經既有爵弁復別出韋弁也
凡覲禮天子用衮冕侯氏用裨冕
廷堪案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注衮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以俟諸侯見是天子用衮冕也上經又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是侯氏用裨冕也衮冕注云衮衣者裨之上是衮冕非裨冕也此注又

云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則兼衮冕言之蓋據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陳氏祥道曰覲禮侯氏裨冕曾子問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樂記曰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裨冕鄭康成釋覲禮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釋玉藻曰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爲裨衣拘矣考覲禮經文既云衮冕又云裨冕則衮冕而上謂之衮冕鷩冕而下謂之裨冕明矣故鄭注亦云衮衣者裨之上也鄭司農以鷩爲裨衣蓋統鷩冕而下言之非專釋鷩冕也敖氏繼公曰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若然則經文何不直云天子裨冕而云天子衮冕乎其失固不待辨矣

又案冕服皆元衣纁裳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書益稷曰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天官司裘疏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

一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所謂六冕也合韋弁皮弁冠弁爲王之吉服九故司服又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也

又案鄭氏鍔曰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不服日月星辰

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則衮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與康成異楊氏復敖氏繼公皆主之近方氏苞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爲十二章之服也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纚笄宵衣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又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注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也主婦贊者一人當亦是大夫之妻來助祭者疏不明析士昏禮親迎姆纚笄宵衣注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又婦見舅姑纚笄宵衣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注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是士之妻纚笄宵衣也士昏禮親迎女次純衣纁袡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

其色元袡亦緣也據注此所謂次卽少牢被錫也則純衣當亦侈袂之衣士妻而被錫衣侈袂者昏禮攝盛也故見舅姑仍纚笄宵衣矣又云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潁黼注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潁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楊氏復曰特牲注以綃爲衣此以綃爲領二說牴牾考士冠禮冠日兄弟畢袗元凡元端者爵韠若緇韠則謂之袗元蓋又次于元端矣昏禮女從者畢袗元其亦宵衣之次歟

又案周禮天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訓以素沙爲六服之裏也辨外内命婦之

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以春官司服推之男子衮冕猶婦人之禕衣也男子鷩冕猶婦人之揄狄也男子毳冕猶婦人之闕狄也男子希冕猶婦人之鞠衣也男子元冕而下猶婦人之展衣也男子皮弁而下猶婦人之緣衣也男子之冕猶婦人之副與編也男子之弁與冠猶婦人之次也以禮經推之男子爵弁服猶婦人之次展衣也男子朝服猶婦人之次緣衣也至於男子元端則婦人之纚笄宵衣矣故少牢大夫祭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特牲士祭禮主人元端主婦纚笄宵衣也又士昏禮男子爵弁則女次純衣者展衣也少牢男子朝服則主婦被錫衣侈袂者緣衣也楊氏復以少牢爲展衣士昏爲緣衣蕃徒以大夫士意衡之而不知士昏禮女亦攝盛也

又案士昏禮女次純衣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又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疏云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也同者即婦人之服不殊裳據此則婦人之服衣裳皆同色不獨女從者畢袗元爲然矣

凡袒裼皆左在衣謂之袒在裘謂之裼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袒左免衣也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同聘禮受玉畢裼降立注凡襢襢袒通裼者左疏云言吉凶皆袒左也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云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覲禮注凡以禮事者左袒是凡袒裼皆左也在衣謂之袒者如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又云君袒朱襦以射大射儀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是也在裘謂之裼者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也士射經雖不云袒何襦其實當亦有衣不肉袒但不必定以纁襦朱襦故不言耳說者或以爲肉袒非也若肉袒及右袒則經必特言之如鄉射記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是也大射言袒不言裼者舉春秋以該冬夏也聘禮言裼不言袒者舉冬以該二時也鄉射言袒不言裼者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其時不用裘故也覲禮言袒不言裼者周禮大

宗伯秋見曰覲其時亦不用裘故也覲禮並不言襲
者葢其節文別見於三時禮中故文不具也
又案不袒裼則謂之襲凡衣皆有之不獨裘也鄉射
大射二篇既云袒復云襲是也曲禮有藉者則裼孔
氏正義曰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掩而不開則謂
之爲襲此定說也吳氏澄以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
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爲襲近蔡氏德晉以兩袖微
捲起爲裼下其所捲之袖爲襲皆非也聘禮裼降立
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
等夏則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有上服春秋則袷褶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有上服皆同賈氏於

春夏秋三時皆曰中衣不曰裼衣盆知在裘始謂之裼也此亦定說也孔氏穎達
以裘之外有裼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郝氏敬
以裘之外即爲禮服皆非也至於萬氏斯大曰裘上
有裼衣不加深衣曰裼加深衣曰襲夫深衣尙卑于
元端豈有行聘之時皮弁服上反加以深衣之理其
謬尤不待辨矣

凡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廷堪案有藉無藉其說有二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
襲注藉謂繅也繅所以緼藉玉禮記曲禮執玉其有
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氏注藉藻也陸氏釋文藻本又作繅

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
襲充美亦質皆以繅爲襲者也此一說也曲禮鄭注
又云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則以束
帛爲藉者也此又一說也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
授賓疏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據此賈人垂繅以授
上介上介不襲受之時也其無藉則襲據此上介屈
繅以授賓賓襲受之時也此釋鄭氏前一說者也曲
禮正義熊氏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以
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
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此釋鄭

氏後一說者也又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鄭氏
注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
裼爲敬受享是也亦用後一說是後如陳氏祥道陸
氏佃楊氏復敖氏繼公陳氏澔皆主以束帛爲藉之
說而不取以繅爲藉之說近張氏爾岐江氏永諸儒
亦然則後說之義長也朱氏熹曰陳氏陸氏但取鄭
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今未敢斷其是非
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葢愼之也至於曲禮正義又
引皇氏說圭璋既是寶必以物覆襲之又云非但人
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則非經注之意不可從

又案或疑專主鄭後說恐遺漏經文賓介一邊戴氏
震曰聘之襲也其時去繅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
裼也雖去繅而有錦帛爲之藉鄭氏兼繅與束帛以
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上介不襲云盛禮
不在於已也又繅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
以證不當襲後人誤會而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
藉殆失之可謂深得鄭意矣
又案射禮有事則袒無事則襲說見射例中
凡縚髮謂之纚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廷堪案士冠禮陳設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纚今之

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
又再加設笄疏云是紒內安髮之笄也皆安髮之笄
則緇布冠亦宜有之緇布冠無固冠之笄此男子之纚與笄也
士昏禮親迎姆纚笄注纚韜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
充幅長六尺又女從者纚笄又婦見舅姑纚笄特牲
饋食禮祭日主婦纚笄注纚笄首服此婦人之纚與
笄也皆安髮之笄也士冠禮陳設皮弁笄爵弁笄緇
組紘纁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
此固冠之笄也惟男子有之士冠疏云笄有二種一
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弁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

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婦
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又喪服小記
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
又案緇布冠無固冠之笄但用缺項士冠禮缺項注
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
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𦅾亦由固頍爲
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
爲頍蓋以漢法況之故王氏應麟引隸釋武榮碑闕
幘以證卷幘也陳氏祥道曰鄭說缺項之制蓋有所
傳敖氏繼公及近江氏永乃別爲之說然於他經亦

無確據固不若注說之猶爲近古也
論語黃衣狐裘說
宣城張生其錦讀詩羔羊正義問於余曰論語黃衣狐
裘當從其說否余嘉其有識而惜其未暢也乃爲之說
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邢疏以
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以
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竊疑其不
倫焉詩羔羊素絲五紽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韋
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
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按

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褖衣三也賈疏謂褖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褖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卽爵弁服也冠弁服卽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遞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

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艸服也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氏說故因張生之問而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旣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之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靺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靺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葢用纁衣韋弁服葢用靺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答之曰此裼衣非正服也裼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葢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

禮經釋例卷十二終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凡冠醴子昏禮婦略如禮賓之禮

凡女父見婿略如見賓客之禮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覿之禮

凡大射飲公略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如祭禮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鍾磬鼓鼗之屬在堂下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謂之合樂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按凡冠昏之禮有類可歸者散見諸例無類可歸者皆附于雜例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共二十一例

附燕樂二十八調說上中下三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禮經釋例卷十三

歙淩廷堪次仲學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行禮之明日賓拜賜後主人釋服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此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正為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鄉射禮明日

賓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之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已下皆記禮之異者又遂無算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賓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于無算爵又無司正下注云使擯者而已不立之盡注又推言經之所未詳者皆殺于飲酒之正禮也

又案士冠禮賓字冠者畢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注不出外門將醴之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注此醴當作禮又云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云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輔敖氏繼公曰醴賓之時贊冠者為介與鄉飲酒相類則是壹獻之禮賓介而下皆然也其獻及酬酢亦略如鄉飲酒之儀歟竊謂此禮當如〻飲酒唯用醴

不用酒及酬賓有束帛儷皮為異疏因其有酬幣遂云此禮賓與饗禮同注謂與鄉飲酒同疏謂與饗禮同敖氏曰此禮用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為之若不醴子而醮則此禮亦因之而用酒歟用酒則為饗蓋兼取鄭賈二說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廷堪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為賓無膳尊無膳爵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

公卽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脅折俎也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卽位如燕也無膳尊膳爵者降尊以就卑也又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注受賜謂公鄉者酌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

洗升媵觶于公答恩惠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已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又云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是燕四方之賓客雖無膳尊膳爵餘皆如燕其臣之禮也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者猶之燕己之臣不以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也賓爲苟敬席于阼階西北面者猶之燕己之臣獻諸公之禮也苟敬之苟戴氏震曰說文苟自急敇也音棘从芉省與苟且字不同說與注異

又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此燕之盛禮蓋兼四方之賓客言之禮記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皆作肆夏鄭氏破禮器肆夏爲陔夏者蓋以爲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出而燕禮又有賓出奏陔之文其實禮器大饗卽賓客燕饗之饗非祫祭先王不必牽

合助祭也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延堪案士昏禮婦至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郤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戸內北面荅拜酳婦亦如之

皆祭贊以肵從皆振祭嚌肵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
贊荅拜受爵再醑如初無從三醑用巹亦如之贊洗
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
爵拜皆荅拜興主人出婦復位此婦至設饌也有醬
湆黍稷俎豆無籩似食禮卒食後酌醑又似祭禮所
謂鬼神陰陽也又醴婦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
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
成祭卒食一醑無從此婦饋舅姑也如取女禮謂如
婦至設饌同牢禮也皆略如食禮也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廷堪案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注饗謂亨大牢以飲
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先後也
疏云食禮既亨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
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又云上介壹食壹饗
注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饗賓介爲
介見下記文 又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
以侑幣如致饔無儐此是食禮故云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注酬幣饗禮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
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又云
大夫于賓壹饗壹食此饗在食前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
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聘禮記大
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
敵禮也覲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
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亨
今周禮掌客作饗下同 三食三燕侯伯再亨再食再燕子男一
亨今周禮作壹下同一食一燕此皆言饗禮也饗食燕三大
禮唯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存饗禮篇亾不可考矣士
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
北洗奠酬注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
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

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
爵此卽鄉飲使人舉觶燕禮使人媵爵也 又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注言俎則饗有牲矣疏云
案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
也饗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俎
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按公食大夫亦歸俎非以不食故說恐非蓋飲
酒禮殺但取俎授從者饗食禮盛故歸之也 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
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
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敖氏從古文作帛 疏云此一獻
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

又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隷子弟之
妻妾凡饗速之疏云案聘禮饗食速賓則知此舅姑
饗送者亦速之也凡速者皆就館速之又壻饗婦送
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士昏記婦席薦饌于房注
醴婦饗婦之席薦也疏云醴婦時唯席與薦其饗婦
并有俎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又云饗
婦姑薦焉注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婦
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
薦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
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故不

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又云不敢辭洗舅降則
辟于房不敢拜洗注不敢與尊者爲禮又云凡婦人
相饗無降吳氏廷華曰不降者婦人不下堂饗禮之
儀節可見者如此而已是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
賓客之禮也疏云饗用醴酒敖氏云飲人而用牲焉
曰饗皆據經注推言之吳氏廷華曰王制疏崔氏云
饗禮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取數畢其
大略而已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則饗食燕三者
儀節大概相似而少異也又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
饗之加籩豆注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

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
實于甕筐饗禮今亾疏云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饗禮亾無文以知之故
疏舉左傳爲證也左傳饗皆作享
又案王制疏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
饗之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三是戎
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蓋亦
據經傳推而知之竊謂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
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
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
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
之蓋重禮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
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又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
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二篇辭句小異皆指賓客食饗之饗觀郊特牲
上文大饗之席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
而酢焉及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可見鄭氏乃以禮器
爲祫祭先王孔疏又以郊特牲爲朝聘庭實皆非也

凡冠醴子昏醴婦略如禮賓之禮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畢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此賓醴冠者也與昏禮醴使者聘禮禮賓大略相同唯昏禮有几聘禮兼有幣與庭實耳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

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此舅姑醴婦也亦大略如禮賓之禮舅姑不親醴而使贊醴之者舅姑尊猶之燕禮公不親爲主人而使宰夫獻賓也

又案士昏記壻見女父主婦畢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此禮有獻酬有薦與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同但無束帛儷皮耳非聘禮禮賓也舅姑饗婦送者亦然但彼曰饗此曰醴爲異

凡女父見壻略如見賓客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親迎壻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又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此親迎壻見女父之禮也唯主人西面賓北面再拜稽首主人不降送爲異餘與士見于大夫同也又士昏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

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受其奠摯也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此不親迎壻見主人卽女父之禮也又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此不親迎壻見主婦之禮也壻見主人亦略如賓客之禮婦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壻如主人之見賓陽尊陰卑之義也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成禮明日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舅席在阼

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姑席在房外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此婦見舅之禮也婦奠摯舅撫之猶覲禮侯氏四享王撫玉也敖氏繼公曰撫之示受之其說是也又云降階受笲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注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此婦見姑之禮也姑舉摯授人猶聘禮公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也皆略如臣見君之禮也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于男子且辟君也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覿之禮

廷堪案聘禮上介覿後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此士介覿之禮也又聘禮記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此覿後賓私獻之禮也二禮亦大略相同蓋賓之私獻自同于士介不敢當客禮也

凡大射飲公略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廷堪案大射儀若飲公則侍射者謂公在不勝黨侍射者謂賓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此下賓飲燕爵燕禮大射獻士後賓降洗升媵觚大射作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大射作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公坐

取賓所媵觶大射作觚興唯公所賜二禮大略相同唯飲公之禮公卒此觶媵觶之禮公取此觶爲士舉旅爲小異耳詳見射例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是也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如祭禮

廷堪案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奥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張氏爾岐曰席于奥者舅席也席于北方者姑席也祝盥婦盥于門外此疏云盥于門外異于常祭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

（一二二）

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此奠菜于舅也）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此奠菜于姑也）婦出祝闔戶注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堇不設餕此禮無佐食但有祝較祭禮爲殺又云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亦事亡如事存之意此昏禮婦奠菜略如祭禮也聘禮授幣訖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注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敖氏曰不稽首變于祭祝不拜辟君禮）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注少頃之間示有俟于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此賓介將行有事于禰廟也又反命訖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三獻猶特牲少牢之三獻也一人舉爵猶特牲有司徹之舉觶也席于阼注云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于室異于祭此賓介使還有事于禰廟也皆略如祭禮其將行釋幣于行使還釋幣于門亦祭禮之屬

也將行先于廟後于行使還先于門後于廟亦以相變爲文也又禮記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爲制即據此禮而言

又案聘禮記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肦肉及廋車注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肦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此禮亦略如祭禮也

又案聖人之制作與天地之生物其廣大精微一焉何以言之梅與杏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桃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鶩與鷙相類矣而有不類者雞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馬與驢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牛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蠶化蛾蝎化蛻相類矣而有不類者蠹之爲蝶螳之爲蠱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此天地之生物也而聖人之制禮亦如之鄉飲

與息司正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燕禮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公食與饋舅姑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婦至設饌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鄉飲鄉射與燕禮媵爵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大射飲公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少牢特牲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昏禮奠菜聘禮釋幣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比而觀之禮經一書其廣大精微非聖人豈能作乎略舉數端以例其餘優而柔之饜而飫之是在學者之自得焉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廷堪案諸侯三朝一曰燕朝一曰治朝一曰外朝禮經皆有之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蓋據燕禮言之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之位與此略同是燕朝卽射朝也此朝在路門內路寢庭中卽周官大僕所掌天子之燕朝也大僕鄭注燕朝朝于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故聘禮圖事于此又聘禮授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寢門外朝也又云官陳幣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司士正朝儀之位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此正同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告入路門而告又云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此入亦是入路門又反命乃入陳幣于朝此使者入是入雉門反命畢乃退注君揖入皆出去此君入方是入路門路門卽寢門也此朝在路門之外卽周官大宰及司士所掌天子之治朝也聘禮聘

賓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致館設飧後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下經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門卽外門也此朝在大門之外大門卽庫門故朝士鄭注亦以外朝在庫門外也卽周官小司寇及朝士所掌天子之外朝也所謂三朝經注俱明甚聘禮疏云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考燕禮之朝卽大射之朝疏既誤分爲二又不知聘禮授幣及反命皆在路門外之治朝而云不見路門外正朝蓋未之深考也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注筮者以蓍問日吉凶于易也不于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又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饌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特牲饋食禮筮日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宿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是凡筮皆于廟門也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又云族長

涖卜注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此卜日之門謂殯宮之門也上經君臨大斂節巫止于廟門外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殯宮門卽廟門是卜亦于廟門也筮亦有不于廟門者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注兆域也又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注中封中央壤也是將葬筮宅則于兆南也筮宅不于廟門而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變之義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筮人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疏云知蓍有長短者按三正記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士冠禮筮日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是士之筮禮經文皆云卽席坐故知士坐筮也少牢饋食

禮筮日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注史家臣主筮事者命畢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乃釋韇立筮注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蓍長立筮爲便對士之蓍三尺坐筮爲便若諸侯蓍七尺天子蓍九尺立筮可知少牢饋食卿大夫祭禮經文云立筮故知卿大夫是立筮也又士喪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至於卜日之禮宗

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卽位于門東
西面注涖卜族長也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
受卜人龜示高注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涖卜受視反之
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
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
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據此則
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
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
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述命與
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卽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

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蓋卜重于筮
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
不述命爲異也
又案士冠禮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法依七
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
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
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
則八也此卽京氏易頂氏安世曰以京易考之世所
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折
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說與賈疏正同
考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等說皆見京氏易中然
則近日錢卜猶是漢人舊學古之筮法不傳已久朱
代揲蓍之儀乃後儒以意爲之者固不若錢卜之術
近古而可信也
又案世所傳筮儀甚舛陋近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
作其言曰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
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
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
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鼙之屬在堂下

延堪案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
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瑟下孔內弦右手相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
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
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
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
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
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
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

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注禮大樂衆也僕人正徒相大師
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
內弦挎越鄉飲酒大射皆後首挎越鄉射燕禮皆面鼓執越右手相後者徒
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
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
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
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
人宿縣鐘磬鑮建鼓應鼙朔鼙簜鼗皆陳于庭是笙
管鐘磬鼓鼙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上

其餘皆在堂下有瞽之詩業虡應田縣鼓鼗磬柷圉
簫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
又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
縣今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燕禮樂人縣注縣鐘磬也蓋亦軒縣蓋
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鼙移于阼階西又
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
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笙是磬名非笙簫之笙西面其
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
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爲
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

在阼階西故注以爲辟君位也陳氏暘以爲建鼓應鼙不設于東縣南以
稱次在洗東南故也說與注異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亦頌
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
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鑮南爲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
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
者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
其爲諸侯則軒縣北縣不全叔氏繼公張氏爾岐皆以爲辟射位說與注異又云
簜在建鼓之間注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于堂戴氏
震曰凡樂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故笙簫之屬在此
也又云鼗倚于頌磬西紘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

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蓋所以代
柷者故大射有鼗無柷也所可見者如此而已燕禮
亦軒縣故云笙入立于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
面故亦云笙入立于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
面諸侯之士半天子之士有磬無鐘故云笙入立于磬南也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
謂之合樂
延堪案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
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
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間作也。疏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
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 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
也。疏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 凡四節、鄉射禮、遵入獻酢之
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但合樂一
節。無升歌笙奏間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于樂也。
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
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遂歌鄉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
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
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注新宮之樂其篇亡 此笙
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間歌合樂兩節者、亦志
在射、略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兼四牡皇皇者華
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祗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
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諮事、恐非

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
注言遂者不間也。疏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
下管卽笙奏也。

又案李氏光地曰、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
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
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
在上、匏竹在下、卽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
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
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
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

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
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
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間歌者、舉始
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

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
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
則堂下亦笙奏關雎葛覃卷耳、是爲周南三終、堂上
瑟歌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蘩采蘋、
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頴達正義謂若
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

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至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爲得矣陳澔集說亦承孔氏之誤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冠畢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見于鄉大夫鄉當作卿疏亦作卿字冠義亦作卿大夫詳見賓客之例鄉先生注謂皮弁服與君視朔之服爵弁服與君祭之服惟元端爲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日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蓋以士自居耳見君必易元冠元端者明皮弁爵弁二服是攝盛非士所常服也此冠禮之攝盛士昏禮納采用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士執雉士當用雉而用鴈者攝盛也注謂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非也又云主人注主人壻也爵弁纁裳緇袘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周禮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疏云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以爲攝盛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爵弁尊于皮弁非士服明矣經又云女次純衣纁袡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追師鄭注云衣褖衣者服次考士妻當服纚笄宵衣見此經下文及特牲禮則次而純衣亦攝盛也此昏禮之攝盛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又云陳襲事于房中纊極二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考極唯公射始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遣奠厥明陳鼎五于門外注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注謂

盛葬奠卽攝盛之意也既夕記薦乘車載旜載皮弁服注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周禮司常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注以爲棧車疑非君賵賓賻于棧此謂柩車非乘車也此喪禮之攝盛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飯畢皆三獻考飲酒之禮士一獻大夫三獻士祭而三獻者攝盛也此祭禮之攝盛冠昏爲人道之始喪祭爲人道之終故皆攝盛與他禮不同後儒但知昏禮爲攝盛而不知冠與喪祭亦然故多岐說也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廷堪案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
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士冠記適
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亦見禮記郊特牲及冠義文）是適子冠于阼
也又士冠禮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即醮于房外）
注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非代也不醮于客位
成而不尊又禮記冠義鄭氏注庶子冠于房戶外又
因醮焉不代父也是庶子冠于房外也適子冠于阼
或醴或醮皆于客位士冠記所謂醮于客位加有成
也士冠禮三加訖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鄭注冠
義云戶西爲客位蓋醮于客位亦醴于客位也至于

庶子則冠于房外亦醮于房外也適子或用醴或用
醮庶子惟醮之以酒而已此適庶之分也
又案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謂諸父諸兄）冠之日
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
適子冠于阼少北醴于戶西皆辟主人也若孤子則
自爲主人故拜與禮皆在阼也又大戴禮記公冠篇
公冠自爲主士冠記云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
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然則父在雖天子之元子猶從士禮
父沒其子繼世爲諸侯故公冠篇自爲主人如孤子

冠法矣公冠四加元冕饗賓以三獻之禮無介與士
禮異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閒注
南面位（詳見上例）醴畢婦饋舅姑此言適婦也是適婦酌
之以醴兼饋舅姑也又士昏記庶婦則使人醮之婦
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
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
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是庶婦醮
之以酒不饋舅姑也疏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于

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于房外
之西亦東面拜送故云其儀則同也注云庶婦不饗
蓋以經記無文知之敖氏繼公曰婦不饋則舅姑亦
不饗之矣敖氏又謂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
于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歟
說與疏異竊謂庶婦卑恐不能南面于戶牖間也
又案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傳重及承重
者始爲宗子先王制禮于適庶之分最嚴故于冠昏
首重之蓋慮其啟爭也然適子不得立卽非大宗庶
子苟得立卽爲大宗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

雖長不得爲宗子矣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
不得爲宗子矣(並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趙襄子毋邺其母賤簡
子廢太子伯魯而以毋邺爲太子則伯魯雖適長不
得爲宗子矣(見史記趙世家)至于臧武仲以庶子得立遂爲
大宗及得罪奔邾而立臧爲爲後(亦見襄二十三年傳)則適兄
且爲庶弟之後矣蓋爲後者始爲宗子不爲後者則
非宗子封建既廢惟世爵之家有之其他無所謂宗
子矣隋劉光伯駮牛里仁大夫降服議曰古之仕者
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
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繐三月良由
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
何降之有可謂深得禮意(見隋書儒林傳)今世祿之法不行
士大夫無重可傳而論宗法者憑空推一宗子雖無
寸祿猶使之主祀可謂貿儒不知通變蓋自道學盛
傳學者多高談心性無暇深求聖人制作之本不及
南北朝諸儒多多矣
又案禮記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
之何方氏苞曰所問不及庶人者古者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並入國學舍不率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爲士
者官族士族之適子降爲庶人者至少也此言謬矣

夫士亦有田祿乃一命以上者故孟子曰惟士無田
則亦不祭非後世博士弟子之通稱也士之子恆爲
士士冠之適子冠于阼特牲之嗣子舉奠皆宗子也
若庶人則失其宗矣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
皁隸者也(見左傳昭三年)不得爲宗子曾子何故而問乎方
氏之陋往往如此不足深詰也
又案陳氏祖范曰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
分漢時詔令尚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
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
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無重可傳而
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濫名諸父之前禮果
然乎哉此論可與鄙說相發明矣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廷堪案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
元端爵韠出房南面再加皮弁與賓揖之適房服素
積素韠容(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出房南面三加爵弁服纁
裳靺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冠畢賓酌醴醴冠者此
冠之正禮也若不醴則醮用酒始加醮用脯醢賓降
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如將冠時盥辭主人降也)卒洗升酌冠者拜
受賓答拜如初(如醴也)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若殺、則特豚、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注嚌當爲祭字之誤也皆如初嚌肺、此二者皆醮用酒之禮、每加皆醮、一醴三醮、醴質酒文也、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疏以醴爲周冠子之法、醮爲夏殷冠子之法、蓋據下記之法而言、夏殷質而周文、恐非經意也、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延堪案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故三光靈曜、惠氏棟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王氏應麟曰、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義與賈疏同、皆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曰、三商日入後計刻漏之數、商筭至三次也、今籌筭法有初商再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昏禮壻用昏、使者則用昕、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疏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云用昏壻也者、謂親迎時也、所謂昕者、即前疏日未出時二刻半也、又案昏昕者、即今之曚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故以一十八度爲曚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太陽距赤道有南北、故曚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二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

北則刻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漸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則反是、設求春秋分之曚影刻分、則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赤道爲一邊、赤道即春秋分去北極九十度北極距天頂爲一邊、天頂距曚影限爲一邊、一百八度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春秋分曚影刻分也、求冬至之曚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冬至爲一邊、象限內加距緯即是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

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冬至曚影刻分也求夏至之曚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夏至爲一邊(象限內減距緯即是)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夏至曚影刻分也如京師北極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以前法求之則春秋分曚影六刻五分冬至曚影六刻十二分夏至曚影八刻九分古人推步之術甚疏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昏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

又案斜弧三角三邊求角法以角旁之兩邊相加爲總弧相減爲較弧各取其矢相減(此用矢不用餘弦休寧戴氏法)餘折半爲中數又以對邊之矢與較弧之矢相減餘爲矢較以中數爲首率以矢較爲二率以半徑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首率除之求得四率即所求角之正矢也此學別有專書備論略附其概于此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廷堪案士冠禮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又迎賓至于廟門揖入又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皆不云何廟惟筮于庿(陸氏釋文庿古廟字)門注庿謂禰庿則經所云廟者皆指禰廟而言是冠禮行于禰廟也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又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是昏禮行于寢也然所謂寢者指婦至壻家成禮而言至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則皆于女父家之禰廟行禮(士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注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不于寢也成禮後婦見舅姑亦于寢若舅姑沒三月廟見則亦于廟也士昏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壻見于寢則又與親迎相變于寢而不于廟如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之儀矣

又案王氏懋竑曰士冠禮鄭注云庿謂禰庿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庿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庿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又曰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其說皆精確蓋世所傳家禮王氏亦以爲非朱子作也王氏平日極尊朱子而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不苟同如此非若流俗之尊朱也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

燕樂之源，據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器以琵琶爲主，而衆音從之。遼史樂志曰：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從濁至清，是也。虞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與段安節琵琶錄商角同用、宮逐羽音二語正同，皆不云有徵聲。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矣。第一弦聲最濁，故以爲宮聲，所謂大不逾宮也。分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謂之七宮。此弦雖曰宮聲，即用琴之第七弦名爲黃鐘，實太蔟清聲，故沈存中云夾鐘宮今爲中呂宮（黃鐘爲太蔟，故夾鐘爲中呂。下同），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也。第二弦聲次濁，故以爲商聲，分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即商調），曰越調，謂之七商。此弦琴中無此聲，即今三弦之老弦。琴散聲無二變，故以應鐘當之，名爲太蔟，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無射商今爲林鐘商也（太蔟爲應鐘，故無射爲林鐘）。第三弦聲次清，故以爲角聲，分爲七調，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林鐘角（即商角），曰越角，謂之七角。此弦琴中亦無此聲，即今

三弦之中弦，與七商聲相應，故其調名與七商皆同，所謂商角同用也。名爲姑洗，實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黃鐘角今爲林鐘角也（姑洗爲應鐘，故黃鐘爲林鐘）。第四弦聲最清，故以爲羽聲，所謂細不過羽也。分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即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即黃鐘羽），謂之七羽。此弦即今三弦之子弦，實七宮之半聲，故其調名與七宮多同，所謂宮逐羽音也。名爲南呂，實亦太蔟聲，故沈存中云黃鐘羽今爲中呂調（南呂爲太蔟，故黃鐘爲中呂。下同），林鐘羽今爲黃鐘調也（今補筆談誤作大呂調）。後之言樂者不知二十八調爲何物，不知古今律呂不同爲何故，多置之不論，即論之亦茫如捕風，故或於琴徽應聲求之，或直以爲貿亂，皆不得其解而妄說也。蓋燕樂自宋以後，汨於儒生之陋者數百年矣。明魏良輔製水磨腔，又高於宋之燕樂，雖有六宮十一調之名，其實燕樂之太蔟一均而已。今爲考之陳編，按之器數，積之以歲月心力，始得其條理。惜孤學獨是，獨非未敢自信，願與世之同志者共質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

宋南渡，燕樂不用七角聲及三高調，蓋東都教坊之遺制也。至於七商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

林鐘夷則無射七律則與東都之燕樂互異焉夫古今律呂不同世儒不得其解已疑爲貿亂而東都之律呂復異於南渡苟不深求其故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益棼然莫辨矣七商本起太蔟也南渡乃起黃鐘故姜堯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調王晦叔云夾鐘商俗呼雙調朱文公云無射商俗呼越調而周公謹亦有夷則商調也七商起太蔟則無夷則商七羽本起南呂也南渡亦起黃鐘故王晦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夾鐘羽俗呼中呂調林鐘羽俗呼高平調夷則羽俗呼仙呂調周公謹亦云中呂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牧慶溪筆談

燕樂字譜分配十二律及四清聲七宮一均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殺聲用六配黃鐘清四配大呂一配夾鐘上配仲呂尺配林鐘工配夷則凡配無射七字也七商一均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殺聲用四配太蔟一配夾鐘上配仲呂尺配林鐘工配南呂凡配無射六配黃鐘清七字也七羽一均用南呂無射黃鐘太蔟姑洗仲呂林鐘七律故殺聲用工配南呂舊作四誤凡配無射六配黃鐘清四配太蔟一配姑洗上配仲呂尺配林鐘七字也七角不用故不數南渡之律呂雖與此異而殺聲則未聞有異是名異而實不異也於是大石調本太蔟商更爲黃鐘商矣雙調本仲

呂商更爲夾鐘商矣小石調本林鐘商更爲仲呂商矣歇指調本南呂商更爲林鐘商矣商調本無射商更爲夷則商矣越調本黃鐘商更爲無射商矣此七商互異之故也般涉調本南呂羽更爲黃鐘羽矣中呂調本黃鐘羽更爲夾鐘羽矣正平調本太蔟羽更爲仲呂羽矣高平調本姑洗羽更爲林鐘羽矣仙呂調本仲呂羽更爲夷則羽矣黃鐘調本林鐘羽更爲無射羽矣此七羽互異之故也姜堯章大樂議曰見宋史樂志鄭譯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大呂宋史作太蔟誤下同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

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大呂之商羽矣闕三高調今云商羽蓋當時高宮尚存亦其證也二十八調闕七角聲及三高調尚有六宮十二調乾興以來教坊新奏又闕一正平調金元人因之遂餘六宮十一調云中原音韻云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論曲皆云有六宮十一調六宮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是也舊皆以仙呂宮爲首今依燕樂次序正之下十一調仿此十一調者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高平調宮調角

調商角調是也按燕樂既有七宮七角矣何由又有宮調角調也七角調宋教坊及隊舞大曲已不用矣何由元人尚有商角調也皆可疑之甚者考宋史樂志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所謂十七調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六宮大石調雙調宋史誤脫調字今補小石調歇指調商調宋史誤脫商調今補越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即黃鐘十一調燕樂二十八調不用七角調及宮商羽三高調七羽中又闕一正平調故止十七調也此則正史所傳鑿然可信者矣蓋元人不深於燕樂見中呂仙呂黃鐘三調與六宮相複故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商角調耳所以此三調皆無曲也中原音韻有商角調黃鶯兒六章輟耕錄併入商調則商角即商調之誤也六宮之道宮元人雜劇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時六宮尚全也十一調之小石調歇指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元人雜劇皆不用金人院本亦有之惟無歇指調是金時十一調僅闕一調也以金元之曲證之中原音韻小石調青杏兒注云亦入大石調則小石調附于大石調矣元北曲雙調有離亭宴帶歇指殺則歇指調附於雙調矣般涉調諸曲輟耕錄皆併入中呂宮則般涉調附於中呂宮矣中呂調金院本與石榴花同用則中呂調亦附于中呂宮矣元北曲商調有高平隨調殺則高平調附於商調矣高平調即南呂調元南曲有仙呂入雙調之名則仙呂調附於雙調矣黃鐘調金院本與喜遷鶯同用則黃鐘調附於黃鐘宮矣又金院本有羽調混江龍元南曲有羽調排歌此羽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混江龍本仙呂宮曲排歌亦在仙呂宮入聲甘州之後然則黃鐘羽又可附於仙呂宮也故元人雜劇及輟耕錄有曲者祇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較中原音韻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調明人不學徒侈其數而計之乃誤以為九宮至於近世著書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為典要也

此書間有空白文即亦未書填補今日據學海堂本勘斠亦一快也去冬以王西莊尚書後案中有漫漶者亦求學海本校之則皆黑塗無一字為之悶悶因恍阮文達刻經解以惠來學甚為感嘆而其時幕中校勘者草率蔵工不加勘覆辛不副心是嚴論㕘諸君之責也癸亥大寒前二日李慈伯再跋

道光丁未嘉平初二日讀斠

禮經釋例卷十三

儀徵阮亨仲嘉校

[seal]

附原書紙簽

（一）

[illegible]

（二）

此處有脫文其禮主人獻
賓主人洗升實爵獻卿于席
上大射禮主人獻大夫主人洗
升獻大夫于西階上燕禮大
射亦皆有獻士獻庶子之禮

（三）

士冠禮賓醮冠者贊者
洗于房中側酌醴注當禮
日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
東隅

〔四〕

南洗北洗例指庭洗內
洗而言洗爲承水器所
以承盥洗棄水器一名而洗
皆于北末當不可洗于南
洗也

〔五〕

少席賓既言席下上之主
人子東坐席端東末
不從以西禮席南面北面
西方東面陰陽解之
必推此例席端爲席上

〔六〕

燕禮大射旅酬皆三次
鄉飲酒鄉射旅酬祇一次

〔七〕

此與特牲禮主人獻賓酢
主後主人酬賓奠解于薦
北例同特牲有神惠不可
同于飲酒也此例阮明以下
多主備奠解于右注云神
惠右之不舉奠于飲[illegible]食
其例可擬矣蓋飲酒正禮
將舉者奠于右不舉者
奠于左如舉鉶酒則將
舉者奠于左不舉者奠
于右如注義自明亦可旁證

〔八〕

現注意不以此爲祭脯拄
別言之曰射則存脯也又云
此是脯不與而射之者使
賓祭也則仍以此爲祭脯[illegible]
矣請改不從其說而日將
脯祭於此

〔九〕古字但以容兼之耳 云云　案疏云古者席行之蓋折於稱席也
皆取稱已以為君大夫之禮可知君長大夫禮以道有闔月席門
不拜入注席稱席也並取稱於容服於書履並禮說隱事具定
然子容不詳寢收容

〔一〇〕凌氏元端紹鞸則謂之移之

〔一一〕觀此諸三字疑衍
又案隋從音三字是又
案諸增之從者開經文
無諸字

〔一二〕案詳席子集東面右几云
與士昏禮有異同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德清徐養原撰

士冠禮第一

養原案儀禮古文出魯淹中及孔氏見藝文志而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書亦有古文禮見河閒獻王傳今文則高堂生所傳也文之異同備載鄭注有字異而音義亦異者有字異而音義不異者今根據羣書略爲疏證若文有詳略義可兩通則不復贅說

闑西閾外

古文闑爲槷閾爲蹷　養原按說文門部闑从門臬聲周禮匠人置槷以縣注槷古文臬假借字槷既借爲臬亦得借爲闑也　又按闑在[illegible]韻蹷在屋韻其音不同蓋一物二名也說文[illegible]蹷字大徐以爲古通用蹴攷禮記曲禮上以足蹷路馬有誅釋文云蹷本又作蹴則大徐之言信矣說文足部蹴躡也躡蹈也蹈踐也踐履也曲禮曰不踐閾鄉黨曰行不履閾名閾爲蹴亦所以示戒與一說呂氏春秋本生篇招蹷之機高誘注蹷機門內之位也蹷疑蹷字之譌

旅占

古文旅作臚　惠氏棟曰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德云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

纁裳

今文纁皆作熏　養原按皆者皆下纁邊也鄉射

記云袒纁襦是纁熏二字古皆通用

側尊一甒醴

古文甒作廡　養原按說文無甒字古葢通用廡也集韻九噳甒或从廡作廡則又因廡而加瓦

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

古文匴爲篹坫爲襘　養原按單疏及嚴州本竝作篹張淳據釋文改爲篹攷說文無篹字集韻二十四緩篹通作匴又籫或作篹是匴籫同字也說文竹部籫字注云讀若纂凡从纂从贊之字古多通用

文選笙賦歌棗下之纂纂李善注古咄唶歌曰棗下何攢攢纂與攢古字通然則贊亦可通纂矣匱贊同字贊既通纂則匱亦通纂不必改纂爲籩　又按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占尹梁氏玉繩曰太卜鄭詹尹惟見楚辭卜居占與詹通孟子離婁章句上有求全之毁注引陳不瞻事卽陳不占今按方言十凡相候謂之占占猶瞻也是从占从瞻之字古亦通用此注襜字單疏嚴本竝同張氏據釋文改爲檐亦殊不必

兄弟畢袗玄

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袗爲均也　惠氏棟曰袗元卽漢之袀袨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墨齋衣也篆書袗與袀相似古文作均故左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袀元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　蕢原按說文衣部袗元服袗元二字連文用禮經語也从衣㐱聲或从辰作裖續漢志及淮南作袀者俗字也因裖字又借用振字

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疏云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謂讀從均服振振之振也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袗此借振爲裖之明證均服之均與袗元之袗皆訓爲同而其義不同一爲貴賤同服一爲衣裳同色貴賤同服則禮記坊記與異姓同車不同服注云唯在軍同服爾正義引公羊成二年逢丑父衣服與頃公相似爲證左傳均服疏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是也衣裳同色則此經袗元是也而戎服亦衣裳同色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衣裳同色也均服振振謂貴賤既同服而衣裳又同色耳均當讀如字與袗音雖近而義迥別惟字形相似易致溷淆此經袗字古文作均蓋字之誤

采衣紒

紒結髮古文紒爲結　蕢原按說文無紒字而有髟部𩬊字簪結也蓋卽紒之本字古文通作結漢書陸賈傳尉他魋結箕踞見賈師古曰結讀曰髻說

文髺字在髟部新附古亦作結然則紒髺結總屬一字結髮髺結總屬一義玉篇髟部髺居濟切髮結也紒同上得之矣又引說文古拜切髺結也未免支離集韻十二霽合紒髺結爲一字十六怪刖載紒字尤非也

贊者盥于洗西

古文盥皆作浣　養原按說文皿部盥澡手也从臼水臨皿又水部澣濯衣垢也或从完作浣二字音義相近古蓋通用

贊者奠纚笄櫛于篚南端

古文櫛爲節　養原按節爲櫛之省文大抵古文多假借又多從省如立位工功是也然纚裳之纚古文作纚而今文反作熏攝酒之攝古文作攝而今文反作聶此類殆由字體爛脫猶以趙爲肖以齊爲立邪

壹揖壹讓升

古文壹皆作一疏一壹得通用雖疊古文不破之也　養原按說文壹部壹專壹也古文惟專壹總壹之類作壹禮記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疏云壹謂齊同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注云壹是專行是也未有以記數者以壹貳參爲一二三蓋起秦漢以後李斯嶧山碑云壹家天下是也古文只作一周禮大宗伯壹命受職注云王之下士亦一命注言一而經言壹儀禮注中亦有古今一壹互倒者疑俱傳寫之誤說詳公食大夫

面葉

古文葉爲擖　養原按禮記少儀執箕膺擖釋文以涉反徐音葉又曲禮注引弟子職執箕膺揭釋文作葉云如字今本管子作擖亦以涉反見儀禮經傳通解

面枋

今文枋爲柄　養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釋文作柄云本又作枋今按說文木部枋木可爲車从木方聲與柄同音故借枋爲柄

啐醴

古文啐爲呼　養原按呼乃字之誤說文口部啐小歙也段氏若膺注引此注云呼與啐音義皆隔當是啐之誤

儷皮

古文儷爲離　養原按禮記月令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今按說文人部儷棽儷也非儷偶之義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是儷偶之儷當作麗今作儷蓋假借用之文選東都賦鳳蓋棽麗又借麗爲儷

攝酒

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爲聶　養原按大戴禮夏小正三月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孔氏廣森補注攝讀如爾疋葉聶聶謂桑葉始生未舒之皃又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李云許與也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又管子侈靡篇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注云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已上三文雖俱非此經之義而攝字從省作聶則一也

設扃鼏

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攷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此以冂之冂爲聲讀如扃古熒切鼏鼎蓋也从鼎一聲此以一下垂之冖爲聲讀如幎莫狄切螟部鼆从鼎聲虎部虒讀如鼏皆鼎蓋之鼏非舉鼎之鼏也今本說文有鼏無鼏而鼏音莫狄切誤合二字爲一　養原按段說甚覈說文固多漏落而鼏鼏二字尤易混蓋字之从冂者隸多作门因而誤及于篆如冂之古文當作冋今本說文篆作冋鼎之爲鼏正與此相類閱者以爲重複遂刪其一不知鼏字从冂象舉鼎之形鼏字从冖取覆鼎之義形聲會意各有攸當豈容強合集韻於一先合鉉鼏爲一於二十三錫詳載說文而終之曰一曰覆鼎者二物同名二字兩用其誤甚矣又按說文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此即古熒切之鼏今据鄭注則禮家亦有鉉字與許君之說不合竊疑鄭注本云今文扃爲鼏後人多聞鉉少聞鼏遂以意改之夫許君所偁禮易雖不知其爲古文爲今文然禮經異文不越古今二途故鄭注止別古今

不分慶戴非如易家就今文中又有施孟梁邱之別也今古文既作局今文又作鉉則所云禮謂之鼏者何所指邪又按昏禮注云鼏皆作密疏謂鄭兼下紛幂總疊之故云皆也蓋鼏幂二字古文皆作密注當竝舉二字其義乃明若專言鼏則似紛幂亦作鼏矣此又鄭注之脫誤也

蠃醢

蠃醢蜱蝓醢今文蠃爲蝸　養原按蠃本蜾蠃字借爲蝸蠃說文虫部蠃蜾蠃也一曰虒蝓又蝸蝸蠃

也爾雅釋魚蚹蠃螔蝓郭璞注即蝸牛也

主人紒而迎賓　禮於阼

古文紒爲結見上今文禮作醴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醮言禮則兼醴醮二法故也　盛氏世佐曰禮當從今文作醴顧以醴禮冠者也疏云言禮則兼醴醮二法非也

養原按前請醴賓賓禮辭許注云此醴當作禮又乃醴賓以壹獻之禮疏云此醴亦當爲禮凡二字古通用內則宰醴負子賜之束帛注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經中此二字古今文互異處甚多如士昏

禮賓入授如初禮古文禮爲醴與此相反

某有子某

古文某爲謀　養原按說文木部某酸果也从木甘蓋某人之某本無正字或作某或作謀俱假借耳

以病吾子

古文病爲秉　養原按說文木部柄从木丙聲或从秉作棅丙秉同音相借

敢宿賓對曰

今文無對　養原按上文兩言賓對則此亦當有

對

眉壽萬年

古文眉作麋　養原按大戴禮王言孔子愀然揚麋舊本按注云一作眉荀子非相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注麋與眉同漢書皆以麋爲眉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有云不永眉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麋壽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少牢注眉古文作微春秋莊廿八年左氏經築郿二傳作微陸氏二傳音義竝云左氏

作麋是眉麋微三字古通用

嘉薦亶時

亶誠也古文亶爲癉　養原按凡从亶从單之字古多通用周禮大司馬則壇之先鄭讀爲墠之以威之憚後鄭讀爲同墠之墠爾雅釋詁亶㫗也毛詩大雅桑柔逢天僤怒傳云僤㫗也釋文云本亦作亶又周頌昊天有成命亶厥心傳云亶㫗毛詩之僤訓㫗此經之癉訓誠其从單一也

孝友時格

格至也今文格爲嘏釋文嘏古雅反又作假　養原按說文人部假非眞也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今書堯典作格爾雅釋詁嘏假大也嘏假皆訓大而格無訓大者假格皆訓至而嘏無訓至者竊意此注嘏字當從別本作假說文彳部又有徦字至也然古字聲同俱得相借則作嘏亦無不可

記

冠而字之

今文無之此注今本脫嚴本有

章甫

甫或爲父今文爲斧　養原按上文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疏尼甫嘉甫孔甫等見爲父字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从用从父父亦聲今文爲斧者甫父聲同斧从父聲亦與甫通爾雅釋器斧謂之黼覲禮斧依顧命作黼扆釋名釋用器斧甫也甫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士昏禮第二

當阿

阿棟也今文阿爲庪疏凡士之屋五架爲之中脊爲棟棟南一架爲前楣楣前接簷爲庪　沈氏彤曰阿非棟考工記云四阿重屋注云若今四注屋四注則四檐四檐則四阿然則阿即庪也今文阿爲庪義之同耳　養原按阿與庪不同此古今文異字異義也既有四檐何妨有四棟注言入堂深示親親故從古文作阿沈氏合阿庪爲一謂方納采而示親親非情之正當庪所以

示評殆肌說不可從或曰說文無㾙字㾙當以技爲聲技从支聲古支佳韻往往與歌麻相出入阿㾙同字不爲無因沈說可備一解姑存以竢攷

授如初禮

古文禮爲醴見士冠禮

授校

校几足古文校爲枝　養原按枝嚴本嘉靖本並作技今本依通解作枝攷既夕記校在南古文校爲枝以彼例此則嚴本未必是今本未必非荀子彊國拔戟加乎首注云拔或作校或作枝此校作枝之證春秋定六年盟于拔公羊作枝皆因形相涉而誤然無作技者

面葉

古文葉作擖見士冠禮

元纁

今文纁皆作熏見士冠禮

腊一肫髀不升　設扃鼏

肫或作純古文純爲鈞髀爲脾　敖氏繼公曰案少牢饋食禮云腊一純者二然則此亦當作純明矣　養原按純與鈞字雖異而義則相通純全也左右體脅相配共爲一體是左右鈞也　又按說文骨部髀古文作踔此脾字或踔之誤

今文扃作鉉鼏皆作密疏云鄭兼下豋鼏總言之故云皆也○詳見士冠禮

養原按通部皆古文作密此注鼏上當有古文二字疏述注云今文鼏皆作密葢唐初已脫故誤蒙上句言之既夕注云今文作密誤與此同

大羹湆

大羹湆煮肉汁也今文湆皆作汁　養原按說文水部湆幽溼也从水音聲借爲羹湆讀當與汁同今音去急切又或从肉泣聲張參遂分湆湆爲二以湆爲大羹湆爲幽溼謬矣廣雅八膹謂之臉去水傍而移肉於左尤俗

皆南枋

今文枋作柄見士冠禮

姆加景

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

也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　養原按說文日部景光也光即明也又心部憬覺寤也亦有明意故二字相通隋書禮儀志四隋皇太子納妃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說文無幜葢即憬字之誤

贊啟會卻于敦南

今文啟作開古文卻爲綌　養原按啟開卻綌同音相借漢景帝名啟諱啟之字爲開然此經作開自因假借非爲避諱也凡漢世六經正文雖遇上諱亦不避書曰協和萬邦邦之榮懷易有恆卦儀禮徹字最多皆未嘗避不盡如顏籀所謂史改文也

贊爾黍

古文黍作稷　敖氏曰惟爾黍者夫婦各有二敦故但取其尊者而食之　養原按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注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疏云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

今按此敖氏黍尊之說所由來也說文禾部稷五穀之長如許君說則古文作稷亦有理

主人說服于房　婦說服于室

今文說作稅疏稅是追服之言非脫衣之義故不從也　釋文說吐活反劉詩悅反云訓解通同勿盲脫也　養原按毛詩召南甘棠召伯所說傳曰說舍也釋文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又衛碩人說于農郊釋文說本或作稅毛始稅反舍也禮記檀弓上使子貢說驂而賻之釋文說作稅云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又如銳反說稅脫同音互借有他活始銳二音劉昌宗謂勿言脫其所未喻

北止

古文止作趾疏趾爲足亦一義也　養原按左傳桓十三年舉趾高惠氏補注趾漢書引作止師古曰止足也今按說文無趾字止部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然則古固借止爲趾也此經今文作止古文作趾豈古文自有趾字至今文始借用止字乎疑不能明也

媵侍于戶外

今文侍作待　養原按待乃字之誤或義可兩通

贊見婦于舅姑　舅即席

古文舅皆作咎　養原按荀子臣道篇之咎犯注咎與舅同

竝南上

今文竝當作併○今本脫今文二字據嚴本增入當字疑衍　養原按竝與併其音不同竝古蒲浿反當在陽唐韻併在清青韻二韻古不相通然二字之義則同說文入部併竝也又竝部竝併也故古今文各從一字

婦贊成祭

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疏云謂授之又處置令知在於豆間也　養原按注意贊成謂助成其事與他人爲贊不同故從古文有成字

於是與始飯之錯

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爲姑　養原按上言婦餕姑之饌故此句古文亦作姑然與錯義不合知爲始字之誤

酬以束錦

古文錦皆作帛　敖氏曰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國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盛氏曰冠禮酬賓用束帛儷皮此不用帛用錦送者賤宜下賓也敖說非

記

加于橋

橋所以庋笲今文橋爲鎬　養原按說文木部橋水梁也金部鎬溫器也皆非庋笲正字假借用之疑鎬乃鐈之誤說文鐈似鼎而長足足長則器高故可以庋物古文借用橋字

又弗能教

今文弗爲不無能字俗本作古文據嚴本校改　養原按廣韻入物不分物切與弗同又府鳩方久二切弗不本同字俗分爲二非也

至於某之室

今文於爲于　養原按說文亏部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又烏部於象古文烏省古文烏作𦦻於即烏之重文音與亏同故借爲亏字

今世猶然禮經內於于甚多注不盡疊古今文者以二字古今俱通用彼此互見不欲煩言也

我與在

古文與爲豫　養原按與豫同音禮記曲禮上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

夙夜毋違命

古文毋爲無　養原按毋無同音史記魯周公世家乃作多士作毋逸今書毋作無

視諸衿鞶

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疏古文字少故眎目視瞻與以物示人皆作視字　養原按禮記曲禮上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與此注正同此是鄭義若許君則不然說文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是示爲曉示也又見部視瞻也古文作眎亦作眡是視爲視瞻也與鄭義異周禮神祇字作示瞻視字作眡鄭君參驗周禮故以視爲曉示字賈氏謂視瞻曉示古皆作視非鄭意也

請終賜見

今文無終賜　養原按士相見禮亦有請終賜見之文注不疊今文則今文亦有也彼有此無蓋脫誤耳

某得以爲昏姻之故

不言外彌親之辭古文曰外昏姻注末六字今本脫據嚴本補

士相見禮第三

左頭

左頭頭陽也今文頭爲脰　養原按頭固訓首然經傳言首者多言頭者少此經左頭當作左脰解古文多假借故以頭爲脰耳首脰相連言左脰則左首可知士虞禮脰膉古文作頭嗌其非訓頭爲首明矣

某將走見

今文無走疏無走於文義不足故不從

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

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請疏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云固以請有以字於文賸綴故不從古文　養原按古文衍以字因下文

相涉而誤
某不敢爲儀固以請
今文不爲非
將走見
古文曰某將走見疏上已云某也固辭不得命更云某將走見文疊故不從
養原按古文衍某字亦因上文相涉而誤又注於
上文走字訓往此經走字訓出文同而義別
某也不依於贄
今文無也今本脫此注據嚴本補

某也固辭不得命
今文無也
某也非敢求見
今文無也
主人答壹拜
古文壹爲一見士冠禮
某也既得見矣
今文無也
左頭

今文頭爲脰見上
君答壹拜
古文壹作一見士冠禮
妥而後傳言
妥安坐也古文妥爲綏　養原按說文無妥字古
借用綏禮記曲禮下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注云
綏讀曰妥說文糸部綏車中把也从糸从妥妥之偏
傍已茈昧難知而其來已久未可遽廢故不載其
字而附見綏字注中他如蔽注之敝旉注之由稀

注之希爇注之埶此類頗多不盡關正篆之闕遺
亦不盡關注語之舛錯也
毋改眾皆若是
古文毋作無見士昏禮今文眾爲終　養原按眾與終
古字通周易雜卦傳大有眾也釋文云眾荀作終史
記五帝本紀怙終賊刑徐廣曰一作眾說文䖵部螽从䖵
夂聲夂古文終字螽或从虫眾聲作𧒂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
今文父作甫見士冠禮古文毋作無見士昏禮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

古文伸作信早作蚤（疏此二字古通用故大宗伯云侯執身圭爲信字詩云一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爲蚤字）　養原按信圭之信鄭讀爲身賈氏誤引也周易（繫辭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釋文信本又作伸韋昭漢書音義云古伸字（今本賈疏身作伸今從要義）

膳葷

古文葷作薰　養原按葷與薰古字通史記五帝本紀北逐葷粥周本紀作薰育前漢書霍去病傳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允熏鬻也師古曰葷字與薰同

偏嘗膳

今云呫嘗膳（今下當有文字各本皆脫）　釋文呫音貼他篋反　穀梁未嘗呫血之盟呫嘗也（今本穀梁莊二十七年傳作歃）　養原按呫與偏形聲絕遠說文無呫字呫既訓嘗則呫嘗不得連文周禮（膳夫）品嘗食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禮記（玉藻）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云必先偏嘗之疏云品猶偏也此經古文作偏今文作呫竊疑呫當爲品因字形相涉而誤耳

若君賜之爵

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

容彌蹙以爲儀

今文無容

執玉者　舉前曳踵

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抴今本皆誤从木唯嚴本不誤）　養原按說文（手部）抴捈也捈臥引也抳曳也又（申部）臾臾曳也束縛捽抴爲臾廣韻（十七薛）抴亦作拽拖也攷說文無拽字當即抴之俗體猶唐人避諱改泄爲洩也

抴與曳音義同古字通用

宅者在邦　艸茅之臣

今文宅爲託（嚴本無文字今本宅下有或字）　古文茅作苗　養原按說文（宀部）宅所託也託在鐸韻宅在陌韻古音同部故說文以同聲相訓又（人部）侂寄也从人厇聲厇古文宅此雖與託字各見而音義無別　又按周易（泰卦）拔茅連茹釋文云鄭音苗是苗與茅通也（吳越春秋云禹登茅山史記夏本紀注作苗山）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德清徐養原撰

鄉飲酒禮第四

賓厭介　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

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眾賓皆入左無門（疏厭字或作撎字者古字義亦通也）　養原按說文（手部）揖攘也一曰手箸胸曰揖又云攘推也段氏（玉裁）釋拜云手箸胸即鄭所謂引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之證今按撎即肅拜見周禮太祝注鄭司農說疏謂厭或作撎非也說文未嘗不以推手為揖其曰手箸胷者備一說耳非專從今文也揖自有推手引手二義古文借用厭（厭揖音同）今人仍作揖而讀為厭皆為引手之義

奠爵于篚下

今文無奠　養原按無奠字則不成文疑當云今文無奠爵于篚下注脫四字耳凡古文言奠于篚者今文往往無之見鄉射燕禮等篇

主人壹揖壹讓升

古文壹作一（見士冠禮）　嚴本云古文一作壹張淳曰經云壹揖壹讓升壹字當在上

坐挩手

挩拭也古文挩作說（疏內則事佩之中有帨則賓客自有帨巾以拭手也）

養原按釋文云挩始銳反拭也注帨同據此則注當云古文挩作帨觀賈疏亦是帨字今本作說蓋傳寫之誤（互詳有司徹）　又按說文（手部）挩解挩也廣韻（十三末）挩他括切解挩又作脫攷脫字古通作說（見士昏禮）挩既同脫亦可作說但訓拭者與解挩不同此經說字依釋文作帨為是鄉射特牲放此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今文無北面

眾賓辯

今文辯皆作徧　養原按尚書（舜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本紀）徧作辯樊毅西嶽廟碑亦有辯于羣神之語又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注辨徧也辨與辯古蓋通用

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

今文厭皆為揖（見上）

辯有脯醢

今文辯為偏（見上）

衆受酬者

今文無衆酬也

賓辭坐取觶以興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　養原按下云介坐受以興故鄭別言之今文曰賓受謂此經取字今文亦作受也

遵者降席

今文遵為僎或為全　養原按禮記（冠義）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小儀）僎爵注僎或作騶（本亦作騶）古文禮僎作遵又論語（先進）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云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說屨

今文說為稅（見士昏禮）

賓服鄉服以拜賜

今文曰賓服鄉服　養原按通解無上服字朱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無服今有之

衍文也

主人釋服

古文釋作舍　養原按周禮（春官甸祝）舍奠于祖廟注舍讀為釋疏云周禮禮記多為舍字鄭讀皆為釋又（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為釋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

賓介不與

古文與為豫（見士昏禮）

記

介俎脊脅肫胳肺

今文胳作骼　養原按說文（冎部）胳字注云亦下也从冎各聲（骨部）骼字注云禽獸之骨曰骼从骨各聲二字皆以各為聲而義不同今文借骼為胳猶古文借脾為髀也（髀見士昏禮）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古文無上

磬階閒縮霤

古文縮為蹙　養原按說文（糸部）縮亂也一曰蹴也

蹴即蹙字說見士冠禮　毛詩小雅節南山　蹙蹙靡所騁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是蹙與縮通也論語鄉黨　足蹜蹜如有循皇侃疏蹜蹜猶蹴蹴也說文無蹜字集韻入聲一屋蹜通作縮

鄉射禮弟五

賓厭眾賓

今文皆曰揖眾賓見鄉飲酒禮

主人阼階前西面坐

今文無阼階

盥洗

古文盥皆作浣見士冠禮

壹揖壹讓以賓升

古文壹皆作一見士冠禮

坐挩手

古文挩作說見鄉飲酒禮

大夫若有遵者

今文遵爲僎見鄉飲酒禮

皆揖就席

今文揖爲升

少立

古文曰少退立

進坐取觶　坐奠觶拜

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

兼挾乘矢

古文挾皆作接　養原按孟子盡心上　挾貴而問注云挾接也挾接古蓋通用爾雅釋詁　際接翜捷也說文羽部翜捷也飛之疾也从羽夾聲讀若澀一曰俠

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是接與翜俱訓捷翜又同挾故挾亦通接　漢書賈誼傳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

某御於子

古文曰某從於子

弟子說束

今文說皆作稅見士昏禮

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

今文無南

豫則鉤楹內

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疏禮記學記及州長職幷下記皆作序鄭不破之者以鄉立虞庠依虞有室州立夏序去室猶取序名是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也故不破之也）　養原按爾雅（釋言）云豫臚敘也敘與序同此經今文作序蓋借序爲豫耳卽謝亦可借用序字

毛詩（崧高）云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篇）引作于邑于序史記龜策傳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去序同韻去與謝協故謝亦通序

適堂西

今文曰適序西

執旌負侯而俟

今文俟爲立　養原按俟當作竢說文（立部）竢待也从立矣聲或从己作𨑖又（人部）俟大也引詩伾伾俟俟與竢義迥別今俗以俟爲竢倂經典之文改之不復知有竢字矣竢而缺其半則爲立

挾弓矢而后下射射

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疏引孝經說取孝經緯援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　養原按禮記（曲禮下）再拜稽首而后對又（檀弓上）拜而后稽顙大學一篇皆作后禮記乃今文也緯書亦今文說後乃本字后爲假借古文多假借今文多用本字此經今文作后而古文翻作後故知非也蓋漢世傳寫古文者之失也

不貫不釋

古文貫作關　惠氏（棟）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弙正半而止卽儀禮所謂不貫也　養原按貫與關古字通史記（伍子胥列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集解貫烏還反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孟子（告子章句下）越人關弓而射之音義曰關丁張竝音彎說文（心部）患憂也从心上貫吅古文作悶从關省蓋患之言貫也从關亦取貫義

上握焉

今文上作尙　養原按尙上古字通用尙書序疏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尙書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尙書鄭氏云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三家之說雖不同皆以尙爲上又論語顏淵草上之風必偃釋文作尙云加也本或作上此又以上爲尙也鄭君於此經從古文作上觀禮從今文作尙蓋上爲假借尙爲本字

十純則束而委之

古文縮皆爲蹙見鄉飲酒禮

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

古文曰再拜受爵

各以其耦進

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　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爲與則平敵之義也

作上射如初

今文或言作升射

執餘獲升告

今文曰告于賓

視筭如初

今文曰視數也　養原按說文竹部筭數也二字義同字異

賓與大夫反

古文曰反坐

酬者不拜

古文曰受酬者不拜

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

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實觶觶爲之　疏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爲爵　養原按注先釋奠篚之義乃云今文無蓋謂今文無奠于篚三字耳燕禮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注云今文無奠于篚是其證也上文言執觶者受觶又云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又云執觶者皆與旅本節云執觶者洗升已上各條除受觶外凡五觶字今文皆作爵本節實觶觶字今文作之此注文義稍晦或昧其

句讀疑無字爲衍文故詳釋之

賓不與

古文與作豫(見士昏禮)

記

五膱

膱猶脡也古文膱爲胾今文或作植　養原按說文無膱字胾(肉部)大臠也本非脡義古文借胾爲膱今文或借植爲膱皆同聲相借也又按訓黏訓脡截然兩義字各不同尙書(禹貢)徐州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戠音熾說文(土部)埴黏土也(攷工記搏埴之工二鄭解與說文同又卣部)⿰月直脂膏久殖也周禮(攷工記弓人)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元謂樴脂膏⿰月直敗之⿰月直亦黏也此皆訓黏者也惟膱與植訓脡然鄉飲注云挺猶膱也釋文膱本亦作樴廣韻(入聲二十四職)⿰月直之翼切脯長尺有二寸曰⿰月直儀禮作膱則樴⿰月直雖訓黏與訓脡之膱又相通也樴之作膱植之作⿰月直正同一例又按說文無⿰月直字亦無脡字⿰月直卽卣部之⿰月直字脡鄉飲記作挺凡从肉者皆俗字也(攷工記搏埴卣或爲植是埴植通也)

獻工與笙

今文無與笙

遂命倚旃

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旃

則以白羽與朱羽糅　韜上二尋

今文糅爲縮韜爲⿰韋翏　養[illegible]據下文宜作縮監本韜爲⿰韋翏韜作縮此因上句而誤又按糅从柔聲縮韜竝从舀聲⿰韋翏從翏聲皆在尤幽韻爲同音相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古文與爲豫(見上)

侯道五十弓

今文改弓爲肱也　養原按春秋左氏經(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弓穀梁亦作肱古弓肱同音(先儒論之詳矣)二字通用說文(又部)厷臂上也或从肉作肱又(寸部)尋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兩臂八尺則

一肱四尺矣周禮夏官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
矦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
雖與後鄭異然亦足備一說大矦九十步二十七
丈參七十步二十一丈千五十步十五丈鄉矦五
十肱當二十丈近于參而遠于千以禮行于鄉君
不在故得伸也

君射則爲下射

今文君射則爲下

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

今文皮樹爲繁豎糅爲縚古文無以 養原按漢
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下 彎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之良
弓名互詳既夕設披 說文𣪠部豎从𣪠豆聲與樹同音樹从尌聲
尌从壴壴亦从豆 又按釋文至此始爲縚作音則前文
不作縚豈陸氏所見本已有誤與然說文無糅縚
二字米部有粈字食部有䊹字竝訓䊹飯僧元應
一切經音義三十五 又糅古文粈䊹二形同女救切
然則糅即粈䊹字也大射儀公親揉之古文揉爲
紐紐之爲揉猶粈之爲糅也縚當爲粈之誤粈爲

古文糅爲今文經當作粈注當云今文粈爲糅傳
寫訛倒耳

士鹿中翿旌以獲

今文無以獲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

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養原按周易繫辭上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鄭氏易又作有見周易音義
毛詩商頌長發有虔秉鉞箋云有之言又也禮記內則凡
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有讀爲又說文有

部二百三十八从月又聲古文以又爲有乃省文也

君在大夫射

今文無射

燕禮弟六

冪用綌若錫

今文錫爲緆 養原按說文糸部緆細布也或从麻
作𦆄文選子虛賦被阿緆李善注緆與錫古字通史
記漢書相如傳竝作錫釋文音錫爲悉歷反得之
矣乃復引劉音余章反於少牢則專音羊不知何

說

射人納賓

射人爲擯者也今文曰擯者　養原按大射作擯

者

坐取觚洗　主人坐奠觚于篚

古文觚皆爲觶說見後

賓洗南坐奠觚

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今文從此已下

觚皆爲爵疏上文主人洗觚獻賓賓以虛爵降此經又云坐奠觚對文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即通此觚即前爵周公作經嫌易之故復言觚也　養原按如今文則

竟似易之矣故鄭不從

主人辭洗

今文無洗

更爵洗升

古文更爲受　養原按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

云受當爲更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

記夏本紀更作受並以形相佀而誤

升媵觚于賓

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疏禮記檀弓下云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若然此注今文媵作騰騰與媵皆是送義讀從檀弓杜蕢揚觶之揚揚訓爲舉義勝於媵送故讀從之也○按檀弓下文云謂之杜舉故鄭從揚此專就檀弓正讀非謂此經之媵必爲揚也此注實無揚媵于媵之意賈疏失之　養

原按文選應璩與滿炳書羽爵飛騰注引儀禮鄭注又周

易下經咸卦滕口說也釋文滕虞作媵鄭云送也惠氏

棟曰滕當讀爲騰騰傳也淮南子曰子產騰辭後

漢書隗囂傳云帝數騰書隴蜀高誘許慎皆訓騰

爲傳今按媵與騰滕音同故互相通然據大射則

此注今文當作古文說見大射又禮記射義揚觶而語注今禮揚皆作騰則此注今字又似不誤俟更詳之

大夫辯受酬

今文辯皆作徧見鄉飲酒禮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今文無奠于篚

阼階下再拜稽首

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遂卒爵

古文曰卒爵不拜

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

今文觶作觚　養原按下媵觚于公注云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葢禮經觚觶互異頗爲轇轕鄭君於此注特爲剖析以示從違之準攷說文（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或从辰作觗禮經作觗又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君之

說也鄭君之意則不然周禮（攷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疏云（此下當有異義二字元脫）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觶字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今按儀禮之內古文多作觶今文多作觚鄭意二升曰觚三升曰觶故改攷工之觚爲觶而於儀禮則或從古文或從今文分別甚諦如許說則攷工不煩改字然鄭注與韓詩古周禮說及漢禮器制度合其義比許爲長（古周禮說者劉子駿杜子春相傳之說也觚二升觶三升已改攷工之文矣讀豆爲斗說本馬融則凡鄭之改讀皆有自來非肊說也）

賓降洗象觶

今文曰洗象觚

取賓所媵觶興

今文觶又爲觚

公荅拜

古文曰公荅再拜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

古文賜作錫　養原按公羊（莊公元年）傳曰錫者何賜也爾雅（釋詁）賚貢錫畀予貺賜也錫賜古字通用此經古文作錫覲禮天子賜舍今文作錫是古文今文皆通用也大射儀亦有此語注不疊古文是古

文亦作賜

寡君有不腆之酒

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養原按毛詩邶新臺籧篨不殄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疏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使某固以請

今文無使某

記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

今文無則下無燕

大射儀弟七

頌磬東面

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古文頌爲庸

疏此亦通義尚書云笙庸以閒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也 養原按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氏尚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此說視禮注較詳頌與庸同聲不同字而其義相足頌者頌其庸也据此經賈疏知鄭本尚書作笙庸與古文禮合僞孔庸作鏞非也而今本大司樂注及疏俱從僞孔作鏞謬之甚矣

冪用錫若絺綴諸箭

今文錫或作緆見燕禮絺或作綌古文箭作晉 養原按周禮職方其利金錫竹箭故書箭爲晉說詳周禮故書攷

更爵洗升

古文更爲受見燕禮

媵觚于賓

古文媵皆作騰 養原按隸釋石經儀禮殘碑人盥洗升媵觚于賓石經熹平所立乃今文也與此注合足證燕禮注稱今文爲傳寫之誤互詳前燕禮

降適阼階下

古文曰降造阼階下 養原按造乃字之誤升曰造降曰適

大夫辯受酬

今文辯作徧見鄉飲酒禮

侯首

古文後首爲後手　養原按春秋成二年左氏經曹公子首公羊穀梁竝作手說詳春秋三家異同

挾乘矢於弓外

古文挾皆作接見鄉射禮

士御於大夫

今文於爲于見士昏禮

皆適次而俟

今文俟作待　養原按俟當作竢說見鄉射禮　說文彳部待竢也又立部竢待也二字義同音又相近古葢通用

不異侯

古文異作辭　養原按辭當作辥說文異部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又辛部辥不受也二字非但音同義亦相對故古今文各爲一字

三耦俟于次北

今文俟爲立見鄉射禮

至乏聲止

古文聲爲磬　養原按說文耳部聲音也从耳殸聲殸籀文磬葢古文從簡聲省作殸殸乃聲字非磬字也至籀文始以殸爲磬而傳古文者直書作磬失其初意矣

授獲者　獲者興

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養原按護乃字之誤葢傳古文者失之

獲而未釋獲

古文釋爲舍見鄉飲酒禮

且左還

古文且爲阻　養原按漢書食貨志上舜命后稷曰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惠氏棟曰古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卣盉和鐘文王命厲鼎師敔敢皆以且爲祖故曾子曰祖者且也今按祖字既通作阻又通作且故阻亦通且矣

既拾取矢梱之

古文梱作魁　養原按魁梱以雙聲得通而韻亦相近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疏引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

杼子芬漢書古今人表槐杼子在弟五等葢即芬也芬之於
槐猶梱之於魁也說文玉部玫火齊玫瑰也从玉文
聲唐韻莫桮切玫瑰疊韻也而以文爲聲亦同此
例周禮考工記㡛氏湅之以蜃鄭司農云士冠禮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
蛤也蜃魁俱訓爲蛤是二字可通用也梱
蜃同音故梱亦通作魁 敦字又有堆音
揚觸梱復
古文梱作魁見上
不貫不釋
古文貫作關見鄉射禮

司射去朴適阼階下
今文曰阼階下無適
還右
還右還君之右也今文曰右還疏若右還則右還
故不從也於上射不得還君 敖氏曰還右謂圜右物也既命去矦則由
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㕣適物右是還
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故也是時君未
立於物而先辟之敬之至也 盛氏世佐曰今文
曰右還義似長葢由右物之南適西階卽右還也

養原按注云還君之右敖氏盛氏竝言還右物
與注不合姑存其說以俟攷
以袂順左右隈 公親揉之
今文順爲循古文揉爲紐 養原按說文彳部循行
順也段氏注說文据大誓正義刪順字恐非 漢書賈誼傳 而後有所持
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釋名言語順循也循其
理也淮南子時則訓下順彼四方高誘注順循也二字
義同音近古葢通用古从川从盾之字多通用如
遂巡或作逡遁見漢書平當傳亦其類 又按揉紐同聲相借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

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作公山不蹂紐狃皆以丑爲聲揉
蹂皆以柔爲聲
遂以所執餘獲
餘獲餘算也古文曰餘算
則縮而委之
古文縮皆作蹙見鄉飲酒禮記
賓升就席
今文席爲筵 養原按周禮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
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司馬師命獲者

今文司馬師無司馬

士長升拜受觶

今文觶作觚見燕禮

媵觶于公　公答再拜

今文觶爲觚見上公荅拜無再拜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德清徐養原撰

聘禮弟八

帥衆介夕

古文帥皆作率　養原按帥率皆假借非正字也說詳周禮故書攷樂師此率字本當作逵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養原按周易釋文隨卦官有蜀才作館有惠氏棟曰官本古文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　又按說文寸部專布也裴松之注魏志華佗傳云古敷字與專相佀寫書者多不能別然說文攴部敷㪦也㪦敷也讀與施同施亦布也咎繇謨曰翕受敷施則專敷不甚相遠

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

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疏下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

使者載旜

古文膻皆爲膳　養原按凡从亶从善之字古多通用集韻上聲二十八獮譱隸作善亦作嬗是其證也

垂繅

今文繅作璪　養原按周禮夏官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注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今按下記圭與繅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然則繅藻皆古字也璪今字也古字多借用今字多特設弁師注殆傳寫誤與說文玉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璪火黺米今書作藻又艸部藻水艸也或从澡作藻又糸部繅繹繭爲絲也

介皆與北面西上

古文與作豫見士昏禮

陳皮北首西上

古文曰陳幣北首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今文無擯

介皆入門左

今文無門

裼降立

古文裼皆作賜　養原按裼賜同聲相借浦氏鏜疑賜爲錫之誤今按燕禮錫字賜字古文皆作錫見前則此經裼字古文疑亦作錫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

今文無升

賓進訝受几于筵前

今文訝爲梧　惠氏棟曰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疏云梧卽逆也對面相逢受案梧

本作牾訓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漢書司馬遷傳贊云或有抵梧如湻曰梧讀曰迕戰國策樓梧亦作樓牾

公壹拜送

古文壹作一見士冠禮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

古文重入

歸饔餼五牢

今文歸或爲饋　養原按士虞禮特豕饋食注云

饋猶歸也饋與歸音義皆同故得相通餘詳論語
魯讀攷
皆二以竝
今文竝皆爲併　養原按說文人部併竝也又竝部竝
併也公食大夫注亦云竝併也併卑正切竝蒲迥
切古音讀如傍二字聲異義同故古今文各爲一
字非叚借也既夕云組二以成注云成猶併也不言猶竝者取成併同聲也
車秉有五籔
今文籔或爲逾下注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　惠氏棟曰包

咸論語注云十六斗曰庾庾卽逾也　養原按說
文斗部斞量也从斗臾聲周禮曰漆今本誤求三斞又辵部
逾遬進也从辵俞聲又竹部籔炊箅也从竹數聲三
字音同惟斞爲正字餘皆假借皇侃論語疏包注十六斗爲庾與賈
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旅人職云豆實三
而成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又陶
人職云庾實二觳案如陶旅二文則庾二斗四升
矣而包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卽是聘禮之籔也今
按聘禮之逾其數自與攷工之庾不同而其字不
妨相通也玉篇斗部斞今作庾則斞卽庾字無疑
攷工之庾與聘禮之逾皆當作斞但如聘禮之數
則三斞爲四十八斗卽如攷工之數亦七斗二升
計一弓所用之漆不應若是之多故鄭注弓人云
邸斞輕重未聞葢闕疑也要之斞字从斗必是量

名許鄭之說不容有異　又按籔與逾同音相借釋文云逾劉
音余說文大溝反今說文無此音葢舊音也古韻
虞之半與侯通大溝之音甚合若音余卽非同聲
矣余當爲兪之誤
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
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
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
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

曰三讓疏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饔餼如勞之禮卽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不從者周禮則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事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　張氏爾岐曰注意謂凡升者必三讓敵者則客三辭主人
先升以道之是成三讓也客尊則主人三讓而客
卽升如此經大夫先升是也主人三讓客不三辭
故云不成三也假使客三辭而猶先升則是主人
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沗也故卽經文大夫先升知
大夫未嘗三辭是謂不成三也公雖尊當其爲主

人亦必三讓乃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　養原按客主敵體則主人先升客尊于主人則客先升主人先升者主人三讓客三辭然後主人先升以道賓也客先升者當主人未讓不復辭而遂升是主人三讓而客二辭也三讓三辭謂之成三三讓二辭謂之不成三凡敵者皆成三也客尊於主者皆不成三也然客雖二辭主已三讓故古文仍有三字鄭欲明不成三之義故從今文無三

至于階讓賓升一等

古文曰三讓見上

庭實設

今文曰入設　敖氏曰此庭實云入設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白矣宜從今文

賓拜禮於朝

今文禮爲醴見士昏禮

壹食再饗

古文壹皆爲一見上今文饗皆爲鄉　養原按鄉爲饗之省文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則此注今字疑亦當爲古上句已備古文下句不應複舉蓋饗之省作鄉古今互見耳或公食注誤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古文俶作淑　養原按說文人部俶善也詩曰令終有俶一曰始也爾雅釋詁淑善也俶與淑既同訓爲善則亦可同訓爲始也

致之以侑幣

古文侑皆作宥　養原按管子法法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此借侑爲宥也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與此經俱借宥爲侑二字音同互相通

迎于外門外　帥大夫以入

今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爲率見上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

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禮玉

今文禮皆作醴見上

公使卿贈如覿幣

今文公爲君

朝服載旜

古文旜作膳見上

赴者未至

今文赴作訃　養原按說文無訃字丕部赴字注云趨也徐鍇曰春秋傳赴告用此字今俗作訃非㨿鄭君此注則今文禮經已有此字旣夕疏云雜記作訃者義取以言語相通亦一塗也

記

問幾月之資

古文資作齎　養原按周禮天官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今按外府注葢兼儀禮言之其曰今禮家者即儀禮今文家也互詳周禮故書攷　周易下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眾家竝作齊然則惟王弼本作資不可爲典要然齎字以齊爲聲齎旣通資則齊之通資亦非無因也

釋軷

古文軷作祓　養原按說文車部軷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爲軷从車犮聲又示部祓除惡祭也从示犮聲二字俱以犮爲聲古葢通用

圭與繅

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見上

絇組

今文絇作約　養原按說文無約字句勻同聲金部鈞从金勻聲古文从旬作銞徇字說文彳部作彴此絇約亦當屬一字

爲肆

古文肆爲肄　養原按禮記玉藻肆束及帶注云肆讀爲肄肄餘也周禮小宗伯肄儀爲位注云故書肄爲肆杜子春讀爲肄禮記是今文故作肆周禮故書乃古文而亦作肆然則肆肄通用無分於古今也

義之至也

今文至爲砥　養原按說文氐部氐至也唐韻丁禮切又

厂部厎柔石也从厂氐聲或从石作砥唐韻職雉切砥氐
同音氐至同義故轉至爲砥

賓入門皇

古文皇皆作王　養原按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八尚書大傳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極或皆爲皇極又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注王君也爾雅皇王皆訓君古多通用說文皇在王部是先有王字乃有皇字於文王在門爲閏而堯典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則唐虞已前已稱大君爲王

皮馬相閒可也

古文閒作干　養原按毛詩考槃釋文云澗韓詩作干文選吳都賦長干延屬劉淵林注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閒下地吏民雜居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周易下經漸卦鴻漸于干釋文曰荀王肅云山閒澗水也王氏引之曰鄭語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閒也閒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賄在聘于賄

古文賄皆作悔　養原按玉篇貝部䝭同賄攷說文無䝭字葢古者賄悔通用後乃別增䝭字耳一切經音義卅賄古文䝭同

禮不拜至

今文禮爲醴見士冠禮

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

古文閾爲蹙見士冠禮

負右房而立

今文無而

賜饔唯羹飪

古文羹爲羔飪作腍、養原按羔乃羹字之爛說文無腍字食部飪大熟也古文作肕亦作恁禮記郊特牲腥肆爓腍祭注腍孰也釋文腍而審反腍與飪音義俱同葢卽一字因肕字恁字形相涉而誤

如饋食之禮

今文無之

肦肉及廋車

朌猶賦也古文朌作紛　養原按說文無朌字𡖞部𡖞賦事也从𡖞从八八分之也讀若頒今通作頒或作班禮記王制名山大澤不以朌注云朌讀爲班朌與紛竝以分爲聲故古文通用紛字

明日問大夫

古文日問夫人也

夕夫人歸禮

今文歸作饋見上

日如其饔餼之數

古文既爲餼　養原按段氏周禮漢讀考改作古文餼爲既謂此及中庸既稟稱事皆槩文之爛今按經文已是餼字則注自當云餼爲既然自宋嚴州本已誤矣說文米部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或从既作槩或从食作餼又皀部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今本作氣葢既字誤爲槩遂誤爲氣也論語之既既爲氣此注之槩又誤既葢人不識槩字又不明氣既二字之義是以互誤惟餼字則未有誤者

無行則重賄反幣

今文曰賄反幣

十六斗曰籔

今文籔爲逾見上

十筥曰稯

古文稯作緵　養原按說文無緵字然此經古文作緵則非俗字也稯字从禾而訓布縷殊非建類一首之義說文稯下有秭字解曰五稯爲秭此乃禾五十筥非布四百縷也秭下又載秅字云二秭爲秅又引周禮云云是許君明以十筥爲稯矣禾數爲稯布縷爲緵古文借緵爲稯今文則稯緵各出史記孝景帝紀後三年後徒隸衣七緵布其字从糸竊疑說文糸部本有緵字爲布之八十縷後人妄爲刪去移其解於稯字下而稯之本義反缺耳

公食大夫禮第九

設扃鼏

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見士冠禮

設洗如饗

古文饗或作鄉說見聘禮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疏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 養原按敖氏以宰爲大宰謂宰一人獨立於此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宜從古文此說與鄭異存以俟攷

坐奠于鼎西 左人待載

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 敖氏曰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 養原按後篇皆作委鄭於此獨從古文作奠者欲見奠委兩通耳以持爲待猶士昏禮以待爲侍形既相近義亦兩通周禮夏官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後鄭仍作待持待相溷與此正同

倫膚七

倫理也謂精理滑脃者今文倫或作論 養原按毛詩大雅靈臺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禮記王制必卽天論注論或爲倫疏論謂論議或爲倫倫理也說文亼部侖思也又侖部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釋名書契論倫也有倫理也文選兩都賦序朝夕論思侖倫論三字音義俱同古皆通用王制論字當訓爲理疏岐而二之殆非也

卒盥公壹揖壹讓

古文壹皆作一見士冠禮

賓立于階西

今文曰西階

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

今文臡皆作麋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竝東北上

竝併也今文曰併見聘禮 古文簋皆作軌 養原按說文竹部簋古文作匭周易損卦釋文二簋蜀才作軌周禮小史注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竊疑几當爲九簋匭而省匚則爲軌矣軌而省車則爲九矣皆古文從省之字也據此注簋爲今文而先鄭以爲古文恐有譌脫互詳周禮故書攷

大羹湆　由門入升自阼階

今文湆爲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　養原按說文水部湆幽溼也从水音聲古文借爲羹汁之汁以二字同音也廣韻入聲二十六緝湆羹汁去急切專以羹汁爲湆雖與說文不合猶未爲大誤集韻既載幽溼之湆別載胵湆二字云博雅臇謂之胵或作湆分湆湆爲二則誤甚矣說文肉部無胵湆二字

以辯擩于醢

今文無于　養原按特牲㨎于醢釋文無于字然注不疊今文古文是今古皆無于也彼注云㨎醢者染于醢以經無于字故特釋之明有于無于其義不異也

壹以授賓

古文壹作一　養原按士冠疏云儀禮之內或從今或從古皆逐義彊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卽下文云壹揖壹讓升注云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一以授賓注云古文一爲壹是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如賈氏說則今本經注適與之相反其爲後人妄改不疑下文仍云一以授賓知此文之誤嚴本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但古文一爲壹恐當作今文一爲壹否則一壹古今迭出而鄭唯今文之從何邪

膷以東臐膮牛炙

古文膷作香臐作薰　養原按說文無膷臐二字古文借用香薰字香字又作薌周禮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禮記內則作薌薌字亦不見于說文因薌而去艸加肉則爲膷因薰而去艸加肉則爲臐

醢牛鮨

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　養原按說文魚部鮨魚䏔醬也从魚旨聲鰭字說文不載當卽鮨之俗字禮記內則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注云鰭脊也膾用鮨蓋以脊肉爲膾禮記是今文說故作鰭

從者訝受皮

今文曰梧受見聘禮

魚腊不與

古文與作豫見士昏記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古文毋爲無見士昏記

二以竝北陳　二以竝南陳

今文竝作併見聘禮

皆如饗拜

古文饗或作鄉見聘禮

侑幣束錦也

今文無束

記

加萑

今文萑皆爲莞疏萑與莞不同莞謂蒲也　敖氏曰案司几筵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而萑乃葦屬其爲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萑席焉似不可用之於此禮也宜從今文　養原按盛氏謂此萑當從古文下文上大夫萑席當從今文作莞否則上下大夫無別其說近理

羊苦

苦荼也今文苦爲苄　養原按苄與苦聲相近而義不同說文艸部苄地黃也从艸下聲禮曰鈃毛牛藿羊苄豕薇此據今文爲說也鄭以今文爲非見特牲記士虞記亦有說

簋有蓋冪

冪今文或作幕　養原按冪幕一聲之轉非字之誤說詳既夕

覲禮第十

天子賜舍

今文賜作錫說見燕禮

帥乃初事

古文帥作率見聘禮　俗本作今文據嚴本改正

以瑞玉有繅

今文玉爲璧繅或爲璪見聘禮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

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養原按毛詩韓奕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

是也疏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按今本左氏經傳俱作寔杜注云寔實也疑服氏本作實尚書秦誓是能容之禮記大學引作實能容之　又按嘉與賀竝以加爲聲二字同音故今文借賀爲嘉

迎于外門外再拜

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敖氏曰案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此雖有外門外之文然以其行禮之節求之絕無可以爲二門者之徵

太史是右

古文是爲氏也　養原按禮記曲禮下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是或爲氏漢書地理志下至元孫氏爲莊公注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尚書鴻範五者來備後漢書李雲傳云五氏來備荀爽傳云五韙咸備注韙是也引史記五是來備韓勑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見隸釋一惠氏棟曰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魏志以爲孔文舉改氏爲是殊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見隸續當時以是氏本通故或稱氏或稱

是

尚左

古文尚作上見鄉射禮

四傳擯

古文傳作傳　養原按傳爲字之誤

祭地瘞

古文瘞作殪　養原按說文土部瘞幽薶也爾雅釋天祭地曰瘞埋埋卽薶之俗字說文有薶無埋毛詩邶風終曰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又曰終風且曀傳陰而風曰曀瘞薶連文而薶與曀義相類此注殪字殆曀之誤與又說文土部𡔠天陰塵也引詩𡔠𡔠其陰一切經音義一○華嚴經弟三卷曀古文𡔠同於計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德清徐養原撰

喪服經傳第十一

經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今文無冠布纓　養原按喪服一篇古今文不同者惟齊衰期章冠布纓三字古有今無爲異至傳則更無一字異同何也疑傳非古今兼有者也但不知其爲古文乎爲今文乎注喪服經傳始于馬融融專治古文者也使傳爲今文則融不注之矣

斬衰章冠繩纓傳曰冠六升齊衰三年章冠布纓傳曰冠者沽功也齊衰期章傳又發何冠之問蓋經每言冠則傳必詳其升數以示區別經不言冠則傳不空發若今文期章無此三字則傳何不於三年章統釋之乎又大功九月章鄭注云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内喪也古文依此禮也戴氏震校李氏集釋言古文下疑有脫誤今按下經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所謂古文依此禮者正指此傳而言謂古文說尊同得服其親服乃依諸侯外喪禮也傳爲古文此亦一證但無明文終不敢決耳

士喪禮第十二

綴足

今文綴爲對　養原按周禮考工記輿人去一以爲轛圍注鄭司農云轛讀如繫綴之綴元謂轛者以其鄉人爲名今按轛以對爲聲說文車部亦取對義轛既

可讀如綴綴亦可通作對

爲銘　書銘于末

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俗本作今文銘爲旆據嚴本改正　養原按說文無銘字小祝故書作銘此經古文作銘則銘字自古有之矣竊疑明旌與器物不同明旌當作名器物當作銘此經乃明旌之名古文作銘叚借也今文作名正字也　又按末旆同音相借釋名兵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蓋以末訓旆也

爲坐于西牆下東鄉
今文鄉爲面
不精
精讀爲綪綪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綪古文
精皆爲精　惠氏棟曰說文云綪紆未縈繩讀若
旌案孟郁脩堯廟碑精字作旌　養原按精綪精
旌四字同聲惟綪爲正字餘皆假借故鄭君先正
其讀
布巾環幅不鑿

古文環作還　惠氏棟曰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
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宮
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
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
幎目
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縈古文幎爲涓俗本脫末五字據嚴本補　養原按幎本音密而以冥爲聲冥縈疊韻也
縈之爲涓猶螢之爲蠲也
牢中旁寸

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
爲緅旁爲方疏讀從樓者義取樓斂挾少之意　養原按說文無
緅字古葢通作牢也牢緅疊韻古音牢在尤幽韻　自可通
用上文髻笄緅中注云緅笄之中央以安髮義與
此牢中不殊鄭必讀牢爲樓者牢樓雙聲亦取樓
斂之義故讀從之爾雅釋詁摟聚也注云摟猶今言拘摟聚也釋文云本或作樓非然則此注樓亦當爲摟之誤　又按尚書堯典共工方鳩僝功說
文辵部逑字注引作旁逑孱功惠氏棟曰尚書中如方
鳩僝功方施象刑方告無辜漢儒皆引作旁見白

虎通論衡等書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
古文王爲三今文檡爲澤世俗謂王棘矺鼠　惠
氏棟曰言王棘可以矺鼠也矺古磔字司馬公類
篇云王棘一名矺鼠劉昌宗音矺爲托皆失之
養原按此鄭據俗語以證古也謂今俗猶有王棘
矺鼠之言則知此經當從今文作王不當從古文作
三三宋嚴州本明嘉靖本俱作玉周禮縫人注汪道昆本亦作玉當攷　又按說文
無檡字葢偶遺之今文作澤者字之誤也左傳宣公

（四年）謂虎於菟漢書（敘傳）作於檡則又借檡爲菟

褖衣

古文褖爲緣　養原按周禮（內司服）緣衣注襍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褖衣字之誤也今按說文無褖字古文借用緣今文始作褖或借用稅

竹笏

今文笏作忽　養原按說文（曰部）有回囘二字（囘隸作曶）（回隸作名）曶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大子曶名籀文曶一曰佩也象形曶曶同字說文雖以佩之一訓注曶字下其實曶亦訓佩故尚書（咎繇）謨在治忽鄭本作曶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諸書曶字俱通作忽故鄭大子曶今本春秋傳作忽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曶揚雄甘泉賦翕赫曶霍河東賦轡曶如神師古曰曶讀與忽同是也其訓佩者亦當通作忽俗別作笏其字不見於說文必非古文所有此經當云竹曶注當云今文曶作忽今本爲妄人肊改殆非鄭氏之舊惠

定宇云今文當作古文傳寫之誤其意以古文多叚借故也然曶字甚古未必不在籀文之前其通作笏當起於漢世耳

挋用巾

古文挋皆作振　養原按鄭注喪大記云挋拭也楚詞（漁父）新浴者必振衣注云去塵穢也是亦以振爲拭

渜濯棄于坎

古文渜作緣荆沔之閒語　養原按緣釋文作湪

云劉土亂反然說文無湪字廣韻集韻竝以湪爲水名疑緣字得其眞傳寫誤爲湪耳渜緣同聲相借荆沔之閒讀緣聲如渜則非直古韻相通而已

鬠用組

古文鬠皆爲括　養原按爾雅（釋木）檜柏葉松身尚書（禹貢）杶榦栝柏傳云柏葉松身曰栝嚴氏（元照）爾雅匡名云昏聲會聲之字往往通借周禮注（女祝）云禬猶刮去也詩曷其有佸德音來括毛傳皆訓會方言（十）云姡嬒也說文（言部）云䛡合會善言也从言

㫤聲籒文从會作譮釋名兵云矢末曰㮸㮸會也與㢴會也此同物之證今按說文有鬠無髺下經髺髮袒亦作鬠此及前鬠笄俱作鬠一篇之中字例不一疑亦傳寫之誤然變髺爲鬠猶俗書之有理者括爲髺之叚借禮記多作括周禮夏官弁師會五采玉璂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然則此經鬠字實本作檜

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今文宰不言執

設韐帶搢笏

古文韐爲合也　養原按古文借用合今文加韋

設決麗于掔

古文麗亦爲連掔作捥　養原按連麗雙聲故得通借　又按掔當作𢪔說文手部𢪔手𢪔也楊雄曰𢪔握也从手取聲烏貫切與掔字訓固而音苦閑切者迥別俗多溷而莫辨漢書郊祀志上莫不搤掔注掔古手腕之字也史記封禪書作捥捥腕俱不見於

說文然此經古文作捥則捥非近字蓋古文不合時務見杜林傳眾所不屑講者許君著說文略存一二以寓嗜古之訾也又呂氏春秋本味述蕩之掔注云獸名掔讀如椀捥之椀說文有盌無椀掔者踏也今按讀掔爲椀取其聲也踏義未詳存以俟攷

設冒櫜之

今文櫜爲橐　養原按橐爲字之誤

幎用疏布久之　幎用葦席

古文幎皆作密見士冠禮

幎奠用功布

古文奠爲尊　惠氏棟曰古尊字作𢍜與奠相佀故譌从之𢍜从丌讀若箕𢍜从廾讀若拱

四鬄　兩胉　設扃鼏

今文鬄爲剔胉爲迫　惠氏棟曰泮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鬄云除也　養原按說文有膊無胉周禮醢人作拍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按說

文拍作拓拍迫竝叚借字也釋名飲食膊迫也薄椓肉迫
箸物使燥也是膊迫以同音起義故今文竟借迫
爲膊
古文鼏爲密見士冠禮
二人以竝
今文竝爲併見聘禮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髻作括　養原按說文絻在
月部即冕之或字也葢古文止作免今文加糸不

儀四　喪　九

覺與冕之或體同然止借絻不借冕也說文無免
字于部挽生子免身也从子从免段氏注云據此條
則必當有免字偶然逸之今按段說是也此經古
文作免則其字非始于漢矣　髻括說見上
男女奉尸侇于堂
侇之言尸也今文侇作夷疏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此侇尸人衕
作之　養原按侇尸者依尸爲言故從古文作侇然
夷侇同聲原可相借既夕夷牀釋文作侇云本亦
作夷

抴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
今文扃爲鉉見士冠禮古文予爲與　養原按說文勹部
与賜予也此与與同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
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
鼏爲密見士冠禮
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　兩胉亞　進柢
古文朼爲匕　養原按說文匕部匕相與比叙也亦
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段氏注云匕即今之飯匙
少牢饋食禮注所謂飯橾也禮經匕有二匕飯匕

儀四　喪　十

黍稷之匕經不多見其所以別出牲體之匕十七
篇中屢見喪用桑爲之祭用棘爲之又有名疏名
挑之別其形製略如飯匙故亦名匕以之別出牲
體謂之匕載猶取黍稷謂之匕黍稷也易詩亦皆
作匕大東傳震卦王注皆云匕所以載鼎實是也
禮記襍記乃作枇本亦作朼葢古經作匕漢人或
作朼非器名作匕匕載作朼以此分別也鄭注易
亦云匕牲體未嘗作朼牲體也今按段氏以古經
作匕漢人作朼其義本同不當以匕爲器名朼爲

匕載强生分別大致與敖氏同而語較詳錄之以袪學者之惑髀爲脾見士昏禮今文胉爲迫見上柢皆爲胝　養原按柢訓本根見說文木部故骨本亦謂之柢今文以其爲肉之屬改木從肉遂爲骿胝之胝

襚者以褶

古文褶爲襲　養原按尙書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傳習因也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也然則習與襲古本通用矣說文無褶字疑此經及玉藻褶字本俱作習後人

加衣周禮地官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鬠醢兩籩無縢

今文鬠爲蝸見士冠禮古文縢爲𦄻　養原按周禮小司徒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釋文繩證反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甸氏道李奇曰甸音媵師古曰音食證反說文邑部郇讀若淽郇甸俱在眞臻先韻縢乘孕證淽俱在蒸登韻雖不同部古人有此相通之法檀弓下有陳棄疾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疏云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

魚左首進鬐

古文首爲手見大射儀鬐爲耆　養原按說文無鬐字古文借用耆字今文加髟

成踊出

今文無成

婦人踊主人拜送

今文無拜

敦啓會卻諸其南

今文無敦

兼執之

今文無兼

兆基無有後艱

基始也古文無兆基作期、惠氏棟曰堯母碑朞字亦作基　張氏爾岐曰古文期無有後艱義意自備　養原按張氏以期屬下句則當改爲其矣聊備一說可也要之期基古字通用互詳士虞記又按說文月部古文期从日丌作𣅀此注作期葢古文久廢後人以篆文代之

不述命

古文述皆作術　養原按毛詩邶日月報我不述釋文云本亦作術禮記祭義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疏循述而省視之

席于闑西閾外

古文闑作槷閾作閾見士冠禮

占曰某日從

古文曰爲日　養原按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四唐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字左角稍缺石經

日字皆作曰陸氏釋文于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卽加音切今按日與曰楷書相佀而篆文不相似日作⊖古文作乙曰作凵嶧山碑功戰日作日字扁方然與皇帝曰曰字判然不同此經占曰古文作占日自是各爲一字非關形佀之譌

旣夕弟十三

請啟期告于賓

今文啟爲開見士昏禮

商祝免袒

今文免作絻見士喪禮

取銘置于重

今文銘皆作名見士喪禮

設披

今文披皆爲藩　養原按惠氏棟毛詩古義曰十月之交云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案魯國有蕃縣應劭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旣夕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藩案披从手皮聲藩與蕃同故以披爲蕃聲之誤也古皮繁同音見鄉射禮

故韓詩作繁今按古歌戈韻字今多誤入支韻古元寒桓刪山仙韻字多與歌戈麻韻相出入左傳宣公二年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弃甲則那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皮與多那何協又定公四年殷民七族有繁氏釋文步何反尙書秦誓番番良士釋文音波藩从潘聲說文艸部潘从番聲說文水部是皮繁披藩四字竝同音相通

緇翦

翦淺也今文翦作淺疏謂染爲淺緇之色　養原按翦之爲

淺以聲起義今文質言之故竟改爲淺莊子在宥曰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釋文翦翦李云淺短皃是亦以翦爲淺也周禮考工記函人則是以博爲帴也注鄭司農云帴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元謂翦者如俴淺之淺疏謂先鄭讀帴爲翦亦是狹少之意後鄭轉爲小戎俴收之俴今按翦淺同字二鄭之說初不異也

幂用疏布

今文幂皆作密今文當作古文餘見士昏禮

甒二醴酒

古文甒皆作廡見士冠禮

兩杅

今文杅爲桙　養原按說文無桙字集韻平聲十虞杅或作桙攷禮記內則敦牟卮匜注云敦牟黍稷器也疏引隱義云堥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金按內則敦牟連文此經上言兩敦卽繼之以兩桙則桙卽內則之牟明矣禮記多今文說故與今文相應堥字亦不見於說文古蓋通作牟後旣以木爲之遂加木作桙耳說文杅作杇所以涂也借爲盤盂字今以杇爲杇鏝杅爲盤盂分杇杅爲二復合杅桙爲一皆失之

賓奠幣于棧左服出

今文棧作輚　養原按臧氏琳經義襍記曰說文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五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切車部轏輚二同士諫反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案巾車及輿人皆作棧惟旣夕注有輚字此周禮乃儀禮之譌與棧同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皆作棧與說文同儀禮今文作輚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从車遂改棧爲輚鄭定從古經與說文合說文以輚爲籒文車字棧作輚與籒文車字涉嫌非是

髀不升

古文髀作脾見士昏禮

蠃醢

今文蠃爲蝸見士冠禮

特鮮獸

古文特爲俎　養原按上言俎二以成此言特謂無偶也言俎則不辭故定從今文

執算從

古文算皆爲筴　養原按說文無筴字葢卽策之俗體竹部策馬箠也策本馬箠借爲蓍策籌策字士冠禮筮人執筴蓍策也此經之筴籌策也鄉射記箭籌八十注籌算也籌策同義俱可訓算故今文作算而古文作策 顏氏家訓六書篇策字竹下施朿亦有竹下爲夾者猶如刺史之傍應爲朿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顚倒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今文無以

屬引

古文屬爲燭　養原按燭爲字之誤

乃窆

今文窆爲封　養原按說文土部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禮謂今文禮也據此經鄭注則禮古經亦作封許獨稱周官者周官亦古學偁周官猶稱古文禮也

曰如之何

今文無曰 俗本作古文依嚴本改正

記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今文處爲居　養原按說文几部凥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又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或从虍聲作處二字相類古文作處今文當作凥居字說文在尸部云蹲也俗从足作踞今人多借爲凥処之字未知蘭臺漆書經字已如是否

于爲於 見士昏記

設牀第當牖

古文第爲茨　養原按第茨疊韻竝在脂微齊皆灰韻又說文竹部第牀簀也爾雅釋器簀謂之第毛詩衛淇奧傳云簀積也又小雅甫田傳曰茨積也第簀同物而簀與茨又竝訓積故第亦通茨

楔貌如軛上兩末

今文軛作厄　養原按毛詩韓奕鞗革金厄傳厄烏蠋也正義曰厄烏蠋釋蟲文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釋文蠋作噣云音蜀爾雅作蠋沈音蠹釋名車槅扼也所以扼牛頭也馬曰烏啄下向叉馬

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今按烏蠋當從釋文作烏噣烏噣卽烏啄也啄與噣古字通戰國策楚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是也釋名與毛傳合陸孔俱以爾雅釋之非也軶當作軛說文車部軛轅前也又木部槅大車枙枙卽軛也說文無枙然則金厄卽金軛周禮攷工記輈人疏軶者厄馬領不得出厄與軶同聲相訓亦同音相借釋名之扼亦卽厄也說文卩部厄科厄木節也从卪厂聲又戶部戹隘也从戶乙聲郞忠恕曰以科厄之厄爲困戹其順非有如此者今按厄五果切戹於革切音義迥別軶說文作軛扼說文作扼然則此經及毛詩之厄亦皆爲戹之誤毛詩釋文厄於革反此戹之音非厄之音也

校在南

古文校爲枝見士昏禮

赴曰　赴母妻長子

今文赴作訃見聘禮

掘坎

今文掘爲坅　養原按說文無坅字釋文引埤蒼云坎也坑也似坅卽是坎下文甸人築坅坎注云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是坅乃穿坎之名非卽坎也張稷若曰築之坅之皆甸人也然則掘築坅凡三事築與坅下文始見故此經定從古文作掘

坄用塊

古文坄爲役　養原按說文無坄字古文借用役今文加土喪大記甸人爲坄于西牆下與禮經今文同禮記多今文說也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倫比也今文無紟古文倫爲輪　養原按釋名車云輪綸也言彌綸也又采帛云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倫綸輪三字音同互相假借與公食大夫倫膚今文作論同例

實角觶四木柶二

古文角觶爲角柶　養原按大斂用角觶木柶故此不從古文

主人說髦

今文說皆作稅(見士昏禮)

主人乘惡車

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　養原按堊白飾也木車無飾惟飾之以白而已與下白狗幦相稱惡則堊之叚借也釋名(宮室)堊亞也次也儀禮通解續(二十六)引尙書大傳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注惡讀爲亞亞次也亞惡堊三字音同互相叚借

白狗幦

幦覆苓也古文幦爲冪　養原按冪釋文作幕音莫凡鼎鼏尊冪古文皆作密不應覆苓之幦反作冪當依釋文作幕公食大夫記簠有蓋冪注云冪今文或作幕今文當作古文蓋冪與覆苓古文俱借用幕也(蓋冪本作密其作幕者偶耳故加或字)　說文(巾部)幕字注云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小徐本無此句而有按爾雅三字文義難通)覆食卽蓋幕之義又幦字注引周禮駹車犬幦今周禮作複複卽幦也亦非古文毛詩(大雅韓奕)鞹鞃淺幭傳幭覆式也正義曰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今按說文幭蓋幭也(亦見巾部)蓋詩曰幭禮曰幦諸經字例不同古文通作幕今文通作冪四字皆一聲之轉

御以蒲菆

古文菆作騶　養原按漢書(晁錯傳)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善矢也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

木館

今文館爲鎋　養原按說文無館鎋字(車部)輨轂端沓也又轄車聲也一曰轄鍵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維周之氐箋云爲周之桎鎋釋文云鎋字又作轄是鎋卽轄也鎋卽轄則館卽輨矣館鎋同物故趙臺卿孟子題辭云六經之館鎋

木鑣

古文鑣爲苞　養原按釋名(車)鑣苞也在旁苞斂其口也此以同聲相訓遂借苞爲鑣禮記(曲禮下)苞屨不入公門注苞藨也藨之通苞猶鑣之通苞也

也鷃冠子世賢申麃胥郎申包胥

馬不齊髦

今文髦爲毛　養原按尚書堯典鳥獸毴毛說文毛部毴字注引作鳥獸毴髦又顧命南宮毛漢書古今人表作南宮髦

啟之昕外內不哭

古文啟爲開見士昏禮

夷牀輁軸

古文輁或作拱　養原按說文無輁字古文或借

用拱言或則古文亦有作輁者矣不得因說文所無而遽斥爲俗字也

序從如初

今文無從

革靾載旝

古文靾爲殺　養原按靾說文作紲糸部古文爲殺同聲相借莊子馬蹏蹩躠爲仁釋文躠向崔本作殺音同借殺爲紲猶借殺爲躠也

旝爲膳見聘禮

槀車載蓑笠俗本槀作稾蓑作簑注同今從嚴本

今文槀爲潦　疏案周禮輪人爲蓋鄭云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若然爲潦車義亦通矣

養原按槀潦疊韻然鄭君訓槀爲散以潦車爲蓋車也輪人注云蓋者主爲雨設說文水部潦雨水大皃則同物而異名不在通借之例

抗木刊

古文刊爲竿　養原按竿乃字之誤

弓矢之新沽功

今文沽作古　養原按此無正字沽古皆假借字

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又典枲苦功猶此經沽功沽苦盬以古爲聲

有柲

古文柲作柴柴俗本誤作柴據嚴本改正　養原按柴釋文作柴攷說文木部無柴字米部無粊字惟有粊字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粊誓粊在之咍韻柲在質櫛韻以雙聲求之得相通借

設依撻焉

撻附側矢道也今文撻爲銛　養原按說文金部銛

斷也从金昏聲銽撻同音俱假借字此銽與銛銛
之銛從口舌之舌者不同劉昌宗音捪不誤陸氏
乃音息廉反失之遠矣

士虞禮弟十四

藉用葦席

古文藉爲席　養原按鄭注宗伯序官云藉之曰
席此經古文上席字卽藉之之義

設扃鼏

今文扃爲鉉（見士冠禮脫古文鼏爲密五字）

東縮

古文縮爲蹙（見鄉飲記）

左人抽扃鼏

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見士冠禮）

魚亞之

今文無之

佐食出立于戶西

今文無于戶西（疏若無此文不知立之所在故不從也）　盛氏世佐
曰立于戶西者便其給事于室也

命佐食啟會　啟會郤于敦南

今文啟爲開（見士昏禮）

祝命佐食隋祭

下祭曰隋隋之猶言隋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
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
矣齊魯之閒謂祭爲隋（疏按特牲云祝命按祭注云今文改按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擩祭也又少牢尸將酢主人時上佐食以綏祭鄭注云綏讀爲隋此三處經中不同或爲隋或爲按或爲羞或爲綏或爲擩鄭既從隋復云古文作擩以特牲及此皆有擩祭故亦兼擩解）
養原按周禮（春官守祧）既祭則藏其隋說文（肉部）隋裂肉

也从肉从隓省（徒果切）　雖非隋祭之義而隋祭亦用
此字鄭訓下祭葢以隋有隋義然未嘗改字也今
本竟作隋則併周禮而改之矣隋與綏同音相借
古綏在歌戈韻雄狐綏綏本作夂夂見玉篇（夂部）今
作綏非也惟羞與隋音絕遠故鄭不從耳餘詳特
牲

尸飯播餘于篚

古文播爲半　養原按古韻元寒多與歌麻相出
入（詳特牲祝命按祭下）播之爲半亦同此例

酌酒酳尸

古文酳作酌　養原按錢氏（大昕）曰說文無酳字說文酌少少歙也音與酳同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誤爲酌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祝取肝擩鹽

今文無鹽

祝入尸謖

古文謖或爲休　養原按說文無謖字謖當以畟爲聲畟在之咍韻休在尤幽韻謖起也休止也音義俱別不相假借

記

虞沐浴不櫛

今文曰沐浴　敖氏曰本云沐浴而鄭注乃言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宜刪　盛氏（世佐）曰注謂今文無不櫛二字耳　盧氏（文弨）曰沐浴當倒爲浴沐疏云期以下虞而浴沐櫛可證蓋浴而沐沐而櫛櫛而搔翦其次弟如是　阮氏（元）儀禮挍勘記云盧說亦有理但以疏浴沐爲證則今本疏文實誤盧未見單疏本耳　養原按如盛說則注當云今文無不櫛不得但云今文曰沐浴也竊意此經本無浴字蓋櫛可施于沐不可施于浴不言浴者可知也故注云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仍兼浴言之敖氏謂沐字衍亦未然也

殺于廟門西

今文無廟

膚祭三取諸左膉上

古文曰左股上此字从肉殳聲（末句俗本外誤今依阮氏校勘記改）正　養原按股與膉形聲絕不相類下經脰膉古文作頭嗌則股當爲嗌之誤而股與嗌尤不類無因致誤故鄭釋其偏傍以志疑耳

皆設扃鼏陳之

今文扃作鉉古文鼏作密（見士冠禮）

載猶進柢魚進鬐

今文柢爲胝古文鬐爲耆（竝見士喪禮）

鉶芼用苦若薇

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苄　養原按說文木部枯稾也从木古聲夏書曰唯箘輅枯木名也今按今書禹貢作楛楛從苦得聲故苦亦作枯釋文枯如字又音姑劉本作枯音先古反音姑者葢讀爲無姑之姑也盧氏文弨校釋文改劉本之枯爲楛未知然否先古之音亦疑有誤又按公食大夫及特牲記注並云今文苦爲苄是古文爲苦今文爲苄也如此注所云則苦亦今文矣未詳

尸坐不說屨

今文說爲稅見士昏禮○俗本脫此注據嚴本增

聲三啟戶

今文啟爲開見士昏禮

明齊溲酒

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非其次今文溲爲醙疏上巳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見稷也故知非其次　養原按周禮酒正五齊杜子春讀皆爲粢則齊粢古字通鄭據爾雅以粢爲稷曲禮稷曰明粢王劭謂古本無此一句孔沖遠據此注駁之但此注祇云粢稷也不連明字未足以難王劭故不從子春說其注禮連粢醍云粢讀爲齊聲之誤也與此注同意　又按說文無醙字聘禮醙黍清注云醙白酒也蓋古文借用溲字今文別作醙聘禮不醙古文者偶遺之耳溲說文本作浚

哀薦祫事

今文曰古事　養原按古事各本皆同惟集釋作合事似可從祫者合祭先祖也言合事則祫可知

他用剛日

今文他爲它　養原按他當作佗說文人部佗負何也从人它聲又它部它虫也或从虫作蛇二字音同義異其訓彼者經典佗它並用周易中孚卦初九虞吉有它不燕釋文音他

未徹乃餞

古文餞爲踐　養原按周禮春官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注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是餞踐古字通也說詳周禮故書攷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

古文甒爲廡也見士冠禮

餞籩豆脯四脡

古文脡爲挺見鄉射記

二尹縮

古文縮爲蹙見上

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

古文謖作休見上

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

今文說爲稅見上

入徹主人不與

古文與爲豫見士昏禮

猶出几席設如初

古文席爲筵　養原按周禮宗伯序官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此經古文作筵今文作席亦筵席通稱之一證也

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

今文隮爲齊　養原按毛詩商頌長發聖敬日躋禮記孔子閒居引作齊說文有躋無隮

明日以其班祔

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　惠氏棟曰史記五帝紀云辯于羣神徐廣曰辯音班漢書王莽傳云辨社諸侯師古曰辨讀爲班今文爲胖者鄭注王制云頒之爲言班也頒與胖字雖異而義同是胖猶班也　養原按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胖古文作辨則辨胖古通也說文刀部辨判也从刀辡聲判分也从刀半聲班中亦从刀與辨中同又半部胖半體肉也从半从肉半亦聲判胖音同義近故今文借胖爲辨

沐浴櫛搔翦

今文曰沐浴見上搔翦或爲蚤揃揃或爲鬋　養原按下二句疑專論字體非辨別今文古文也士喪禮曰蚤揃如他日鄭意此經之搔翦卽彼經之蚤揃故曰搔翦或爲蚤揃彼經蚤揃注不曡今文古文則此經搔翦亦不分今古而揃字或作鬋亦今古同也蚤搔揃翦鬋竝叚借字論其正則當作爪𣯂〇此注竝無羨字自張湻爲釋文所誤

異說徒紛今皆不取

用專膚爲折俎

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胙俎亦甚誣矣　養原按此條古今文同說異故錄之

取諸脰膉

古文脰膉爲頭嗌也頭見士相見禮　養原按說文無膉字口部嗌咽也从口益聲籀文作𦏧𦏧嗌爲正字今文別作膉膉雖別字然猶以益爲聲若借用股則形聲遠矣互詳上文

普薦溲酒

今文溲爲醙見上

朞而小祥

古文朞皆作基　養原按說文禾部稘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又月部期會也从月其聲古文期从日丌作𣅀稘字隸作朞經典亦或通用期字周易繫辭上當期之日釋文云期本又作朞音基同今按士喪禮兆基古文作期此經之朞古文作基是期朞基三字古互相通也

薦此常事

古文常爲祥　養原按下經云薦此祥事則此當爲常

中月而禫

古文禫或爲導　養原按說文谷部㐁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木部棪讀同又穴部突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大徐本脫此句徐鍇曰古無禫字借導字爲之是導爲古文假借字禫導一聲之轉然注云或爲導則古文未嘗無禫字說文示部有之徐謂古無禫字非也

導或作道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云禫或皆作道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德清徐養原撰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不諏日

今文諏皆爲詛（俗本脫此句據嚴本增入）　養原按詛之與諏雙聲疊韻皆不合也諏本訓謀疑詛乃謀之譌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

古文闑作槷閾作蹙（見士冠禮）

乃宿尸

古文宿皆作羞（俗本脫此句據嚴本增入）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疏凡宿或作速謂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是也記作肅者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周禮亦作宿者大宗伯文宿眡滌濯是也）　養原按羞肅宿俱在尤幽韻惟速在侯韻鄭讀宿爲肅訓肅爲進羞亦進也鴻範羞用五事是也（見漢書五行志上）是三字可互相通惟速義則微有别蓋前期曰宿本日曰速公食大夫記曰不宿戒注云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又曰戒不速注云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鄉飲酒禮義定主人速賓賓及衆賓皆從之注速召也

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

古文鼏爲密（見士冠禮）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食熙　養原按說文（食部）饎酒食也或从配作⿰食配或从米作糦如說文則⿰食配糦皆饎之或字依此注則皆爲古文蓋本屬古文而小篆亦兼仍其體許明六經故歸之或字鄭校禮經故屬之古文

藉用萑

古文用爲于

佐食升肵俎鼏之

古文鼏皆作密　養原按此經及注鼏字疑皆爲冪之誤抑或二字通用無分于覆鼎覆俎與蓋古文祇借用密字至今文始分鼏冪二字而其音旣同則自可互通也已具釋于士冠篇

祝命挼祭

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旣祭則藏

其墮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末二句俗本脫從嚴本補　養原按注末挼祭士虞疏引作擩祭殆非也擩祭乃大祝九祭之一鄭司農云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攷士虞禮尸取菹擩醢祭于豆閒祝命佐食墮祭夫取菹擩醢卽擩祭也先言擩醢乃言墮祭則擩祭非墮祭矣此經先言挼祭乃言擩醢者葢祝命墮祭之時卽尸取菹擩醢之時以其同時竝行故文有先後而義不兩妨然則擩祭非墮祭而士虞疏之誤明矣士虞古文之墮當爲隋此篇古文之挼當爲捼說文無挼字手部捼推也从手委聲徐鉉曰今俗作挼非是知挼當爲捼也古音委在歌戈韻與隋聲相近故挼隋同讀此文別字凡五古文則士虞作隋特牲少牢作挼又作妥今文則俱作綏而特牲少牢又或作羞鄭意隋挼同讀妥綏小譌羞則大失也至於墮擩挼肵四字乃後世傳刻之誤非鄭注本文互詳士虞少牢有司徹諸篇

說大羹湆于醢北

今文湆皆爲汁見士昏禮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今文酳皆爲酌見士虞禮

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

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俗本脫上五字從嚴本增

尸以醋主人

古文醋作酢　養原按說文酉部醋客酌主人也酢醶也此經古文借酢醶之酢爲酬醋字今文別作醋至後世則酢醋互易矣周易繫辭上是故可以酬酢釋文酢京作醋京易今文之學也

佐食挼妥祭妥各本俱作挼張湆據注改今從之

妥亦當爲挼今文或皆改妥作挼俗本脫此注依嚴本補

養原按此注恐有誤字宜云今文或皆改挼爲羞說見上條

挂于季指

古文挂作卦俗本俱脫從嚴本補　養原按周易繫辭上掛一以象三釋文掛卦買反別也王肅音卦又故再扐而後掛釋文京作卦云再扐而後布卦此掛卦通

用之證挂與掛同說文有挂無掛
主人拜送爵
今文曰主婦洗酌爵
坐挩手
古文挩皆作說見鄉飲酒禮
主人更爵酌醋
古文更爲受俗作今文授爲受從嚴本改正○見燕禮
更爵酢于主人
古文更爲受俗本脫此注從嚴本補

賓辭洗
今文無洗俗本脫此注從嚴本補
尸備荅拜焉
備盡也古文備爲復　養原按備在之咍韻盡也復在尤幽韻亦在之咍韻說文彳部复从畐聲畐
復在尤幽韻亦在之咍韻說文彳部復行故道也二字音義
俱別葢古今異文不相爲謀也一說復當作俻字
之誤也俻卽古備字也然鄭君校經祇辨詞句異
同不論字體廚爲古文廟字禮經廚廟䙴出鄭未
嘗疊古今文也或鄭意與許異不以備俻爲一字

仍從通借之例耳又疑復爲伏字之誤說文糸部
絥从糸伏聲或从革葡聲作鞴古文葢借伏爲備
者
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
今文曰奠于薦右
祝命嘗食𩝐
古文𩝐皆作餕　養原按惠棟論語古義曰有酒
食先生饌鄭氏論語饌作餕云食餘曰餕說文曰
籑具食也或作饌今按說文食部籑从食算聲今作

𩝐傳寫誤也籑本訓具食其訓爲食餘者假借用
之非籑之本義也食餘正字當爲餕說文不載葢
偶遺之段氏說文注云禮說之字於禮經皆从今
文而皆作餕疑儀禮注當云今文籑作餕
記
鉶芼用苦若薇
今文苦爲芐芐乃地黃非也疏以其與薇葵等爲不類故知非也
養原按鄭義與許不同詳見公食大夫禮公食及
士虞俱不言芐之非此在後總決之也

執匜者內面湆沃
今文湆作激釋文激一本作浮劉本作徼　王氏引之經義述
聞六曰激當爲敫敫湆聲相近周官內宰出其度量
湆制故書湆爲敫是其證矣　養原按質人湆制
注云湆讀如湆尸盥之湆湆尸盥卽此湆沃也湆
制湆沃兩湆字同音故皆作敫敫字可讀爲雕又
可讀爲鬳雕鬳浮俱屬尤幽韻別本作浮卽敫聲
之轉
刌肺三

今文刌爲切　養原按說文刀部切刌也刌切也二
字互訓故古今異文而義不異
主婦俎觳折
古文觳皆作穀俗本脫此注從嚴本補　養原按觳爲字之
誤
少牢饋食禮弟十六
宿
古文宿皆作羞見特牲饋食禮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

古文甑爲烝　養原按烝爲聲之誤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　皆二骨以竝
古文胖皆作辯　養原按辯之通胖見士虞記辯
與辨古亦通用
髀皆作脾見士昏禮今文竝皆爲併見聘禮
皆設扃鼏俗本鼏作冪今從嚴本注同
古文鼏皆爲密見士冠禮○不言今文扃爲鉉亦闕文也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　皆有冪
古文甒皆作廡見士冠禮今文鼏作冪俗本作今文冪作鼏今依嚴本

張氏湆曰注云今文鼏作冪鼏指經也經字必
鼏後乃啟二尊之葢鼏同　養原按古文鼏冪皆
借用密字此處經當作冪注當云古文冪爲密乃
與通部一例張氏反依注而改經疏矣然嚴州本
嘉靖本俱云鼏作冪單疏標注亦有作冪二字今
姑仍之餘詳士冠禮
乃啟二尊之葢冪　南柄
今文啟爲開俗本脫此句從嚴本增○見士昏禮古文柄皆爲枋俗本作今文柄爲方從嚴本改○見士冠禮

長枕
古本枕作匕見士喪禮
心皆安下切上　舌皆切本
今文切皆爲刌　養原按此與特牲記切刌互易則此注今文當作古文切刌字異義同故鄭兩從之
主婦被錫衣　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
今文錫爲緆俗本脫錫爲緆三字據嚴本增○見燕禮　蠃爲蝸見士冠禮
主婦興入于房

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
今文辯爲徧見鄉飲酒禮
上佐食舉尸牢幹
古文幹爲肝　養原按肝爲聲之誤又因下文賓長羞牢肝相涉而誤又釋名形體肝榦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榦也凡物以木爲榦也然則以肝爲榦似亦有理幹當作榦說文無幹字木部榦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榦以倝爲聲非从干也

乃酳尸
古文酳作酌見士虞禮
縮執俎肝亦縮
古文縮爲蹙見鄉飲酒記
上佐食以綏祭
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古文墮爲肵　養原按禮經隋祭今文作綏鄭皆不從惟士虞禮不綏祭鄭注但云綏當爲隋不從今文又不壘古文者疑古文偶脫此節遂無從校正耳此經及下經其綏祭古

文皆作肵有司徹其綏祭古文作挼說文無肵字特牲肵俎鄭注以爲心舌之俎釋文音祈與隋之音義絕不相類鄭於士虞禮詳論隋祭不言經有作肵者疏備舉五名亦不及肵殊屬可疑竊意肵乃隋字之誤耳挼即擩字擩祭非隋祭說見特牲
以嘏于主人曰　受祿于天　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古文嘏爲格見士冠禮　祿爲福居爲微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近　養原按說文示部祿福也段氏注云詩言福祿多不別商頌五篇兩言福三言祿大

言不殊釋詁毛詩傳皆曰祿福也此古義也鄭旣醉箋始爲分別之詞今按福在之咍韻祿在矦韻音雖不同義則相類旣醉箋以福爲五福祿爲祿位亦望文生義非定解也　又按微之通眉猶麋之通眉也說詳士冠禮　又按錢氏（大昕）曰祑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誤也說文𢦔爲戴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𢦔𢦔是秩與𢦔通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豒豒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故與普聲亦相近也陸德明讀祑爲抉則陸所見本已譌矣今按說

文（豐部）豒爵之次弟也从豐从弟非諧聲字段氏論普字曰屈賦懷沙與抑韻莊子則陽篇與世偕行而不普與所行之備而不洫韻讀近鐵此普字所以得通秩也

挂于季指

右文挂作卦（見特牲禮）

其綏祭如主人之禮

綏亦當作挼古文爲肵（見上）

祝拜坐受爵

今文曰祝拜受

賓黍于羊俎兩端

今文賓作儐（見聘禮○據彼經則此今文當作古文）

司士乃辯舉

今文辯爲徧（見鄉飲酒禮）

主人答一拜

古文一爲壹也（俗本一壹互倒今從嚴本與單疏合）　養原按壹一兩從疏說最爲明了刊本紛錯讀者靡所適從此文經依今本注依嚴本庶幾經注相應餘詳士冠

公食等篇

有司徹弟十七

司宮攝酒

今文攝爲聶（見士冠禮）

乃燅尸俎

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　養原按說文（炎部）燅於湯中爚肉或从炙作𤎅燅正字也尋叚借也燖字不見於說文左氏哀十二年傳今本作尋與古文禮經合左

氏亦春秋家之古文也邢氏論語爲政疏引賈逵注云尋溫也是燅尋同也又按禮記禮器三獻爓注云沈肉於湯也與說文燅字義合竊疑本注無燖字所云記或作燖者卽指禮器等篇燖當作爓其偁春秋傳則直作尋引之爲古文作尋之證俗本俱誤作燖卻似以春秋傳證記之作燖者不知春秋傳不可謂之記也釋文云燅音尋注燖同益沿譌久矣

乃設扃鼏

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見士冠禮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古文侑皆作宥見聘禮

西縮

古文縮皆爲蹙見鄉飲記

陳于羊俎西竝

古文竝皆作併見聘禮

羊肉湆

今文湆爲汁見公食大夫禮

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

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抌挹皆爲扱　養原按周禮司徒序官舂人女舂抌二人注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今按抌說文本作舀在臼部或从手从宂作抭今作抌抌訓深擊說文在手部音竹甚切非此義或舂或抌今毛詩生民作揄義與抌同鹿鳴視民不恌傳曰恌愉也挑之轉爲揄猶恌之轉爲愉與　又按說文手部挹抒也挹乃正字作扱者

同聲相借周禮廩人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惠氏禮說曰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从凵爲器中象米匕所以扱之然則扱盛者穀之馨香秬之芬芳而扱之者匕也按挹訓抒卽抒臼之抒也扱以授舂人與舂而抒出之其事相因也以匕扱盛與以匕挹湆其事相類也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

古文曰東楹之東
婦贊者執二籩麷蕡
今文無二籩 俗本脫從嚴本補
取糗與腶脩
今文腶爲斷 釋文腶丁亂反本又作段音同 養原按說文無腶字作段是也此古文假借字釋名言語斷段也分爲異段也段斷同音古字通用
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
今文無西面

主婦立于席西
今文曰南面立於席西 敖氏曰宜從今文入南面字 養原按設席南面則主婦南面立可知故不從今文
坐挩手
挩手者于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 養原按此注有帨字與鄉飲釋文相應益知鄉飲注之譌但經作挩則注當云古文挩作帨此仍有譌餘詳鄉飲酒禮

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
古文壹爲一 見士冠禮
羊骼一
古文骼爲胳 互見鄉飲記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
今文若爲如 養原按若如一聲之轉經傳多互通康誥若保赤子大學引作如秦誓如有一介臣大學引作若
辯皆爲徧 見鄉飲酒禮

其脀體儀也
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今文儀皆作𦢊或爲議 養原按𦢊今本釋文作𦢊宋本釋文作𦢊當以𦢊爲正字書無𦢊字然𦢊字亦不見於說文集韻 平聲五支 𦢊字注云度牲體骨曰𦢊通作儀則知北宋以前古本固作𦢊也又按說文 人部 儀度也本經上文議侑于賓注云議猶擇也擇度同音故儀亦通作議王氏引之曰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陸績姚信本並作儀儀與議古字通

主人受酧降

古文酧爲爵（俗本脫從嚴本補）

主人就筵

古文曰升就筵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

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　養原按禮經爵觚觶三者古今文互誤燕禮賓洗南坐奠觚注云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此古文作觚而今文作爵也此經則古文作爵而今文作觶然至

延熹始定未知延熹之前今文作爵乎作觚乎又按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得毛詩當在見馬融之後融卒於延熹九年鄭注禮當在延熹之前或延熹之初此注葢自後加之餘詳燕禮

腊辯無髀

古文髀作脾（見士昏禮）

乃摭于魚腊俎

古文摭爲摕（俗本作今文今從嚴本）　養原按摕今本釋文作揲朱本釋文作摕（與嚴本合單疏從木亦非）摕與揲均與摭音不同陸氏乃音之石反失之矣說文（手部）拓拾也或从庶作摭又拾掇也是摭有掇拾之義揲拾曡韻摕掇雙聲舊本作摕當以摕爲正然作揲亦未爲大失不妨兩存

其綏祭其嘏

綏皆當作挼挼讀爲藏其隋之隋古文爲換　養原按禮經挼祭唯此文作換換卽擩也鄭意以擩祭爲大祝九祭之一與挼祭不同故不從古文前士虞禮疏引特牲注古文此皆爲挼祭也以挼爲

擩又隋祭五名擩挼並列觀此注而其誤益明矣說詳特牲饋食禮

尸以醋主婦

今文酢曰酌（俗本作今文醋曰酢從嚴本改）　養原按經醋字當改作酢葢古文曰酢今文曰醋鄭君多從今文惟此經古文作酢今文作酌（疏標起訖有曰酌二字知酌字非訛）則無醋之可從不得不從古文作酢寫者知鄭君多从醋遂併此文改之而不知其與注不合也若不改經則當改注云古文醋曰酌若俗本曰今文醋曰

酢則更誤矣

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

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興受俗本脫從嚴本補

乃餈如儐

古文餈作餕見特牲饋食禮

右几屏用席

屏隱也古文右作侑屏作茀　養原按古左右字即今佐佑字也說文無佐佑左手之左說文作ナ右手之右葢當作又說文又手也手以右爲便故專手名亦對ナ而可知也今通用左右字禮記王制王三又然後制刑此借又爲宥也上文議侑于賓古文侑作宥此借宥爲侑也此經右几古文右作侑此借侑爲右也又右宥侑四字音同經傳多互相假借　又按毛詩衞碩人翟茀以朝傳茀蔽也屏茀同音隱蔽同義故借茀爲屏

嘉慶十二年夏鐫

儀禮精義

武林黃淦緯文氏纂

慈谿養正堂藏板
寧城汲綆齋發兑

周禮儀禮二書並出於周公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末易曉本實難明是以爲儀禮注疏者漢之後鄭齊之黃慶隋之李孟悊唐之賈公彥數人而已夫以昌黎韓子之賢尚苦此經難讀而恨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矧後之學者病其煩碎往往束之高閣吾同年友黃綺霞四兄切劘諸經無不淹貫于刊五經精義外次及周禮亦已家絃而戶誦矣復念儀禮與周禮其源本一迺薈萃衆論採擇名言文從其簡義要其精于彙編故紙之中發爲奇光異采取而讀之

足識後學之津梁也或謂儀禮一經吉凶軍賓嘉五禮除軍禮不詳餘則蔚然如見三代儀度非帖括家所能抗論者信斯言也是相率而入于空疎無用之學顧此十七篇其文重複鉤棘難于上口自張稷若爲鄭注句讀王九溪爲分節句讀吾鄉吳中林先生又爲章句學人始有可循然讀其書而能精其義者蓋鮮綺霞則沉潛乎是禮細意斟酌博觀約取使學者若相忘爲難讀之書于此而精求其底蘊發明乎經義使有根據而藥其空疎厥功鉅矣抑讀是編者

粲然于諸家之辯說更進而求諸制禮之原衷諸確當斯亦先河後海之旨將必以是編爲權輿也夫

嘉慶丁卯夏四月中浣錢塘年愚弟朱上林拜撰

儀禮精義目錄

士冠禮
士昏禮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鄉射禮
燕禮
大射儀
聘禮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喪服
士喪禮
既夕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徹

儀禮精義

武林黃　淦緯文氏纂　同學諸子叅校

例言

儀禮十七篇。自冠昏至鄉射皆家禮。自燕至覲爲朝廷禮。自喪服至有司徹則喪禮祭禮。葢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義例裁定。非臆斷也。

總論

鄭康成謂周禮爲本。儀禮爲末。而賈公彥謂儀禮爲本。周禮爲末。朱子云、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紀。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日鈔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賤、經、曲、言。故名儀禮。葉叅

儀禮有吉凶賓嘉。而軍禮獨闕。參君卿大夫。而士禮校詳。讀者不能無疑。葉叅

冠禮拜母而遺父。昏禮先婦而略祖。則儀禮之散佚者多也。馬驌

聖人爲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責之成人也。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蘇轍

儀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修之司徒以節民性。爲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闕者。具在是矣。所亡惟軍禮耳。然嘗思孔子自謂未學軍旅。而周禮夏官之職亦多闕文。隋志言河間獻王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篇。無敢傳之者。以其書禁秘。非儒者所素習。故不傳于後歟。要不足爲是經累也。盛世佐

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也。熊朋來

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

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于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熊朋來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王通

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

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覲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正不獨五禮中之闕軍禮爲可疑也 魏了翁

儀禮詳處太瑣如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內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挎越內弦牲體肩臂脊脇肫胳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于廟而竟不及其祖禰既冠見母見君見鄉臣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昏禮

自壻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夫壻此類又何略也 郝敬

儀禮雖不及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侯亂天子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爲公是諸侯之禮也諸侯稱公已爲僭矣而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豈無加于卿而稱公是亂天子也鄭元謂爲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周禮亦非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言五等六等之班爵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止有孤稱諸公者乎鄉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王席三重而禮運曰王席五重諸侯席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大夫再重亦亂也周禮天子射三侯九節諸侯七節大射禮諸侯也而侯道九十弓是亂天子也惟天子之事稱大與諸侯射則用大侯稱大射諸侯與其臣射用大侯稱大射亦亂也說者謂士冠士昏士喪皆士禮然冠用爵弁昏乘墨車遣馬有繁纓遣奠

用五鼎寧非僭歟周衰禮廢諸侯強大夫士無等作者承襲其訛非盡先聖之舊也 郝敬

儀禮有不可用于今日者如士冠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親迎乘大夫車馬今可乎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于宗室三月今可乎納采使者至門外主人迎拜不答入拜又不答今可乎主人迎賓門外先入及階又先升今可乎主人門外送賓再拜賓遂去不顧今可乎男女相拜男拜手伏地女子直立肅拜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

堂。止于大門內。一拜。今可乎。臣侍食于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侍食于先生異爵者。先飯而後已。今可乎。盛服行禮。忽爾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今可乎。尊俎爵觶供饌之具。不設几蓆。錯諸地。今可乎。食飯不用箸。以手。今可乎。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今可乎。人死三日。然後殯斂。今可乎。明器苞筲等無用之物。併納諸壙中。今可乎。凡送幣獻酬之類。賓主不同拜。送者立。俟受者拜。而受者又立。俟送者答拜。雖君臣父子皆然。今可乎。賓

醉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飲。今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今可乎。孫為祖尸。父拜其子。明日儐尸。則子為父客。受其獻酬。今可乎。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婦翁出門再拜送新壻。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為子喪三年。父在母喪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為其母緦服。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事拜起坐立。難通行者。不可盡舉。必欲一一可信可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郝敬

周禮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為上。儀禮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孔穎達

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冠禮有醮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外內相因。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周可知矣。賈公彥

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何喬新

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于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註。朝貢禮見聘禮註。朝事儀見覲禮註。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註。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註。古大明堂禮

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射禮志。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出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王應麟

儀禮言士禮特詳。其于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

者。然此但以經之所當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敖繼公

儀禮無朝遇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等篇。蓋皆亡逸。況軍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軼已在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為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于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揜豆。至於太廟說笏。與燔柴于奧。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而不為衰。有為慈母練冠為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莫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

昭公娶于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為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于升陘。敗而髽弔。始于臺駘。以至蒐田不時。邱甲始作之類是也。使禮經舊典具存于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汪克寬

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

言禮禁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為例耳 郝敬

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卽歎為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祇春秋記事多案典制為是非而卽以為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共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椁衣衾

厚薄何等郎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為之解也 毛奇齡

束晳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于君子者詩書經也經出于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劉原父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傳也傳出于周末漢初諸儒所作故可補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于學宮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為不韙則朱子豈為之哉 何喬新

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如士冠記云始冠緇布冠之類是也有兼為兩條而發者如聘記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是也亦有兼為數條而發者如冠記云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云云之類是也亦有于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如鄉射記言君射之禮士冠記言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士昏記言壻見妻父之類是也 敖繼公

今人用字尚意古人用字尚音然文字以義理為主如角柶之柶為匙也賓厭介之厭為壓也孝子圭為之圭為蠲也苴刌茅之苴為藉也一溢米之溢為搤

也栗階之栗為歷也閭中之閭為驢也錫衣之錫為緆也交錯以辯之辯為徧也酳爵之酳為肩也綏祭之綏為墮也面枋之枋為柄也若此類響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若夫緇布冠缺項之缺以為頍也騰羞之騰以為賸也賸爵之賸以為騰也握手牢中之牢以為樓也幎目之幎以為縈也酳爵之酳以為演也純衣之純以為緇也祟酒之祟以為充也旅酬之酬以為周也參侯之參以為糝也錫衣之變而為髲鬄也芋之變而為全菹也若斯之類牽強附會不

可從也。鄭之訓詁多此類。俗儒不察轉相師承其誤可勝窮乎。郝敬

士冠禮 鄭氏嘉禮

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四十始仕。故冠以士稱如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則自元子以下凡學士皆同此禮。吳廷華

筮日不筮月。豈必泥小正。綏多士女之時。于廟不于堂。可以通大易幽贊神明之說。彙參

筮日不于廟中而于廟門者。廟禰所獨。門神所共也。吳廷華

廟必于禰。辟人君之處。祧服不言裳。從韋韠。韠蔽膝也朝服謂韠祭服謂韍之用素。一說朝服制同元端其不言裳與屨即下云元裳黑屨是也。彙參

主人。冠者之父兄也。觀其元冠朝服。是仕于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朝服皮弁素積。馬駉

冠時主人服元端爵韠而筮日服朝服者。尊蓍也。特牲少牢筮日與祭同服者。蓍龜不可尊于先祖也。賈公彥

蓍藏于櫝。筮人執之。卦記于版。卦者書之。旅占即洪範所謂三人占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即曲禮所記吉

事先近日也 吳廷華
冠筮賓以爲成人式也鄉飲賓必謀于先生不筮者
從人望也特牲少牢不筮賓者祭重在尸賓直助祭
而已
衆賓但戒而不筮不宿加冠之賓則既戒又筮之宿
之幷宿贊冠者一人重其事也 吳廷華
宿之爲言速也速之使來也不曰速而曰宿者事在
異日也又宿肅也進也恭肅之使進以致其速也 叅
敖繼公

宿賓有二先使擯者傳辭後復親致其辭古人之重
冠事如此 吳廷華
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
許也 馬駉
爲期定冠時也于廟門外者在寢則褻入廟則賓也
吳廷華
宰有司之長宗人有司中主禮者擯亦擇有司中之
知禮者爲之在主人曰擯在賓曰介總名曰贊皆佐
禮之稱 馬駉

凡設洗必有罍有枓罍以承水盥手洗爵皆以一人
用枓挹罍中之水以沃之下有器承此澆水曰洗經
不言者文不具也 馬駉
容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
散 馬駉
冠禮三加備三代之制始加緇布冠元端元裳夏尚
忠也再加皮弁服素積素韠商尚質也三加爵弁服
纁裳韎韐周尚文也 郝敬
諸侯三門庫應路庫爲大門廟在應門外之東入門

曲而東東有閤門又曲而北有都宮門乃至祖廟門
所謂每門每曲揖也 朱子
升階主尊則主先升賓尊則賓先升敵則主升一等
導賓凡賓之道難進也 馬駉
冠子非爲賓客故無拜至之文醮子有何酢酬但主
盡爵之飲 彙叅
加冠之筵東序西面醴子之筵戶西南面 賈公彥
緇布冠有安髮之笄皮弁爵弁有固冠之笄緇布冠
不言設笄者恐與皮弁爵弁相亂也緇布冠言設纚

而不言設笄。皮弁爵弁言設笄而不言設纚。互見爲義。明皆有也。馬駉

三裳可隨用。何必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之別。三加乃彌尊。故有賓降一等。賓降二等。賓降三等之分。蒙參

始加云進容乃祝。言賓自正其身容。示冠者以觀法。再加云容見。冠者知棄其幼志。克自東于禮儀。父不可行揖拜之禮。故賓揖冠者就筵。父不可行薦羞之禮。故贊冠者薦脯醢。蒙參

冠禮冠者啐醴于筵末。示人以成人之禮也。昏禮賓啐酒于西階上。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吳廷華

冠禮子見母。母拜受脯。脯從尊者處來。拜脯非拜子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受爵。盏餕鬼神之餘。拜蓋亦非拜子也。參盛庸三參嵩甫說

不見賓者。賓既醴之。已交拜矣。是亦見也。不見父者。以父爲冠主故耶。盛庸三

士冠得奠贄見于君。士之嫡子繼父者也。若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叔孫

而逐之是也。顧炎武

牲煑于鑊曰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載。鄭康成

孟子云。大夫之冠。父命之。而士冠禮無父命文。蓋父。假于賓之冠辭。醴辭。字辭。以命子歟。抑別有其辭而今闕歟。蒙參

冠禮字辭云伯仲配某甫。言禮記五十以伯仲直呼伯仲也。或又謂五十爲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王應麟

屨夏葛冬皮。惟其時也。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惟其稱也。蒙參

古者五十后爵。謂殷以前耳。非周初也。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此周公之書也。身爲大夫。其兄乃有未冠而殤者。則年未二十而爲大夫者有矣。如謂試爲大夫而仍行士禮。則爲昆弟之長殤當服大功。不得降而爲小功也。降而爲小功則已爵也。

又按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晉襄公

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于夏末。天子冠禮始于周初。大夫冠禮其始于周之季世乎。孔穎達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此臆說也。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也。足徵其所自起矣。惟其先有諸侯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公冠今本作公符）云天子儗焉也。（盛庸三）

按大小戴記家語左傳國語及士冠禮之記。所論天

子諸侯大夫冠禮之有無。何其殊也。有謂天子諸侯卽位已冠。無冠禮者。冠頌云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云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是也。有謂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其冠與士禮同者。冠頌云邾隱公旣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此記亦云天子之元子猶士是也。有謂諸侯大夫因喪而冠。後不改冠者。曾子問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禮是也。有謂諸侯大夫年未五十。猶服士服。行士禮。至五十乃命。所以無冠禮者。此記與郊特牲所云是也。此皆論其無者之據也。言天子冠者。冠頌記冠成王之頌。公冠云天子儗焉。玉藻記天子之冠是也。言諸侯王太子庶子之冠與士異者。冠頌記公冠則以卿爲賓。至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等儀節。又云王太子庶子之冠儗焉。公冠篇略同。及左傳季武子之說。玉藻記諸侯之冠是也。言

大夫冠者。國語云晉趙文子冠是也。此則論其有者也。然其說雖異。亦各有指焉。未可是彼而非此也。夏以前。諸侯無冠禮。周以前。天子無冠禮。春秋以前。大夫無冠禮。凡言無者。皆推本古義。以見世代之升降。而其中有二說焉。卽位已冠。爲繼世者言之也。五十乃命。爲崛起者言之也。至于除喪不改冠者。爲其先已冠。記特與吉冠不同耳。今亦略見于雜記。（記云旣冠于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並無其禮也。執一說而盡廢其餘。豈通論哉。（盛庸三）

士昏禮 屬嘉禮

據曲禮三十而娶則猶未仕也故昏禮以士稱 鄭康成

昏禮納采擇也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蓋鴈之爲物木落南翔冰泮北徂以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惟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也自納采至請期五者皆用昕詩所謂旭日始旦是也娶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故曰昏女因之而來故曰姻也 參鄭康成賈公彥說

同姓異氏如魯之孟季宋之華向異姓同氏如宋孔氏爲子姓衞孔氏爲姞姓晉欒氏爲姬姓齊欒氏爲姜姓故鄭樵曰氏同姓不同者昏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昏姻不可通 參鄭康成賈公彥說

下達疏以男父先遣媒氏通辭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倡陰和之義陸佃謂自天子下達士庶朱子言士庶皆得用鴈亦攝盛之意蓋既許攝盛雖庶人不用匹昏禮贄不用死不得不趣殊而用雁耳 彙參

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筵于禰廟之戶西几神所

憑也人道上東而左几神道上西而右几 吳廷華

當阿致命所謂媒妁之言也 彙參

注謂女不以名行問名者如伯姬叔姬之類故下記易名爲氏不知問名問女之名也記云誰氏者措詞之體也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名此爲萬氏之列方制也曲禮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則婦人稱名蓋亦常耳如左傳秦女簡璧宋芮司徒女棄皆是

舉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脊者體之正食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 馬駉

特豚合升取其配也魚十有四取其耦也腊一肫取其全也 鄭康成

墨車二乘皆大夫之制士用之者攝盛也 馬駉

賓奠雁拜主人不答者明主爲授女亦以伸女父之尊也主人不降送者以有婦既從之禮不參也 馬駉

桓三年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則母似得下堂者然彼諸侯禮與此士禮異故士昏禮云父母不降送也 賈公彥

布同牢之席。則夫西婦東。以西則常奧爲尊也。布臥
席。則夫東婦西。從男女之正位也。
昏禮爾黍而不及稷。黍爲食主也。少牢爾黍。大夫祭
禮則食以黍也。特牲并爾黍稷。士祭禮異于大夫也。
士庶爾黍不及稷。喪祭略也。
未冠笄之纓。佩容臭。以事父母。已許嫁之纓。同綦屨。
以事舅姑。蓋纓以示繫屬之意。至嫁而夫說之。非一
說而不復用也。彙參
婦初見舅姑。首去次。不服純衣纁袡。降如姆服宵衣。

示執役卑賤也。郝敬
婦見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服脩。得輕重之差。媵餕
舅餘。御餕姑餘。有交錯之義。參鄭康成賈公彥說
醴賓。賓自取脯授人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
也。醴婦。婦親取脯授人者。敬舅姑之賜。且榮得禮也。
馬驌
婦盥饋特豚合升而云側載者。周人尚右。右胖載之
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也。吳廷華
婦不敢餕舅餘。以舅尊嫌相褻也。而舅辭易醬者。不

必其不餕。已餕也。而婦不對者。不敢與尊者爲禮也。
餕姑餘。禮也。亦若從舅命然。盛庸三
內則子婦佐餕。既食恒餕。其常也。此辭者。未受室。使
代。尚行賓禮故也。吳廷華
醴以成昏之終。明其既爲婦也。饗以成婦之始。明其
將爲代也。郝敬
饗婦而不燕者。饗尊嚴。燕狎洽。婦始至。當示以尊卑
之體也。盛庸三
奠菜殺于正祭。此所謂廟見也。婦人必舅姑受之室

使代已而後主祭祀。舅姑在則降阼階時已受之舅
姑。與祭可矣。若舅姑沒則無所受矣。故于時□之先
行廟見之禮。以明其職之有所自受。然後可以助祭
也。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
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吳廷華
舅姑別席異面。象生時婦見之禮也。姑席無几。統于
尊也。馬驌
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
沒。則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當如常禮也。馬

腊必用鮮取夫婦自漸之義魚用鮒取夫婦相依附
也必殺全取全節無紛也 賈公彥
祖廟未毀而教于公宮統于祖也已毀而教于宗室
統于宗也 敖繼公
昏姻者人道之始故子將親迎父醮之女將嫁父醴
之
女降自西階至入寢門亦升自西階從夫之義也去
不辭者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父母在有
歸寧之道不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曰
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承之也婦人未知其果能孝
舅姑事夫子和室人否故不敢諾也
據孟子女子之嫁母命之而昏禮有父命孟子言母
送之門而昏禮言母戒諸西階上不降惟庶母及門
內施鞶𢻻禮至後世而變歟 敖繼公
君子之祭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醮子曰
承我宗事詩有采蘩采蘋皆以承先祖共祭祀為不
失職 呂大臨

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故父醮子曰勖帥以敬父母之送女曰勉之敬之夫
婦之道盡于此矣 眞德秀
庶人納徵用緇幣士大夫用元纁諸侯則加大璋天
子則加穀圭此禮之差等也士大夫之親迎所用車
服謂之攝盛士乘大夫之墨車大夫乘卿之夏縵卿
乘孤之夏篆士服爵弁纁裳卿大夫皆服元冕自孤
以上各用本等車服不攝盛也凡嫁者之車王后以
重翟三夫人與上公夫人用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用
翟車九嬪與孤妻用夏篆世婦與卿大夫妻用夏縵
女御與士妻用墨車其娣媵各依次下一等嫁者之
服王后與上公夫人同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翟三
夫人與子男夫人用闕翟九嬪與孤妻用鞠衣世婦
與卿大夫妻用展衣女御與士妻用緣衣若王姬嫁
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凡娶之道諸侯
不內娶大夫不外娶士則內外皆可娶蓋諸侯不臣
妻之父母故不娶于本國卿大夫不得外交故不娶
于他國士卑無權雖外娶無嫌也凡天子娶于諸侯

使同姓諸侯爲媒。迎后則使卿往而以公監之。諸侯則親迎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諸侯以下皆親迎于其家。夏后氏迎于庭。殷人迎于堂。周人迎于戶。送女之禮。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嫁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嫁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諸侯以下。各遣有司送之。成婚之後。自大夫以上。則有反馬之禮。嫁時留其車馬。示不敢安。及三月廟見。使人反馬。蓋留車者妻之道。反馬者壻之義也。周世樟

士相見禮。屬賓禮

古者以贄相見。凡公卿大夫士庶人。于本國異國之君若友。初見時摯雖不同。其禮則一。曰士相見者。以經首摯用雉。爲士。故以士冠之。彙參

士摯用雉。緣耿介以取義。疏雉曰腒。因冬夏而異名。彙參

賓以禮見主人。故主云不足以習禮。主人以禮示賓。故賓曰不足以踐禮。

下大夫相見以雁。取有行列而知時。上大夫相見以

羔。取其引羣而不亂。吳廷華

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也。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燕見也。彙參

安而後傳言。與曲禮安定辭。易大傳君子易其心而後語同意。彙參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視面。凡視下於帶則憂。故視抱。彙參

天子視不上於袷。則不得綏視。諸侯綏視。則不得衡視。蓋以是爲敬也。父之尊與君等。然其視之也。時而

上於袷。時而綏視。時而衡視。各惟其宜。無不可者。是之謂遊目。以主於愛敬也。但雖遊目而亦上不過面。下不過帶。則是至愛之中仍有至慤者存也。立則視足。以伺其行。行由立始也。坐則視膝。以伺其起。起由坐始也。參鄭康成賈公彥說

趨翔還履足參儀禮之遺。問夜膳葷。可補少儀之闕。集說

大夫無境外之交。曰非以君命使者。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使鄰國。如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之類。桑拱甫

交際之道。情也。有分焉。情不洽則睽。分不嚴則褻。褻之害甚于睽。其端兆于士林。而其禍延于公卿大夫之際。傾險者啟釁于睚眦。卑瑣者失身于闒茸。先王防其微。必自士相見始。是故將之以贄。先之以介紹。五請後許。一見輒退。所以難其合也。合之也難。則其交始必不濫。終不易離。然猶慮其尊嚴而未足以達賓主之情也。故爲之燕以伸其款曲焉。燕不于始入而于反見者。謂不可以下盛禮也云爾。盧庸三

鄉飲酒禮 屬嘉禮

賓興之飲。以三年而行于鄉庠。習射之飲。以春秋而行于州序。正齒位之飲。以蜡祭而行于黨庠。儀禮鄉飲。是鄉大夫賓賢能禮。而州長飲酒于序亦用之。惟無正齒位之文。故與黨正之飲迥異。參注疏

賓介皆賢。其判甚微。故須謀鄉先生則知之有素也。不言衆賓者。以教于平日。不待謀也。此見古人取士之愼。吳廷華

冠禮主賓敵體。又使加冠于子。故主先拜賓。鄉飲禮主是鄉大夫。賓是鄉人。又將貢已。故賓先拜主。賈公彥

不敢煩賓至而使久俟。故以㝡定爲速賓之限。賈公彥

推手曰揖。引手曰厭。鄭康成

事同曰讓。故升階之讓。已欲升而讓彼先升。事異曰辭。故降洗之辭。已則降而辭彼勿降。參鄭康成

獻者禮之施。酢者禮之報。酬者禮之成。獻酢以爵。酬用觶者。爵以明敬。觶以爲勸也。參陳祥道

介不告旨主人亦拜祟酒者介不敢同于賓而主人
敬之則不敢甚異于賓也主人不酬介者獻賓之禮
既成則介宜從殺也
升歌者堂上之人聲也堂下則笙者以管虞書下管
周官大司樂亦下管是也笙者以笙鄉飲酒禮鄉射
禮皆言笙入是也燕禮亦言笙入者燕爲諸侯之輕
禮故也周官有笙師又有磬師鄉飲酒禮不見磬磬
之人言磬南則可知矣
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

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
輕者可以逮下也 鄭康成
子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于朝則以燕聞之于鄉則
以飲聞之 袁系
正獻主于行禮行禮則有節旅酬主于和樂和樂則
易流立司正以董之則不至于流矣 張養浩
飲酒主于賓其次介故一人舉觶惟于賓至二人舉
觶始兼及介雖有遵者不宜先之也鄉射禮舉觶于
賓與大夫者以無介耳

鄉樂國風也息司正禮輕故惟用其正樂耳 敖繼公
由獻賓至無算爵酒無量也賓出奏陔主人拜送禮
樂雍容不及亂也 袁系
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
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
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
言以鐘鼓者庭中先擊鐘却擊鼓而奏此九夏也天
子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王夏得奏肆夏以下大夫
以下得奏陔夏 賈公彥

狗不在牢數而燕與大射皆用之者以燕射輕于饗
食也鄉飲不可有加于燕鄉射不可有加于大射故
皆用狗
旅酬之酬義主于賓故孤行一觶而以周于賓黨郎
爲辯也無算爵之酬義主于賓主之交歡故兼行二
觶必并及于主人之贊者而後爲錯也
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也
授主人爵者以酒賓主共之賓可自酌酢主介下于
賓不敢自酌也 馬朝

禮敵者親授卑者于尊則奠而不授舉觶者坐奠觶于薦西。是以卑者自居也。若主人酬賓亦奠觶。葢禮之殺。其始獻賓固親授矣。馬駉

介不得自賓觶而司正得自賓觶者。介不敢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以得專罰也。敖繼公

謂之遵者。方以禮樂教民。欲其遵法之也。馬駉

凡堂上行禮。皆立行不說屨。至安燕乃說屨升坐。屨賤不宜空陳于席側。故降堂下說之。舊屨之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今說之亦北鄉。階主人先坐左。賓先坐右。馬駉

陔之爲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鄭康成

疏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此大夫禮宜鍾磬俱有。而惟有磬縮前霤。賓賢能而用士禮也。不知其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也。縣若無鍾。則闕金聲而音不具。且如陔夏爲金奏之一。此經亦奏陔。無鍾則不成金奏矣

正行飲酒歌小雅燕則鄉樂唯欲不歌鹿鳴魚麗辟

國君也。賈公彥

鄉射禮 屬嘉禮

此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周禮五州爲鄉。習射時鄉大夫或在焉。又鄉大夫既賓賢能。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用此禮。故名鄉射禮。參注疏

弦木爲弧。見于易繫。俟以明之。載于虞書。則射藝已見于黃帝堯舜之時。而其制度禮文。則大備于周也。汪克寬

請賓以射事。不言拜辱者。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

己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鄭康成

介以輔賓。射乃有賓無介者。主人既與賓耦。不可以更耦于介。若使賓黨之士。或主人之屬耦之。又非所以優介也。

古者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尊于賓席之東。不于房戶間者。以射在序。無室也。馬駉

文反正爲乏。正以受矢。乏以御矢。是相反也。鄭樵

主人待遵禮。皆下于賓。不以貴掩賢也。然遵有至有不至。故鄉飲酒禮略序于旅酬飲畢後。以不至者言

也。鄉射禮詳序于未作樂之前。以至者言也。郝敬

燕禮與鄉飲作樂。皆有四節。若鄉射止合鄉樂。不歌不笙不閒。大射止歌鹿鳴。管新宮。志在于射。略于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召二南。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不笙亦獻笙者。合樂有笙。但不獨奏耳。參鄭康成郝敬說

燕禮主于盡歡。糾儀之意略。故射在既旅之後。鄉射主于習禮。失度之防嚴。故射在未旅之先。黃參

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巨指以鉤弦。拾以韋爲之。著

于左臂以遂弦。詩曰決拾既佽。鄉射曰袒決遂。大射曰設決。內則曰佩決捍。拾亦謂之遂。鄉射決遂是也。亦謂之捍。內則決捍是也。陳祥道

方持弦矢曰挾。挾之爲言夾也。夾于第二三指間也。若側持弓矢則曰執。馬駉

投壺禮因燕而爲之。再辭乃許。大射爲擇士。故不須云許。鄉射爲衆習禮。不專爲己。故卽爲二三子許諾。賈公彥

搢插也。挾持也。射用四矢。插三于帶間。手挾一以扣

弦而射。此惟卿大夫則然。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馬駉

司射誘射。無所與揖讓。而先之以揖讓者。教人之道也。馬駉

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時名為司正。及射時名為司馬。各從其類也。方愨

司正為司馬。遠辟君禮也。大射儀司馬二人。司正如故。敖繼公

自揖進以及當階及階之揖。所謂堂下三揖也。自升堂以及當物及物之揖。所謂堂上三揖也。

衆之所在。非威不足以制之。故古者閭胥于鄉。小胥于學。有觵撻。司市于市有扑罰。司徒于誓田亦有扑。禮稱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則射之有扑宜矣。陳祥道

射耦二人。故行則言左言並。升則言先言從。若誘射只一人而已。

獲謂唱獲者。矢中之曰射。無射獲。戒其傷人也。矢從旁過之曰獵。無獵獲。戒其驚人也。郝敬云無射獲射

無計獲也。善射者正己無爭勝之心。則發必中度。無獵獲。獵猶爭也。不由拾發。獵次爭勝。射者所戒。蓋初射誘習。不釋算計獲。故以此曉之。馬駉

誘射之射。教弟子以射儀耳。未主于中。故不去旌。三耦之射。學司射之射儀耳。未主于勝負。故未釋獲。升而去扑。所以敬尊也。降而搢扑。所以威衆也。

射未必皆中。必備八算者。不敢期人之不中也。

按算獲之法。概左右三耦通計勝負。左右非一人而中有多寡。或全中。或全不中。不中者得隱庇。而多中者蒙枉罰。何以別乎。據罰觶勝者與不勝者升。是以各耦為勝負也。逐耦而算。何至十純。豈算獲則併三耦而飲不勝。仍分各耦歟。郝敬

獲與釋獲者。分卑而獻薦之禮均。蓋射以侯為主。以中為賢。獲者司侯。釋獲者司中。敬其事。因重其人也。然必待再射畢而後獻之者。與獻工于歌後。獻笙于笙後同意。參郝敬

獲者舉旌以表中否。釋獲者釋算以識中否。弟子設豐洗觶以別中否。古人立法精詳如此。彙參

觶不親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之也飲觶不祭不拜以受罰不備禮也 馬駉

賓主人大夫不勝其耦不升尊之也適西階上立飲自卑也即揖讓之意也 彙參

卷俎以歸于賓館者禮之重者也飲射禮輕故以俎出授其從者而已

按喪服公士為公卿此注以為在官之士但飲射皆處士為賓大夫未嘗不與不聞舍處士而別以公士為賓者此記與經文不符注為之解曰不敢使鄉人

加尊于大夫據經大夫如介禮則鄉人何嘗不加尊于大夫且即云鄉人不可加尊于大夫公士獨可加尊于大夫乎此當別為一禮非鄉飲酒及鄉射正禮也 吳廷華

虎熊豹皆獸之極猛者春秋書多麋害稼之獸取以為侯示驅猛除害之意 王應電

梓人獸侯乃息燕之侯按燕禮如射則用鄉射之禮故記此以見大夫鄉射則畫虎豹士鄉射則畫鹿豕也 彙參

大射之侯用皮王三等虎熊豹諸侯二等熊豹卿大夫用麋所謂棲皮曰鵠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以為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元在外諸侯三朱白蒼大夫士二朱綠所謂畫布曰正是也燕射之侯以質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質不采皆畫獸以象正鵠是也 馬駉

州曰序鄉曰堂堂之庭深于序也臣不習武事于君側且大夫士家庭淺不能設侯故射則于鄉州之堂序行之 彙參

主皮之皮與皮侯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為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皆指此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為物堅厚強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故也主皮之射以又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于禮射者也 敖繼公

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者大射君飲射爵賓先飲乃飲公又自飲所謂夾爵也或云大射先行燕禮故以大射為燕謂如大射君飲射爵之禮也 吳廷華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大射儀曰公入

饗。禮記言王之出于澤。儀禮言公之入于澤。則天子澤宮西郊小學也。諸侯澤宮郊之太學也。諸侯燕射在國中。大射在郊。陳祥道

燕禮屬嘉禮

燕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也。魯頌于胥樂兮是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燕之二也。記賓及庭而奏肆夏是也。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牡勞使臣是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聘禮燕與時賜是也。賈公彥

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是也。有燕賓客者。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職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呂大臨

于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故曰王燕則諸侯毛。于膳夫見王所以為燕者不自為主。故曰王燕飲則為獻主。于太僕見王所以燕者必于內朝。故曰王燕則太僕相其灋。于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故曰王燕則共其計。于鞮鞻氏見王所以燕者必有樂。故曰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

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而詳。則天子燕禮已亡故也。

大行人職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燕與時賜無數。饗亨太牢。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其牲狗。行一獻。在寢。賈公彥

燕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故燕禮有薦俎而無黍稷。食禮酒漿以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禮爵盈而不飲。則不卒爵矣。有體薦則俎不折矣。几設不倚則

無說屨升坐矣。此燕饗之別也。呂大臨

國君無故不撤縣。此言樂人縣者。為燕新之也。吳廷華

士冠禮云洗有篚在西。鄉飲酒禮云設篚于禁南。又云篚在洗西。皆所以奠爵與觶也。公與臣燕有篚而又有膳篚。與聘賓燕亦有篚而無膳篚。惟兩君相見有反坫而不用篚。故從氏為僻。朱系

按鄉飲射二篚。一在堂上。一在堂下。獨燕禮二篚皆在堂下。臣行禮堂下。取爵便也。馬駉

士旅食蓋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馬駉

周禮無司宮。疑司尊彝之屬。尊于東楹之西者。惟君面尊也。一說天子有宮人。諸侯有司宮。天子有司几筵。諸侯有司宮筵。葉系

食異國之臣則賓有加席。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席几是也。燕異國之臣則公與賓皆無加席。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公專席而酢焉是也。惟燕己國之臣則賓無加席。而公有加席。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是也。所以然者。以食禮賓其聘使而燕則賓其上介。上

介不可以同于聘使。故食有加席。而燕無加席也。然燕雖無加席。而異國之臣不可使同于己國之臣。故公降爵以就卑。而皆無加席也。至己國之臣。則宜屈于君矣。而重禮則亦有加席者。大射是也。若饗來朝之諸侯。則主賓皆三重席。周官司几筵曰。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以是推之。若饗異國之臣。席當如食。以饗重于食也。若饗食己國之臣。席當如大射。以饗食重于燕也。若食燕來朝之諸侯。

席當如饗盖以兩君相見無所于降則亦無所于就也。

周官司士職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特揖者一一揖之。以其等者王朝有中下大夫也。旅揖者衆揖之。通上中下士而旁三揖。不以其等也。此王日視治朝之禮也。禮器云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盖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與王禮異也。燕禮及大射儀爾卿大夫皆旅揖。士則不揖者。燕在寢。大射在射宮。禮殺于治朝故也。

爾卿爾大夫。謂揖之使近也。大射言揖。燕言爾。相兼乃備也。吳廷華

燕不必射而用射人者。以之爲擯相也。觀大射擯者請賓。鄉飲相爲司正。燕皆以射人爲之。則可見矣。彙叅

賓入。公降揖之。公升席。乃以宰夫爲主人。君不敢以已尊而略賓主之敬。臣不敢以爲賓而抗君之尊。故燕禮之節。禮之于賓主。義之于君臣。並行而不相悖。呂大臨

晉昭公燕齊景公。不言立主。季孫宿飲大夫。公父文伯飲敬叔。亦不別立主。盖凡體敵者皆不立獻主也。惟齊景公燕魯昭公。使宰獻。以其出於卑之也。聘禮記云燕則宰夫獻。是燕外臣亦立主矣。

燕酢之禮。酬而後成。未酬賓而獻公者。尊公也。先獻賓而後獻公。燕禮主于賓也。成公意。亦以尊公也。更爵者。不敢褻至尊也。既更君爵而仍酌君尊者。以酢出于君也。叅鄭康成楊氏說

主人受酢而自酢者。不敢煩公也。賈公彥

凡卑者酬酒于臣禮則曰舉觶。于君禮則曰媵觶。敖繼公

舉觶者。舉之以屬其人。卑者之辭也。媵爵者。送之以聽其命。臣者之辭也。上章酬賓亦曰媵。因君禮而名之耳。舉觶不請而媵爵則請。皆異于臣禮者也。

汪基曰。凡與君行禮。拜于下。正也。古者朝堂無階朝君特揖旅揖而臣不拜言拜下者或在寢或在廟或在客館及壇坫也君若遣使有賜命則臣下拜登受若臣爲賓。諸侯見天子卿大夫從君燕飲使大夫爲賓皆是則降再拜稽首而君辭之。覲禮則擯者延之曰升燕禮則命小臣辭大射則小臣正辭天子賜侯氏車服則太史辭于他國之

臣或降一等親辭之乃升復再拜稽首。謂之成拜。階下雖已拜君辭之于禮若未成然故復升拜以成之又有雖下而未拜。聞君辭卽升拜者。如燕禮公酬賓公卒觶而賓下未拜小臣辭賓卽升拜是也禮殺。故也。酬禮殺于正禮如是者不曰成拜。不言成拜者以前賓未拜也又有拜而不下者。如燕禮無算爵時受公賜爵者皆下席拜而不下堂拜禮彌。殺。故也。無算爵又輕于酬時又有下拜而君辭。既升不復成拜者。如燕禮無算爵之末公命徹冪而卿大夫皆降拜小臣辭不復升拜是也雖所以正臣之禮也。明雖辭不失臣禮若異邦之臣。來聘問者或有拜而不下者。如聘禮醴賓賓答拜送几及拜受醴皆于堂上拜主人。禮未。成。故也。亦有下而未拜。聞君辭卽升拜者。公親辭。故也。如公食禮賓下公辭賓卽升拜是也其他亦皆拜于下。如聘禮私覿拜送幣公食禮答拜至皆是君辭而猶拜。敬也君乃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賓栗階升。不拾級連步曰栗階或成拜或不拜。君命之成拜。而後再拜稽首。公食禮答拜至賓升不拜者自以堂下已拜也而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故命之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主人下拜不辭。大夫二人下拜不辭。惟賓則辭盛意。也。葉參

公卒觶賓下拜者。以公尊。不拜既爵。賓若代爲公拜也。馬驌

采菽詩曰。邪幅在下。是先以邪幅纏足而後納屨。雖說屨未爲跣矣。然少儀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則是于燕宜跣矣。疑采菽所稱侯禮也。少儀所稱卿大夫之禮也。惟諸侯乃得邪幅而不跣。故詩歌之以爲榮。若卿大夫則不得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乃爲君所怒也。

主道不可以不伸。故雖膳夫爲獻主。而公爲舉旅者。正獻則分嚴。酬則情洽也。吳廷華

公與以酬賓。公與賓爲禮之始也。賓媵觶于公。賓與公爲禮之終也。故皆升成拜。餘則從殺。

賓主獻酬。不敢與君抗禮。但公旣酬賓。不可無以答之。又不敢以大夫媵公之爵酬公。故于旅酬之末媵公。因爲士舉旅也。不曰酬而曰媵。臣禮也。吳廷華

私之言屬也。春秋傳叔孫穆子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茅夷鴻告吳人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可見矣。李心傳

行葦詩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春秋傳范獻子來聘

公饗之射者三耦皆燕射也。饗食之主皆公自爲之而燕則別立主者伸公尊也。故饗食之賓皆賓自爲之而燕則別立賓者亦優賓也。蓋燕以序歡心故正主與正賓皆不欲其僕僕爾亟拜也。此燕禮之意也。使宰夫爲主人而不以卿大夫者以太尊則不便于獻士庶子以下也。賓不以卿而以大夫者大夫遠君不嫌于偪也。其不以士而必以大夫者以士不得有席于堂故也。叅王肅李如圭說

鄉飲賓介立司正于旅始燕飲卿大夫立司正于樂備後者君禮別于鄉也。吳廷華

古寢廟門外皆有爨吉在東凶在西亨于門外盛其禮也。馬驌

燕以序歡。所重在樂故以樂納賓。用盛禮。周官大司樂曰賓出入奏肆夏以鐘鏞播之鼓磬應之是矣。下管亦盛禮。書曰下管鼗鼓詩曰磬管鏘鏘嘒嘒管聲記曰下而管象皆天子諸侯始用之若卿大夫以下則但有笙入之節而無下管故必有間歌而後成四節。此燕禮一升歌二下管三笙入四合樂雖不間而

正歌備矣。彙叅

祭統言舞大武大夏。文王世子載養老更事。亦舞大武此舞勺者燕禮輕也

大射儀 嘉禮

大射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 賈公彥 敖繼公說

射禮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是諸侯來朝而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不及士注云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賓射燕射士皆有之射人職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也 孔穎達

戒百官用宰崇禮也戒公卿大夫用射人戒士與贊者用士辨貴賤也 吳廷華

笙師職掌教龡竽笙塤籥篪篴管別無管工則管者即以笙師之屬兼爲之但笙易而管難故常樂但用笙盛禮則用管云管則管爲主亦仍有笙也大射儀云簜在建鼓之間指西階之東阼階之西二建鼓而言然則此簜當在階間矣下管新宮其于階間管之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但大射先設公席燕先延賓大射席有卿有小卿燕言卿大夫而不言小卿則統于大夫也 吳廷華

大射在西郊虞庠服鷩冕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則皮弁服然王朝服亦皮弁也詩以側弁之俄刺幽王飲酒無度此燕射用皮弁之證 陳祥道

飲射戒賓惟曰許燕則曰許諸至大射乃曰受命臣禮射重于燕彌恭之辭也

左傳以肆夏爲天子享元侯之樂而燕禮記乃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此大射與之同而皆不爲僭者天子享元侯奏肆夏繁遏渠此惟奏肆夏而不及繁遏渠則奏一不奏三矣且天子于賓出入皆奏此則惟奏于入時而出則奏陔亦降于天子者也 敖繼公

大司樂職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下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不入牲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以此言之王用肆夏以饗諸侯燕時納

賓亦奏之。此納賓樂。故諸侯皆得用。賈公彥

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不使膳宰者。不主于飲食變于燕也。

燕主飲故酌膳以明君惠。大射主禮。故酌散以致臣恭。叢叅

凡升歌皆三終。如升歌鹿鳴三終。包四牡皇華。升歌清廟三終。包維天維清。新宮三終者。管新宮并及其下三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書曰下管鼗鼓。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管時亦奏四

方之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鄉樂者。爲射故略于樂也。不略小雅者。小雅爲諸侯之正樂。故不略其正亦如鄉射之不略鄉樂也。叅敖繼公

鄉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章俊卿

樂之重者則變笙入一節爲下管。此下管者以大射禮重故也。燕禮如以樂納賓。則下管新宮。與此禮同。亦重之于他燕也。但彼于下管之後尚有笙入三成。及合鄉樂二節。此則略去間合耳。

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下之一字。別管與笙爲堂下之樂。見琴瑟爲堂上之樂矣。奏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惟合樂則堂上鼓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也。叅陳樂 賈公彥疏

樂以合爲備。鄉射雖不歌不笙不間。猶有合樂。大射不合樂。故不告備。

按周禮太師職大祭饗。歌時有拊。管時有柷。此不見者。大射雖重。視祭饗則已輕矣。鄭衆曰。升歌。貴人聲

也。鄭康成曰。下管。貴人氣也。此禮視他樂四節爲殺。而存此二節者。殆亦用其貴者歟。

鄉射堂上之耦。惟于再射時各告其耦。大射則未射之先。而以爲耦之法告公者。尊君也。

鄉射之三耦。不以衆賓以弟子。大射之三耦。不以大夫而以士。蓋司射于三耦有教之之義也。

鄉射之弓矢。先賓與大夫。而後及主人。賓主之序也。大射之弓矢。先君而後及賓。君臣之分也。

工人士疑工官之屬。如考工記續畫之類。與梓人者。

據考工記梓人掌侯故亦命之也北階者北堂之階君在堂卑者不敢由正階也吳廷華

鄉射三耦立堂西射器在西統于賓也大射三耦立堂東射器在東統于君也故鄉射即謂之賓射可也大射用燕禮即謂之燕射可也馬駉

鄉射從堂西來大射從東方次出故鄉射揖進向東大射揖進向西也又大射有君在堂故卒射則北面揖與鄉射南面揖者異彙參

鄉射獲者負侯只一人大射注言服不負侯周禮服

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是負侯者即獲者也其職下士一人徒四人自負大侯若負參侯負干侯使其徒以相代故下但言獻服不而略其徒也彙參

鄉射禮言主人與賓為耦主于賓也大射儀言賓御于公主于公也

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大射儀朱極三士喪禮纊極二生者以韋所以致其用也死者以纊以明其不用也極亦謂之韘詩童子佩韘是也叅鄭康成陳祥道說

他耦皆袒決遂然後執弓而就物公則就物然後袒決遂而執弓君異于臣也

大射與鄉射異者不升西階而適阼階下不告于賓而告于公

鄉射之告獲升自西階故復位曰降大射出阼階下故復位曰退

賓諸公卿大夫雖尊亦適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觶而不奠觶尊之也鄭康成

大射三耦之飲與賓卿大夫之飲其法皆如鄉射惟

飲君則夾爵彙參

鄉射禮不別為獲者設尊者衆耦之中有鄉人而從者亦鄉人也不妨與之同尊大射儀公而尊其南有膳必士以上乃得酌于是此士旅食之尊所出別設也

鄉射獲者負侯受爵大射服不侯西北三步受爵尊卑異也陳祥道

鄉射禮云請以樂樂于賓而大射云請以樂于公不言樂賓者賓卑也

騶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儔。豈夫子刪詩時已亡歟。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劉敞

貍首注以爲逸詩。是也。射義曾孫侯氏八句。蓋後人因射禮而附會爲之。與騶虞采蘩采蘋絕不類。夫騶虞。采蘩。采蘋。不必。其。咏。射事也。直以之爲節耳。曾孫。侯氏。云云。拘拘。事實。古人。寧。屑。爲此。而謂周公制禮。乃。以之。爲。射節。乎。至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此本非仁人之言

也。果爾則諸侯將盡離心解體。尚何禮明樂備之有。且射節之詩。不可太長。不過三句四句而止。以其類求之。則劉氏之說或然。

燕禮重飲。故旅大夫在未立司正前。獻士亦在射前。大射重射。故遲至射畢而後旅大夫獻士。馬駉

若命曰復射一節。因燕而射也。與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同。唯命射唯欲以下爲異耳。燕禮在賓媵爵于公之前。今在舉旅行酬後者。遂正射也。馬駉

賓入奏肆夏。出奏陔夏。遠辟王朝之禮也。大司樂職曰賓出入奏肆夏。敖繼公

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蠲者。于路寢無出入也。出時不奏。辟天子之禮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參鄭康成敖繼公說

大射儀與鄉射異者。其執射事之人。鄉射惟司射一人。此則有大射正有射人。而敖氏以爲射人亦大射正也。小射正且有數人。鄉射惟司馬一人。而司馬即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爲司正不爲司馬。而別有司

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惟獲者一人。此則服不氏大侯。又有二侯之獲者及三侯相代而獲者三人。鄉射惟釋獲者一人。此則有太史。又有小史。至三耦以及納器張侯設楅取矢設豐之等。鄉射皆以弟子。此則三耦以士。納器以有司。張侯以量人巾車。設楅以小臣師。取矢以小臣。設豐以司宮士。其執射爵者。鄉射以贊者。此則以僕人師。此外又有畫物之工人士梓人。埽物之司宮。埽侯道之隸僕人。薦服不之宰夫有司。若樂事則鄉射特縣。此軒縣。其北方之縣雖

不具。而人已多矣。鄉射不必有太師。此有太師少師。而與工爲六。唯小樂正則始終一人與飲射無異耳

聘禮屬賓禮

據聘義及王制疏言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又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歲間歲也。殷中也。如元年聘。三年問。四年又聘。六年又問。四年之聘恰在兩問之中。故彼注以殷爲中也。但聘既有定期。何論有事無事。此記久無事則聘。疑末世之事。如大行人疏引春秋傳。魯自襄二十年聘齊。及昭九年孟僖子乃如齊殷聘。蓋相隔二十一年。是則所謂久無事者。非古制。亦不得謂之中也。吳廷華

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以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魯所使聘于諸侯者。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諸人。皆卿也。則使卿正也。其或有非卿者。則大夫攝行事。所謂小卿者歟。

大聘使卿。變卿言使者。以所事言之。重聘事也。後又變使者言賓。尊異之也。吳廷華

使者言命。上介言戒。衆介則安命。司馬戒之。異尊卑也。卿與上介任聘使之重。懼弗勝。故當辭。衆介効奔

走之勞可無辭故不節。叅李如圭
士爲衆介司士屬司馬故司馬戒之幣帛之式須自
家宰故宰書幣。鄭康成
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
圭聘禮之重者也不可預授。楊復
璧圓象天故以享君琮方象地故以享夫人璋半圭
夫人用之蓋陽全陰半之義典瑞瑑圭璋璧琮以頫
聘皆八寸與玉瑞不同故用以享小行人六幣璧以
帛琮以錦此不用錦則彼諸侯享天子及后之禮也

吳廷華
聘君用瑑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瑑璧享夫人用琮
尊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爲信也享用璧琮以爲禮
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
以其降于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聘享夫
人之禮惟聘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也。敖繼公
將行而釋幣于禰既歸而薦脯于禰象生時出必告
反必面也大夫三廟惟告禰者遠辟天子諸侯也。敖繼公

在國內釋幣于行謂祭平地路神出國門釋奠于軷
謂祭山行路神。馬駉
庭實無常數言皮馬舉重耳既授幣不授玉玉比忠
信君之命不宿于家故受玉之明日遂行。馬駉
至竟而假道諸侯各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鄭康成
昭六年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
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
君子廢小人降聘禮云誓于其竟大率類此。敖繼公
肄儀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鄭康成

通帛曰旜卿所建也出使載旜以表識其事也及竟
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入竟則斂之。注疏
關人卑不敢問尊故問從者不以賓對而以介對者
知介數即知爲聘爲問其從者多少亦可知也。叅賈公彥敖繼公說
鄭康成謂展幣于賈人之館不于賓館者恐主國之
人有勞己者不便于展幣也不知玉幣皆在賈人之
館故就而展之便耳勞問有常禮豈當展幣時而有
非時之接見乎

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謂諸侯朝享天子事
若臣聘君降于享天子用麋鹿皮齊語云齊桓公使
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證也 賈公彥
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不敢與尊者之幣同也
故有乘皮而第用束錦錦者賓禮皮則君禮也 敖繼公
因事而用幣于賓謂之儐儐勞者郎以勞者爲賓也
蓋賓在館如在家亦以來者爲賓 注疏
古者行禮必于廟賓適朝以臣禮請君也主人俟于

廟以賓禮待使臣也賓曰俟閒謂請待主人閒暇也
蓋行色倉卒休沐而後可進不敢自言閒而曰俟君
閒婉辭也賓至不先授館者主人敏于承事也及賓
俟閒而後致館體其私也至聘禮仍于廟行之 馬駉
夕食爲飧古者自大夫以上朝食則殺牲夕但餕朝
食之餘此所設視饔禮爲殺故謂之飧若曰僅可共
夕食云爾
圭有執于本國者所謂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是也
有執于聘時者所謂賓襲執圭擯者入告是也 桑恭

圭璋特達無藉也璧琮加于束帛有藉也襲者禮主
敬尚質裼者禮貴和尚文賓執圭公受玉皆襲所謂
無藉者則襲賓出公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所
謂有藉者則裼也 李如圭
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
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此辭玉之證 賈公彥
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言朝君之儀也儀禮聘賓入自闑西則上介亦由棖
闑之間士介亦拂棖矣 敖繼公

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韠裘但君韠裘韠
裒臣韠裘靑豻裒而同以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衣
同用韠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
裼 賈公彥
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如秦伯使
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 敖繼公
禮賓賓覿受幣皆當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
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覿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于兩楹閒也 李如圭

凡臣于異國之君拜于西階東于本國之君拜于阼階下。敖繼公

請覿不用羔者摯爲初見禮此聘時已見公故覿不用摯用束錦者如聘後有享以達外臣之意也不束帛嫌如正享也。吳廷華

士介之玉錦反文于賓與上介者以無庭實故也私覿之庭實賓用乘馬上介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實。敖繼公

享禮畢賓出公迎賓以入醴賓加束帛乘馬賓拜受。

此私覿前醴賓之儀也于是賓行覿奉束錦總乘馬入門由闑右揖讓升東楹北面振幣賓降公側受幣一私覿中先奠幣即出次聽命復入又次反還負序又次送幣降拜多儀節記曰私覿愉愉焉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皆再拜稽首君答拜此私覿後有私獻一節據私獻爲己物則私覿之束錦乘馬意亦公家所給俾臣得將其私敬者不然既覿而又獻是屢以其私干矣。蔡

戚學標

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覿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敖繼公

朝君則卿羔大夫雁勞聘賓則卿大夫皆奠雁贄以訓恭儉故止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然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皆有常數此燕雖無常數蓋亦不過于三也。參賈公彥葉夢得說

侑幣以勸食酬幣以勸酒。鄭康成

賄用束紡變于他禮之用束帛也。

行爲道路之始故出則釋幣于行門爲內外之限故入則釋幣于門。敖繼公

聘禮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勞賓也。顧炎武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又云以玉作六器人執之曰瑞禮神曰器此不言瑞而言器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尚書亦云五器。賈公彥

聘時屏氣享時發氣又且盈容禮有重輕故敬亦有隆殺。敖繼公

賓以君命來。非自至。故聘時不拜。至若私覿則拜。吳廷華

古者君行載木主。大夫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饗餼。必筮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也。士無飪不祭。馬驌

假器于大夫。以已之祭器不從行。又不敢仍用主君之器爲祭器。若用褻器以祭。更大不敬也。馬驌

請觀。如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之類。李如圭

昭六年傳。晉侯享季武子。有加籩。武子辭。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是籩豆之加與否。已定于未享之先。若不親享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凡致禮皆用其享之加籩豆。敖繼公

饗食之禮。君親爲主。故以賓爲賓。尊賓也。君與臣燕。則宰夫爲獻主。故不以賓爲賓。而以爲苟敬。亦尊賓也。敖繼公

苟、賓也。賓賓主國所宜敬也。賈公彥

公食大夫禮 屬嘉禮

饗禮有四。體薦房烝。天子饗來朝之諸侯也。折俎殽烝。王饗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也。牲全體委。王饗四裔之使來特坐諸門外。王不親饗耳。酒無酌數。王饗宿衛及耆老孤子也。燕則折俎有酒而無飯。牲用狗。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詩湛露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是也。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飲祇以漱口。以飯爲主。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所謂食禮九舉。及此公食大夫禮是也。

一是燕食。曲禮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孔穎達

大夫。聘使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卿亦大夫也。故統言之。聘記云。公于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卽此食禮。兼以禮食賓介也。聘禮不言食士介。此又止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上下大夫禮有等殺。如經言八豆六豆之等。其禮則一而已。參注疏

聘禮。禮賓。公親授几。食禮。宰夫設筵几。則不親授。禮、殺也。吳廷華

漿在六飲而云漿飲猶醴在五齊而曰醴齊也。敖繼公

王食諸侯則鷩冕。諸侯相食則元冕。而此云公如賓服用朝服。以所食者大夫也。大夫聘服皮弁服。食服朝服。

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于醢。腊常先于魚。有乾腊。有鮮腊。有全腊。有胖腊。聘禮賓鼎九。公食上大夫俎九。有鮮。聘禮上介鼎七。公食下大夫鼎七。無鮮。少牢特牲士冠昏皆用全。士喪士虞禮多胖而已。陳祥道

庶羞之有大臠。如脯之有橫膱也。郝敬

燕禮之觶曰媵。媵者自奠于公。詞之巽也。公食大夫之觶曰騰。騰者自下而上。氣之奮也。

玉藻賓祭主人辭。謂敵體也。公食大夫賓祭不辭。是臣禮也。

設饌之始。禮在主人。故公先拜。饌備之後。禮常由賓。故賓先拜。

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傑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

聘禮賓之庭實以馬。馬可一手牽之。故曰賓執左馬以出。既執幣又執左馬。故不揖牽馬者。公食大夫禮庭實以皮。皮不可以一手張之。賓既執幣不可以兼執皮。故揖執皮者以出也。

玉藻云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謂君不親食之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授從者。公食大夫禮賓取粱與醬坐奠于階西是也。孔穎達

牛羊魚腊腸胃倫膚為七鼎。加鮮魚鮮腊為九鼎。聘禮致飧與饔餼皆九鼎。公食大夫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注疏

公食大夫正饌食只黍稷六簋。其餘六豆七俎四鉶。幷太羹湆。皆肉也。加饌稻粱只兩簋耳。而庶羞十六。均見肉之多。飯加饌只用醬湆。飯正饌併不以醬湆。蓋有加饌庶羞可嘗也。此以見不勝食氣處。[illegible]

醬為正饌之本。太羹為上古之遺。粱為加饌之首。故公親設之。賓正食時三飯粱以太羹醬佐之。至卒食則親徹粱醬。所以報主君之厚己也。馬駉

特牲少牢有肵俎者。祭禮也。公食大夫無肵俎者。賓禮也。士虞亦無肵俎者。喪祭非吉。故盛于篚也。凡鄉飲射燕禮大射之俎。賓皆以出。則公食大夫之歸俎亦當以俎歸之。

明日賓朝服拜賜。獨言拜食與侑幣者。以君親授之故也。聘禮拜饔餼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也。吳廷華

觀禮 覲禮

穀梁傳及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四時之朝覲宗遇。皆可名朝。朝又可名覲。虞書言乃日覲四岳羣牧。詩韓侯初立來朝。曰韓侯入覲。春秋傳晉侯朝王于河陽。曰出入三覲。儀禮覲禮篇內亦云朝是。朝覲可通言也。但惟諸侯覲天子得稱覲。若鄰國相朝。諸侯之大夫朝其君。及家臣各朝其卿大夫。皆得稱朝。不得稱覲。則覲之體統最崇。而稱名亦最重。覲禮有覲于廟中者。此經自篇首至饗禮乃歸是也。

有覲于國外者。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是也。有覲于方岳者。王巡守而一方之諸侯皆覲是也。

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文質繁簡小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亦大概主其所重者言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來朝。何以曰朝不曰宗。韓本北方國。韓侯入覲。何以曰覲不曰遇。參王與之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是于廟而特覲者也。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則路門外之朝。旅見者也。康王初即位。太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頗似
之但其儀不可得而詳耳
勞而用璧以爲信天子于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別
于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凡以玉行禮而當還者例
不用帛云侯氏者指來覲之一者而言耳 敖繼公
聘禮卿勞受儐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也覲禮侯氏
儐勞乃天子之大行人也故設几 賈公彥
古者諸侯于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王
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縣內視元士

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王人出聘館于諸
侯之廟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
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
朝則不必館于廟故覲禮侯氏至天子賜舍 陳祥道
聘禮賓至卽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侯氏至且使
卽安者君上之惠 李如圭
賜舍館舍也有屋宇受舍次舍也以帷幕
天子非大祭不服十二章之上服則諸侯非助祭于
天子雖朝覲亦祇服其次服故云侯氏裨冕然與大

行人所言不可強通
天子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
敖繼公
嗇夫惟見于夏書而周官無之敖氏疑爲大夫大宰
之誤
聘禮從賓道者入門左聘與享是也從臣道者入門
右賓介私覿是也侯氏初入門執臣道故右也
康王之誥云諸侯布乘黃朱乘爲四馬享新王也覲
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馬共十匹覲天子也 賈公彥

覲禮諸侯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故大行人等官屬
之司寇亦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 朱子
疏謂魯齊鄭之車服得從上公左傳祝鮀曰分魯公
以大路大路金路也明堂位云魯侯服袞冕然則三
國入覲郊勞當三勞其他亦如上公之禮矣以勳戚
而加隆理或然也杞于春秋稱侯稱伯稱子玩振鷺
之詩則其始固上公歟
晉大邦也而襄王稱文公曰叔父敬王稱不公曰伯
父一國而伯叔異稱何哉 汪某

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謂之大饗先王之于帝也親之與祖考同于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卽則宗廟所用則祭器祼以鬱鬯尚以元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職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陳祥道

禮有饗食燕今唯公食與燕二篇僅存而饗則無有春秋傳載襄王饗晉侯鄭伯饗趙孟之類祇紀其事而儀節之詳隆殺之等亦不可得而考矣聘禮饗食

燕之外有羞有獻周官庖人職共賓客之禽獻則王朝于覲賓亦有羞獻可知聘禮有大夫饗食有還玉有賄有贈此覲禮亦皆當有之文不具耳雝詩言相予肆祀載見詩言率見昭考則率后入覲者當祭則無不與而二王之後宜爲長賓也考工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地官牛人春官鎛師眡瞭典庸器夏官小臣諸職于賓射皆有事焉則天子有與諸侯賓射之禮蓋又別于燕射但或舉或不舉非若饗食燕之有常耳侯氏旣覲而歸則告于祖禰社稷山川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王十二歲若不巡守則四方諸侯皆來朝于是爲壇壝營于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覲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正謂此也方明云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爲其神明之象因以名之加此于壇爲將祀之也掌舍職曰爲壇壝宮設棘門 敖繼公

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兩見之而公西氏言志亦曰如會同則會同蓋視朝覲爲大案之鄉師牛人縣

師遺人稍人廩人諸職會同則有徒役輂輦牛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而太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豈其諸侯衆多而發禁施政所行者遠故擇一道里適均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亦就之歟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亦有不因巡守而舉者因巡守則舉于方岳不因巡守則無論王畿內外遠近皆可舉歟職方氏先言王將巡守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是巡守與殷國爲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于廟見于朝者

其恒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既恐久留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于是爲壇于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爲大朝覲之禮歟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後有此矣爲宮而四門畧放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禮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自南門而卽位于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異也聘禮習儀云爲壝壇無宮而此云有宮則當有墻垣矣近郊有明堂諸侯之覲不于明堂而別爲

宮其故未詳豈朝諸侯于明堂爲非常之典第間世偶舉之而不可以數歟

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其中有當朝之歲者自于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六服之內若當歲者卽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五服自何男采衛要若以十二歲王巡守總合朝服不得獨在廟而在壇朝故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爲壇于國

外也 賈公彥

司盟職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左氏曰不協而盟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 陳祥道

置旂于宮前期一日可也諸侯就旂而立據臨時也 賈公彥

先拜日而後祀方明者以日爲百神之首也拜于東門之外者及其在東方而拜之見其時之忝也直拜之而已無牲幣以其又于南門外禮之也天子乘玉

路載大旂以出則諸侯亦各乘其路從之以偏駕在王門之外則可乘也此云大旂則諸侯上介之奉以置于宮者不大可知矣天子拜日諸侯亦從拜歟反祀方明則亦依常先儆之祀之之儀未詳葢無尸王行一獻之禮奠爵而諸侯卽初位立亦有助祭與執事者歟方明雖不盟亦祀之非以爲盟神也

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尚著明也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定元年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然左傳言司慎司盟名山

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約誓于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非特主日月山川也。並鄭康成陳祥道說

禮日于南禮月與四瀆于北禮山川邱陵于西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爲之與拜日于東之義異也禮川不于北者四瀆尊宜辟之也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于此亦畧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敖繼公

先拜日于東又禮日于南亦尊之也禮日不于東禮

月不于西其辟朝日夕月之禮歟以北繼南月之尊次日也

大朝覲雖曰四方諸侯皆來亦大約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多而君行師從則王國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此之年方伯連帥亦量率其當有事于王朝者而非盡六服以行歟古者小國極多皆附大國以達于天子固不必胥羣辟而奔走于路也

庭實唯國所有薄來也重賜無數饗禮乃歸厚往也

敖繼

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于館歟鄭康成

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天子所乘爲正諸侯乘之爲偏賈公彥

平日所受賜之路在外則可乘之覲則不得乘之以入也然則墨車入王門矣廟在庫門內之東侯氏乘

墨車至庫門外乃下歟以王侯之于廟而不迎之故也

大行人勞于近郊者侯伯也若上公則大行人勞于遠郊而卿勞于近郊矣勞使與侯氏俱皮弁猶聘禮郊勞勞使與聘使俱朝服也

喪服 屬凶禮

上古質畧喪期無數後代聖人觀天時之變易察人事之始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配五等之服爲一定之期其制以期爲斷于至尊者加隆焉則倍之倍之則再期再期三年也子之所天者父臣之所天者君婦之所天者夫皆隆以三年三綱明而人紀舉矣其餘則自是以衰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又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三年問云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又云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此喪期遠近之數也

士喪禮 屬凶禮

襚之言遺也賻之言補也助也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參鄭康成

聖人之制喪禮也蓋欲爲人子者順天道以事其親焉耳記曰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知形體之必有所終也則爲之絞衾紟冒以被之棺椁墻柳宅兆以安之壞樹以固之所以謹其襲藏者無弗周也知魂氣之必有所托也故設之奠以馮之朝夕以象其饔飧朔月薦新以象其大食至旣葬迎精而返亟虞祭以安之所以通其冥漠者無弗至也此喪禮之大要也

既夕　屬凶禮

此士喪禮之下篇也。夕、葬前二日之夕也。上篇言朝哭。此謂既夕哭之後告啟期也。注疏

按祭法適士二廟。祭禰若禰宮司一廟。祭禰而已。鄭氏以一廟為祖禰共廟。蓋因下記言二廟則饌于禰。朝則先禰而後祖。此經設盥第言祖。下又第朝祖而不朝禰。故為是說。但共廟之說不見所據。吳廷華

士虞禮　屬凶禮

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卽于是日日中。祭于殯宮以安之。鄭康成

虞非吉祭。故曰特豕不曰特牲。

尸不告飽。喪食不飽也。主人與祝不侑。喪祭不敢以飽為勸也。

居喪不飲酒。祭而酢。則神賜不可不飲。故卒爵。且不卒爵則無虛爵以獻祝也。

饌設于奧。其地幽。故云陰厭。後設于西北隅。其地明。故云陽厭。改設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賈公彥

居喪主哀不主敬。故尸入主人不降。馬駉

子初獻。母亞獻。禮以男子為主。故母不先子。亦夫死從子之道宜然也。若執事則吉祭陳饌時。薦豆薦敦薦鉶者。皆主婦也。虞則一以贊者為之。惟于已獻時自薦兩籩而已。此正以辟母助子祭之嫌歟。

賓以勝從。以兄弟在哀戚中。無助祭之理。所以異于特牲禮。馬駉

朝葬故日中而虞。再虞三虞皆質明。以朝無葬事也。賈公彥

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于陽。抑亦既有男尸。不便更立女尸也。虞卒哭祔練祥禫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爲女尸。故須立女尸也。或並喪則其虞祔等祭。必有先後。賈公彥謂男女別尸異几。似一時並立兩尸者非。

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蓋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鄭康成

吉禮與凶禮異者。若結髮吉則名紒。喪則名髽。吉杖下本。喪杖下本。吉拜尚左手。喪拜尚右手。吉祭腊用純。匕用棘。喪祭腊用胖。匕用桑。吉用大祝小祝。喪用夏祝商祝。吉車以簟笰。喪車以蒲蔽。吉祭藉用萑。喪祭藉用葦。如是者不可勝數。正不獨特牲有肵俎。士虞實俎于篚已也。敖繼公

特牲饋食禮屬吉禮

此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牲豕也。以唯有豕故曰特牲。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亦以孝子事親雖死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經。所以不言祭祀而言饋食也。天子諸侯饋孰以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鄭康成

經文筮日筮尸。明云適其皇祖某子。則此篇當是適士祭其祖之禮。注兼祖禰言者。以適士二廟。祭其祖之禮如是。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是。且以官師祖禰共廟而論。祭其祖之禮如適士。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適士可推而知也。

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饗惟一世。所謂禘祭也。王制天子三時皆祫而春則禘。諸侯秋冬皆祫而春夏有禘時。以此推之。則士大夫亦當祫禘並有矣。此特牲士禘祭之禮。故筮尸宿尸祝辭皆專稱祖而不及禰。然自厥與祝殺以訖送賓徹俎。爲時良久矣。豈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況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廟則三。諸侯天子又以明日繹祭。禮隆樂盛。而廟則以五以七。其何以同日而祭乎。蓋祫則萃尊廟之

主而祭之。禰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祖禰共廟。而禰祭祖則不及禰。若禰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尊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一歲四時。祫多禰少。則其餘雖暫輟一時之祭。而亦無嫌矣。程子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于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祭及于高祖。但有疏數不同耳。疑最得祭祀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朱子

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為禰祭言之也。然此經則祭其祖亦礼矣。若祫則祖禰並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為最得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後無一日之祭。于心不安。且承重者或上及高曾。服以斬衰。而即吉後輙廢其祭。于理不順。聖人制禮。夫豈甚遠于人情。疑士一廟者。祖禰共之。而祫亦有時由曾以及高。蓋曾高無廟。不妨于祖禰之廟祭之也。如士為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祔焉。此亦其

一徵矣

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又曰以饋食享先王。是二者祭之大節。而大夫士之祭。斷自饋食始也。但饋食同而牢禮品物則不同。大夫少牢。士特牲。所以為隆殺也。天子食用六穀。祭用六齍。大夫黍稷四敦。士黍稷二敦。是則饋食同而所饋亦不同矣。大夫祭用丁巳柔日。由前丁巳至後丁巳。旬有一日。筮得吉。即于是日齊。不得不于前筮一日諏之耳。士不諏者。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無所用其諏也。且君祭。大夫士與執事焉。大夫祭。士或與執事焉。則士固不能豫諏日矣。少牢筮尸前祭之二日。而士必三日者。大夫筮日畢。即官戒齊期。士既無暇為七日之戒。又必無祭而不致齊之事。故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容以筮尸之日為致齊之始也。

祭必立尸。夏官節服氏職。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是郊祀有尸也。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孽者

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所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者也其有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尚質也吉祭則筮尸矣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而喪祭有女尸何也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爲尸也吉祭而後同几有胖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則無尸者有之若吉祭則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子孫而殤其祖考焉可乎

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有十

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別數則爲奇數也 楊復

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聘禮歸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禮器之數用數也掌客之數陳數也 楊復

子姓之入宜先于兄弟宗祝之入宜後于衆賓 敖繼公

宗伯職宿眡滌濯太宰涖之特牲禮得與人君同者士卑也少牢當祭日概祭器下人君也 賈公彥

天子宗伯眡滌濯王后不眡諸侯夫人視濯特牲宗人視濯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也 孔穎達

天子國君宿眡滌濯少牢禮移之祭日辟君也疏謂士位卑故不嫌于先期行禮且大夫尊助祭者多以饔人廩人司宮等官推之凡公有司私臣之奔走廟中者視士不啻數倍焉雖同日行禮而寬然有餘士則助祭者少故雖欲辟君而有所不暇也

祭祀自國君以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少牢特牲之祭自饋熟始則第視殺而已不必親矣故大夫士之禮同

主人視側殺重血食也主婦視饎爨重饋食也

易震卦不喪匕鬯鄭注云諸侯爲祭主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諸侯親匕牲體大夫不親者辟人君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也 賈公彥

祝迎尸不拜者禮不主于己代主人迎之耳主人不迎尸者廟門外以人道爲尚廟門内以神道爲尚凡

迎之禮必出門爲故迎牲而不迎尸 敖繼公 方愨說

特牲祝饗、豕、神之來、假也。士虞不饗、喪祭禮略也。少牢不饗、大夫禮變于士也

割肉之法。若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離割也 提絕也 心中央也 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肩臑臑脚也 箇段也 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士昏禮婦饋特豚側載。聘禮記薦脯五職音職。祭半職橫之。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皆有大大者𦢊也。特牲饋食禮所

儀禮精義 特牲饋食禮

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尸俎離肺一。刌肺三。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司士升豕。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皆二骨以並。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縮載。膚橫載。革順。革順以膚革相順而載也。葉桼

禮有以多爲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爲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盡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皆以三飯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于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賈疏一告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勸。有樂以樂其心。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蹙。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陳祥道

儀禮精義 特牲饋食禮

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天保詩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詩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壽爲五福之首。故以長大言之。方愨

特牲禮實黍于左袂。少牢禮受黍。皆曰詩、懷之。內則世子生曰詩、負之。孔疏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奉承之義也。李如圭

變黍言嗇。因事托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鄭康成

少牢禮主婦入戶西面拜獻尸。注云不北面者。辟人君

夫人也大夫妻貴辟君夫人士妻賤不嫌與君夫人同。賈公彥

士不賓尸故設兩籩大夫主婦正祭不設籩以當日賓尸也天子諸侯明日賓尸故正祭亦設籩。孔穎達

叅司尊彝職四時之祭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特牲壺尊在下者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堂下無尊者大夫尊辟人君故也。賈公彥

鄉飲酬賓在階上而特牲禮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下也飲射主于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于事尸則賓在堂下。

獻酢酬三者具而禮成故獻之禮成于酬賓主之正禮然也此主人酬賓所以成獻賓之禮少牢下篇亦酬尸以賓尸在堂則以賓禮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之也。

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蓋卒食後之豆謂加豆卒獻後之爵爲加爵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禮所以隆于尊者也。秦蕙田

陳祥道說

按特牲饋食禮堂下設尊酬賓時主人洗觶酬賓奠于薦北賓取觶奠于薦南至旅酬賓取觶酬長兄弟即此薦南之奠觶也又將行旅酬兄弟弟子先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奠于薦北至旅酬長兄弟酬賓所舉奠觶即上弟子舉觶于其長者則此爲薦北之奠觶也據此旅酬時長兄弟用弟子之觶賓自用主人之觶賓弟子不與焉至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方各舉觶于其長是旅酬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中庸朱子章句統言之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觶于其長而後逮賤之義乃備也。王罕皆

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尸自行其惠于廟中也士不賓尸則尸不出堂而行旅酬之禮矣故于加爵而爵止所以示致惠之意而使上下同其愛內外致其忱至既醉而止也蓋三獻以申敬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獻焉所以廣敬也加爵以盡獻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酬焉所以合歡也。

以傳宗廟之重曰受重以承祖宗之脫曰舉奠祭祀之陳饌以奠而成嗣舉奠則雖在子弟之列而已付以他日祭祀之事矣既醉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公尸之所以嘉告而祝其勿替引之者也其舉奠必在加爵爵止之後何也加爵則室中之禮將畢矣若待旅酬而後舉又無以行吾敬也惟于爵止而舉奠可以明前人之保佑其子孫焉于其舉奠而洗酌又可以明祚允之致孝其宗祖焉其序在長兄弟加爵之後而又在兄弟弟子舉觶之先情

深而文美也

大夫之嗣無舉奠辟君也士卑故不嫌有舉奠但天子諸侯所以有上嗣受爵之禮者以天子諸侯繼世為君而卿大夫不世爵故其嗣子不遽行舉奠者不敢以卿大夫自居也士之子為士者家有之故其嗣子得行舉奠禮亦即乎人心之安焉耳 參鄭康成孔穎達說

無算爵有二義一則終而復始與旅酬之有算數者不同一則唯己所欲與旅酬之以次相酬者不同

利與佐食乃有二名者以上設俎啟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為食故名佐食今進酒酒以供養故名利利即養也 賈公彥

徹庶羞不入于房而設于西序下以擬燕故也必知祭有燕者楚茨詩云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月也大夫當日賓尸則無燕禮不賓尸與士禮同亦當有燕 賈公彥

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告利成即

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致尸意以告主人也所以然者孝子事尸有尊親之義命當由尊者出非主人所當先發也天子彌尊備儀盡飾則祝先致尸意告主人已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鄭箋云告尸以利成也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 孔穎達

據祭統不言世子餕故先儒有王世子餕諸侯世子不餕辟王之說若然則大夫無為辟君矣太抵大夫不世爵故其嗣子既不敢行舉奠禮自不敢行登餕

禮皆嫌其以大夫自居也天子國君繼世則其嗣子既行舉奠禮自當行登餕禮故記曰其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祭統以施惠言文王世子以尊祖言

士冠禮父禮子則賓攝之燕禮君飲臣則膳宰攝之特牲禮宰贊一爵卽冠與燕禮攝主之例也宰攝主而直謂之主人者燕禮大射膳宰稱主人之例也知宰稱主人則父無拜子之禮明矣 吳廷華

士餕以子姓兄弟故主人親祝而上餕不復親嘏少

牢之上餕以賓故上餕親嘏而主人不復親祝皆相變也

公有司賓屬門西賓位也私臣主屬門東主位也 郝敬

公有司私臣爲大夫士言之也若天子諸侯則助祭者皆臣何公私之有疏引文王世子謂天子諸侯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同姓亦以爵序是也謂阼階上者皆無爵則恐未然戚戚兄弟君子篤焉胡概齒于齊民也助祭者必選擇而後與雖有庶人在列者或寡矣西則冕服而東皆布衣天潢不太無色乎蓋異姓之賓專以爵同姓之兄弟亦先以爵爵同而後以昭穆昭穆同而後以齒三公六卿與五等之諸侯最在上而大夫士以次位焉其侯國之卿大夫入天子之廟則在門東門西北面之位歟若然則如外朝之位者亦大略如之不可盡拘以朝士之法也

少牢饋食禮 屬吉禮

此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凡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豢之。故不曰牲而曰牢。羊豕曰少牢。若牛羊豕具爲太牢。惟一牲不得名牢。特牲少牢皆曰饋食者。祭以黍盛爲重也。凡孝子養親曰饋養。昏禮婦饋特豚以明婦順。而祭禮黍稷之設。必主婦親之。皆此意。天子有時用特牲。禮記郊祭是也。大夫有時用太牢。曲禮大夫以索牛是也。若士虞特牲皆三鼎。爲士禮。少牢五鼎。爲大夫禮。故孟子言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棄參

諸侯有君道。故雖附庸之國。亦五廟。遠乎王而其尊得伸。公卿大夫皆臣道。故雖天子之相。亦三廟。近乎王而其尊不得不屈。桒參

牛爲太牢。羊豕爲少牢。豕亦有牢稱。公劉詩執豕于牢。士祭用特牲一豕而已。大夫加隆。故用少牢。參賈公彥

春秋傳昭元年。趙孟將烝于溫。則大夫亦有時祭矣。

四時之祭有禘有祫。茲特見其禘者耳。哀十六年。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于西圃。則大夫有廟主矣。此經不言主者。亦以禘祭無迎主之事故也。

筮必何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周官太宰職。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賈疏前期十日。即是祭前十一日。天子祭禮。日與尸皆用卜也。

以某妃配某氏。所謂同几精氣合也。陰統于陽。故但祭其祖而妣已兼之矣。

特牲士禮。無十日前筮日之官戒。故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容宿尸宿賓視牲視濯也。少牢大夫禮。則前一日筮尸。不嫌太促者。以筮尸之後。惟宿尸而已。不親宿賓。不視牲視濯也。不親宿賓者。大夫賓卑。故但遣官宿之。不視牲者。并視殺爲一事。不視濯者。并視濯視爨爲一事。禮下于君。而諸事位置得宜。不嫌其促也。

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士卑不嫌與人君同。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刲擊。告備乃退者。此大夫禮。視牲告充。即刲擊殺之。下人君。故同日也。祭義云。君牽牲。穆荅

君卿大夫序從旣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殺牲于門內大夫與特牲士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也

周官司馬奉馬牲司士奉犬牲而少牢禮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豈其兼職歟抑天官注謂司空奉豕其不然歟 吳廷華

特牲禮殺執事人寡以預爲敬視牲視濯先日爲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敏爲敬殺牲概器皆當日爲之 郝敬

鄉飲酒禮牲體進腠食生人也少牢禮牲體進下食鬼神也 賈公彥

凡載魚鬼神進腴尚氣也生人進鰭尚味也天子諸侯繹祭乾魚進首濡魚進尾賓尸加膴祭 賈公彥

大夫祭有饋食無朝事而用朝事之豆籩是豐之也然僅用其二而已則下于君不亦遠乎士虞特牲皆有太羹湆少牢無之不賓尸者亦然豈其辟尊者之禮歟

薦豆用木豆加豆用瓦豆

特牲禮尸親嘏主人少牢禮使祝嘏者大夫尸尊特牲無嘏文不具也 李如圭

嘏禮詳于特牲者大夫尊尚多儀也 敖繼公

少牢禮宰夫以籩受大夫之禮特牲祝以籩受士禮也 賈公彥

特牲尸親嘏主人注云其辭則少牢有焉是士與大夫嘏辭相同但士尸親嘏不命工祝則首句皇尸命工祝須易耳天子諸侯嘏辭惟天保詩有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而楚茨詩工祝致告云云是天子嘏辭

也朱子以爲公卿之嘏辭然末章云小大稽首禮大夫之臣不稽首公卿安得有小大稽首之事則當從孔疏以爲天子之嘏辭歟

特牲禮有祝辭無嘏辭祝曰養有以也見與惠逮下之意以士之餕者嗣子及長兄弟親者也親主于愛

少牢禮有嘏辭無祝辭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則歸福于主人之意以大夫之餕者佐食及賓疏者也疏主于敬故也

詩禮相爲表裏賓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

見少牢饋食禮。王應麟

有司徹屬吉禮

有司。助祭諸執事也。徹謂祭畢徹俎以賓尸于堂也。上篇卒食三獻而養改饌西北隅此徹之節也。徹而賓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又據特牲禮卒食三獻後。尚有獻賓衆及旅酬無算爵諸節。上篇曾未之及。俱于此篇賓尸不賓尸詳之。故劉向以此爲少牢禮之下篇。吳廷華

按注以此爲祊繹。據詩及爾雅。祊是祭前求神之禮。繹是明日又祭之禮。皆別用牲。賓尸又祭之餘節耳。此篇有賓而無祭。又牲即尸食之餘。尚可謂之繹乎。又有司徹三字。不足槪一篇大義。是當依劉氏作少牢下篇。今姑仍其舊而存是說以正之。吳廷華

上篇正祭。以神道事尸于室。故用祝與佐食。皆室事也。此篇賓尸。以賓禮接尸于堂。故不用祝與佐食。而另立侑以輔尸。皆堂事也。即于祭日攝酒燅俎而行之。與天子諸侯明日繹祭者不同。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與祭同日。參鄭康成何休說

少牢下篇。以賓尸爲正禮。不賓尸乃禮之殺者。故另起言若不賓尸。如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醮用酒。若殺則特豚。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敖氏以爲古今文質異宜。或亦五方風俗異尚是也。又時祭有四。或三時賓尸而一時不賓尸。或秋冬賓尸而春夏不賓尸。尸亦惟人酌而行之耳。

以尸爲賓。又立侑以輔尸。猶鄉飲有賓必有介也。尸席戶西南面。侑席西序東面。猶鄉飲之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也。侑取異姓。乃可以居西序求鄉之位。

尸者神之所憑。憑之則神。離之則人也。賓尸者處乎神與人之間。始猶疑乎神之。終則全乎人之者也。士之尸未出廟。則疑乎神未離之。故尸不與于旅酬。尸尊也。大夫賓尸。尸出廟而復入。則疑乎神旣離之。故尸亦與乎旅酬。尸卑也。

正祭。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賓尸則迎之。以尸囘賓客也。賈公彥

大夫嘗日賓尸。斆俎而不更殺。所以殺于繹。旦日力

不給也。其他豆籩則皆新之。故用昌菹麋臡。別于韭菹醓醢葵菹蠃醢。見不仍正祭之舊也。

侑與主婦之正俎。皆司馬設之者。侑不可並于尸。主婦不可並于主人。不敢以煩賓長也。

鄉飲射禮。主人與賓介之席。同時設之。有司徹則主人席。受尸酢乃設者。亦是尊尸之意。吉禮與賓禮異者也。

尸升筵在設俎之後。侑則不待設俎而升筵。侑之禮較尸爲質。尊卑之異也。侑升筵在主婦入之後。主人則不待主婦入而升筵。主人之禮又較侑爲彌質。賓主之異也。

國卿之尊。于私人之長。乃降洗以獻之而荅其拜。所謂治家者不敢忽于臣妾也。故先王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賓尸三鼎。羊爲上鼎。主人初獻羞之。豕爲中鼎。主婦亞獻羞之。魚爲下鼎。故賓三獻之節羞之也。

衆賓兄弟飲于上。私人飲于下。酬無不逮者。神惠均也。位有上下者。名分殊也。

內外之事。悉主人統之。而在內之事。必以主婦分主之。故獻內賓宗婦之禮。雖自主人。而旅酬于房中。則以主婦。亦相配相助之義也。

旅酬後。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者、以下行無算爵時。賓長有主人酬賓之奠觶可行。長兄弟無奠觶可行故也。尸既與于堂上之旅酬。而賓長復加獻。賓一人又舉爵于尸者。以尸得與于堂上之旅酬。不得與于堂下之無算爵。故于未行無算爵以前。爲尸偕致其殷勤也。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

酬衆賓兄弟。至于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風好而相酬。如注云惟己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

賓尸之禮分三節。主人獻尸。主人獻侑。尸酢主人。一節也。主婦獻尸。主婦獻侑。尸酢主婦。二節也。賓長三獻尸爵止。尸作止爵。賓長致爵于主人。尸酢賓三節也。

正祭在室。主于嚴敬。賓尸在堂。序以懽欣。若不賓尸。則尸未出室。猶全乎神。仍于室中行事。而主人主婦與尸祝佐食賓及兄弟私人。獻酬交錯。禮儀卒度。于和樂之中。多嚴敬之意。大抵與特牲後半相類。惟無嗣子舉奠。以辟國君耳。

旅酬與無算爵。分言之爲二節。合言之總一旅酬也。賓筵詩云。舉酬逸逸。言旅酬而自該無算爵也。中庸云旅酬下爲上。朱子章句義略同。蓋由獻而有酬。由

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

儀禮精義補編

士冠禮

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鄭謂缺讀如詩有頍者弁之頍。圍髮際也。又白屨以魁柎之。魁。屨頭也。柎與跗同。足底也。即今之韡樣反頭爲底是也。鄭解魁作蜃。柎作注。謂以蜃蛤附屨使白也。註之失。鑿率多類此。郝敬

冠記云屨夏用葛。冬皮屨。是冠無常月明矣。故不筮月。盛庸三

士昏禮

鄉飲酒主人當楣。再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獨昏禮賓當阿。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也。賈公彥

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胳骰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脅之前則膉也。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骰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二骰正祭不薦于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于主人主婦之俎。膉不升于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膉而二十有一。去二骰而爲十九矣。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脅。王公立飫有房脅。親戚燕飲有殽脅。則全脅。豚解也。房脅。體解也。殽脅。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熟其殽。謂解之爓之爲二十一體是也。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

也。陳祥道

士相見禮

玉藻云。士于大夫曰外私。猶他國之人曰外臣也。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盍公家之士謂之公上。故臣于大夫者爲私人也。盛庸三

用贄。是以卑見尊法。不敵用贄。所以自卑而尊人也。所以行禮也。豈尋常問遺比哉。受之而不答者。唯君于其臣耳。下此則終辭之。或使人還之。敵則已復見而還之。皆不受也。不受也者。不敢也。他國之君且然。

而況人臣乎。盛庸三

按士大夫始見君之禮。其詳不可聞矣。以聘禮賓覿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及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參之。則士大夫奠贄處當在門東。拜亦北面也。是時君位蓋在堂上。答壹拜者遙答之也。曲禮曰。大夫見于國君。國君拜其辱。熊氏謂以初爲大夫敬之。殆爲是歟。鄭註臣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謂拜畢卽出。無升堂入贄之事也。聘禮賓再拜奠幣後。擯者辭。賓復入升授幣。知此無其事者。彼以外

儀禮精義　補編　士相見禮　三

臣行客禮。故與此異也。覲禮亦有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之文。同爲君臣禮。而此又異者。辟天子也。此雖無升堂入贄之事。而于臣既出之後。君或畱之燕則有矣。賈疏云。臣始仕見于君法。禮畢奠贄而出。君亦當使人畱之燕是也。蓋自士相見禮賓反見而燕推之也。又始見于君執贄兼大夫士庶人言。此其贄之儀。獨言士大夫者。以君于庶人則不答拜也。庶人執鶩。見大宗伯文。敖氏謂庶人不用贄。誤矣。盛庸三

鄉飲酒禮

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戒賓。當如先生異爵者請見禮。不敢拜迎。而此乃云拜辱者。當賓與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儼然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盛庸三

鄉飲所奏與虞書異者三。堂上有瑟無琴。一也。磬以石爲之。又在堂下。二也。堂下之樂無管鼗諸器。而以笙爲主。三也。之三者。或因虞周異制。或因天子宗廟與大夫士相飲隆殺不同。至其上下迭奏之法。則古

儀禮精義　補編　鄉飲酒禮　四

今一轍。家國同揆也。盛庸三

俎。禮之盛也。少儀云。有折俎不坐。當俎而坐。是輕之也。故賓以俎辭。主人請徹俎。賓許。郝敬

獻酬有節。歌笙間合皆三終。燕樂無算。不拘于三也。且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故爵無算而樂亦無算。參郝敬敖繼公說

按周禮司几筵設席之法。天子三重。諸侯二重。此鄉飲禮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敖氏嫌其僭禮。不知天子以至于大夫尊卑之辨。在五席之名物。不全繫于席。

之重數也五席者次繅莞蒲熊也天子之三重莞也繅也次也諸侯之再重祭祀則蒲也莞也酢則莞也繅也不聞用次卿大夫以下則惟蒲筵緇布純而已加席以莞不聞用繅此則其差等也若夫席之重數寧有常乎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亦大槪言之耳周禮疏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以下特牲少牢惟見一重耳

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又諸侯相饗則三重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則一重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是也公食大夫禮蒲筵緇布純加莞鄭本作萑席而燕禮筵賓于戶西無加席臣以君屈也掩之席之重數隨時變易義各有主固不可執一而論也卽如此篇主人鄉大夫也然以賓故不敢有加席亦是降尊以就卑之義士一重大夫再重禮之正也大國之孤又尊于大夫故爲設三重以異之猶諸侯三重而上公四重也然因其辭而卽去之則亦再重而已豈可議其僭乎盛庸三

按朝服以朝元端以夕是朝服尊于元端也飲酒朝服則息司正當服元端降殺之宜也朝服之衣與元端同而裳則異朝服素韠裳與韠同色元端之裳有三或元或黃或雜唯所有而用之此其異也盛庸三

按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與賢之典先生與有勞焉乃正行禮之時不以告者酒清肴乾賓主百拜非強有力者弗能勝故不敢煩長者也至息司正則禮

已輕矣又不敢請而但使人告之蓋不敢必其來也古之鄉大夫待先生之忠且敬如此盛庸三

冠禮筮日筮賓若不先期告戒恐其至期或以他故不至則不能成禮故須戒而又宿鄉飲酒之禮則三年一行必于正月煌煌大典誰不聞之況幼學壯行士之素志寧有以他故而不至者無事數數而戒宿也蓋冠一家之私禮而鄉飲一國之公禮此其所以異也盛庸三

鄉射禮

司射專主射事如請射作射之類皆司射主之司馬兼總射政如命負侯命去侯之類皆司馬命之司馬者衆目所觀仰而號令所從出也故凡自堂降階適堂西者不從階下徑過堂西必向南而行由司馬之南復自北面以適堂西非特以示威儀乃所以見聽命司馬之意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註云尊者宜逸也 楊氏

按算獲之法合三耦及衆射者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下文飲不勝者亦然其間誠有不中而隱庇多中而蒙罰者此正聖人深意所在不可不知蓋古者射以觀德賢不肖分焉爭心所易起也若每耦自分勝負則相形之下難乎其為不勝者矣惟如是則其不勝非一人之咎而其勝也亦非一人之長是不能者知恥而勝者亦無所容其矜焉所以潛消其爭鬬之萌而養其寬厚和平之德也鄉射但以習禮樂非以別賢否故耳若夫天子試士于射宮中多者得與于祭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其法必與此異而今不可考矣郝氏之言殆未達斯意歟 盛庸三

射武事也故請射則袒樂文事也故請樂則襲 盛庸三

按公士鄉人之爲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于一人舉觶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賓時已定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禮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 盛庸三

燕禮

按燕禮二篚皆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堂上之篚所以盛爵燕禮輕獻不用爵故也 盛庸三

大射之禮重于燕燕禮之賓卑于大射故大射先設公席後設賓席賓猶得與公序也燕設公席在告具之後則不與賓序矣君益尊而賓益卑此其所以異歟 盛庸三

王燕飲使膳夫主獻公燕飲使宰夫主獻皆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左傳昭二十七年齊景公飲魯昭公酒使宰獻卑之比于大夫也故魯昭公去之 盛庸三

按孤一人而曰諸公者。以別于其君之稱公也。諸。衆也。若曰猶是衆臣云爾。周禮典命職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註云視小國之君者。列于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惟其禮如子男。故亦得稱公。惟其列于卿大夫之位。故加諸以別之。亦有言公而不加諸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稱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正名之義各有攸當也。盛庸三

燕禮歌笙間合四節。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禮則四節相繼而作。燕禮于工歌三終之後。公爲大夫舉旅。既舉旅之後。乃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而後樂備。蓋燕尚飲酒。故于工歌之後。笙入之前。有旅酬之禮。楊氏

按觴以小爲貴。故獻用爵。其他用觶。鄉飲酒禮是也。燕禮輕。故獻用觚。觚大于爵也。大夫以上既用觚。則獻士用觶。禮亦宜之。盛庸三

按燕禮行于朝退之後。而賓主獻酢之節又繁。不繼以火。則不能盡歡。故詩與禮皆有夜飲之事。若君飲于臣家。則不可。左傳載齊敬仲飲桓公酒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也。盛庸三

大射儀

按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即此大射儀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即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于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于澤。試之于射宮。惟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意。故此篇是諸侯之射。而云大射者。別于鄉射也。鄉大夫與其民習射于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于太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因賓燕而射。主于序歡情也。此爲射而燕。主于習禮樂也。盛庸三

司裘職言大射共熊侯豹侯。是畿內諸侯法。大射儀設大侯參侯干侯。則畿外諸侯也。畿內諸侯如祭伯凡伯之類。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設

三侯者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于臣所射也參侯卿大夫所射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麋侯之制而名之也不敢純用豹者辟天子也亦不純用麋者以是諸侯之卿大夫所射又當下天子之卿大夫也干侯士所射干當讀豻胡犬也此雖設三侯而上不及虎下不取豹以參易麋而益以士之豻侯所以別嫌明微者至矣諸侯之卿大夫自與其臣習射當設參侯豻侯下其君一等也 盛庸三

燕禮輕故不以樂納賓惟與四方之賓燕則奏之大

射禮重故雖以己之臣子爲賓而納之必以樂豈問其有王事之勞與否哉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然以禮斷之則肆夏必非頌之族類也頌非諸侯所敢用也且天子與諸侯奏法亦別天子宗廟之中尸出入以鐘鼓奏之詩云鼓鐘送尸是也周禮謂之金奏此大射及燕禮但云奏肆夏不聞以金蒞卽賓出鼓陔之意明與天子異矣傳言晉侯金奏肆夏之三是僭天子也記言趙文子奏肆夏是僭諸侯也又按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然則天子納賓不奏肆夏矣

盛庸三

宰胥膳宰之吏也周禮序官膳宰下云胥十有二人是也燕禮膳宰薦賓胥薦主人今薦賓乃使胥者主于射略于燕也 盛庸三

周禮云以四耦射二侯內諸侯之賓射也儀禮云以三耦射三侯外諸侯之大射也其賓射亦當用四耦春秋襄二十九年傳云范獻子來聘公饗之射者三耦蒞與他國之臣射故爾又周禮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諸侯大射不使司馬比耦而

使司射者下于天子也 盛庸三

大射儀篇內如中三侯皆獲及不以樂志之類皆所以優至尊而辟不敏也必如此者以人主不可有與臣下爭勝之心一有是心勝則矜不勝則忮其爲患匪淺鮮故設此法以寬之使知爲人君之道不必規規見長于一藝之間而亦不因是形其短此制禮者之深意也至于授弓矢贊決拾諸儀官具物備亦貴貴之義應爾 盛庸三

公入驁註謂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也周禮鐘師掌

以鐘鼓奏九夏其卒曰驁夏未詳何用杜子春以爲公出入奏之蓋據此言也然此惟見公入而出則無文又言驁而不言夏則杜說亦未可盡信大抵公入奏驁猶賓出之奏陔其所歌之詩與奏之之節必與天子之樂有別而今皆不可考矣 盛庸三

聘禮

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舉大國大聘言儀禮聘禮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舉次國大聘言互相備也而凡諸侯之小聘可推矣 蒙泰

暮夕于君而君臣皆朝服重其事也常時夕元端 盛庸三

聘禮云管人以爲掌次舍之屬定中詩作倌人以爲主駕隨文生義也 盛庸三

束帛所以藉璧與琮者也于享夫人之帛言元纁則享君者素也受玉時幷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于圭璋之無藉也 盛庸三

幣束帛也言會諸其幣者以其初授幣授玉異日未嘗會也必會之者見其用之之法也 盛庸三

徒有食而無他饌謂之飧傳曰盤飧寘璧是也徒食食亦曰飧玉藻曰不食肉而飧是也二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此禮用太牢其上有簠簋豆鉶之屬乃云飧者主人之謙詞所以甚言其菲薄也故禮亦因以爲名云 敖繼公

按米禾薪芻賓共百二十車上介牛之衆介則無通車百八十乘而已蓋卿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國之經費賓祭最鉅皆所以弭災而福民有不可

以儉嗇將之者且大聘十二年一行而遇國有凶荒札喪之變則又有殺禮之義見于周禮掌客制禮者亦豈漫無權節于其間哉 盛庸三

天子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曰存曰頫曰省而已無所謂聘也天王下聘東遷以後之失禮也故春秋書之以示譏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是也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註指諸侯聘天子之禮言非天子聘諸侯也 盛庸三

褻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

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與聘時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同也 敖繼公

執圭必襲者以質爲敬也記云襲裘不入公門今在君所行聘而襲者所敬不主于君也 盛庸三

錢裘之裼衣論語與玉藻異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此說得之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賈疏又謂在國君臣同素衣聘時君素臣用絞皆曲說也 盛庸三

按送賓用上擯孔子爲下大夫而得爲上擯者君使

攝也 盛庸三

按君饔餼禮與聘享同日夫人歸禮與拜賜問卿同日一日之內禮節繁多俟賓卽館容有至暮者于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禮賓也敖云不敢與君同日時郝云夕夫人禮從陰也皆鑿 盛庸三

按夫人所歸之禮減于君多矣而賓之所以償之者乘馬束錦與受君禮同亦輕財重禮之義 盛庸三

既以圭璋還之而又加之以束紡焉厚往而薄來也聘之禮重于享而報聘之物乃輕于報享者其輕財而重禮之義乎 盛庸三

臣出聘則君親命之于朝而後行故其將反也亦請主國君命之蓋以臣禮自居也 盛庸三

訝有待事于客者有迎賓于館者皆以降于賓一等者爲之天子二訝俱有諸侯無掌訝卽以大夫士迎賓于館者兼之 盛庸三

授如爭言授玉時容色論語云勃如戰色是也承下如送謂既授則以手承公手之下而未卽退防玉之失隊也如送者如送客然言其未卽退之意也 參敖

繼公盛庸三說

左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若使所將之貨踰于常數則失輕財重禮之義故云多貨則傷于德又禮以忠信爲本故幣亦以少文爲貴享用帛賓上介覿用錦士介玉錦是其差矣若過爲華靡則外飾勝而忠信薄故云幣美則沒禮 盛庸三

公食大夫禮

燕再辭而許食必三辭燕禮告具而後卽位食禮卽位乃具食重于燕也 參敖繼公盛庸三說

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也。覲禮使者勞賓于門外。侯氏再拜遂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惟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不拜送。遂從之。賈公彥

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燕則在寢。賈公彥

設膳曰膳。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盛庸三

按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按左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若然。臣于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今大夫相食。是敵體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賈公彥

覲禮

帷宮無堂可升。升者壇也。左氏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註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是也。又宣十八年。子家壇帷。復命于介。謂之壇帷。是壇亦帷其旁。非特為帷宮而已。楊氏

凡旌旗之屬。皆有弧以張縿上。又畫枉矢。考工記輈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是也。龍旂弧韣。載之于車。以為飾也。龍旂象文德也。弧弓也。載弧不忘武備也。士龍旂則張之。弧則韜之以韣。是欠其文德。雖有武備而不用也。一車飾也。而先王之寓意深矣。盛庸三

特牲饋食禮

士祭祖禰。言祖而不及禰者。祭二廟同日。舉其尊者言也。筮曰筮尸。皆云尚饗者。緣孝子孝孫之心。以神歆其祀為吉也。言某事者。謂如春曰祠事。秋曰嘗事之類是也。不言以某妃配者。變于大夫之筮辭也。若

其祝辭則亦當言之。參盛庸三敖繼公說

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宗人執畢。所以指教其錯鼎之處也。大射儀云。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則畢但主于指教設器者明矣。參鄭康成盛庸三說

所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所之為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鄭康成

少牢饋食禮

王制云大夫三廟。數太祖而不及皇考。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數皇考而不及太祖。鄭以為殷周異制。今按

天子之祭得及其太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而大夫以下不得于焉且大夫止有三廟太祖居其一而曾祖之親反不得春秋祭祀于人情不安則大夫廟制當以祭法爲正少牢禮祝辭惟云薦歲事于皇祖者蓋舉中以該上下之例其實祭曾祖與禰亦猶是耳 盛庸三

凡祭祀卜日不卜辰故郊卜辛社卜甲宗廟卜丁也若卜辰則此旬之辰後旬或有不備矣又按內事用柔日乙丁己辛癸皆可用少牢禮惟言丁己者舉二日以例其餘耳 參劉敞盛庸三說

太羹謂之泰羹瓦尊謂之泰尊龜筮謂之泰龜泰筮以其有所尊故也目有光而不能明假日月而後明事有吉凶而不能知假蓍龜而後知故曰假而龜筮也有常者美其平日之德而冀今之亦有以告我也 參馬晞孟盛庸三說

官戒者以占日從之言徧告諸官使之各共其事也蓋占者使人告之不使宰者辟君也周禮太宰職云前期十日帥百官而卜日遂戒士喪禮卜日吉使人

告于衆賓士無臣故也大夫尊助祭者皆其臣也故不曰告于衆賓而曰官戒 盛庸三

雍爨以烹牲廩爨以熟黍稷 張氏

按被髲通詩云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是也莊子禿而施髢即此被字錫布之滑易者漢樂府云曳阿錫註云細布言其布滑易如錫也以細布爲衣而侈其袂即褖衣也褖衣與宵衣俱以布爲之所異者在袂之大小耳大夫妻從夫助君祭服展衣此自祭于家故服褖衣服褖衣者首服次次即被也 盛庸三

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此言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也讀禮器曰周坐尸曲禮曰坐如尸可見 鄭康成

佐食養反尊于賓長者以其勞于室事故報禮特重爲祝不養者接神職尊不敢使之養也 敖繼公

有司徹

異味曰羞羞從酬賤味也房中之羞婦工所脩糗餌之類庶羞雍人所脩胾醢之類 郝敬

按無算爵之異于旅酬者三旅酬依尊卑之次自尸

下主而脩而賓。以至于兄弟私人。秩然不相紊。無算爵則賓黨與主黨交錯其酬。不俟賓黨酬畢而後及于主黨。一也。無算爵惟行于堂下。在堂上者皆不與。二也。旅酬單行一觶。無算爵二觶並行。三也。此皆禮之以漸而殺者。又按特牲旅酬之時。堂上亦不與。而賓與兄弟即得交錯其酬。皆與大夫禮異。至其旅酬者再。乃行無算爵。則大夫士祭禮之所同也。盛庸三

讀儀禮記二卷

讀儀禮記卷上　張惠言述

士冠禮

筮日主人朝服有司如主人服注云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
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特牲筮日亦與祭同服則冠端
元之為朝服非元端決矣
疏云此元端朝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與子
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元冕
以筮日矣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宗人吉服注云元端
雜記云大夫卜宅占者皮弁如筮占者朝服士喪注吉服
為元端者以特牲筮日元端不可過之也然特牲實朝服
則此吉服亦宜為朝服蓋士卜筮皆朝服大夫卜皮弁筮
朝服記曰君卜夫人世婦入臨用皮弁則天子諸侯之卜
亦用皮弁矣少牢注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衮冕北面
是為祭而卜服祭服為他事卜筮皮弁孝經注云卜筮冠
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昔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
縢之書鄭以為爵弁承天變之服疑亦皮弁卜服耳疏以
天子諸侯之臣與天子諸侯同冕弁為異蓋非
所卦者注云所以畫地記爻案少牢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畫
地者此木也又下筮人書卦注云以方寫所得之卦則所
卦者兼有木方二物
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
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

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圻錢圻錢則八也案此用錢特以記爻非代筮也以錢擲法不知始于何時諸家援此爲據則非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闑孔沖遠以爲門止有一闑則以爲有二案聘禮疏先云聊爲一闑言之下乃申二闑之說葢一闑爲古說二闑乃賈意也案此文云門中闑西不言東闑西闑則惟一闑明矣鄭注論語立不中門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則鄭以一闑可知

主人即位于門東有司即位于西方下云布席于門中門中者門屋之中則門東西方並門屋之外也筮人進受命注云自西方而前右還即席坐西面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

行就席疏云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是注疏義如此少牢筮日主人門東史東面受命于主人西面于門西述命則似筮席陳處爲門西門東當在席之東者彼文不詳大分言之闑西亦得云門西也又疑彼門字當爲闑字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注云道左主人位疏云門東北壁此疏非是重就倚處埋之埋必于屋外庭中注云出自道出從門中央謂從中出也若如疏以闑之左爲道左則闑得道名矣主人位在門外此其確證

設洗南北以堂深聘禮注云設碑近如堂深疏云碑東當洗案碑若當洗則設洗云當碑足矣何取堂深注云設碑近如堂深不正如之辭以意度之設碑如堂南北之度設洗則如堂室南至階之度邪

疏云禮之大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此側尊昏禮側載聘禮側襲之類一者聘禮云側受几者側是旁側之義也案聘禮禮賓公側受几于序端注不言側義其文與側授宰玉正同亦是無偶之義非旁側也凡儀禮一經側字皆作特訓

每曲揖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疏云通及廟門揖入爲三揖聘禮每門每曲揖疏云門中則相逼入門則遠是以每門有曲案自大門東曲至祖廟廟門凡三皆直行而每門有曲故疏以入門相遠解之鄭于冠禮惟

云東曲北曲葢略言之疏并以揖入爲三揖則非矣聘禮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擯初傳命時擯介相去三丈六尺于門旁各一步入門相去如初葢擯介恆隨賓主人賓主之朋亦三丈六尺則門塗每曲各左右于門一步也依士堂三雉計之門及兩塾東西各二丈南北五丈七尺四寸天子廟門容大扃七个案殺無文約之或容大扃三个耳

贊者盥于洗西升注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經文及注皆當以于洗絕句西字別句疏約鄉飲酒主人盥在洗北賓在洗南贊者不可與賓並故在洗西東面由設讀洗西爲句

也凡盥洗之節尊者皆洗北南面卑者皆洗南北面鄉飲酒盥洗賓主皆由堂降非有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便又介與賓同北面無卑不可與賓並之義諸經無東西面盥洗者贊者之盥北面東面也經云若不醴則設洗有篚在西贊者又何越篚而盥于洗西乎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謂先時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之位與賓相嚮注云初至階讓升之位非也

賓降西階一等受緇布冠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注云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賓降三等受爵弁注云降三等下至地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即堂廉也士階三

等堂高三尺今堂廉去地三等則已有三尺案公食禮大夫食賓受醬湆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升又宜少卑于堂者不言等則止階上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笲菜注云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廉為限廉以前即為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即為降堂降一等乃為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續下為盡階不升堂然則堂更當崇于階乃有升降之節堂高尺數但就階廉為度耳中等者中隔也謂不並等即為中等與中月而禫閒三月者微異鄉射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則中隔一等與此異也

注云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此不過小小儀節可通者居喪之服若布幕衛也綃幕魯也之類至其大節則必從禮疏云如殷之諸侯服旁期不降上下衛居殷墟亦不降上下非是

洗有篚在西南順注南順北為上喪禮記大斂奠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饌于其上醴酒在南至祖奠遣奠饌于主人之南北上疏云準大斂與醴酒在北蓋祖遣奠設饌無棜北上南上就饌以醴酒為上也大斂奠設棜北上統于堂設饌南上時尸在戶向之祖遣奠時柩在階閒故北上亦向之也攷疑南順當以南為上故記于此

注篚亦以盛勺觶案房中之篚有勺者醴尊不加勺故也此

尊既加勺則勺不在篚注連言之誤也又贊者洗于房中注引昏禮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此亦連引成文其實篚已在在尊北脯醢南洗東不須更設篚也沈彤儀禮小疏據此注以洗在篚西設之則篚已直東隅脯醢在北乃在堂廉不得為房中矣更非也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繼公以載字為衍文沈彤云特豚載為句謂俎為載也豚合升不合載右胖以醮子禮賓以左胖也合左右胖載者惟喪為然案以載為俎既不辭攷經文醮子無俎而禮賓有俎醮不殺有乾肉折俎禮賓之俎不同用乾肉以此推之則殺者專以為醮子禮賓當別牲冠昏之禮皆合載

成人之禮取其具也若合升而不並載則經當明之如昏禮與俎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敖去載字則升者將不載乎更可笑矣　惟注云凡牲皆用左胖似左為誤字疏以夏殷禮釋之亦未的

疏云三醮用再醮之籩豆再醮不徹薦惟徹爵而已是以三醮祝辭惟云籩豆有楚不云嘉薦是其明文案經云始加醮用脯醢徹薦爵踐尊不徹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則徹薦爵在如初中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則薦脯醢又在如初中若殺云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注云嚌當為祭祭俎如初如祭脯醢經言皆明所祭者多若僅以祭俎為祭脯醢不得云皆也祝辭或言嘉薦或言籩豆文異義同疏說非也

孤子禮於阼其冠筵亦於阼當正在阼階不少北

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疏云三鼎豚魚腊案經注無三鼎之文經皆舉其異者惟陳之為異則鼎不得多於父在者疏恐非也

士昏禮

賓升西階當阿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答拜疏云主人不云當阿則如鄉飲酒當楣再拜此疏最分明凡言階上者皆當楣當楣者楹東西也有司徹云尸侑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及主人受尸酢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興爵拜尸西楹西答拜下云主人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又主人酬侑于西楹西酬復位注云言復位明授于西階上背與鄉飲酒禮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再拜之文相應　至其設席則當少北而近序不正當楣與階是以鄉飲鄉射主人既卒酒降自席前適阼階卒爵明在阼階拜處之北也鄉射司射告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可知主人之席在東北也故凡司正告主人皆由楹內適阼階以席在楹內故也　士喪禮大斂布席注云于阼階上于楹間為少南此是喪禮變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案小斂[illegible]東[illegible]在寢西[illegible]于門外東方饌在東方近東[illegible]少西也士喪禮小斂奠則云當東塾少南則所謂東方者正當東塾小斂猶用生時禮則凡陳鼎皆當東塾可知士虞禮亨于門外西方下云陳鼎于門外西方此略言之其實亦當西塾不與饌同處也

賓奠鴈疏引何休說周人迎于戶而云在戶外當楣拜案在戶外是也當楣非也納采納吉使者尚當阿示親親而況奠鴈乃當楣乎且當楣則東階上斯時主人在焉其不容奠鴈也明矣

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注云對醬設之當特俎案黍在醬西經云設于腊北則對醬必在腊北注與經違敖繼公依經設之腊北而兩席不正相直放禮圖

豆圓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圓徑六寸八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横設之兩筵相對葅醢居中豚魚二俎適當二豆之地腊特于俎北則對醬與湆皆當之鄭注是也席長八尺除中央二尺四寸兩相惟二尺八寸置湆尚在醬北則醬不得在腊北較然疑經文北字當是東字之誤䟽云設婦湆于醬北在特俎東若經文果是北字注與䟽無容不一及之而槩然以爲對醬當特俎湆在特俎東也

贊禮婦婦俠拜則贊爲男子盎室老爲之御沃婦盥又受脫服又與媵俱餕則當爲婦人注云御爲壻從者也䟽云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則亦以爲婦人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云謂助祭也自兼適婦庶婦言䟽惟指適婦夫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衆皆饋

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

士相見禮

注云臣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䟽云君亦當遣人留之燕也案下經嘗爲臣者擯者還贄于門外再拜受注云受其贄而去之䟽云相見無留燕之禮故鄭云而去之以絶之也然則嘗爲臣者主人不留之燕君子臣無留燕明矣

注或曰鄰孤之贄也鄭存異說初不依之䟽云新升爲孤見已君法聽說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先見之注云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按前經文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固是先拜矣此經不云先拜而云先見則非如拜辱當出門北面再拜如相見賓贄之拜與然則曲禮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先拜客者門外拜之先拜主人者則入門内乃拜也

鄉飲酒禮

主人戒賓䟽云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此鄉大夫尊賓是鄉人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案冠禮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䟽云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此經文不具當以彼文爲正二䟽自違據冠禮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

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與鄉飲酒戒賓正同戒宿同科辭互相備冠禮䟽是此䟽爲非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䟽云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唯于升堂時相揖無庭中相揖之事案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此謂衆賓也注云或統于堂或統于門則立庭南近門可知鄉射適者入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内東面知不近堂也介于入門後主人未與殊禮則隨衆賓俱在庭中東面其位盎在碑以南此時主人至阼階前中庭西面揖之（有司徹主人門東三拜衆賓此揖介在中庭可知）介東面于其位揖進東當當遂曲北面又揖當碑又揖此揖讓如賓禮也䟽

非是
主人洗獻衆賓䟽云以下不更言洗則以下因此不復洗矣案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注云餘二人雖為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䟽未分明　張稷若云主人為三賓成一洗一人辭之二人雖為之洗不辭案主人若合一洗卽是通為衆賓而長者一人辭之注不應云二人為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也
徹俎皆降注云復初入之位案初入賓無位介與三賓同衆賓皆庭中西面鄉射禮云賓降立于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降立于賓南衆賓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彼無介此鄉飲酒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于阼

階西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
賓若有遵者諸公入如賓禮大夫入如介禮䟽云公亦厭大夫也案如介禮者大夫從公入公與主人揖讓升大夫就阼西東面主人既降公揖公降立賓南然後降與大夫揖讓升而獻之其酢其位禮皆如介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鄉射云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䟽云入門左東面北上位案門左地狹不足容賓及衆賓門內東面蓋衆賓立者之位也賓初無位在介北可也
鄉射禮
主人戒賓賓出迎注云出迎出門也䟽云謂出序之學門亦如鄉飲酒出庠門皆有一門入門卽堂耳案此賓家之門非序門也
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案上下射並行中閒相去如兩物容弓升階相隨行及上堂而後左右併階隘故也
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䟽云司射既不升堂不得與司射向北司馬向南面相左也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近故云相左也案司馬之位在司射之南則司馬反位時由南而西行司射當司馬之北而東行是相右非相左也若以司馬適堂西遂繼司射東行是又不得為相交司射雖不升堂由中庭適階閒必自階前

向北司馬降階向南司射在東相便其適西階東司馬自堂西來南行反位由西相亦便是交于階前相左也
司射請射于賓在西階上北面適阼階上告于主人遂告于大夫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告大夫在阼階與告主人並北面也
司射先反位注云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䟽云初三耦在司射西南至再番司馬反于故位三耦將移于司馬之西南拾取矢之位未往之時未有故位故司射不得言先凡射皆有三位有堂西袒決遂比耦之位又有三耦射位在司射位西南又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案先時三耦在司射西南卽是司馬西南因司馬未就位故但

繼司射而后拾取矢時司馬已在位故復明其位曰司馬之西南非有二位也前是射位此來取矢事既別端故不得云故位至第二番取矢則有位矣疏說非也

西序之席北上注云衆賓統于賓疏以衆賓三人而有東面者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于尊西賓近于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戶牖閒不得以公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卿之席在賓之西衆賓繼而西故有東面席也

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記侯之鵠也又云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尺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此言中躬舌而不

及鵠質明互相備則鄉侯十尺畫虎豹鹿豕爲鵠而丹質明矣獸侯者王以息燕射義云凡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射與鄉射正相當其侯同故記燕侯于鄉射也禮箋以爲習射尙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案射與鄉飲禮異者皆爲習民以禮樂不獻賢能故于賓禮輕與大射擇士有閒且若大射同侯記不當記燕侯于此篇也

燕禮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大射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二注不同疏云燕禮小臣師卽射禮小臣正大射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案此云小臣師與射禮小臣師正同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故經分言正與師燕禮皆小臣正爲之故凡事唯言小臣不明爲正小臣正職事皆在阼階下其立位當在階前北面故此及射禮皆小臣師獨就東堂下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爲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小臣師東此不見從者下經小臣納工相工入者卽小臣從者也其位當在西縣北如射禮僕人也下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于阼階上注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

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此鄭取射禮爲說以經校之左右正者當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小臣從者立于其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而無僕人正

射禮大射正爲擯者遂爲司正又有司射注云射人則小射正也燕禮射人納賓射人請立司正射人遂爲司正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然則射人爲司正者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非也射人者小射正小臣師者小臣之佐射燕禮所用雖異其名不殊獻士時乃爲司正與射人一人此一人當是大射正亦云射人者略之燕禮略于射故射人告具卽射人爲擯至射而後大射正親

其事大射主于射故射人告具大射正爲擯遂爲司正以監射也至小臣正君之服位皆正親其事不得有異射人司士獻在觶南其始位亦宜在此

酬賓主人坐祭遂飲賓辭注此降于正主酬也大射注則云比于正主酬也疏各爲之說按正主酬賓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無立飲之禮此以公卒爵立飲決主人代君行酒亦宜立飲今坐卒爵故辭之注又言所以坐飲之故乃比于正主酬也大射注爲是此注寫誤耳

媵爵者序進酌散交于楹北注云交而相待于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以爲先者于南西過後者于

北東行按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茲誤會注以右爲上之文也凡往來無相右者鄉射禮可證鄭云以右爲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既上媵居右及其升堂上媵由階上之東進奠觶右還與進者相左則在西方而降又居右也

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則似司正既降而後公許告于賓在階下矣大射云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不降案司正告公告賓前後皆在階上不應于徹俎獨降則降字當在告于賓之下者脫字失處耳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注云北面酌南鄉獻之于尊南大射注則云主人既酌西面旅食北面受之不同案燕禮旅食尊在門西旅食立于其南主人獻之于尊南有尊在北不嫌背君故得南面大射注云凡授爵向所受者是其正也大射避射位旅食尊設于樂縣之南旅食者位在士南是不當尊南若南面獻則是背君故西面獻而北面受也

若射注云納射器而張侯此據庭中無侯至納射器乃張之非如鄉射之繫左下綱也疏以大射納射器無張侯之事故特言之非矣大射始張侯不繫左下綱則納射器後亦必有張左下綱之事文不具耳

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宮中者獻之于阼階上則其位當如注在東堂下也注云獻于阼階上別于外內臣也疏以在朝庭者爲內臣在鄉遂采地者爲外臣案大射注云三官獻于阼階上別外內臣也無于字是以三官爲內臣別于卿大夫士之外臣疏說非鄭意

大射儀

胥薦主人于洗北注云主人下大夫也按燕禮注主人大夫之下疏云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然則此注有下字者衍也

太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云三人爲列也此三人爲二列前一列太師少師上工後一列羣工也

疏以太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誤
司射比三耦注云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案大夫皆升就席門右北面安得有大夫此三耦皆士耳
司射西面誓太史遂比三耦遂者繼事之辭明西面不改也前司射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此告射耦之法而選三耦在其中非爲選三耦也告君以尊者故但言大夫之耦而已鄭以三耦選大夫爲之遂不可通
中離維綱注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蓋謂矢絹繞于綱謂中綱也耳語辭梓人繫侯于植者字作緭非綃也疏誤以絹爲綃字謂綃則維也又以耳爲耳目字謂以絹爲綱耳謬甚

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疏謬誤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案射事已竟無事司馬馬字誤衍當云司正
乃薦司正疏云薦司正言乃者緩辭既薦士乃薦司正也案司正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薦主人也疏說非是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疏以獻旅食西面授決太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食別于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于其位如司正例耳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

此經諸官有始入不言位而其後可見及注明言之者主人在洗北薦時見之小臣師在東堂下其先入時不言大射正至爲司正然後有位司射司馬服不矢人至射然後有位大樂正小樂正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庶子正庶子內小臣工人士梓人司宮祝則注皆言其位量人巾車隸僕人注言其受獻之位是也又有經注皆不言其位者小臣正小射正人凡二司馬師小史宰胥甸人是也以義推之前射時量人巾車張三侯樂人宿縣司空設尊布席射人宿視滌膳宰具饌此皆有事先在射宮者樂正僕人內小臣皆內臣之屬庶子宿衛士人宰夫是膳宰之長及工人士梓人隸僕人皆掃除之官必先就位而俟不隨君入故入

門後不著其位案公食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此賓諸公卿之薦不自房來則宰位不在北堂燕禮宰夫官具饌于寢東注又以內小臣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則宰胥及有司在東堂南面西上少退于小臣師庶子內小臣又少退于膳宰可知也量人巾車隸僕人及服不皆是有司之屬司射命有司納射器在西階前東面右顧則有司在在西方士南可知服不事在于乏宜在乏後俟事三官得獻次服不則其位在門西旅食後東面北上可知也射人爲獲者獲者位在中庭又將爲司正小射正薦之亦在觶南則未爲獲及未爲司射時大小射正皆中庭北面東上可知也大射正既爲司正一　小射正

為司射贊公射時有二小射正第三番射作取矢作升飲皆小射正為之其事與司射相代則小射正二人次司射立于太史之南可知也小臣正詔相君禮小臣師佐之及其從者俱當隨君而入小臣正恆近君君在庭則左右君有事則升贊君在堂則當階下北面比于祭禮之宗人其位無定故不言位小臣師及從者初從小臣正至阼階下公升之後則就東堂下位可知也司馬正司馬師皆司馬之上其始入在士中及射時司馬位司射南司馬師行事與司馬相代則次司馬而立司射南可知也小史者太史之佐經云太史在于侯東北北面東上則史非一人小史在其中矣至射時太史位中西司射命太史太史則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則小史次太史而立中西可知也司宮士即司宮之長位北堂下甸人亦有司也位西方士南有司不與射闍人守門鐘人守鐘懸賓賜脯于門內霤者蓋鐘人往受之非樂縣得至門也又司正位在觶南及射時不見司正所立案君射畢云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司正惟有二位堂下在觶南堂上位在西序端先時工人士梓人蓋物射正位之是司正在堂或者即在序端乎　僕人正及師與士相工者隨工遷東階于工後仍有不相工者在西縣北為士舉旅僕人師升酬是也

讀儀禮記卷下

張惠言述

聘禮

賓夫人之聘享疏云行聘君訖則行聘夫人行享君訖則行享夫人案下經享君訖始聘夫人即享夫人此疏誤也

有司展羣幣以告注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案及大夫者即記云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公家幣也私覿與大夫並言則私覿之幣亦公家齎之矣是以夏官校人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賈以私覿之幣是賓介自將已物謂諸侯禮與天子不同非鄭義也

展幣于賈人之館注云不于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者就焉便疾也疏云聘客無過一勞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乃遠郊之內得有此勞問己者謂同姓甥舅之國而加恩厚別有遠郊之內問勞也案同姓甥舅之國別有恩厚問勞於禮不合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三辭拜受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彼疏謂不致積者謂不以束帛致之非全然無積然則賓至遠郊主人當設積準飧不致猶宰夫朝服設之則積不致亦有士大夫設之可知注云勞問者當指此不得云積故槩從勞問也

注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張稷若受送句拜皆北面句是疏改受為授非

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此致命蓋在門外以館為主國所有門外致之象以館授賓也

第9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反

覲禮賜舍注云侯氏受館于外既則儐之于內益準此致館爲言賓䟽以爲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非鄭義也

又䟽云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此又非前文勞者不答拜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　又䟽云卿以空拜致飧此又非凡此篇中自郊勞致館以至致饔餼將命者皆無拜豈飧不致者反有拜乎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云于此得君行一臣行二于禮可矣䟽云君立無過近于內霤閒去門近去階遠不得君行一臣行二據大判而言又云君立三分庭一在南案此君所立中庭與後裼降立同處享設庭實注云亦三分庭一在南是時公在中庭也介覿注云北行三分庭一而東

行當君乃復北行是時公亦在中庭也則公立當庭南北之中不近內霤賓入門左曲公南面與揖賓北曲公西南面與揖揖訖公東行向堂塗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

賓立接西塾注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䟽云賓門西北面介統于賓案門西當作槷西介西上則賓槷西可知北面又當作東面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䟽云賓東面故上介西面授是也皆寫誤

禮賓北面奠于薦東注糟醴不啐啐是卒之譌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注不側受介禮輕案側受當爲授

夫人歸禮注臣設于戶東臣當作豆

公館賓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案記擯者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蒿菴以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之則似君總再拜非也

公食大夫禮

公設湆于醬西賓辭坐遷之䟽云東遷所移之故醬處案故醬處是席中公設當其處賓遷東所雖西于醬尚在中東也

羞庶羞先者反之䟽云反之謂第二已下案經第二以下反取之門外先者一人反取之階上

大夫相食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注云主人三降賓不從䟽云不數主人降

盥者鄉飲射禮降盥爲洗爵故賓從此不爲洗爵故不數之案經文賓止承上皆自阼階降堂受之文不得兼蒙降盥故經云三降其降盥賓亦從降矣然降盥不異公食而記之者設洗在庭如饗與公盥堂東異蒙上如饗之文也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注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在車前案賓及位當爲及賓位車始中道而往于門爲當闑賓位在闑西故必還向西方稍前至賓位而北面立是時賓入次不得云賓及位北面賓出次後立于其前也

覲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注云四當爲三初享或用

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
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惟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
帛致之疏云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案鄭于事畢
云三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爲事畢則三享三度致之禮器
言大饗龜爲前列是無皮馬乃言再享貢國所有不得混
三享爲一此疏旣非禮器疏亦以龜在馬後竝誤
饗禮乃歸疏天子諸侯燕己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鹿
鳴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于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
先言其實無幣也案鹿鳴孔疏云饗食有幣燕禮亦當有
焉但今燕禮不言幣故略其文與賈說異當以孔疏爲是
蓋天子燕禮有幣侯國無也

疏云王制至于岱宗柴彼注以爲告至堯典至于岱宗柴注
爲考績燔柴此又爲祭日柴不同者巡守至岱宗之下有
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別有祭日以爲方明之主
案經惟有一柴而疏以爲三柴殊謬已甚祭日告至乃行
考績之事鄭三注本爲一義王制承類于上帝宜社故以
告至言之堯典言舜攝位巡守考績故以考績言之此言
祀方明故明所祭爲日耳

喪服

絞帶疏云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經焉雷氏以爲絞帶在要經
之下言之則要經去一以爲帶疏以雷氏爲失案生時大
帶四寸革帶二寸是牟于大帶則絞帶之大不當如要經
可知雷氏當是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案不
言爲所後者之父母所後者若有父母則又爲之後者也
期章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以雖廢疾不立無重
可傳而主其[redacted]者不可以輕服服之也其父沒有母者小
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也然則所後者之祖
父母卒亦當爲後云若子者容宗子受重于曾祖祖父及
父竝不傳重宗子死而父存則喪無二主此爲後者不得
爲三年自如其曾祖服齊衰三月故著之此與父卒然後
爲祖父後者服斬正同也
君謂有地者也此卽上云君至尊注云公卿大夫有地者謂

之君探此傳爲說也士無地故無臣疏乃云無地公卿大
夫衆臣以杖卽位謬于傳注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案嫁母與出母異出母父所絕嫁
母爲父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非父所絕也但以改適他
族不終母恩故以父在爲母之服服之見其恩由于父在
故云從爲之服謂追從父在而爲之服也繼母如母則親
母旣嫁亦同異乎出母者雖爲父後亦服也若夫死妻稺
子幼而與之適人者母旣非父所絕于子又終恩繼父尚
爲期則母三年決矣蕭太傅以嫁母比出母韋元成以與
母適人者爲母比出母俱未允
大夫之適子爲妻疏云上杖章爲妻者是庶子誤大夫之庶

子爲妻大功　上杖章注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張蒿菴云謂士之庶子也大夫之庶子僅得服大功何以得以杖即位乎是也彼疏亦誤

爲衆子注文子在室亦如之案疏云女子之義如上姑姊妹但上注鄭云在室此不云在室可知故略不言也則鄭注無在室二字今本有者後人增之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疏云此大夫之妾子若適妻所生第二以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案此庶子關適妻衆子及妾子言之疏唯云妾子則注云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豈得惟爲妾子乎

適孫注云凡父于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此鄭廣解立後之

服謂體而不正正而不體及非正體而傳重皆包之故經無適曾孫服也云父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皆得以父統之疏乃云非長子婦及于非適孫傳重同于庶孫大功失鄭義矣其云祖爲孫本非一體但以報期亦非是傳重正體故爲三年不正體降期是其差也

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者三爲舊君君之母妻此士服也傳主言仕焉而已者以其爲君之母妻服故知非去國之臣也君中兼有諸侯及大夫君然不著去國反服者士之去國如雜記之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定故不得言也（惟士乃有大夫君疏引此證大夫在外非）大夫爲宗子舊君此大夫服傳主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又言大夫去君埽其宗廟則此大夫不必待放即去之他國亦同反服矣言未絕者則君不埽其宗廟即爲已絕不反服也若其仕焉而已者禮云公卿大夫食采雖致仕不奪其祿故王制注云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卿之田六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大夫之田二十七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明諸侯亦然既食君之祿當爲君服斬爲小君服期不得自同于民服齊衰三月明矣若其被輒而不去者則固民也不得名爲大夫士矣大夫在外則去君而已絕者也大夫爲舊君無服而其妻服之長子未去亦服之既去則亦不服大夫之妻及長子皆與大夫同貴故特著之其士在外其妻長子本與民同自爲庶人爲國君之服不必著言大夫之庶子非民又于大夫無繼體之道于舊

君雖不去可以不服也

適孫殤在大功而無適子殤服者期者服之極不可以服未成人略之使同于將爲後者而已疏以殤未成人不殊之無以適于適孫也

適婦大功傳不降其適也凡適服皆加此云不降則庶婦之服爲降而適婦以不降爲加也昆弟之子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然則正尊于卑者加尊有降婦于親殺宜大功孫婦小功加尊降一等故以婦小功孫婦緦爲服而適婦之不降者爲加非不庶爲宜降也由是言之子孫之服者皆以至親無降尊之降亦是加隆與上殺之服于尊加隆

正相報也　又經有適婦無適孫婦疏于庶婦推之云適孫婦小功非也凡父于將爲後者皆期則于將爲後之婦皆大功統于適婦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不可以服正體之重也

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疏謂君所臣者不爲之服子亦不服之案經有君之庶昆弟服而無公子服則知公子于世叔父庶昆弟之等皆不服疏說是也然則此傳明公子之服也

鄭注婦人髽皆云露紒而以麻或布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着幓頭與男子之髻髮與免同雖麻與布異而其制不異皇氏以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

髽喪服又云髽衰三年惡笄有首以髽則與小記文不比故爲三髽之說以爲成服後之髽惟露紒與鄭義不合故賈孔皆不從之案小記文云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下乃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是其義主于言未成服時男子括髮免與婦人髽相對之節至成服而男子冠則婦人始可以笄明喪笄以終喪爲男子冠之後非謂髽者必不笄男子既冠婦人必不髽也然則成服以後當男子去冠而免之節婦人去笄而髽此又與惡笄終喪不相妨者也既夕丈夫髽注以爲互文以見婦人葢婦人本髽此復先時男子免時之髽故必以丈夫互見之耳故笄當以去笄不去笄爲二種鄭注記云言以髽則髽有着笄明矣鄭言有着笄者對士喪禮髽于室不着笄也不當以露紒與着麻布爲三種也戴東原氏以髻髮免髽所以代總非更有麻布加于其首案喪服三年章布總箭笄髽衰三年記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子與婦所異者笄而髽不改復云布總兼上二人明之則總與髽非一物明矣且如免以代總則男子不冠時固須總髽卽有冠豈得總髮之散而不束之哉又男子免而婦人髽喪服主言成服之後對男子冠言總笄足矣何必明之爲髽故知斬衰章女子子之服布總箭笄髽爲三事非以爲一事又以婦人布總見男子亦有總婦人之髽見

男子亦有髻髮問也　士喪禮鄭注云髽之異于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然則髽者男子婦皆爲大紒髻髮則不爲大紒也

士喪禮

幠用斂衾注引喪大記去死衣疏引記注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案經此下方言復則去死衣中不容有復衣記注未及會此也去死衣示徹死氣衣復衣以返生氣耳非俟沐浴

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疏云衆主人不言坐則立可知婦人雖不言坐無立法又云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彼據不命之士此命士也既夕記疏

又云有命夫命婦來兄弟爲士者則立無命夫命婦則同宗皆坐二說並解案經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俱不言坐蒙上子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記疏或當是

陳襲事有極襲時不及盡該于設決中大指有決中次指有極相因皆在握內也注不言極而言決內之韋籍是明決所以得麗擘之故疏不察以韋籍爲極并一事解之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案下經鼎入阼階前西面錯注云錯鼎于此宜西面疏云對在門外特北面則西面當爲北面之譌凡鼎縱鼏橫此鼏西末則鼎無緣得西面也

皆覆進柢注云皆覆爲塵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或是牲體覆耳

朝夕哭位西方東面北上案入門不見西方之賓經云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門東賓則士之屬吏諸公少進有二種疏以門東賓爲士而屬吏又在其後不及門西賓爲何人疏矣

兄弟皆即位如外位賓繼主人之南疏云外兄弟少退故卿大夫繼主人案外兄弟該兄弟中既云如外位即不少退可知賓繼主人大判言之疏說非也

既夕

注祝徹宿奠降疏云此所置之處不言亦序西南可也案此執以待遷殯不道故不言其待之處則當在序西南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注奠畢乃得東面面字衍

記招而左疏還以左手招之非也招而左謂招之向左謂微左還也

明衣裳長及轂注云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見此及轂者被土也疏非

注云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歟此鄭因惡車而差之其實士吉時乘棧車不漆無有緦反乘漆車之理緦與小功並當駹車也疏附會之非是又記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此記人因喪車無等廣解大夫以上有貳車者之制耳疏云在喪可以副貳非也

士虞禮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掾下淳尸盥疏兩言在西階之東南字誤也此與少牢同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案記云尸出門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則似祝入未徹宗人即詔降與經不合蓋記言尸出門祝反入即謂入徹也既徹執其俎出則未便出門之門左復位北面宗人乃詔降耳記于經所言皆略之故不言徹也下記無尸云既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可互明疏混

特牲饋食禮

乃宿尸注當脫古文宿皆作羞六字
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注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疏云有司徹主人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注云衆賓一
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經云皆答一拜明人人從
上至下皆一一獨答拜所以不再拜者避國君故也此士
賓與問多少皆一時再拜案注士賤得備禮卽大夫之賓
一拜爲不備禮不以一一獨拜與一時拜爲備不備也國
君無拜衆賓之禮又不須避之而爲一拜也且有司敵之
字鄭從古文爲壹不作一一字明亦一時俱拜疏說非
祝命挼祭節注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十五
字近刻本脫宋本有之案疏云不從今文引古文者欲見

挼下有祭無醢故叠之而不從也則此十五字疑有誤當
云今文改挼皆爲挼古文此皆爲挼祭也葢今文挼醢字
改爲挼卽與上挼祭爲一鄭破之云古文惟有挼祭不閒
有挼醢明此字不得爲挼故疏云挼下有祭無醢也　又
經挼子醢宋本及釋文無子字爲是
洗獻衆兄弟注則如獻衆賓洗明矣案如字當作知
無算爵節注凡堂下拜亦皆北面案此爲經云長答拜不著
面位故明之也疏未了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案西南當爲西面當
依張淳說唐石經誤
疏云上大夫當自儐尸無燕族人之禮故有司徹云主人退

注云反于寢也是無燕下大夫不儐尸與士同案特牲阼
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少牢不
儐尸徹阼薦俎注引特牲設于東序下是亦燕也故疏以
爲下大夫與士同是也有司文云主人退有司徹少牢不
儐尸云主人拜送于廟門外及反婦人乃徹其文正同鄭
注有司云退反于寢者卽探不儐尸之經爲說耳反于寢
以俟徹非不燕也疏說非是
旅酬疏云賓旅長兄弟長兄弟在右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
受旅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
左案中庸云旅酬下爲上注引特牲禮明之鄉射云司正
作酬曰某酬某子注云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故鄉飲酒禮

非介皆受酬者居左尊之所謂下爲上也此賓酬長兄弟
長兄弟在右者猶鄉飲尊介使不失故位也其餘賓士相
酬並宜如鄉飲受酬者受自左疏云主人常在東遂下爲
上之義非也
記注云主婦酬內賓之長宗婦之姊婦舉觶于其娣婦其節
與其儀依男子若然則酬主婦當在主人酬賓之節舉觶
在兄弟弟子舉觶之節也案主人酬賓時內賓尙未獻無
緣先酬酬內賓當與宗婦舉觶相接爲之注言其大判耳
主婦俎轂折注云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
大夫妻案主人以下所用皆左胖而主婦佐食分右胖殆
非也右後足三體髀賤不升祝俎髀盝卽此以祝接神宜

用右胖也肫胳則皆在尸俎又何所得穀爲主婦佐食俎乎注中後右足右字當爲左字之誤後左足有三體惟胳用之賓俎不定爲肫爲髀故變文爲穀

少牢饋食禮

注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案此蓋禘于太廟禮文苟有亥焉可者禘太廟之禮耳若少牢祭日則經云日用丁巳當六千柔日可矣不須有亥也疏誤以大戴記當禘于太廟禮遂以不得丁亥以下爲解本經之文非也

宿尸疏云尸不言出門面位案特牲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注云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出門徑南面故主

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案特牲注云不敢當尊者謂主人北面尸出乃西面爲不敢當尊耳非謂大夫尸當南面也凡少牢筮日宿尸皆書其異于士者略者並如特牲尸主人不東西面經注無文不可據信

上佐食爾敦黍于筵上疏云不云稷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案經不言爾稷下經三飯鄭注云食以黍至下又食無注明與上同食黍也是鄭義不食稷疏非也

有司徹

庶羞注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案疏醢爲衍字

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獻兄弟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案此文是衆賓衆兄弟皆拜受爵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也注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或非

鄉飲酒疏云凡拜于席末者皆非席上案此篇尸侑主人皆筵上拜宜考

不賓尸尸酢主婦節注主婦夾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案此決少牢主婦受酢不夾拜故爲降也疏以獻尸說之遂不通

席上下升降 附

席設于堂南面者神席西上人席東上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注云神不統于人及禮賓徹几改筵東上鄉飲鄉射之

賓席燕大射之賓席有司徹之尸筵皆南面東上也聘禮賓改筵注云東上冠禮子昏禮婦雖無明文以其皆于筵西受醴而升升必由下可知皆東上矣燕大射卿席賓東皆東上注云統于君惟鄉飲鄉射之遵席于尊東注云不言東上統于尊則西上然則賓之必東上者統于尊統于主人也北面者燕之孤席賓席大射之諸公席工席（凡工席同文皆略耳）皆東上統于君也東西面之席則皆以南方爲上在階上故統于階也鄉飲記注云主人介席南上故升自北方有司徹主人侑亦皆升自北方知並南上也惟大射大夫次卿而西南面東上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本南面之席因南面不容故轉而東面故順之北上統于賓若鄉飲射之遵有西面者亦北上也曲

禮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江愼修云古人常坐在室中此就室中之席言之西方爲上統于奥也南方爲上統于戸牖與堂也是也有司徹主婦房中南面主婦先立席西乃升筵是亦升自西方席亦東上統于主人也

鄉飲記曰主人介升席自西方降席自南方注云升由下降由上由便案主人介皆自階升席北方非便又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注云升必由下考諸禮經無由上升者則是不由便也考鄉飲鄉射注于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云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于主人作司正降自南方云不由北方由便凡由便之文皆施于降則知鄉飲記注當以降由上由便五字爲句非謂升降皆由便蓋升必由下而降可由上故玉藻辨登席不辨降席也然按禮文升降皆以下爲正鄉射注主人降席自南方云禮殺由便明禮盛不由便也鄉飲鄉射賓主受獻皆席末啐酒遂由下降至正禮畢主人乃由便而降南方獻禮至介而殺故介受獻不啐酒既不啐酒則降南方爲便也（啐酒必席末）若有司徹之侑雖不啐酒升降皆由北方（有司徹尸主人侑之席及升降全與鄉飲相似）祭禮盛不敢殺也燕禮大射禮賓席末啐酒降席注云席西是亦降由下及受酬升筵奠于薦東降筵西雖奠觶就東猶降自西臣在君前不敢殺也若冠醴子昏醴婦子則筵末啐醴降筵拜婦則降席東面啐醴是皆由下已乃奠觶薦東降筵是亦禮殺由便自上而降也（昏禮賓亦然）鄉射徹俎主人降席自南方大夫降席東明自東方賓降席北面則自若由西方也蓋一時賓主大夫俱降若俱不由便則堂上交錯糾紛而賓主大夫必相背又盛禮主于賓大夫故俱不由上可知記云主人介降席自南方者明賓及大夫必無由上降注云降由上由便又明非降之正而疏遂以升由下降由上爲即席之通禮則失之也

張皋文儀禮圖六卷

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皋文武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舉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文章受知于朝不幸早卒予舉于鄉與編修爲同榜其舉進士乃予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孤家至貧母孺人姜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爲人勤于事親友于弟睦于族婣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審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爲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爲學博而精旁採百氏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居母孺人憂喪祭法儀禮爲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歙間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辯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握奇經正義青囊天玉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既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爲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卽編修之女夫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

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爲末節薄之而不講故言朝則昧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闇于門揖曲揖言寢則眩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楹閒階上辨之不精儀節皆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編修則以爲治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

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吉凶冠服之制爲之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爲六服加降表貫穿禮經尤爲明著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綿蕞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

嘉慶十年五月二日揚州阮元序

儀禮圖

賜進士出身充　實録館纂脩官　武英殿協脩官翰林院編脩張惠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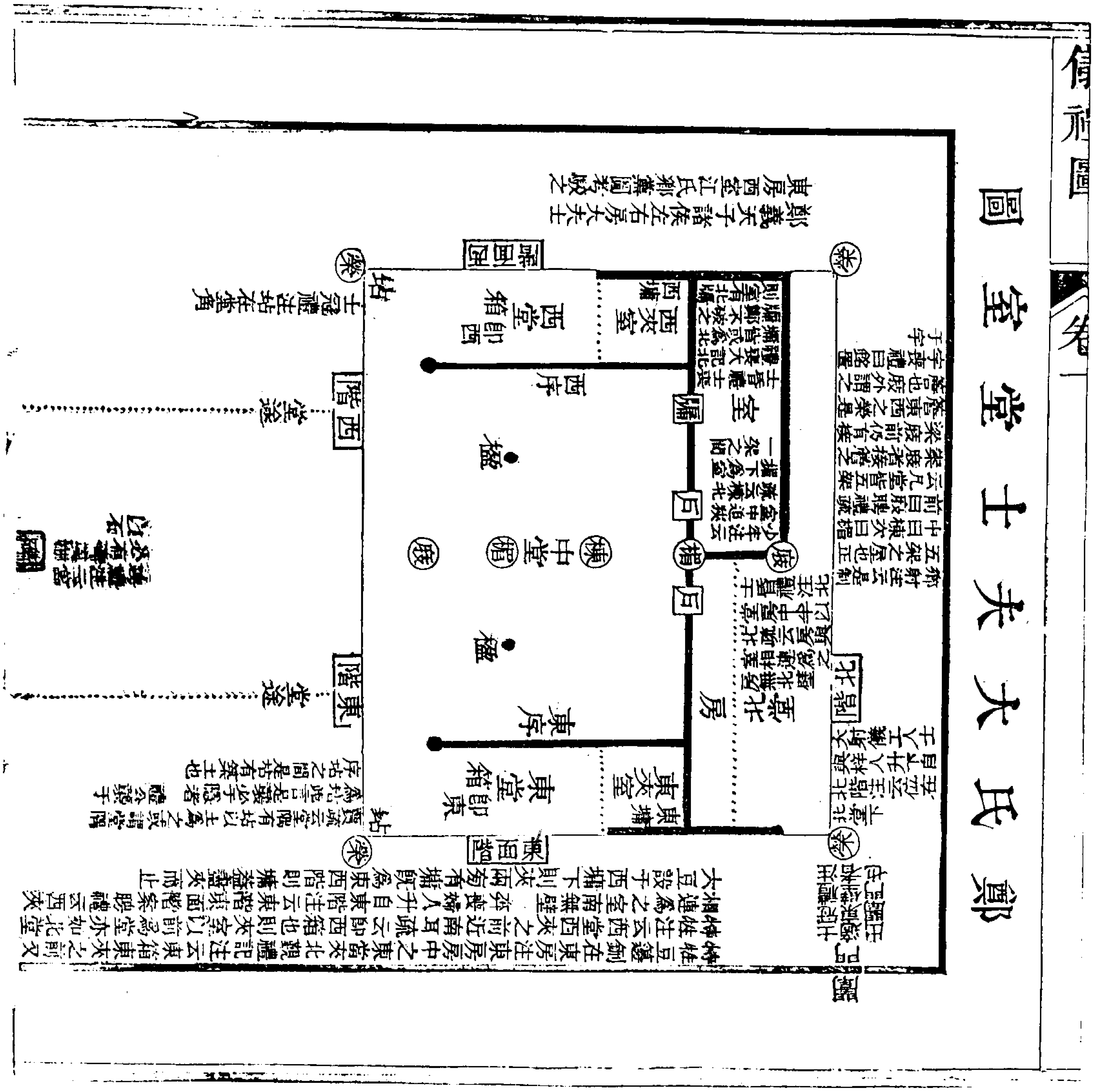
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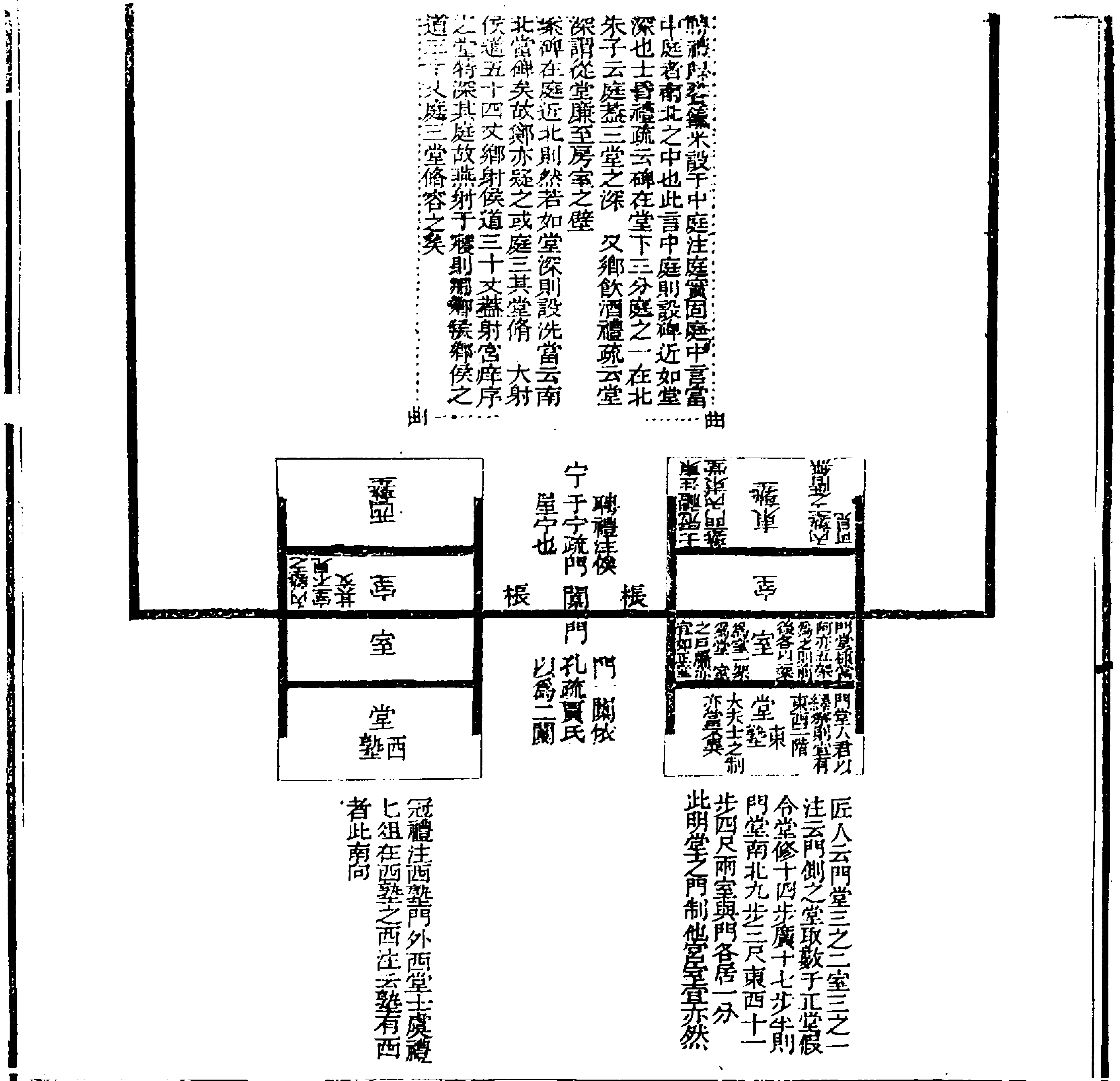
宮室

鄭氏大夫士堂室圖　天子路寢圖　大夫士房室圖
天子諸侯左右房圖　州學爲榭制圖　東房西房北堂
士有室
無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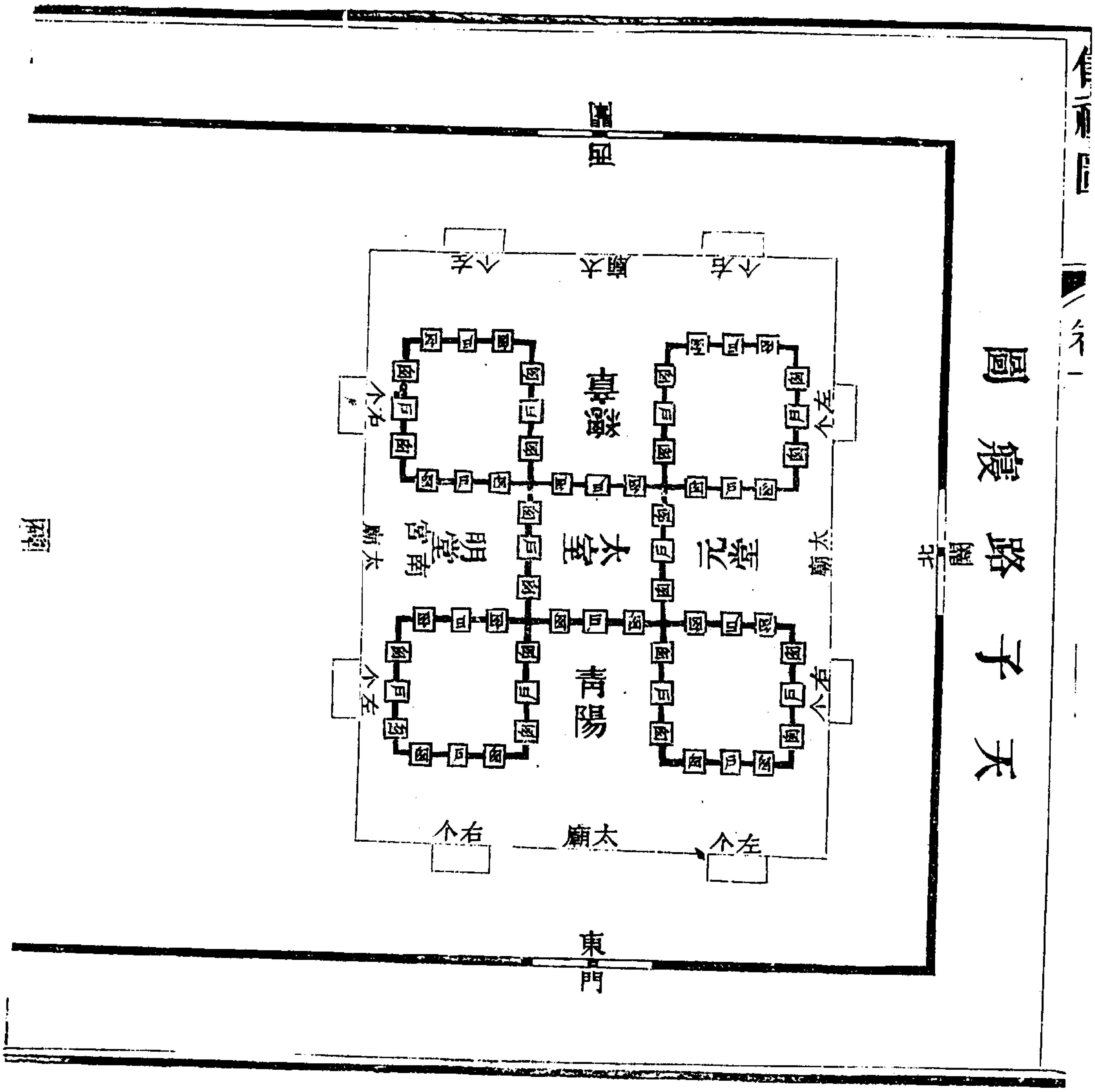
衣服

冕　弁　爵弁　冠　衣　裳　深衣中衣
帶　韠　韍　舄屨　冕弁冠服表　婦人服表


儀禮圖
鄭氏大夫士堂室圖
室
房
中堂
西序
東序
西階
東階
西夾室
東夾室



聘禮陳饔餼米設于中庭注庭實固庭中言當
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
深也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
朱子云庭蓋三堂之深　又鄉飲酒禮疏云堂
深謂從堂廉至房室之壁
案碑在庭近北則然若如堂深則設洗當云南
北當碑矣故鄭亦疑之或庭三其堂脩　大射
侯道五十四丈鄉射侯道三十丈燕射宮庭序
之堂特深其庭故燕射于寢則射鄉侯鄉侯之
道三十丈庭三堂脩容之矣
曲
曲
宁
聘禮注俟于宁疏門屋宁也
棖
闑
棖
門
門　闑依孔疏賈氏以爲二闑
室
堂
西塾
室
室
堂　東塾
冠禮注西塾門外西堂士虞禮
匕俎在西塾之西注云塾有西
者此南向
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注云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假
令堂修十四步廣十七步半則
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
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此明堂之門制他宮室宜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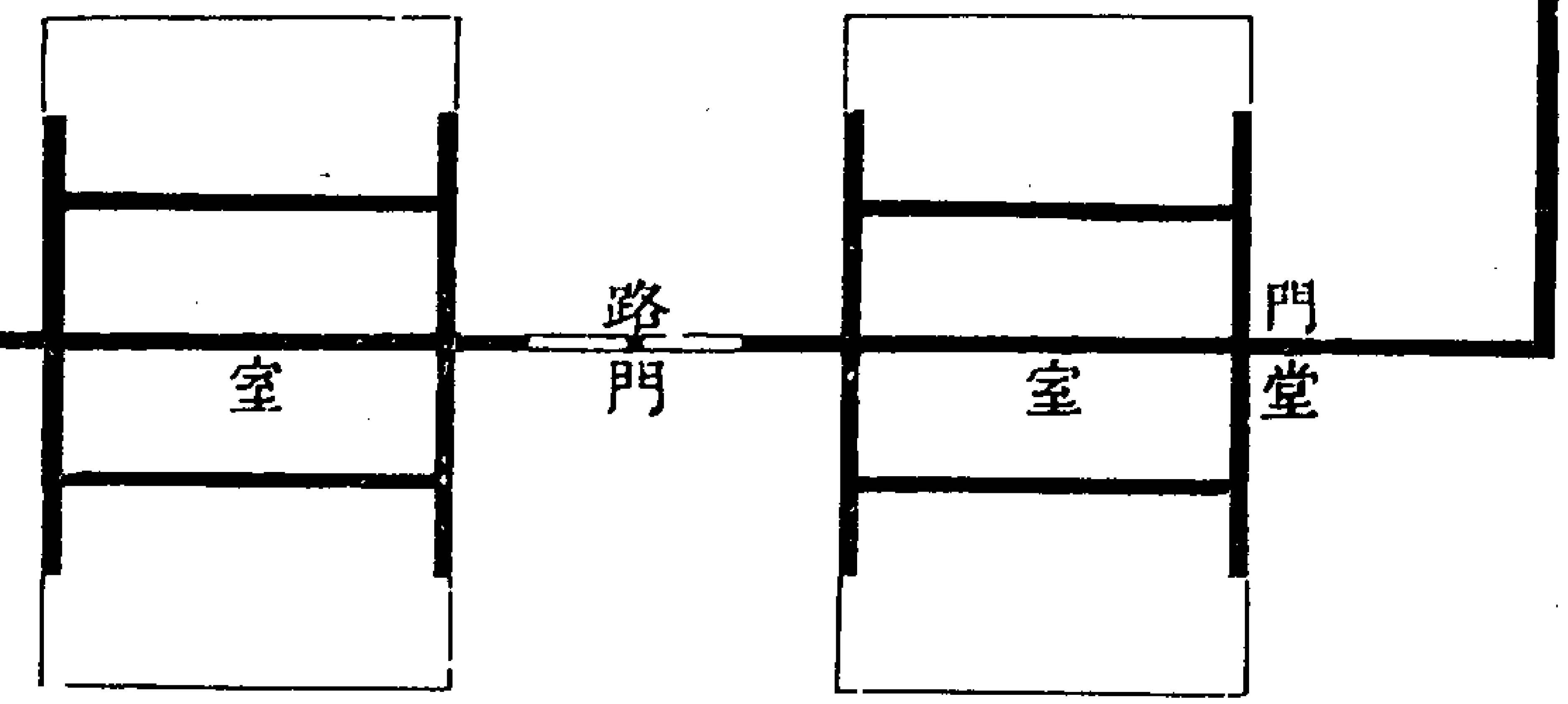

天子路寢圖
東門
太廟
右个
左个
青陽
太室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注[illegible]）廣四修一（注[illegible]）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illegible]）九階（注南面三[illegible]）四旁兩夾窗（注[illegible]）白盛門堂三之二（注[illegible]）室三之一（注[illegible]）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注[illegible]）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又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門丈六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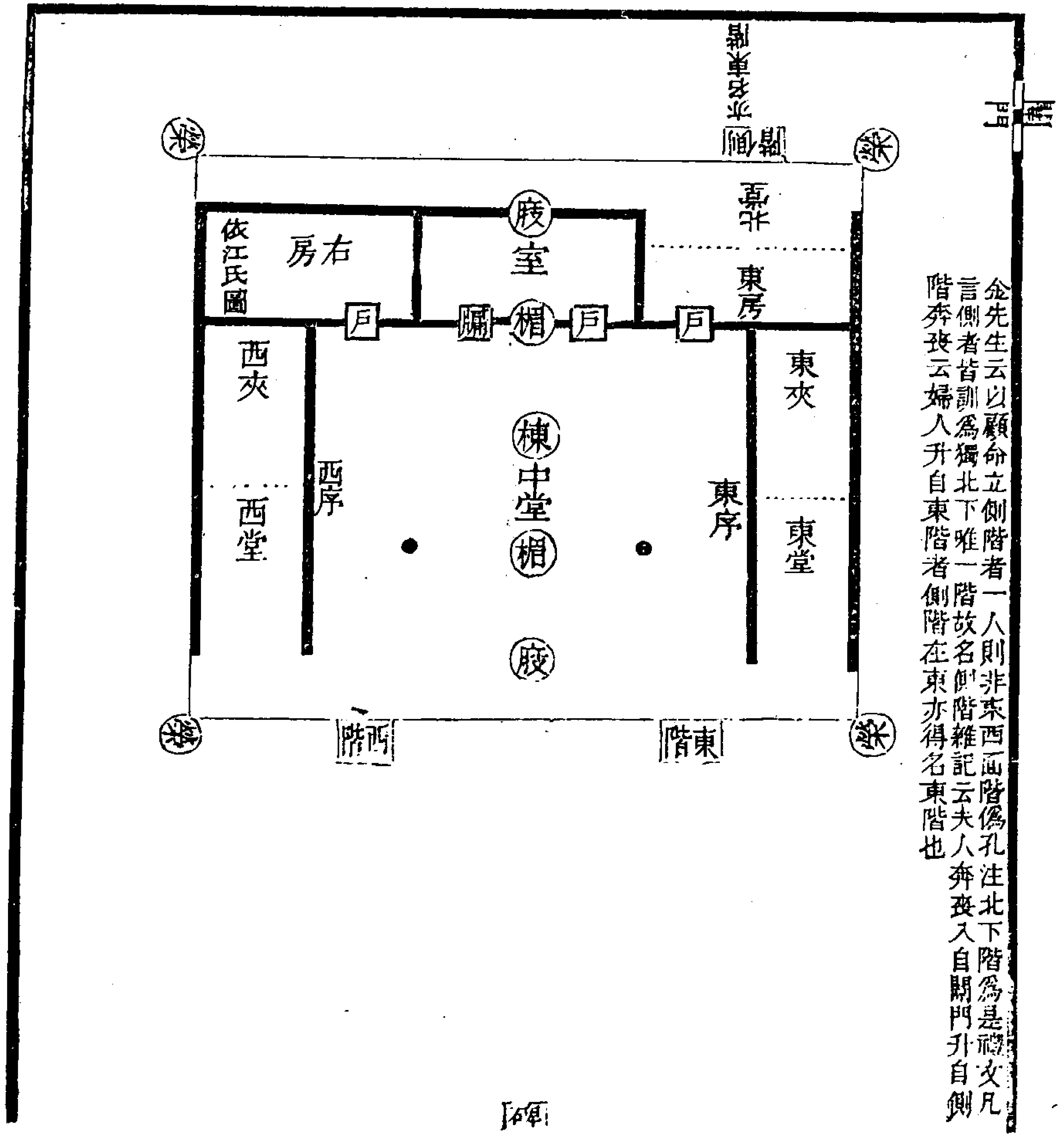
金氏禮箋云王居聽政之明堂即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十二月天子所居周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後鄭皆以大寢釋之其義是也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聽朔玉藻云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即五室鄭氏以爲廟寢非也王宮六寢合小寢一而言

鄭氏以天子宗廟路寢明堂同制禮箋謂天子諸侯宗廟同制明堂則爲大寢案爾雅室有東西箱謂之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言寢廟之制截然分明先儒未之知也而戴東原氏考工記圖乃以四方室爲東西箱何哉

禮箋九階依賈馬爲九等階以說寢無中階然殷之堂崇三尺夏後更卑而爲九等之階于義疑俟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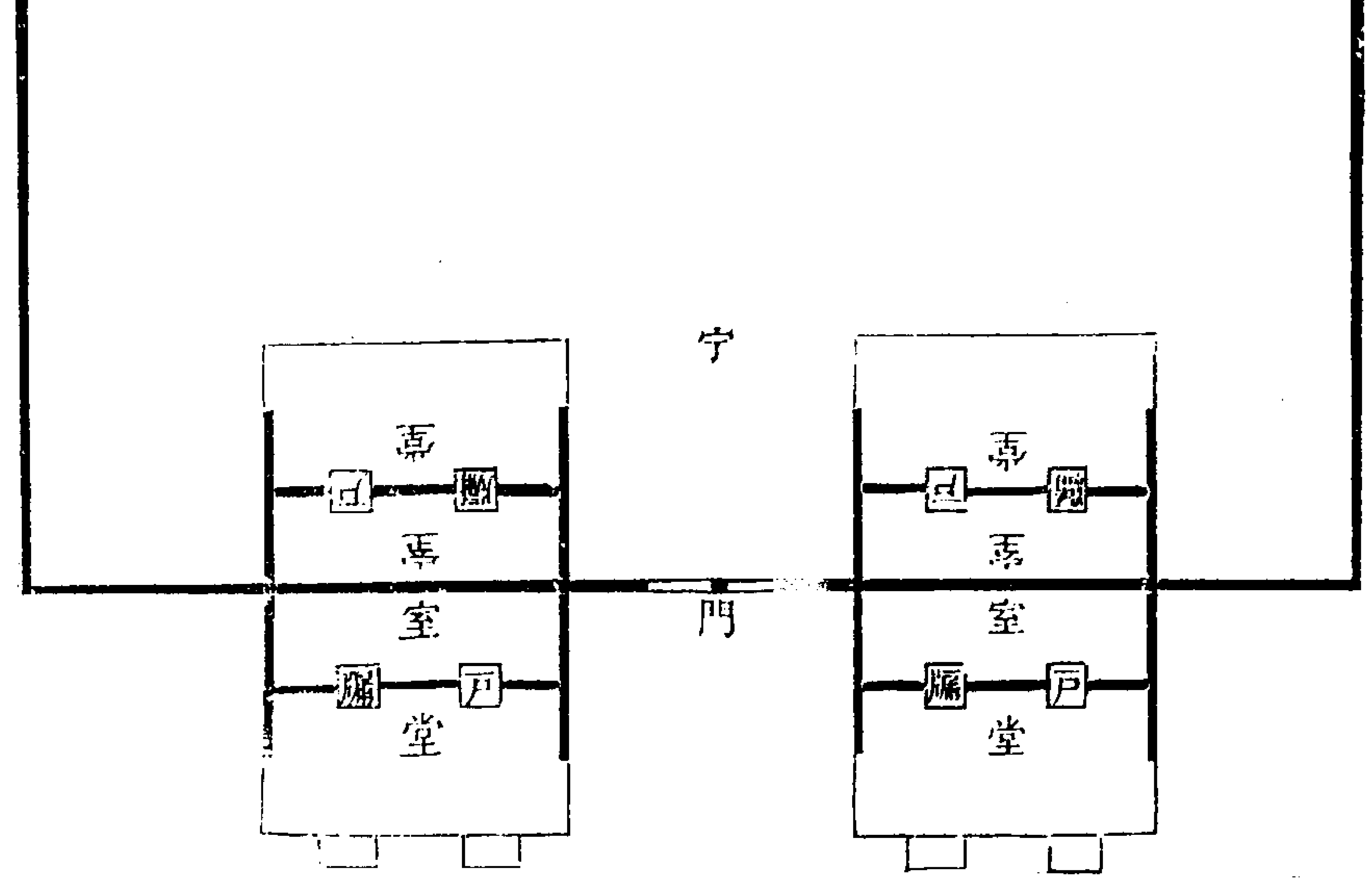


大夫士房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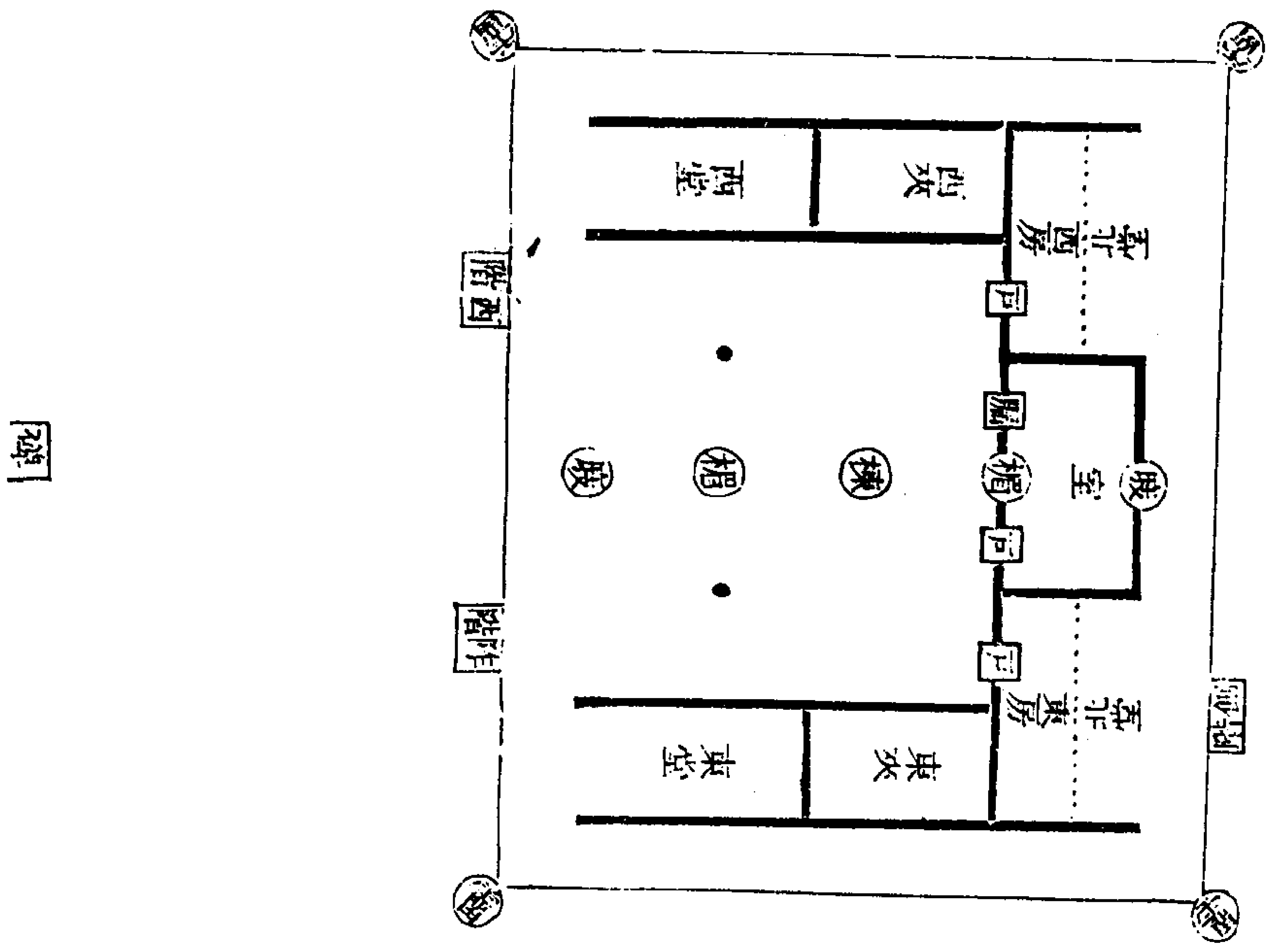

閍
門
榮
榮
榮
榮
右房
依江氏圖
室
庪
東房
戶
牖
楣
戶
戶
西夾
西堂
西序
棟
中堂
楣
庪
東序
東夾
東堂
西階
東階

金先生云以顧命立側階者一人則非東西面階僞孔注北下階爲是禮文凡言側者皆訓爲獨北下唯一階故名側階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升自東階者側階在東亦得名東階也

禮器曰天子之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疏云此周法也與[illegible]然則周[illegible]天
子之堂蓋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者似爲
近之又案典命宮室以命爲節注謂宮方九百
步也或以命數則天子之堂廣十二雉公九雉侯伯
七雉子男五雉大夫士分爲二等則四雉三雉矣　其
深則大傳云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蓋五之四其峯
也堂深又十之七　庭蓋三堂南北之度而三分之一
在北設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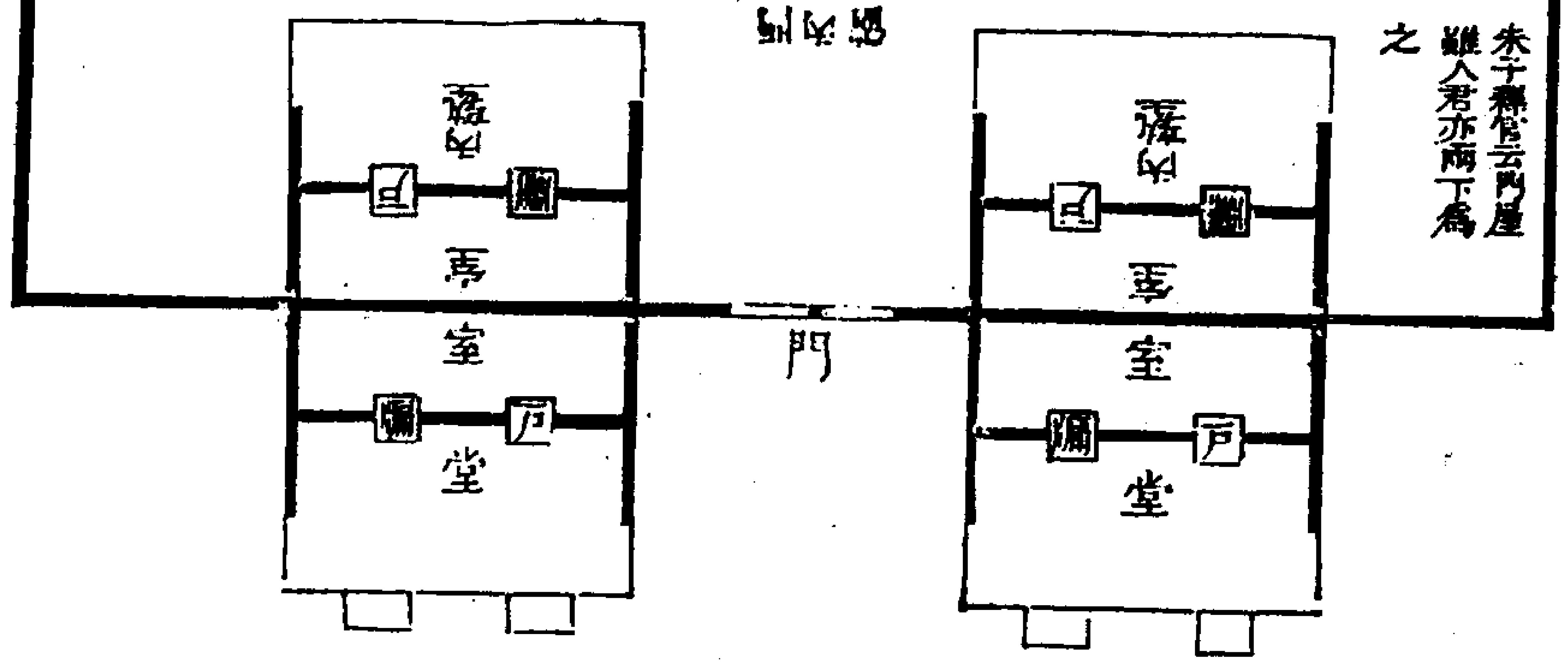


天子諸侯左右房圖


室
東房
西房
東夾
西夾
東堂
西堂
東階
西階
戶
牖
楣
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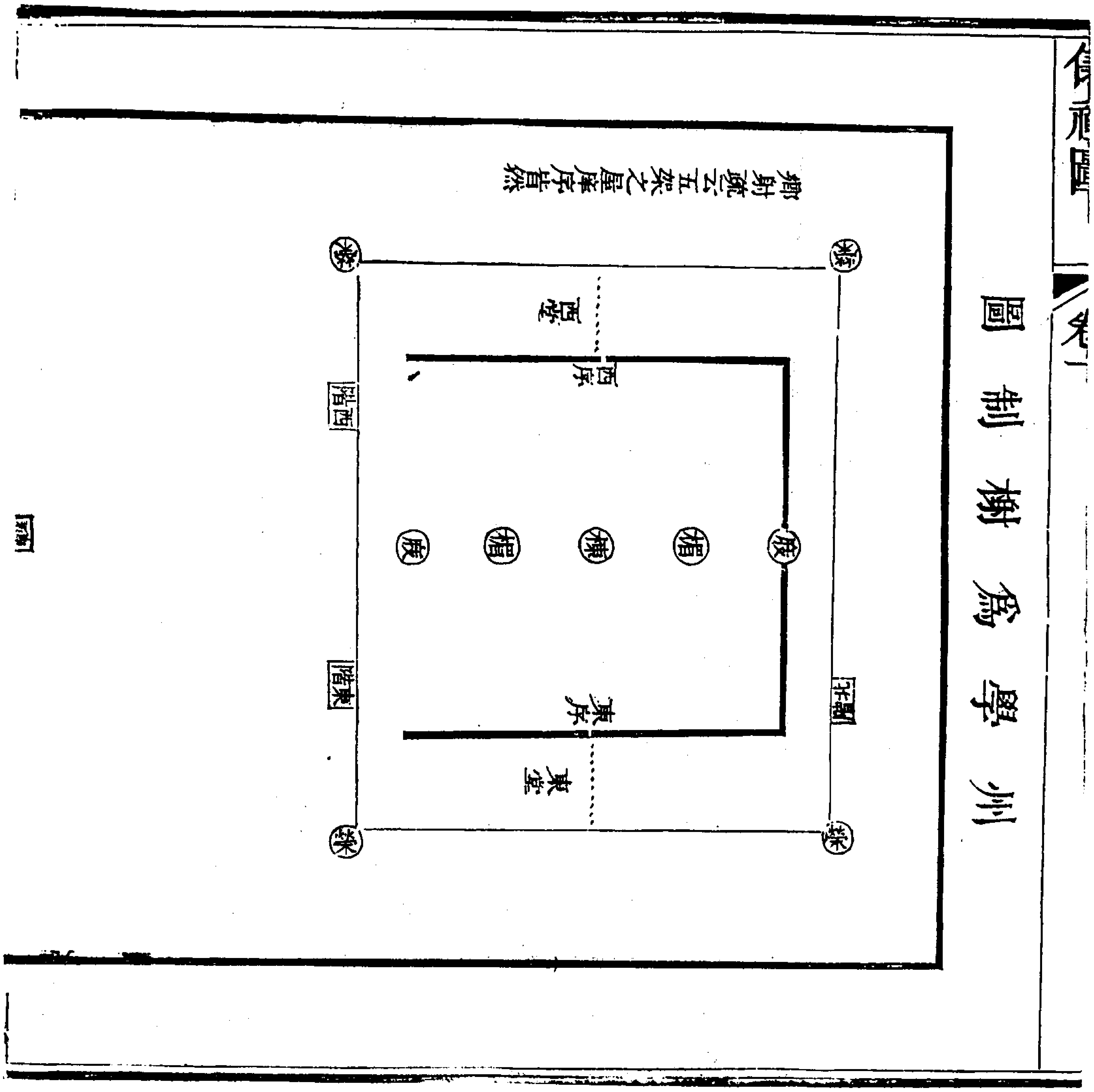
鄭氏言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後儒考之決其不然然房之與室其制當有別今西房之圖遂異東房而與室不殊蓋禮房與室鄭氏注云上下兩階有似房室蓋凡房之制皆爲兩階而無北壁者有北階則謂之室尚書大傳云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夫人東西房皆有北堂唯有北堂故夫人得由北階而入房中大夫士西房爲室而有北牖則入西房者必由堂上故凡言房者東房而西房不得房名房雖有二其北下階止一故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

朱子儀禮釋宮云門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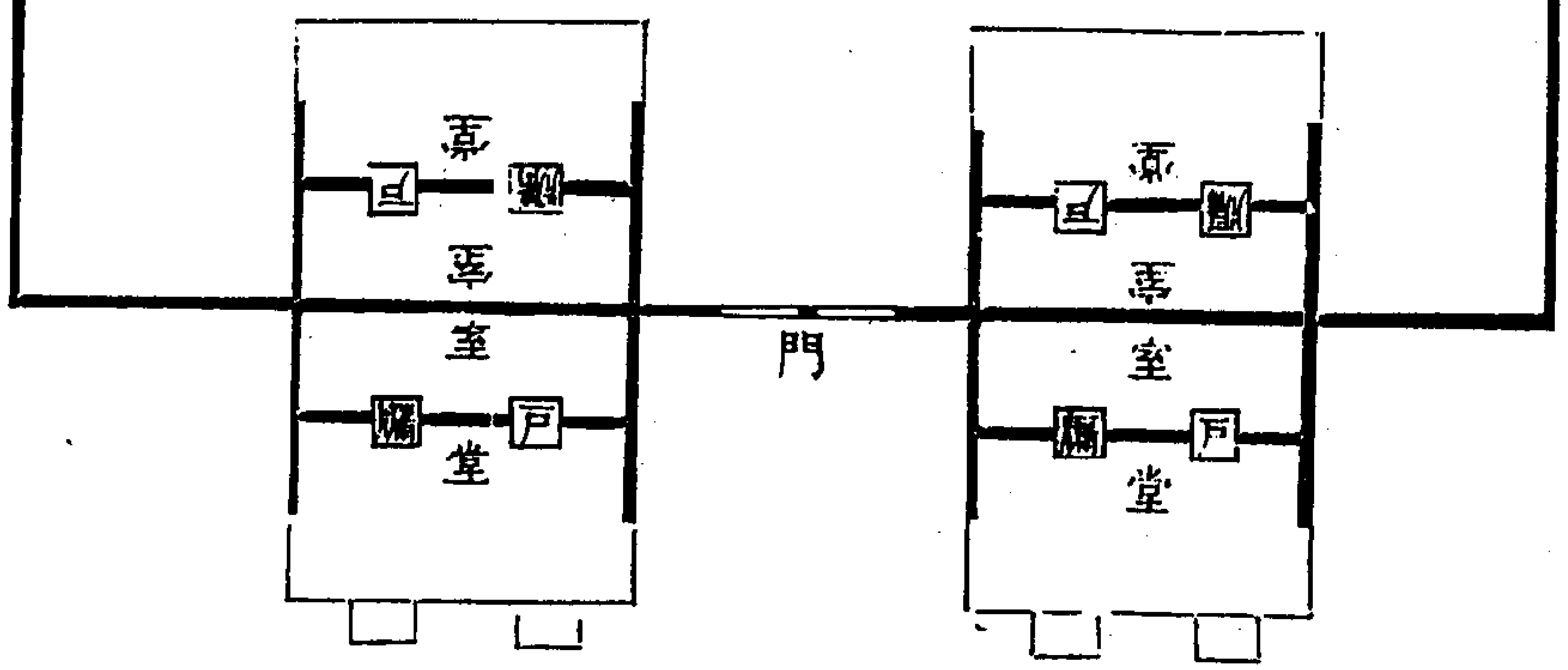


宮室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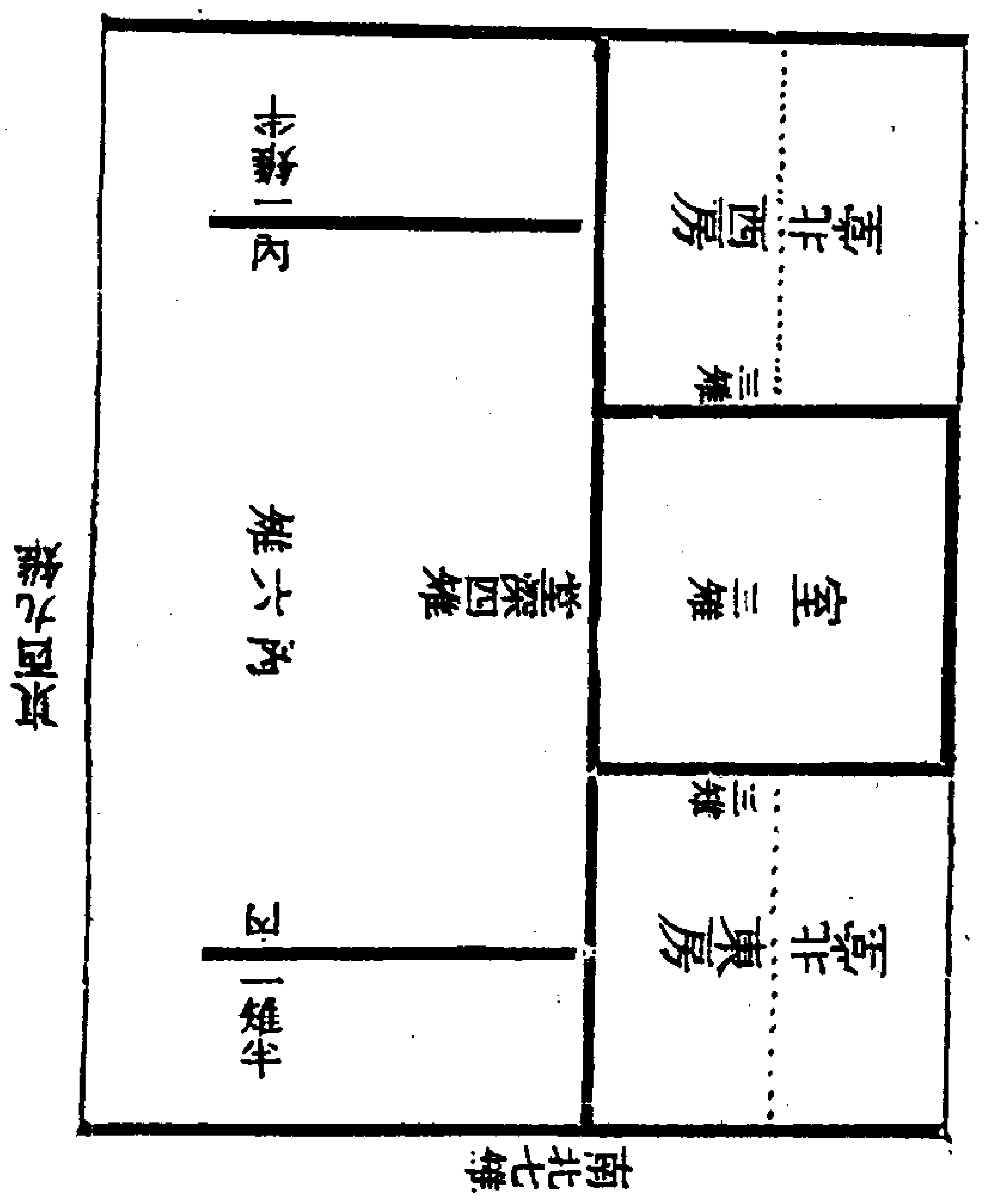
州學爲榭制圖


西序
東序
西堂
東堂
西階
東階

鄉射曰豫則鉤楹外堂則由楹內注云序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榭無室則無北堂升堂者可以深則設尊當在後楣之後服前弓矢倚于序不得無東西序既有東西序則後宜有北壁否則無以安采匱也賓主人説決拾襲在堂下經言序東西則序外益無兩夾之墉東房之應蓋陳于東堂之北或仍宜有北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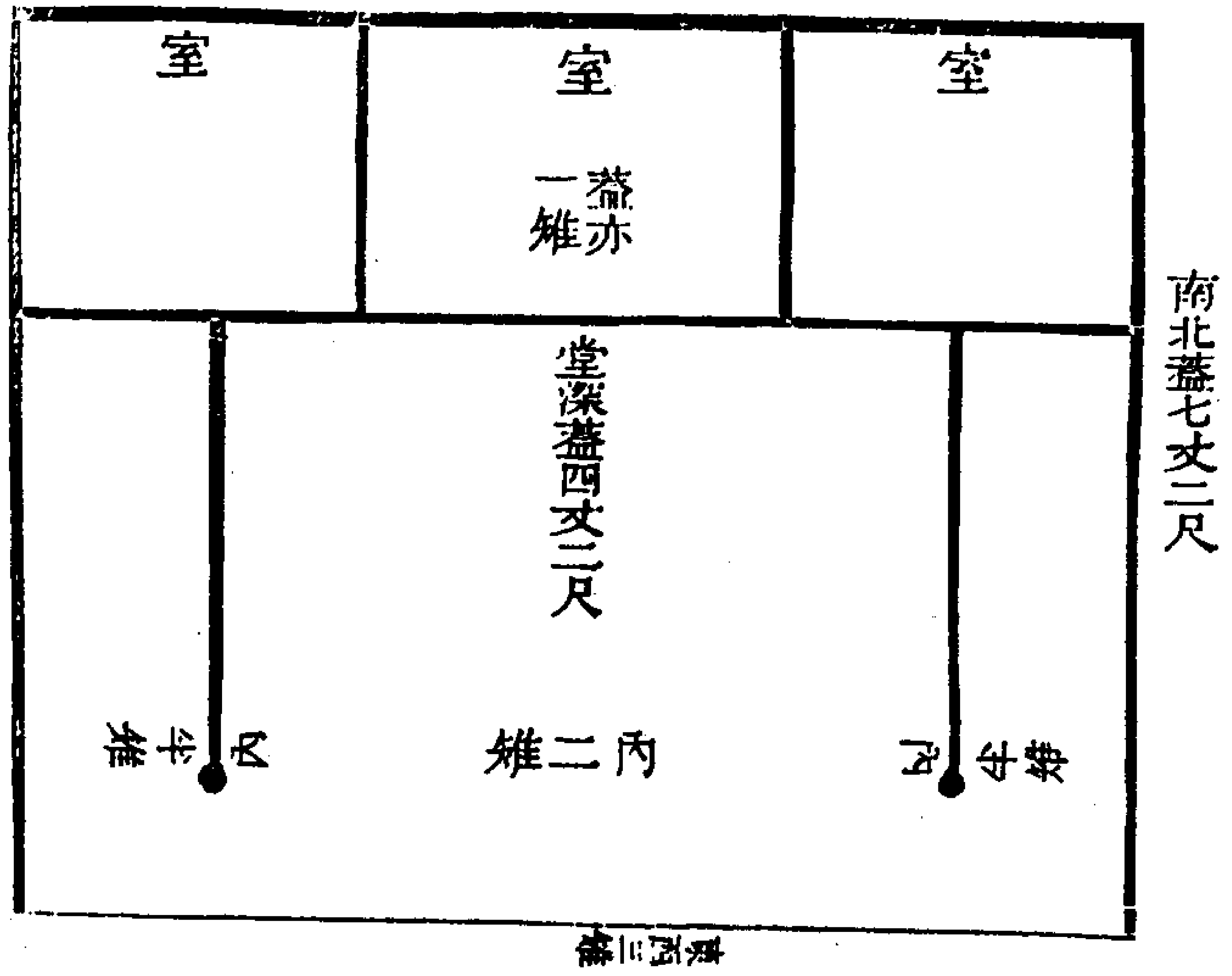


東房西房北堂



東西九雉
南北七雉
堂深四雉
室
三雉
北堂
東房
北堂
西房

士有室無房堂



室
室
蓋亦一雉
室
南北蓋七丈二尺
堂深蓋四丈二尺
內半雉
內二雉
內半雉
東西三雉

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鄭注雉長三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注內堂東西序之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亦內之一）有室無房堂（注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

案東房西房北堂謂東房西房皆通北堂爲之其中則室匠人疏引大傳云周人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室居二雉蓋互相備特以三雉爲二雉耳（或此條是明堂之制）士于堂後爲三室不爲房堂非止有一室也禮文殘缺所側不與經合或當云無右房堂鄭不知右房有堂故不能定其脫字也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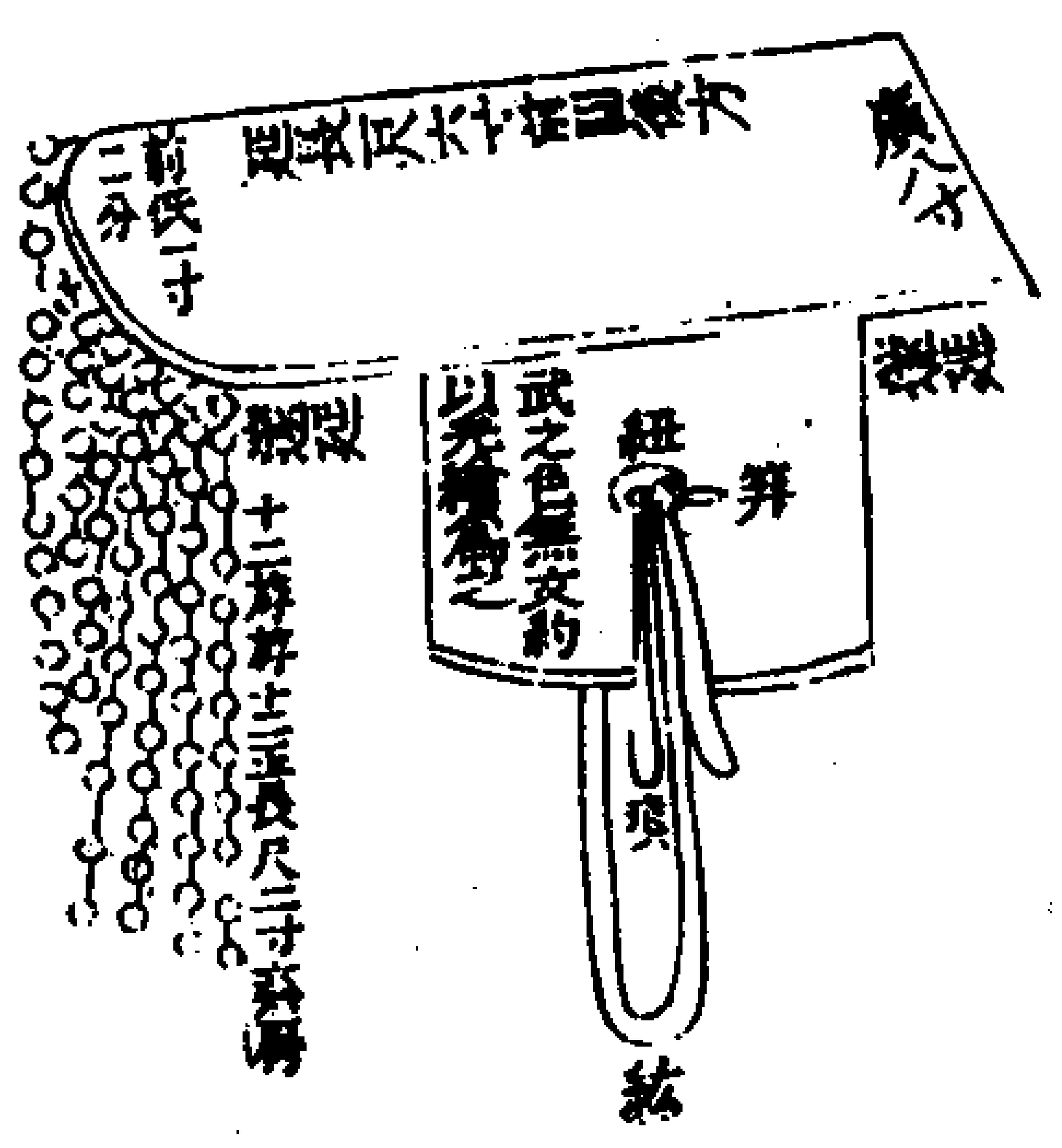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與疏云當冠繅縰之中央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于武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疏引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以此上元下朱覆之左傳疏云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綖也賈疏又云冕前低一寸二分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疏云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

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

前無後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于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

天子冕



笄

喪服傳　曰吉笄尺二寸　髻笄緌中以安髮冠笄亦當纓中江云衡卽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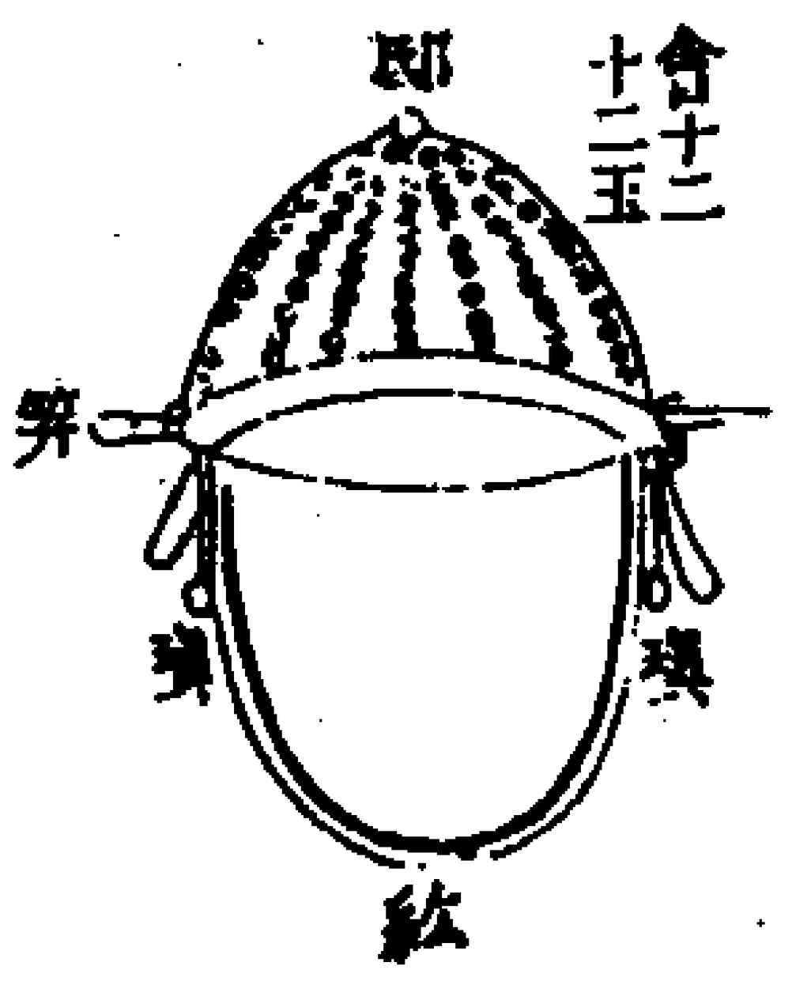
瑱

瑱制無文春秋傳曰幣錦二兩縳一如瑱則其形必圜而長又詿曰玉黈纊塞耳則瑱又加以纊疑懸玉于紞玉之下當耳處綴以纊也紞天子五采士三采瑱君黃玉卿大夫青玉士象見詩傳鄭以士用石

弁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注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疏弁內頂上以象骨爲之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皮弁之會無結飾鄭義韋弁皮弁同制韋弁則以韎韋爲之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異耳　詩曰充耳琇瑩則亦有瑱

天子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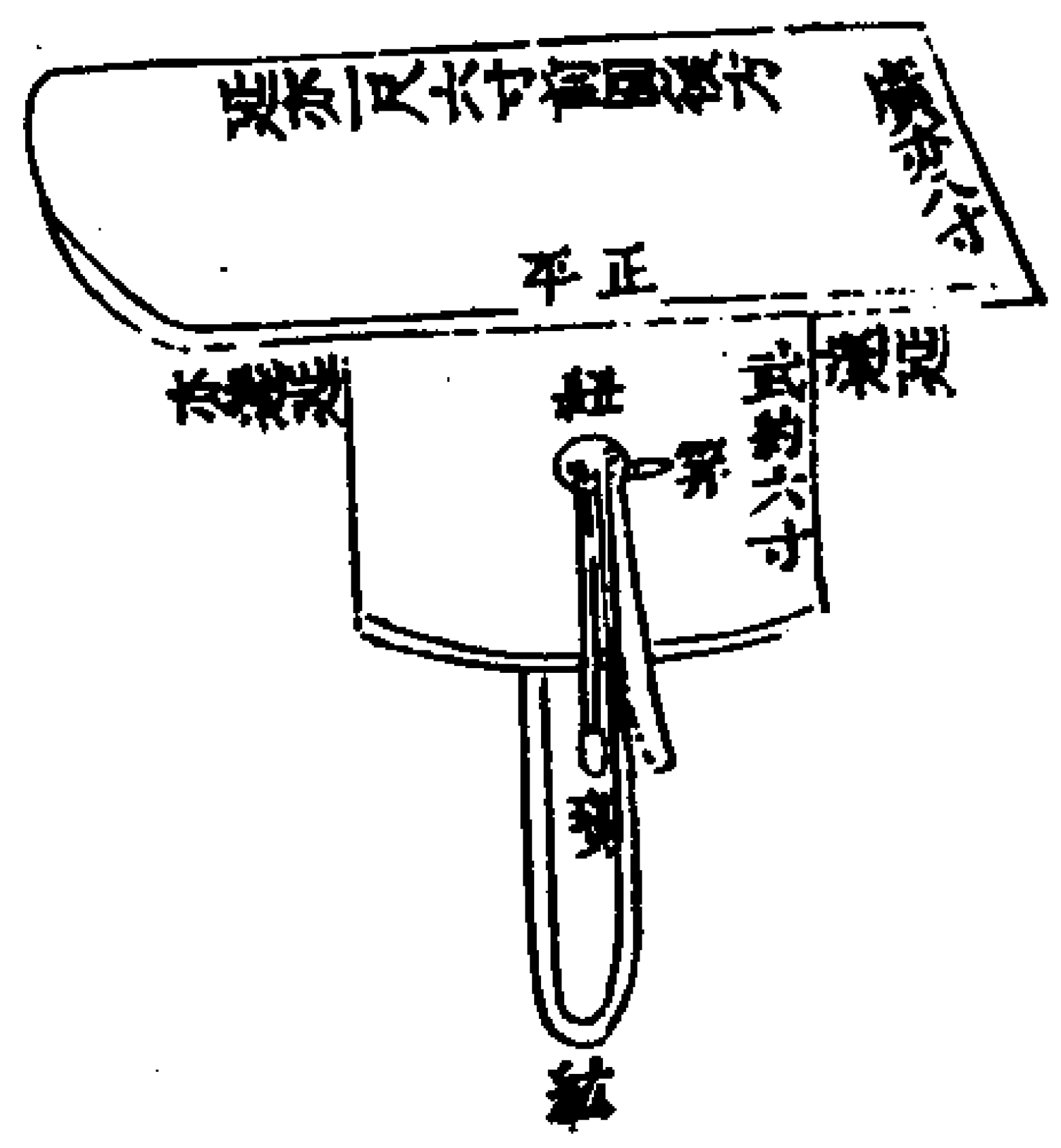
爵弁

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又云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　詩充耳以素則亦

有頍

天子有爵弁以哭諸侯周官司服所謂弁絰鄭注以爲如爵弁而素禮箋以爲正爵弁非素也鄭注弁師云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葢以天子至卿大夫士皆有素爵弁之弁絰服故爲辟積之差等其實天子卽以爵弁君大夫卽以皮弁爲弁絰其爵弁不得有辟積也

弁亦冠之總名元冠元端天子謂之冠弁



冠

詩疏云紂帛爲元冠

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云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冠梁廣二寸直爲辟積則少橫爲辟積則多冠旣爲辟積非縫之則不能平次所謂縮縫橫縫者皆謂縫其辟積耳

喪服曰喪冠外畢注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疏云冠廣二寸凡冠皆謂梁聶崇義三禮圖引疏作冠廣三寸落項謂縫著于武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于武而為之兩頭縫畢向外曲禮云厭冠也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殺當為數對喪冠三辟積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此似以橫為橫著于武非也以為縫于武亦非唯居冠屬武耳鄉黨圖考云吉冠梁亦二寸武與冠不異色

玉藻元冠縞武注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謂不屬武玉藻又曰居冠屬武自天子達有事然後緌注謂燕居冠也著冠于武少威儀疏云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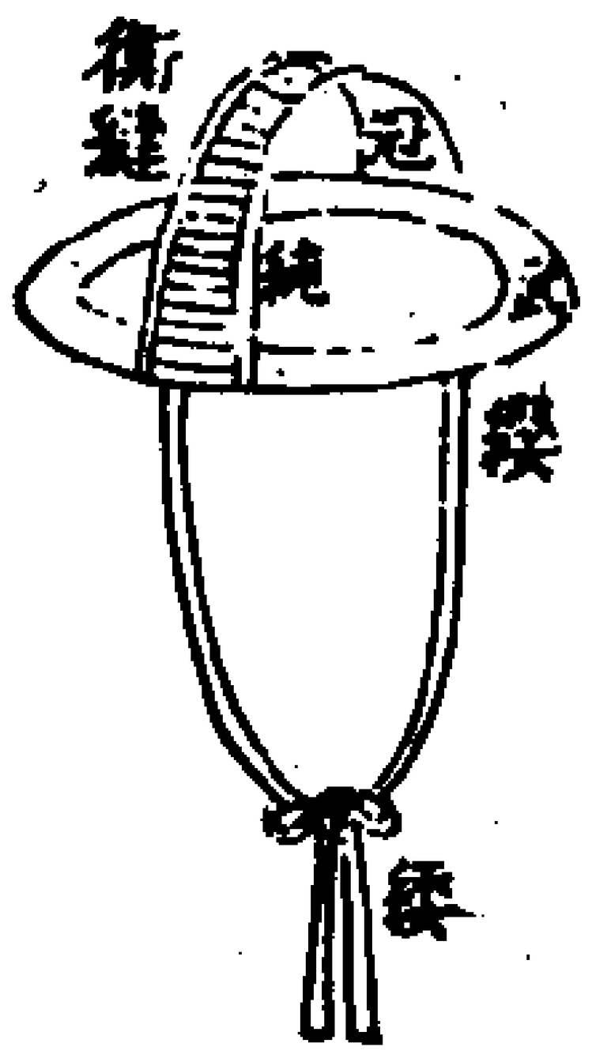
內則曰冠緌纓注緌纓之飾也疏云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則緌即纓矣凡冠無笄非纓不固居冠不緌不能無纓纓既不為餘垂則有事然後緌必易其纓乃可疑緌者別為絲組既結纓乃著于纓之兩端今人為條亦別著絲紩故內則曰冠緌纓為二事也

戴東原記冠云既纓飾以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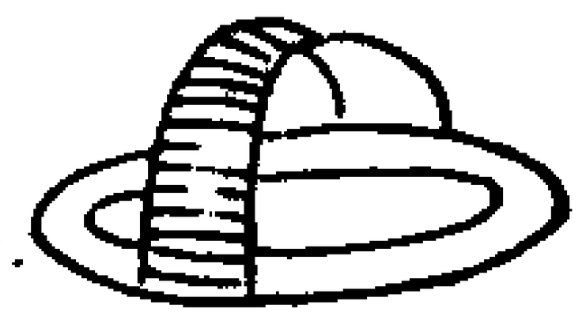
玉藻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疏云惟繢緌為異其青組纓與士同是孔亦以緌纓為二物矣　又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云緌當用繢諸侯元冠丹組纓而緌當用繢則鄭以纓緌為

二

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疏謂緣冠兩邊



元冠


緇布冠

緇布冠以緇布爲之其制當一如元冠但差小詩臺笠緇撮傳曰緇撮緇布冠也疏云緇布冠制小故云撮太古冠未必有純纓屬缺項戴東原云記曰大白冠緇布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後蕤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是以唯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有冠卷而去缺項 又云覆乎前後者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謂之缺項

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詩傳頍弁貌凡冠後曰項此頍項結于項後以其頍然在項故名頍項而敖繼公以爲其後不合故曰缺項則纓屬于缺是爲屬于後缺中乎江氏反依其說竊所未安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敖繼公云以緇布爲之隅爲四綴以固冠也緇布冠無纓明有四綴繫于武冠乃得固鄉黨圖考以爲冠與缺項不必連綴固冠自有纓偶不思耳羣經補義則改之矣項中有纚亦由固頍爲之耳疏云頍之兩頭皆爲纚別以繩穿纚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

衣

喪服記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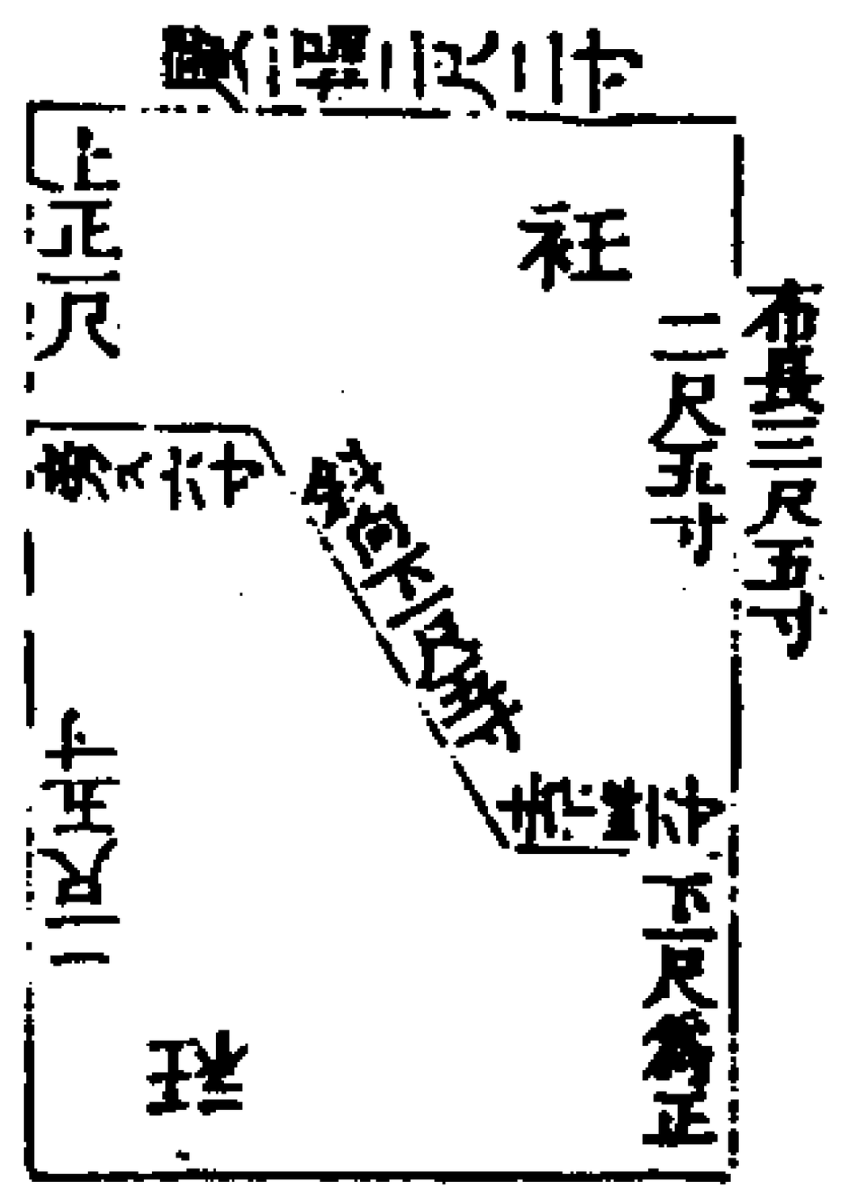
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云廣尺則正方衽不屬于其下若衽屬于其下不得與有司紳齊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斜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疏云凡用布爲衣物及𠈥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欲與衣二尺二寸正方縱橫皆二尺二寸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褎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疏云闊中謂闊去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若前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袪褎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

衣之長二尺二寸而用布得前後通爲五尺二寸是古之衣當肩爲殺縫中屈其八寸爲曲袷袷之左右皆殺去其八寸之布而爲縫如是則袷方而衣身止二尺二寸也

司服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疏云無正文雜記云弁経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亦云侈袂鄭以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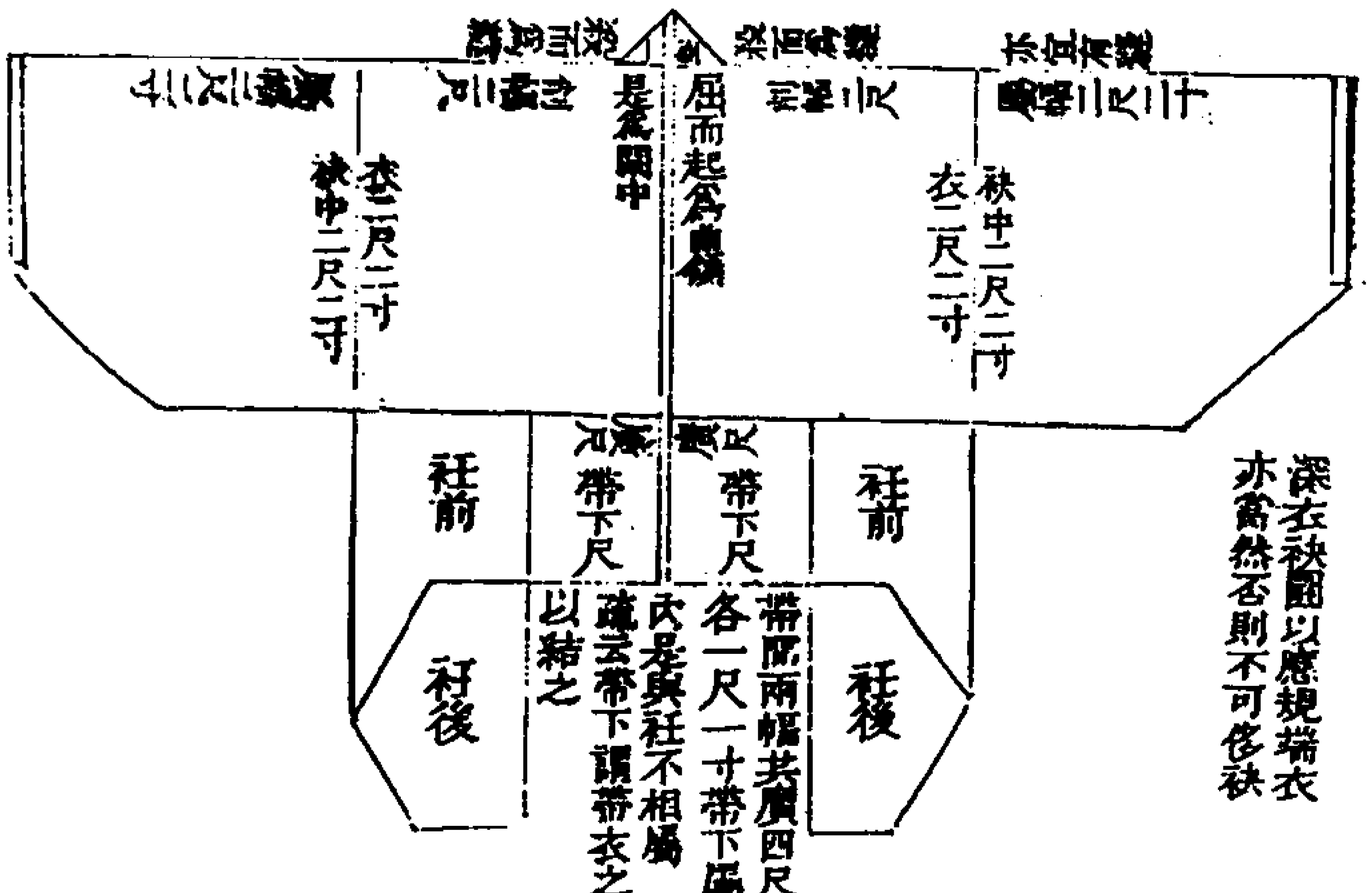
爲大郎以意爲半而益一以解之也

裁衽



深衣袂圓以應規端衣亦當然否則不可侈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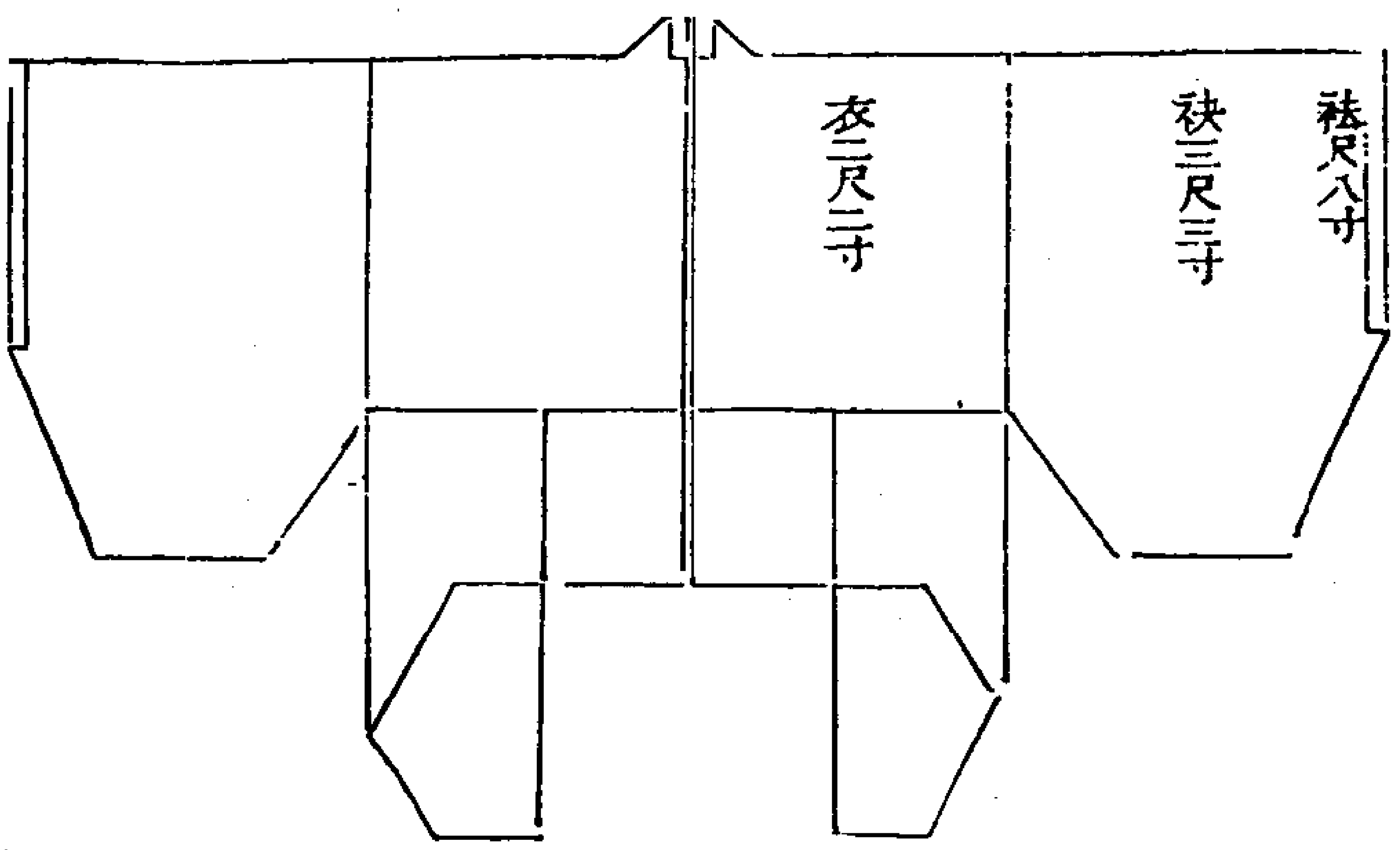
端衣



帶屬兩幅共廣四尺衽當旁屬于衣中屈之在前後各一尺一寸帶下屬于衣者廣尺則有一寸掩于衽衣是與衽不相屬

疏云帶下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之帶則衣有帶以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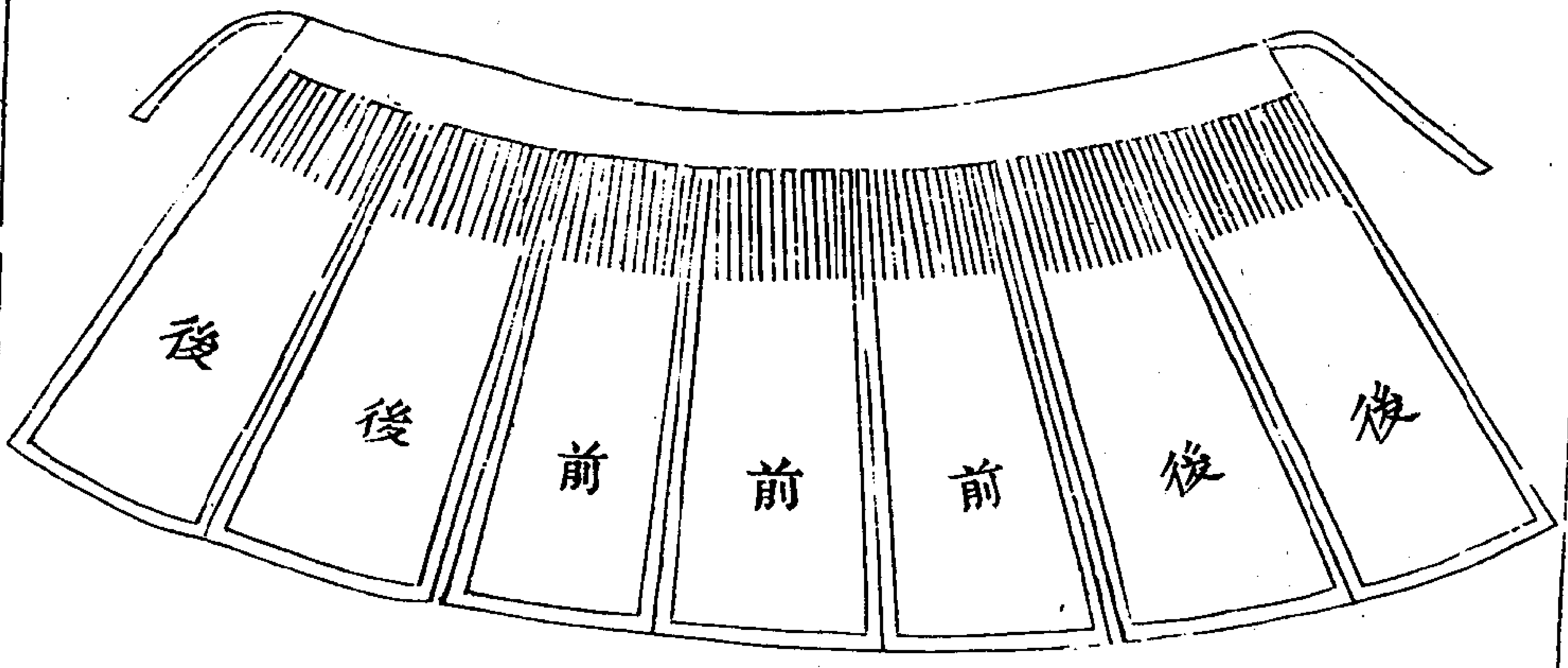
侈袂凡冕服之衣皆如此



裳

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疏云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此非也江氏深衣考正之不須辟積其餘要間以外皆辟積無數喪服三辟積有數也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又案喪禮記明衣裳縓綼緆注云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

緆則裳每幅有飾亦如衣純寸半可知



以深衣約之七幅各削兩畔一寸爲縫下齊一丈四尺也要如衣八尺也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帶下四尺五寸約以爲裳之長

深衣　中衣

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曰素衣朱襮此但謂狐白之衣耳上衣謂有其元衣則綃也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長衣中衣又繼揜尺爲異疏云吉服中衣亦以采緣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大夫士但用采純而已

深衣之制孔疏解誤江氏作深衣考誤正之最爲詳確故備錄其圖不列經注焉

裁衣身

案深衣要中三尺六寸此以四幅布爲之去縫廣四尺不相應故江氏之說以衣二尺二寸與袂方也竊謂深衣無取于方衣身二幅當減之爲三尺六寸八張兩手爲尋八尺以三尺六寸加兩袂四尺四寸則八尺肘以前尺二寸應注文矣

布一幅闊二尺二寸長約四尺四寸中屈而下垂爲衣之左畔前後兩邊各去一寸爲縫下亦各去邊縫右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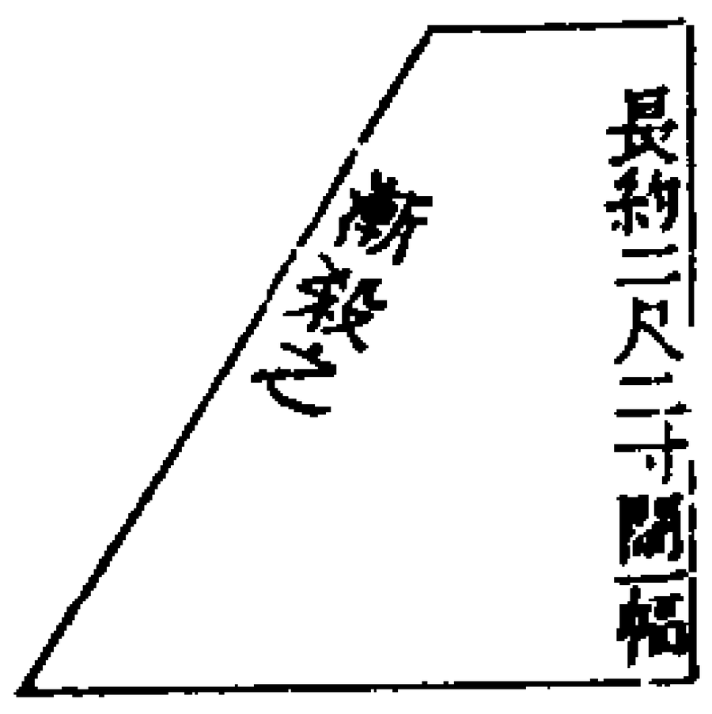
案此以四尺四寸布中屈則無闊中之八寸而別安曲袷非古法也又深衣之帶當無骨者則較端衣爲近下深衣既無帶下則衣宜稍長今以二尺二寸又去縫一寸則二尺一寸之衣帶下于裳矣今以爲衣宜連帶下之長以布七尺二寸中屈之闊中入寸前後各三尺二寸

裁袂

又布一幅亦如衣左右畔之長闊中屈之各去邊縫屬于衣幅其外漸殺之以爲袂袂之口爲袪徑一尺二寸兩面二尺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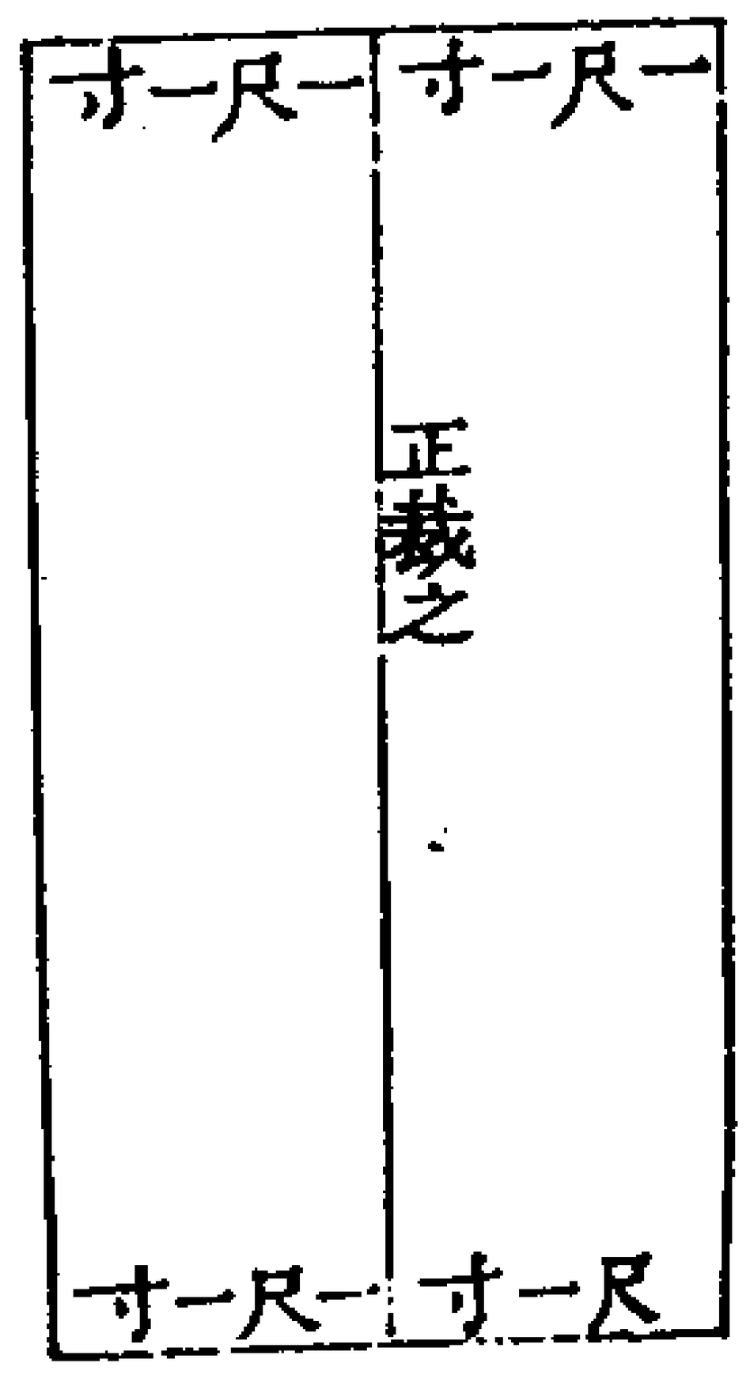
案亦宜以兩幅縫之

前右外襟


長約二尺二寸闊一幅
漸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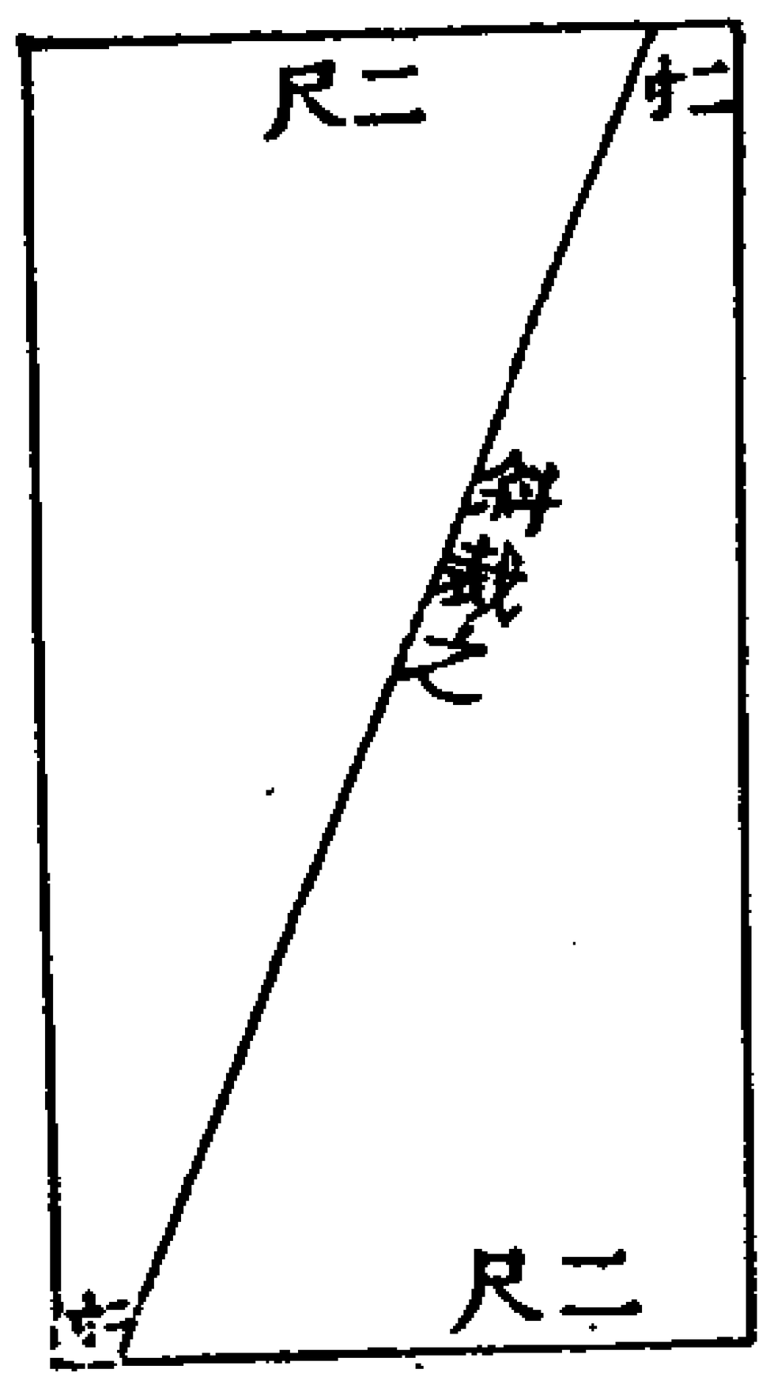
又布一幅長約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其上漸殺之皆各去邊縫以爲右前之外襟案此無文江氏以意增之

裁裳前襟後裾


一尺一寸
一尺一寸
正裁之
一尺一寸
一尺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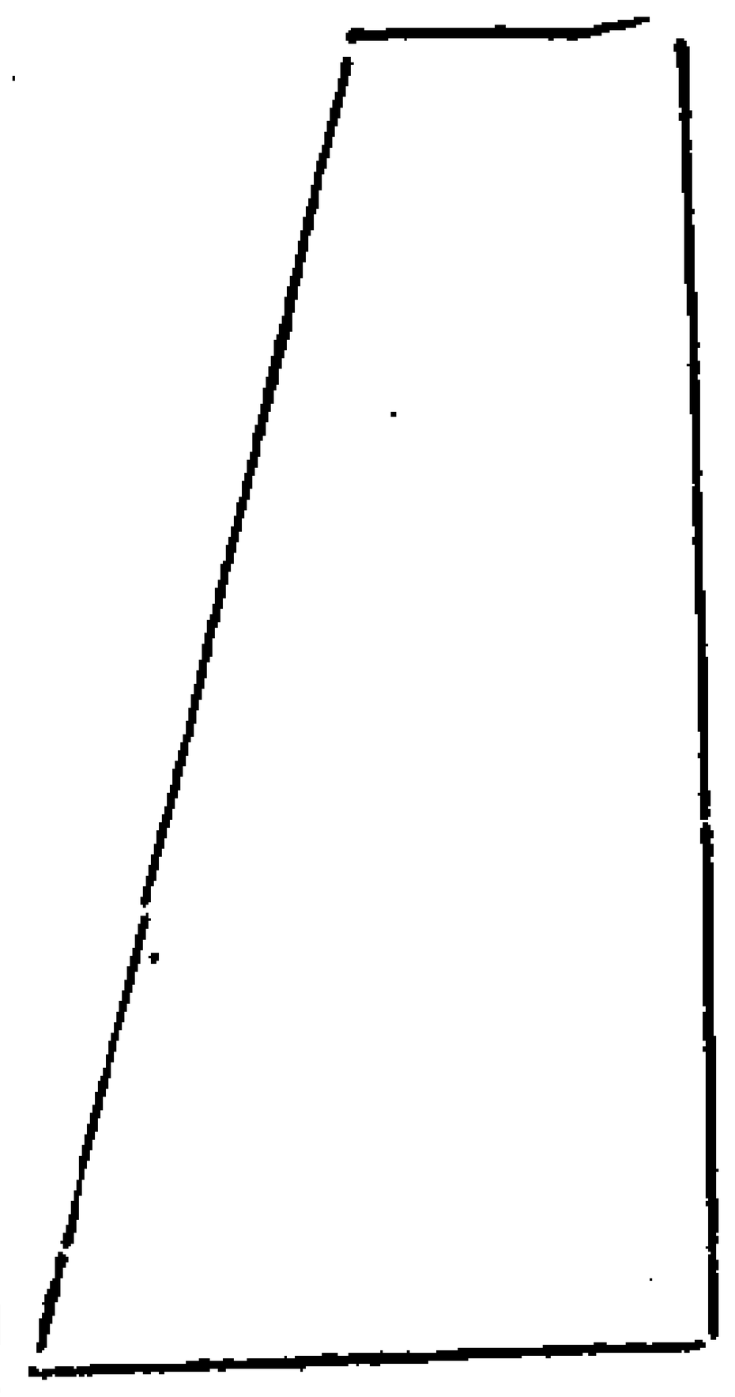
布一幅正裁爲兩幅皆闊一尺一寸兩邊各去一寸爲縫每幅上下皆闊九寸凡用布四幅裁爲八幅各去邊縫八幅上下皆闊七尺二寸爲裳之前後

裁裳衽


二尺
二寸
斜裁之
二尺
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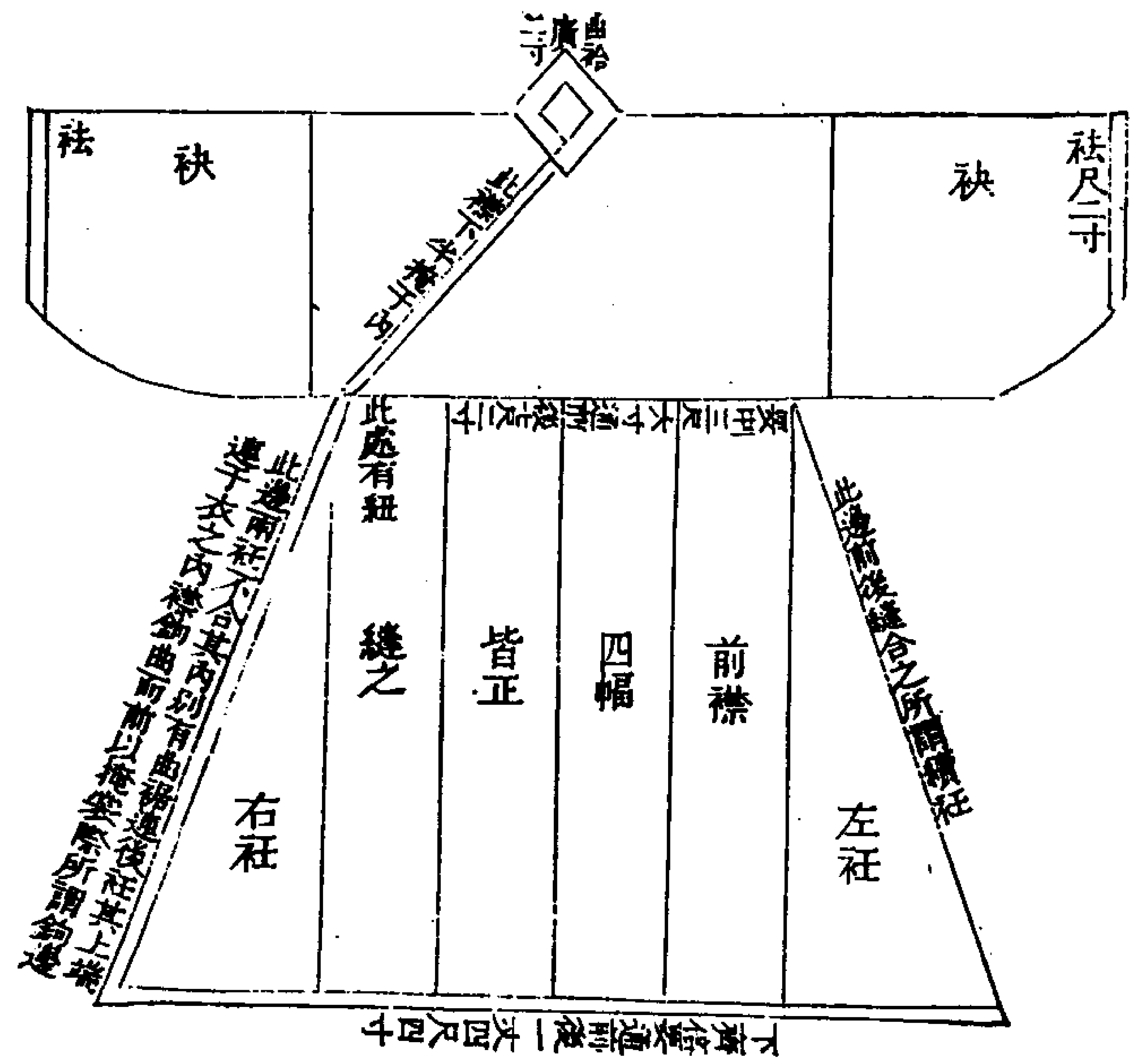
布一幅交解爲兩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兩邊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凡用布二幅裁爲四幅各去邊縫一寸狹頭向上寬頭向下爲兩旁之衽

裁鉤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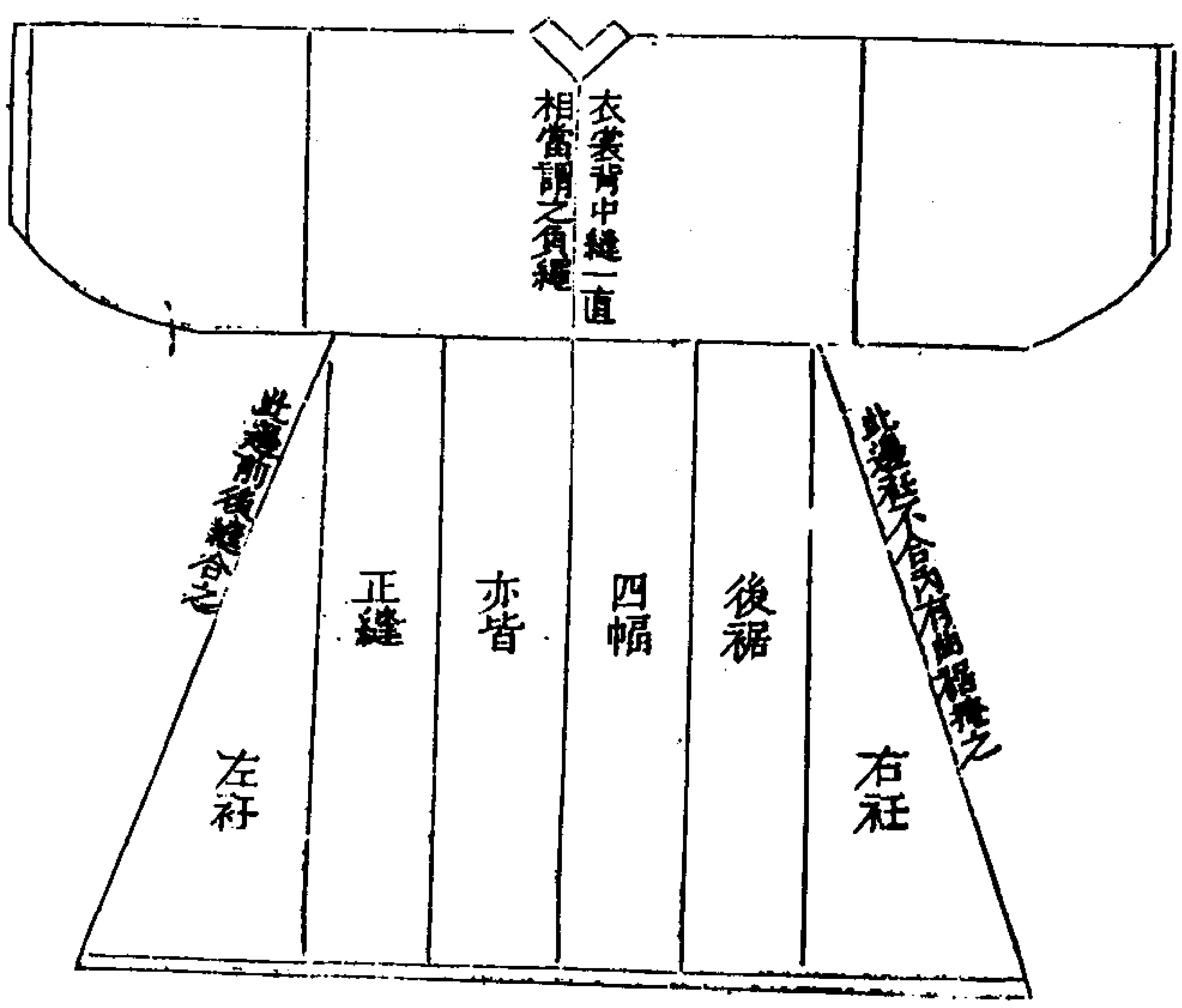
鉤邊無明文大約如此裁布各去邊縫其斜殺一邊連綴于布後衽上頭狹處縫著于衣之右內衿以掩裳際

深衣前


曲袷廣二寸
袪
袂
袂
袪尺二寸
此處有紐
要三尺六寸通前後七尺二寸
續之
皆正
四幅
前襟
右衽
左衽
此邊兩衽不合其內別有曲裾連後衽其上狹
連于衣之內襟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所謂鉤邊
此邊前後縫合之所謂續衽
下齊倍要通前後一丈四尺四寸

衣服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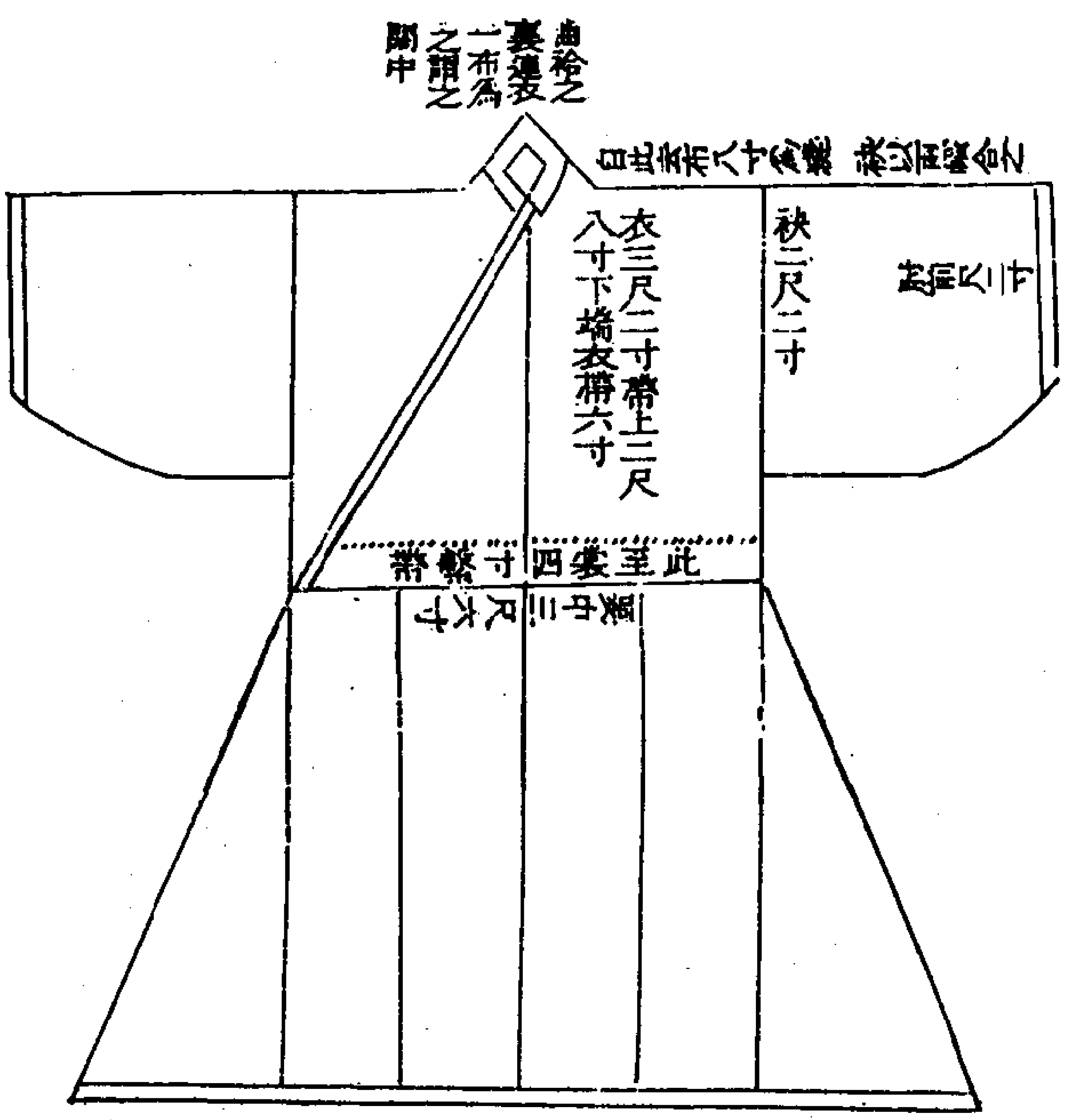
深衣後


衣裳背中縫一直
相當謂之負繩
此邊前後縫合之
此邊在不合內有曲裾掩之
後裾
四幅
亦皆
正縫
左衽
右衽

又士喪禮襲有褖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疏云此褖衣則元端但此元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

又明衣裳圖見喪服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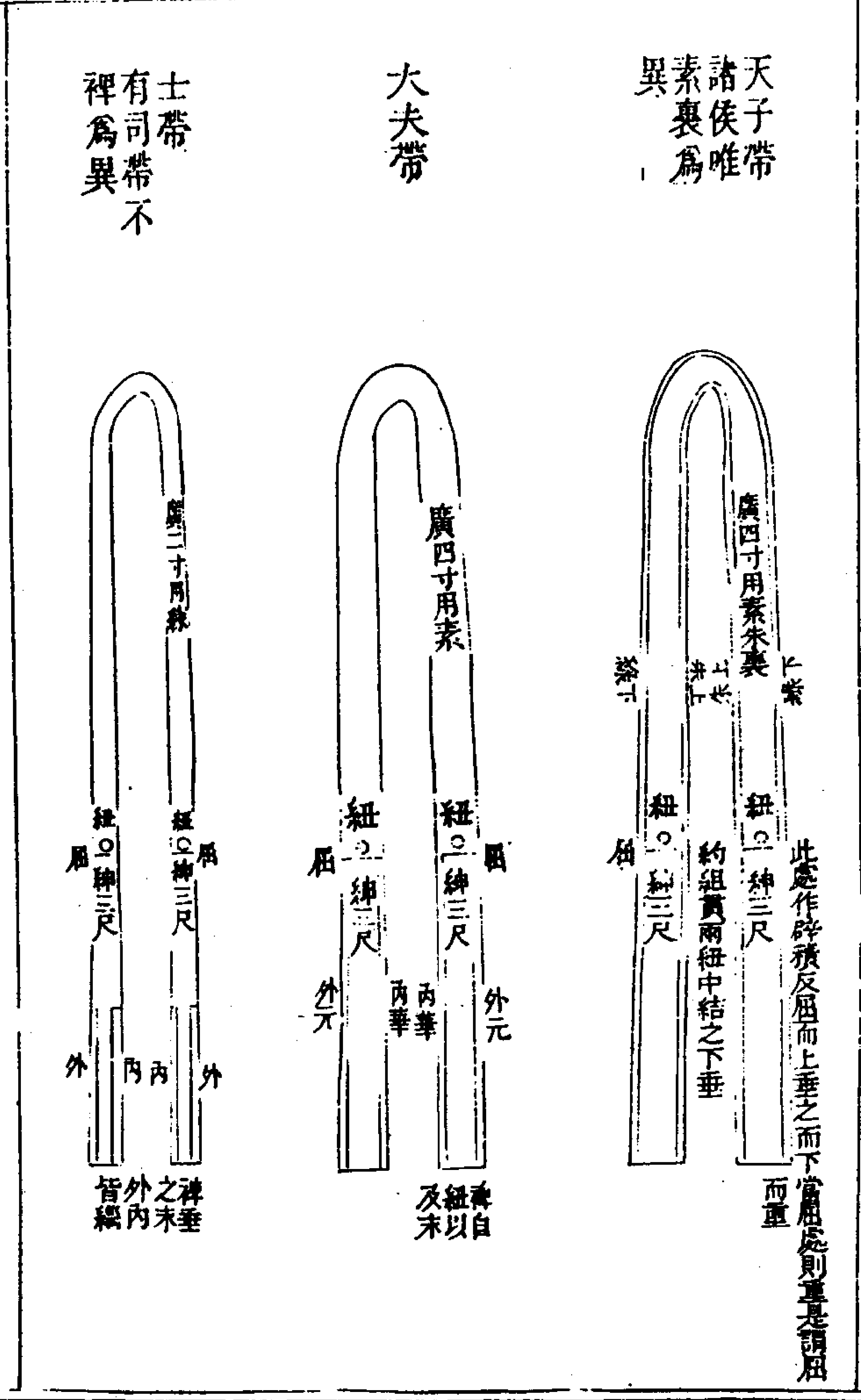
曲袷之裏連表一布爲之謂之闕中
衣三尺二寸帶上二尺八寸下
袂二尺二寸

帶

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疏云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儀禮賈疏云大夫不裨其繞要者直裨垂之三尺屈而垂者賈說是　案士裨其末而巳疏云裨其一條下垂者儀禮疏云士裨其末繞三尺所垂者不裨案孔以爲一條下垂者是謂帶之下端而巳然雜帶注云內外皆緇若唯下端不得云內外賈以爲裨末繞則從其末而繞出兩旁然天子以至大夫皆言上下內外無兩端之文則兩端葢不裨士裨末者應是垂之半以下耳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凡紳上屬于帶當紐處必反屈乃得正垂故重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于中也結約餘也疏云以物穿紐約結其帶組餘三尺與帶垂者齊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熊氏云上下據要爲正近人爲內遠人爲外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

功則不禆之士雖綼帶禆亦用箴功凡帶不禆下士也

案疏云率者縿旁邊非也唯禆用箴功則綼不縿明矣注云綼積者謂織帶時以兩條繩置其邊而織之故破率爲綼以如碑綼也



天子帶諸侯唯素裏爲異
大夫帶
士帶有司帶不禆爲異
廣四寸用素朱裏
廣四寸用素
紐
約
紳三尺
此處作綼積反屈而上垂之而下當屈處則重是謂屈而重
約組貫兩紐中結之下垂
外
內
屈

韠 韍

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

革帶博二寸注此元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此不然禮箋正之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天子直四角直無圜殺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于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于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于革帶疏云去上下各五寸者即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不至下五寸也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使之方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于餘邊也　雜記曰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注會謂領上縫也頸下曰領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亦宜用韋生帛恐非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古者紕飾表裏如一故深衣緣廣寸半注云表裏其三寸矣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會去上之上謂韠中朱之上畔非上廣一尺之上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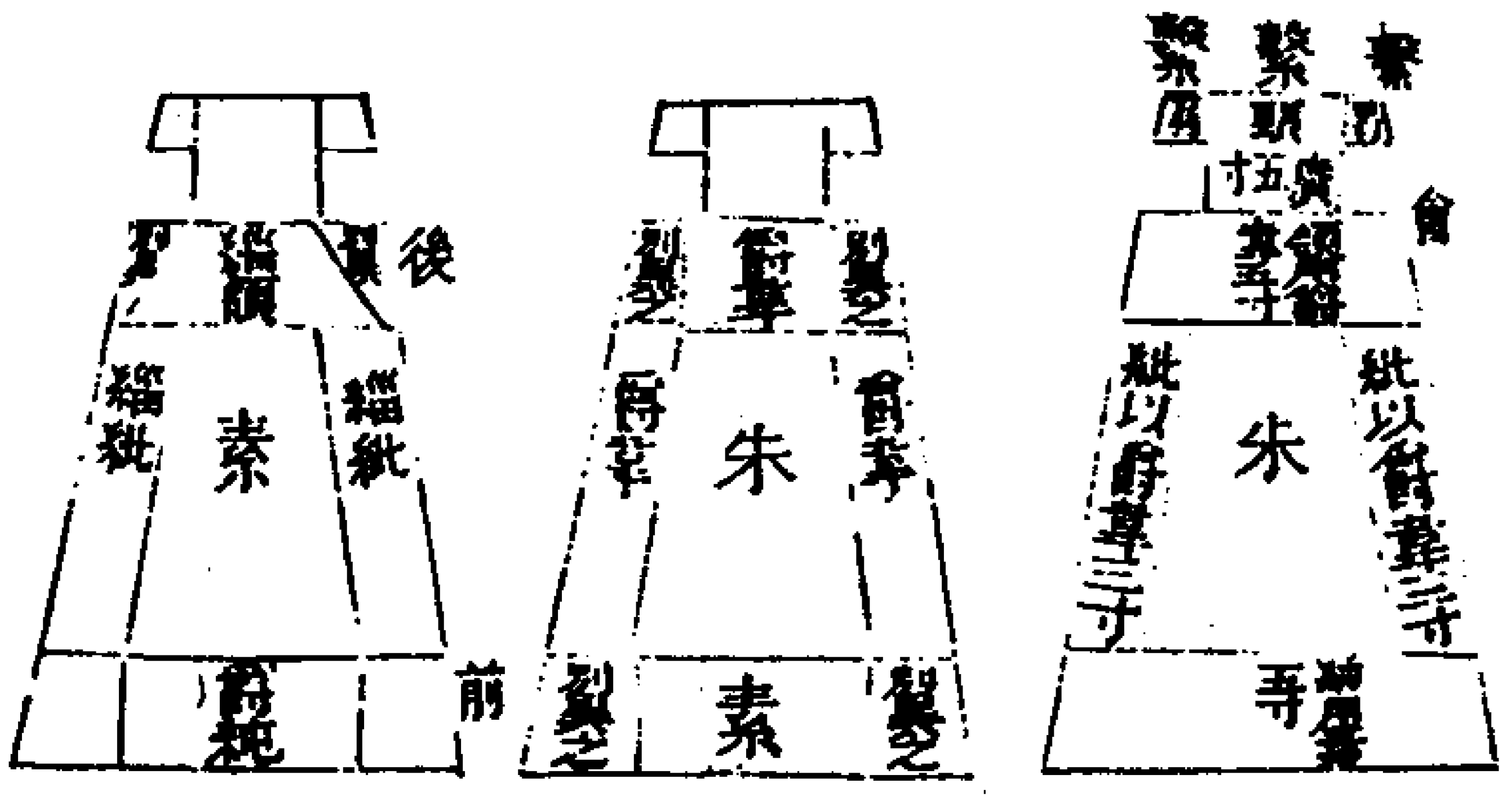
如玉藻疏說則雜記爲諸侯韠制也然韠之上領下純旁紕宜爲通制疏以爲上下所殺之五寸非也若其言四角之處別異之則當然蓋若前後殺而方則上下同廣非韠制矣以此言之挫角者亦當角處別異之其別異唯在領與純故注云所殺者

去上下各五寸也　此紕用爵純用素蓋指人君朱韠而言其素韠爵韠紕純所用案冠禮朝服素韠特牲記云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既同是朝服不應于韠有殊據緇帶者實練帶紕之以緇謂之緇帶則緇韠葢素韠而純以緇也由是差之大夫素韠紕以緇純以爵士爵韠紕純皆以緇歟

天子直

諸侯前後方

大夫前方後挫角



天子之士亦直諸侯之士亦前後方但中用爵韋領紕純皆緇

祭服則謂之韍廣長紕純之制盡同但于其中畫之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

韎韋卽玉藻曰一命縕韍儀禮所謂韎韐自大夫而上皆赤韍人君朱韍韋弁雖非祭服亦服韍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韋弁服也

舄屨

士冠禮記曰屨夏用葛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

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屨人疏云以絛爲之繶縫中紃也疏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絛紃也純緣也疏繞口緣邊三者皆青博廣也魁蜃蛤柎注也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複下曰舄古今注舄以木置屨下禪下曰屨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相對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相比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散屨亦謂去飾

內則偪屨著綦注偪行縢綦屨繫也疏云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于足也案當是以繫穿于絇中而結于足　玉藻曰童子不屨絇

舄

屨

偪詩謂之邪幅箋云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疏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

閻百詩尚書疏証云詩之邪幅臧哀伯所謂偪人君之盛服也非行縢者比康成杜預時無復此制故第曰若今行縢而已至內則之偪則常人之服也康成直注爲行縢不言若其密如此

冕弁冠服表

天子		
裘冕	鄭云冕而無旒服大裘加元衣　禮箋云冕十二旒五采繅十二就就間長尺二寸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玉瑱服大裘裼元衣有日月星辰及裳凡十二章臧說　賈云天子之服小章皆十二　狐青裘裼元絹衣此熊氏之說禮箋云是也孔以爲羔裘元衣帶韍爲並同	朱韍龍火山　素帶朱裏　終辟赤爲　黑絇繶純　祀天　祭地貢說
衮冕	冕十二旒繅采玉笄紘瑱同旒皆玉十　衣五章裳四章	享先王　受覲　賈云春夏大射
鷩冕	冕九旒衣三章裳四章　餘並同衮冕	享先公　饗食賓客
毳冕	冕七旒衣三章裳二章	祀四望山川
希冕	冕五旒衣一章裳二章	祭社稷五祀
元冕	冕三旒衣無文裳刺黻　餘並同衮冕	祭羣小祀　朝日聽朔齋　蓍簭
爵弁	吉服不用謂之弁絰以爲弔服　紂衣纁裳	哭諸侯　禮箋云天子弔服未

王　公

衮冕

（王）受于朝當食三老五更皮弁服案于大學孔說 諸侯朝天子皆裨冕天子不得以皮弁受親迎讀孔

（公）冕九旒三采 繅九就就間玉此孔說貫玉 九寸三采玉以諸侯唯一 九青紘玉笄冕 玉瑱 衣五章有降章 龍無升龍裳餘同衮冕 四章[illegible]章 狐青裘裼元 綃衣 素帶終辟 黃朱韍火山 黃朱舄黑 絇繶純 朝天子 從王大祭祀饗射服之 鄭云魯在國祭服與天子同

鷩冕

冕七旒旒九 衣三章裳四章 從王享先公

毳冕

冕五旒旒九 玉 衣三章裳二章 祭先王 從王中祭祀服

希冕

冕三旒旒九 玉 衣一章裳二章 從王小祭祀服

元冕

冕無旒 衣無文裳刺黻 祭宗廟 親迎緇衣纁裳（特牲）郊特牲疏以爲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之冕昏禮疏以爲不得過元冕

爵弁

（王）小斂爵弁既斂加絰謂之弁絰既殯則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也 承天變 金縢王與大夫盡弁 鄭注爵弁者承天變降服

（公）紂衣纁裳韎韐 紘笄瑱裘中衣帶屨當同士 始受命于王服之 諸侯遷廟當爵弁

侯伯

冕七旒三采冕五旒旒七冕三旒旒七冕無旒
繅七就戴五等云玉
之侯繅藏就餘同鷩冕（皆九）
間七寸三采
玉七服小章
皆七
餘並同公
朝天子
從王鷩冕以從王服
上
玉
從王服

同公
孫叔然說
諸侯祭先
君裨冕小
祭祀元冕
蕞用之

同公

子男

冕五旒三采
繅五就就間
五寸三采玉
五服小章皆
五餘並同侯
伯
朝天子
從王毳冕以從王服
上

同公

同公

王之三公

加一命則服
袞與上公同

孔云服毳冕冕之旒無文當四旒旒玉
以命數爲以差當六旒八
節則八旒三旒玉八
采繅八就就餘同毳冕
周八寸三采
玉八服小章
皆八
餘應同子男
助王祭

從王聽朔
郊勞諸侯
覲迎賓說

自祭
王制疏云
王之孤卿
晉弁自祭
則公當同

王之孤

冕蓋六旒朱冕蓋四旒旒紂衣纁衣韎
綠繅六就就六玉
韐纁屨黑約

希冕
閒六寸朱綠衣無文裳刺黹純
玉六繅組紱韍小章六
繅邊象笄瑱餘同希冕
瑱
衣一章裳二
章小章六狐
青裘豹袖裼
元綃衣
素帶辟垂
赤韍山赤
舄黑絇繶純
助王祭

元冕
從王聽朔
親迎賈說

爵弁
餘同冕
自祭其廟

王之卿大夫
諸侯入為王官仍服其服詩大車毳衣箋云子男入為大夫者

冕卿六旒六玉朱綠繅旒
六就服小章
六
大夫四旒四玉朱綠繅旒
四就長四寸
服小章四
餘同孤
助王祭
從王聽朔
親迎賈說

自祭未聞
王制疏王之卿爵弁自祭與孤同大夫皮弁案諸臣分三等卿一大夫為一賈疏以卿元冕是也玉藻疏熊氏說天子大夫爵弁自祭與諸侯孤同皇

	公之孤 次國卿	公之卿大夫 次國大夫 子男卿大夫	士 天子諸侯之士同
	旒玉繅就服小章各以其命數餘同王之孤 助君祭 次國之卿助君祭不得希冕未聞所用		
	旒玉及服小章各以其命數餘同王之孤 助君祭親迎賈說	再命以上旒玉繅就服小章各以命數赤韍一命者冕無旒緼韍餘同孤 助君祭親迎賈說，昏禮注大夫以上冕服親迎鬼神之	
氏說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朝服以祭便與鄭氏四命以上齋祭異冠相妨非也	未聞卿所用孤弁而祭于已	未聞	純衣纁裳練帶率下辟以緇韍韐纁屨黑絇繶純象笄象瑱緇組紘纁邊狐青裘豹褎裼元綃衣

天子

冠服	說	用
韋弁	鄭云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弁綦飾如皮弁朱紘玉笄玉瑱服狐裘裼黃衣觀詩素帶朱韍鄭云白舄青約繶純鄭志又云韎韋衣素裳聘禮注韎布為衣而素裳	兵事 月令疏熊氏云天子秋冬田韋弁服
皮弁	白鹿皮為弁綦飾五采玉十二象邸玉笄朱紘玉瑱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服狐白裘裼素錦衣文王世子疏云皮弁服以采為領緣戴云皮弁衣當以素異于重素者其領緣采也敖繼公以為衣亦素素帶素韠白舄青約繶純蜡則葛帶榛杖	眡朝 食 郊 聽祭報 蜡 燕 詩頍弁注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皮弁以燕
冠弁	元冠朱組纓十五升緇布衣積素以為裳旒緇加服麑裘裼緇衣此禮箋說孔以為緇衣羔裘素帶素韠白舄同皮弁	田 賈据月令注謂四時田戎服正田兵冠惟習兵非也 養老 王制云人元衣而居
元端	元冠朱組纓元衣元裳禮箋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同而韠不同天子朱韠鄭以天子元端朱裳也服羔裘裼緇衣孔說黑屨青約繶純帶同弁	卒食而居
素服	鄭云素服縞冠素屨	大札大荒大烖
深衣		
緇布冠	天子始冠元冠朱組纓蓋卽元端服不用緇布冠	

希冕

元冕

爵弁 助君祭凡入君廟皆爵弁 冠三加 親迎則緇袘

諸侯	
綦飾三采玉玉數如其命青紘玉笄玉瑱衣裳裘裼與天子同素帶朱韍與冕同白舄與天子同	
綦飾三采玉王數如其命紘笄瑱同韋弁衣裳同天子鄭注詩錦衣狐裘為皮弁服注論語又以素衣麑裘為皮弁服孔釋之以諸侯受命服皮弁于天子服錦衣狐裘歸以告廟不常服常服素衣麑裘也帶舄與韋弁	禮記曰燕朝服于寢此說是也王制燕衣而養老注則云燕衣元衣素裳其冠委皃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殆鄭未定之說孔以天子燕同姓皮弁燕羣臣元冠兩用其說亦所不取賓射燕射孔以為與燕同皮弁是也
天子冠弁諸侯以下謂之朝服又謂之冠端元冠丹組纓繢緌[illegible]旒紝十五升緇布衣素裳羔裘裼緇衣帶舄韠同皮弁王制注云王者之後朝服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王者	養老注云天子諸侯皆以燕服養老燕禮曰燕朝服是也案鄭以上云夏后氏燕衣互之故解為燕服其實元衣非燕服也
元冠丹組纓繢緌元衣元裳黃裳雜裳鄭云朱裳服羔裘裼緇衣朱韠黑屨青絇繶純帶同弁	
禮纂云諸侯而下有素端素端之服裳縞冠素衣素裳素屨	
十五升白布為衣其冠則亦元冠也	
緇布冠繢緌冠而敝之疏云其頰項青組纓等並同士	

衣服十四

儀禮圖 卷一

服	用		王之公卿大夫
韋弁	兵事 田獵 孔疏 王		素飾各如其命數無旒
皮弁	視朔 孔疏 相朝 接聘賓 蜡 巡牲 小雅 射義疏詩侯射于竟其服皮弁 服 禮箋云諸侯弔服未小斂皮弁服既小斂加經謂之弁經既成服則錫衰有經帶卿以爲錫大夫錫衰卿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也	同 素韠	素飾各如其命數一命無
朝服	視朝 食 食聘賓 燕射 賓射 大射 射義疏以燕射賓射 在學宮當用皮弁 養老 饗廟禮君變 反命 世子朱君名之	之後禮也據此則杞之朝服元衣元裳冠牟追宋之朝服縞衣素裳冠章甫又玉藻元冠紫綏注云杞宋王者之後服則章甫紫綏	元冠綦組纓衣裳同諸侯
元端	齋 蔡邕 鄭云燕居元端禮箋云夕深衣即燕居元端爲齋服諸侯未命入廟之服醮辭注		元冠綦組纓元衣元裳黃
素端	凶荒齋禱		素委兒素衣素裳散屨
深衣	夕 燕居		同諸侯
緇布冠			大夫無冠禮不用緇布冠

	大士	諸侯之孤卿 大夫士
兵事	緇組紘纓邊象笄瑱衣裳裘裼與天子同再命以上赤韍一命緼韍帶素與冕同白屨黑絇繶純士練帶韍韐	再命以上綦飾各以命數一命以下無飾緇組紘纓邊象笄瑱賈孔並以在兵則韎韋衣裳禮事則韎布衣而素裳狐裘黃衣孔又云纒製大夫以上素帶士練帶再命以上赤韍一命士韎韐並白屨
朝 大夫自祭冠案士祭亦宜以朝之皮弁大學皮弁祭菜注云朝服則諸侯之有司不皮弁	飾餘同韋弁衣裳同天子麑裘青豻褎裼絞衣又詩羔羊疏云卿大夫狐白士麑裘素韠帶屨同韋弁	再命以上綦飾各以命數一命以下無飾紘笄瑱同皮弁衣裳同諸侯麑裘青豻褎裼絞衣帶屨同韋弁並素韠
聽私朝	娓鱗紐羔裘豹袪裼緇衣帶韠屨同皮弁	元冠綦組纓娓鱗紐衣裳同諸侯羔裘豹飾裼緇衣帶韠同皮弁屨亦同僕右恆朝服右虎裘僕狼裘
齊 王朝之臣夕當以元端春秋傳曰有司免牲元端	裳雜裳鄭云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裘裼當同朝服大夫以上素帶素韠士緇帶爵韠並黑屨青絇繶純	元冠綦組纓元衣元裳黃裳雜裳鄭云大夫素裳又云大夫以上元端傳其秋禮纂云非也裘裼當同朝服大夫以上素帶素韠士緇帶爵韠並黑屨青絇繶純
凶栽齊		素委兒素衣素裳散屨
燕居		同諸侯
		以緇布為冠無緌頍項青組纓屬于頍其服卽元冠服冠而徹之

		庶人
韋弁	黑絇繶純　兵事　卿歸饔餼　下大夫致禮	
皮弁	從君視朔　聘　禮箋云卿大夫弔服未小斂皮弁既小斂加経既成服皮弁経錫衰有帶	
朝服	朝　孔賈並云大夫夕于君朝服　自祭其廟　尸同服　凡承君命入廟皆朝服　聘食　郊勞聘賓　聘展幣肆　問卿　宰夫設食致　饋　鄉飲射　冠子　士負世子　禮箋云士弔服未小斂元冠朝服既小斂易元冠為素委皃冠加経焉既成服疑衰布上素下素委皃経帶	
元端	視私朝　齋　孔賈云士夕于君元端　子事父母朒　鮭士　息司正　鄉射戒賓　大夫去位三月後服元端　注玉藻	
素端	凶裁齋禱	
深衣	夕　燕居	同士　庶人以深衣為吉服　犬羊裘不裼
緇布冠		同士　詩云臺笠緇撮傳云緇撮緇布冠疏云庶人常服其衣亦深衣黃衣黃冠而祭黃冠即臺笠

婦人服表

此篇多以意推俟考

		首服	王后	三夫人
凡衣皆袍制素沙爲裏凡副有衡褖衣以上皆有瑱其紞瑱之差皆如男子又鄭昏禮注云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賈云狄衣領亦然				
褘衣	色元刻繒爲翬而畫之綴于衣	首服副元舄黃絇繶純 婦人亦有帶則衣紳是也其制當與男子同	從王祭先王	
揄狄	色青刻繒爲搖而畫之以綴于衣	首服副青舄白絇繶純	從王祭先公	從王祭先王先公 此記注周官注三夫人之服闕
闕狄	色赤刻繒爲翟而綴于衣不畫	首服副赤舄黑絇繶純	從王祭羣小祀	從后祭羣小祀
鞠衣	色黃	首服編黃屨白絇繶純	告桑	告桑
展衣	色白	首服編白屨黑絇繶純	以禮見王及賓客	從后見賓客
褖衣	色黑以上皆絲衣	首服次黑屨青絇繶純	御于王 鄭云燕居褖衣纚笄鄭以被與次一錫衣與褖衣一故也今案燕居宜宵衣被	蓋以禮見王之服
宵衣	亦曰錫衣以布爲之絹以爲領大夫妻以上侈其袂色元	首服被纚笄亦黑屨青絇繶純	燕居	蓋御于王之服
	對男子深衣當有其服不知其文詩曰縞衣綦巾或是也以十五升白布爲之			
嫁服	凡嫁服皆攝盛賈云王后以下初嫁皆有袡			

弔服素委皃

	褘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褖衣	宵衣		嫁服
		狄以上							
九嬪				從王后祭告桑（此禮箋說周官注鞠衣而下）	從后見賓客	以禮見王	御于王		
世婦				從后祭告桑（禮箋說周官注展衣）	從后見賓客	以禮見王	御于王		
女御					從后祭桑見賓客（禮箋說周官注褖衣）	以禮見王	御于王		
上公夫人	從君祭先王	從君祭羣廟	從君祭羣小祀	告桑	以禮見君及賓客	御于君	燕居		
世婦				從君祭	從夫人見賓客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御妻					從君祭賓客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妾						從君祭賓客	見于君入御		
侯伯夫人		從君祭宗廟	從君祭小祀	告桑	以禮見君及賓客	御于君	燕居		諸侯之夫人翟衣而嫁在途衣錦褧衣
世婦				從君祭	從夫人見賓客（禮箋說）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妻					從夫人祭祀賓客	以禮見君	御于君		
妾						從夫人祭祀賓客	見于君入御		
子男夫人			從君祭	告桑	以禮見君及賓客	御于君	燕居		

世婦	妻妾	三公夫人	王之孤公之孤之妻	次國小國之卿之妻	王之大夫卿公之卿大夫侯伯子男之大夫之妻	士之妻	庶人之妻
		孔云加一命褘衣與上公夫人同					
		從后祭					
		從后桑	助君祭	助君祭			
從夫人祭祀賓客禮箋說		從后賓客	從后夫人賓客	從夫人賓客	助君祭從夫人賓客		
以禮見君	從夫人祭祀賓客	蓋祭其廟之服	蓋祭其廟之服	蓋亦從夫人小禮事之服	蓋亦從后夫人小禮事之服	助君祭從夫人賓客	
御于君	見于君入御	禮見君子	禮見君子	蓋祭其廟	祭其廟禮箋說	祭其廟	
							蓋以縞衣綦巾爲吉服
						次純衣纁袡加景從者纚笄被宵衣加潁黼	詩箋云中衣裳用錦而加禪縠庶人之妻嫁服也

儀禮圖卷第一

儀禮圖 卷一

儀禮圖

賜進士出身充 實錄館纂脩官 武英殿協脩官翰林院編脩張惠言述

卷第二

士冠禮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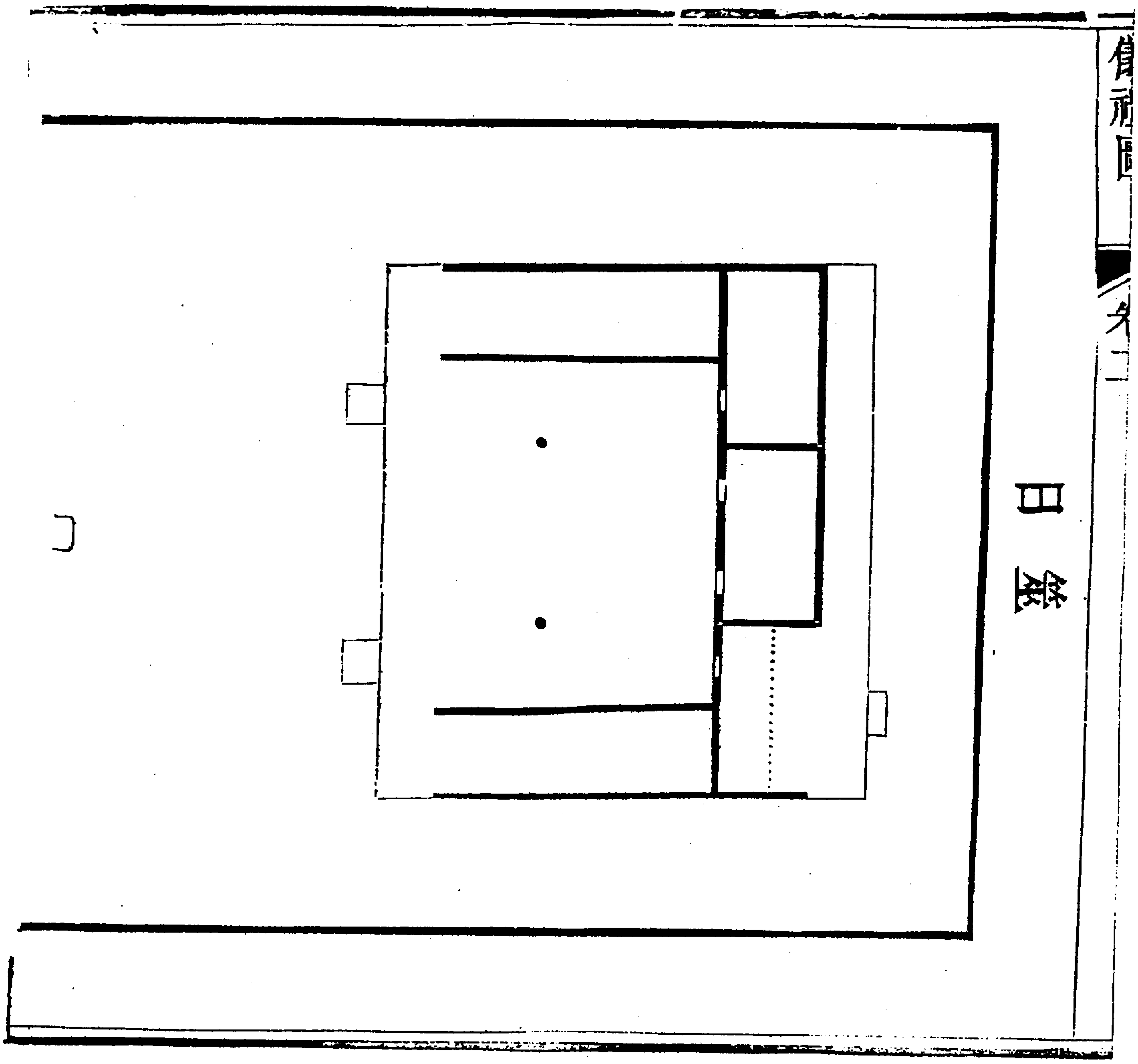
筮日 戒賓 宿賓 爲期 陳服 迎賓 賓至設筵
始加 禮 見母 賓出 見兄弟 見贊者 不禮 始加醮用
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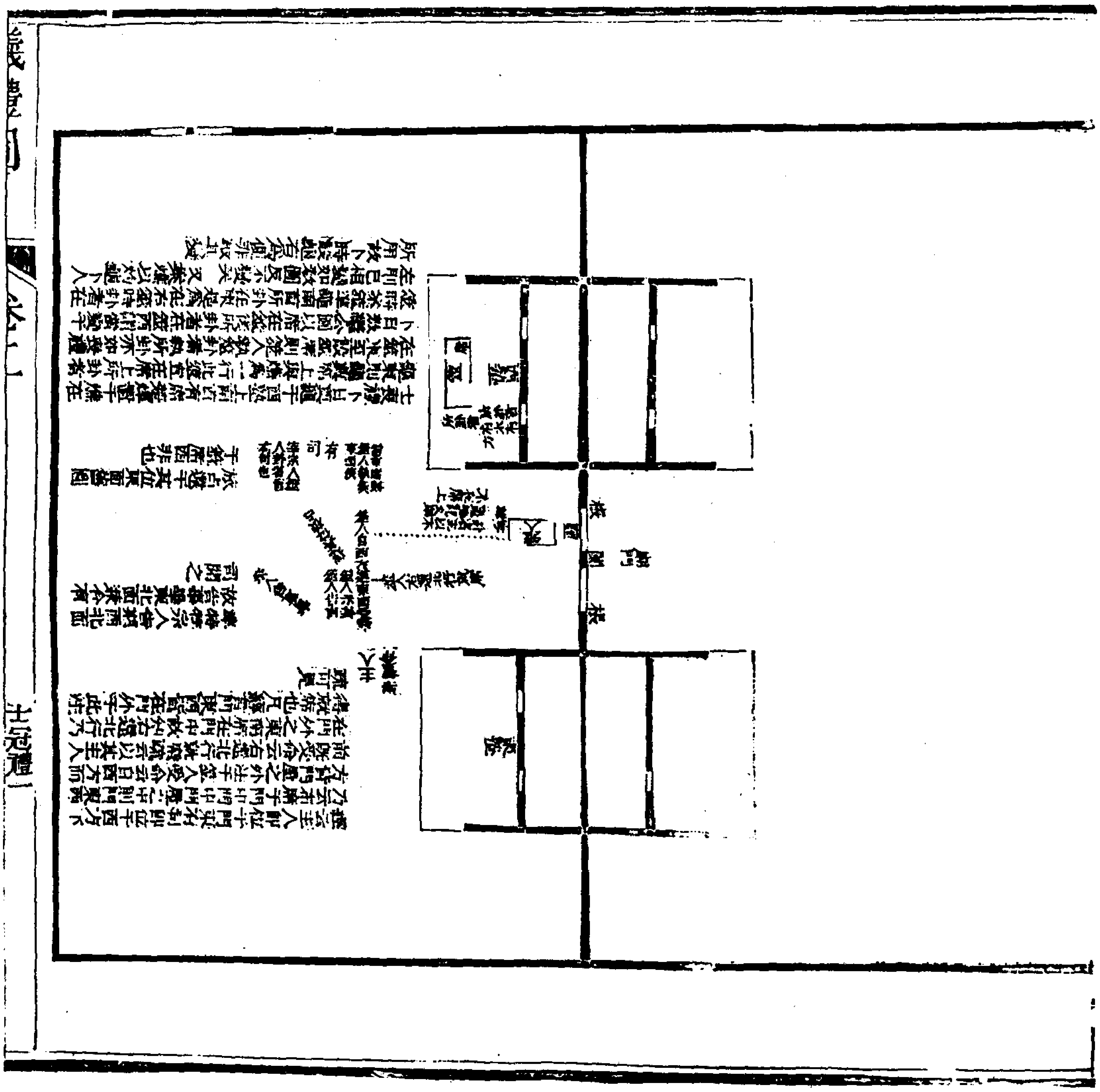
士昏禮第二

納采 納吉 納徵 禮賓 親迎 婦入室 士匕載 同牢
見婦 禮婦 盥饋 婦餕 饗婦 三月奠菜 壻
見外
舅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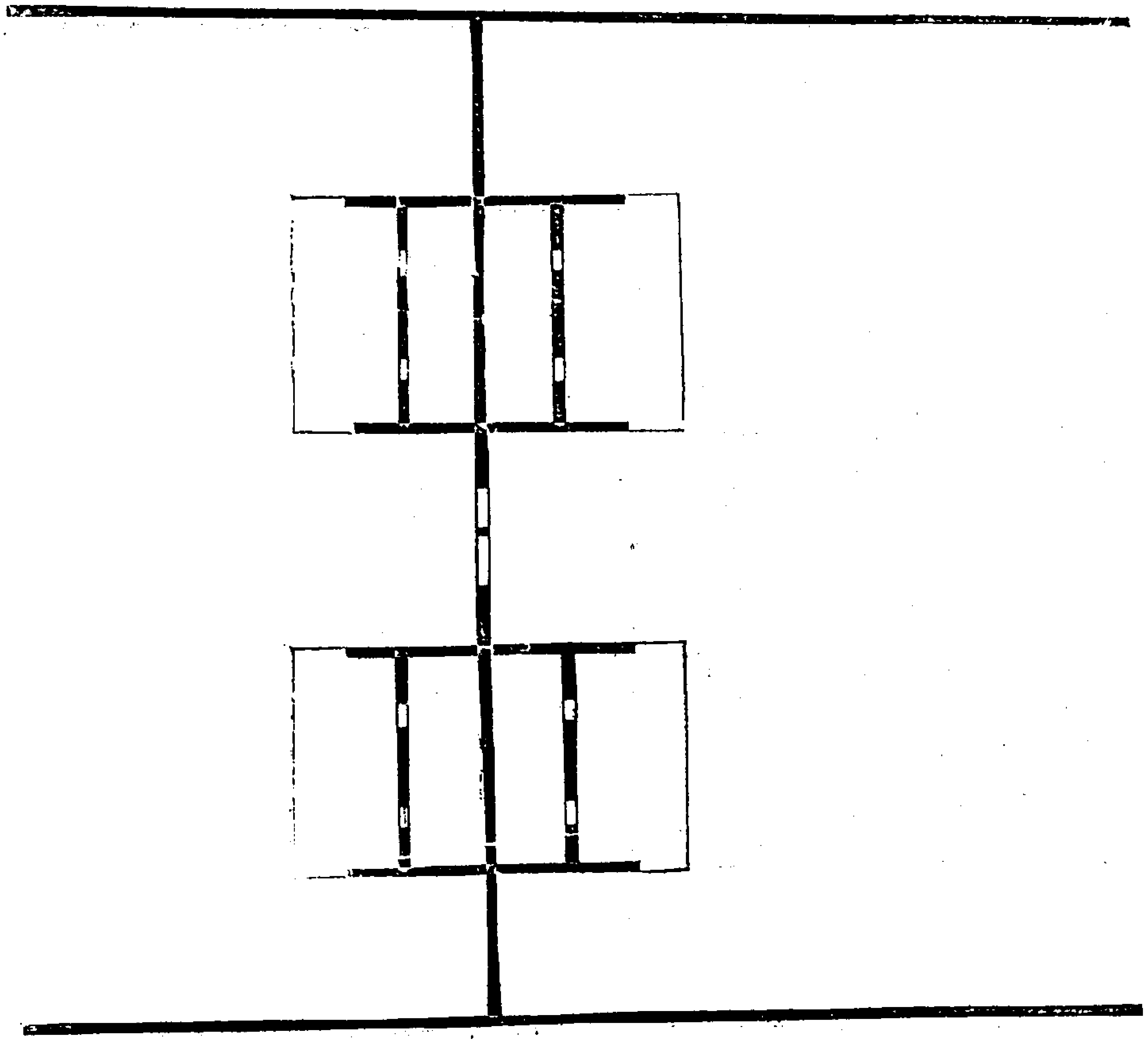
士相見禮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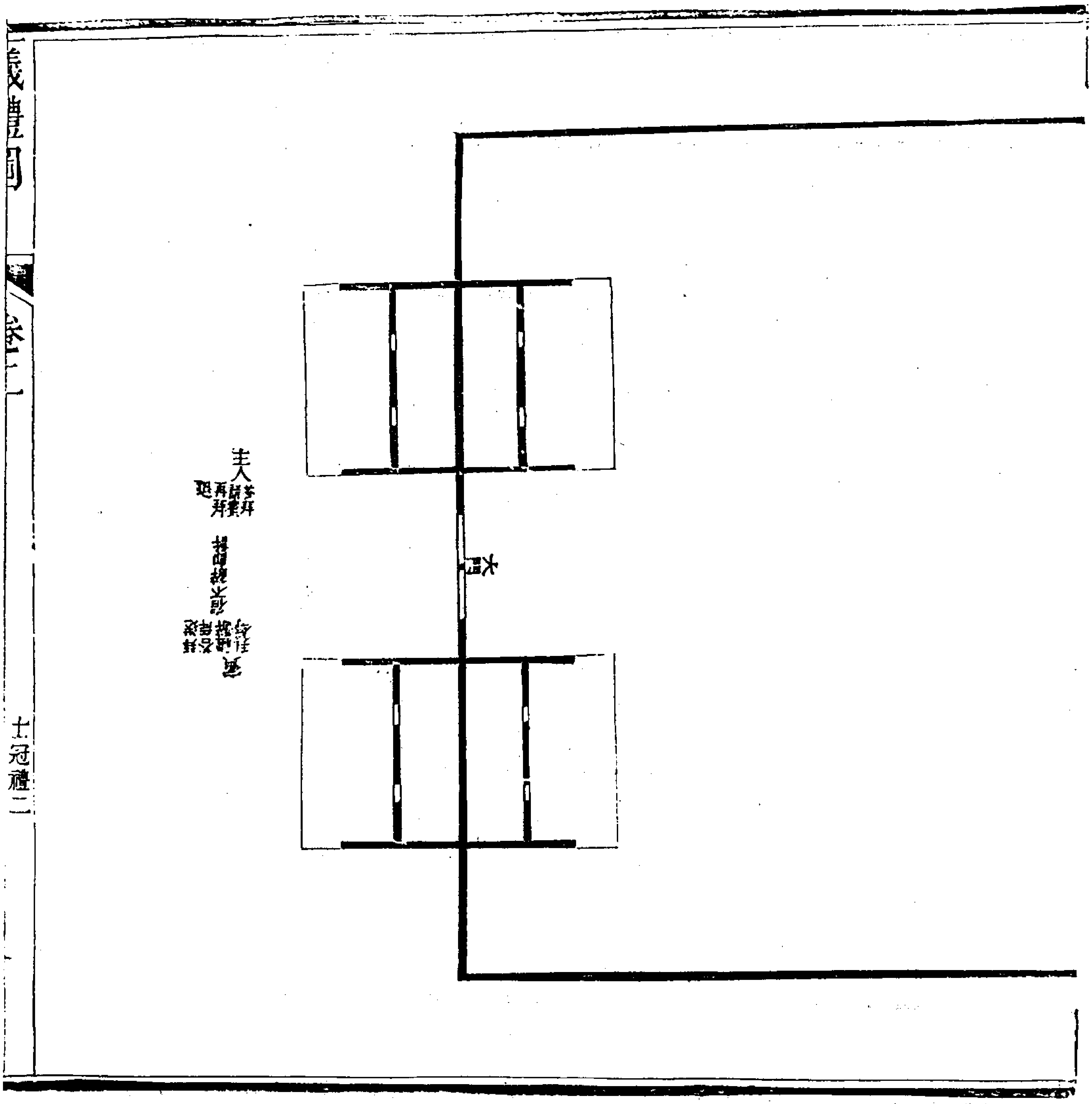
士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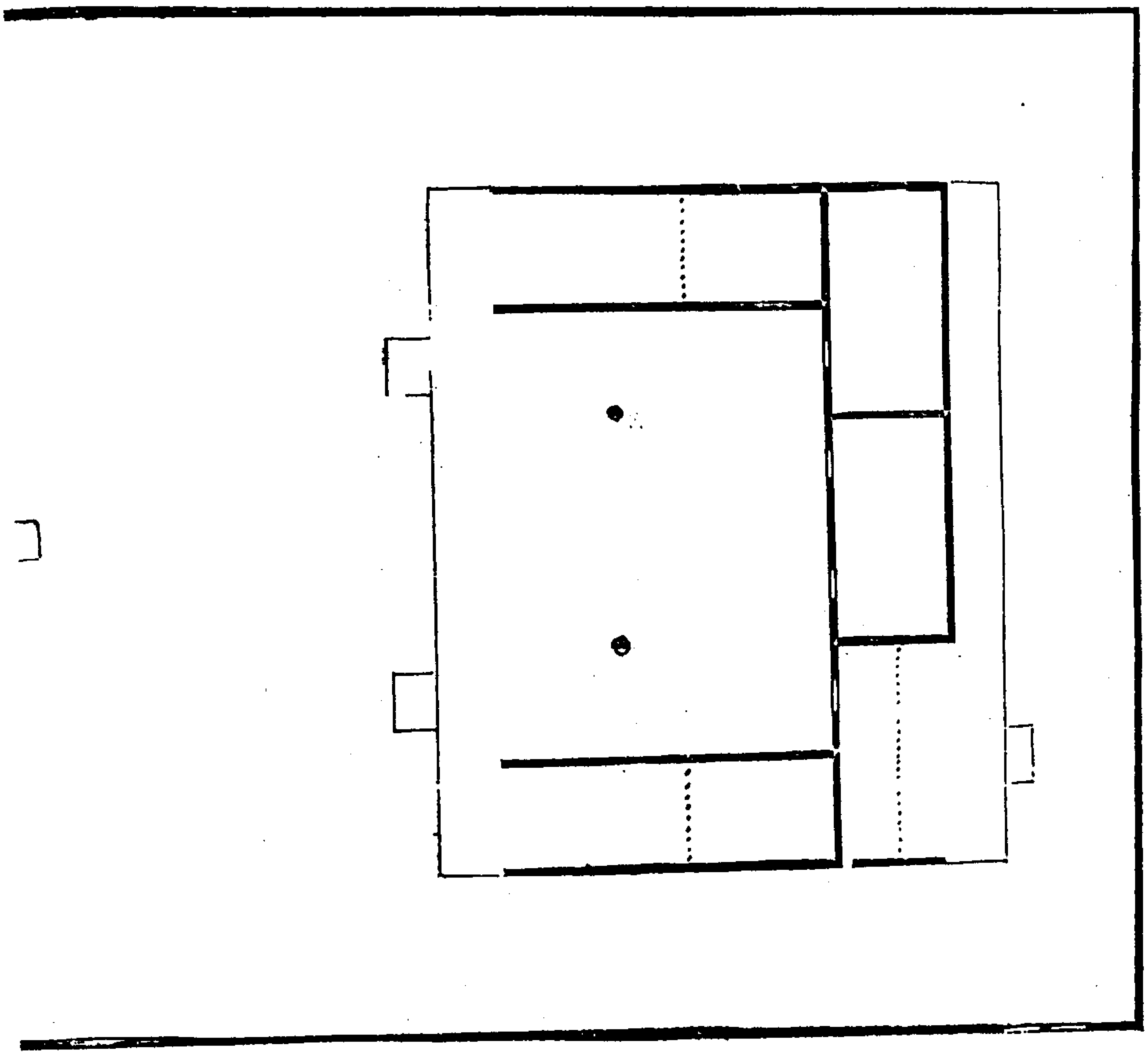

日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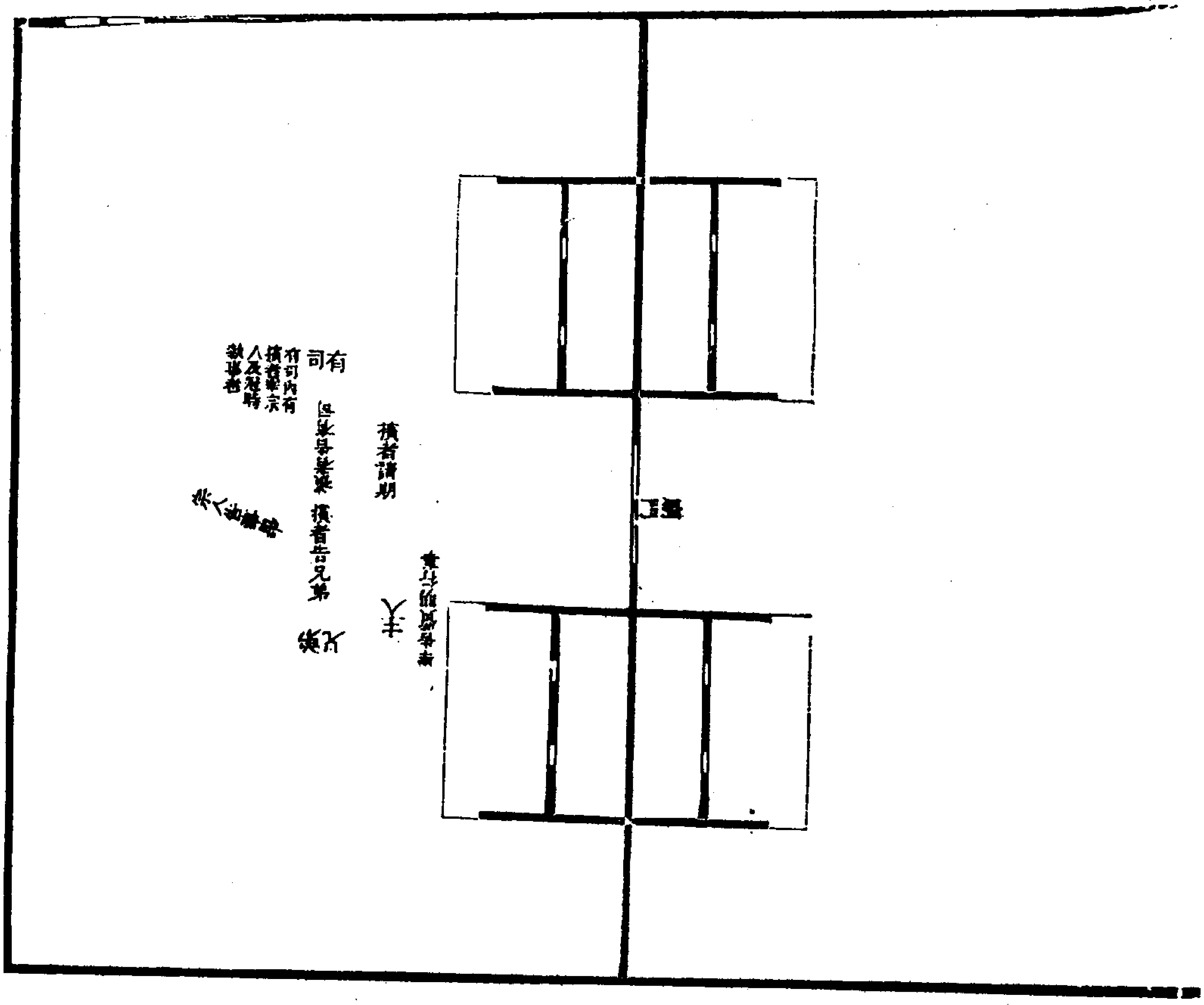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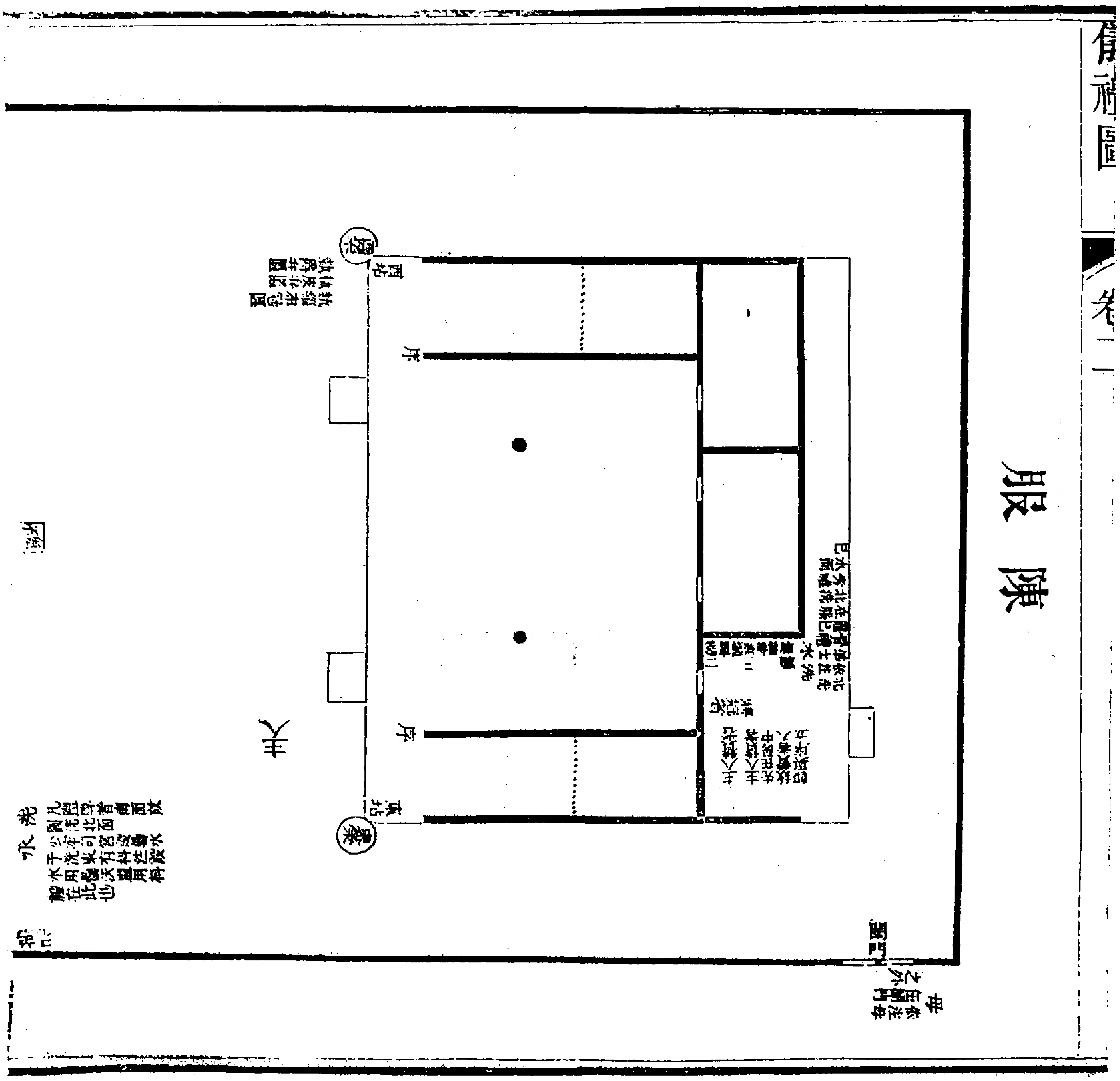
賓宿賓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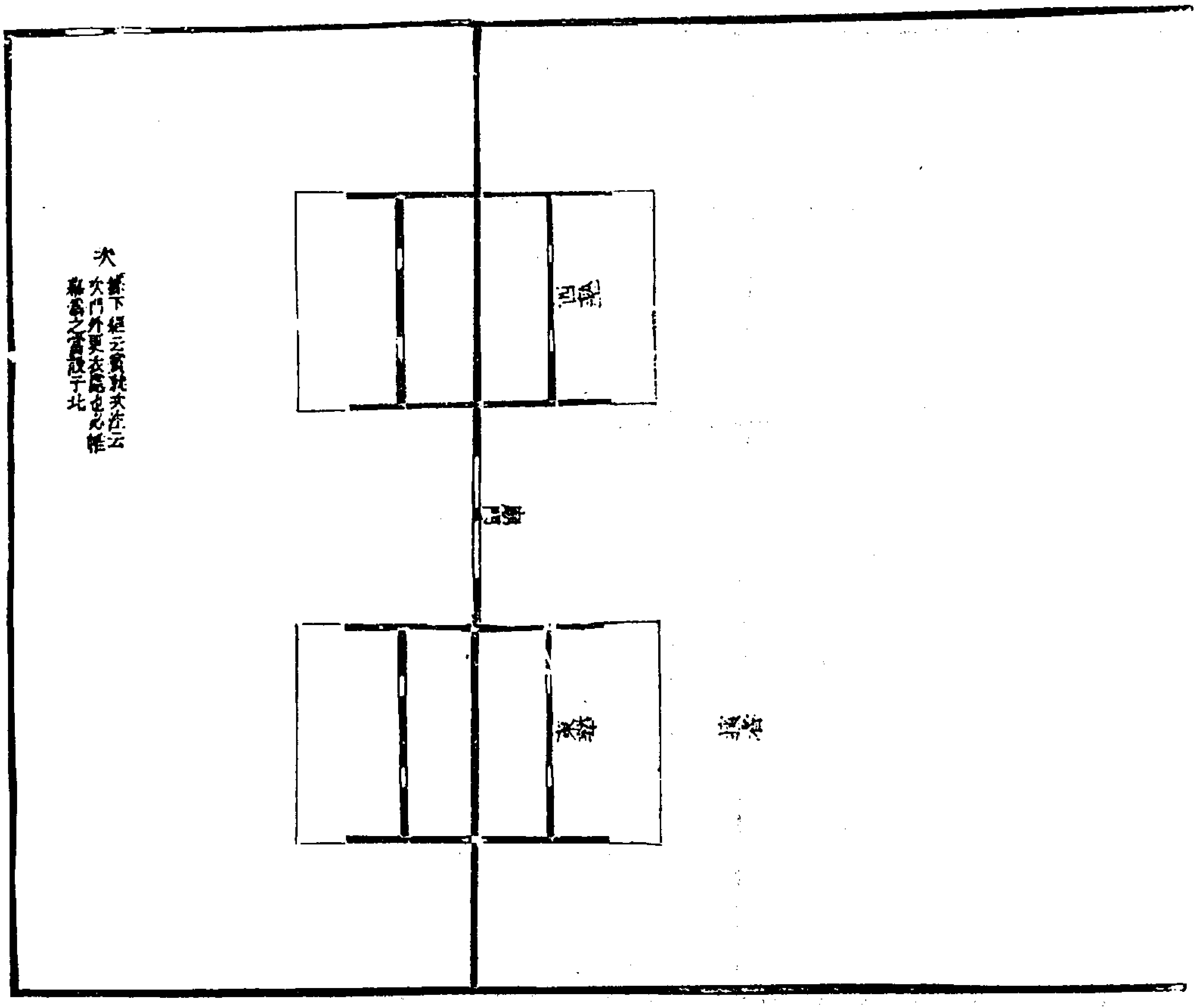

主人
賓
大門
士冠禮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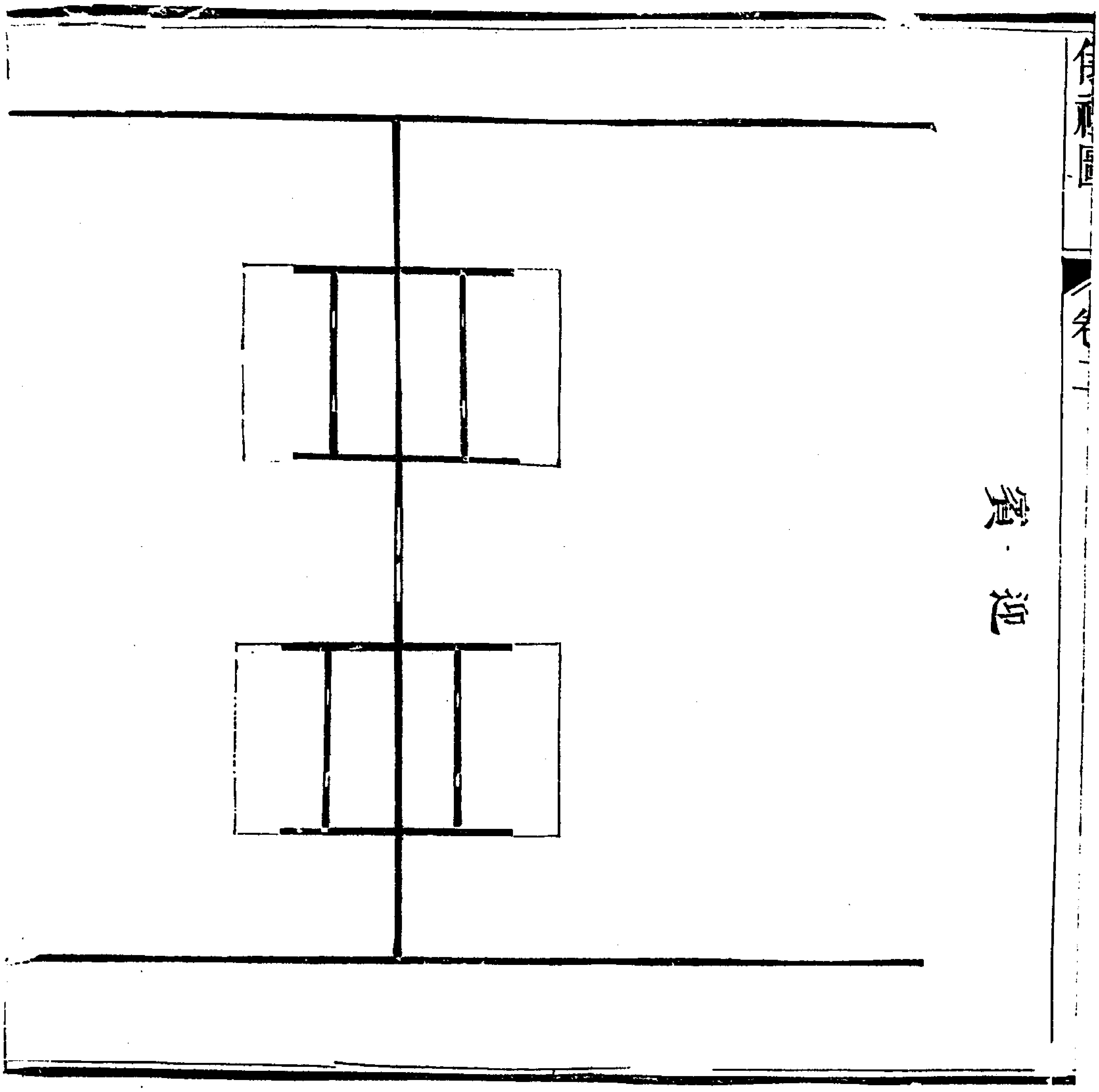

爲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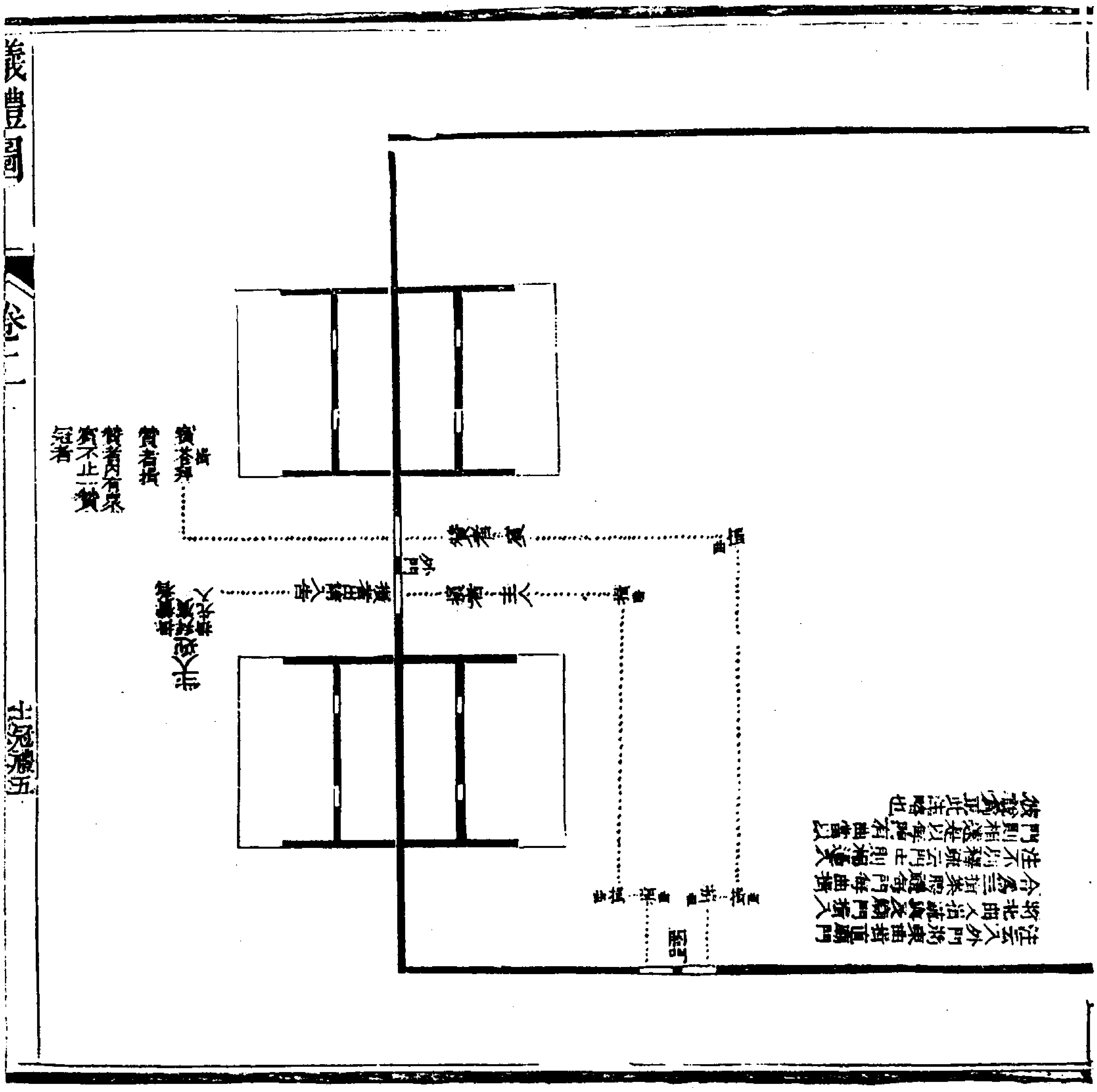

有司
擯者請期
擯者告兄弟
主人
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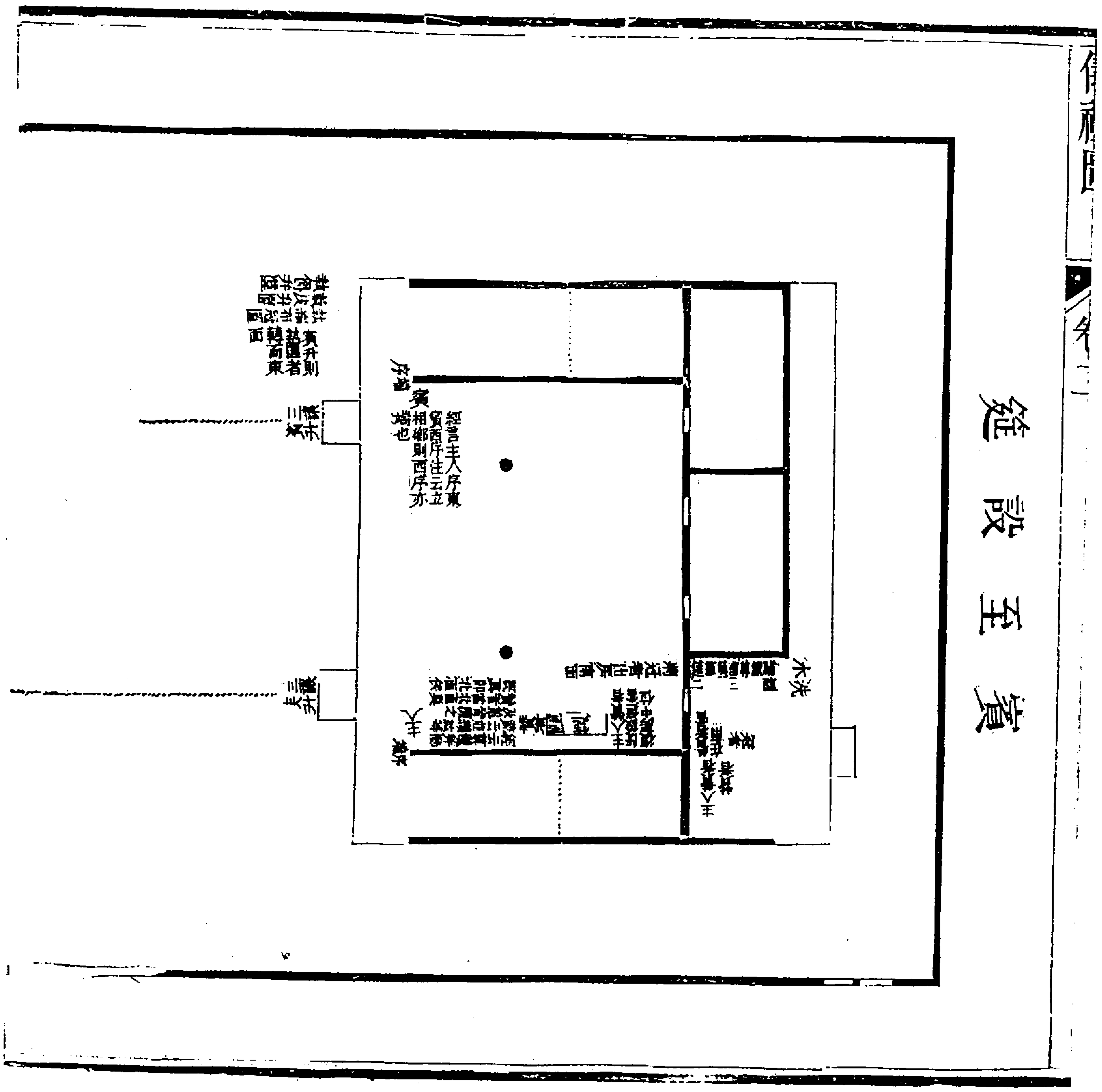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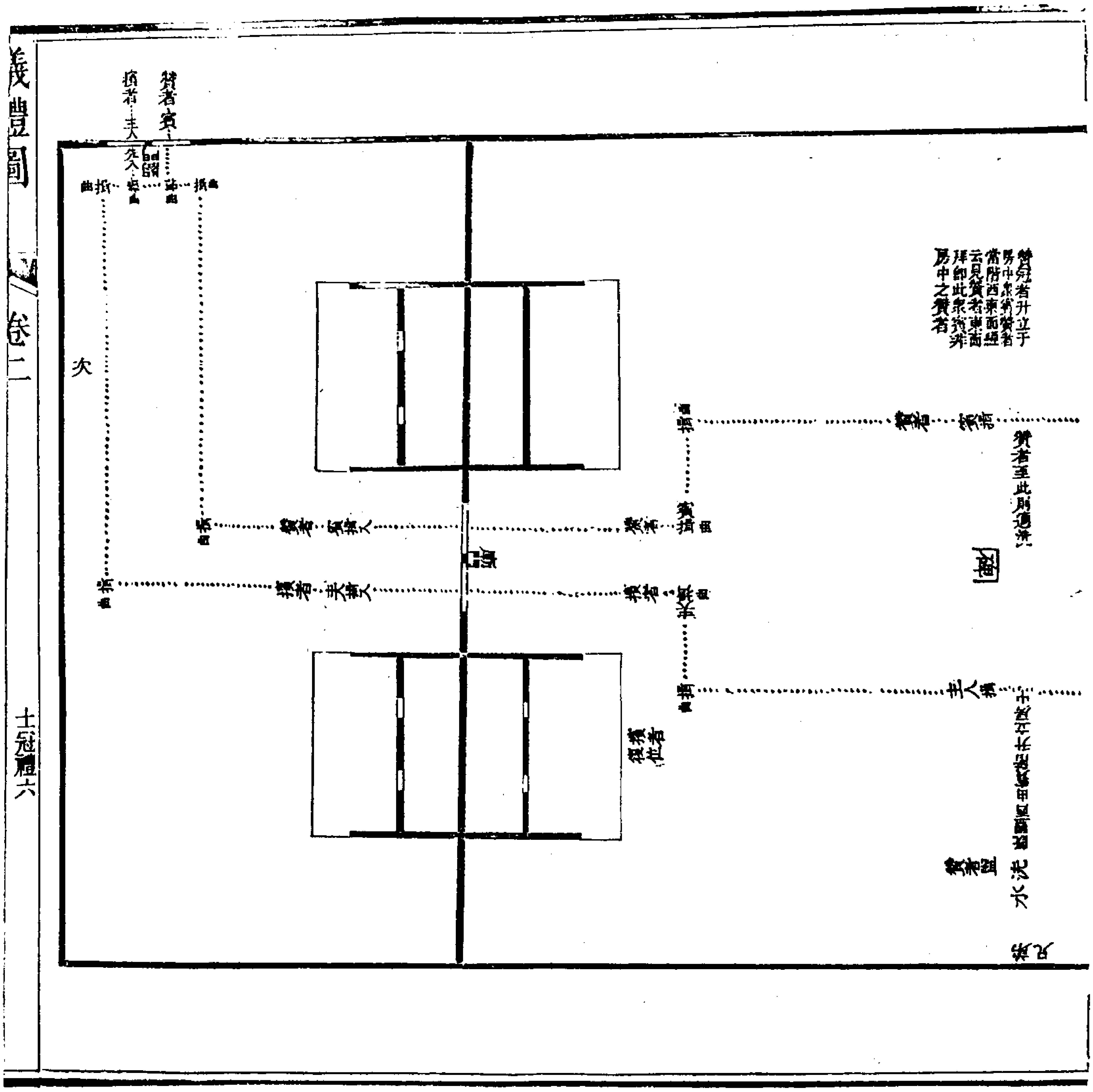
陳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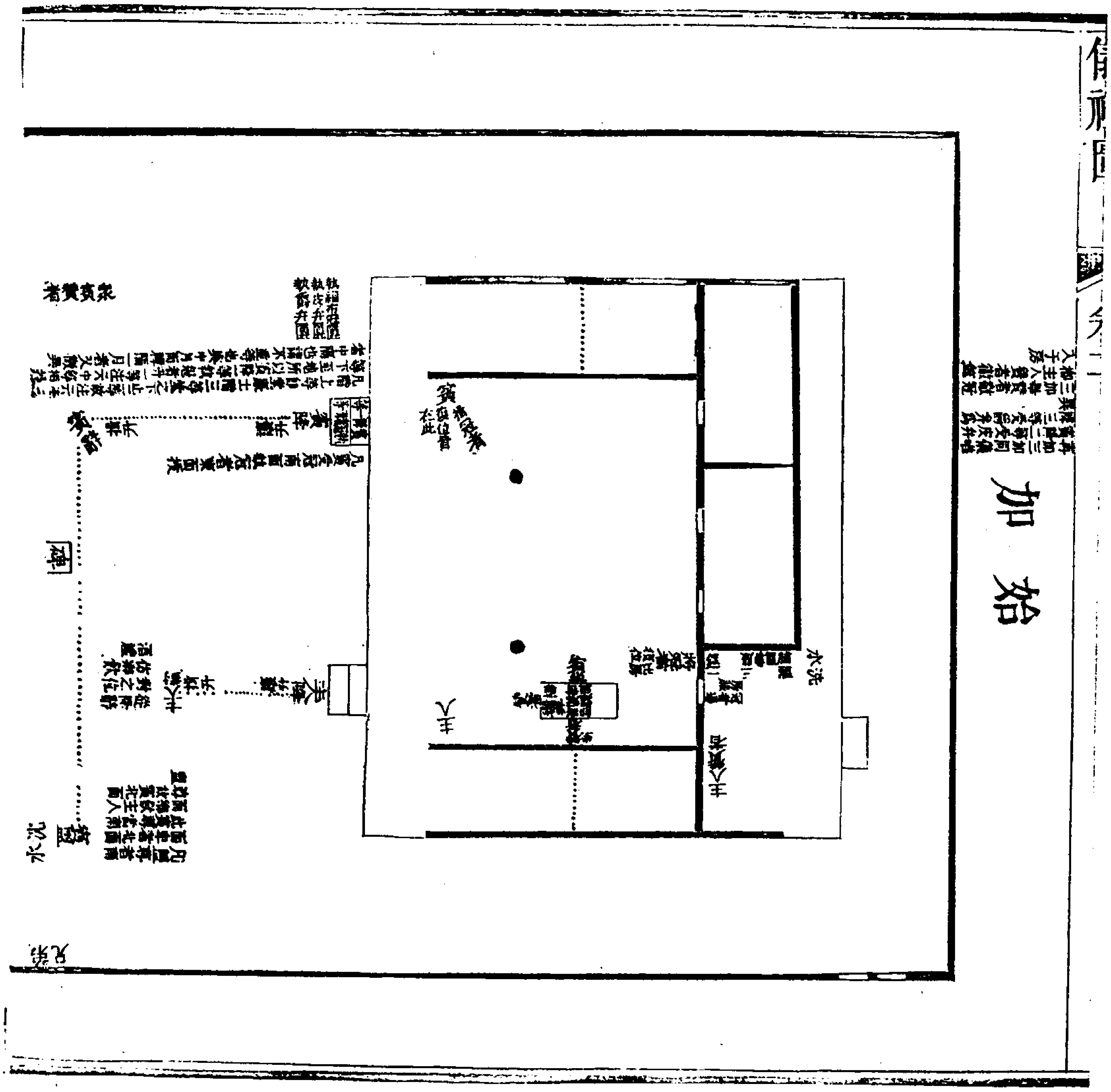

次
闕下 經云賓就次注云
次門外更衣處也必帷


賓
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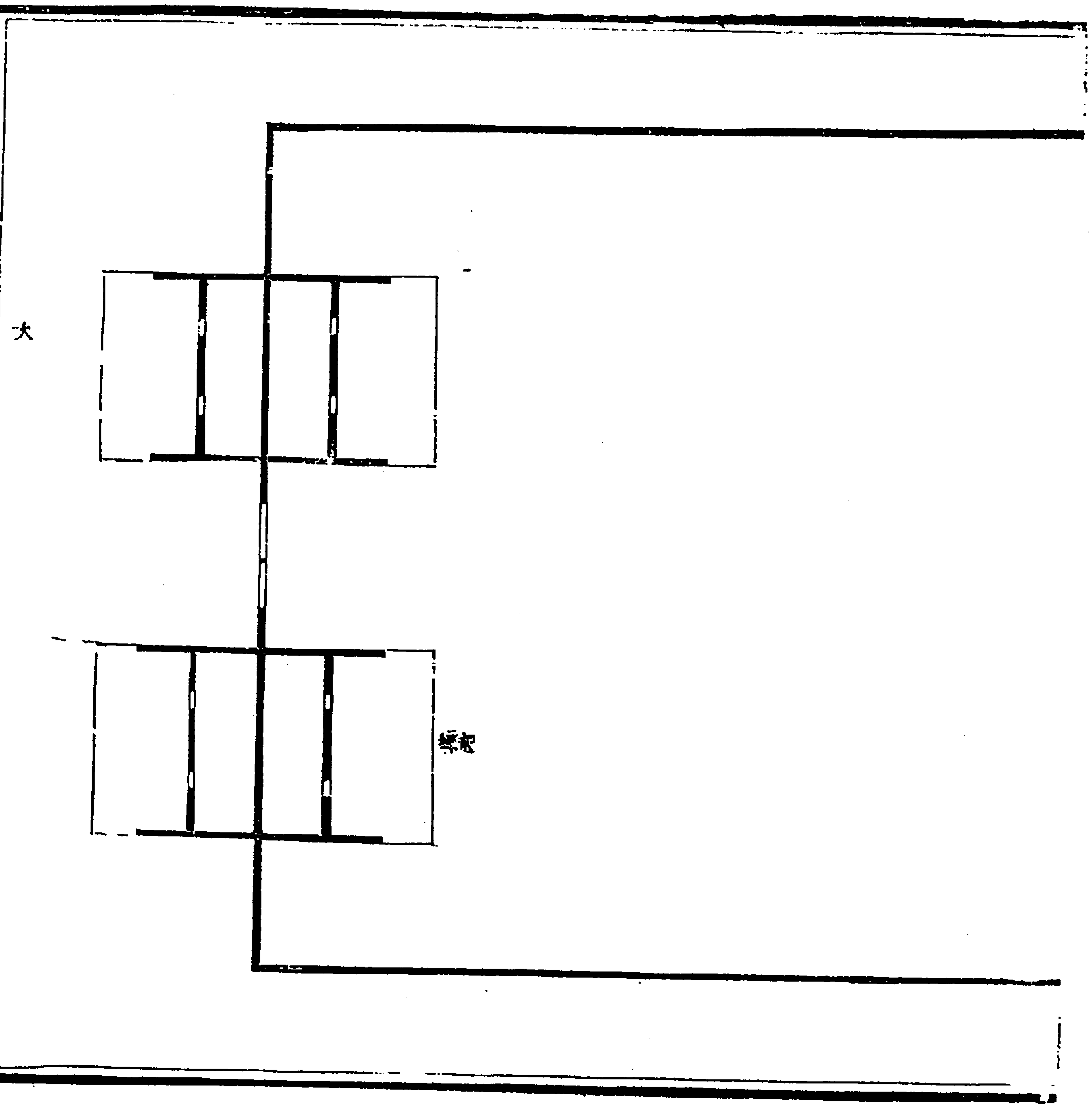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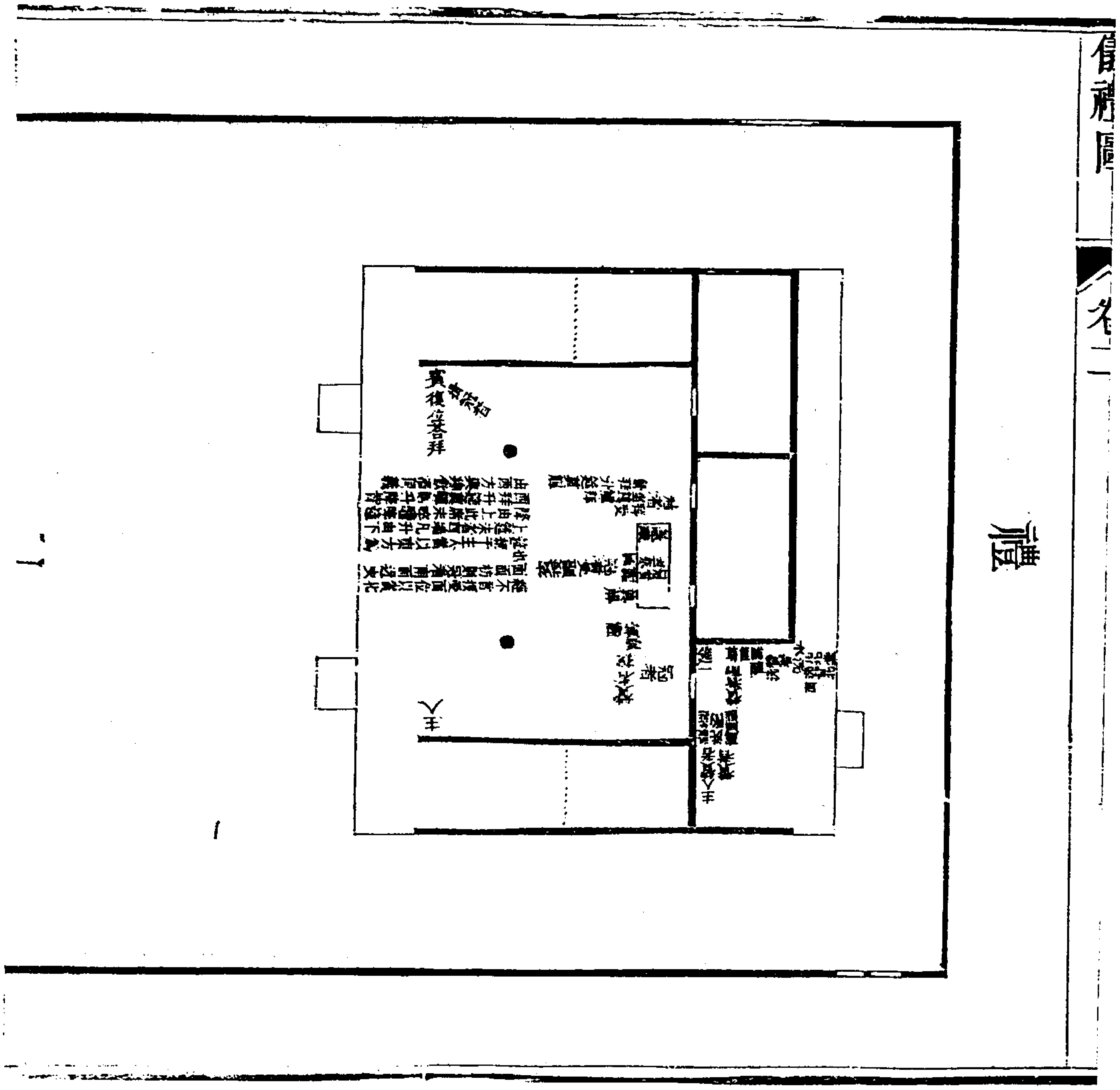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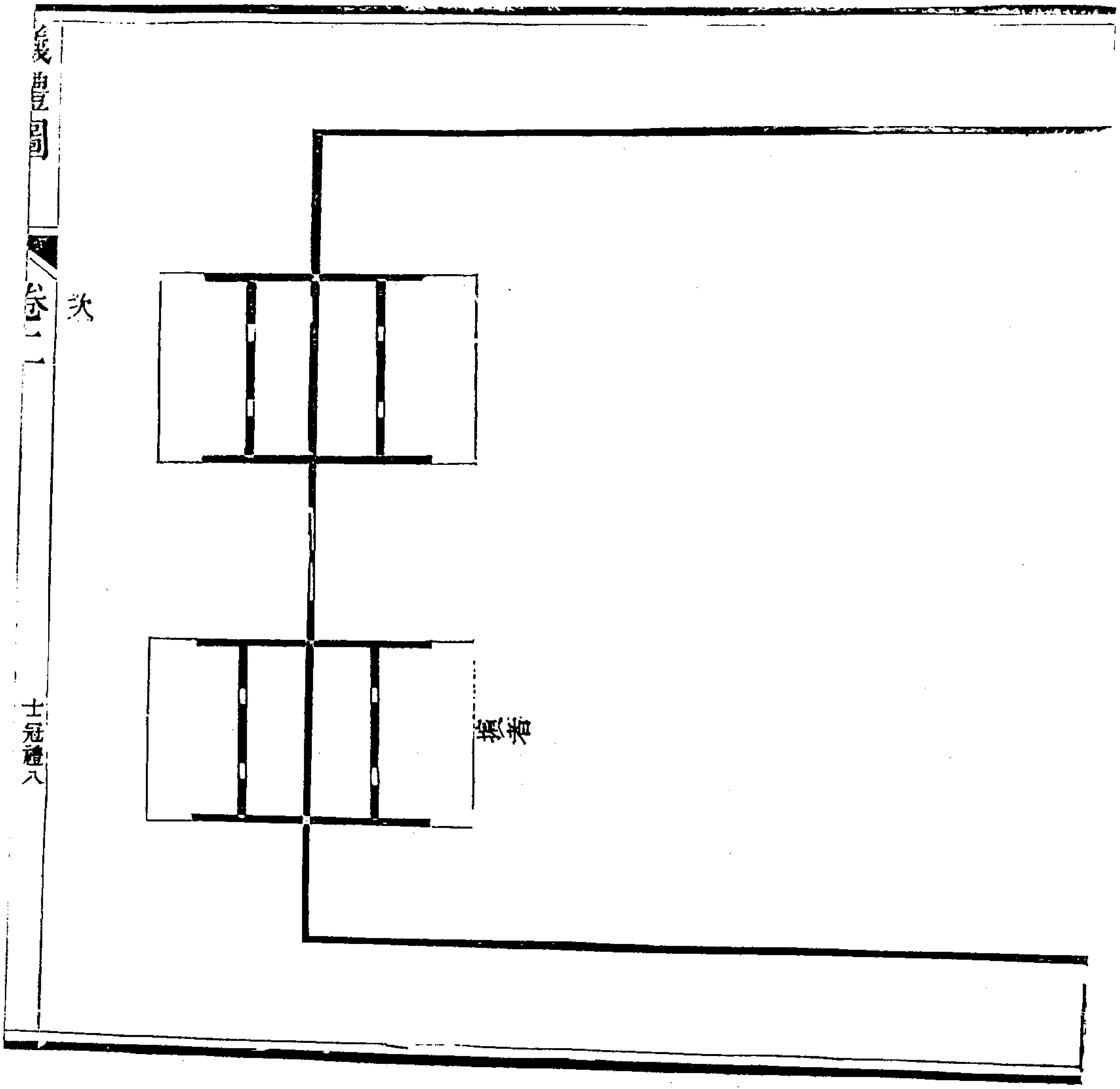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士冠禮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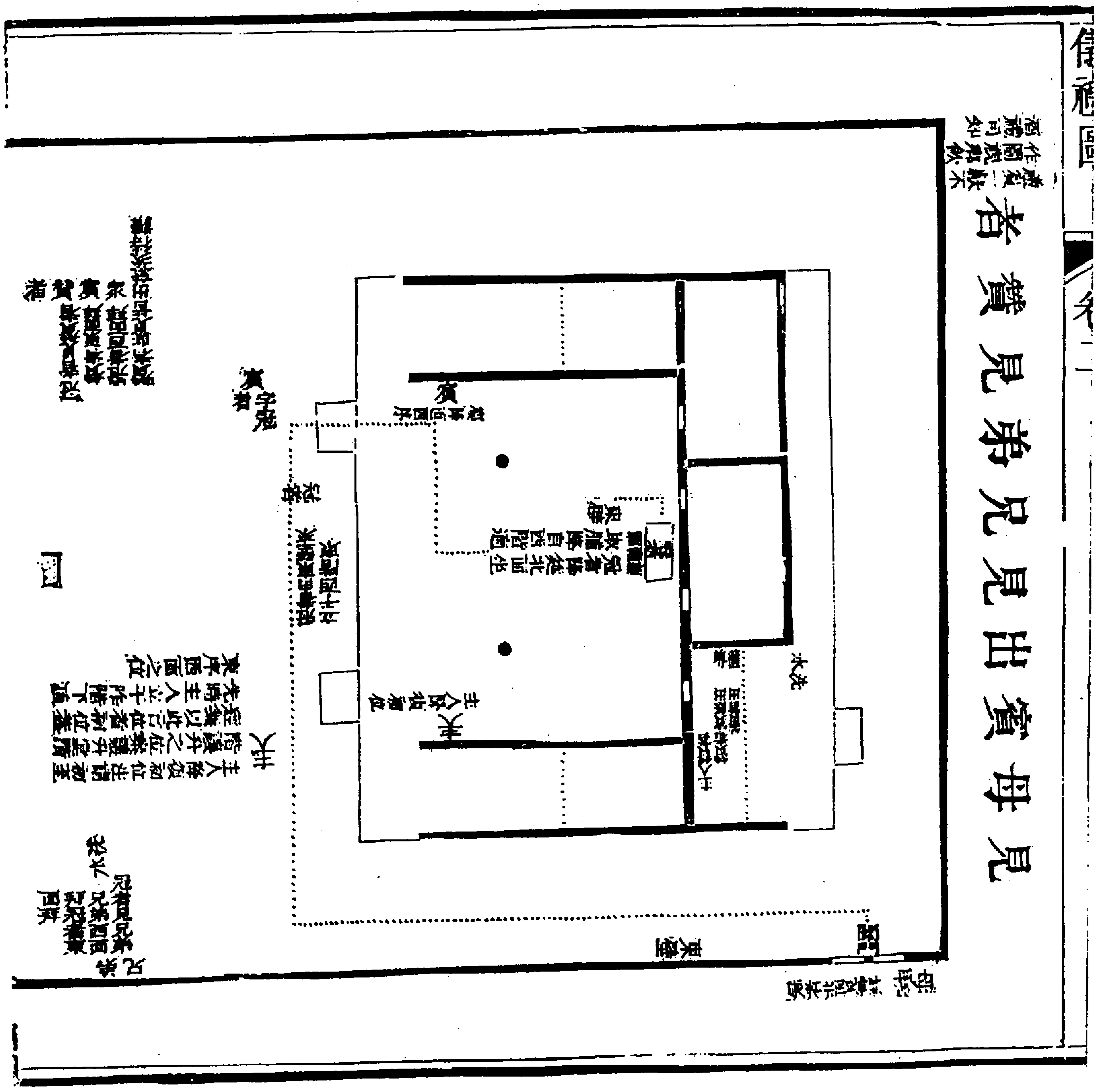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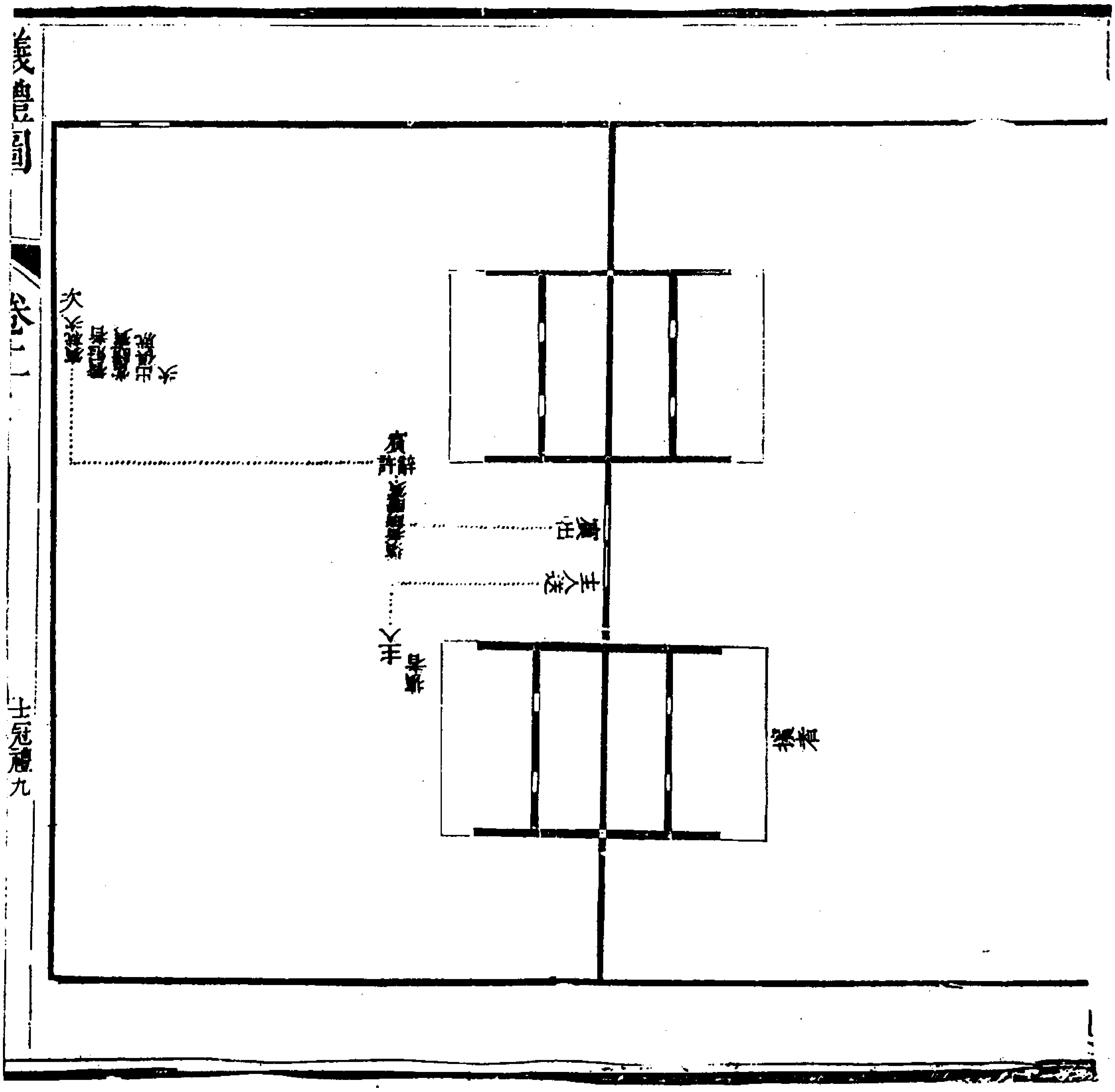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士冠禮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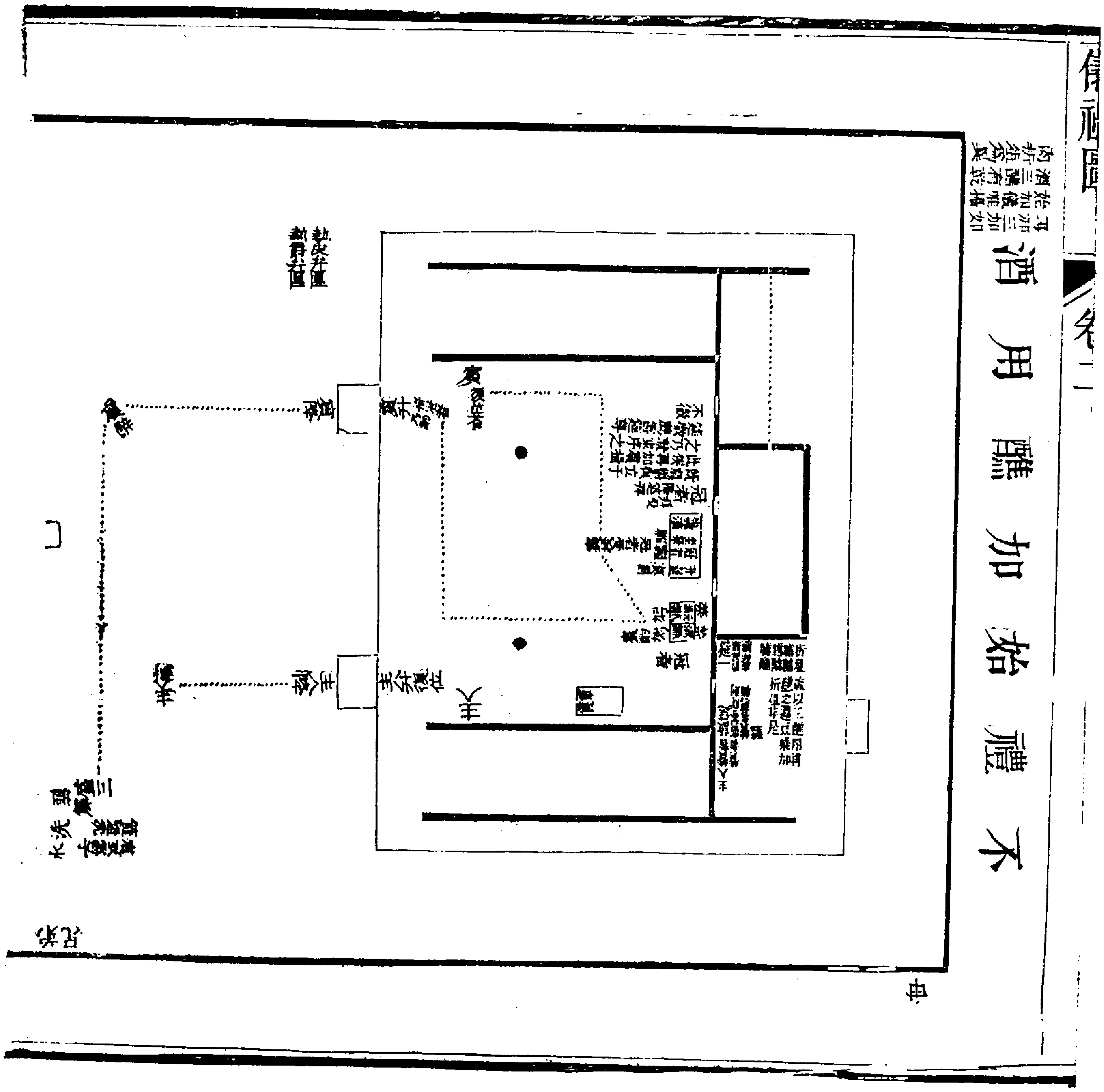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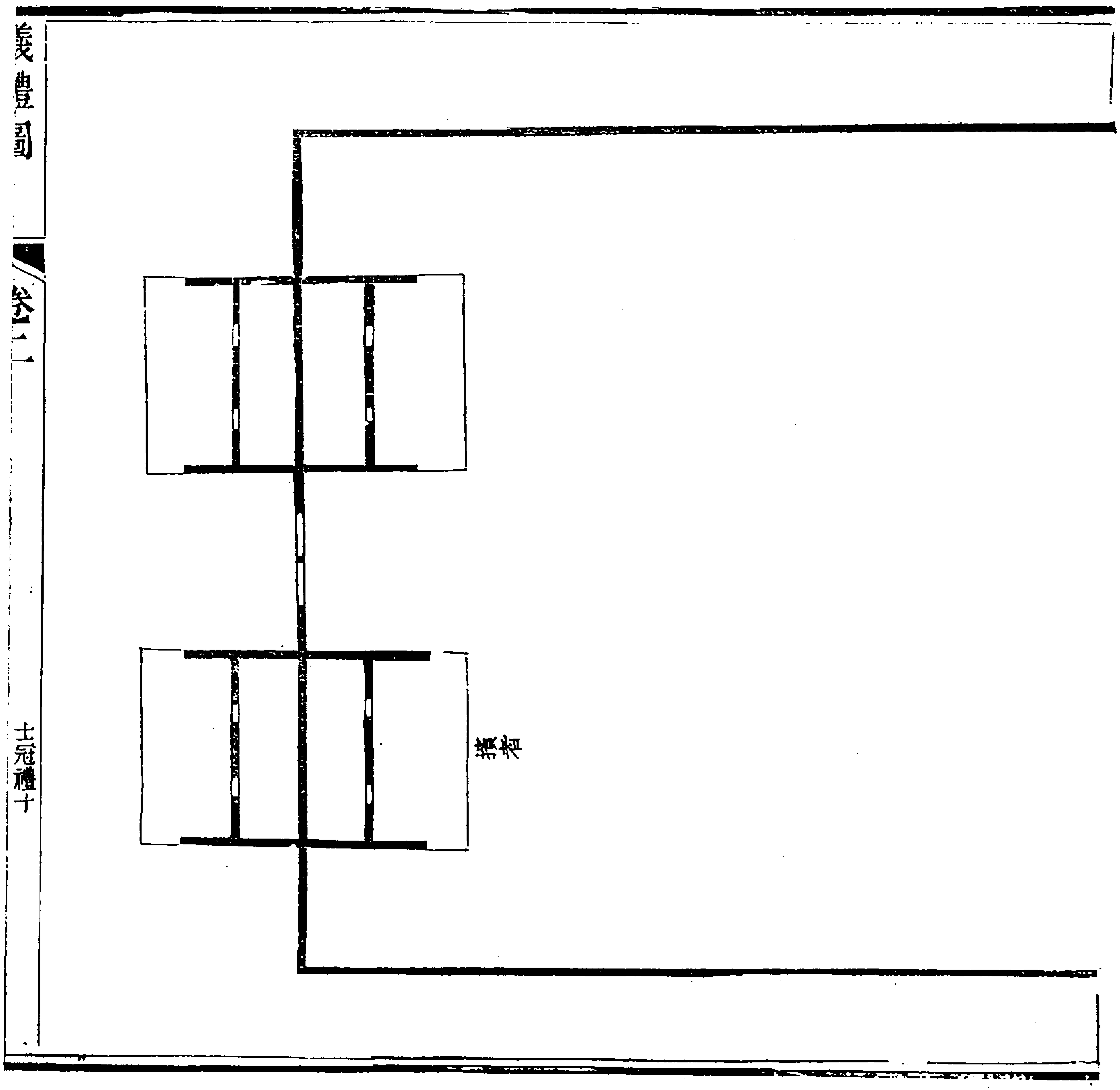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次
士冠禮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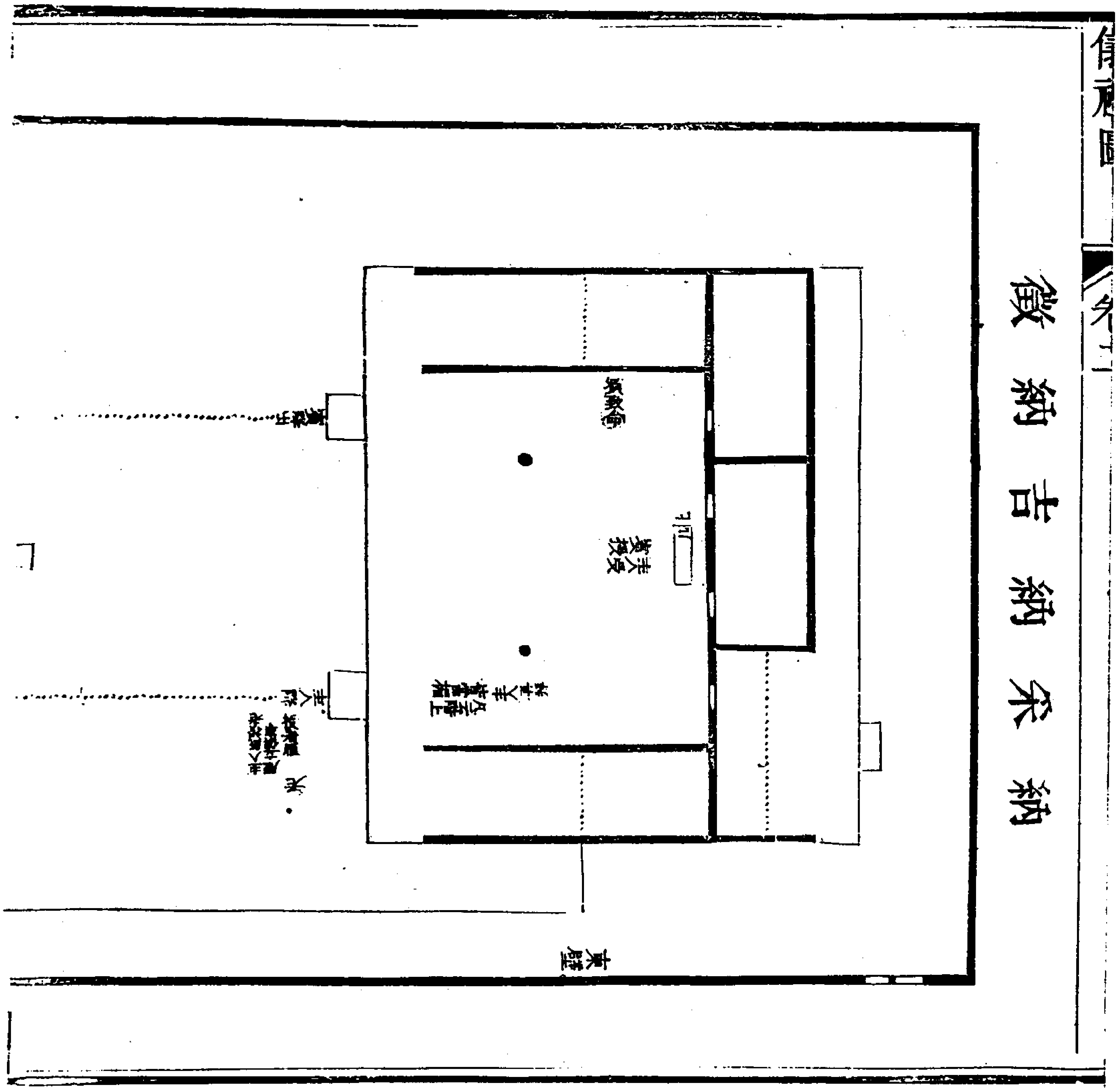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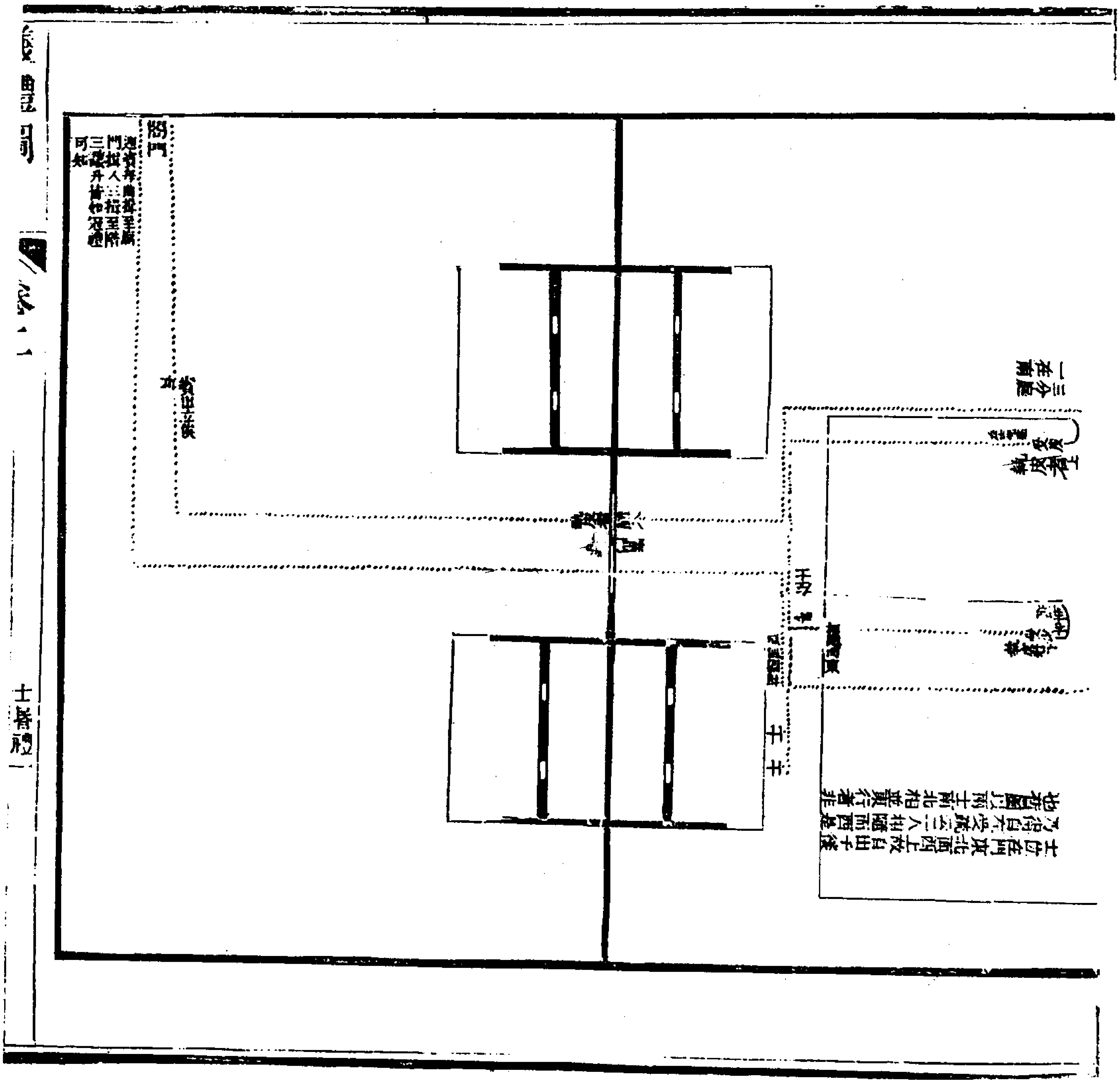

次
主人送
主人
士冠禮九

不醴始加醮用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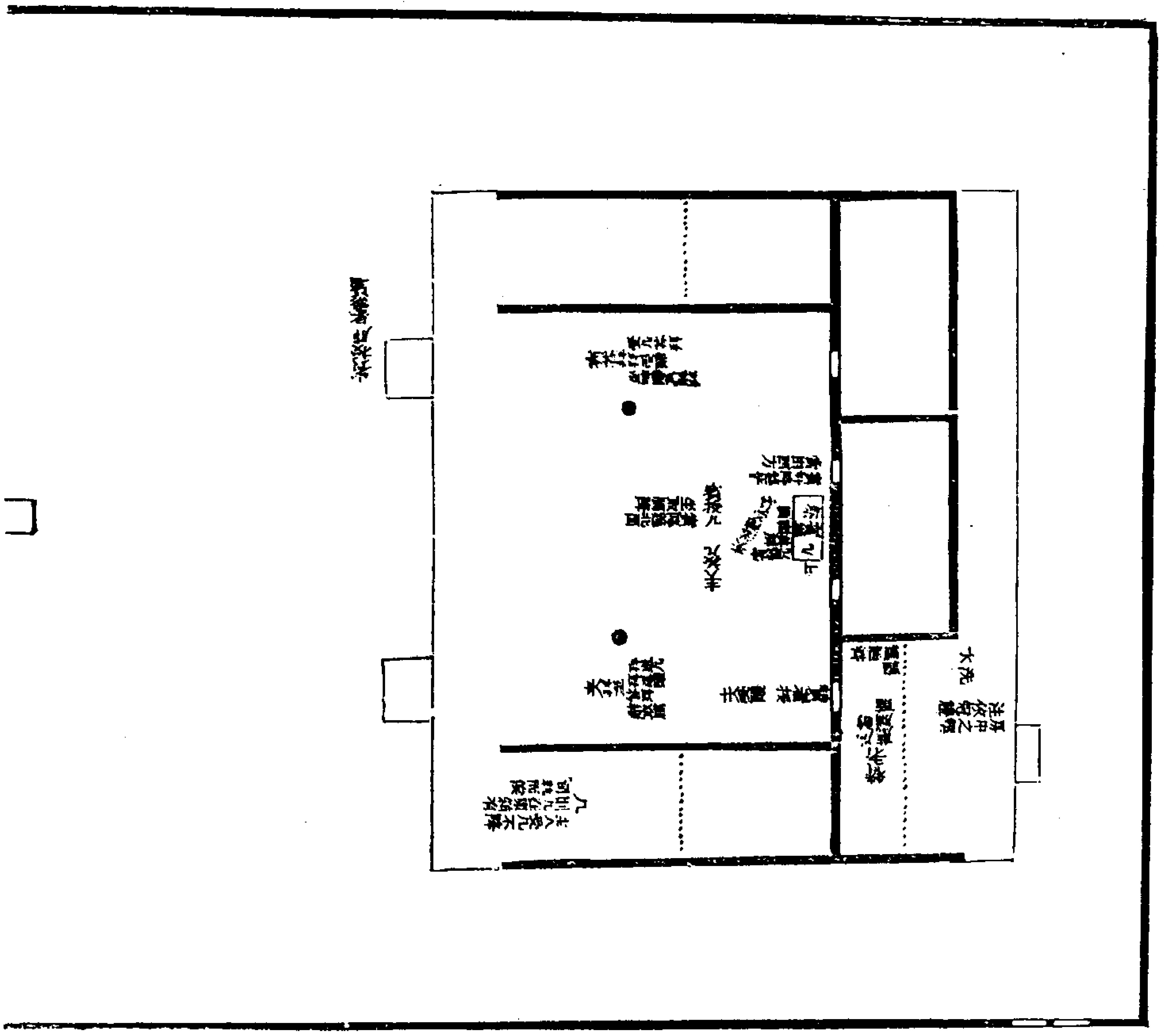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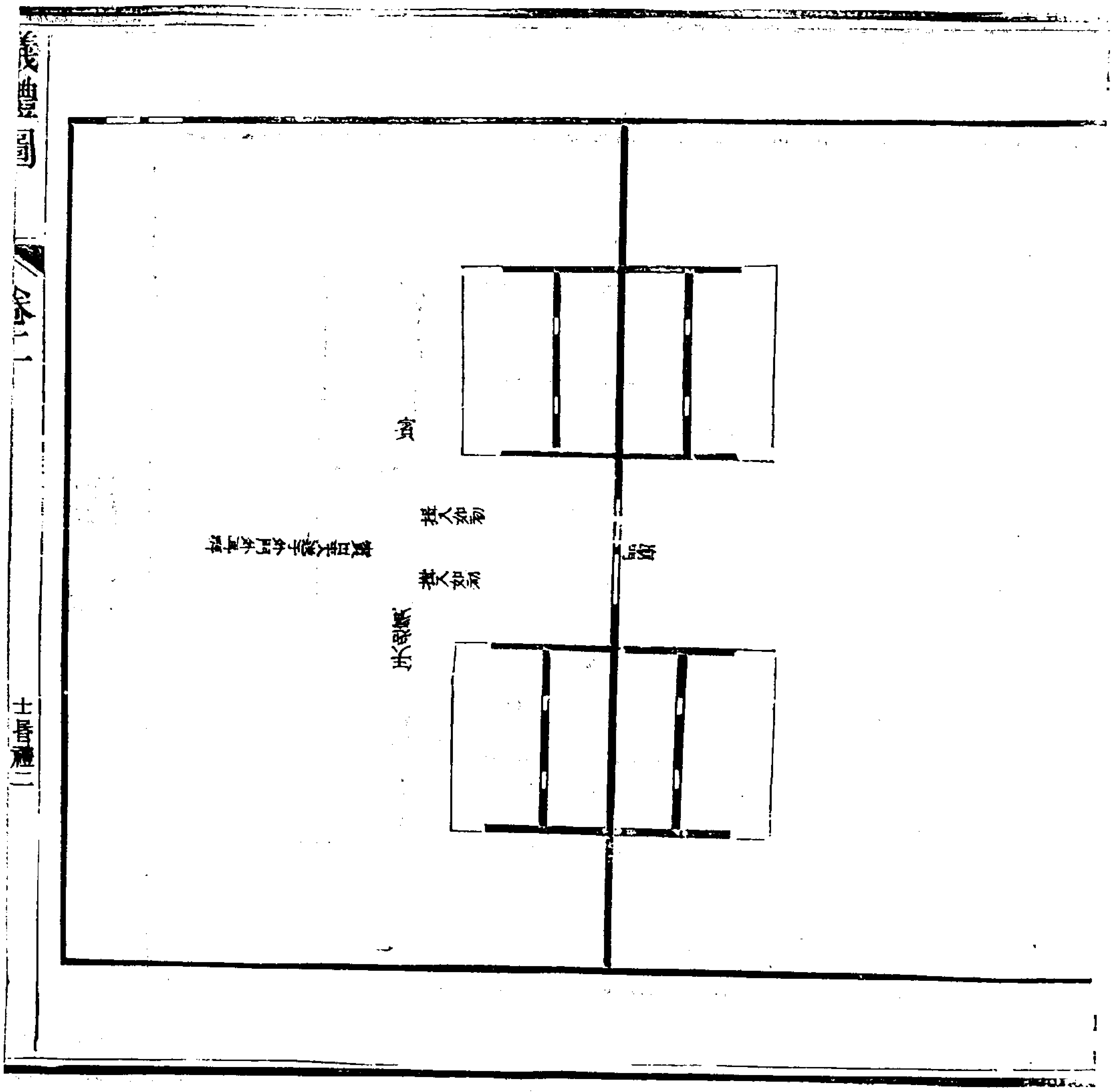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士冠禮十
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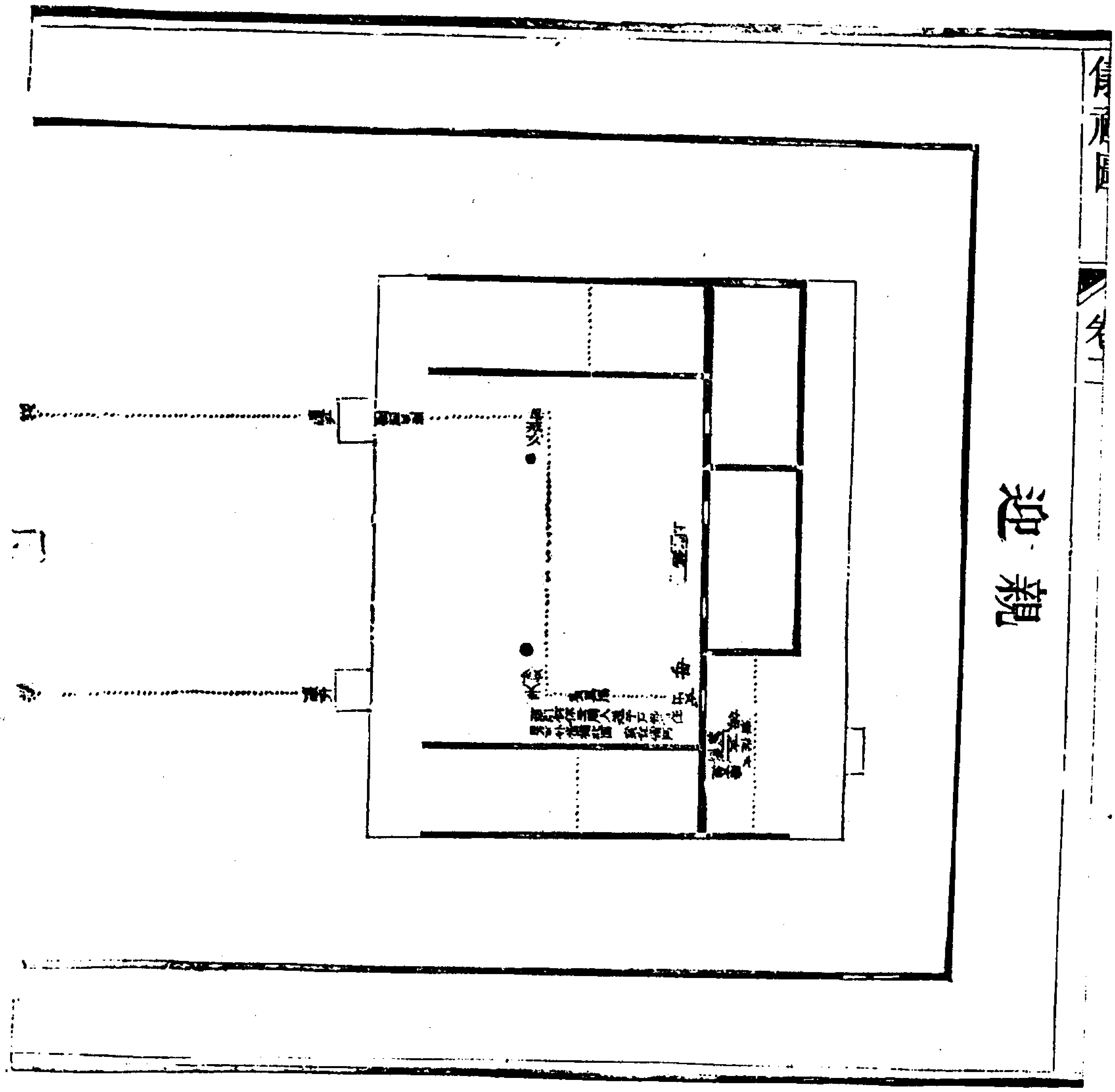

納采納吉納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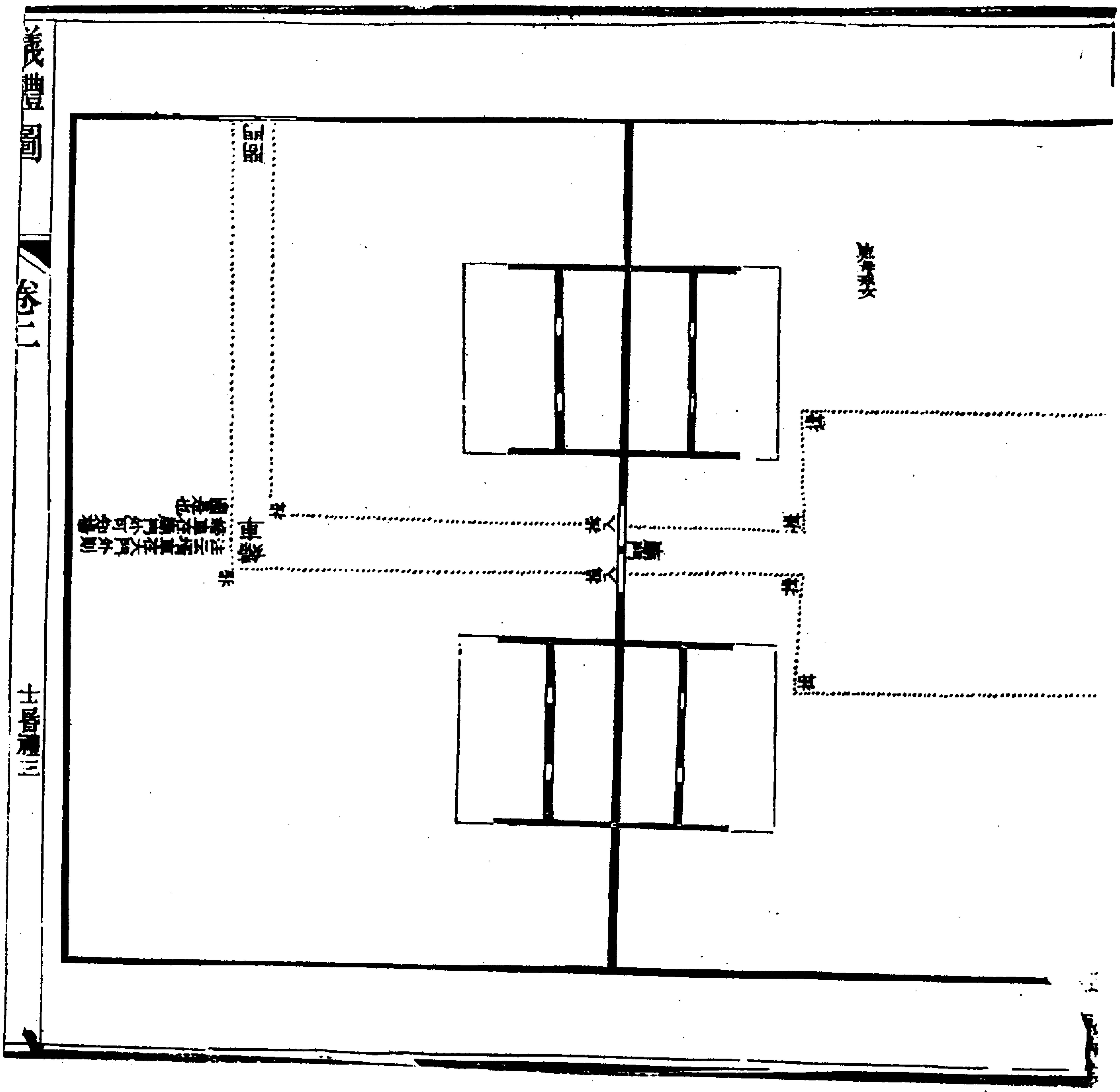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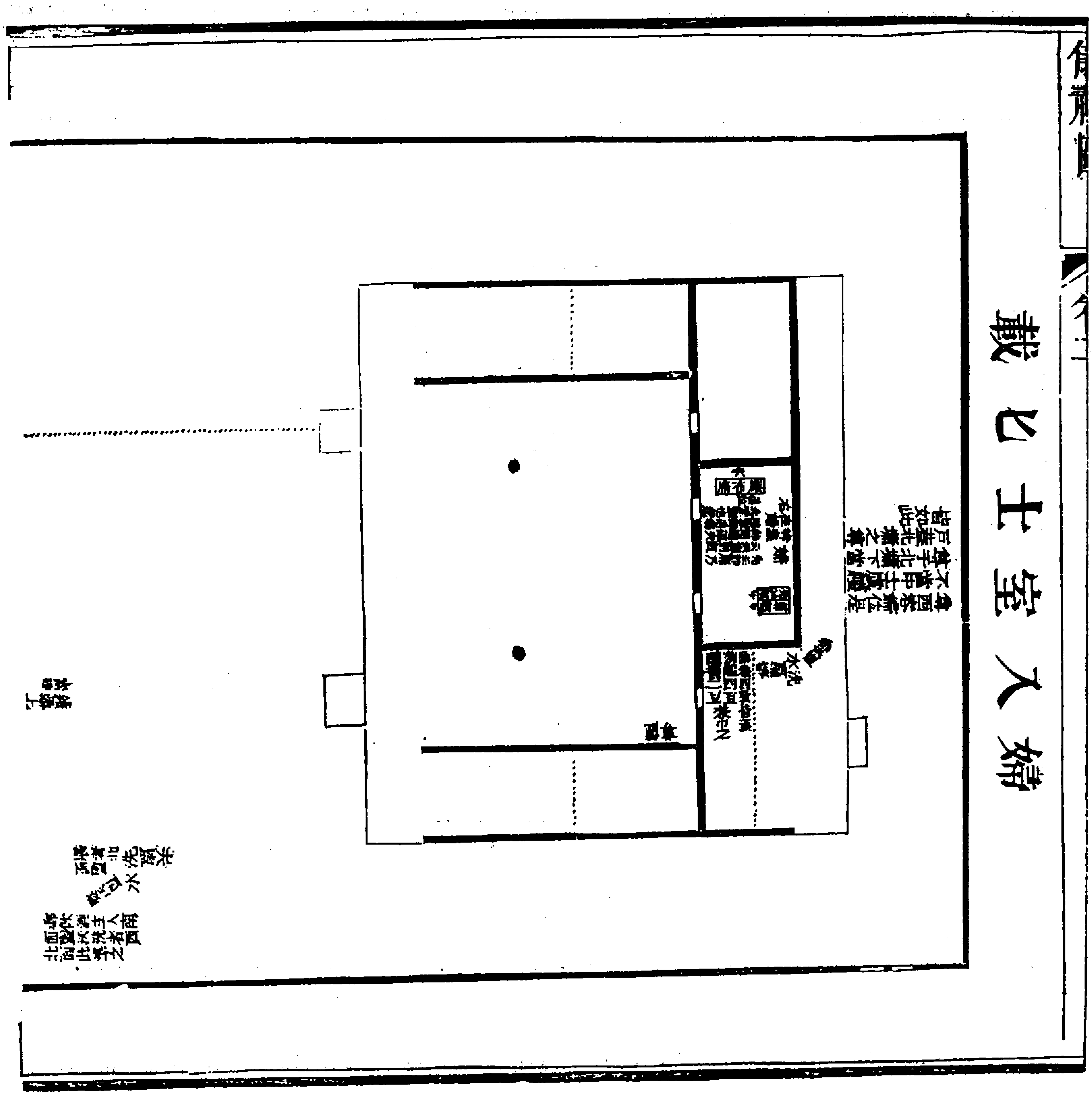
賓禮




儀禮圖
卷二
士昏禮二
賓
擯入如初
擯入如初
主人迎賓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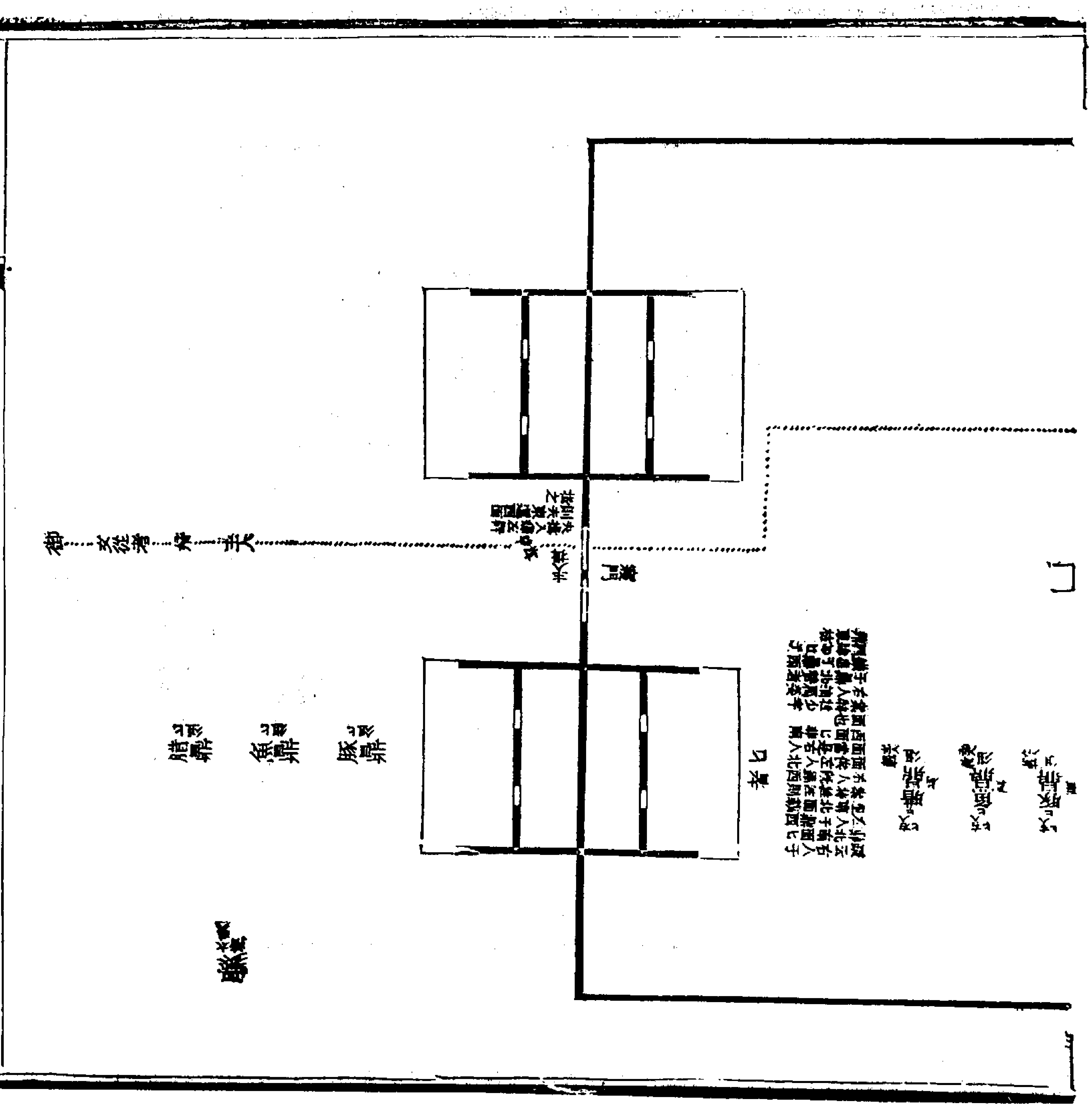

迎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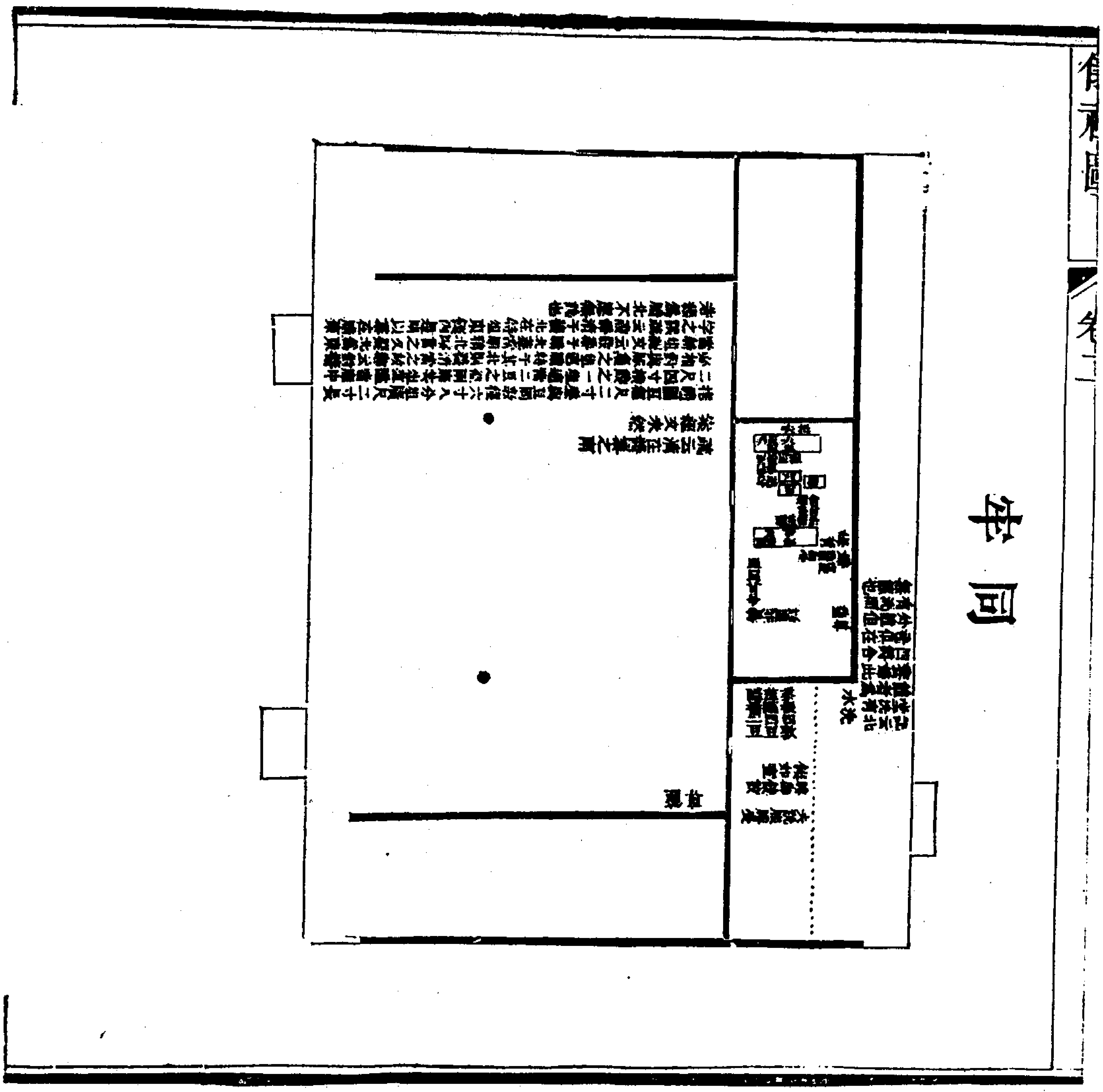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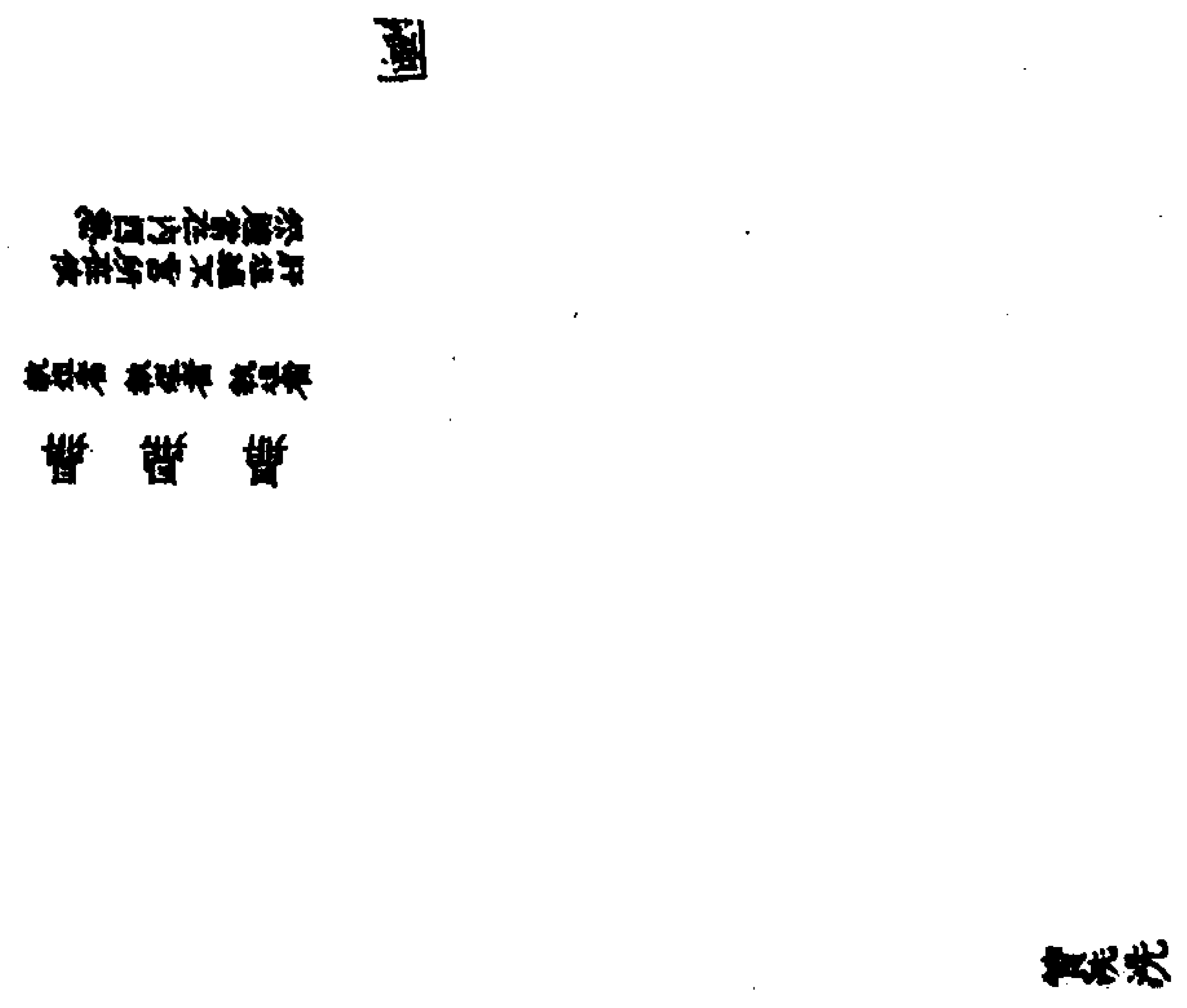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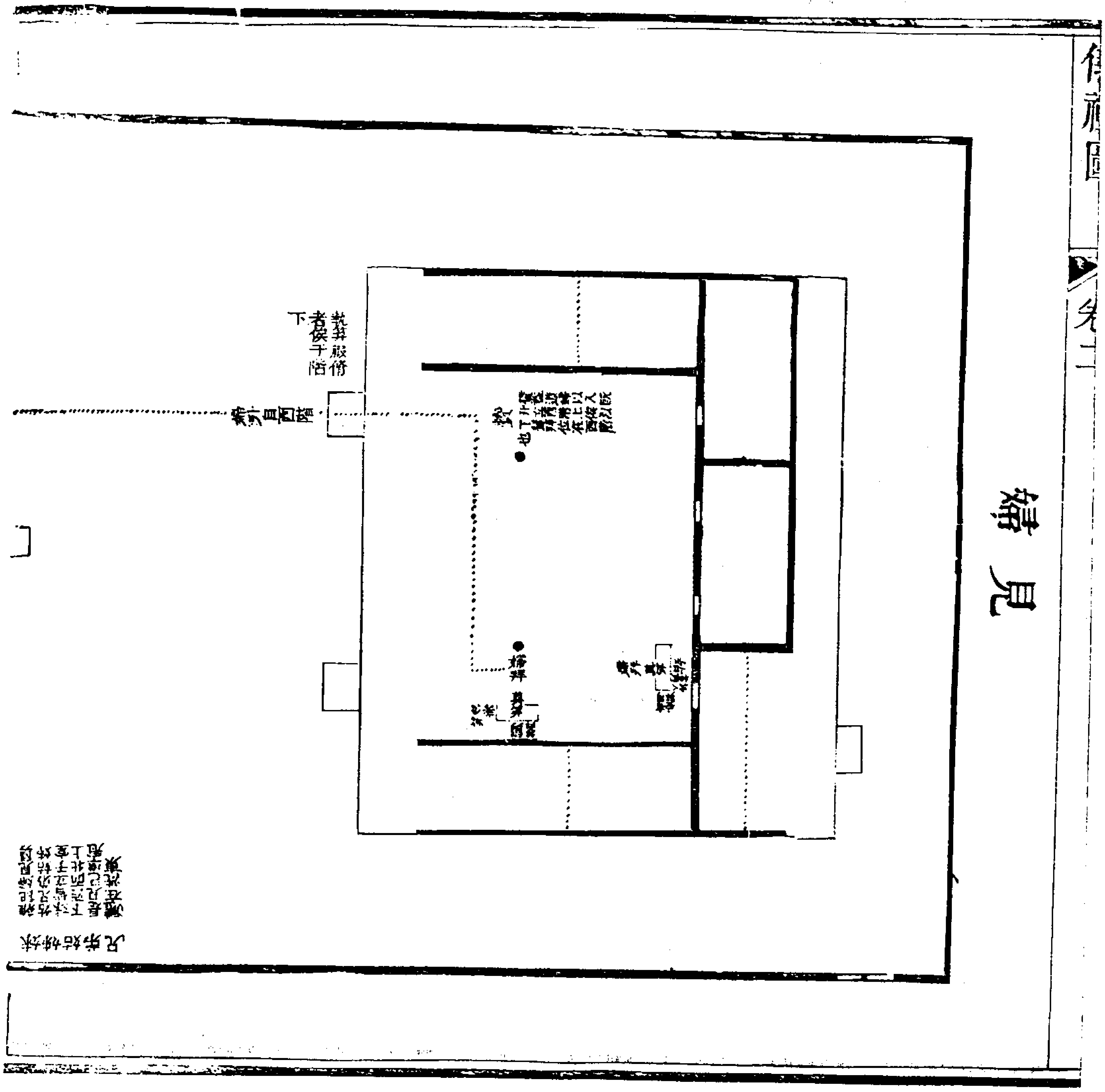
婦入室士匕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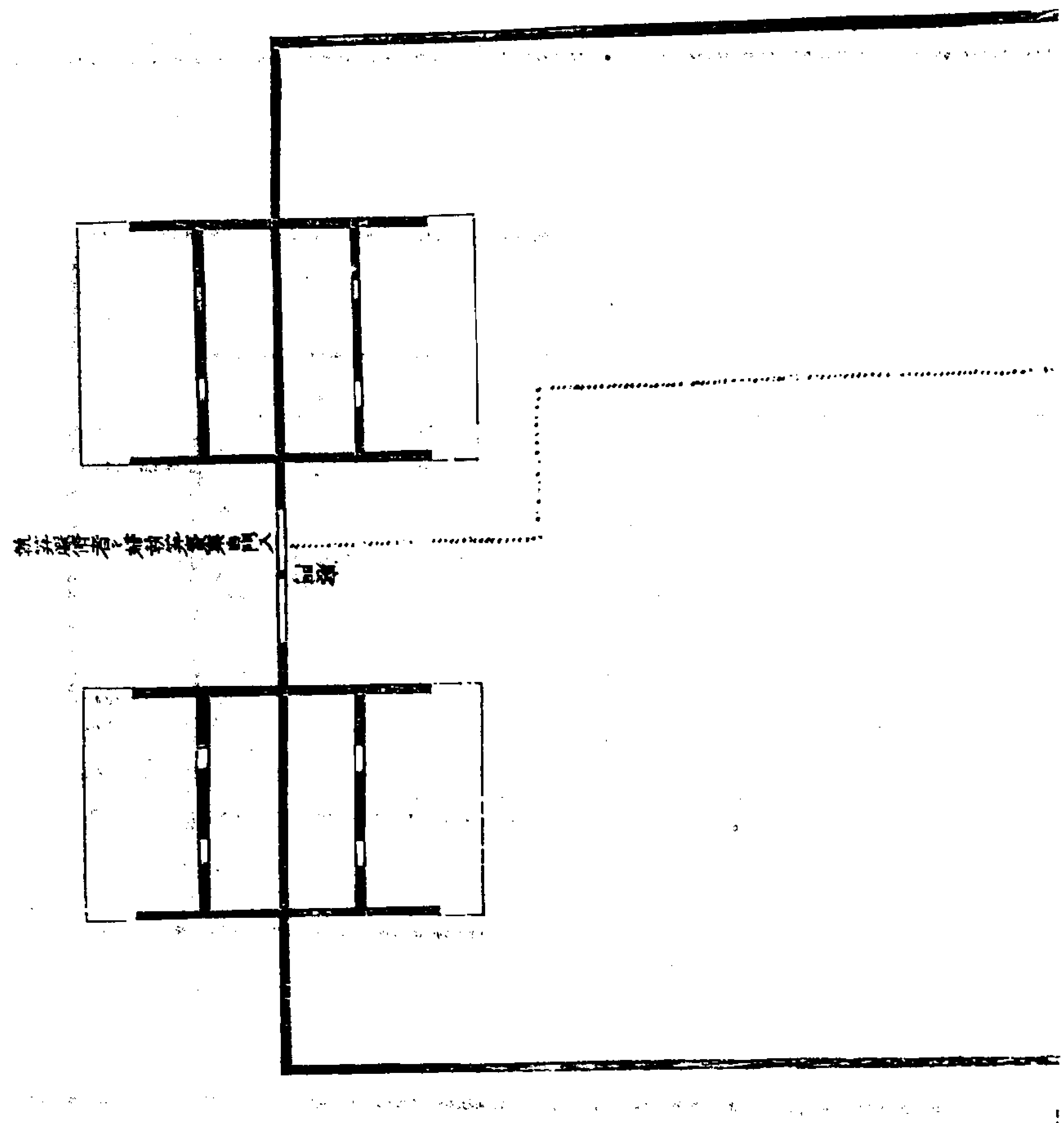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士昏禮四


寢門
主人
御
豚鼎
魚鼎
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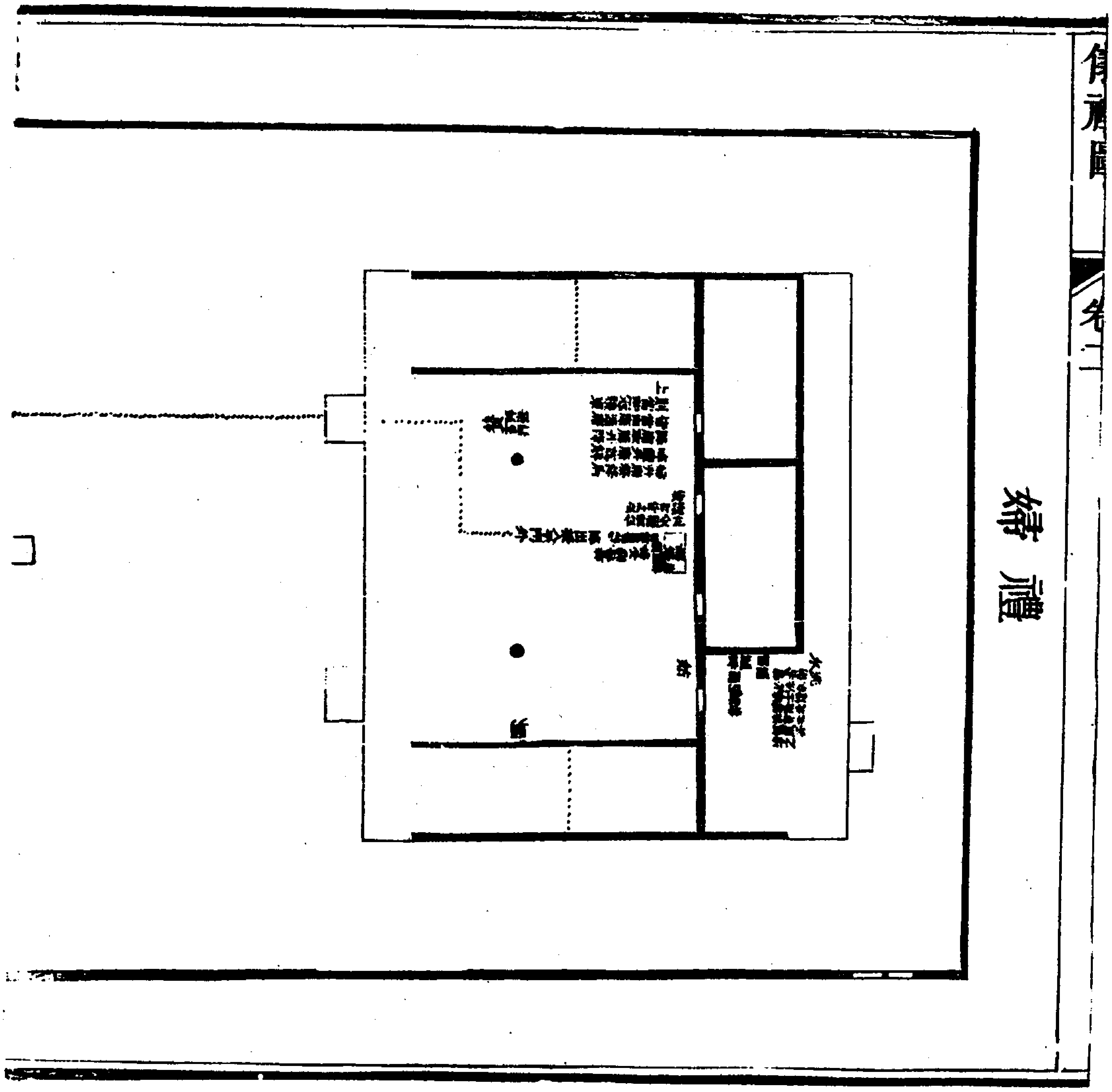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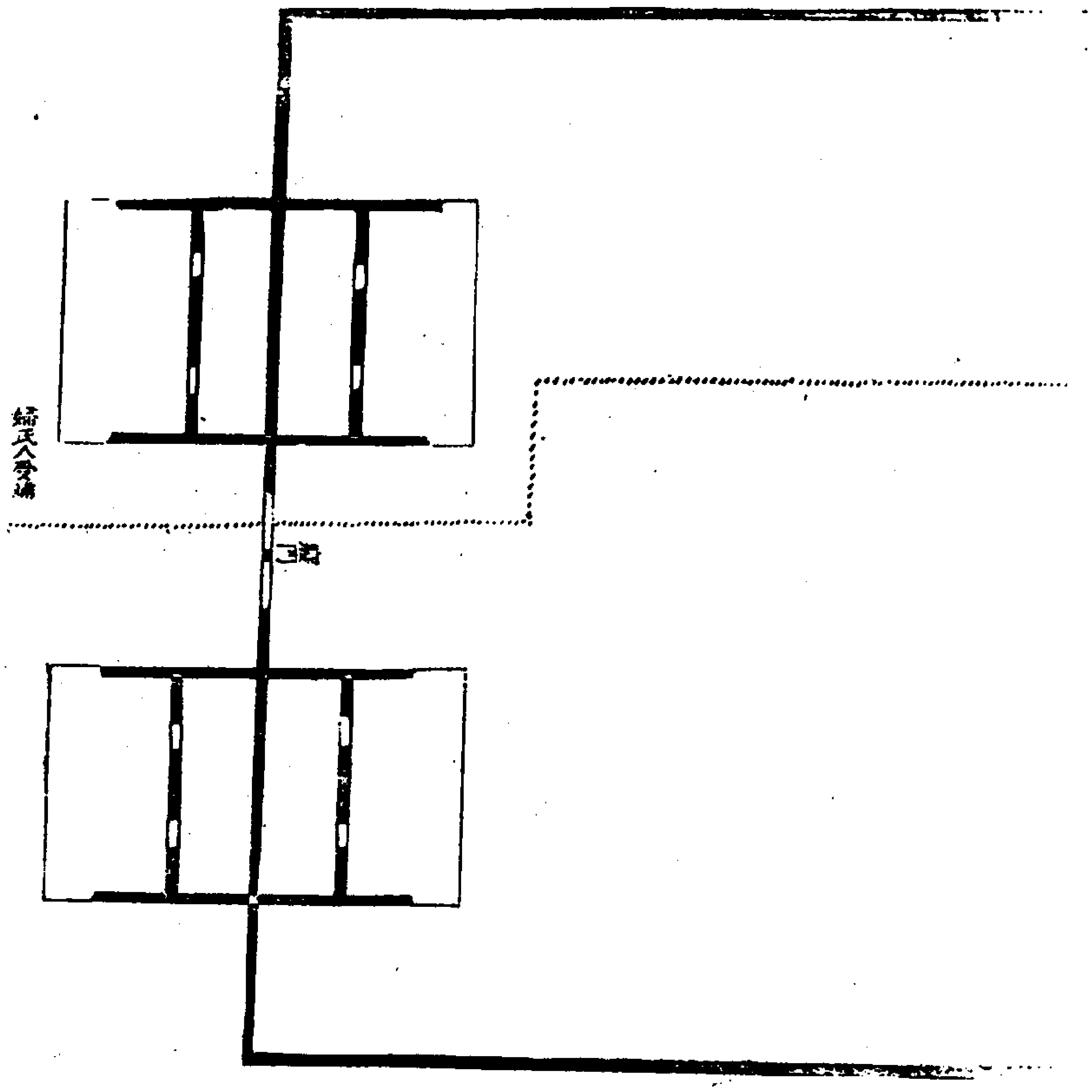

婦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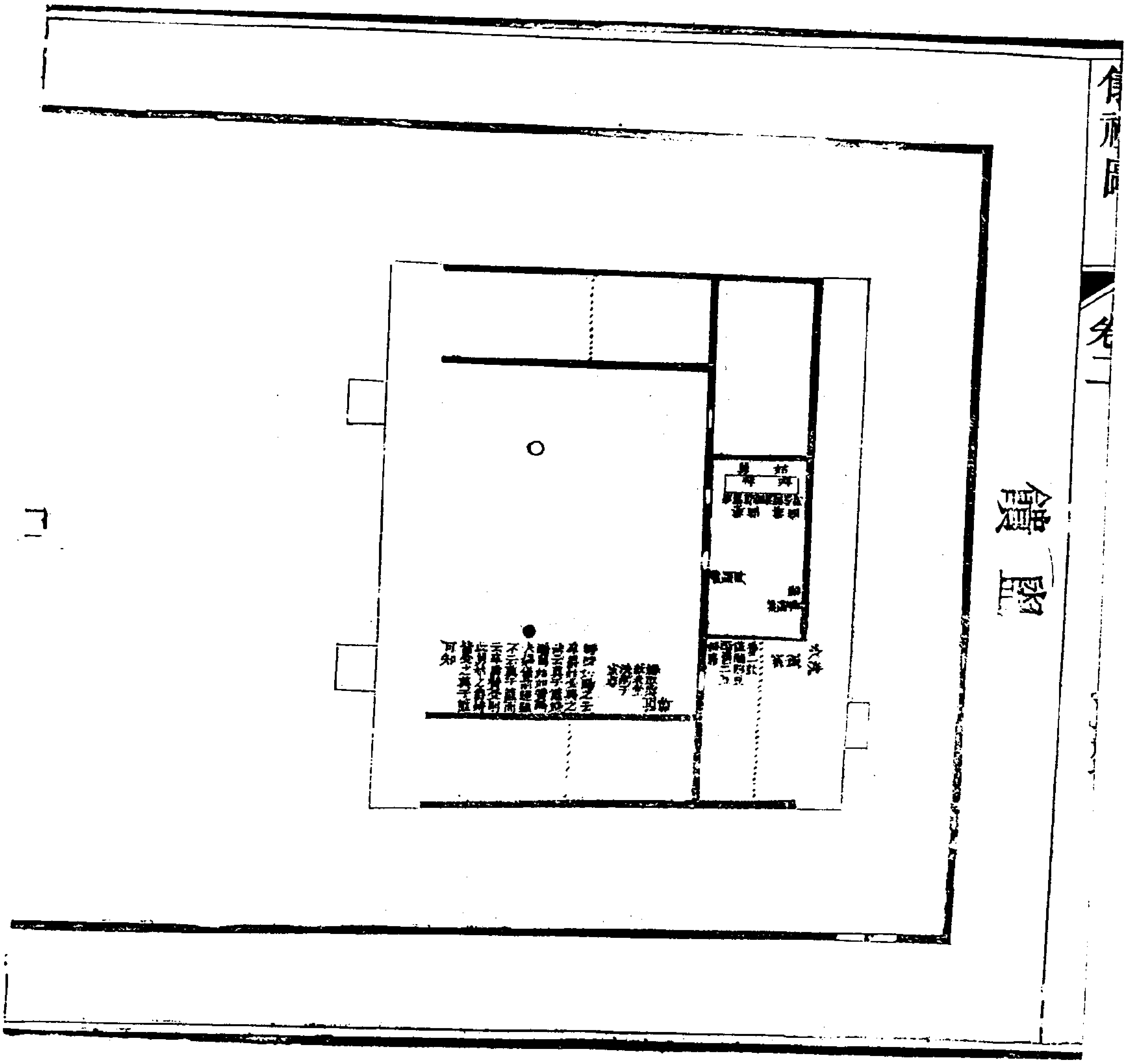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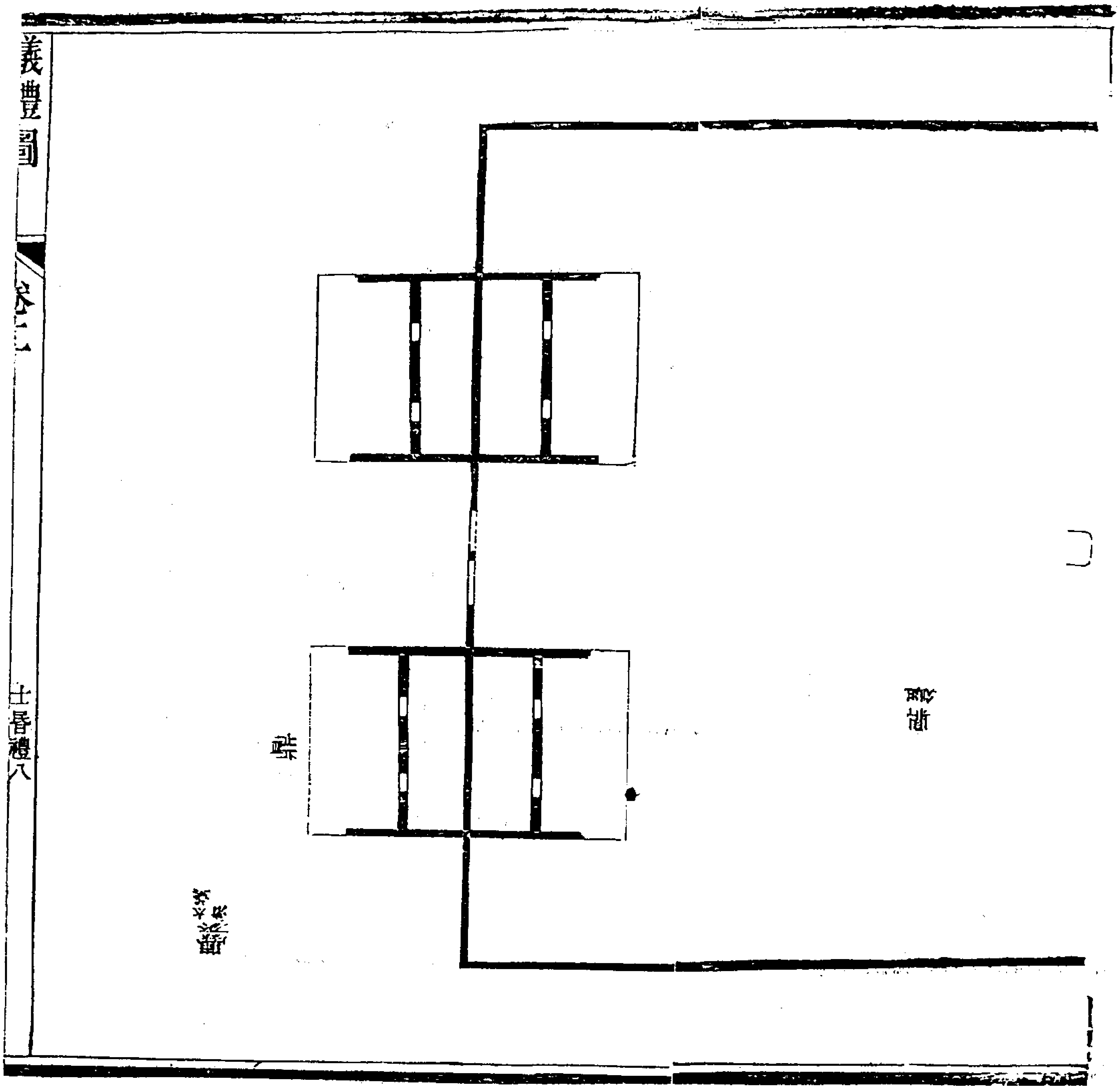
第9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　正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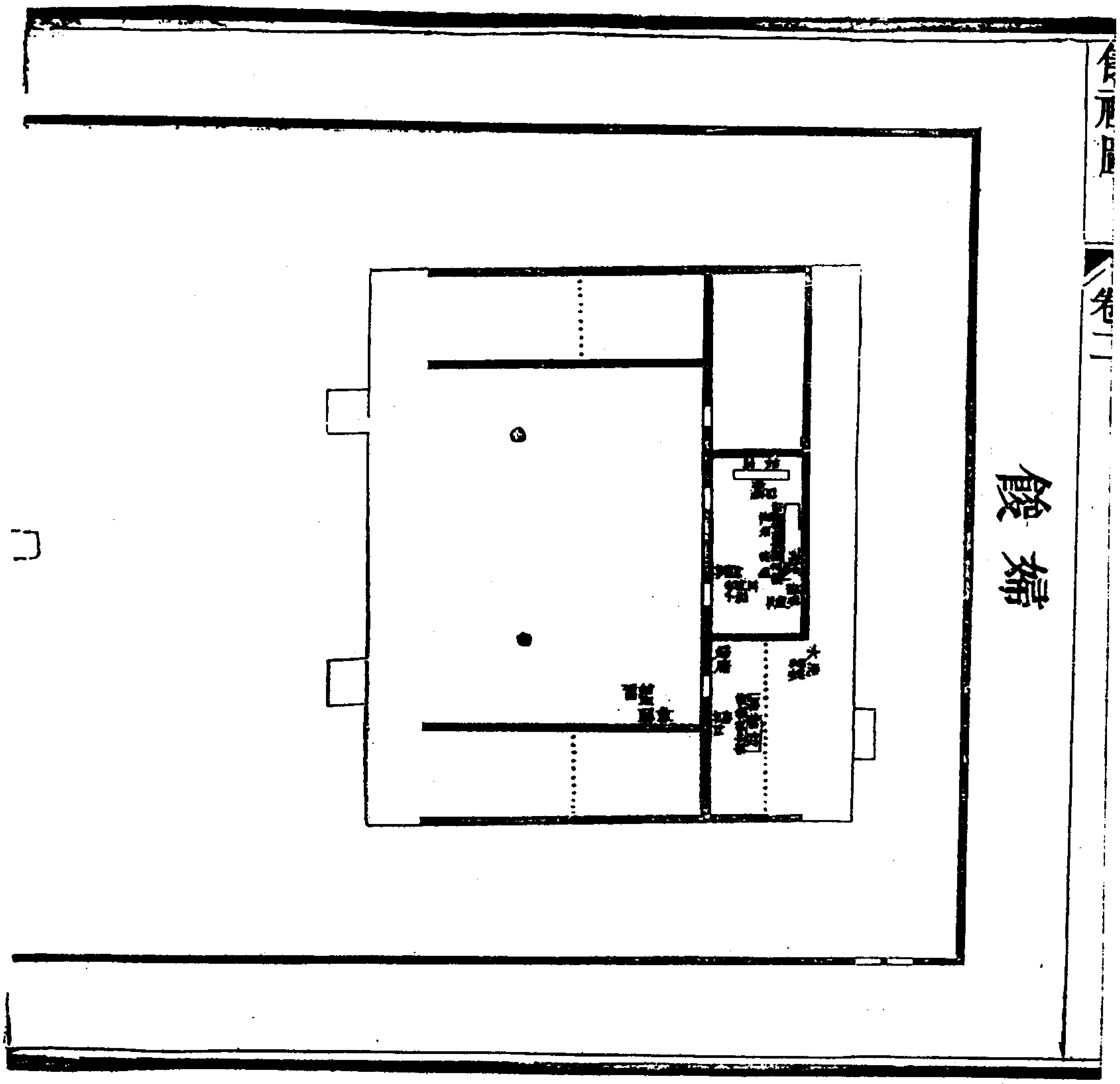
第34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反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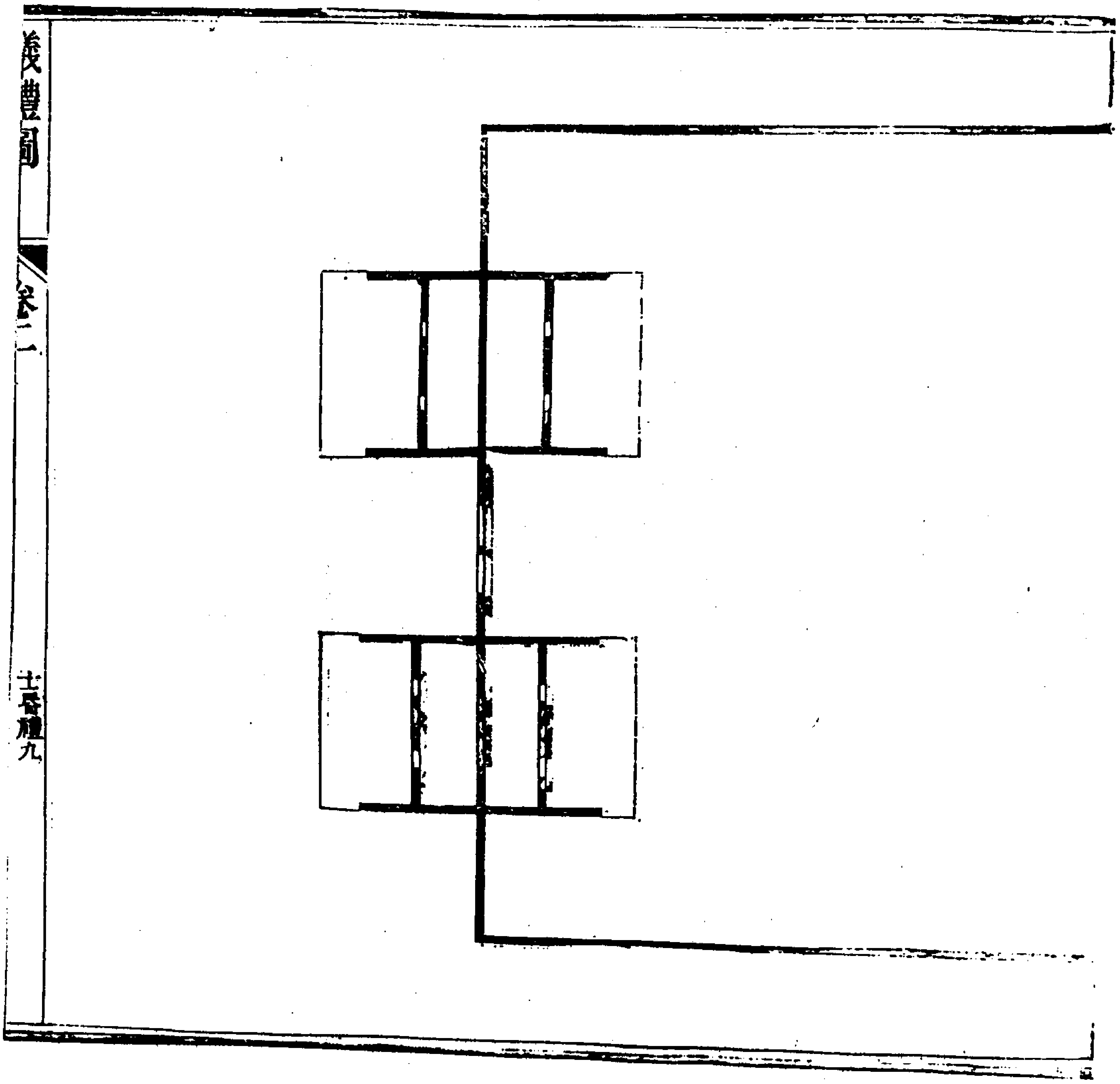



婦氏人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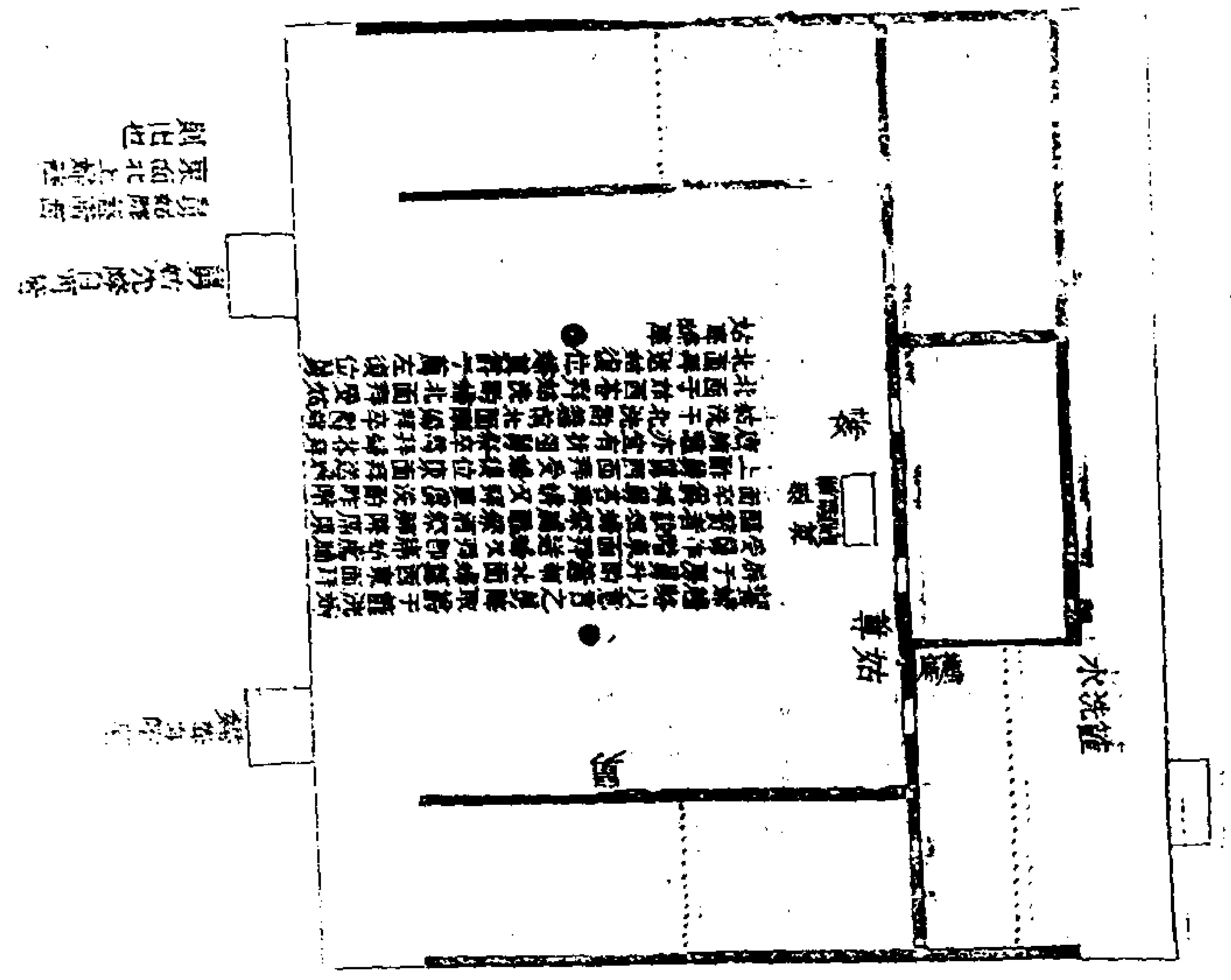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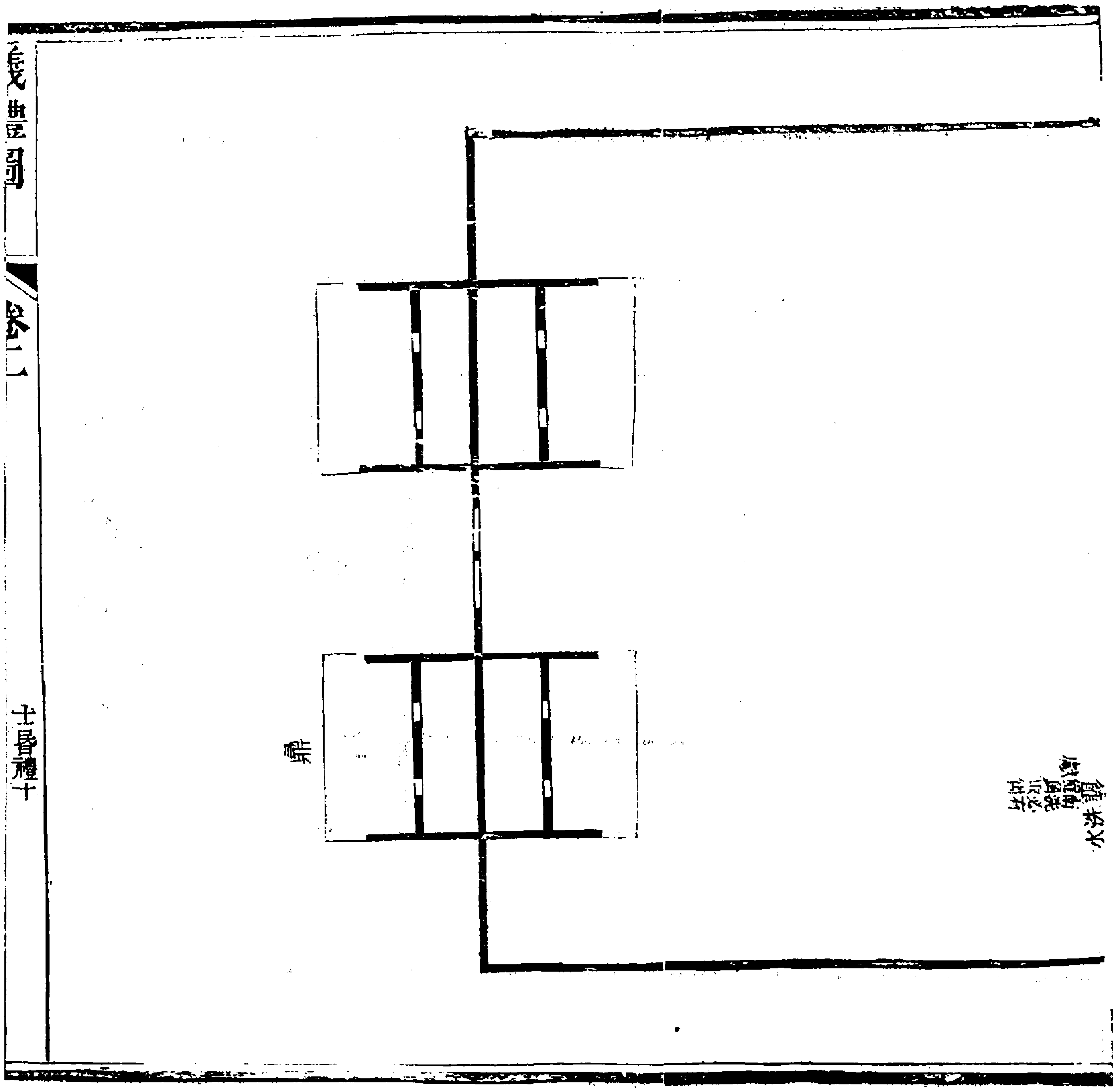

士昏禮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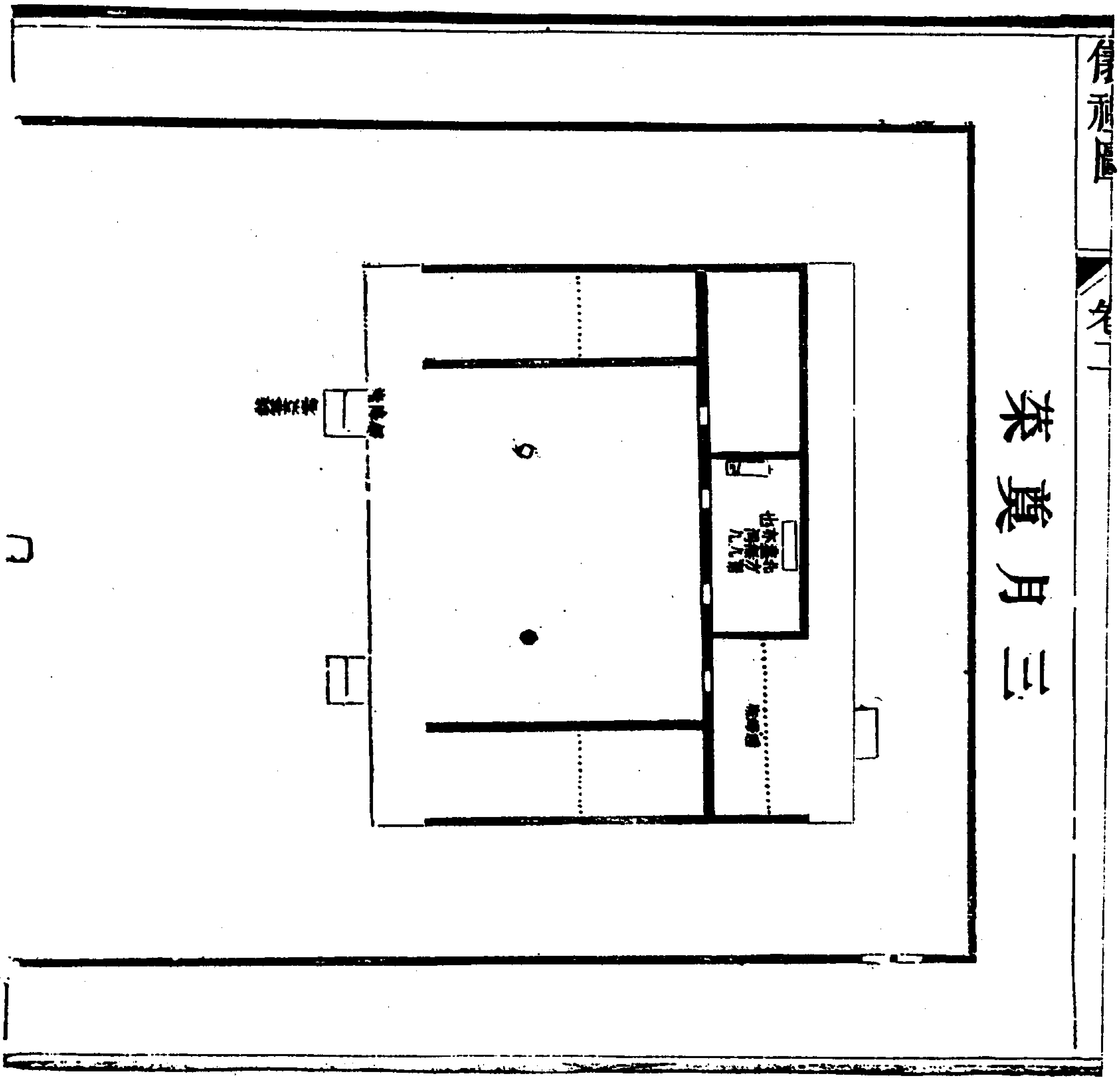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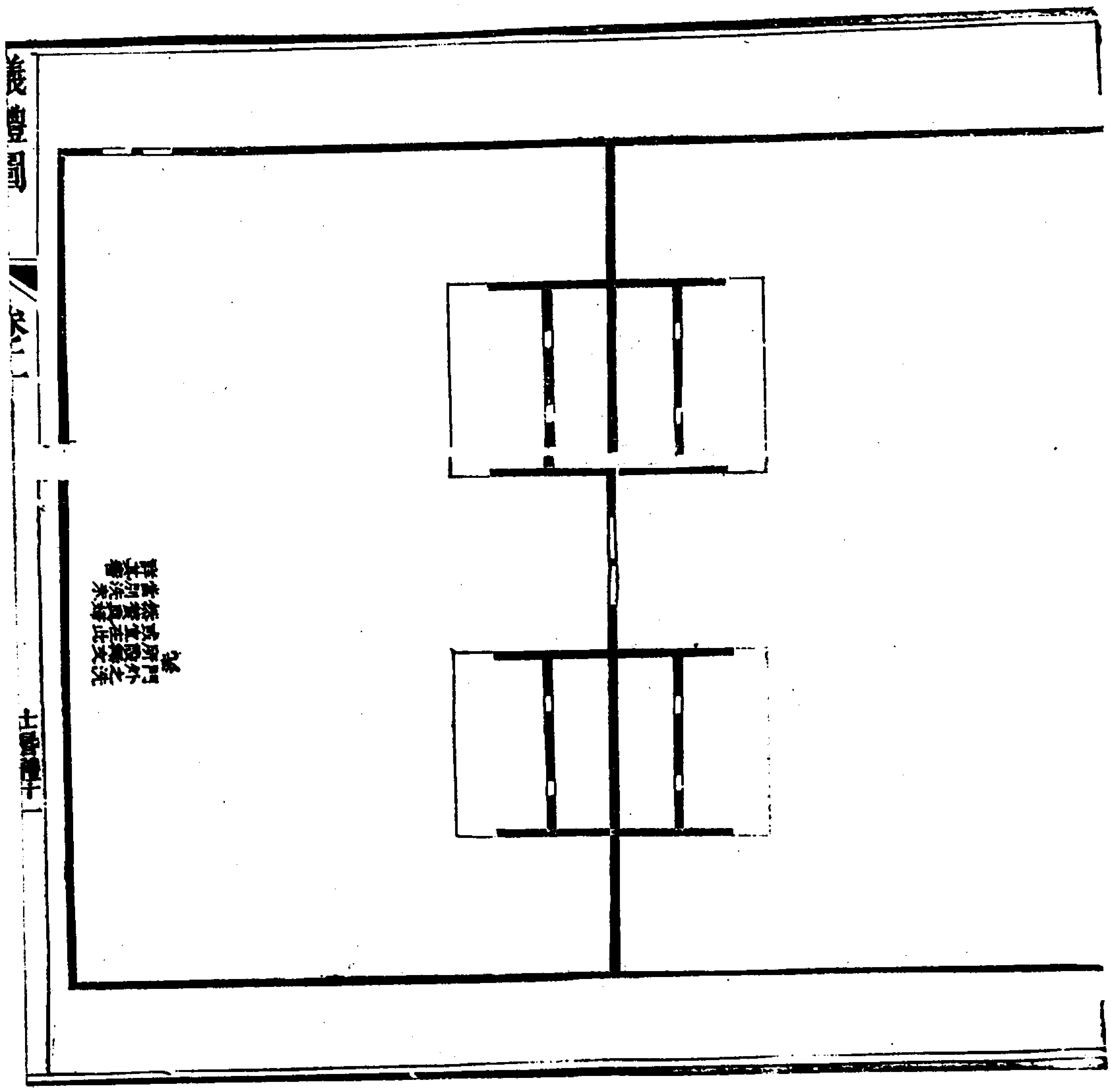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士昏禮九

婦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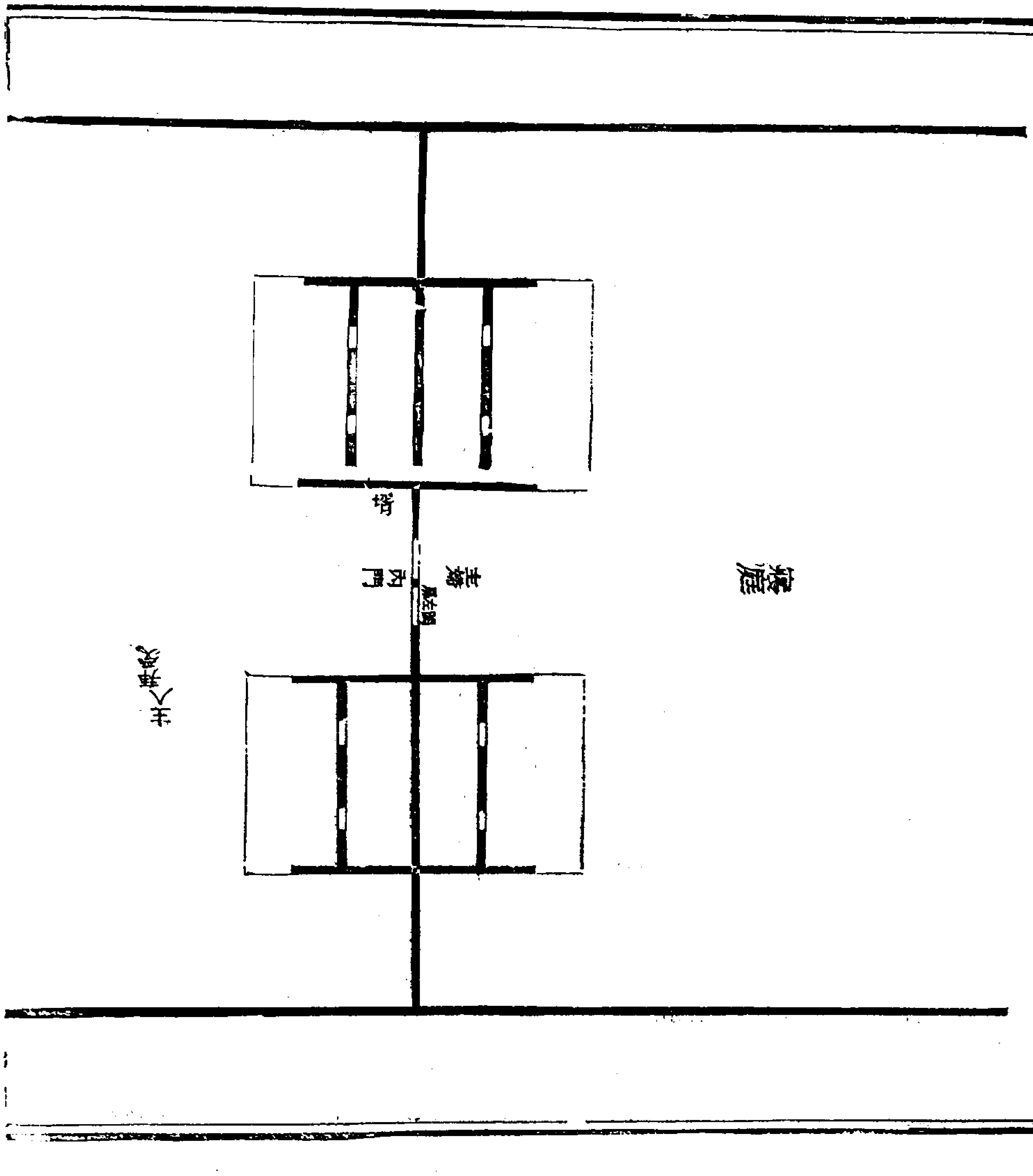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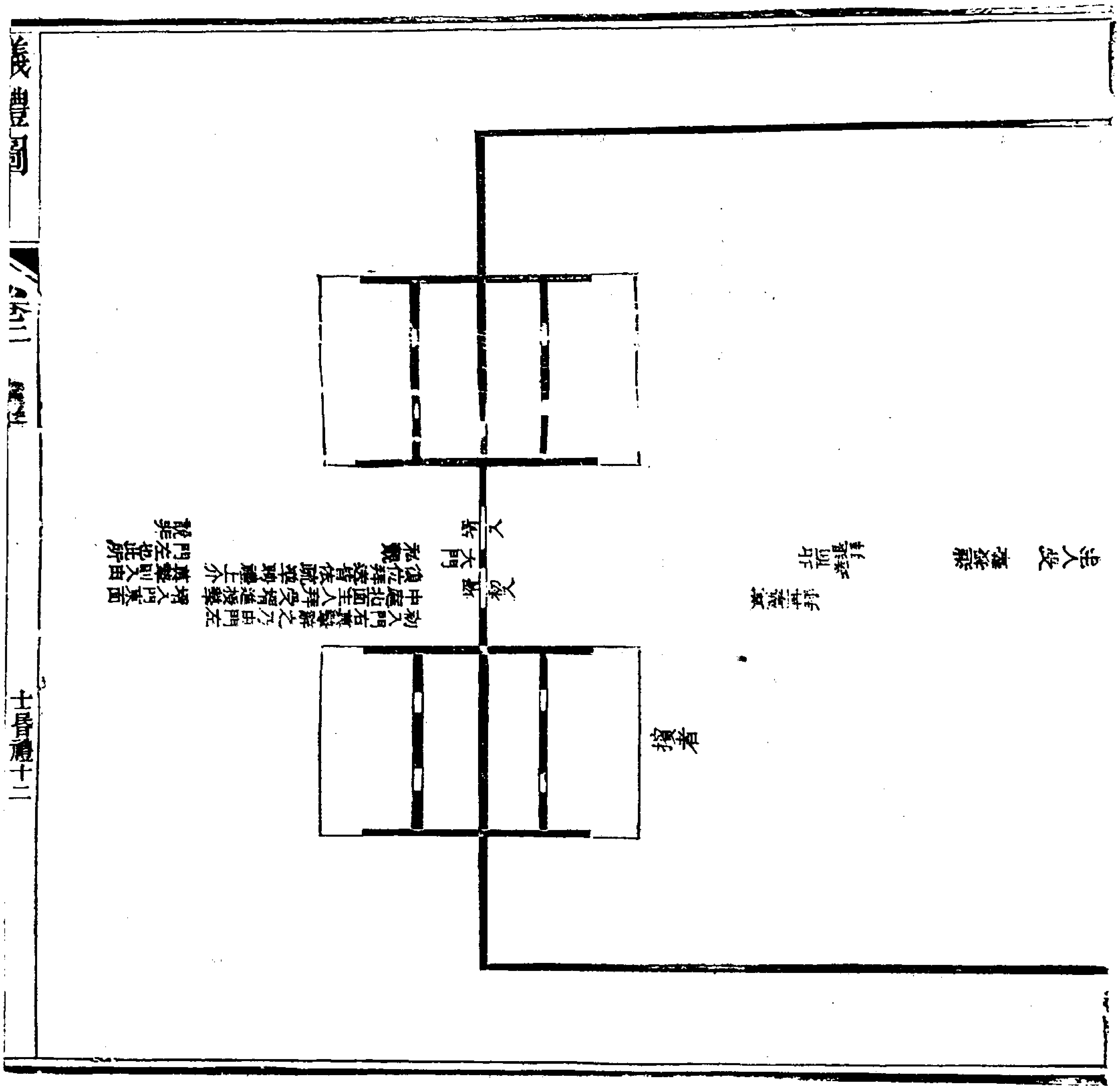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士昏禮十
鼎


三月薦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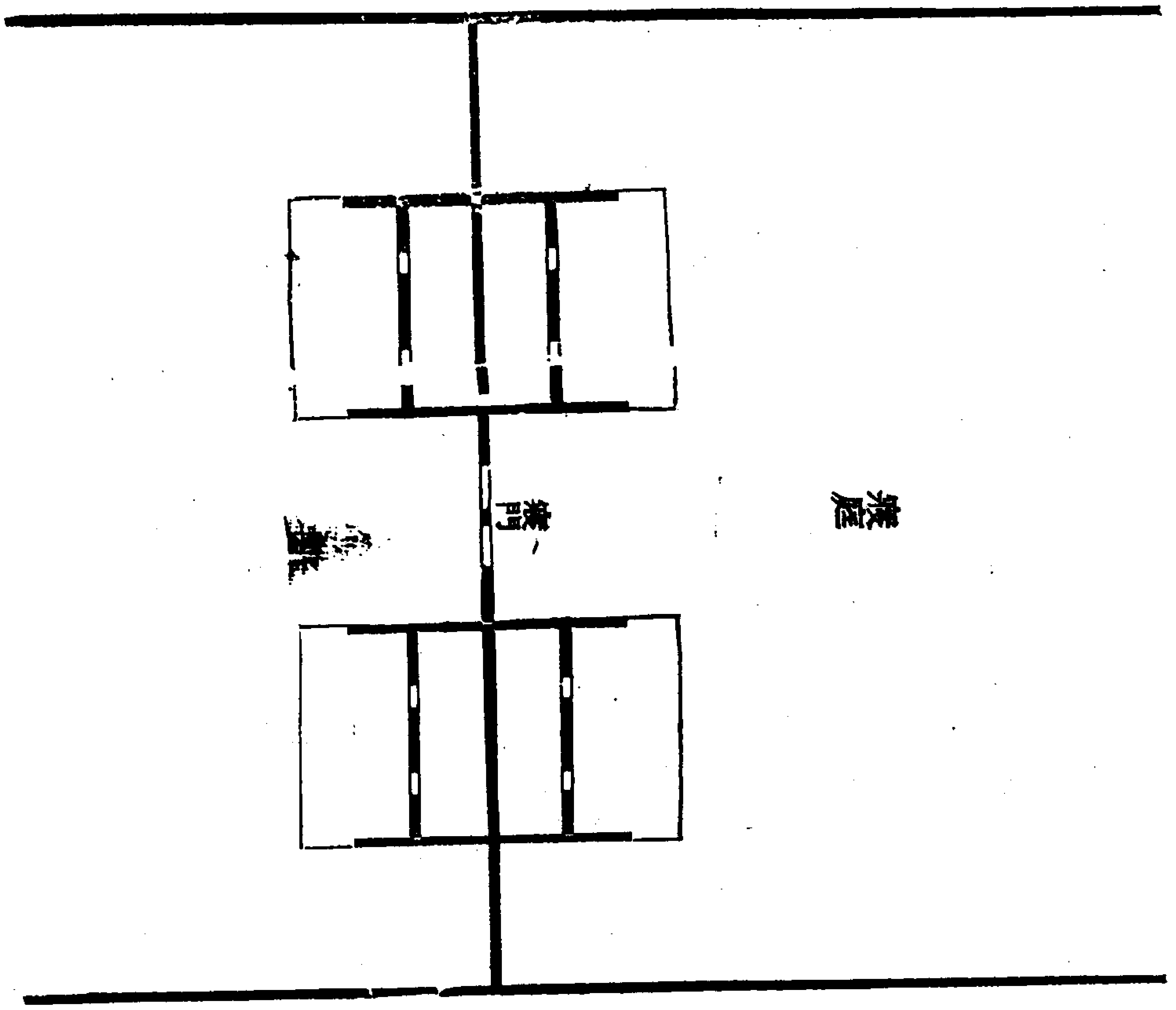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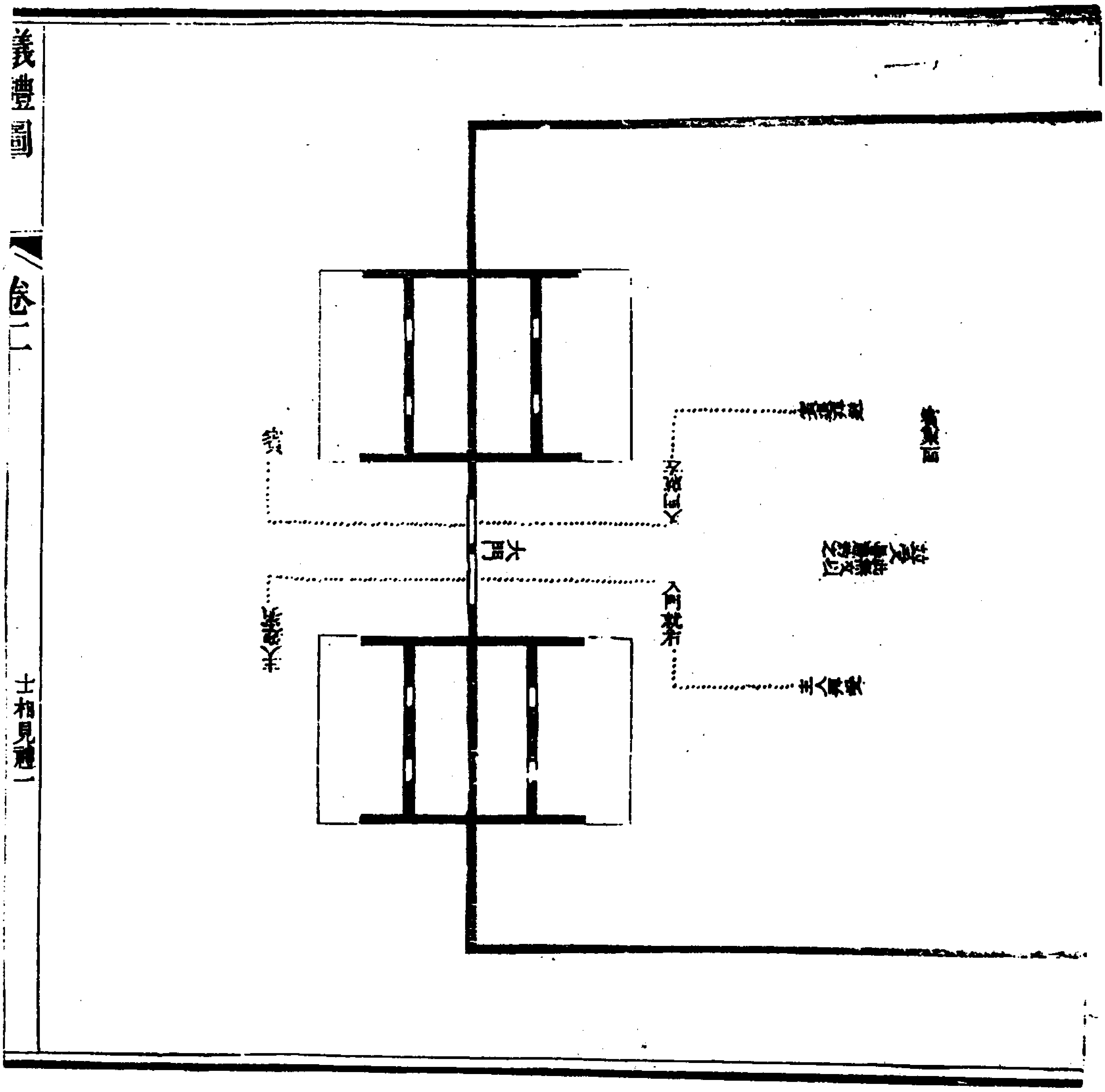
壻見外舅姑


寢庭
主婦
闔左扉
內門
壻
主人拜送


儀禮圖　卷二　士昏禮十二
大門
初入門右奠鴈辭之乃由門左中庭北面主人拜受壻進授摯復位拜送皆依疏乖聘禮上介私覿
壻入門東面奠摯則入由門左也此所說非

士相見禮




大門

儀禮圖卷第二

儀禮圖

賜進士出身充　實錄館纂脩官　武英殿協脩官翰林院編脩張惠言述

卷第三

鄉飲酒禮第四

迎賓拜至　獻賓　酢主人　酬賓　獻介　介酢　獻衆賓一人舉觶　工入　笙入　立司正　旅酬　二人舉觶　徹俎

鄉射禮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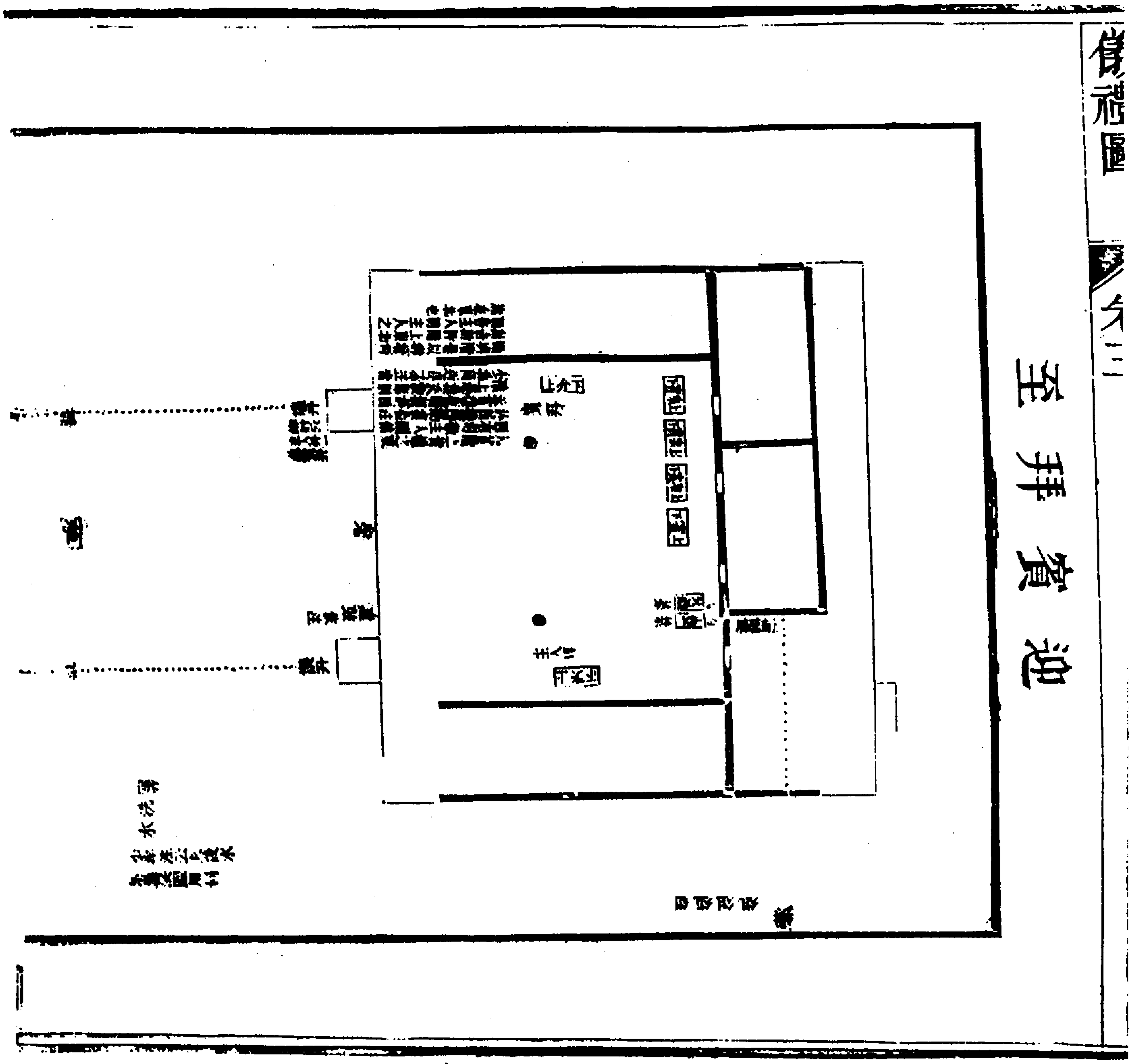
席位　請射　納射器　三耦俟　誘射　三耦射　命取矢　設楅　比耦射　三耦拾取矢　設獲　三耦卒射　賓主人大夫射　衆耦繼射　數獲　飲射爵　獻獲者　獻釋獲者　賓主人拾取矢　請以樂樂賓　無算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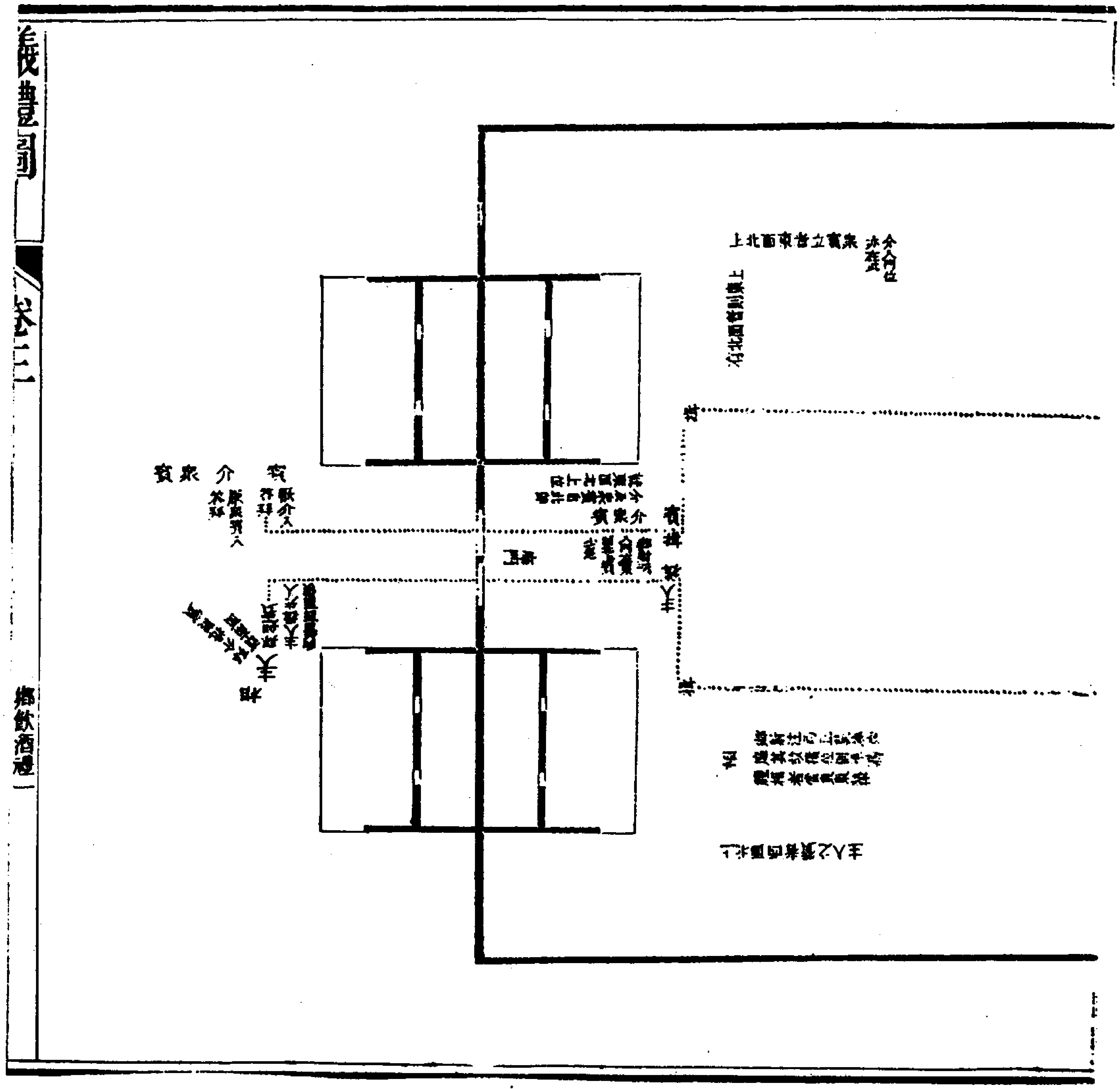
燕禮第六

饌具　卿大夫士入位　賓入拜至　主人獻賓　賓酢主人　主人獻公　主人媵觚于公　媵觶于公　舉旅　行酬　獻卿　獻大夫　獻工　獻笙　立司正　徹俎　獻十　賓媵觶于公　主人獻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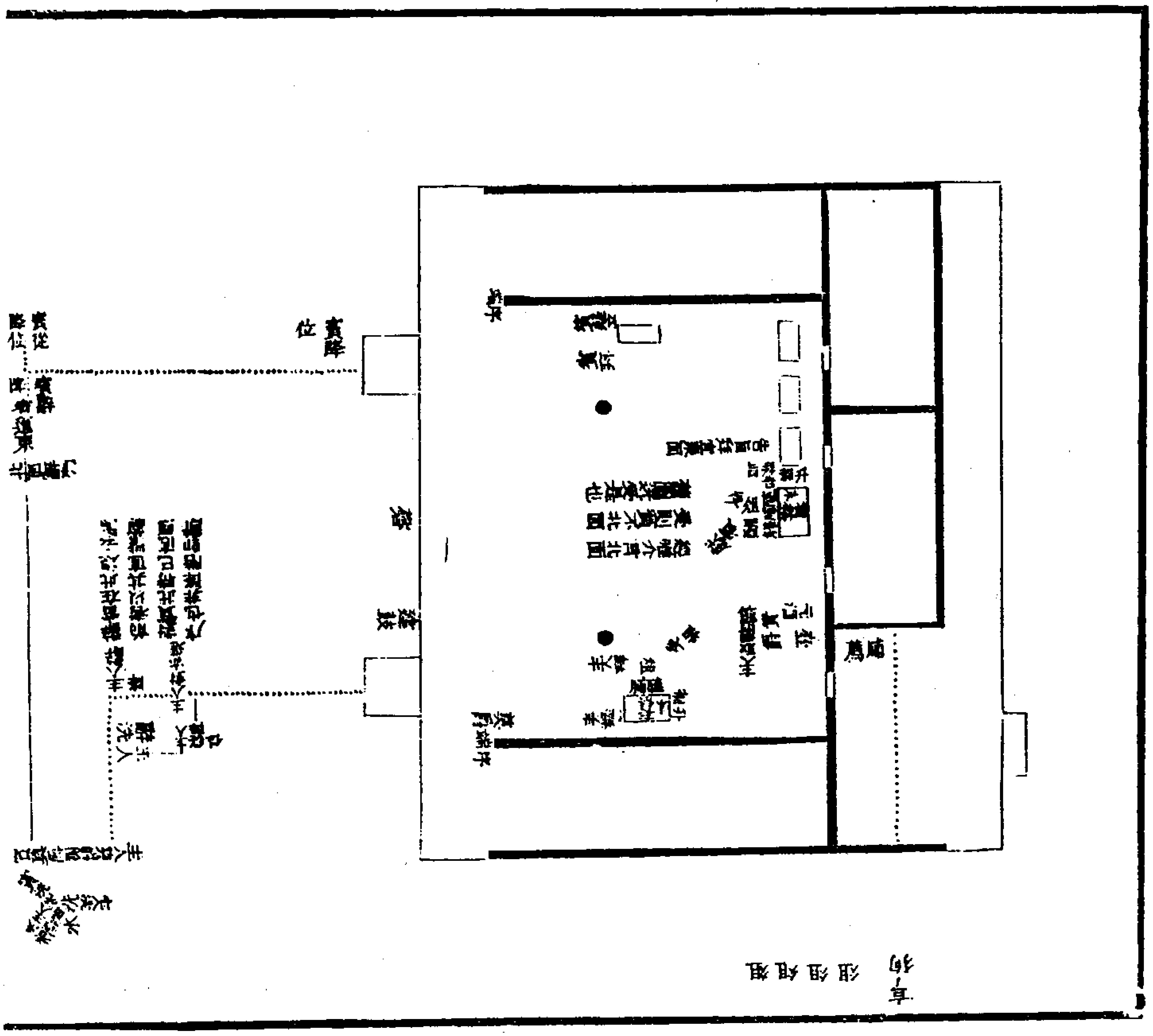
大射儀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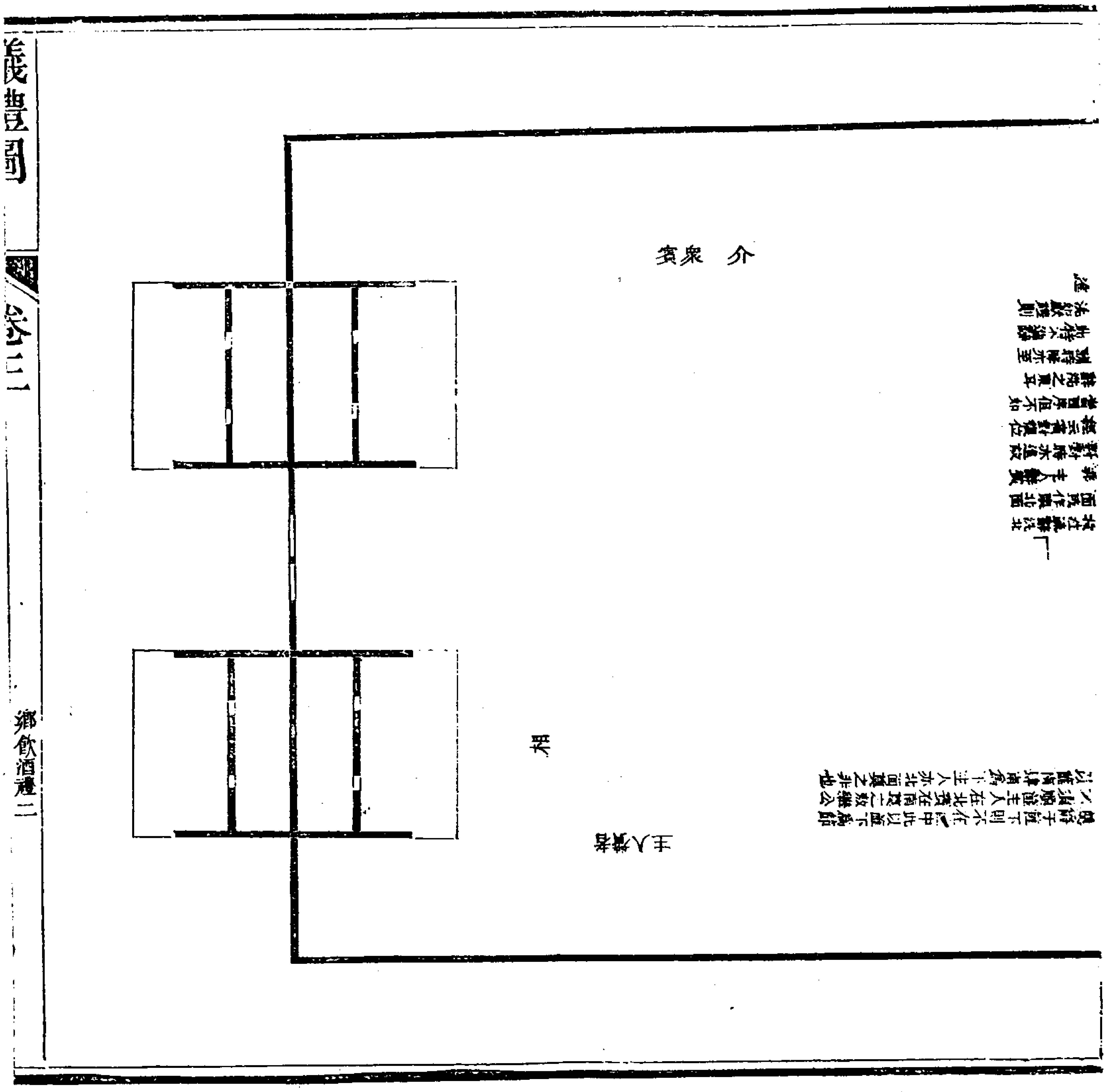
饌具入位　獻工　請射　納射器　比三耦　誘射　命負侯　三耦射　告三耦卒射　設楅　請射三耦拾取矢　設中　公射　視算　飲射爵　獻獲者　獻釋獲者　命用樂


迎賓拜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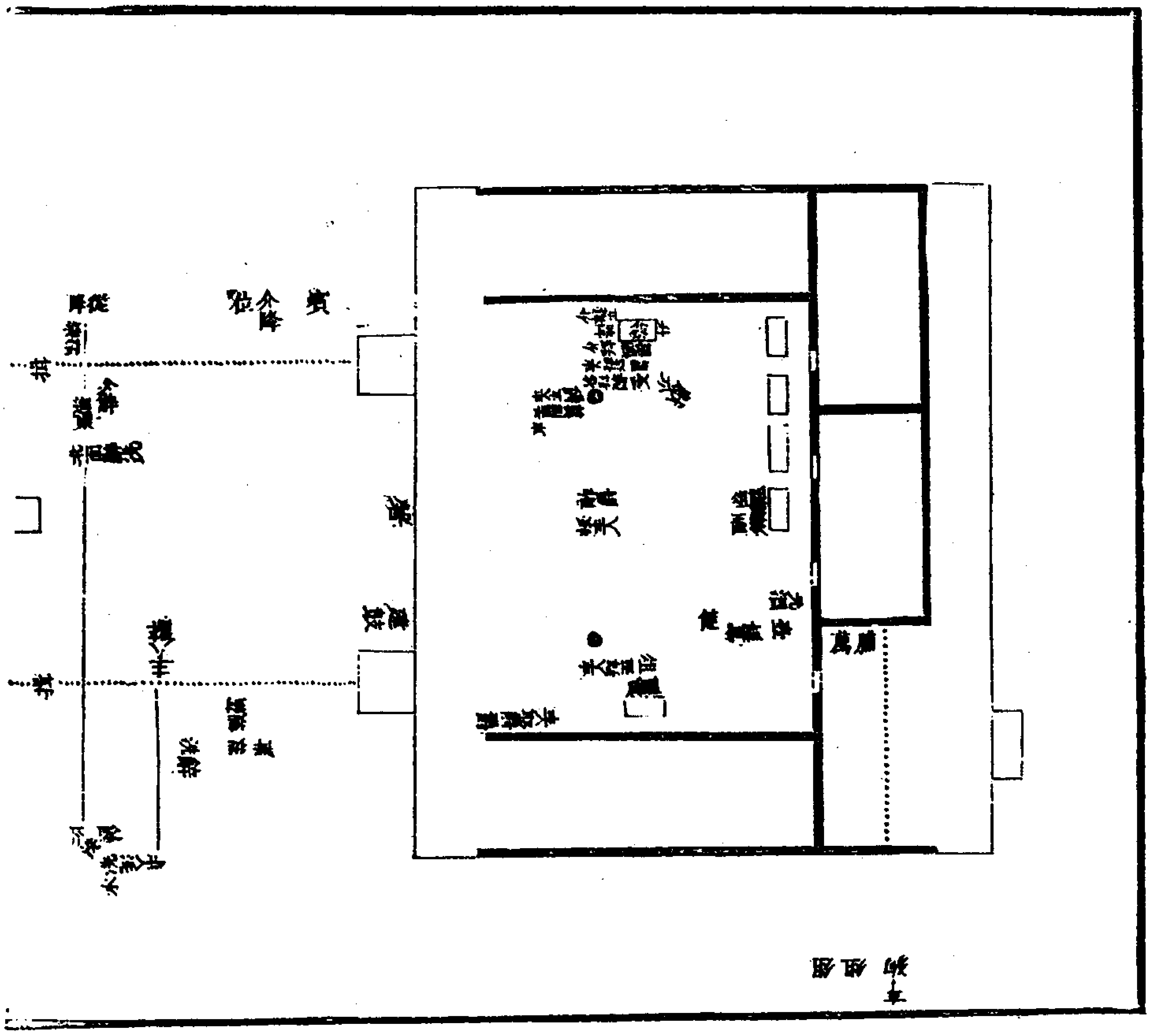
獻賓酢主人酬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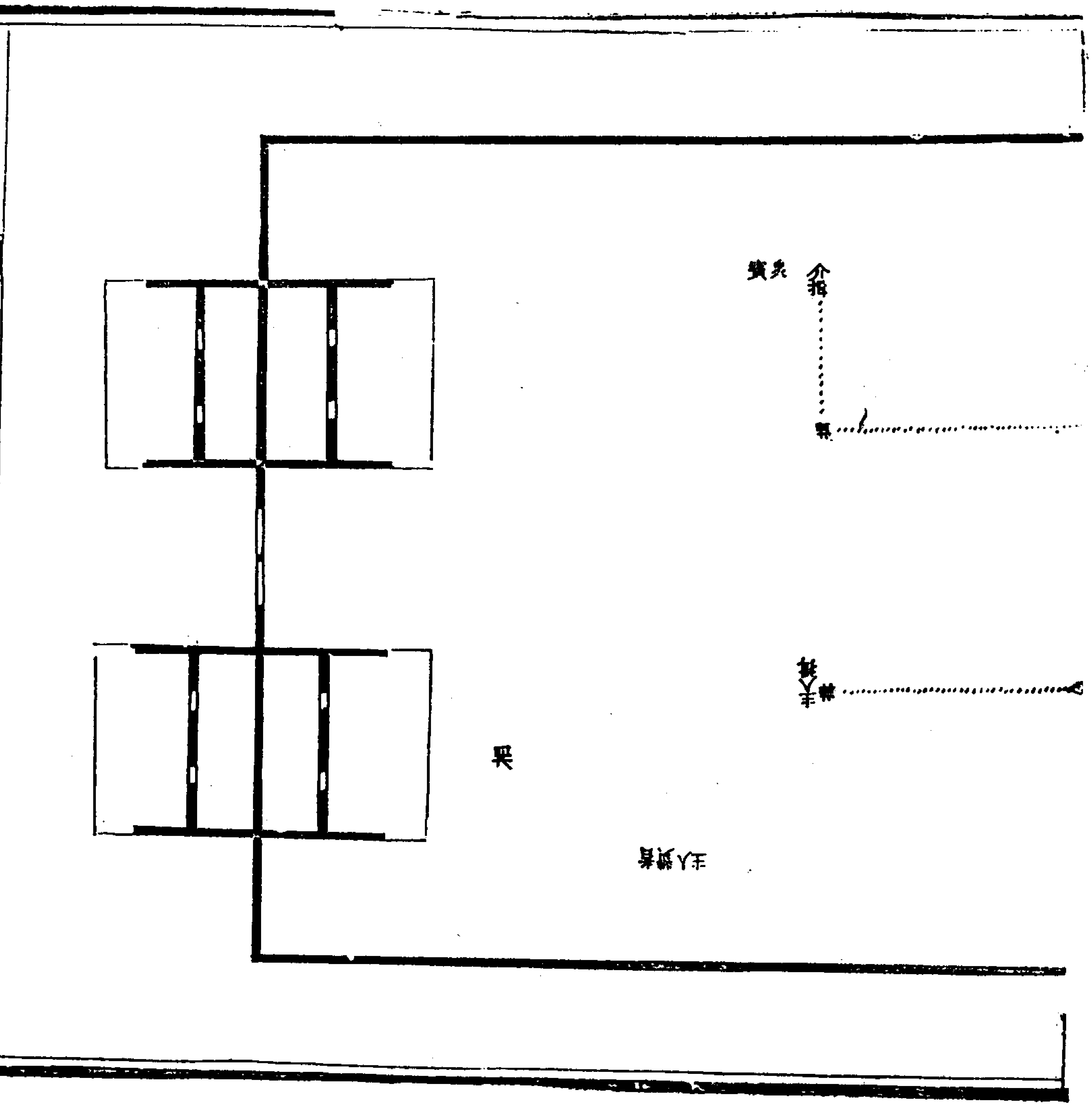




介
衆賓
鄉飲酒禮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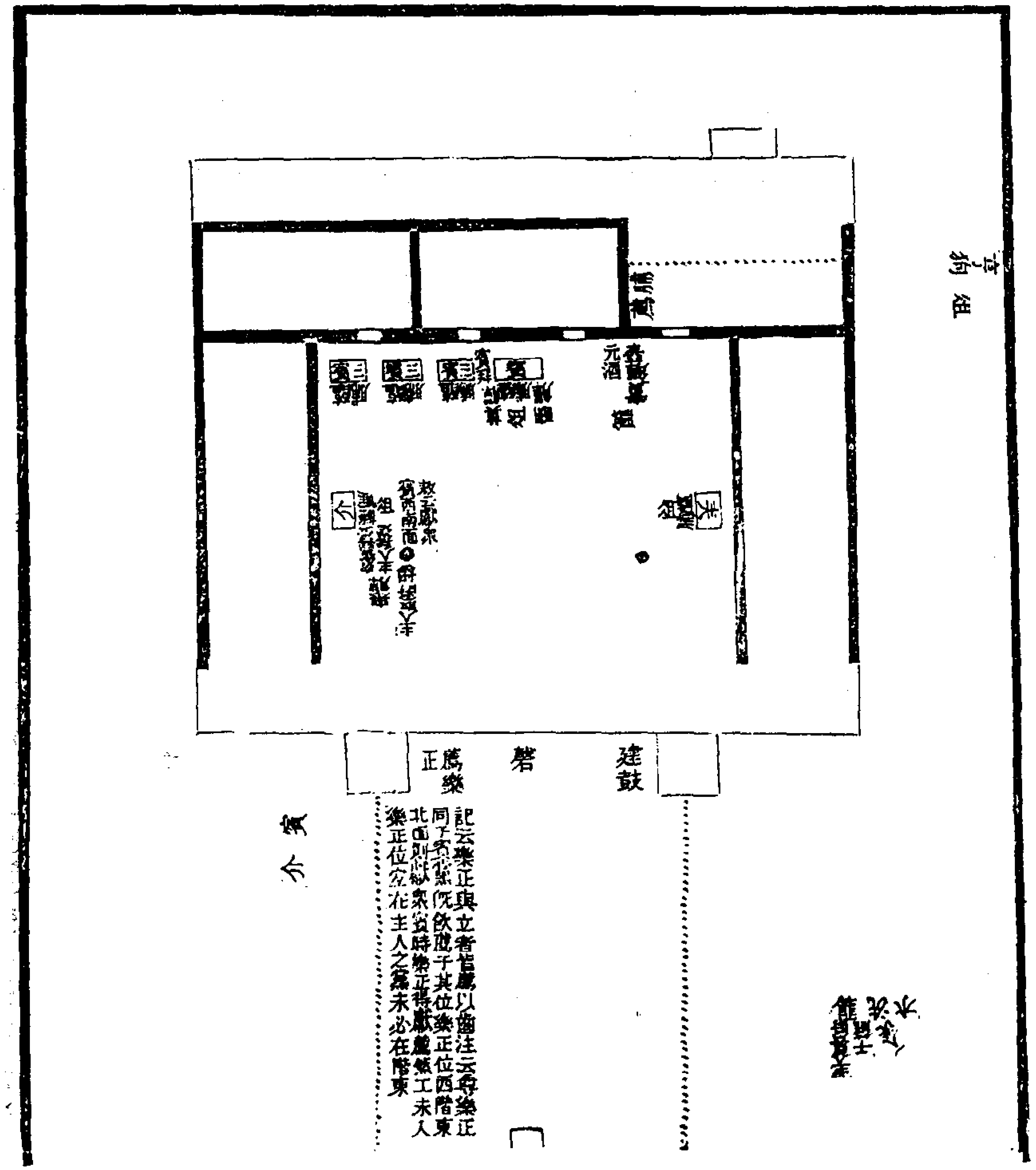
酢介介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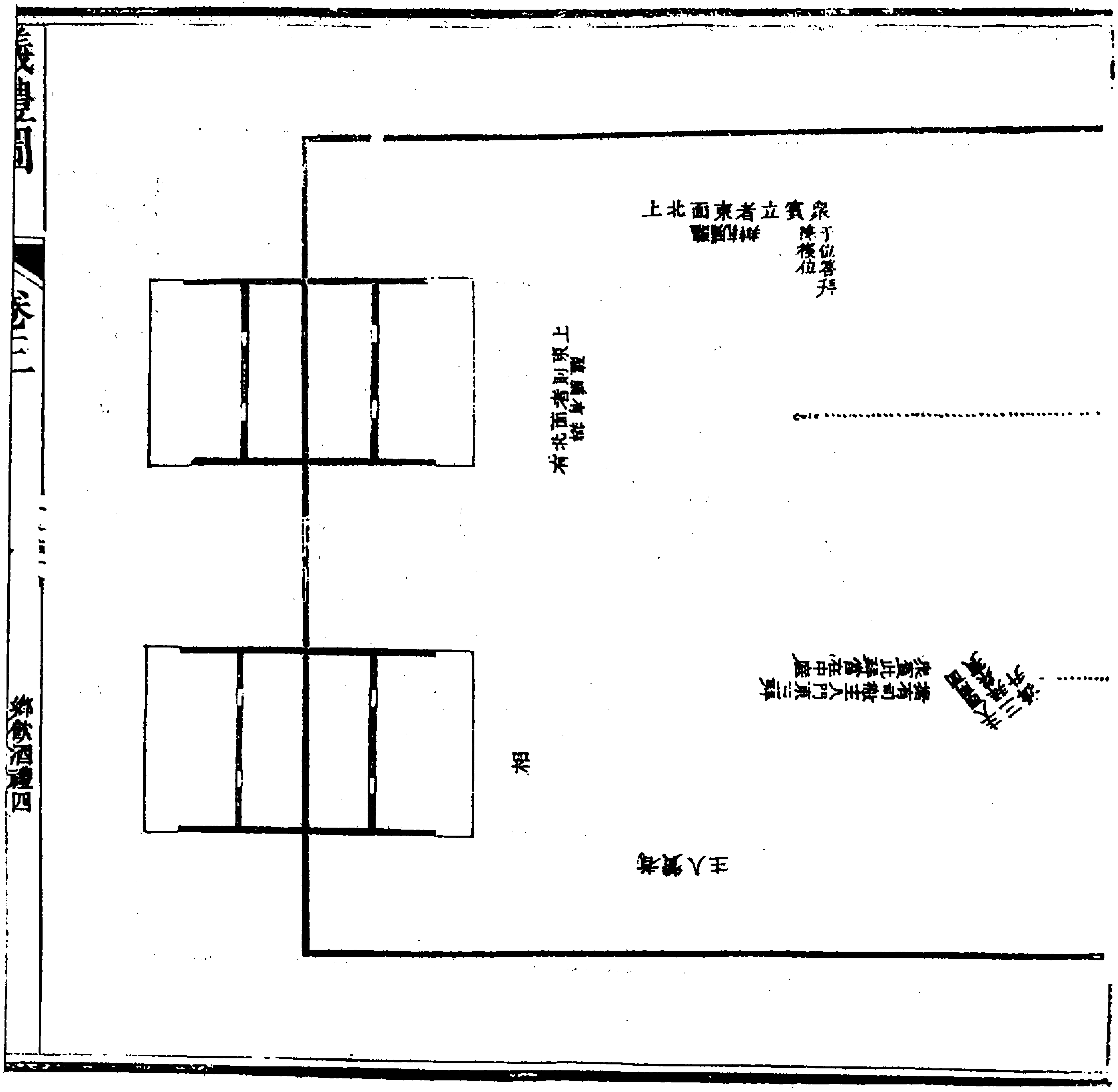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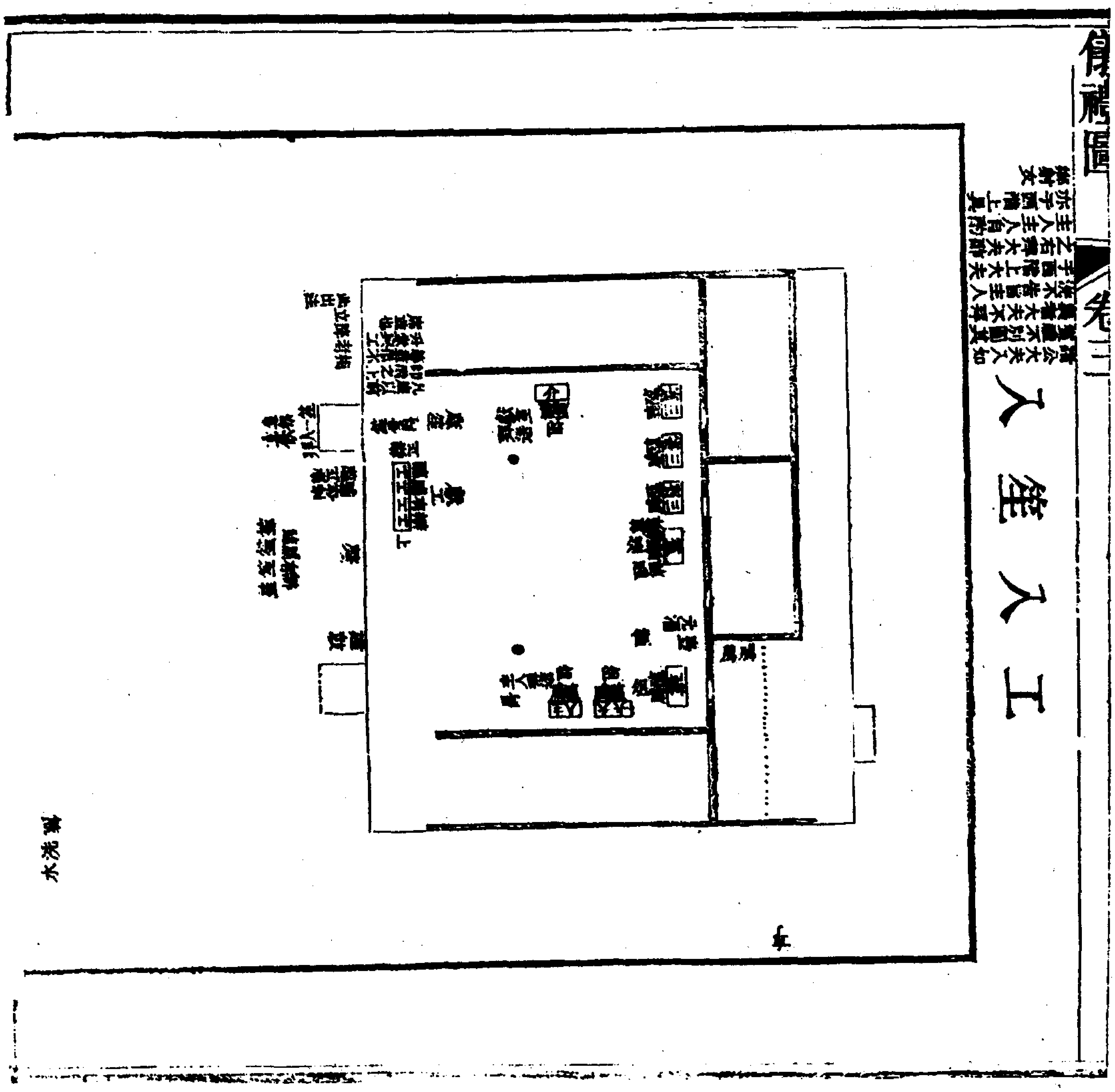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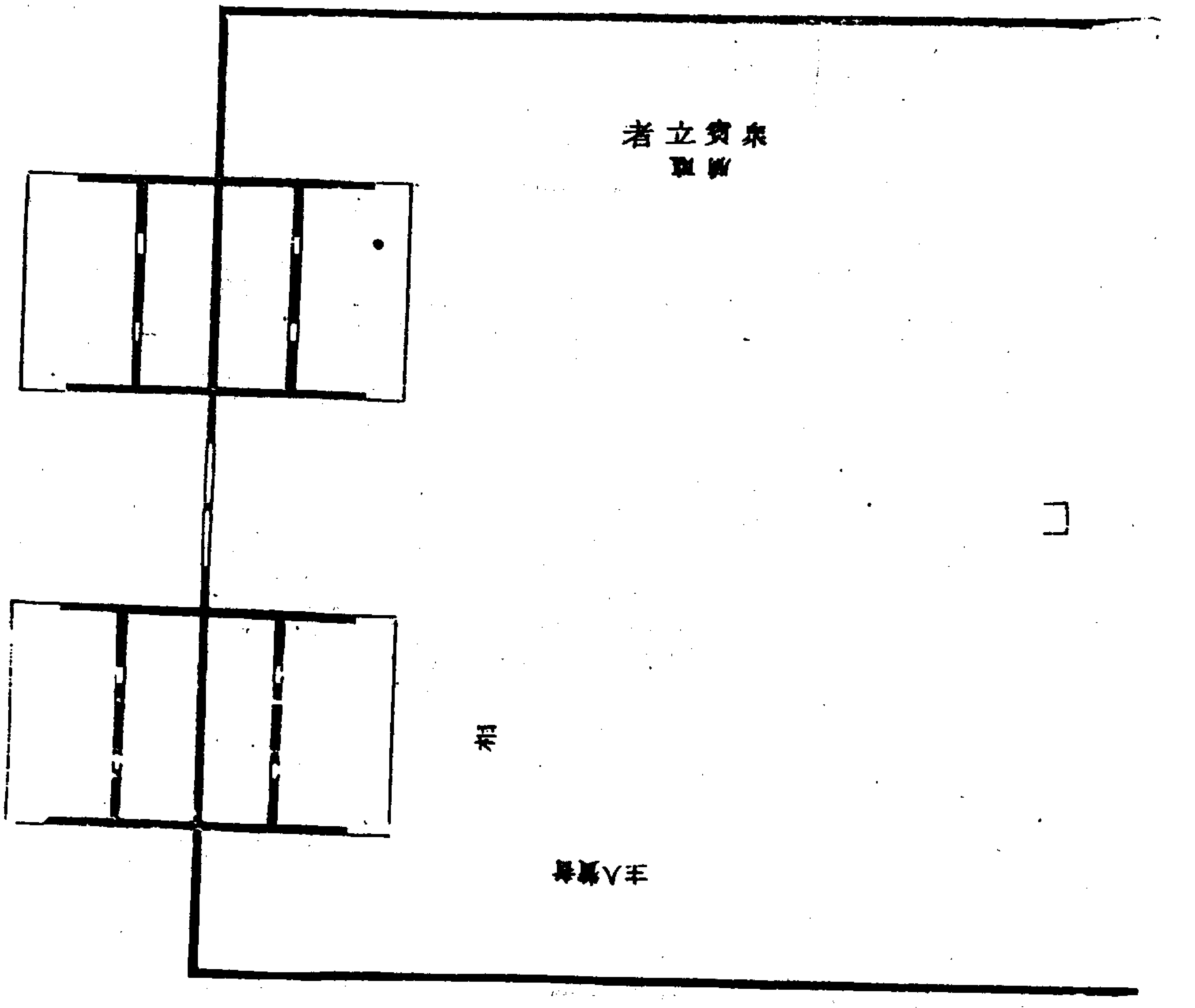
鄉飲酒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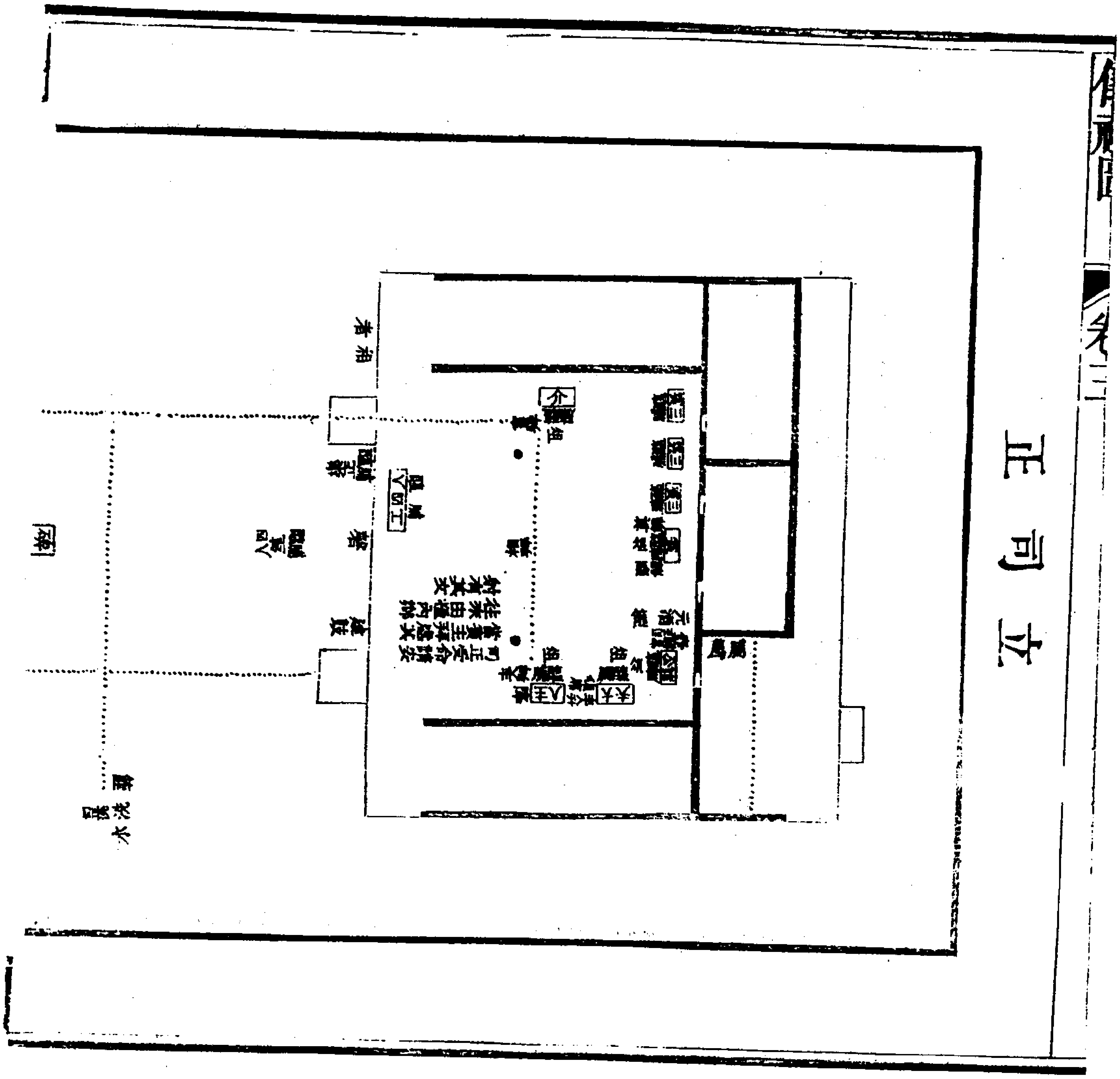
獻衆賓一人舉觶


樂正
磬
建鼓
賓
介
記云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注云尊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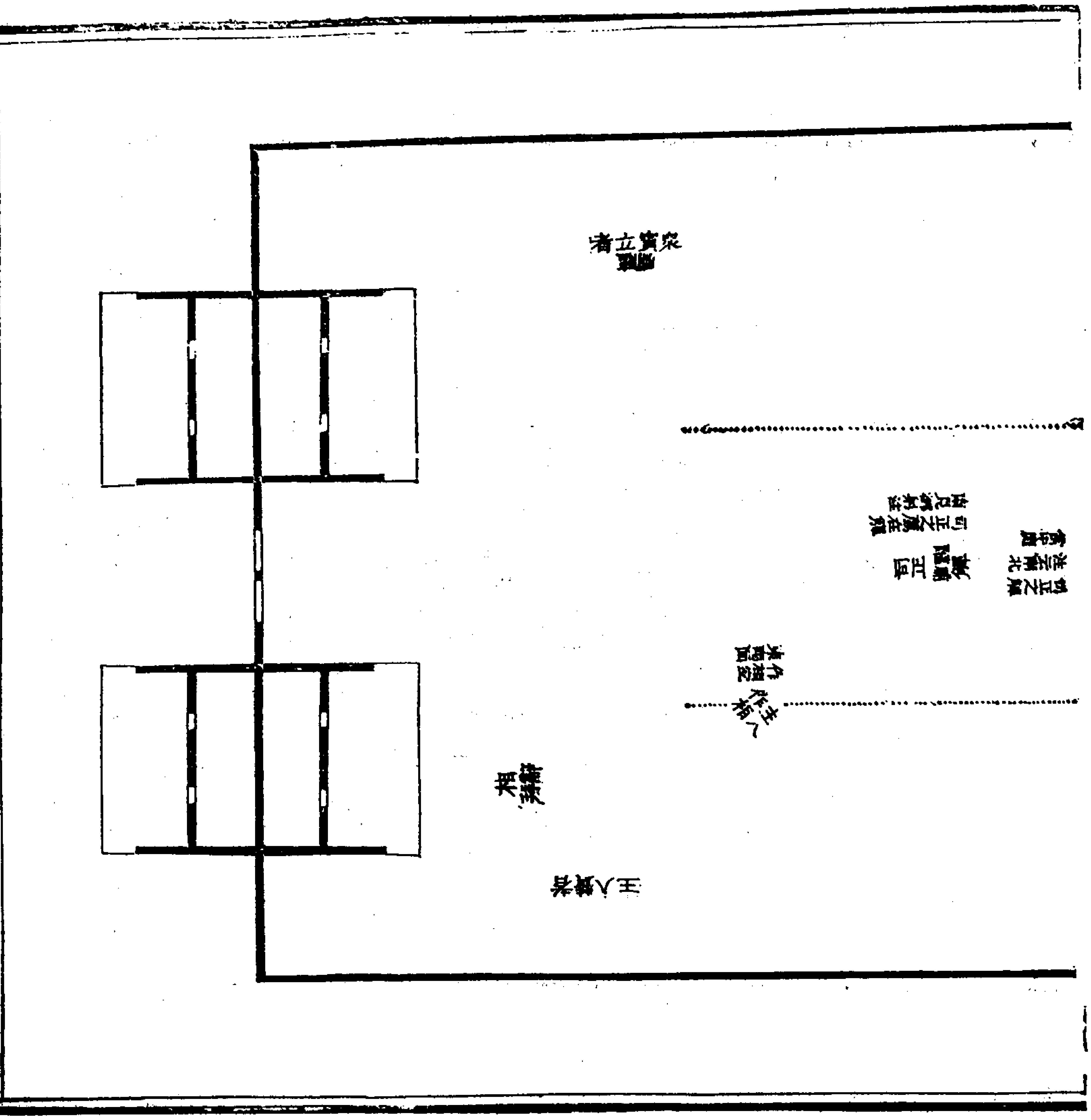

鄉飲酒禮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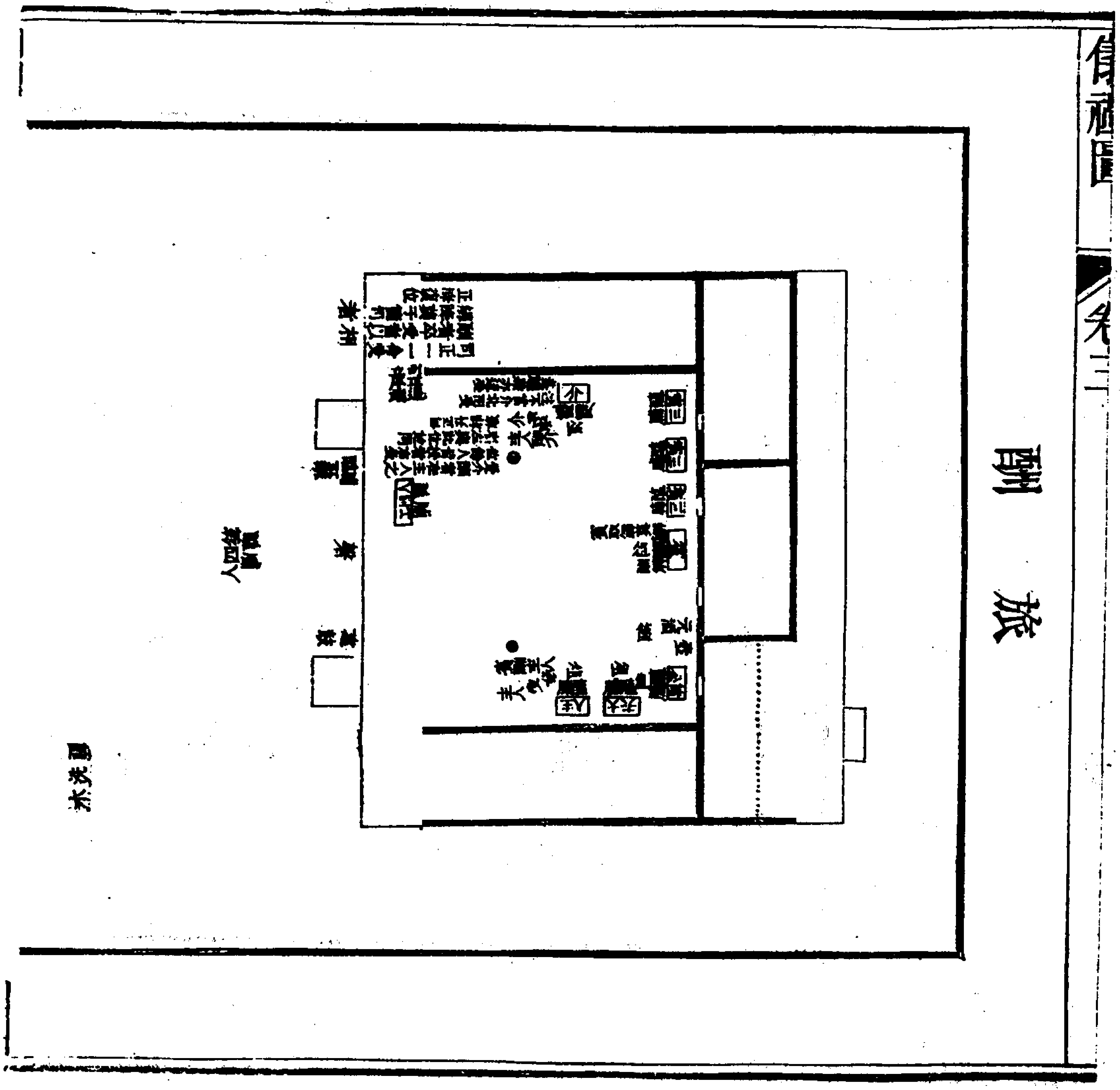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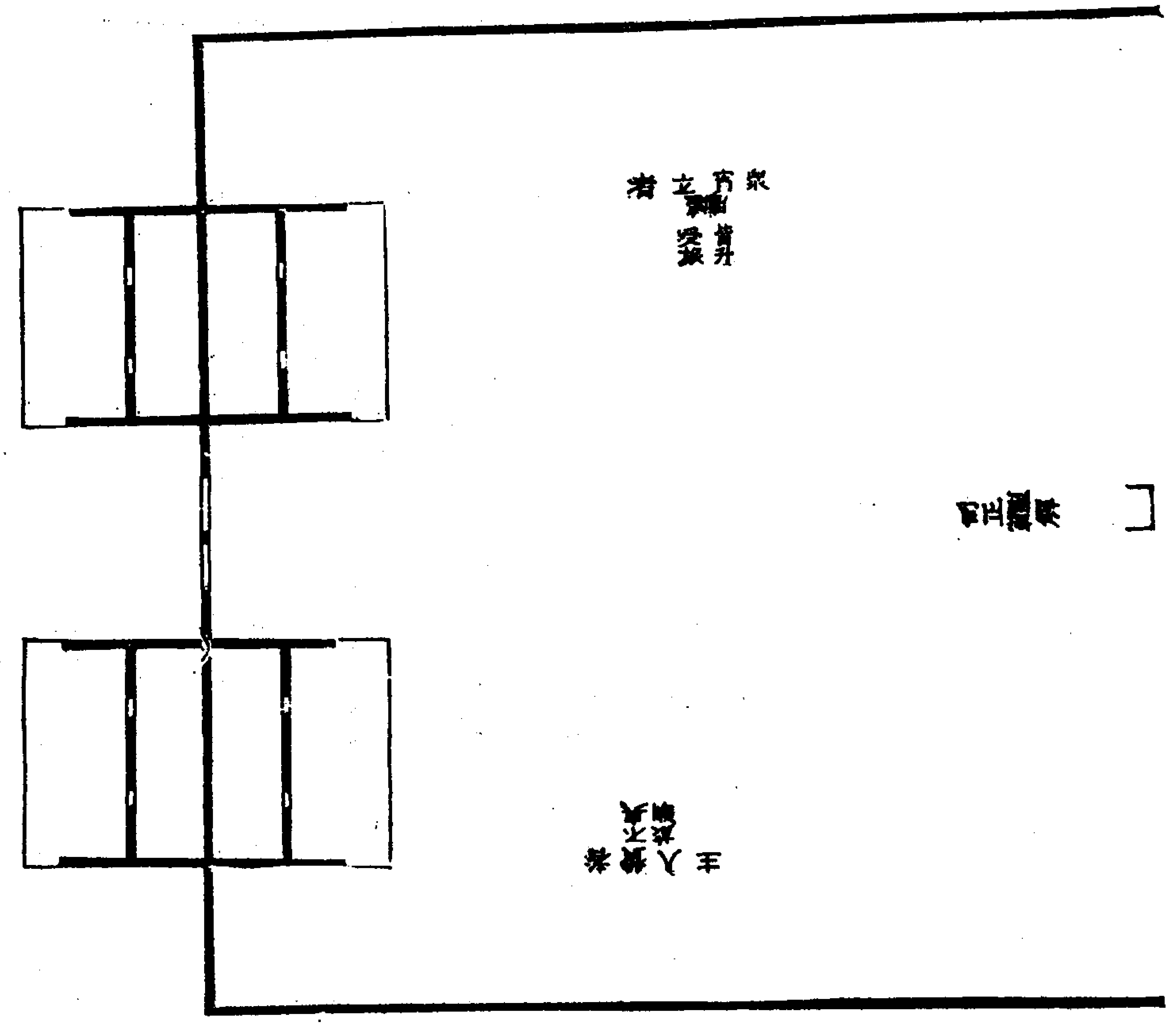

衆賓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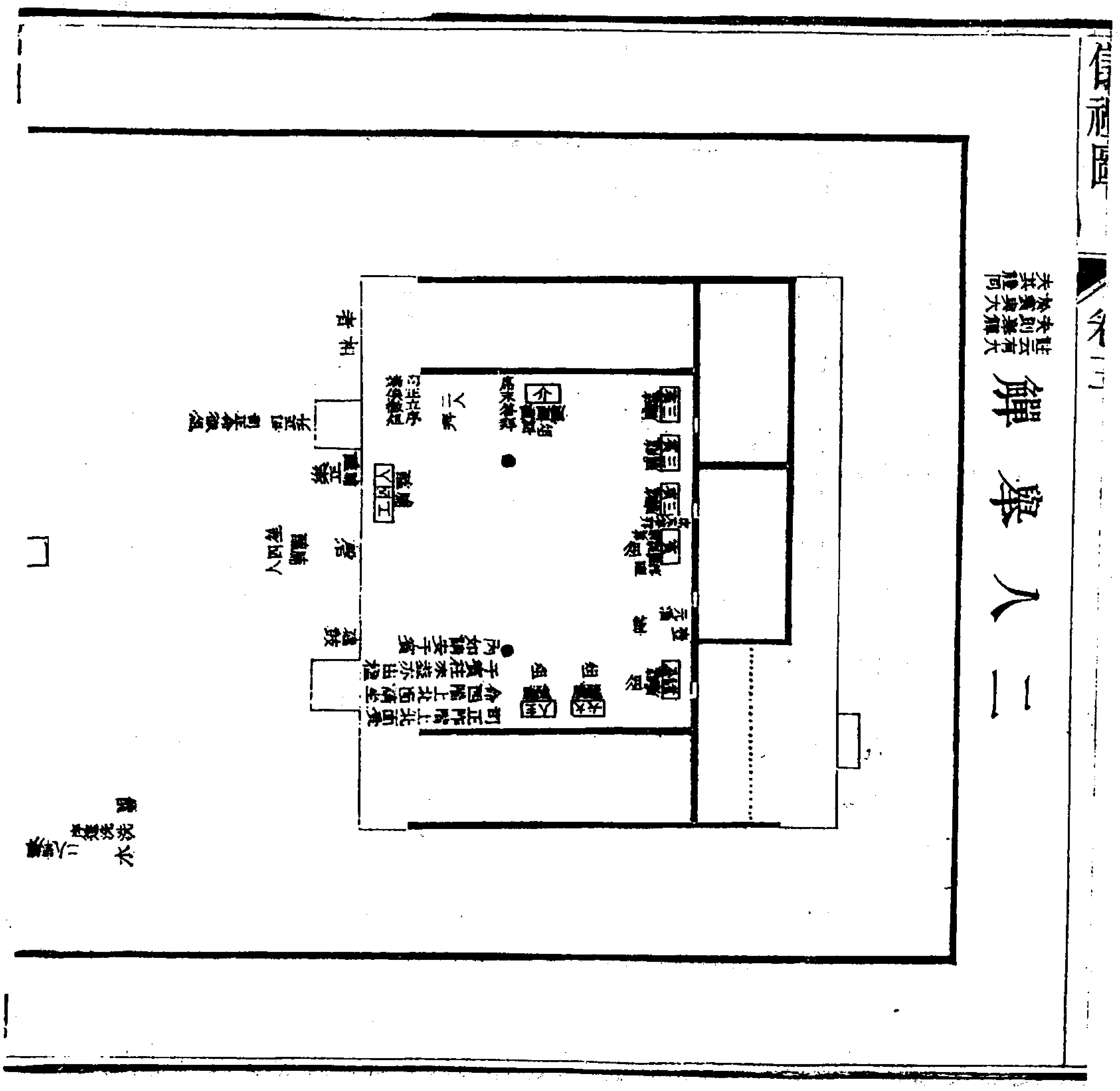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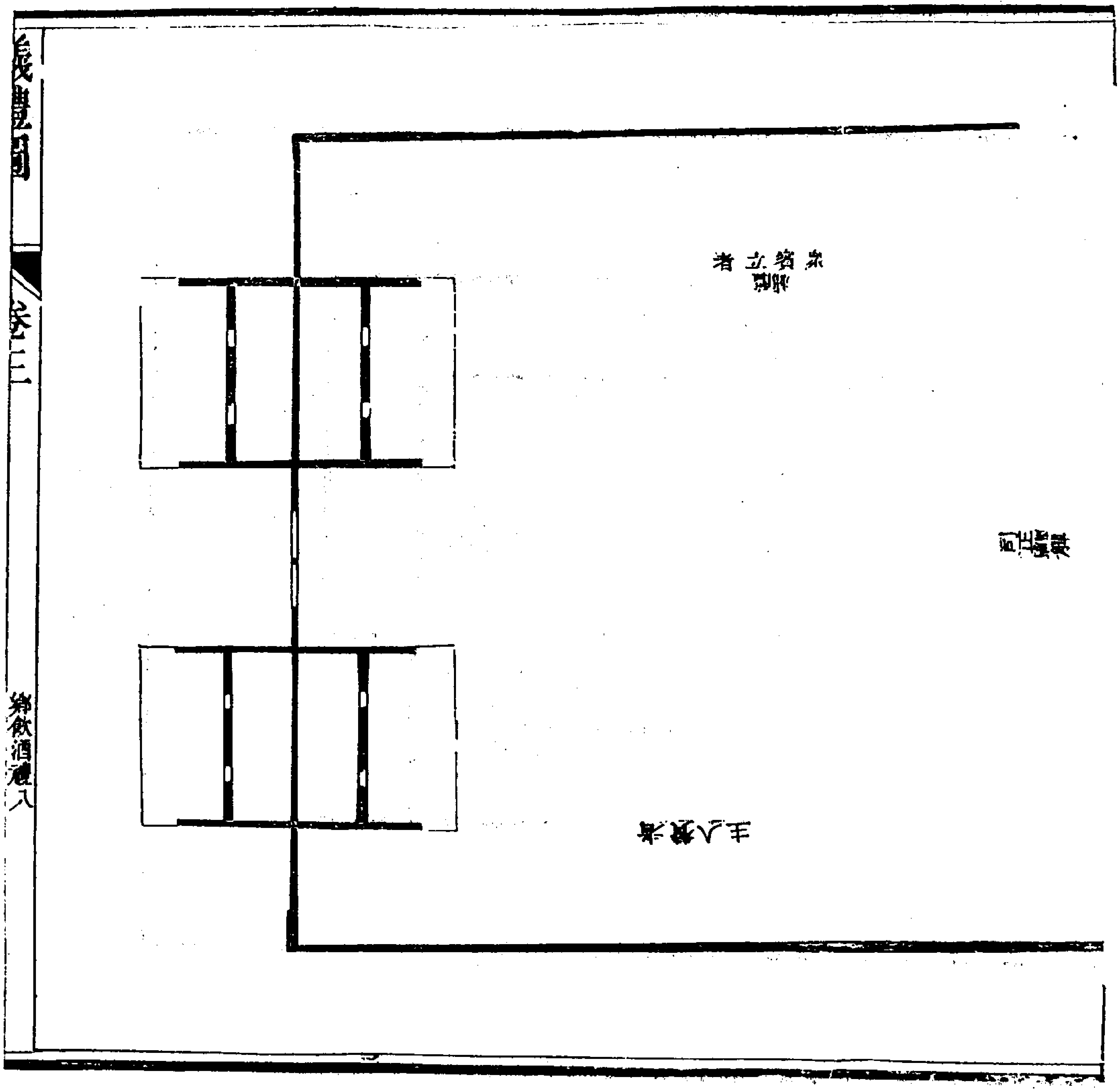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鄉飲酒禮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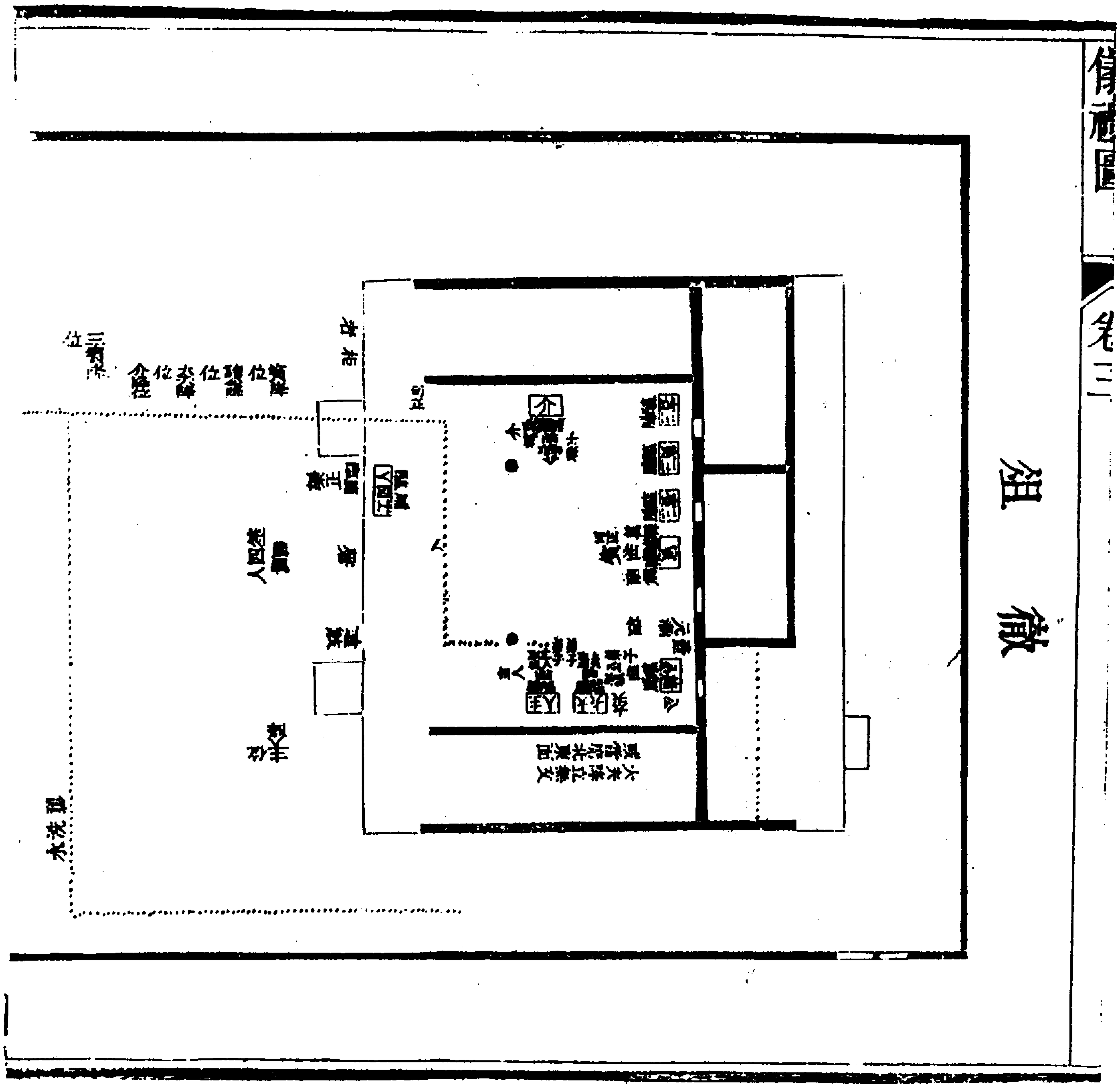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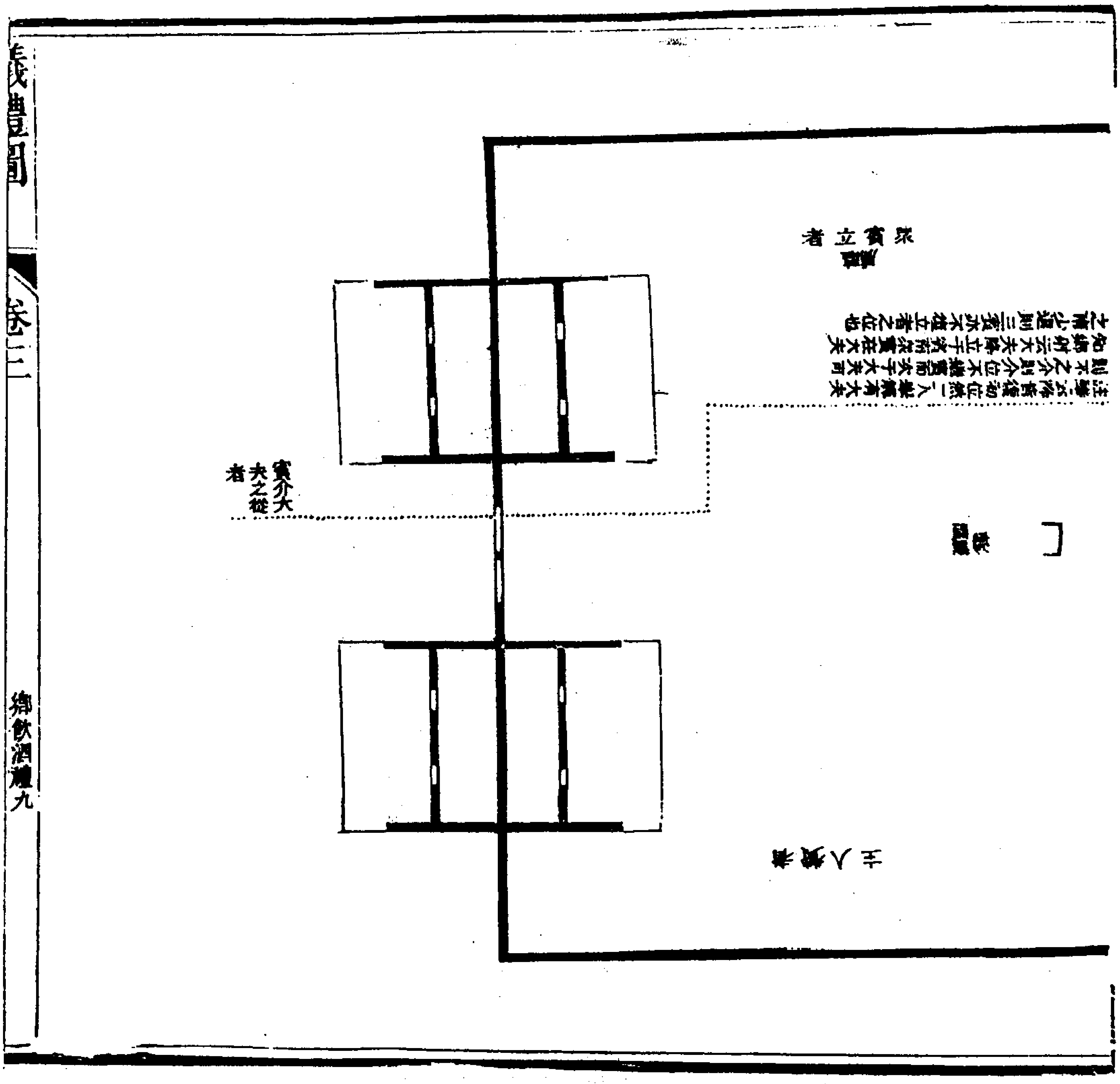

旅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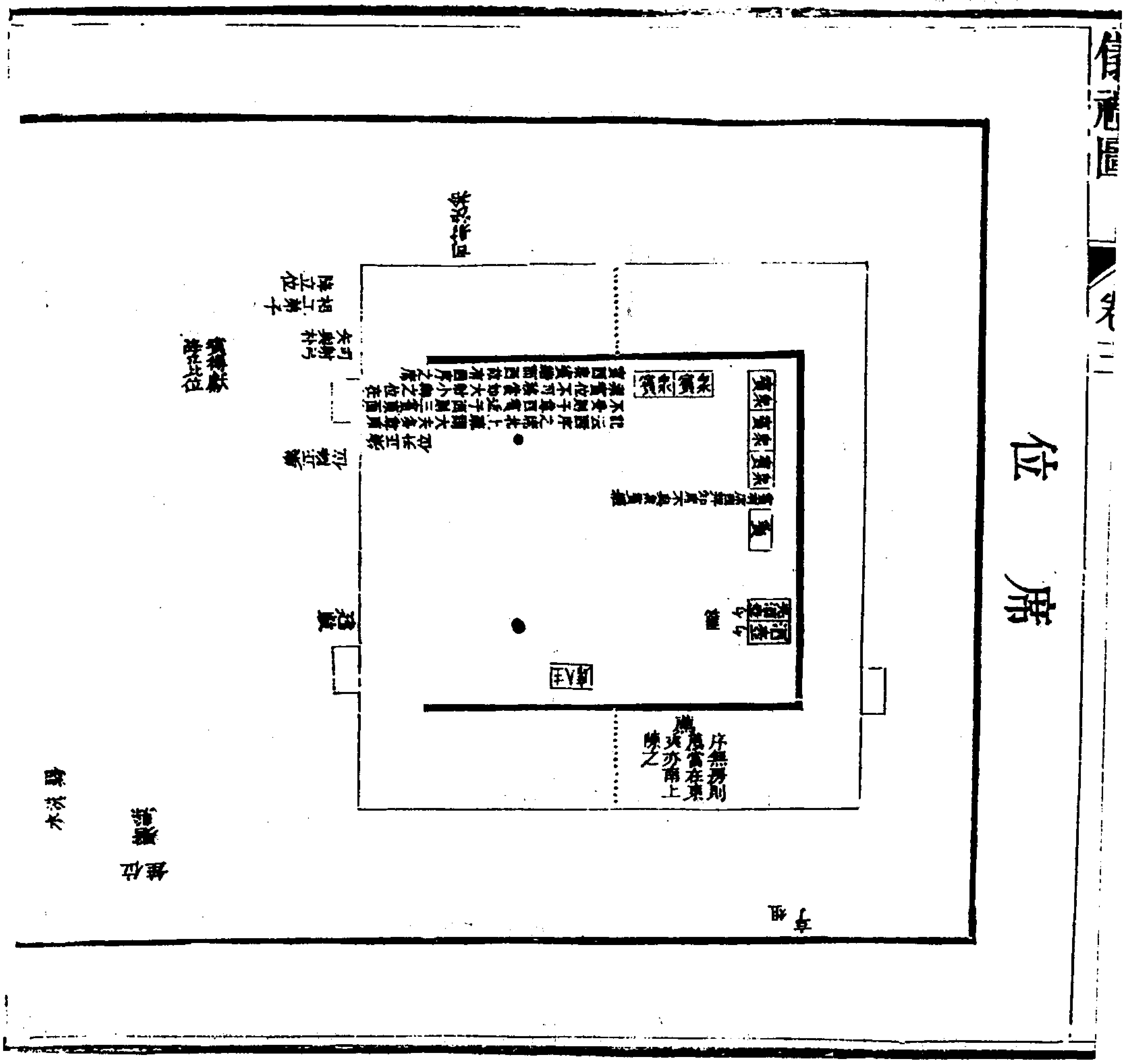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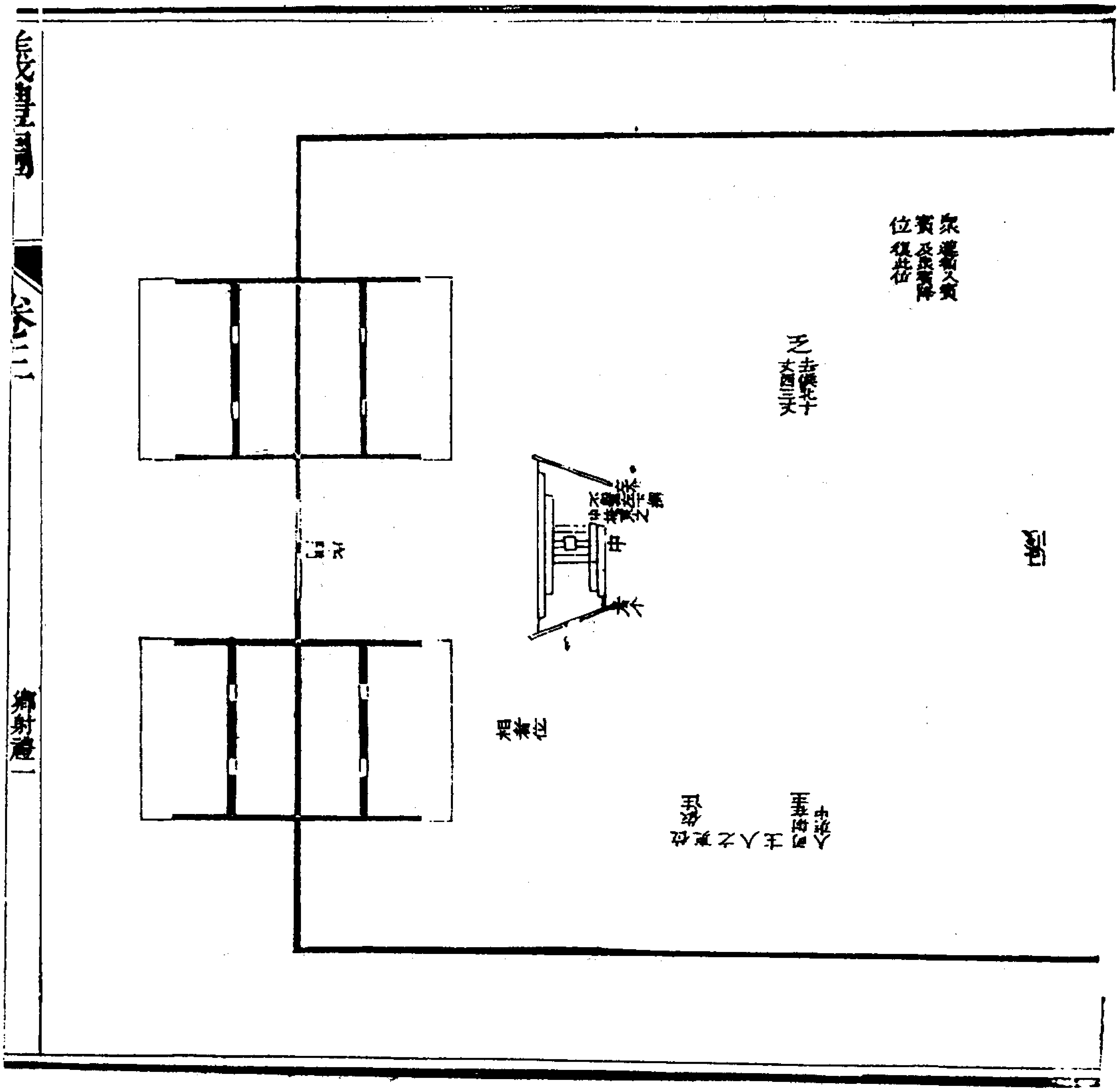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二人舉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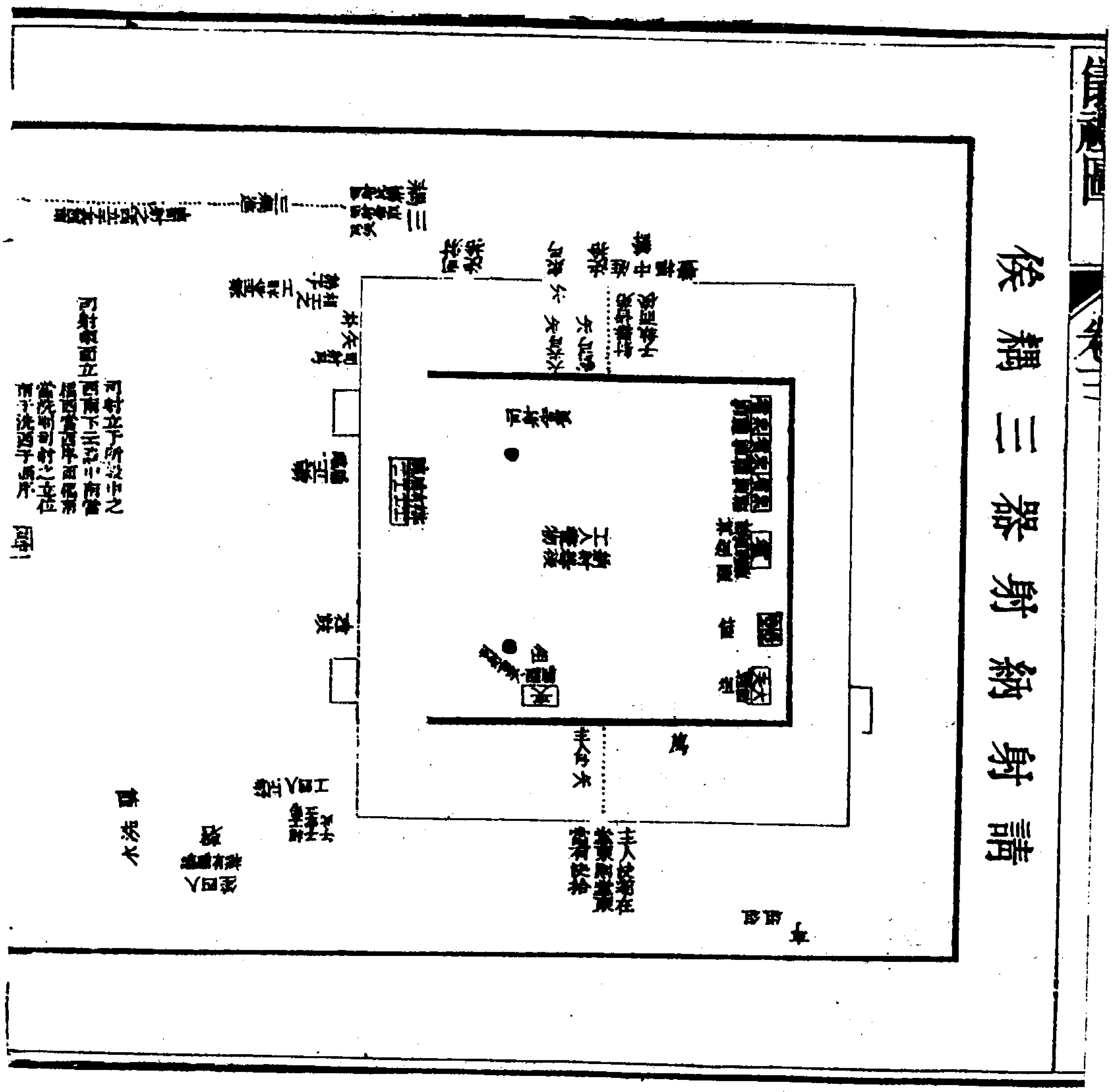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鄉飲酒禮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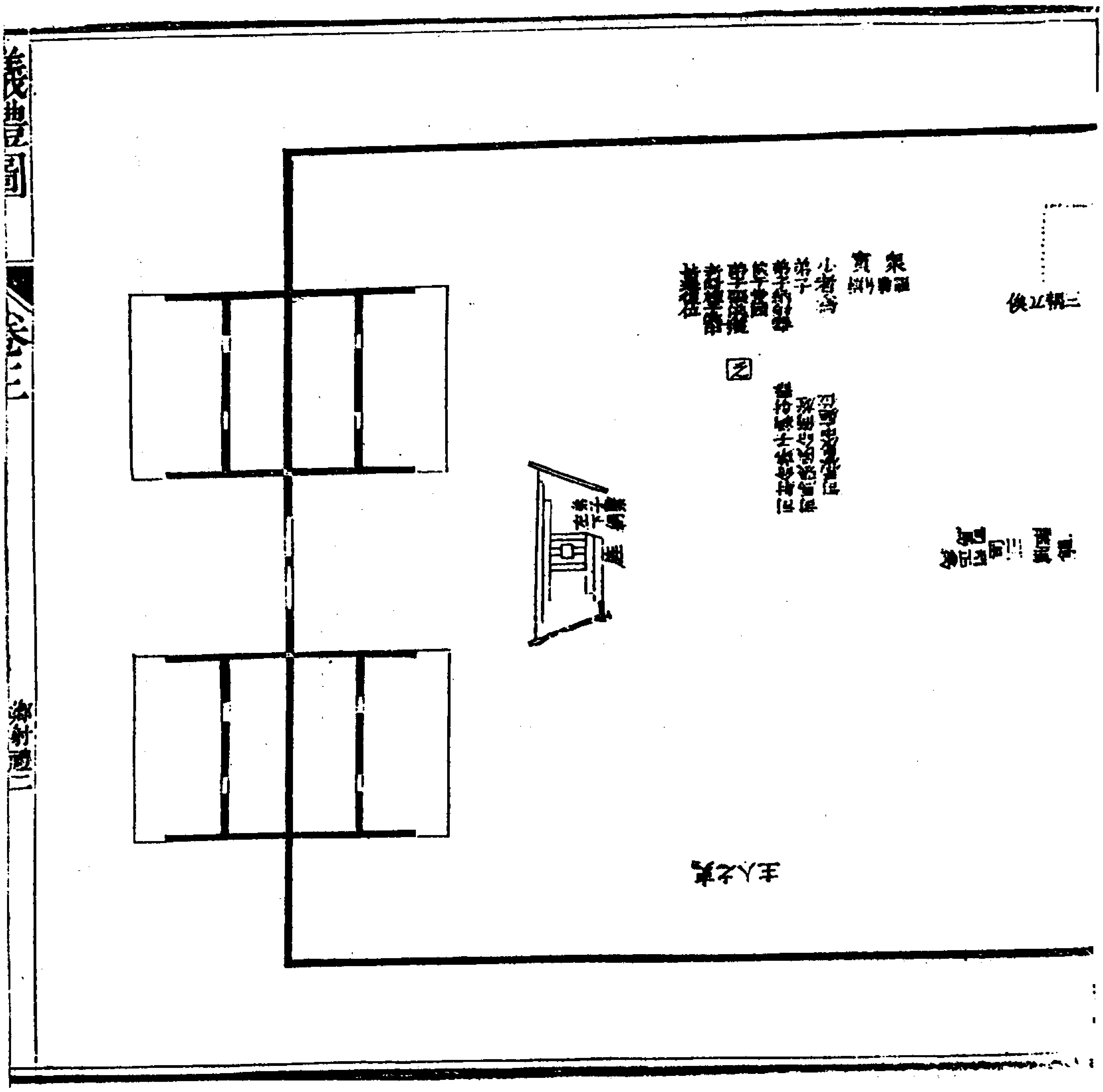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徹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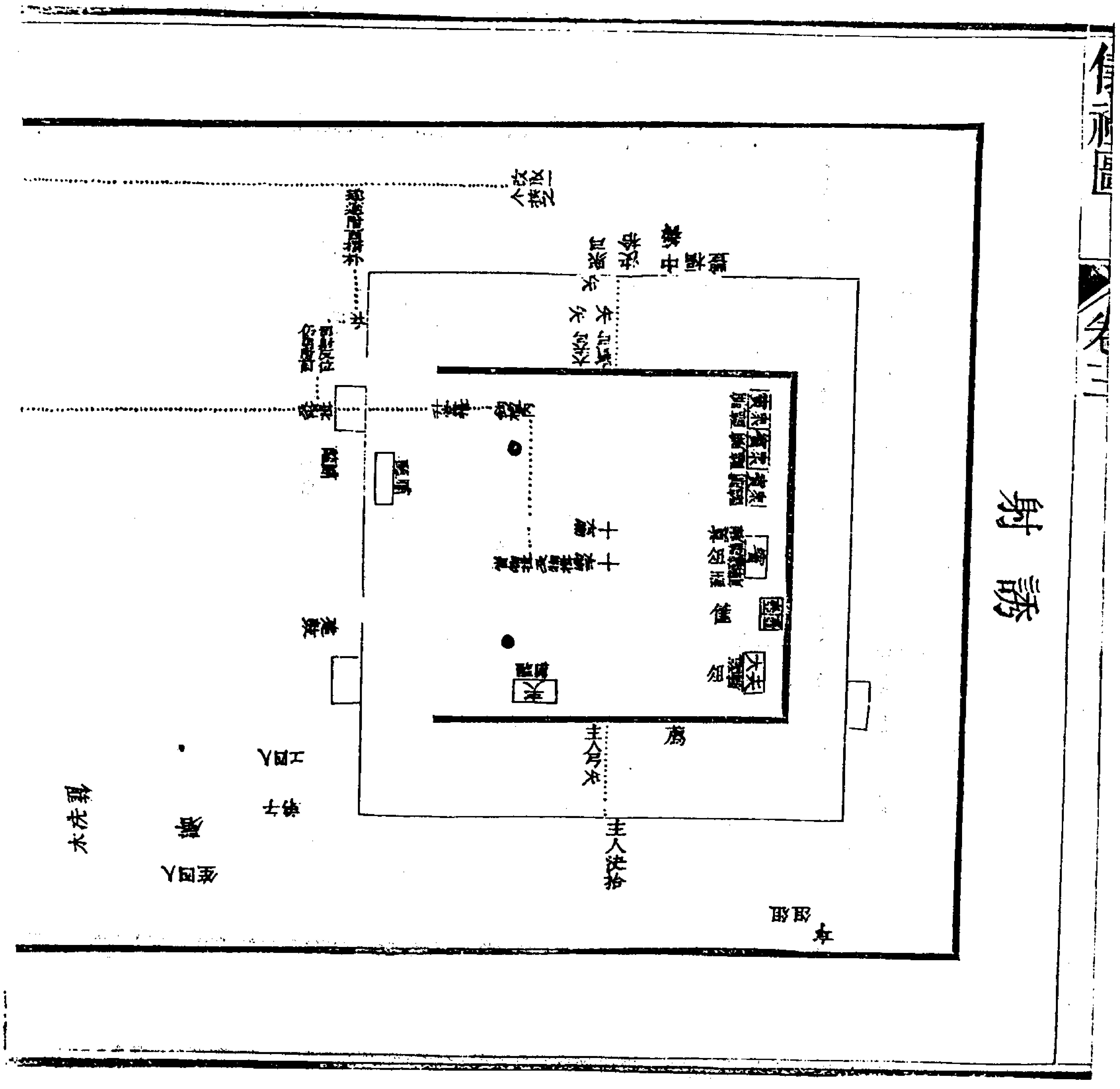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鄉飲酒禮九
衆賓立者
賓介大夫之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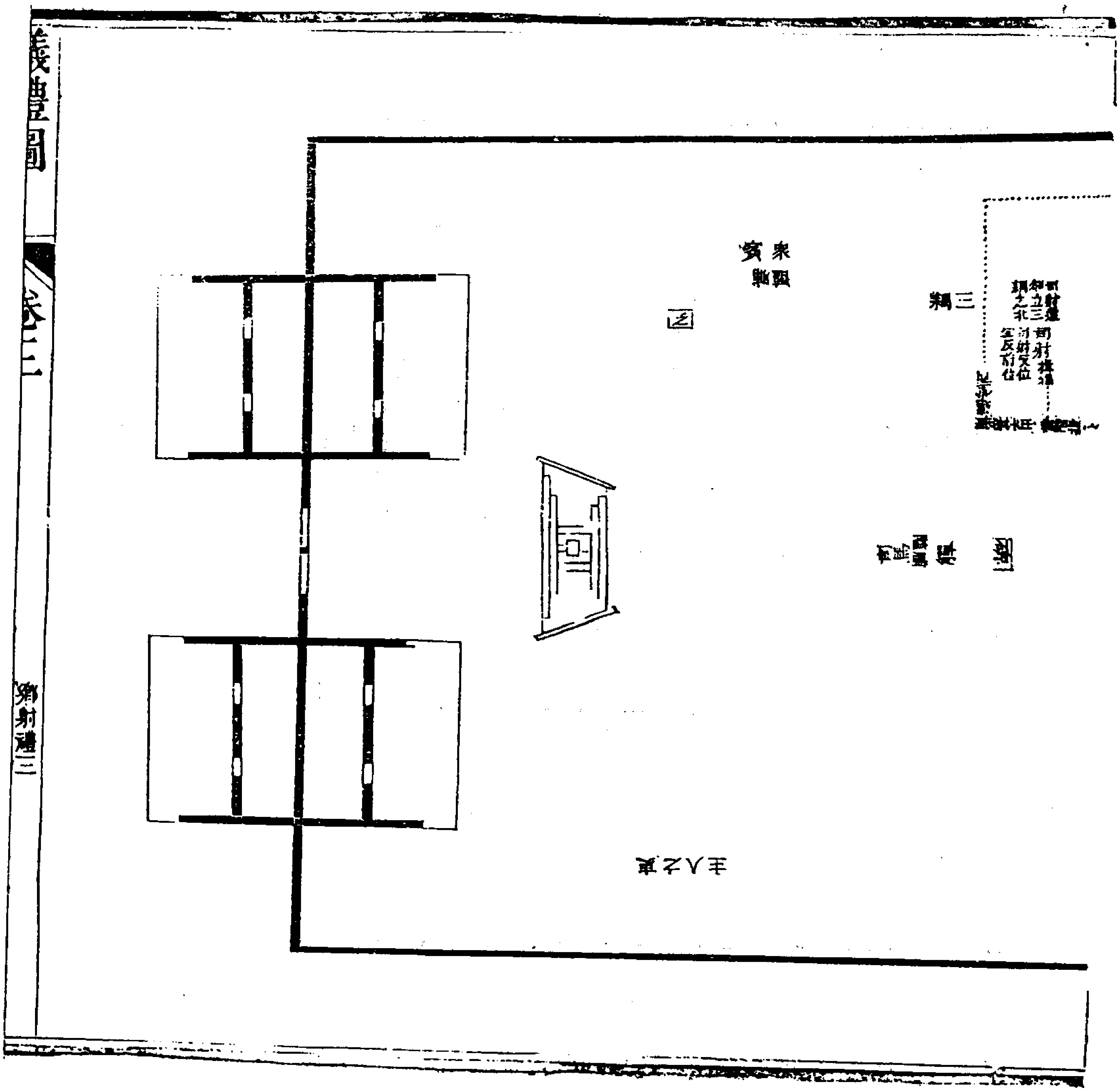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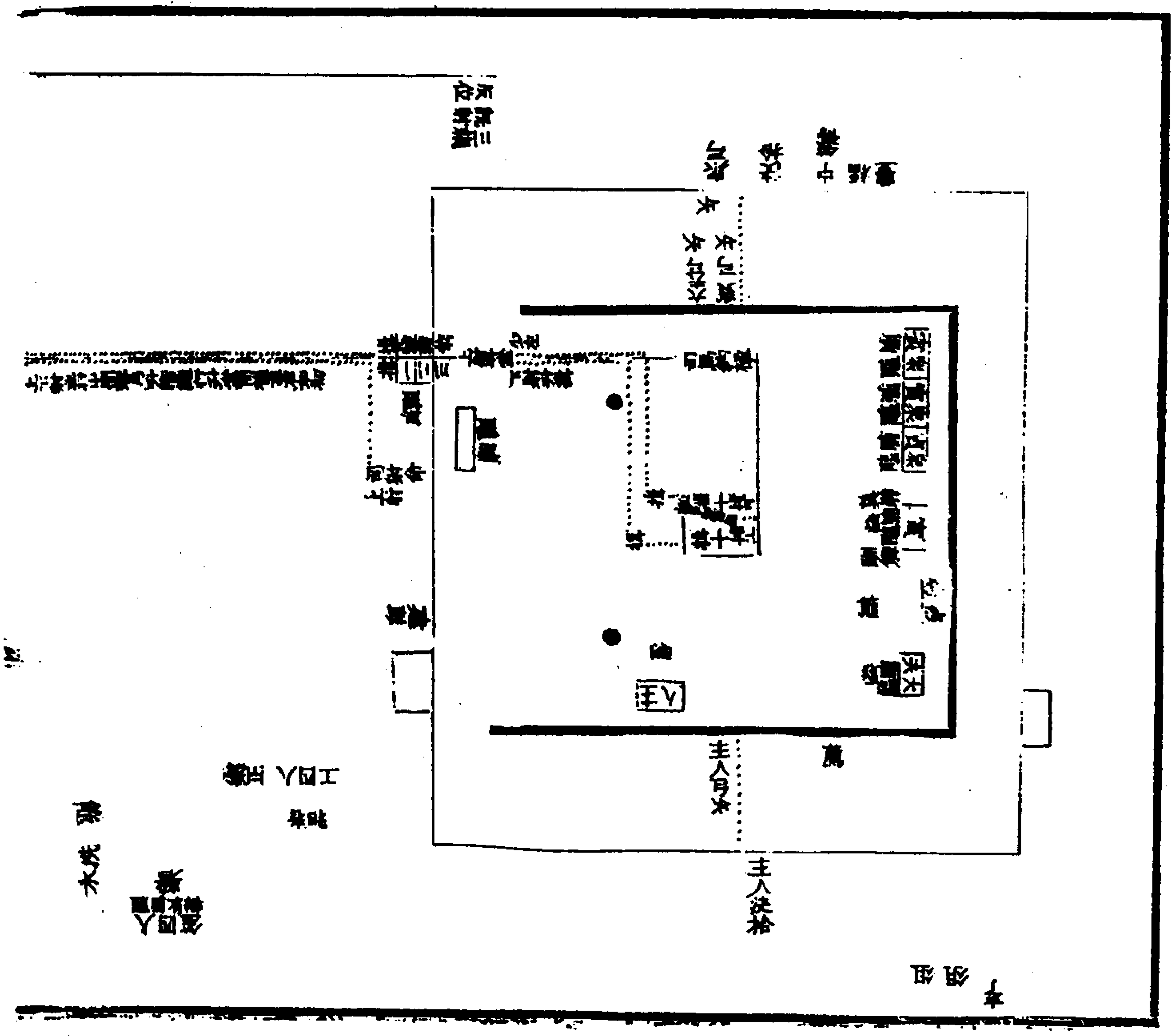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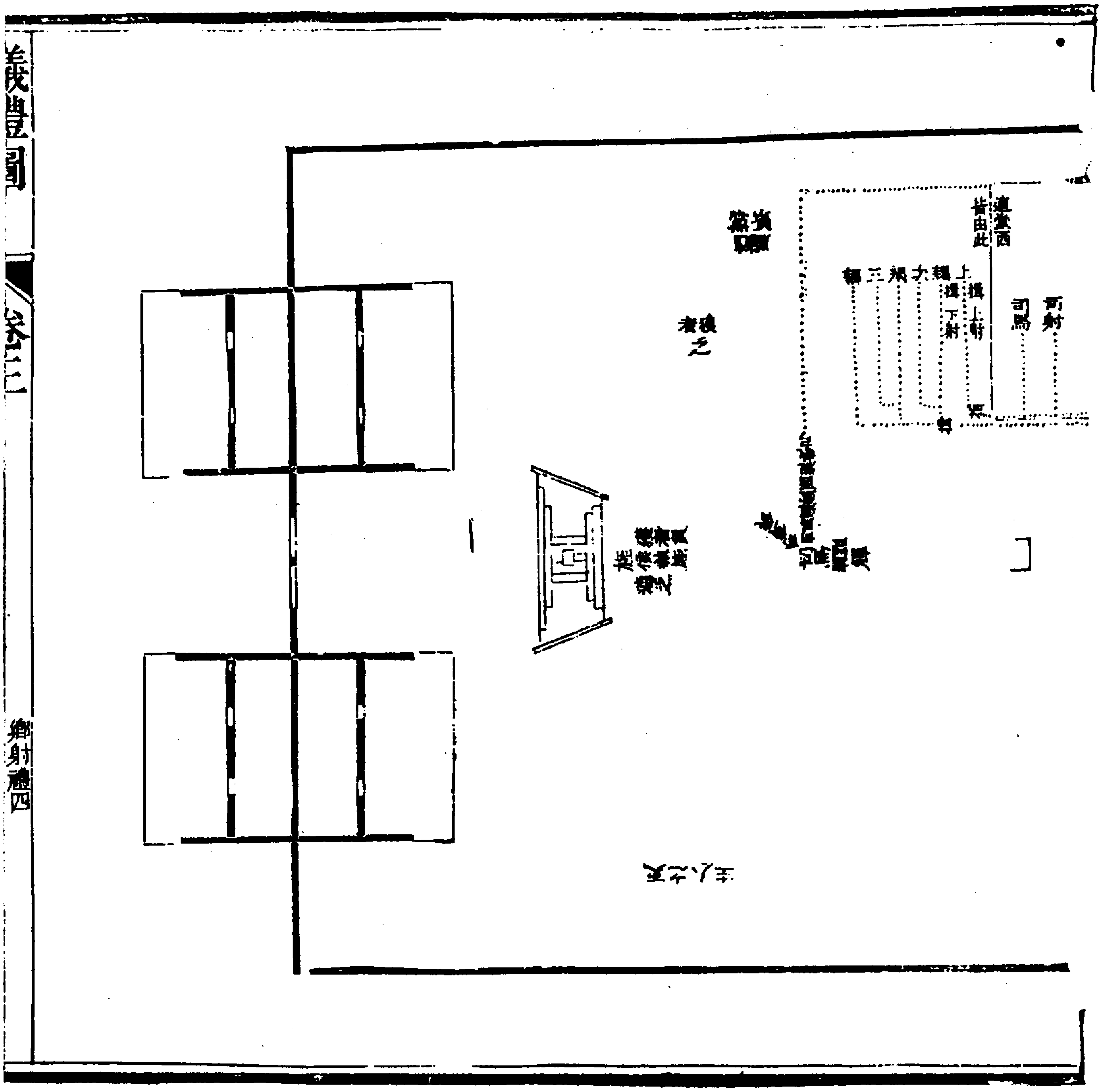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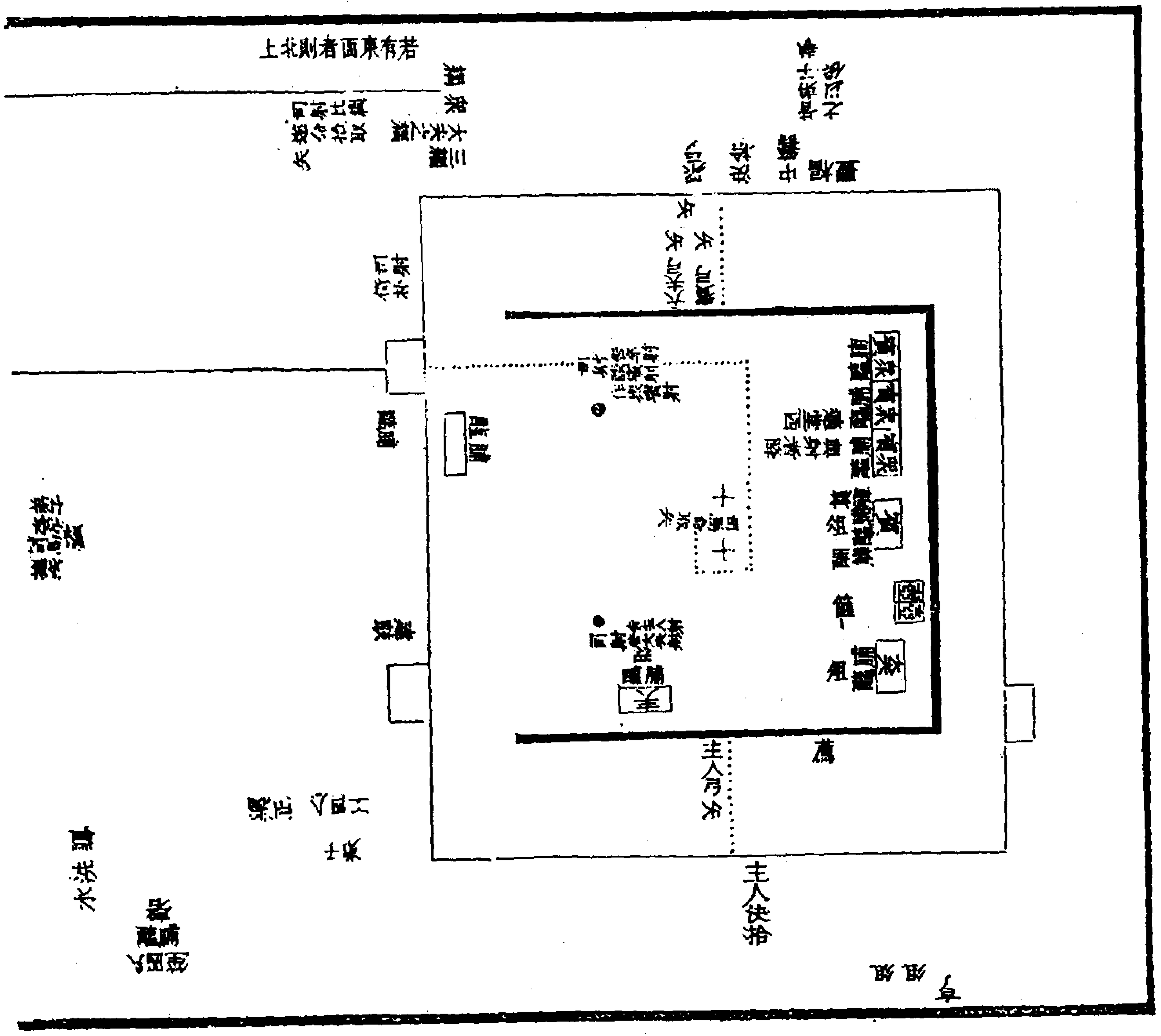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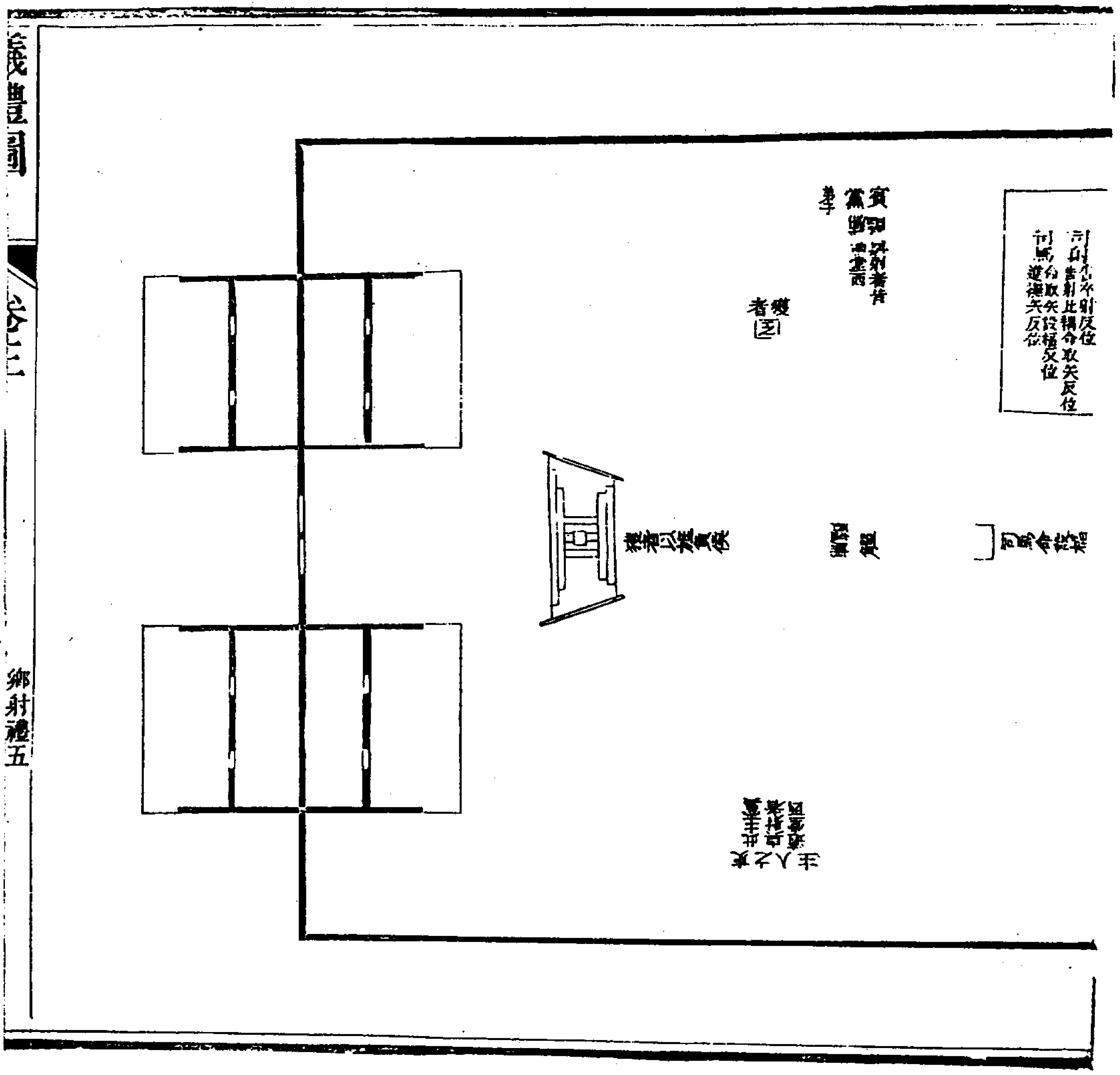
射耦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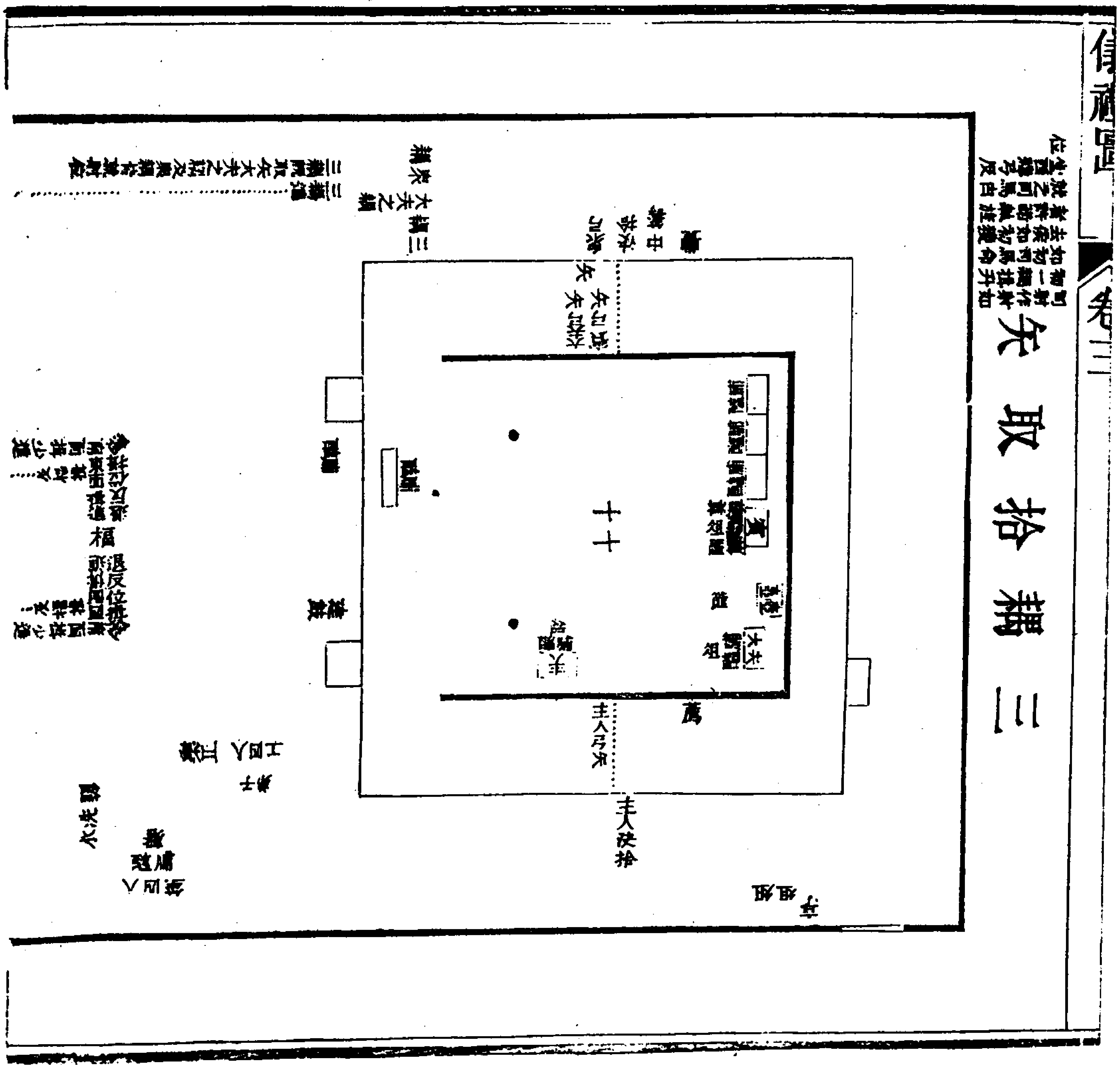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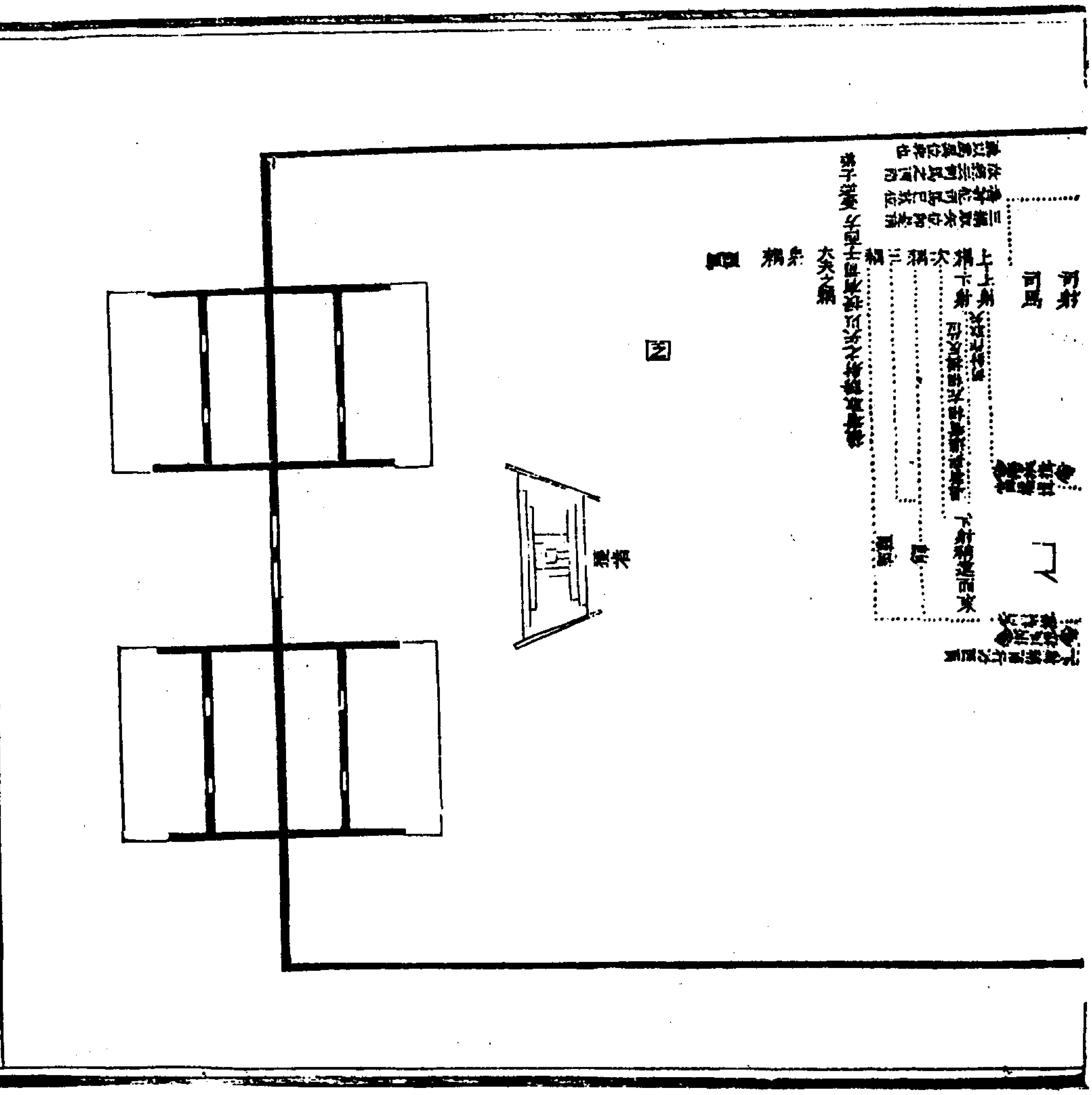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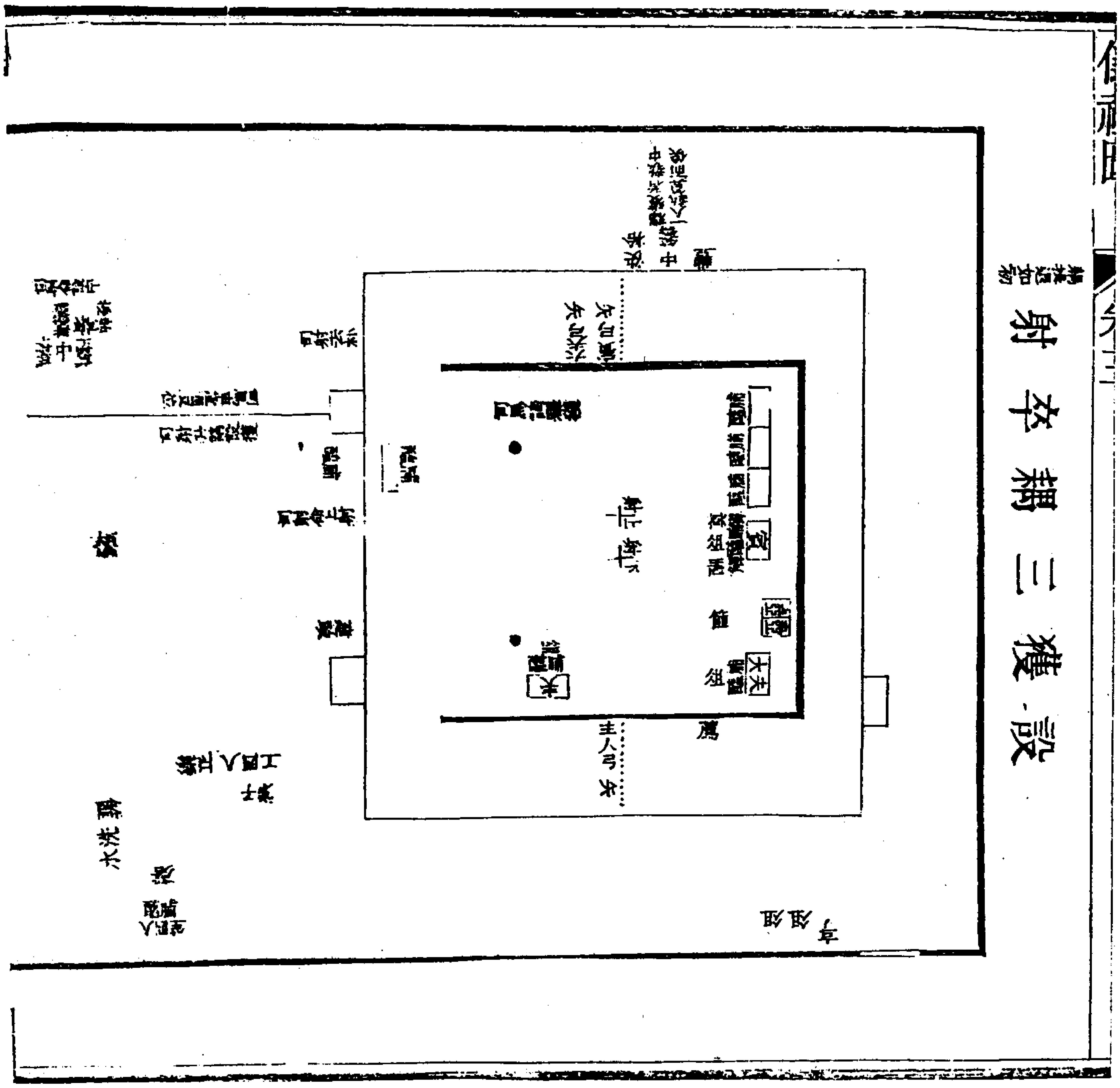
耦射比楅設矢取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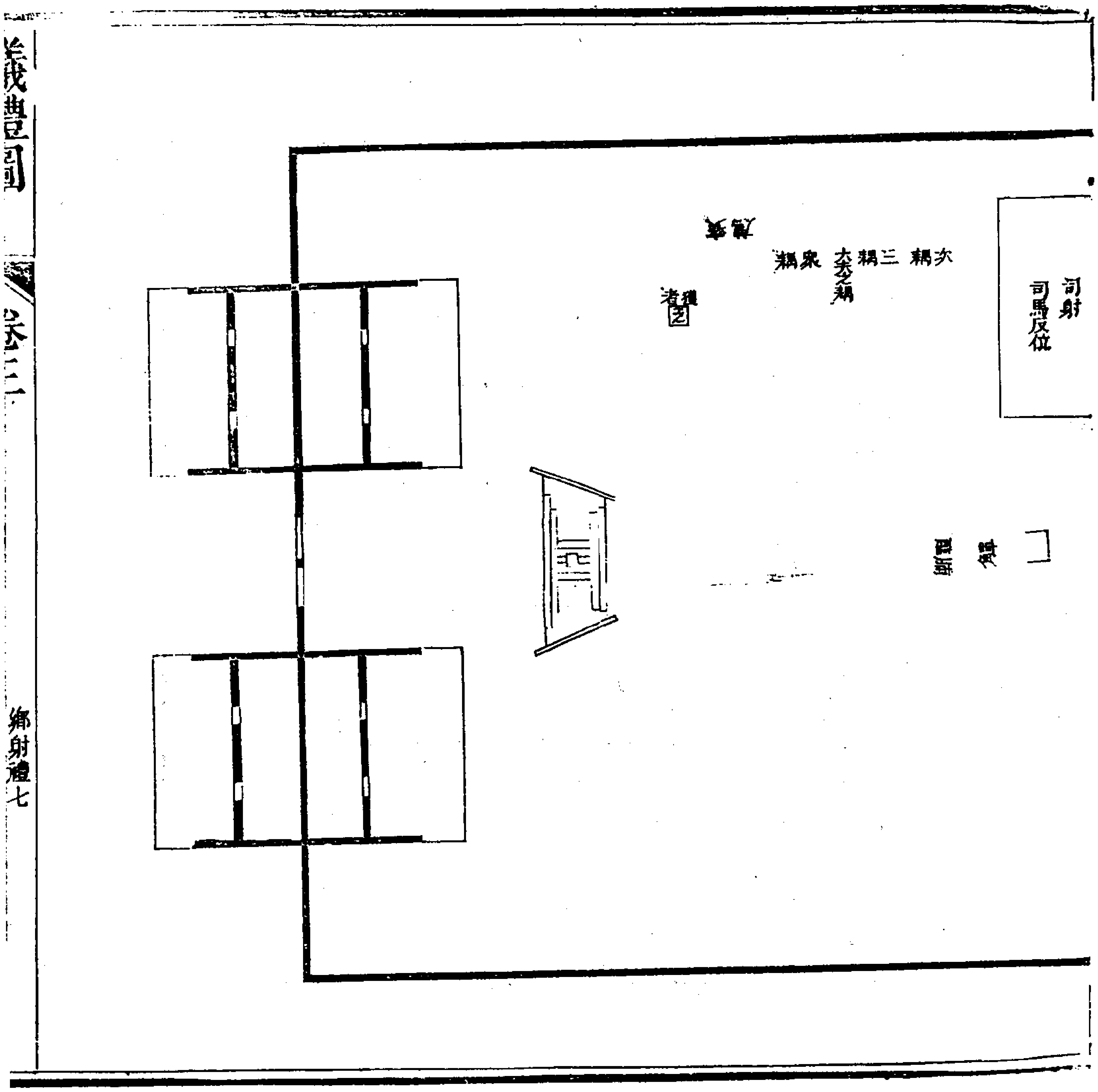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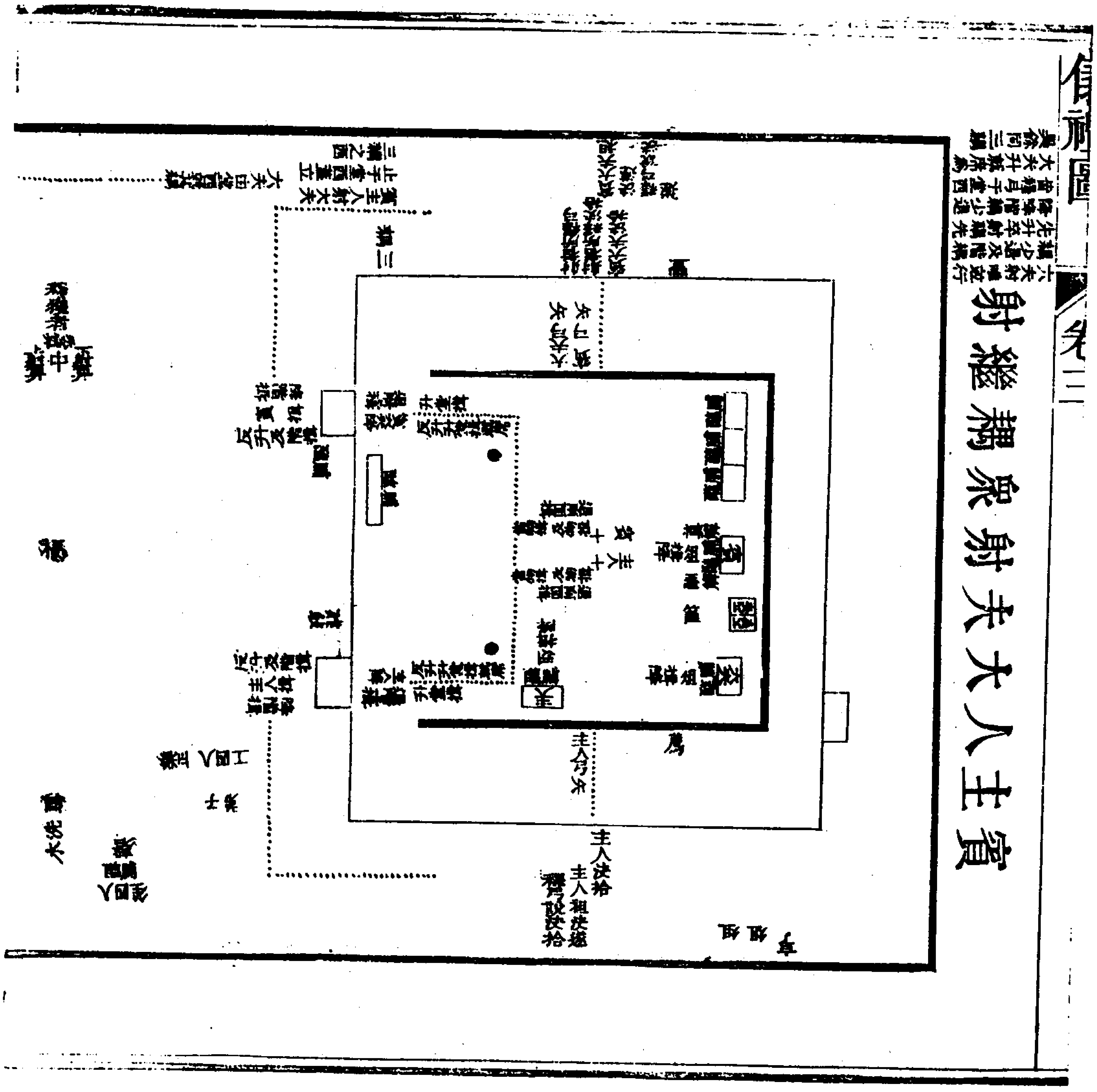

三耦拾取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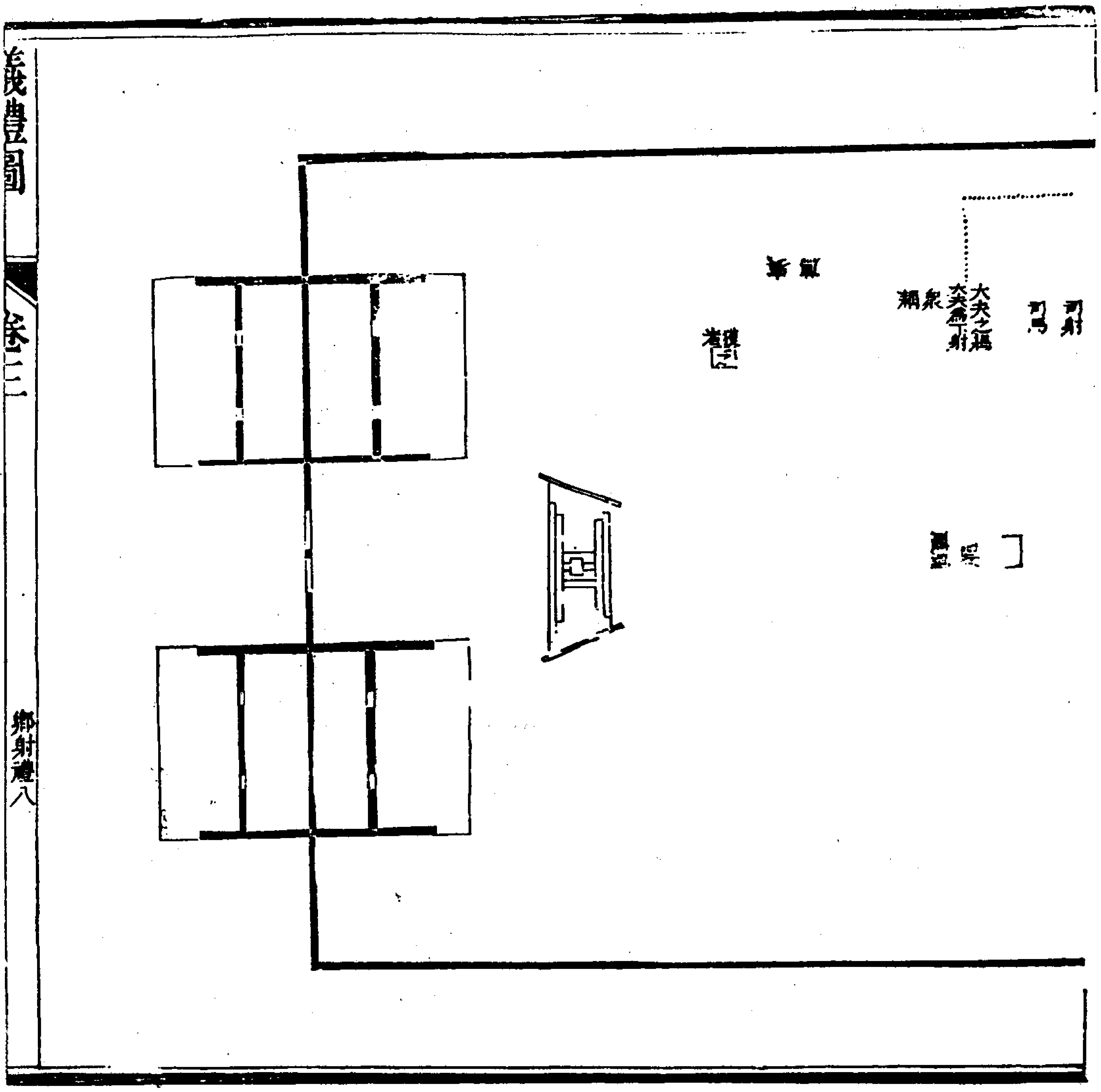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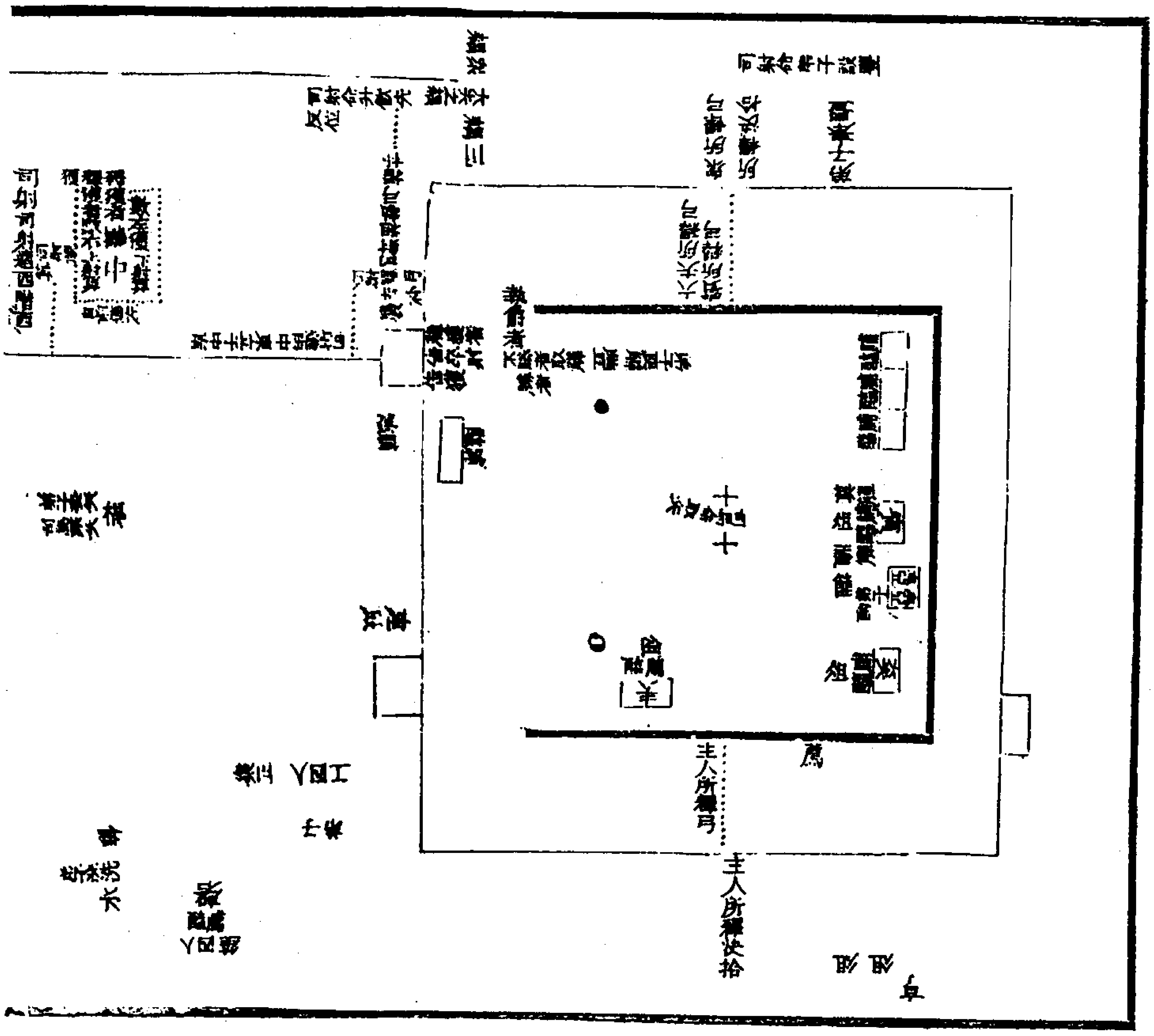
射卒耦三獲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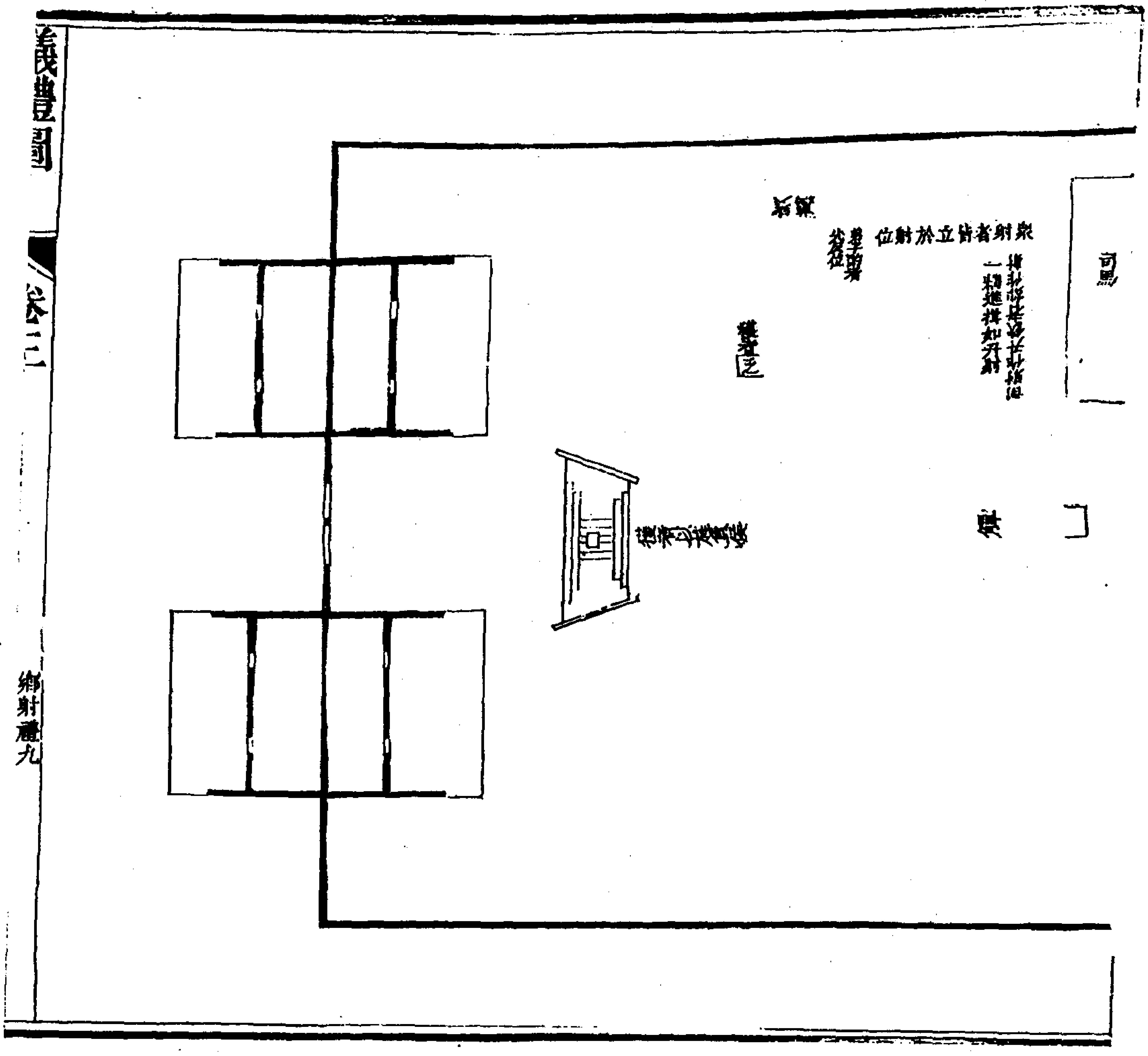

司射
司馬反位
次耦
三耦
大夫之耦
衆耦
鄉射禮七


賓主人大夫衆耦繼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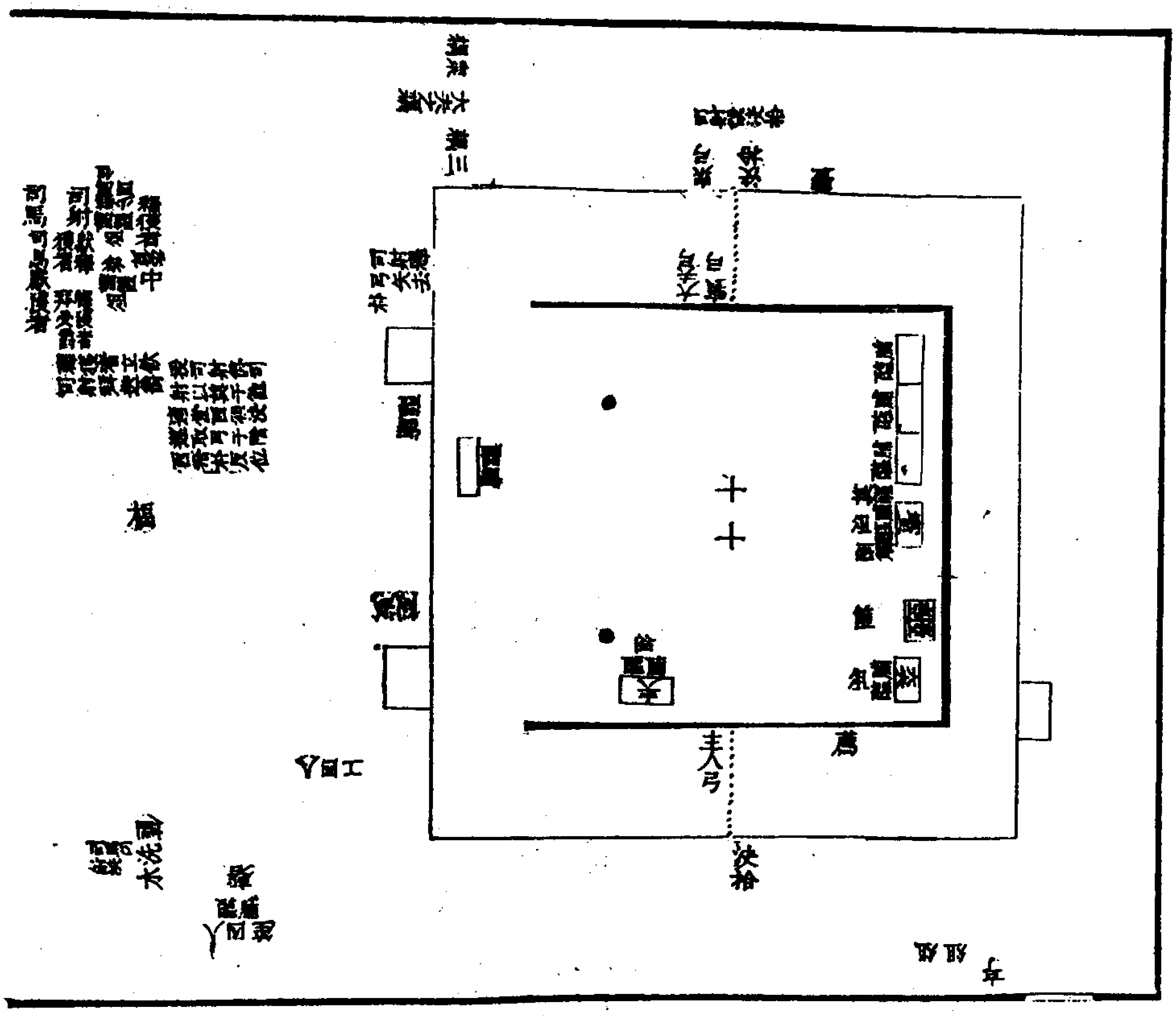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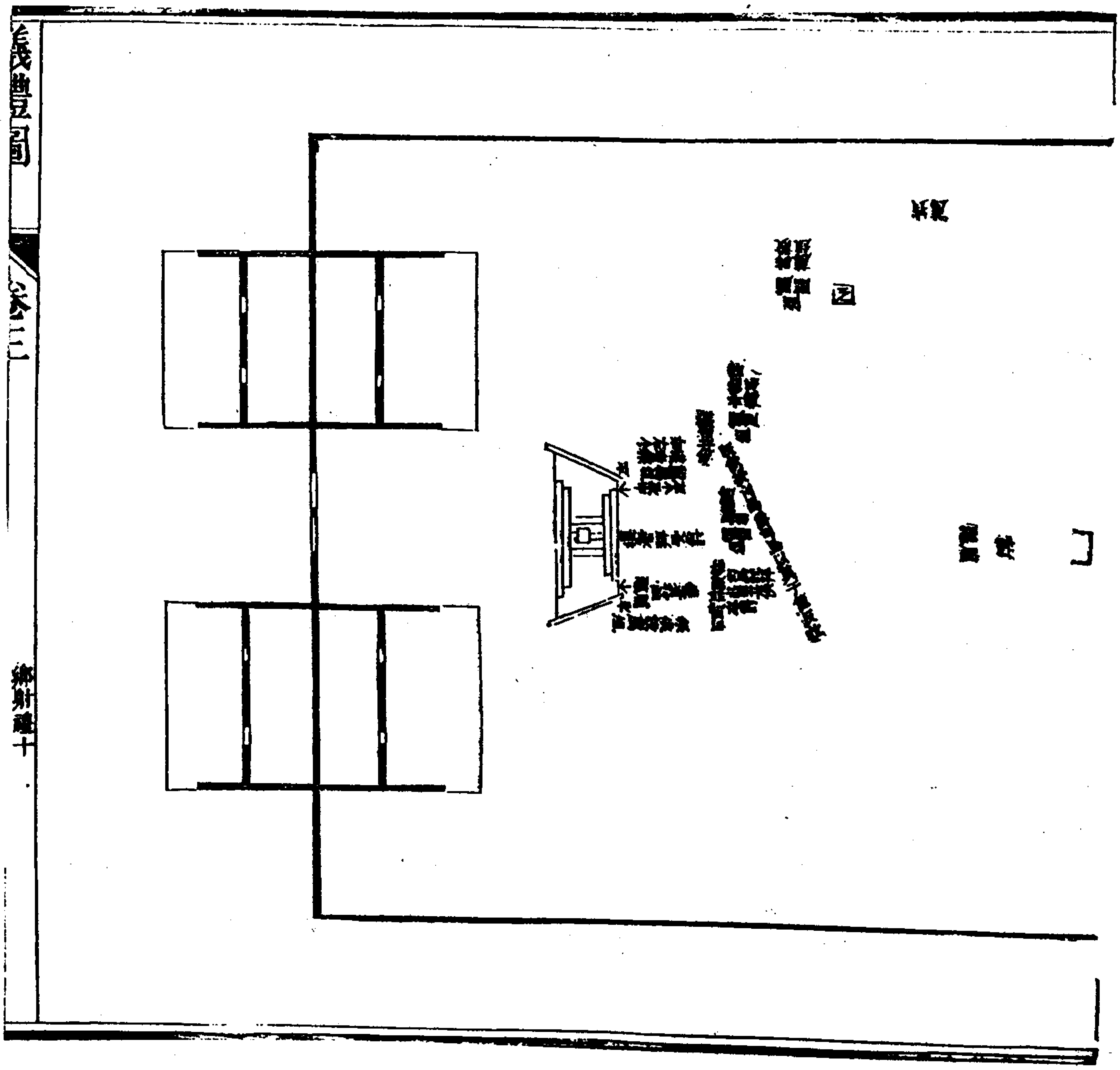
爵射飲獲數


主人所釋弓
主人所釋決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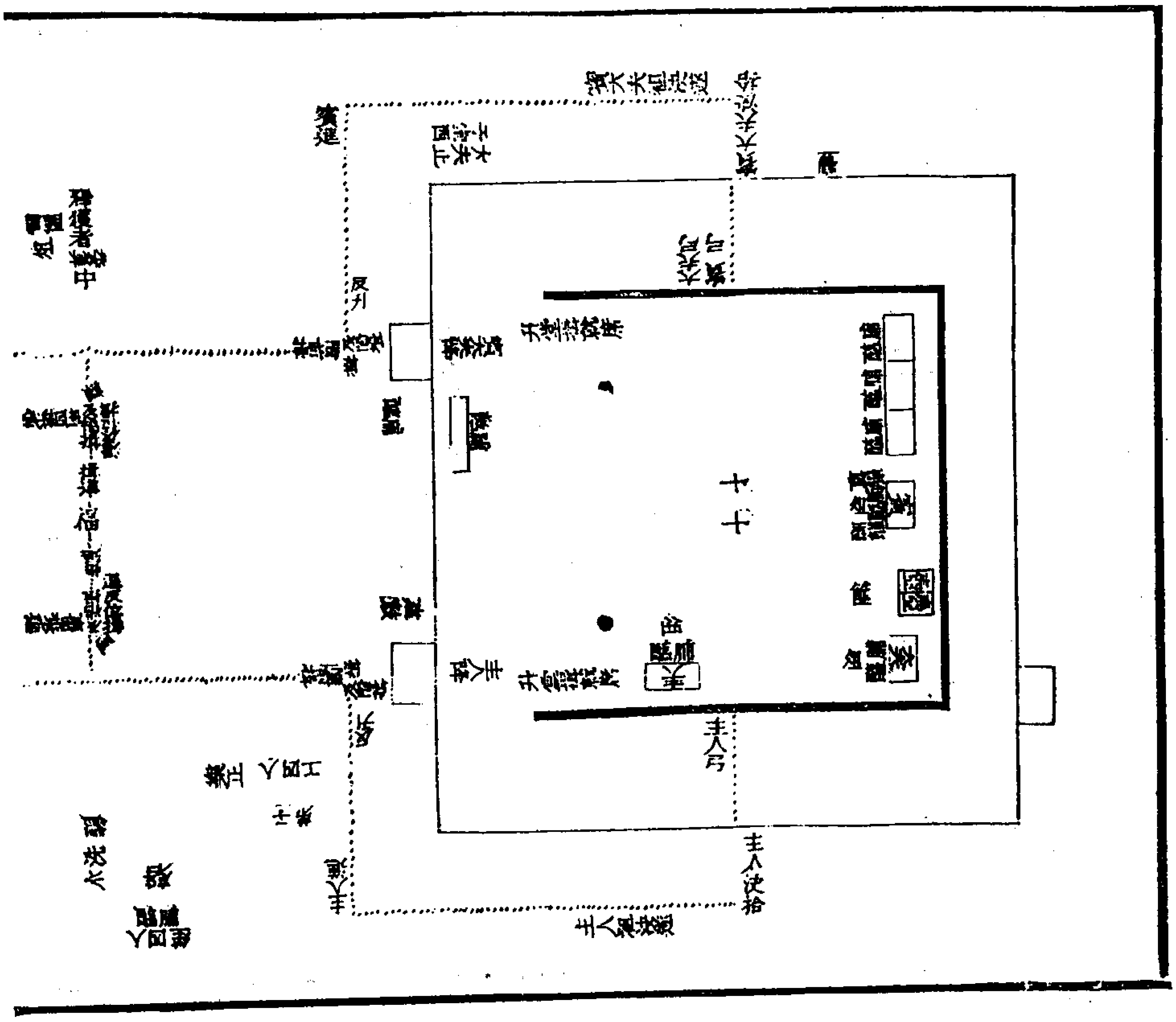

鄉射禮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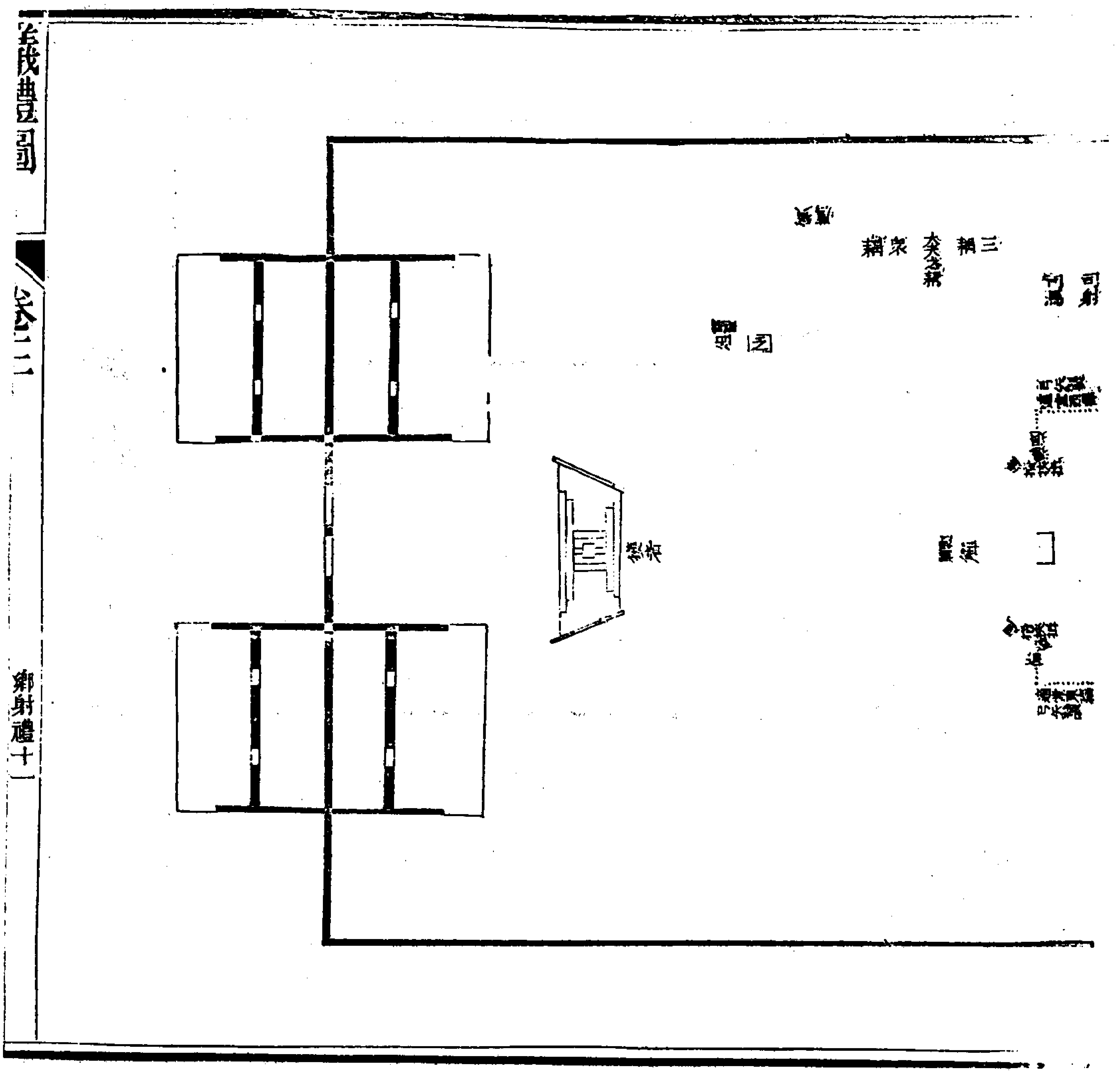
獻獲者　獻釋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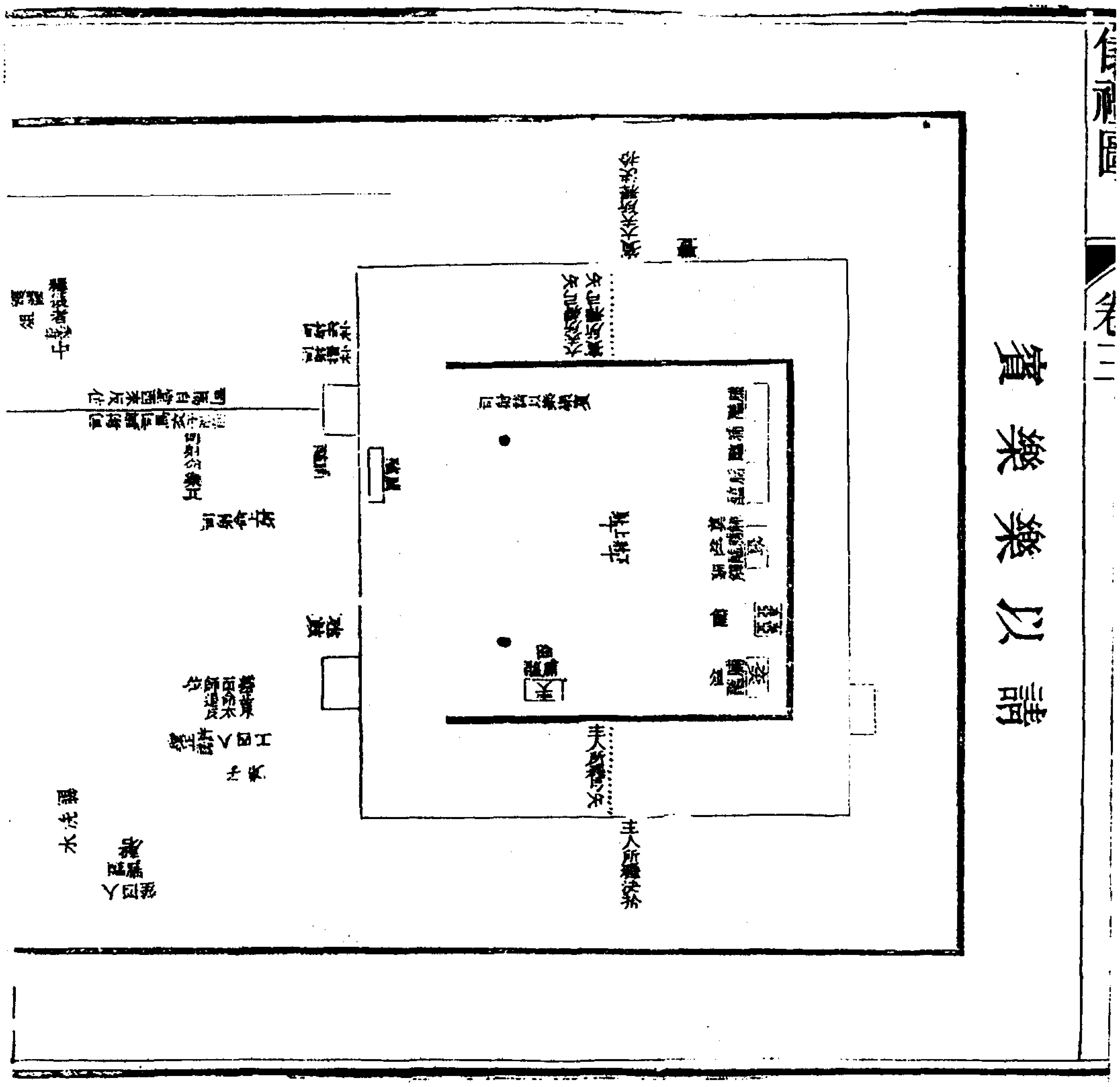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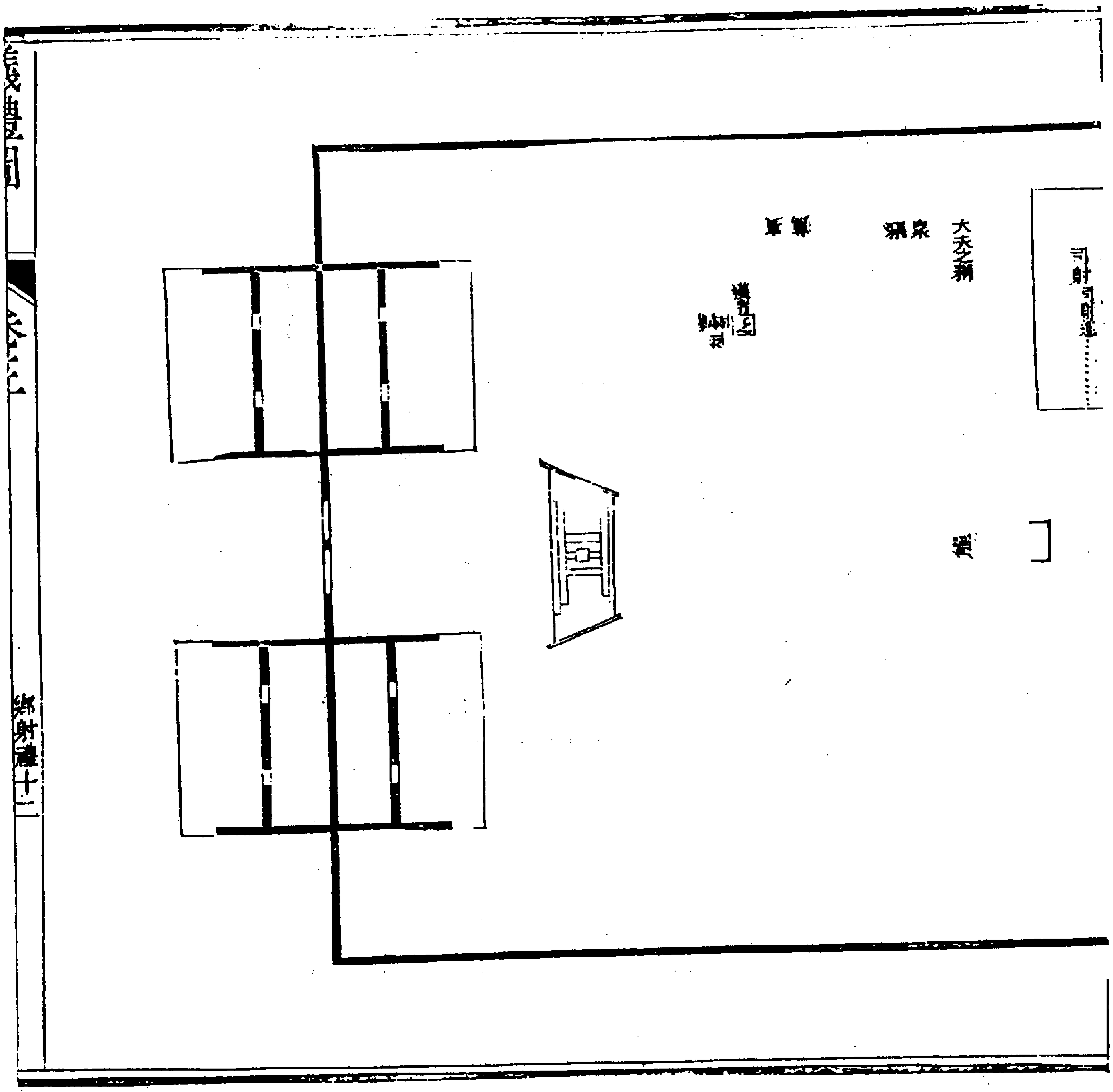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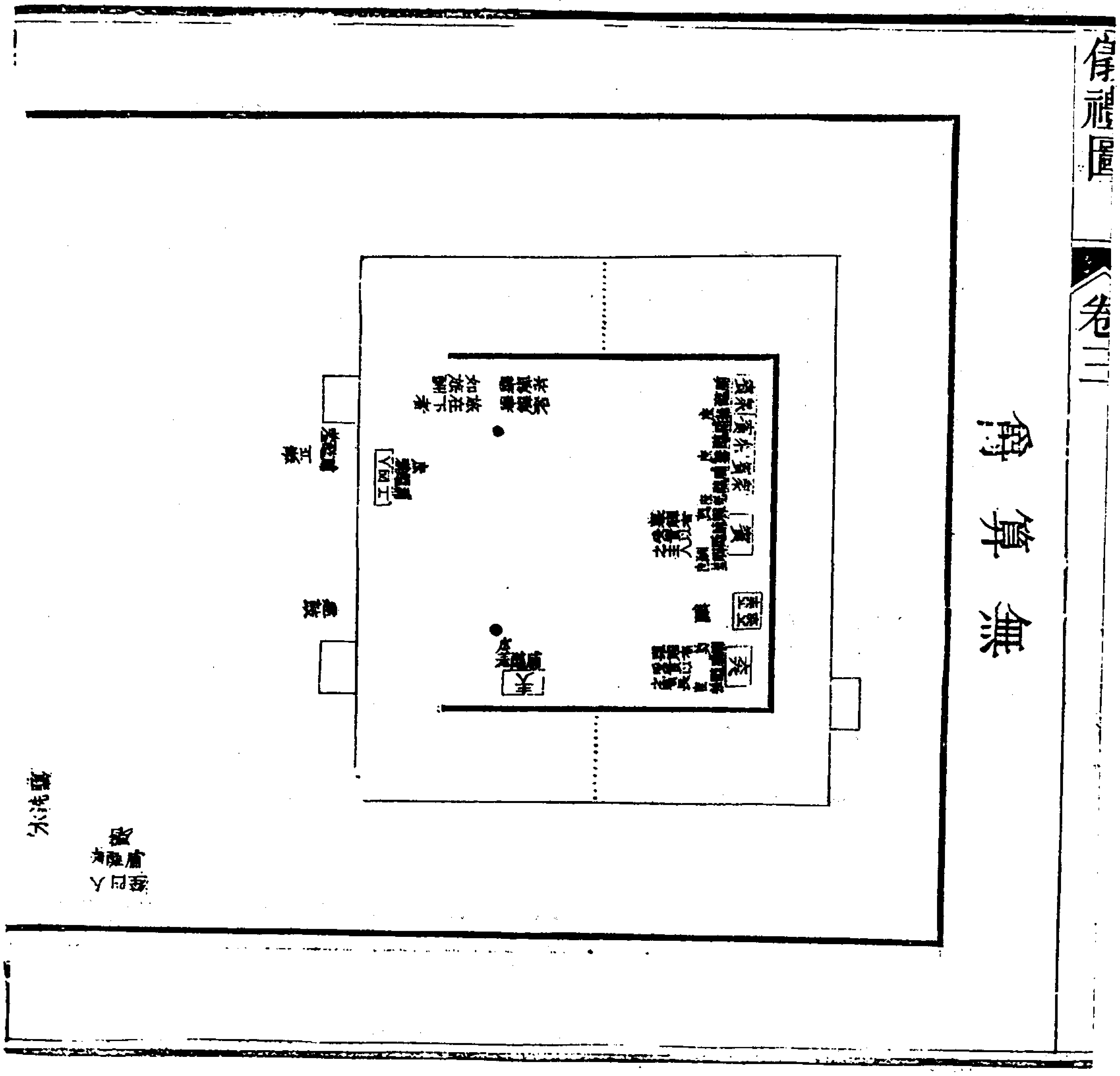
賓主人拾取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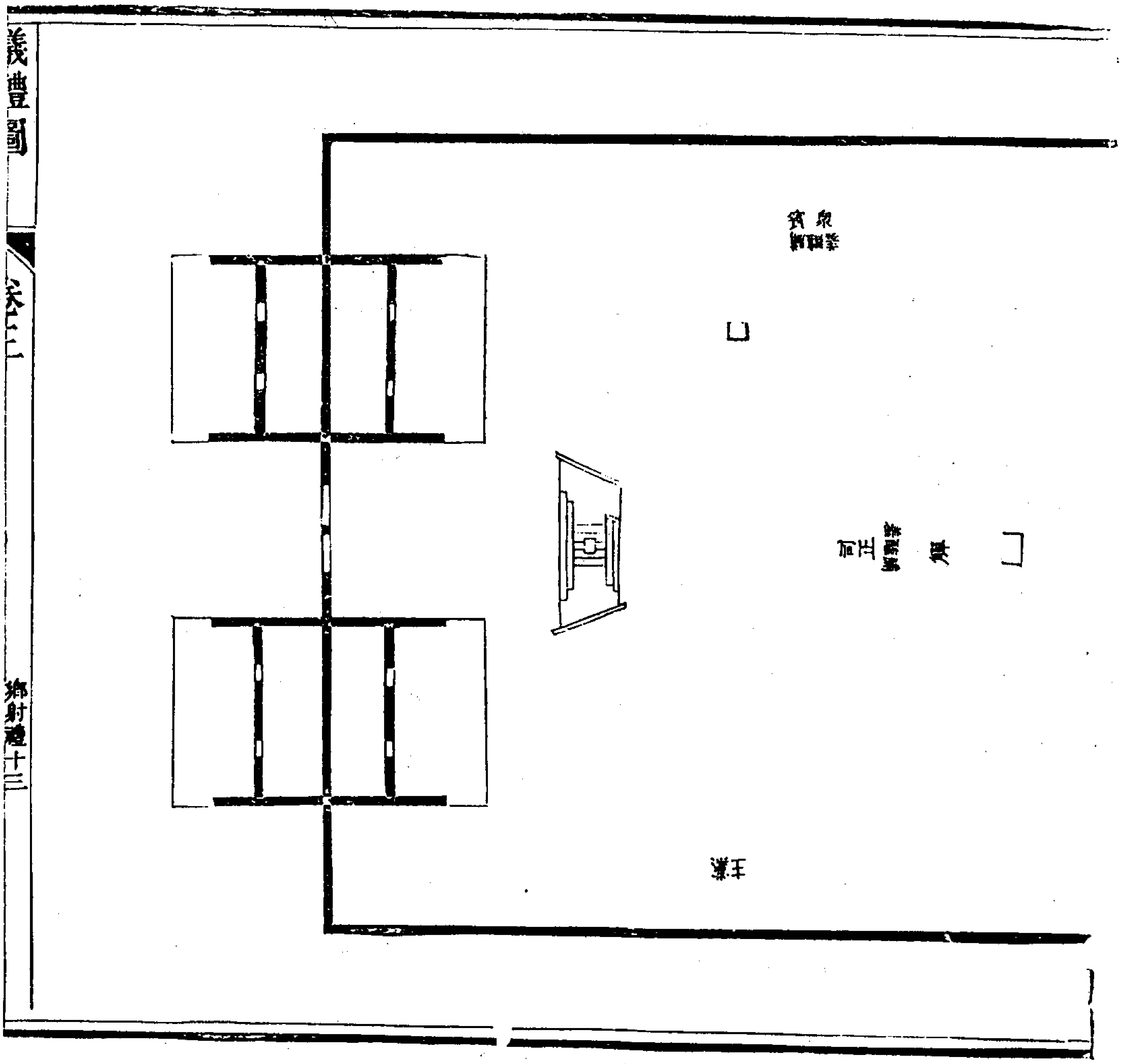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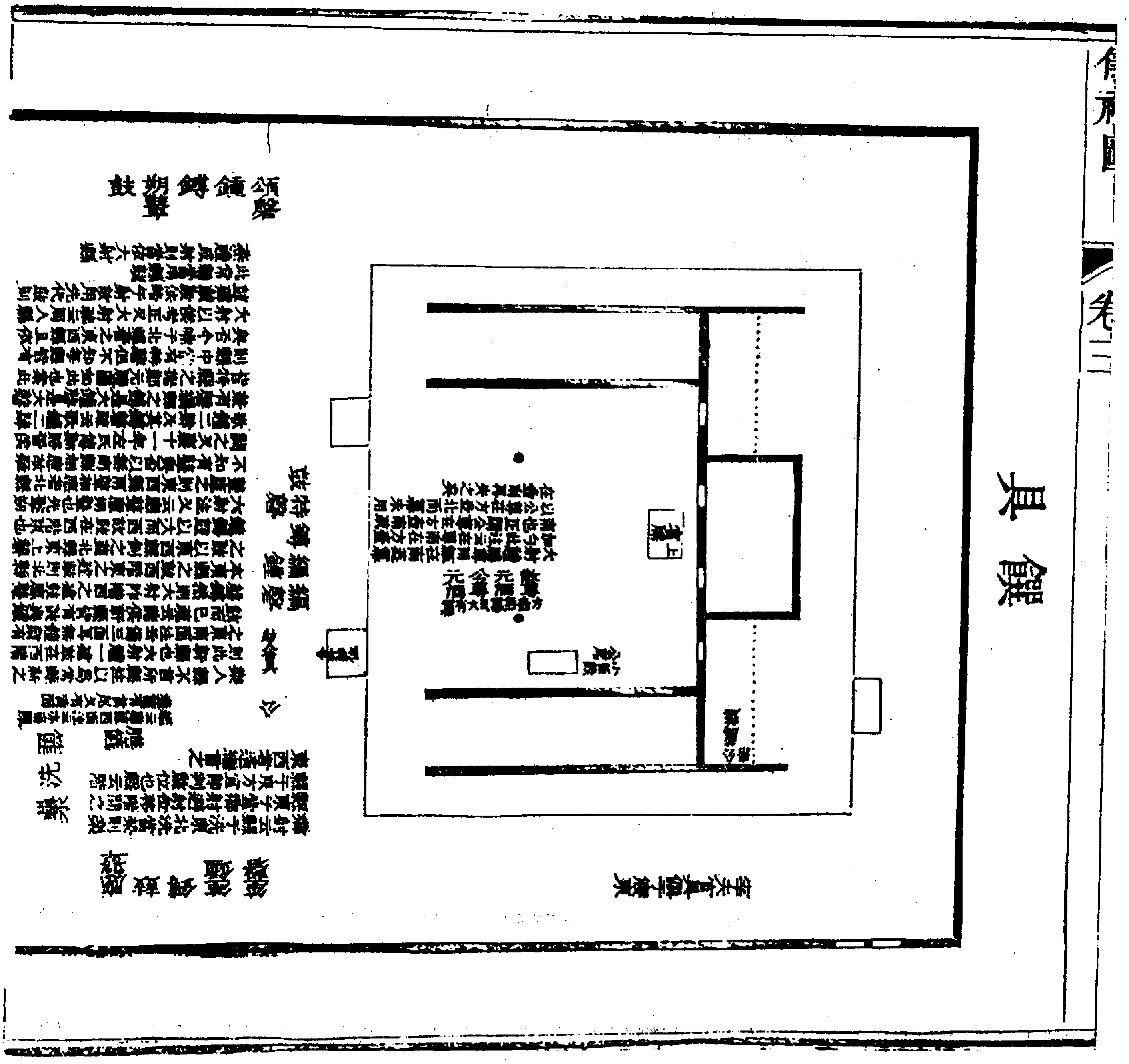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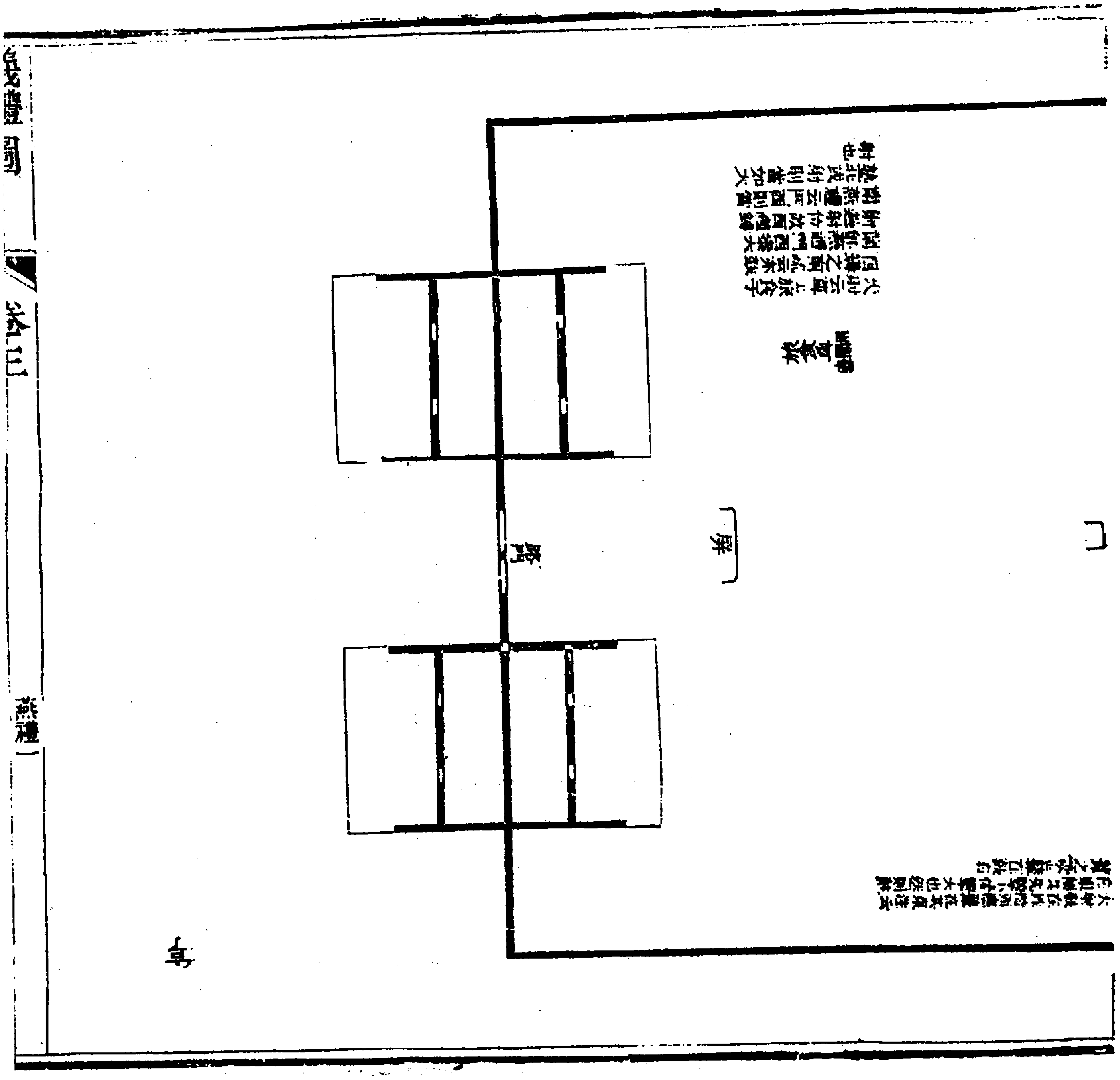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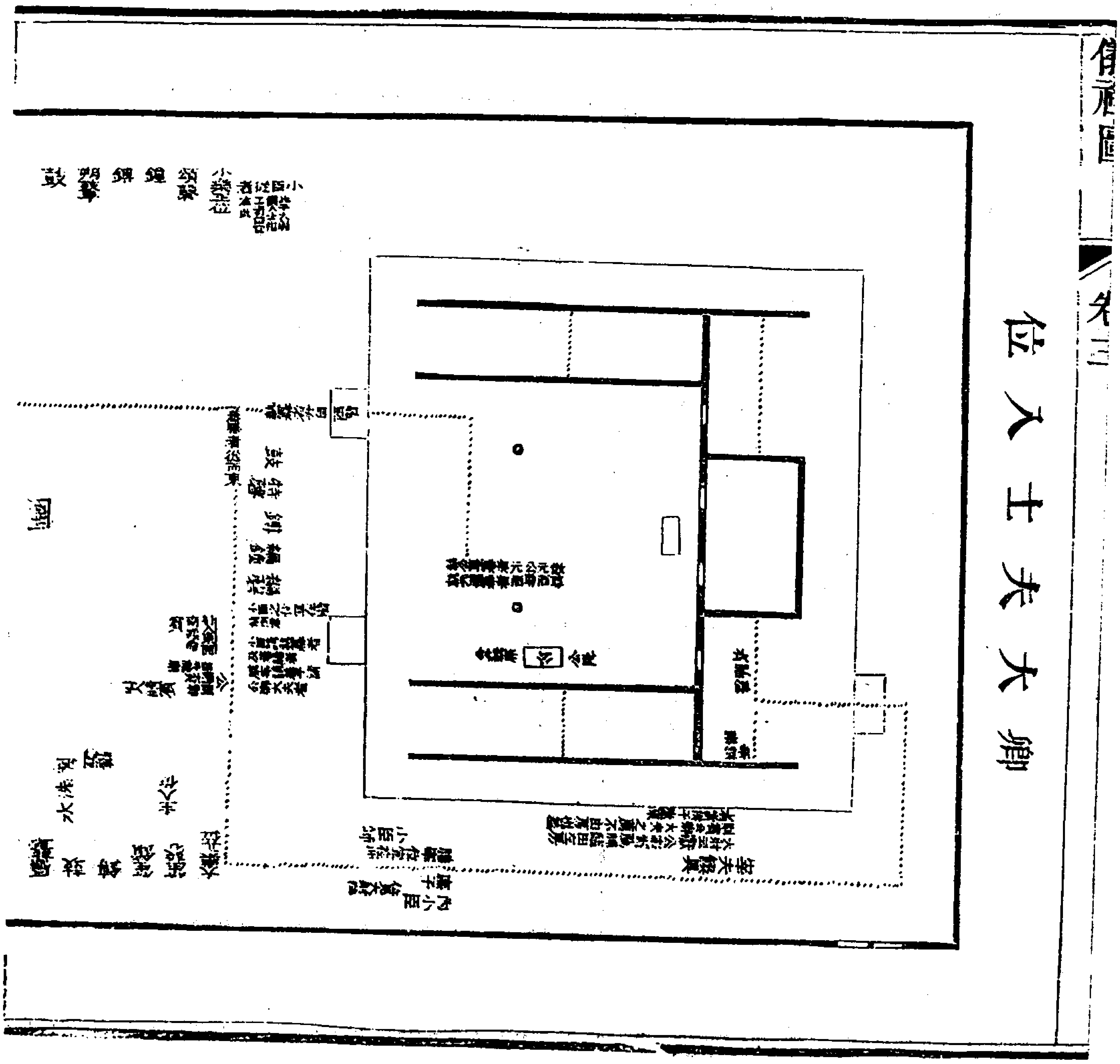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無算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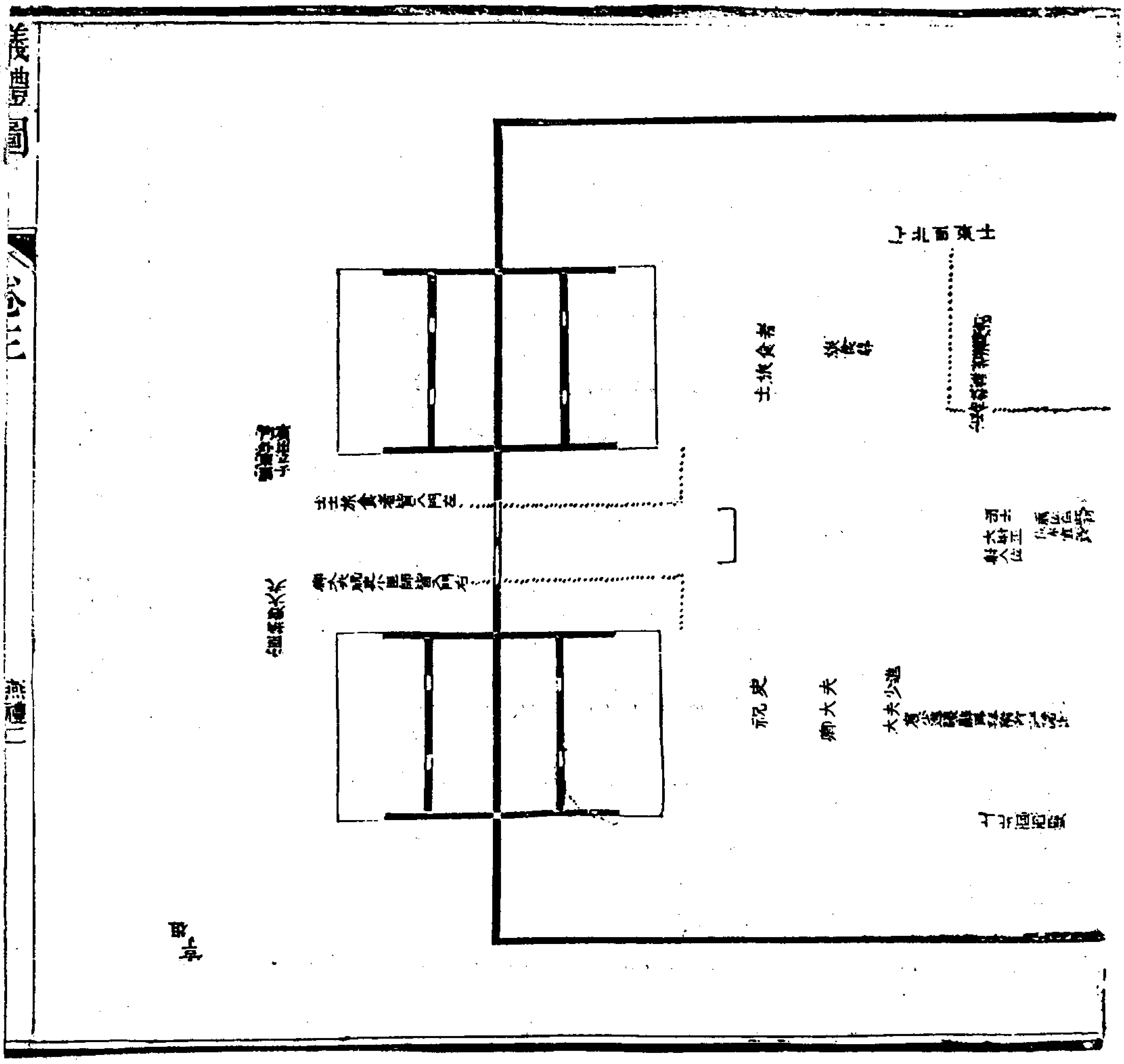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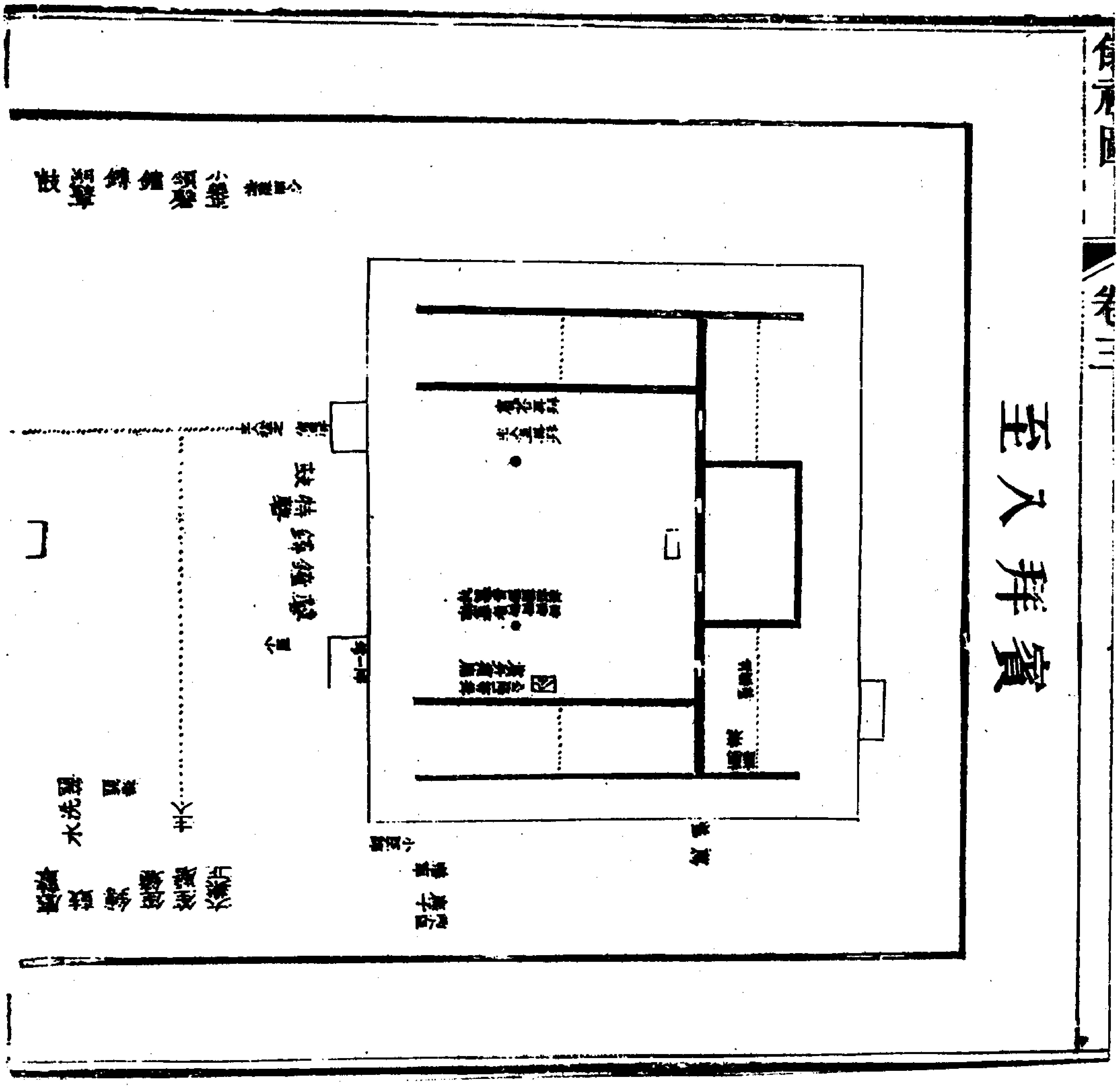

具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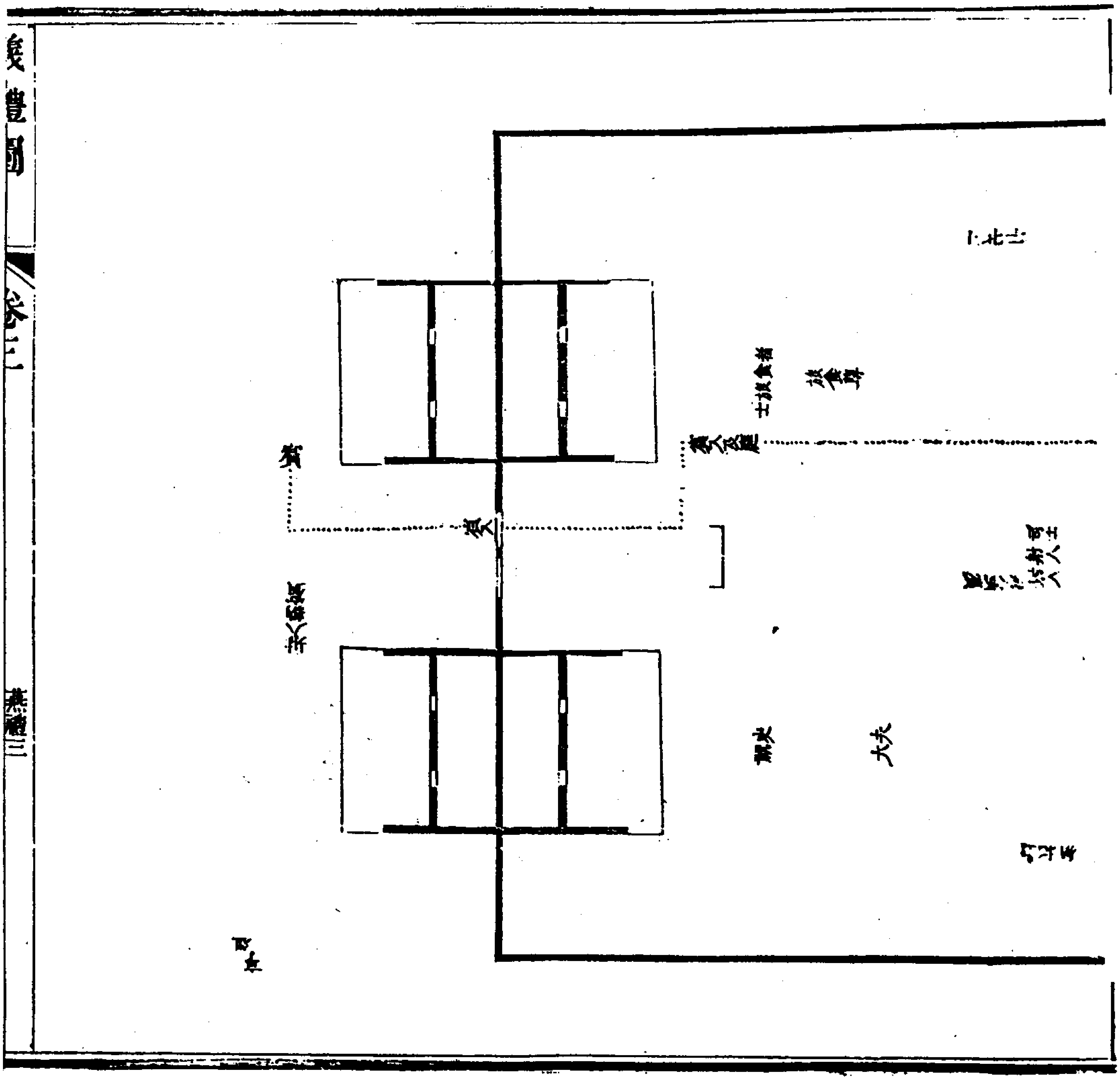

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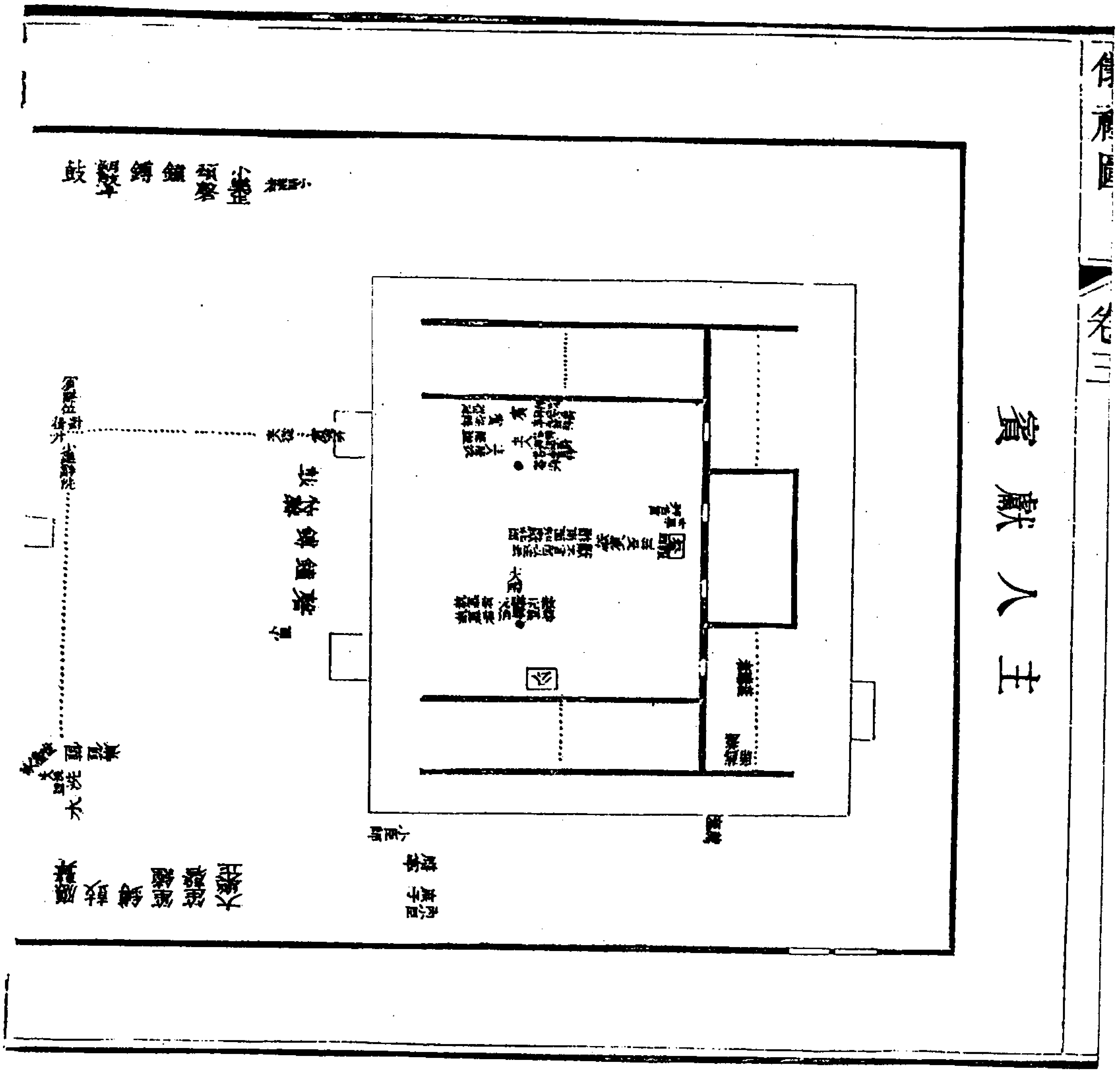

卿大夫士入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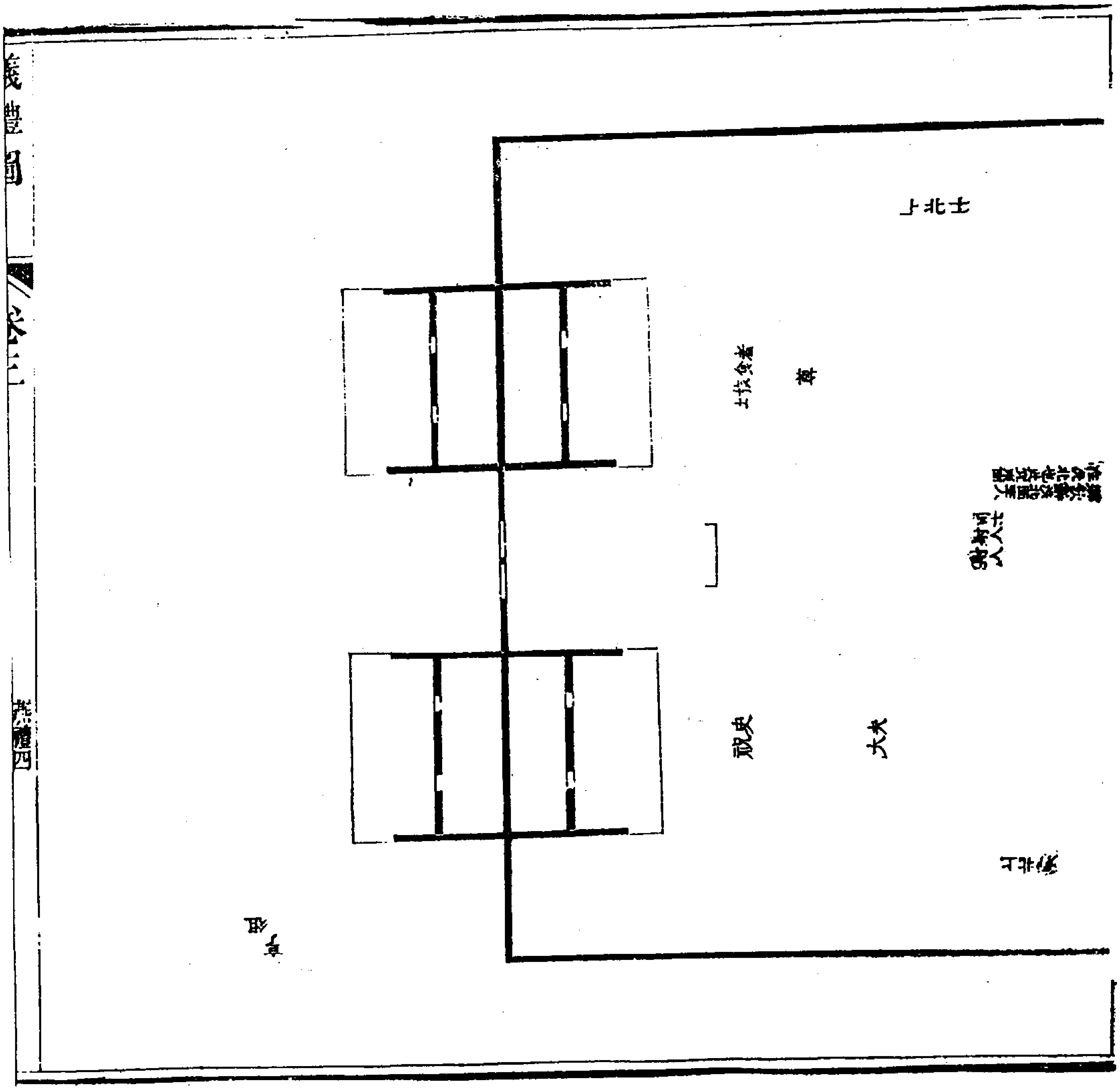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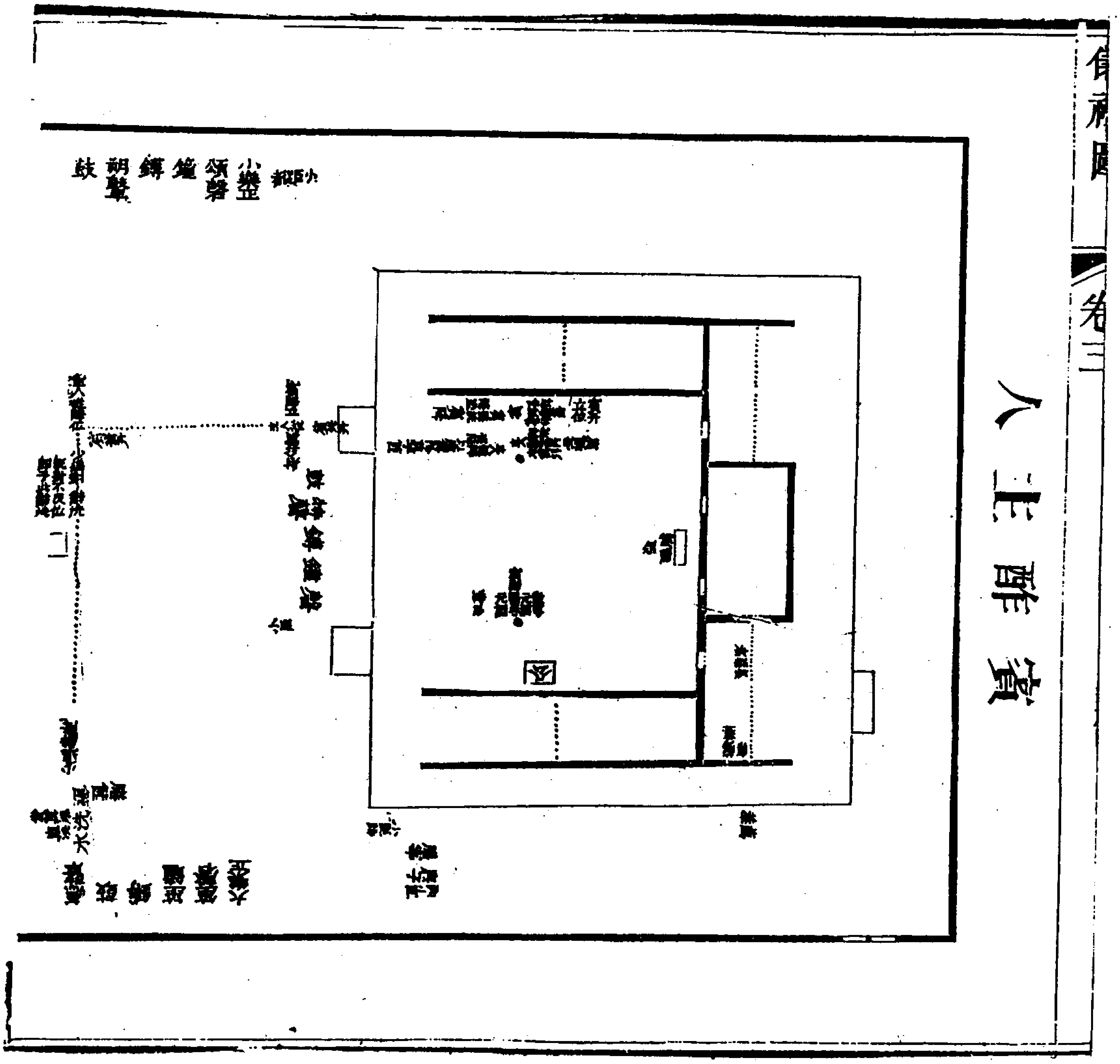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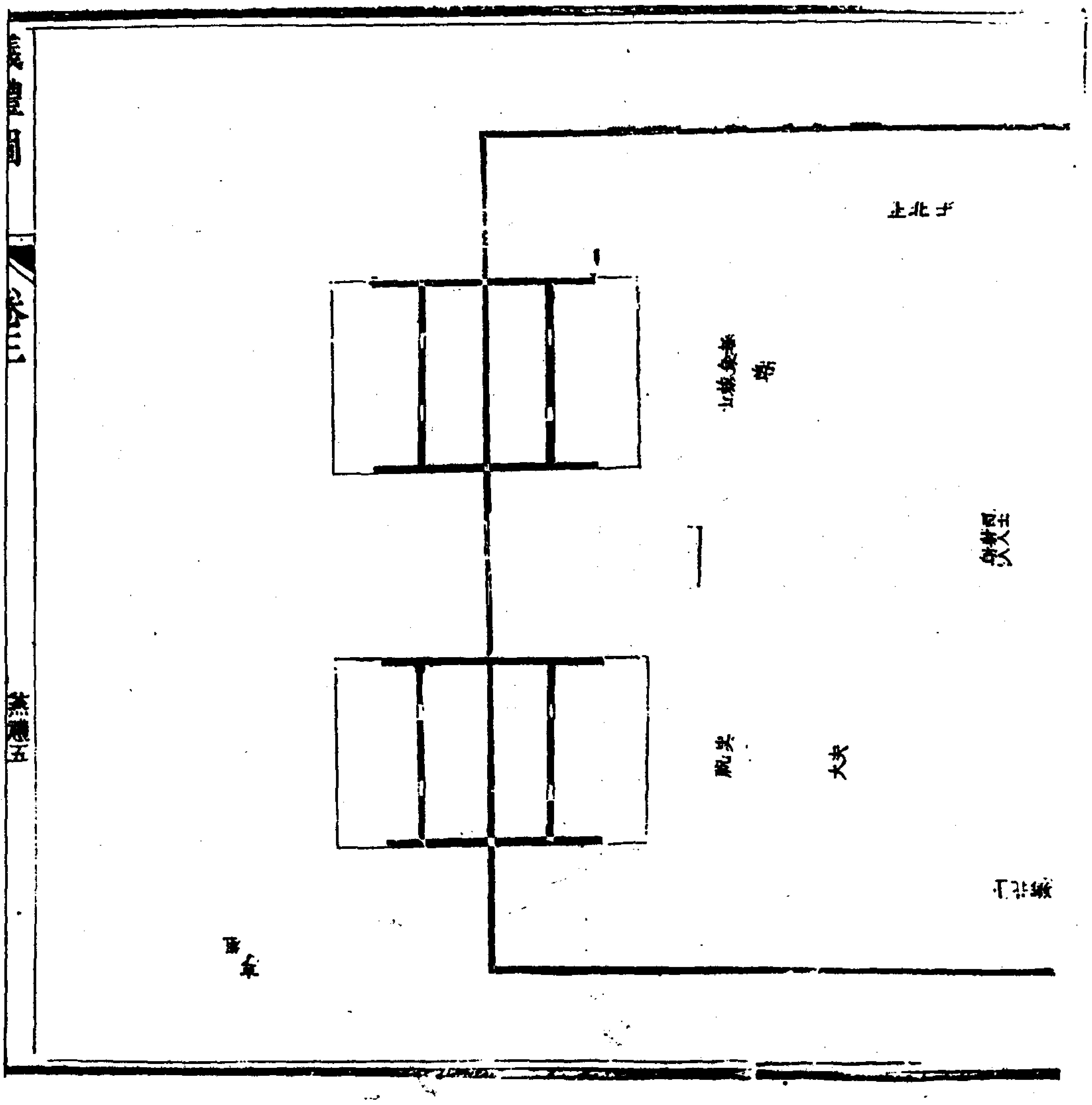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二
主人拜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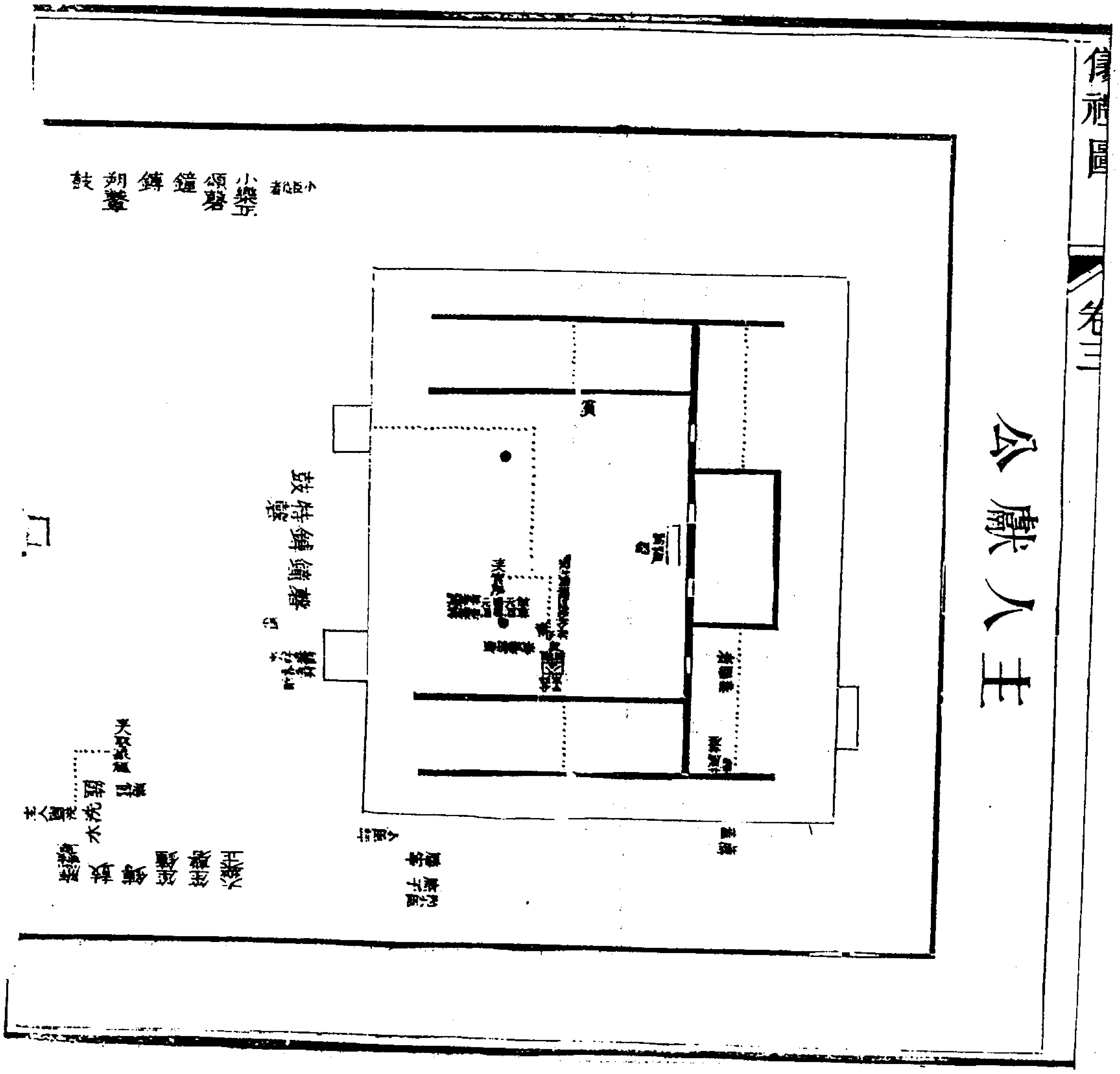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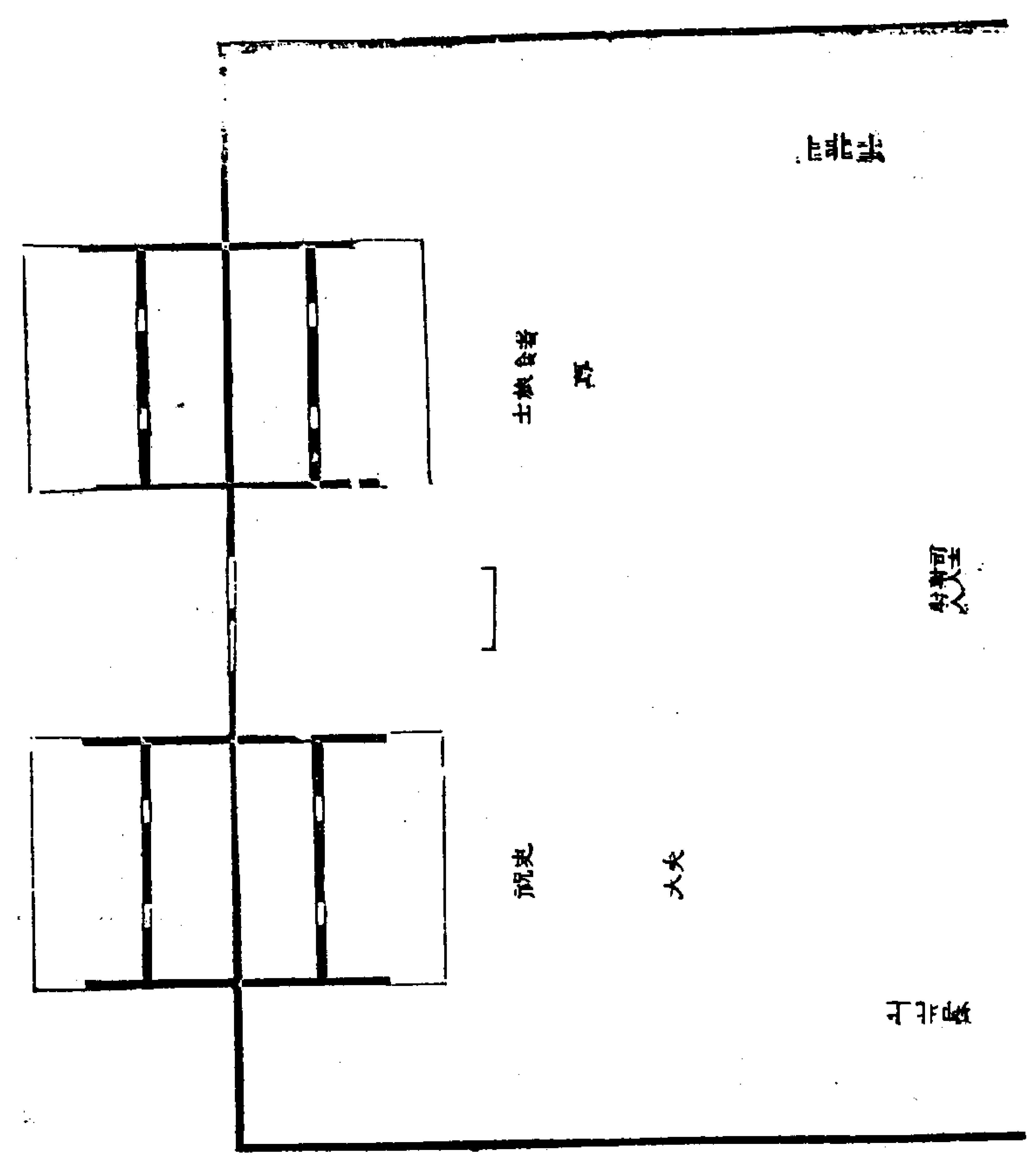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主人獻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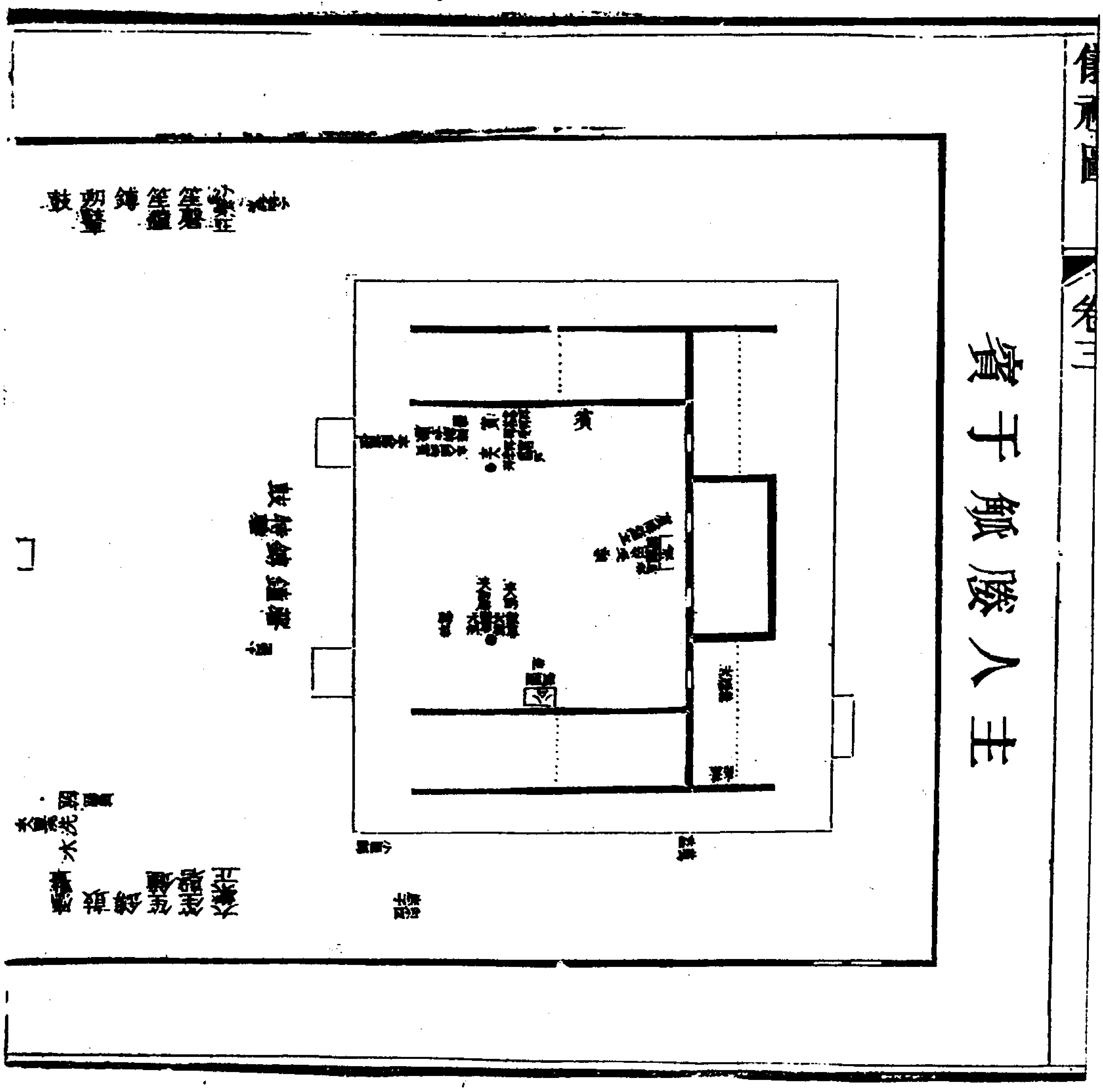



賓酢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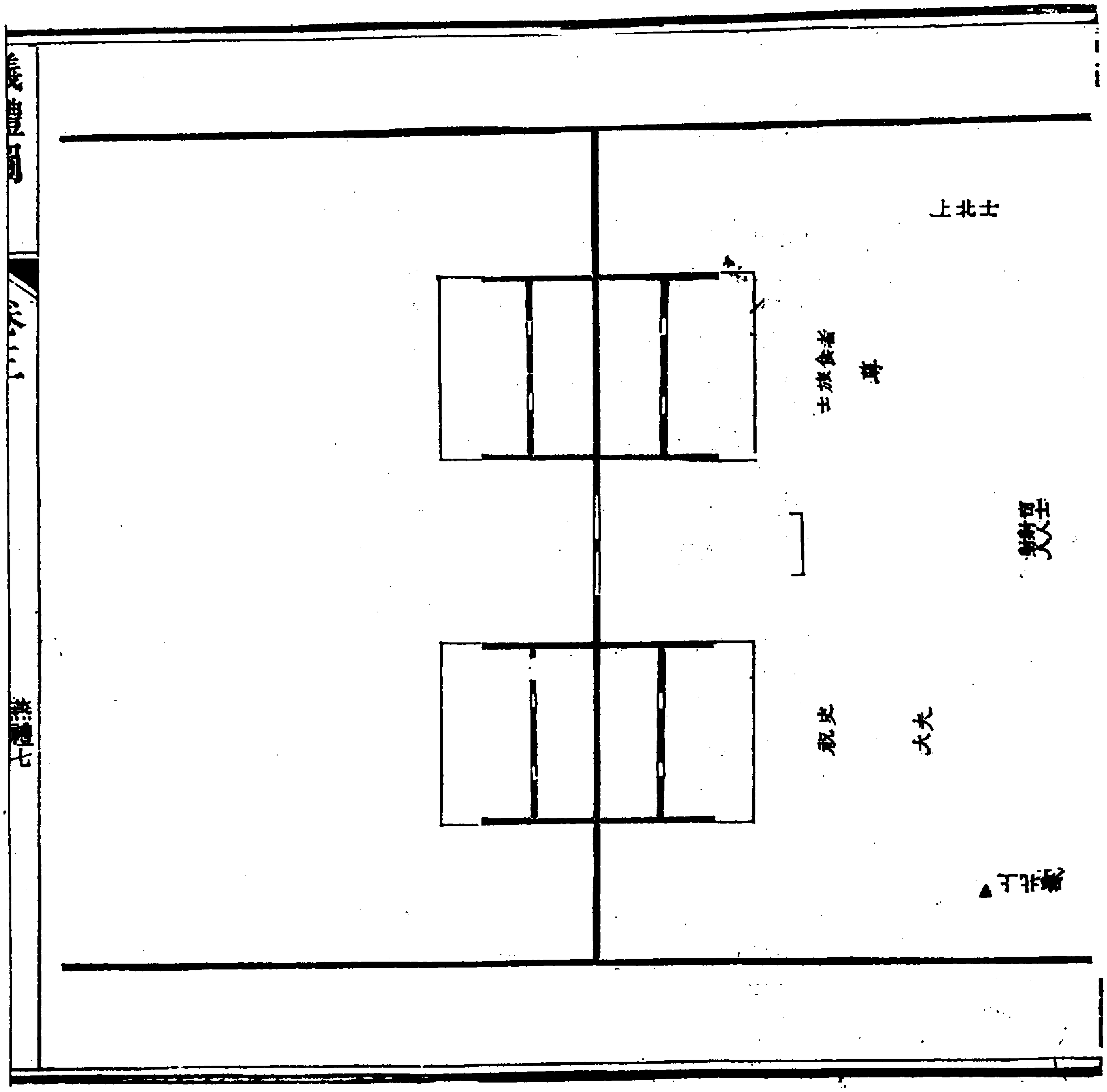



主人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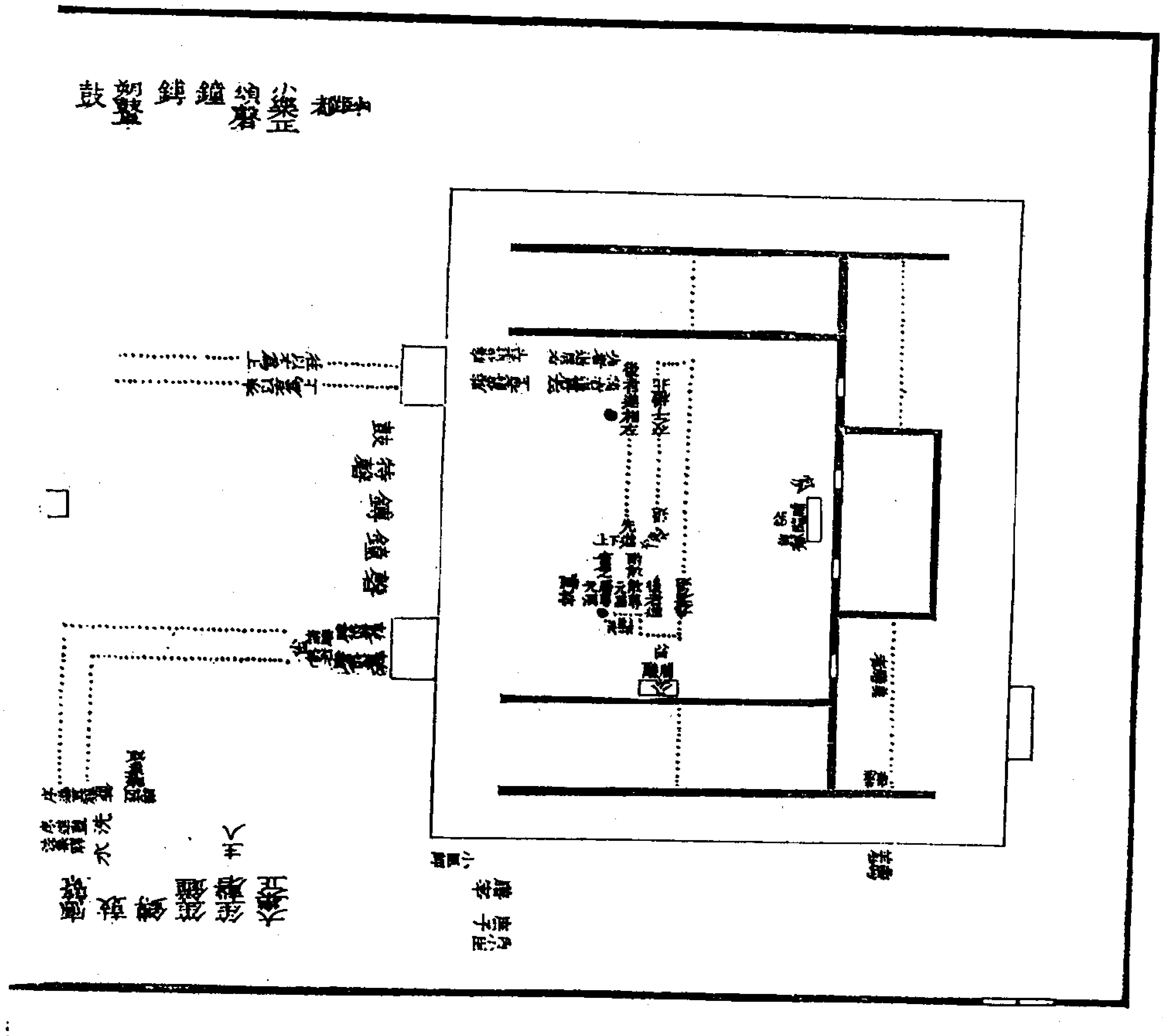

祝史
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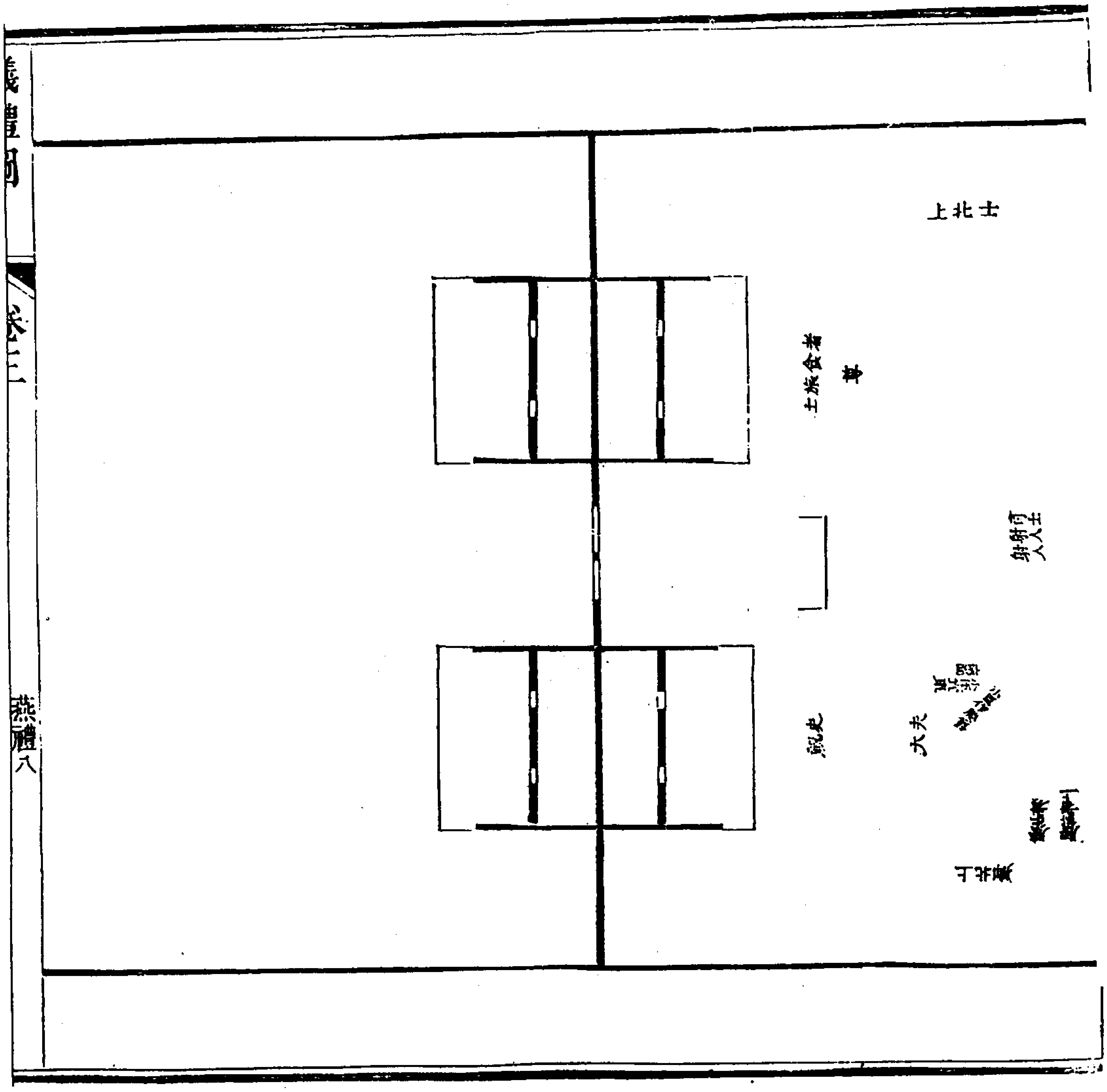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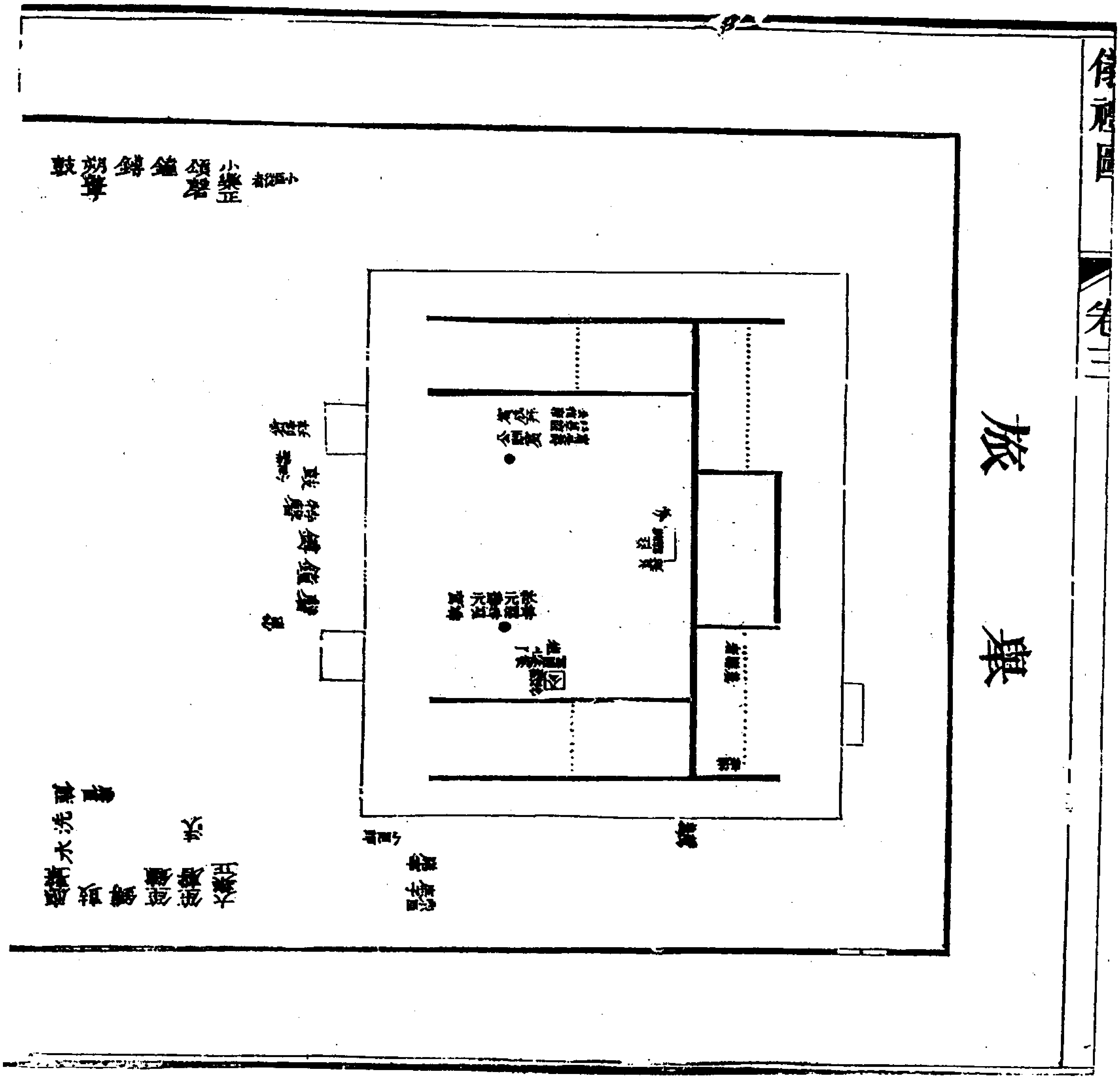
主人媵觚于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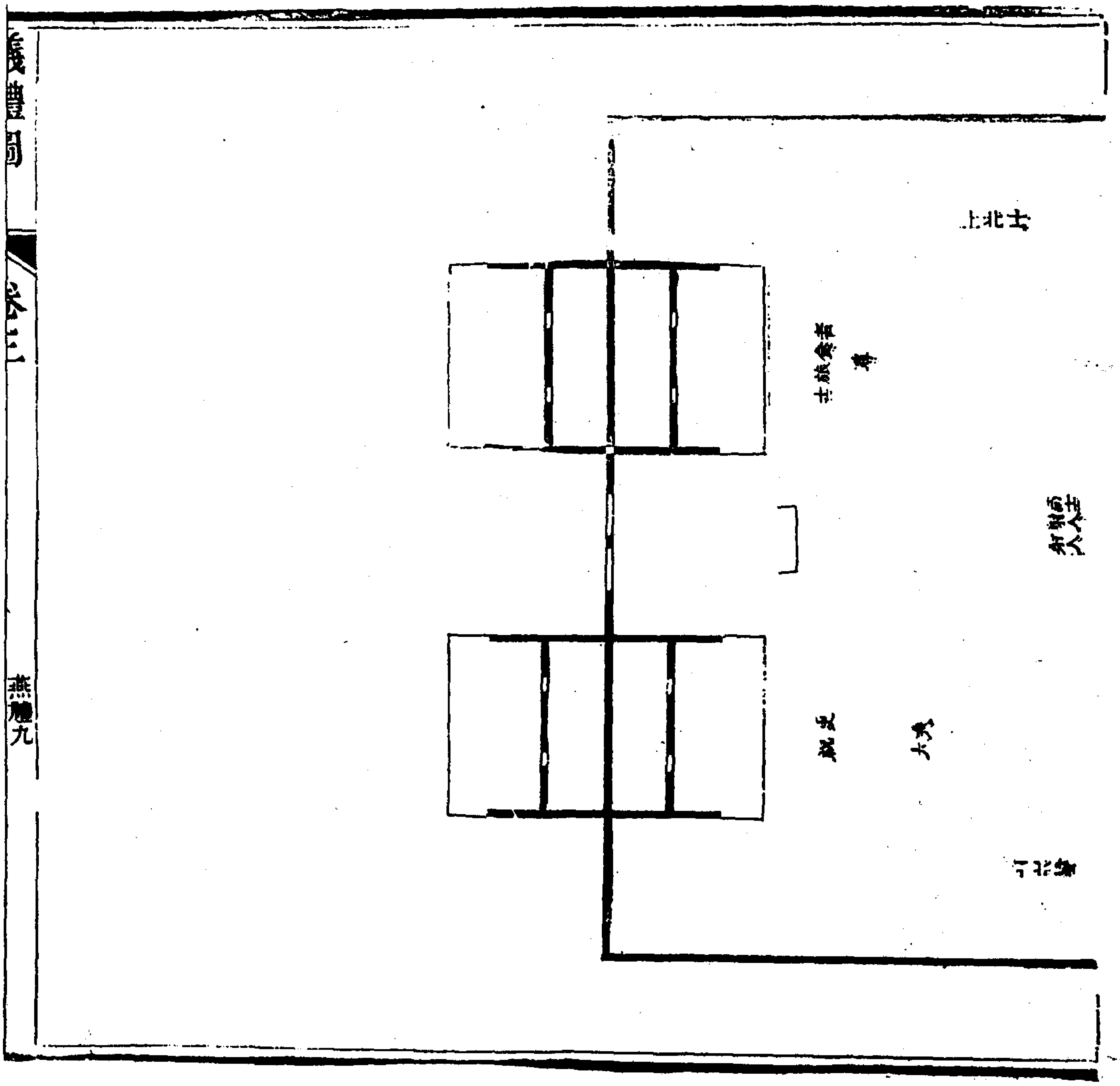

士北上
士旅食者
尊
祝史
大夫
儀禮圖
燕禮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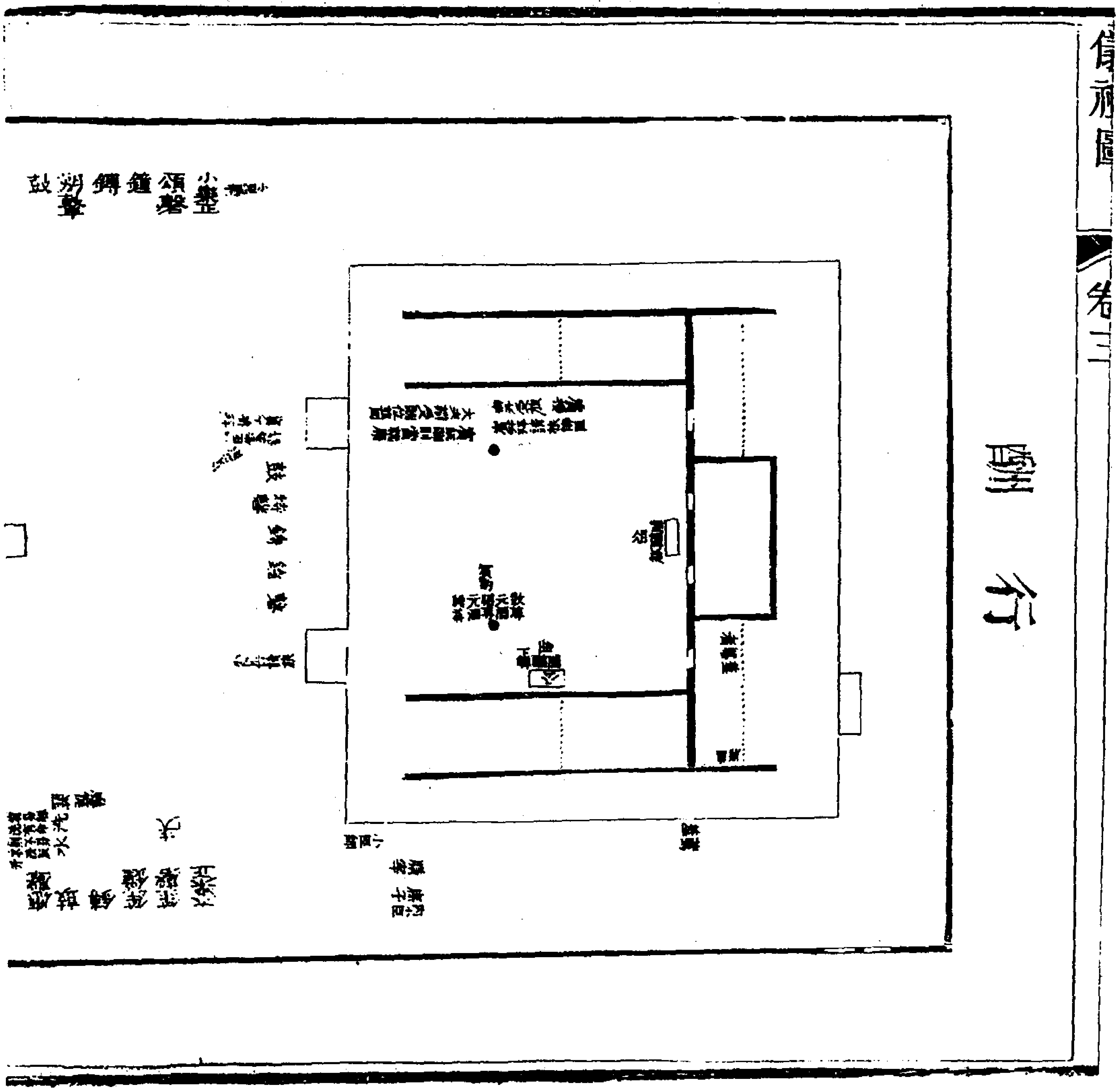
媵觶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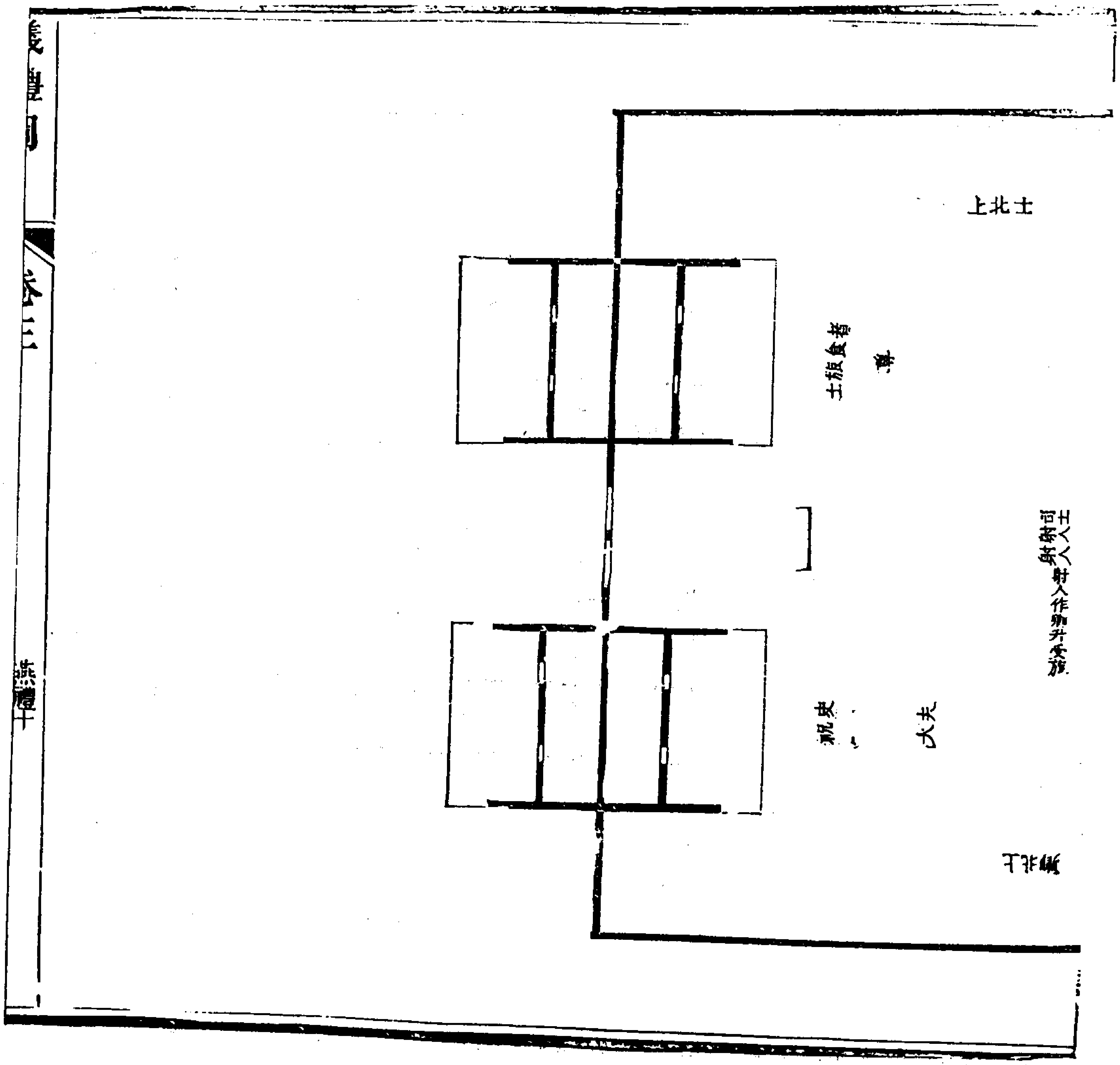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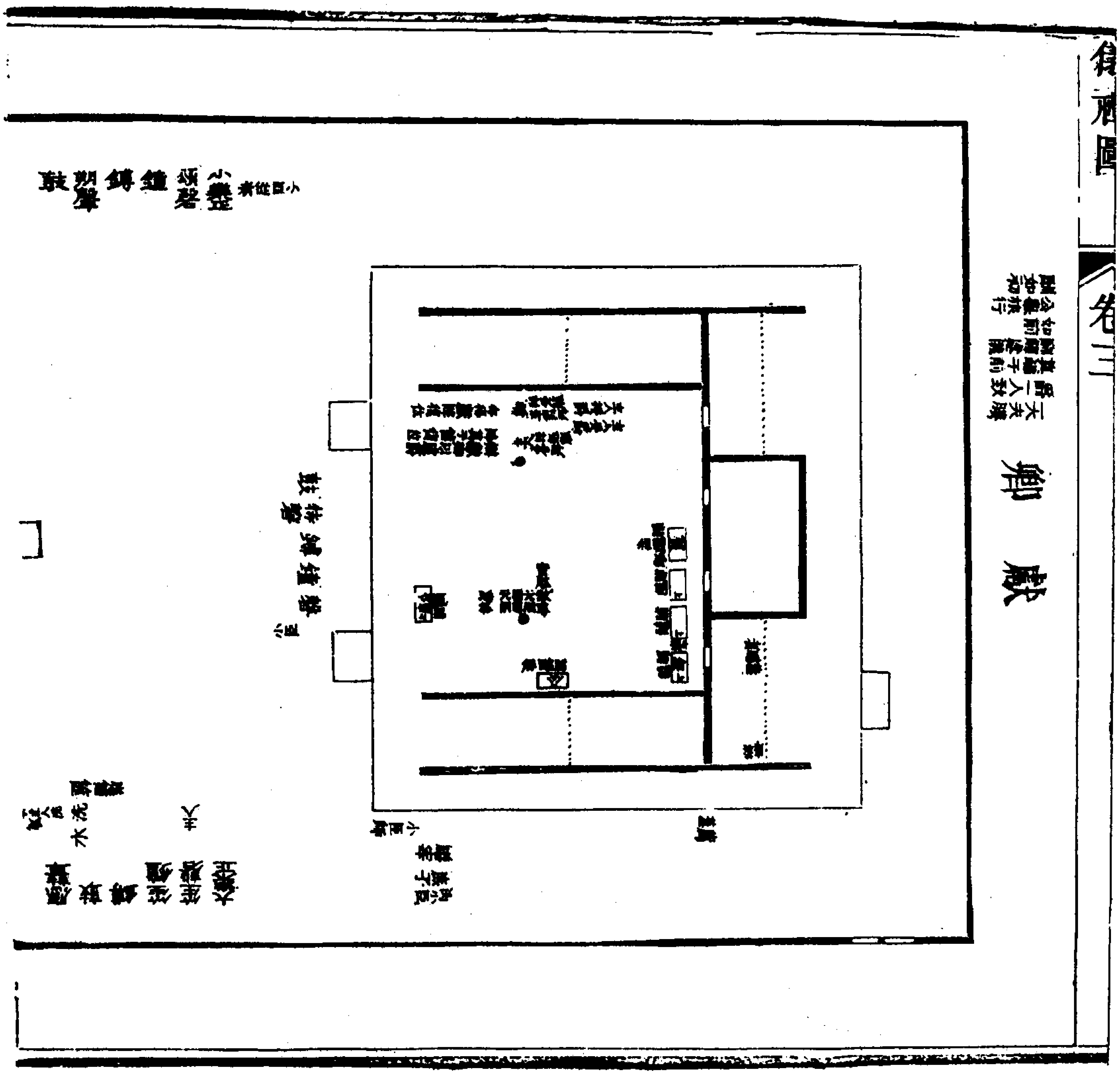

士北上
士旅食者
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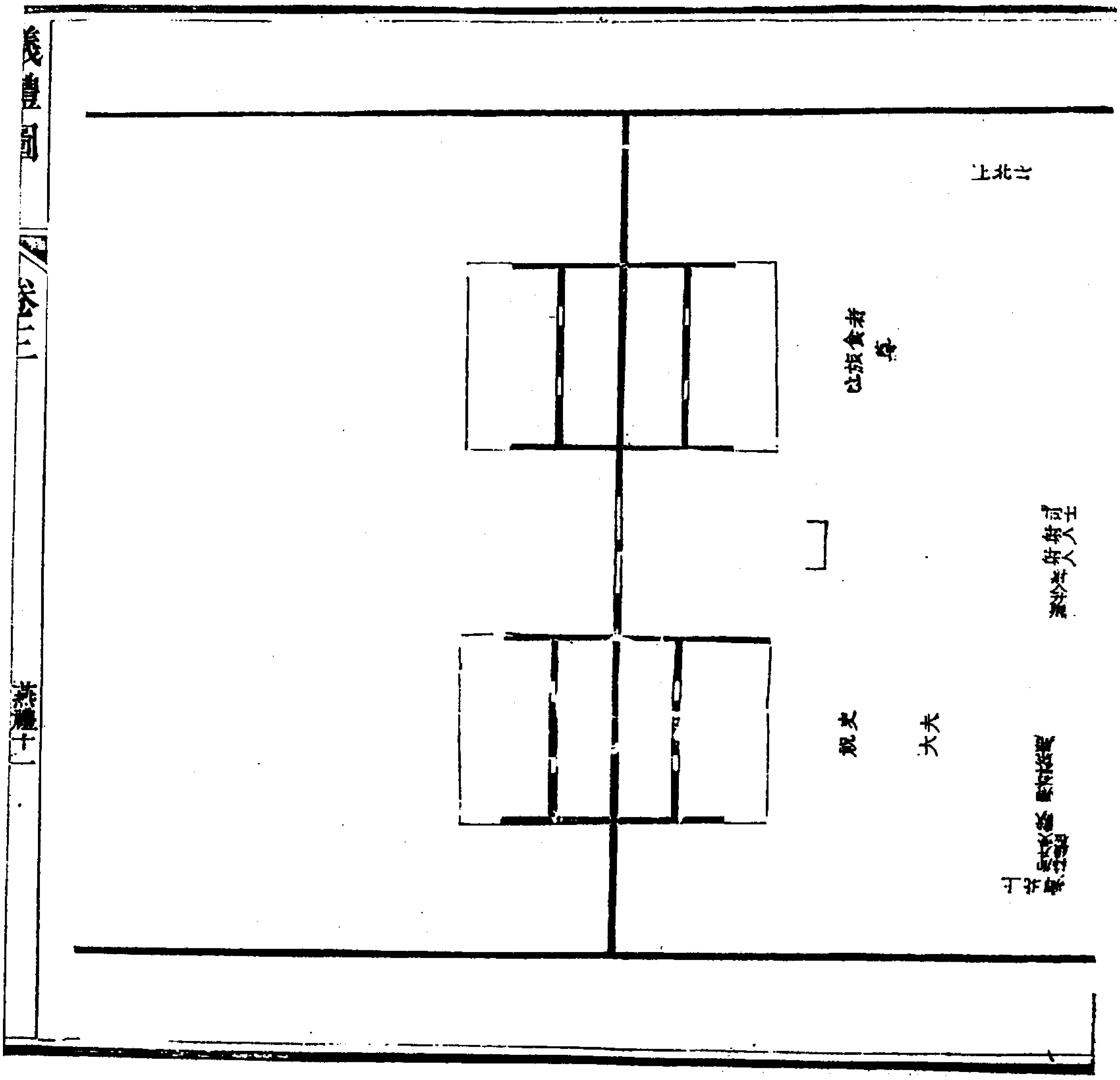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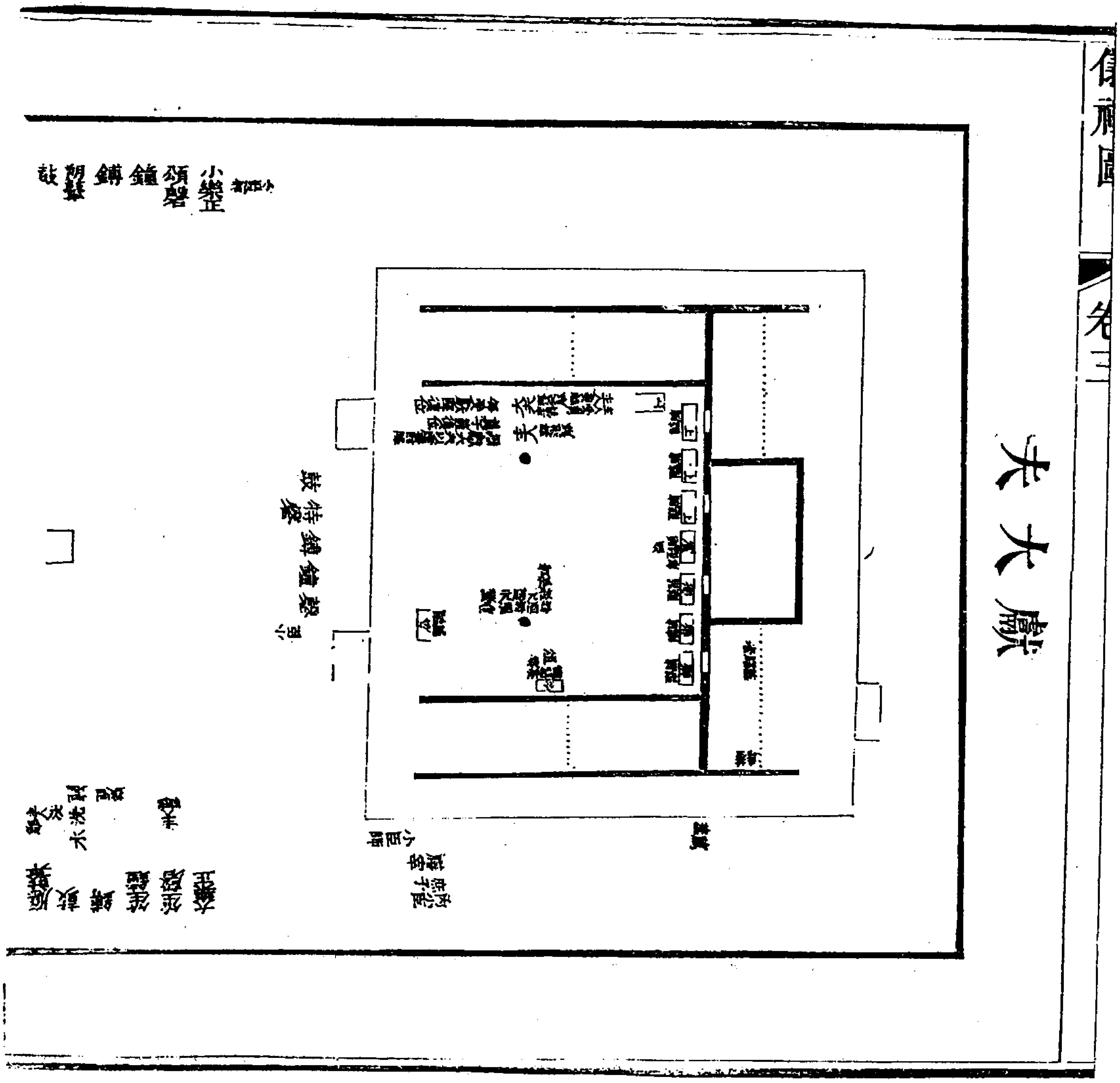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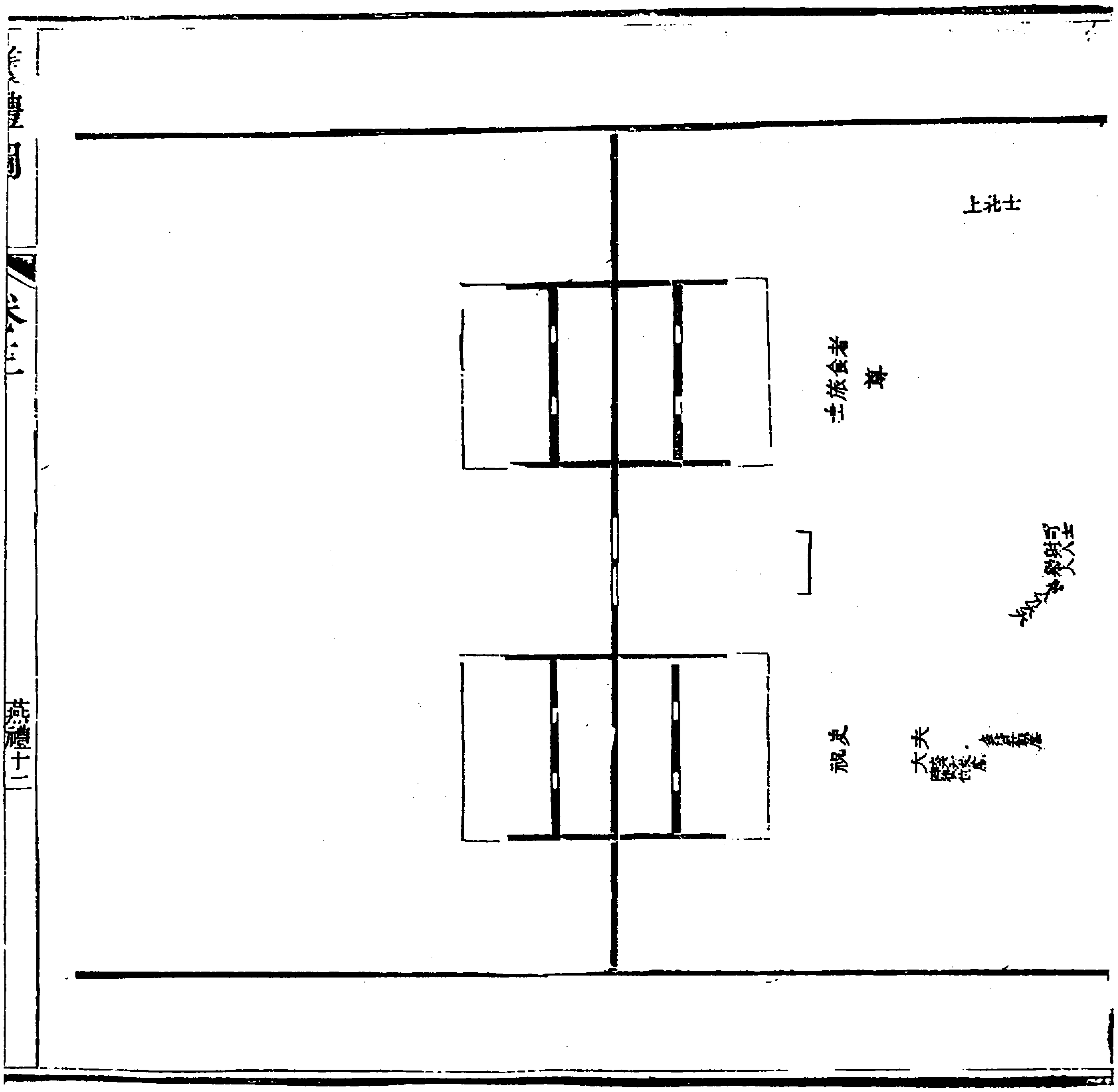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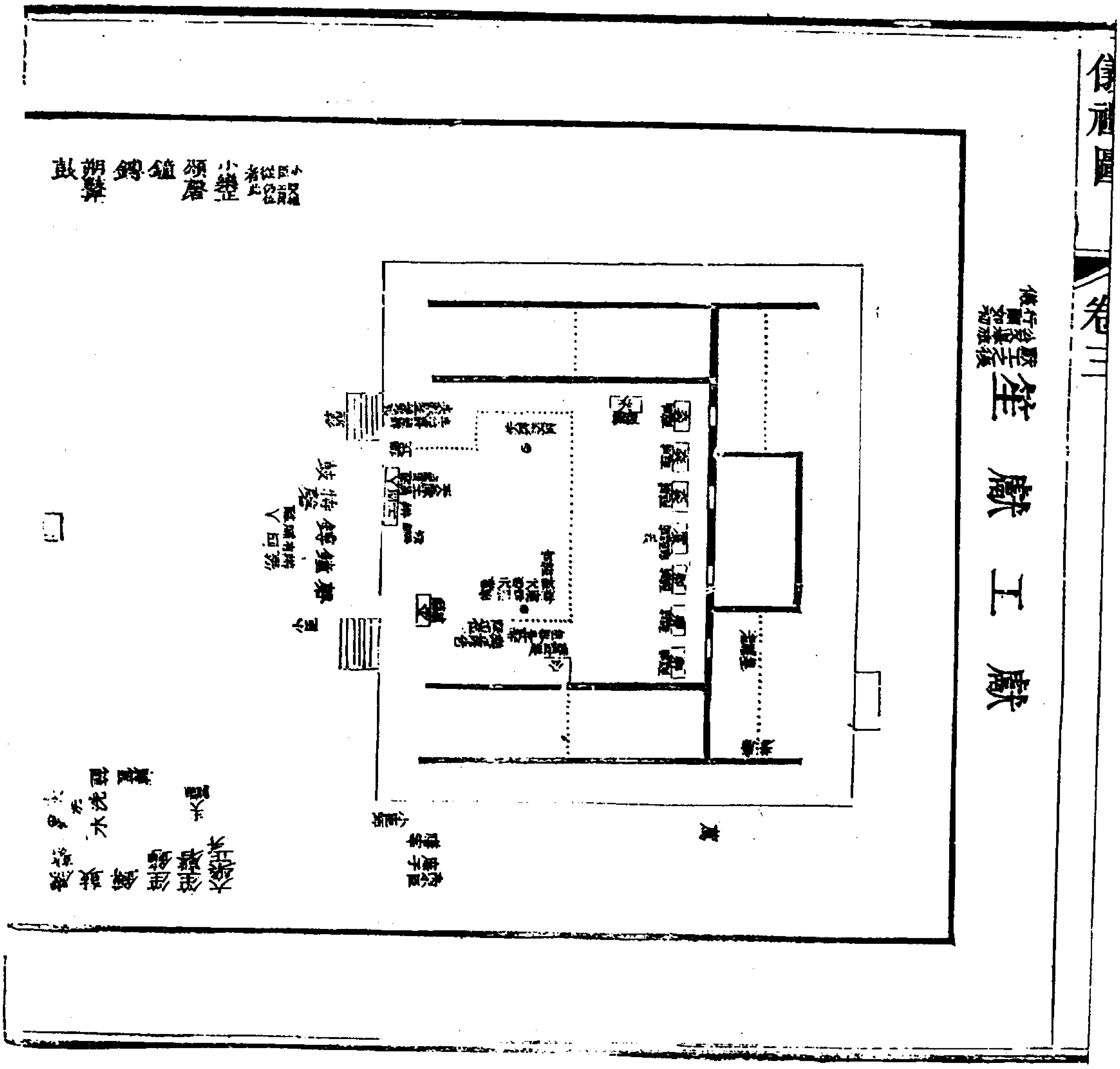

士北上
士旅食者
尊
祝史
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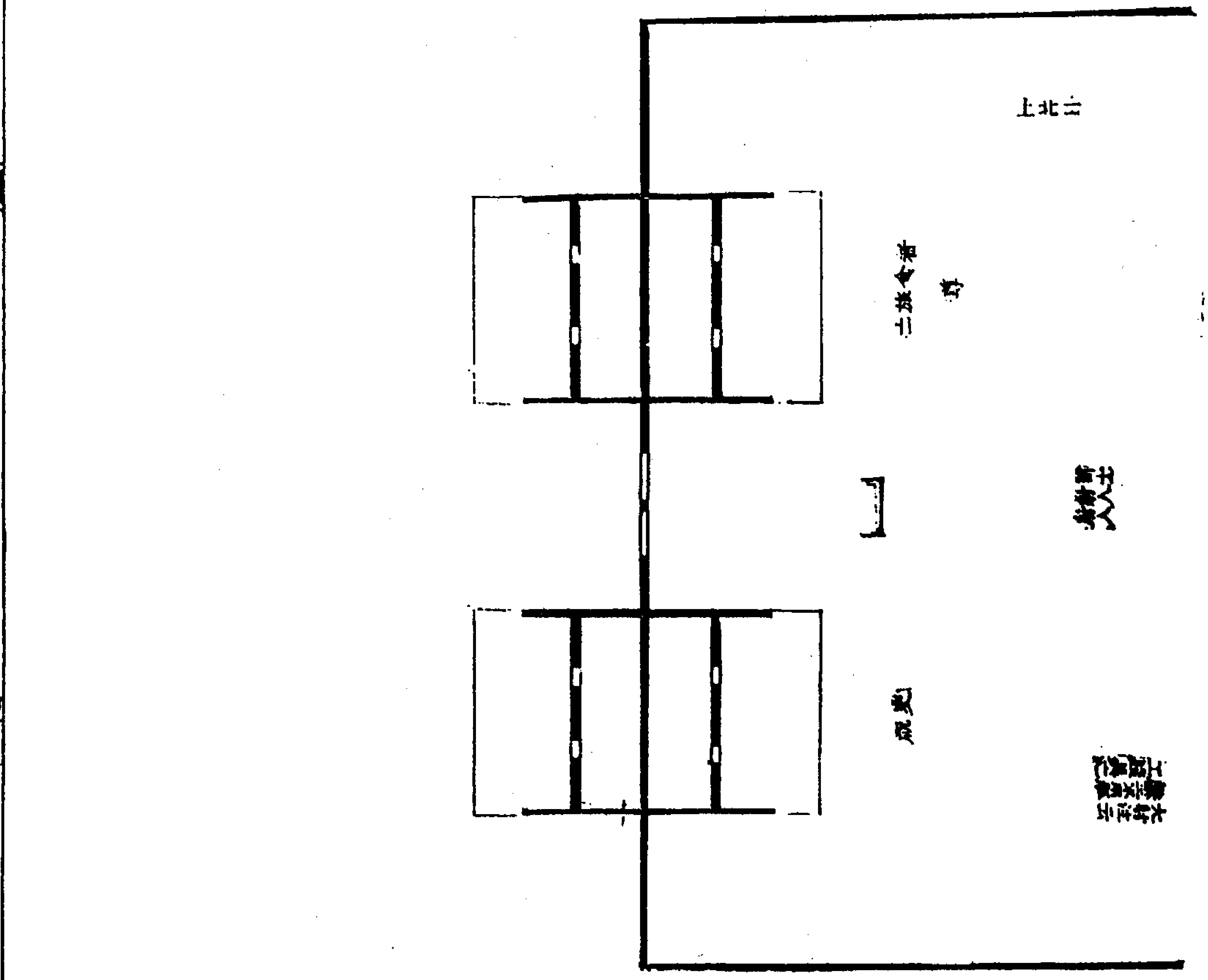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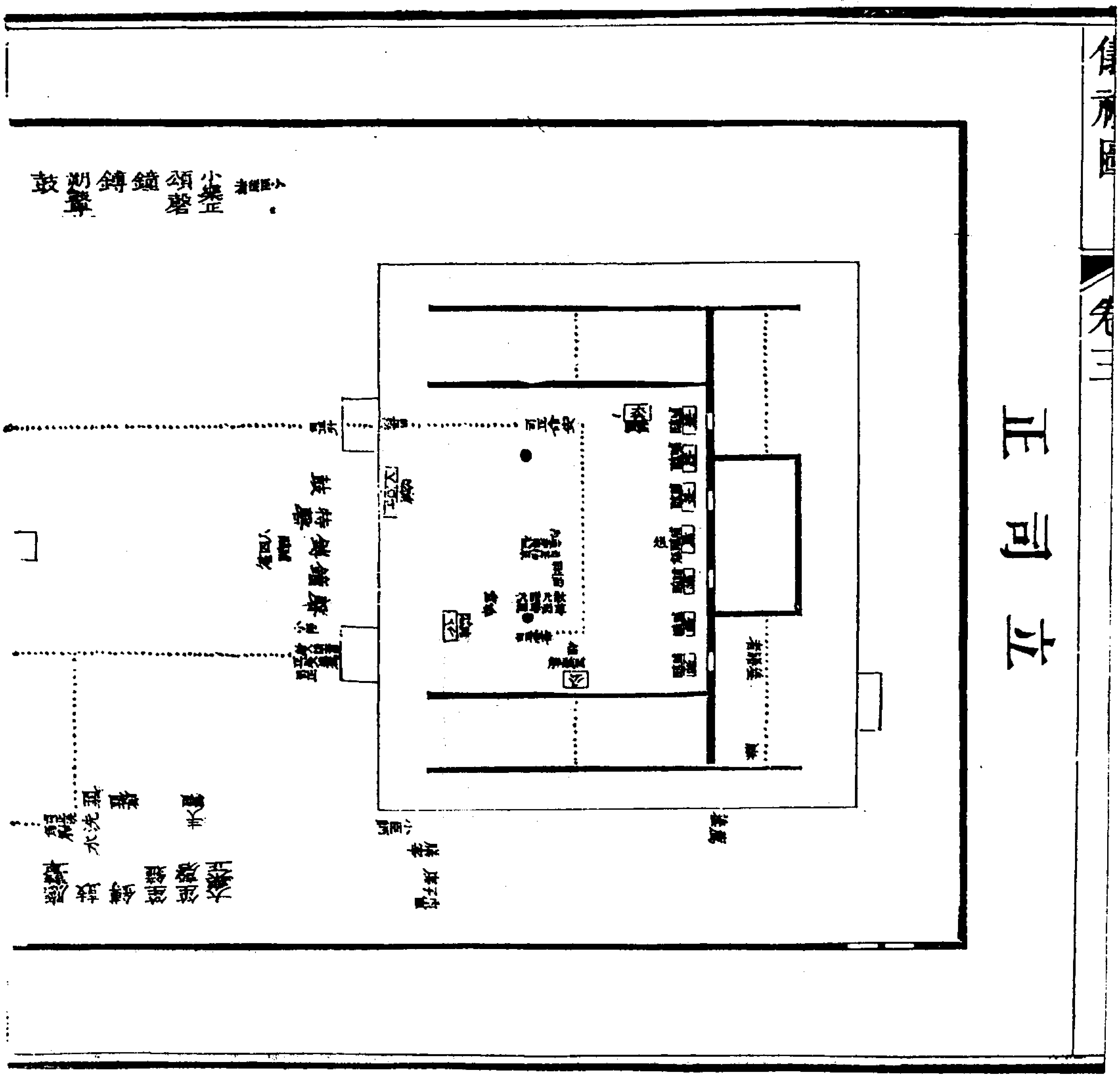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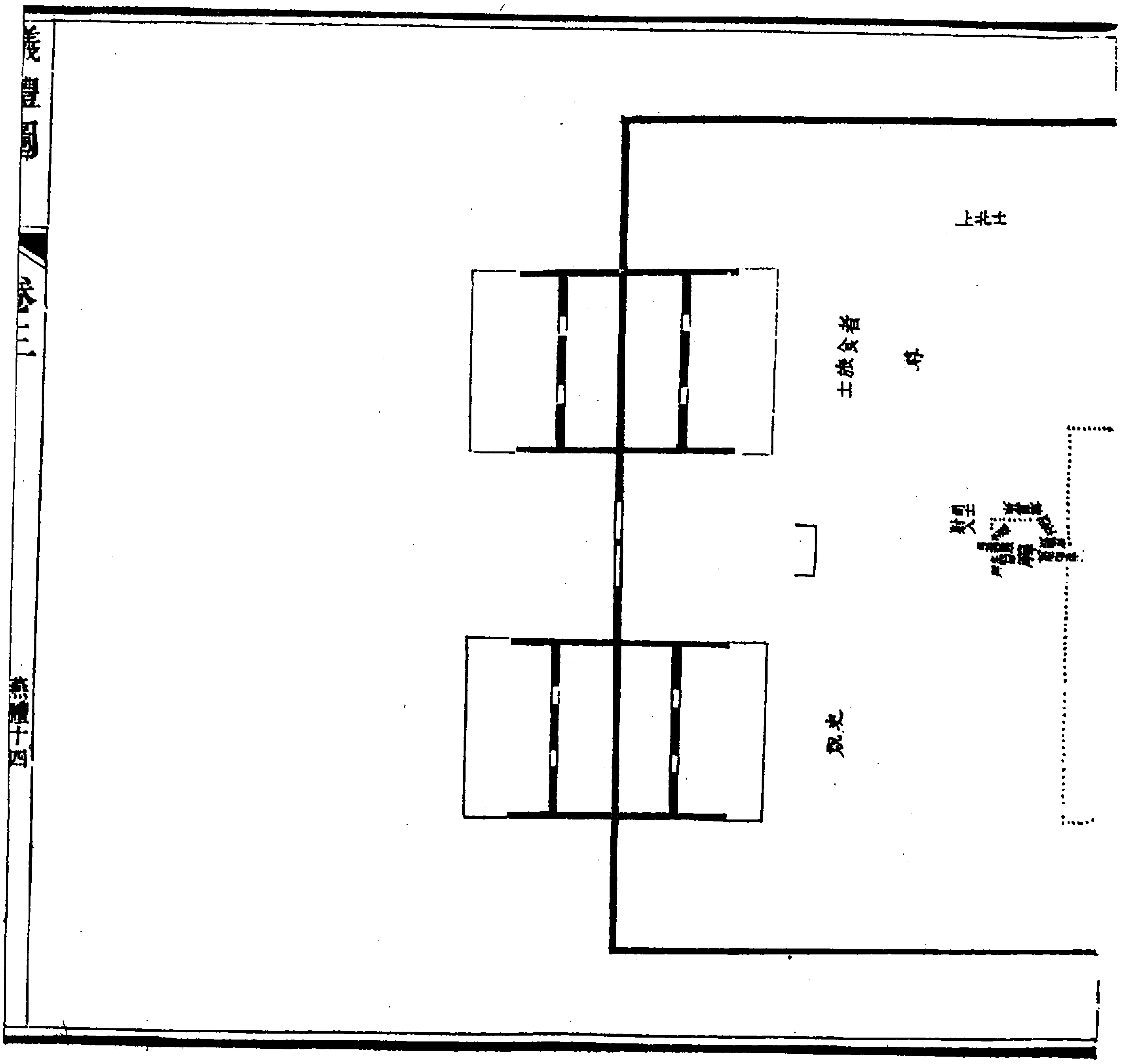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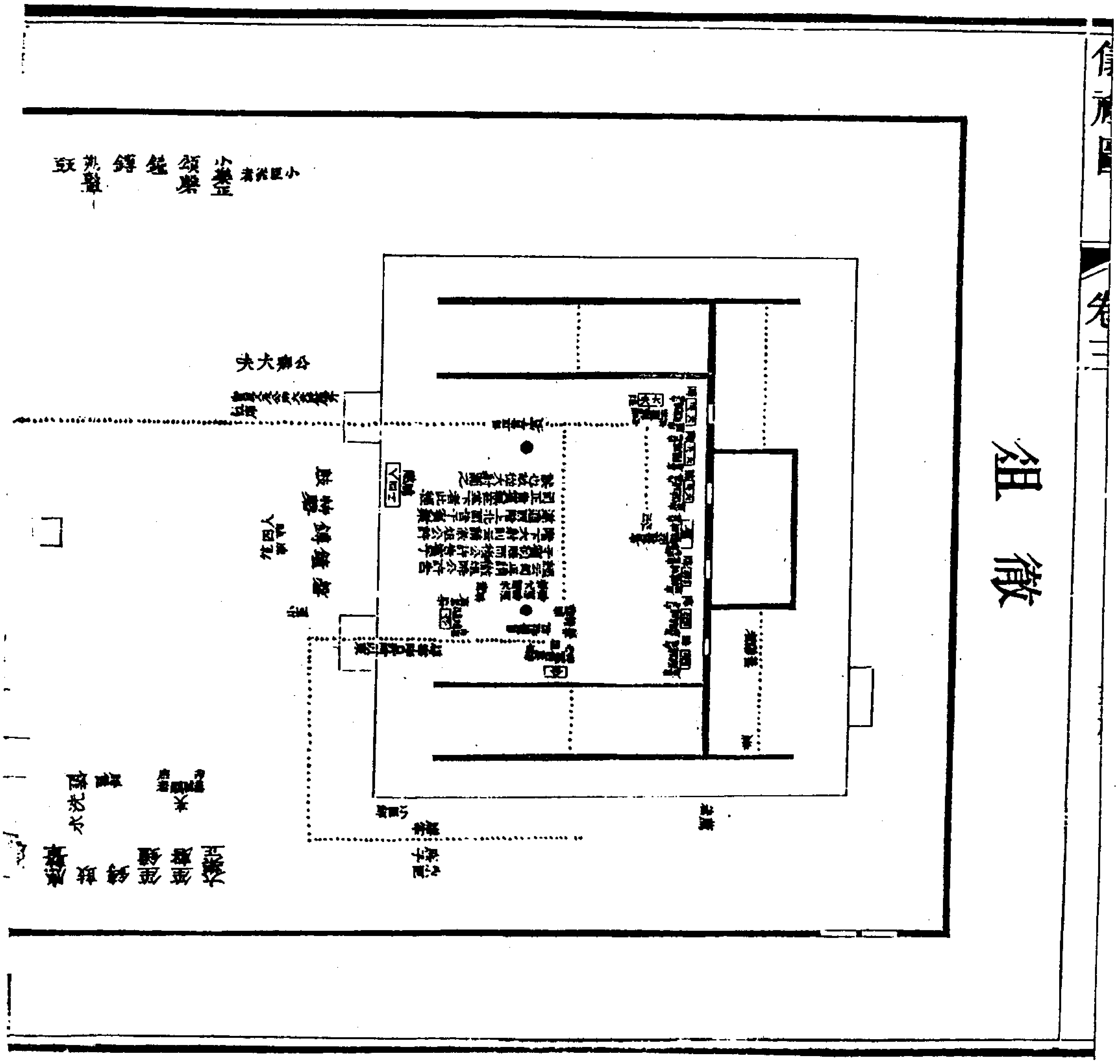

士旅食者
祝史
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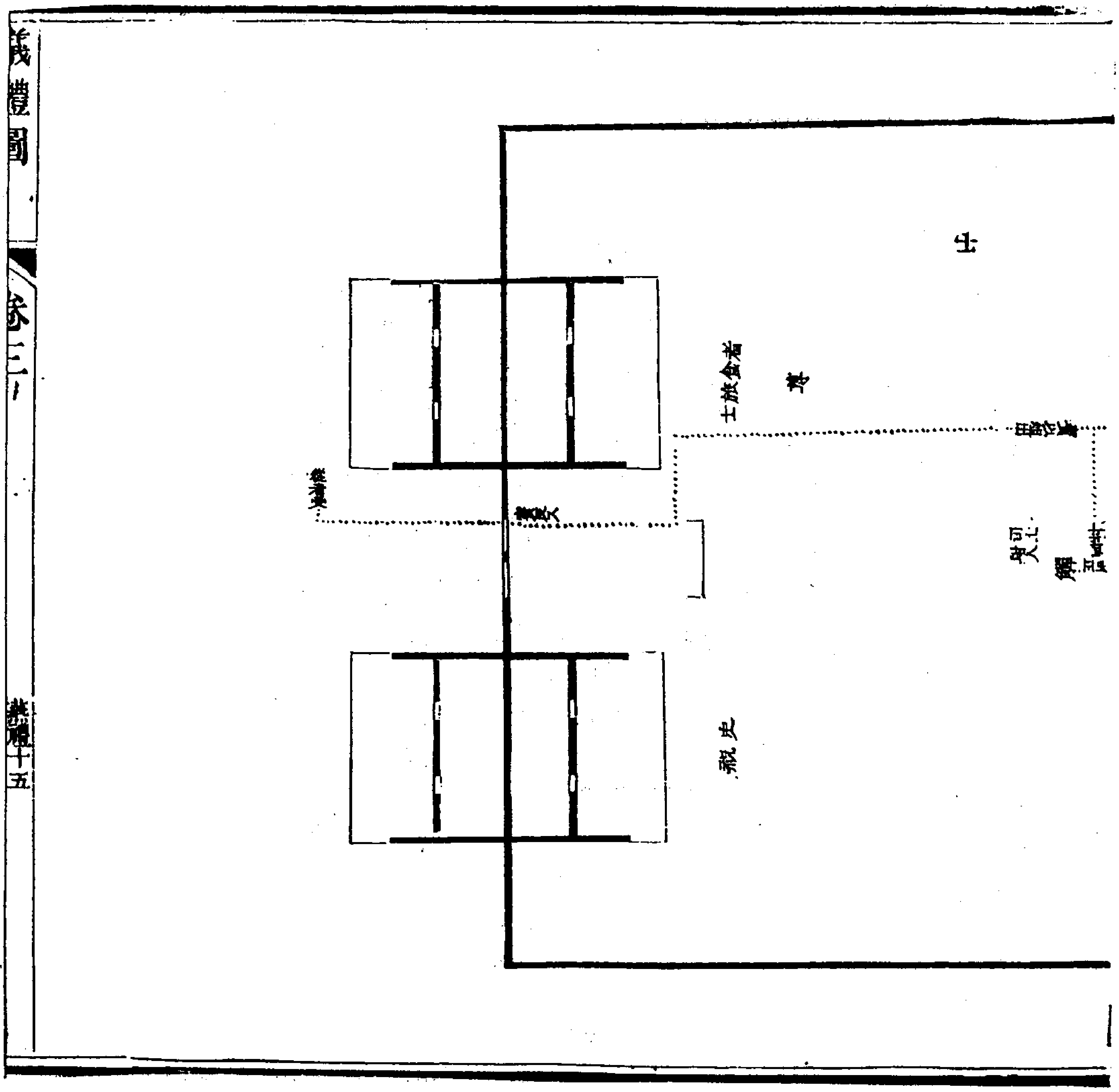

笙獻工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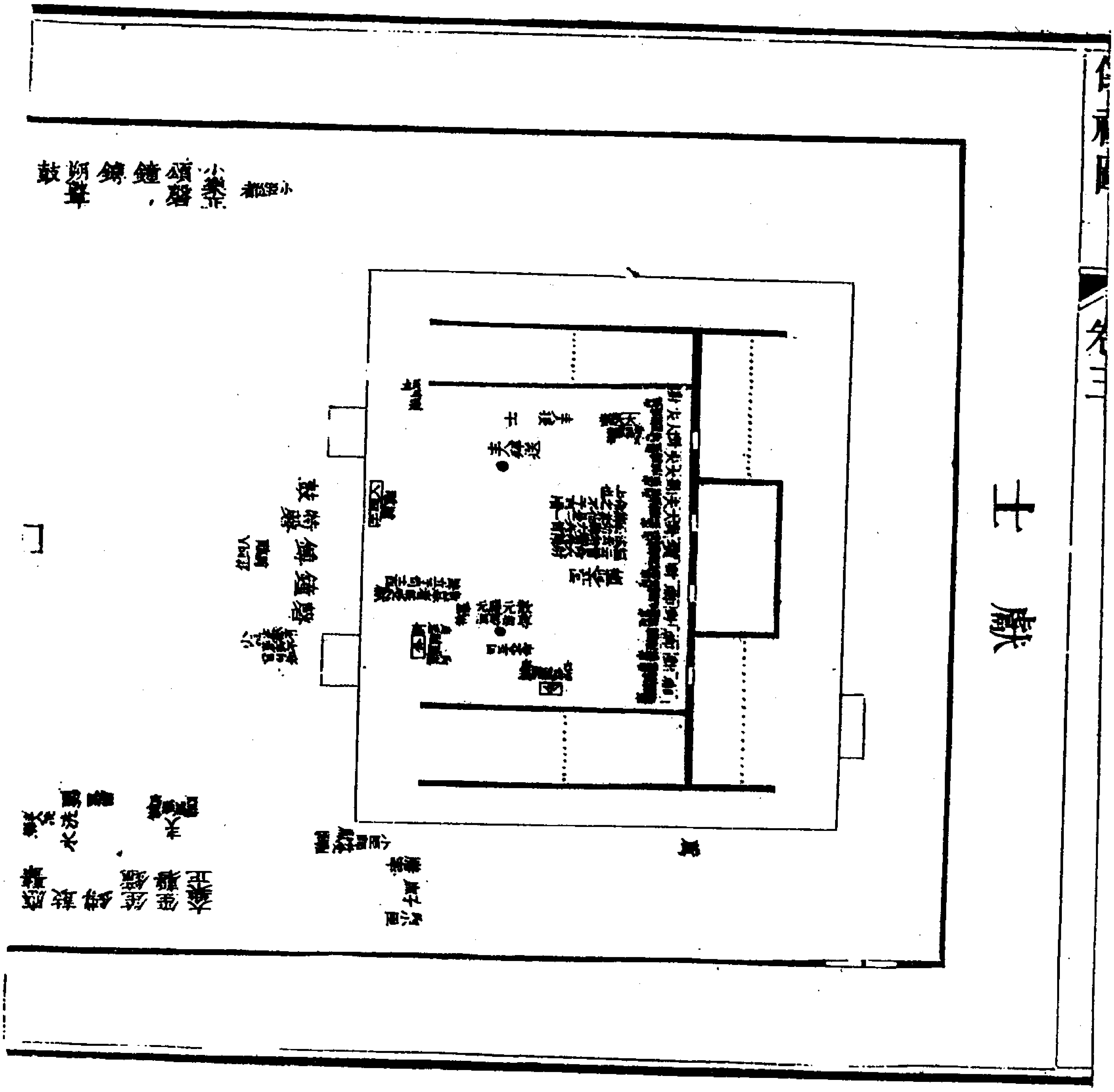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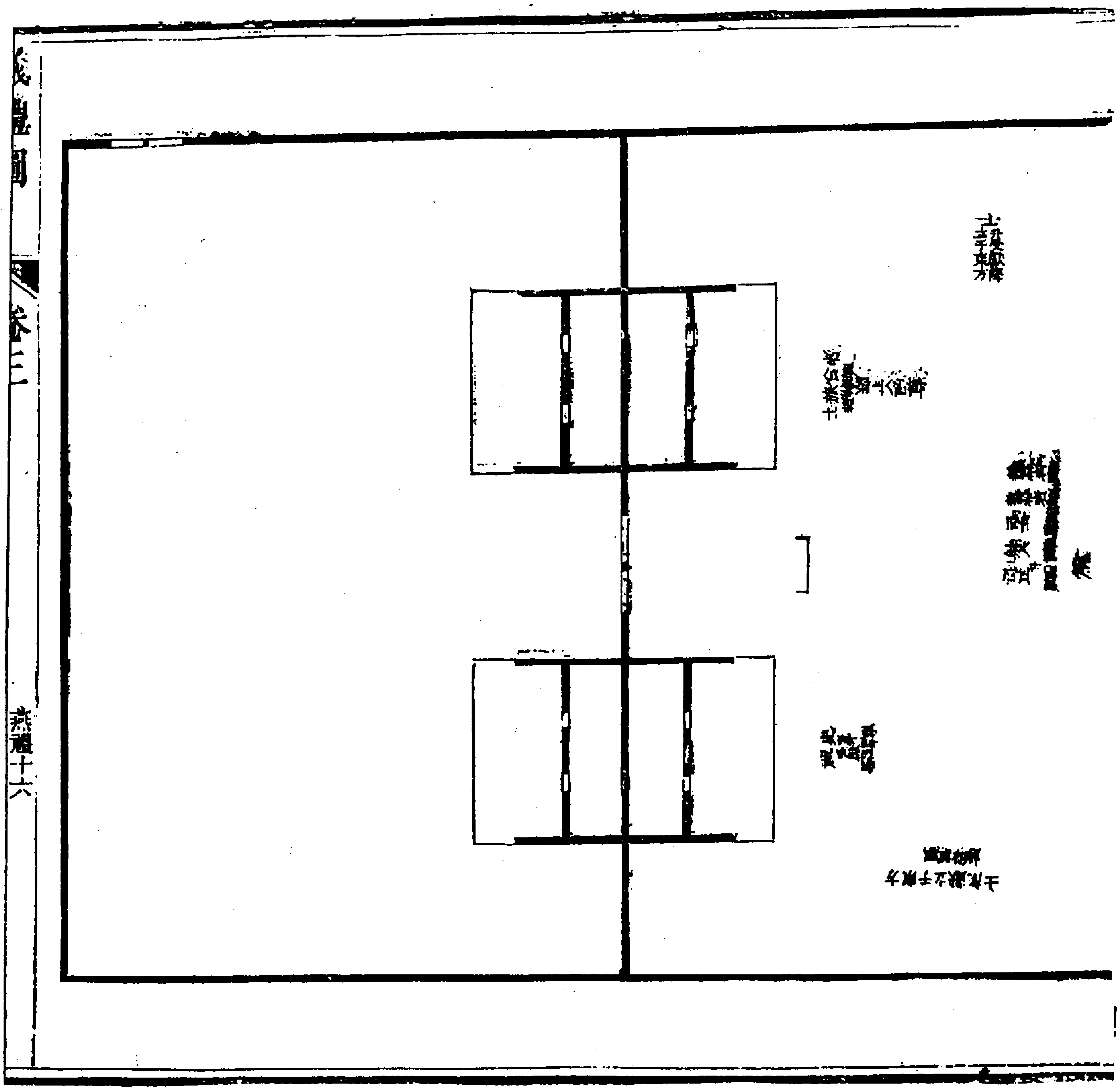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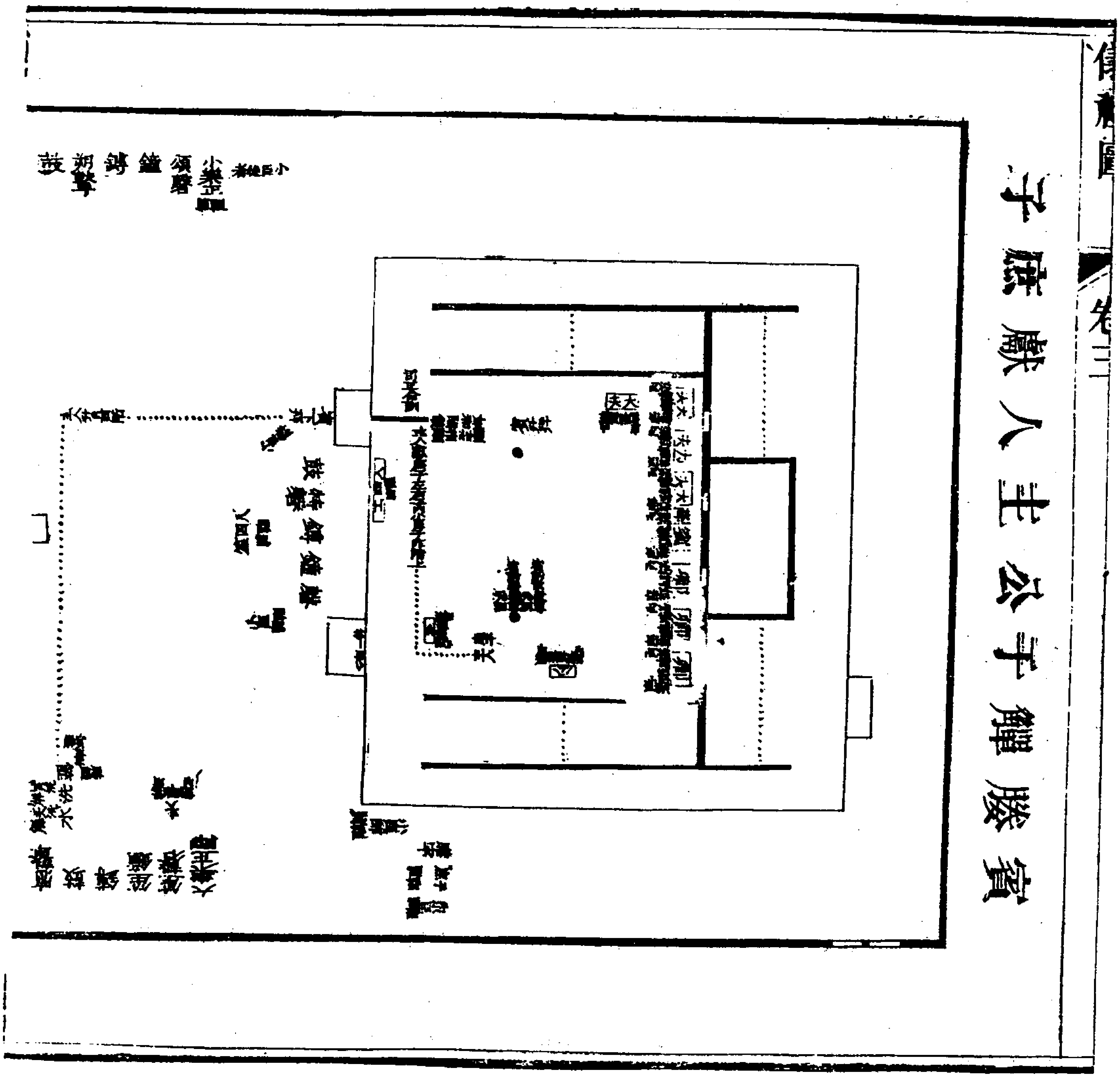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燕禮十四
士北上
士旅食者
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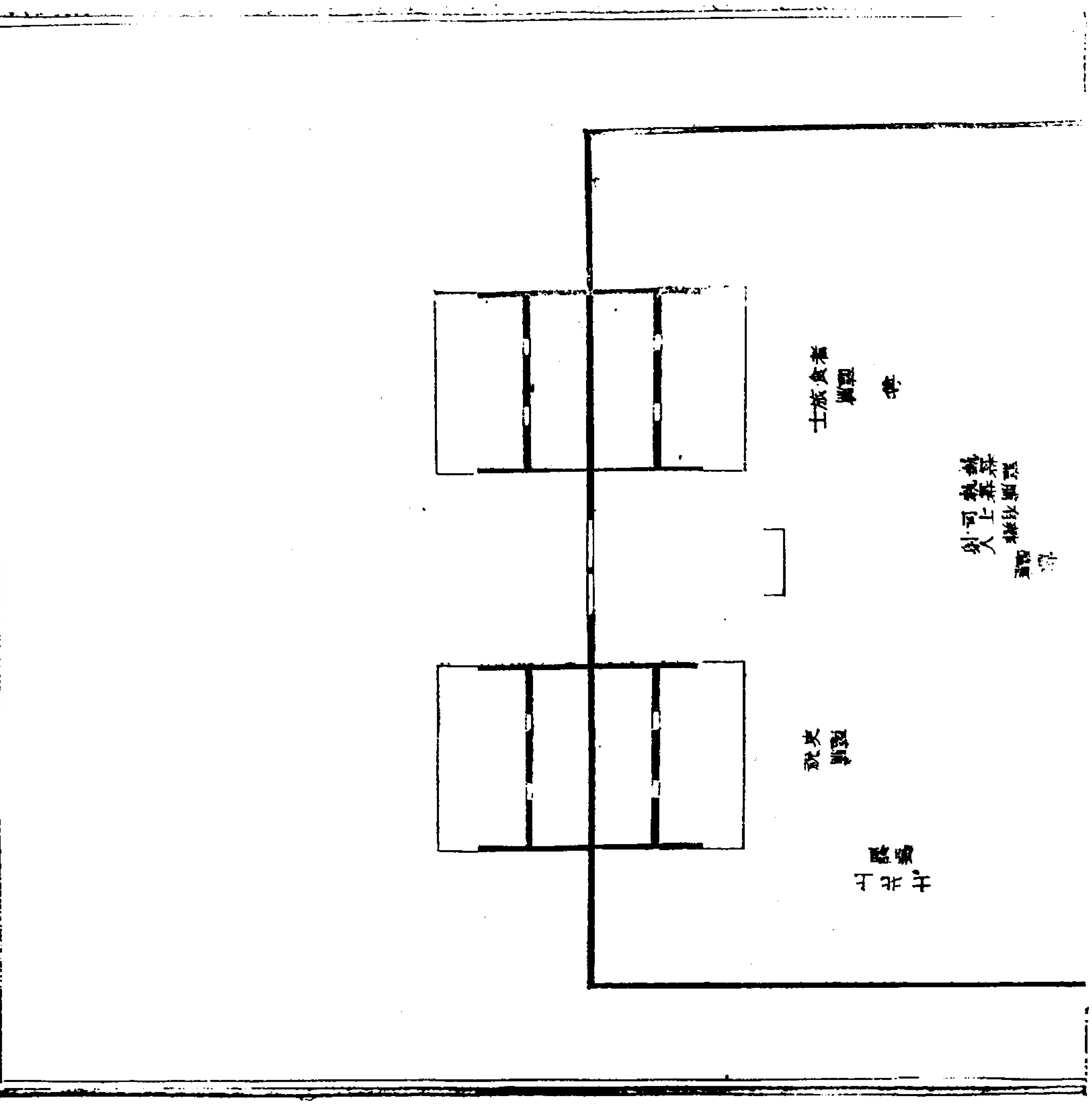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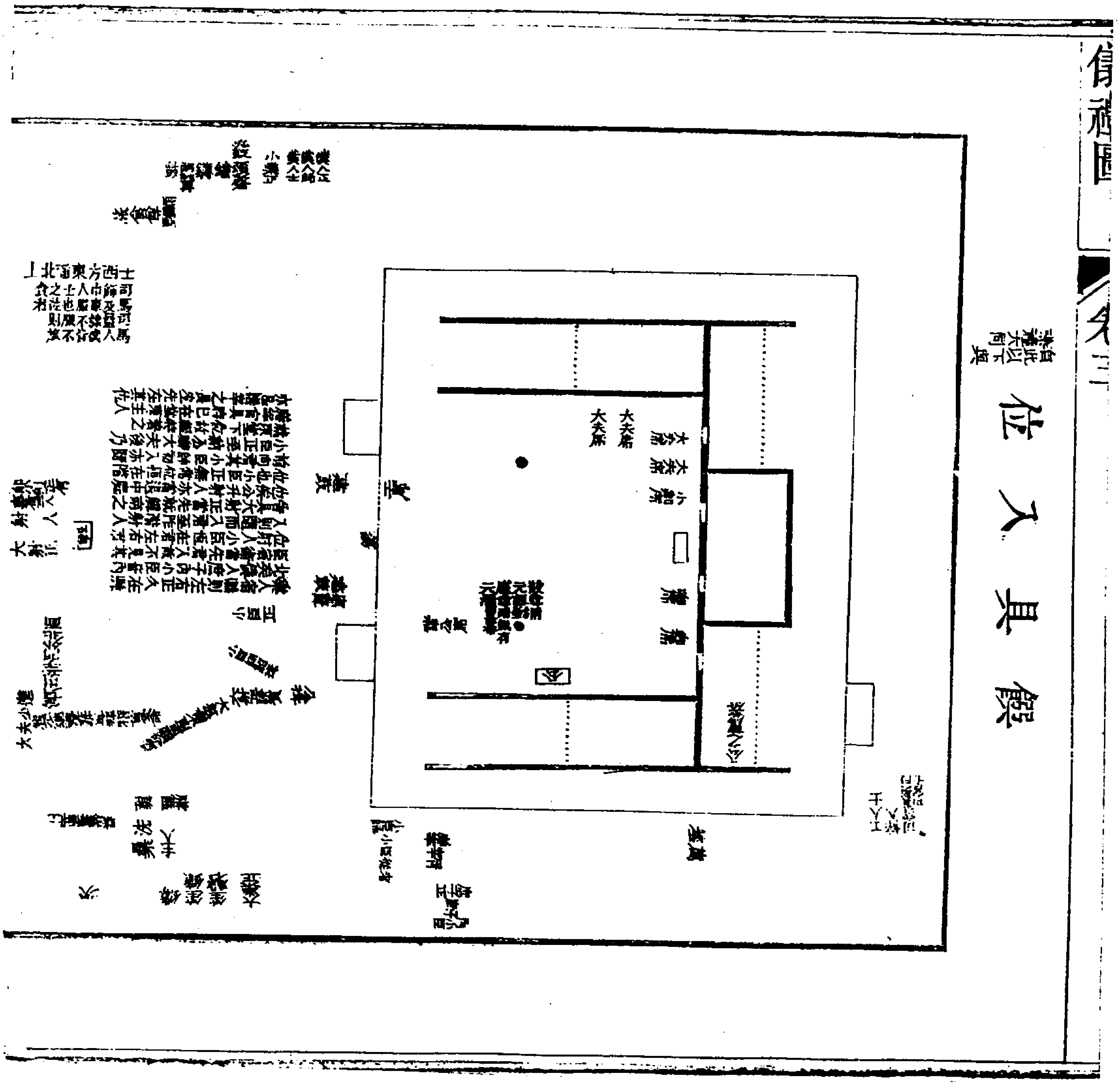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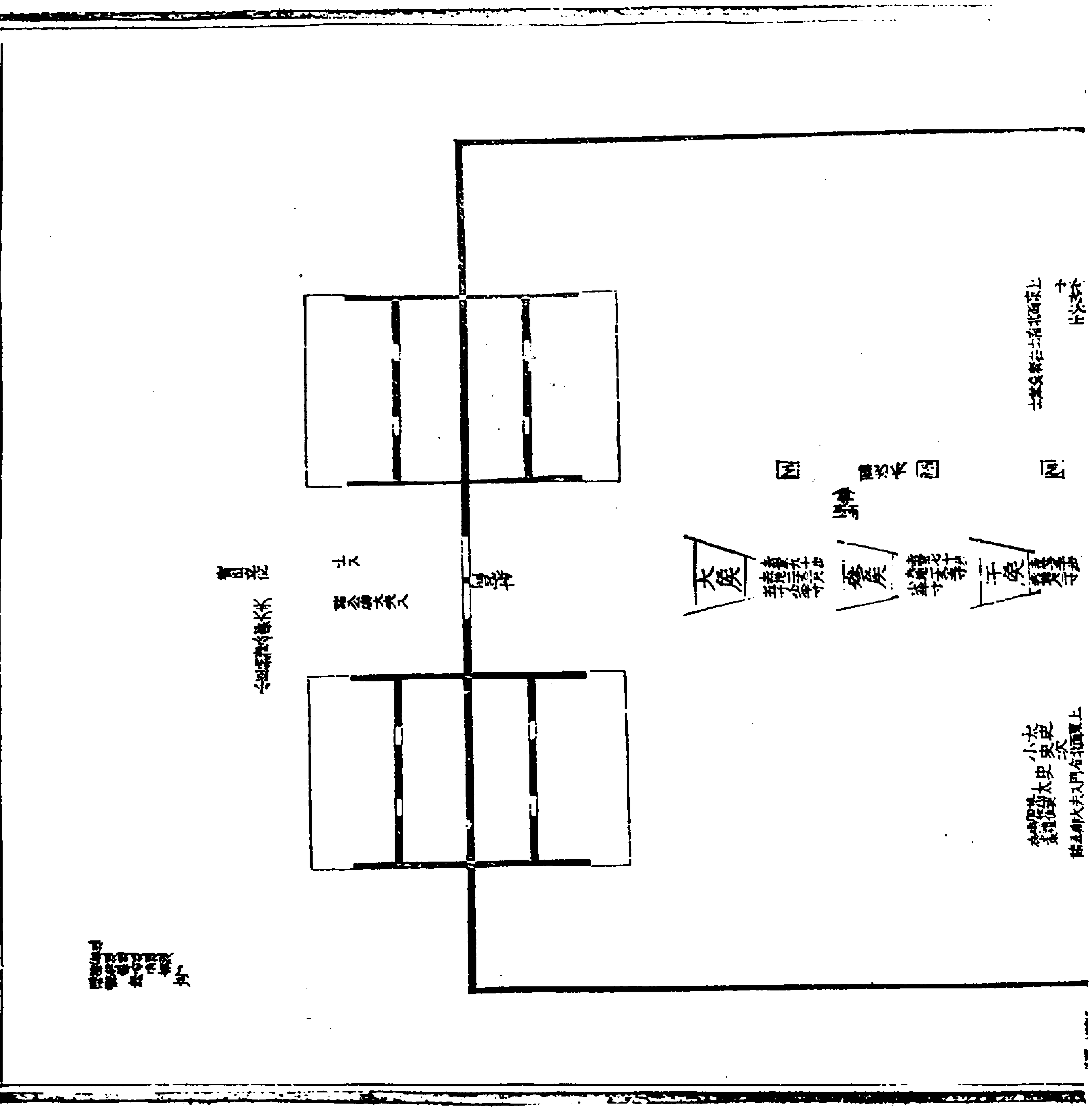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燕禮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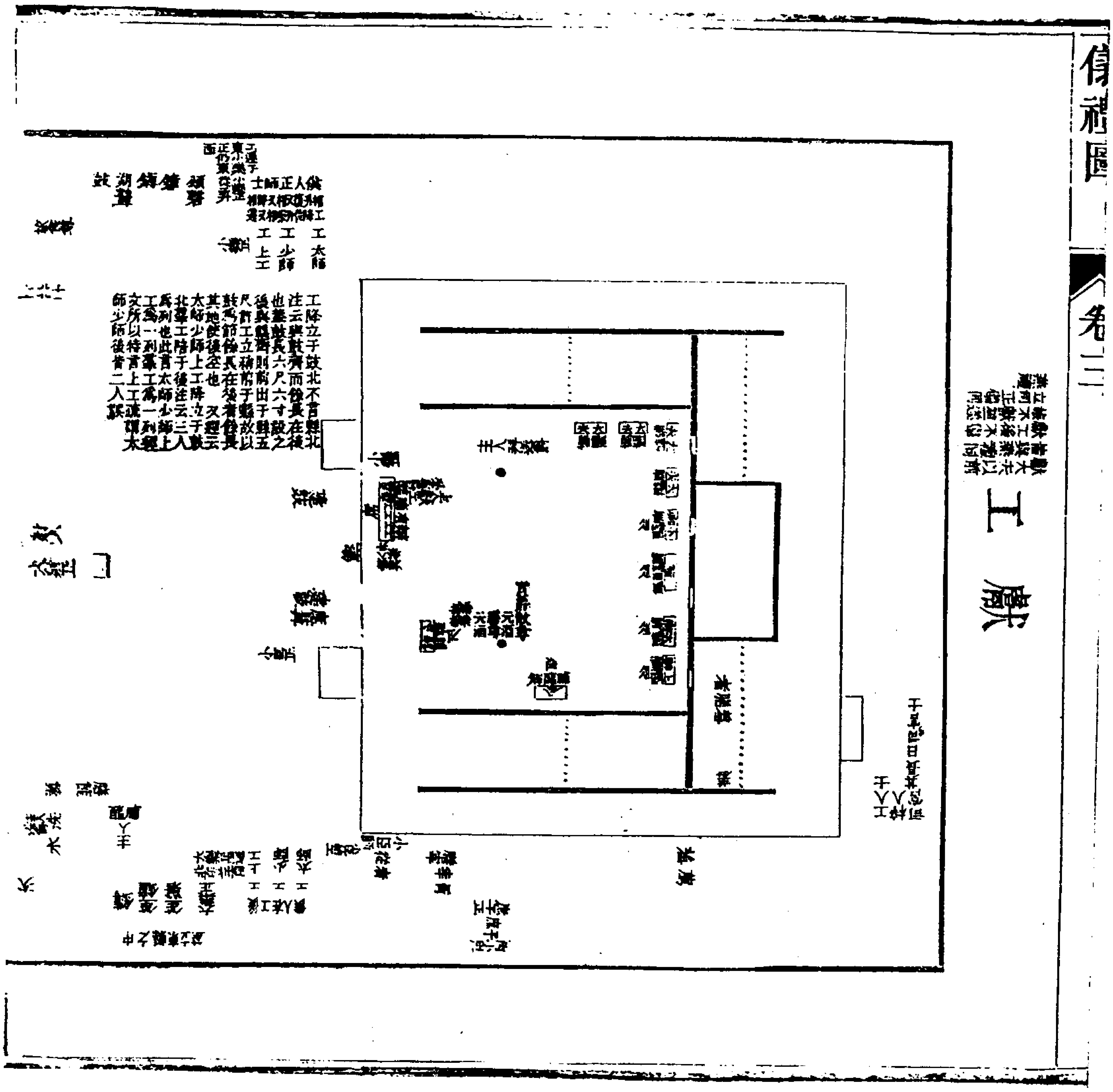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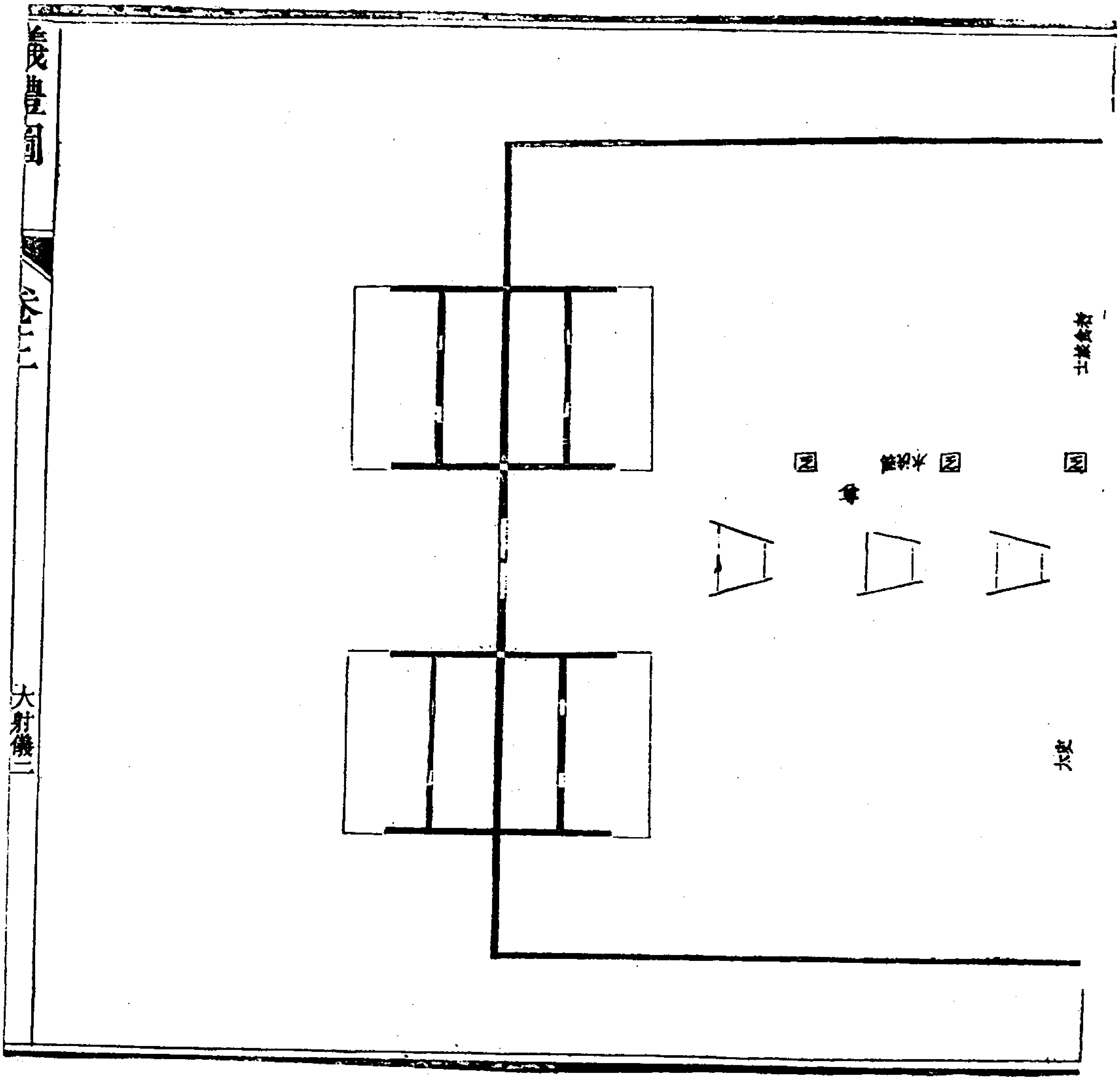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燕禮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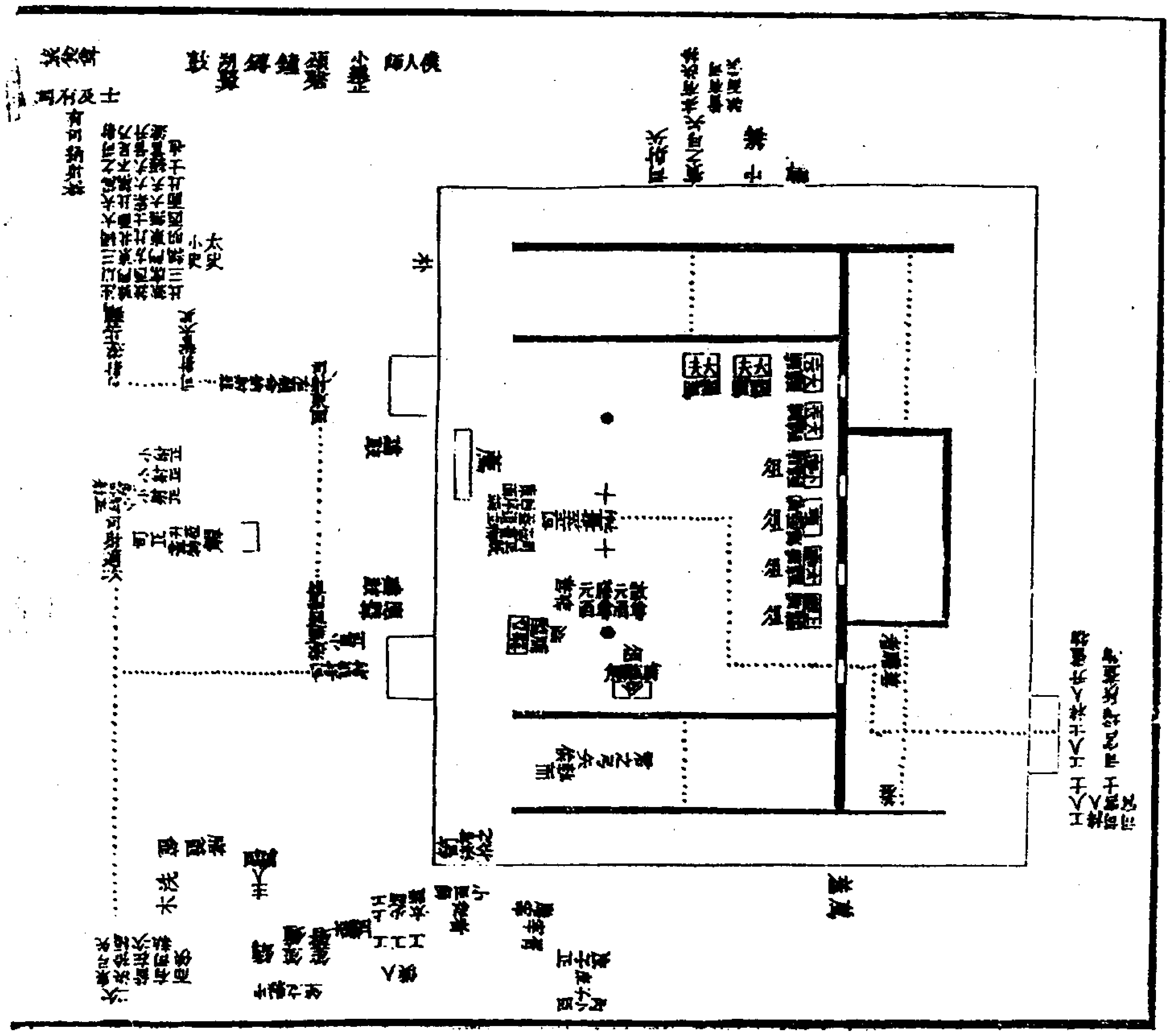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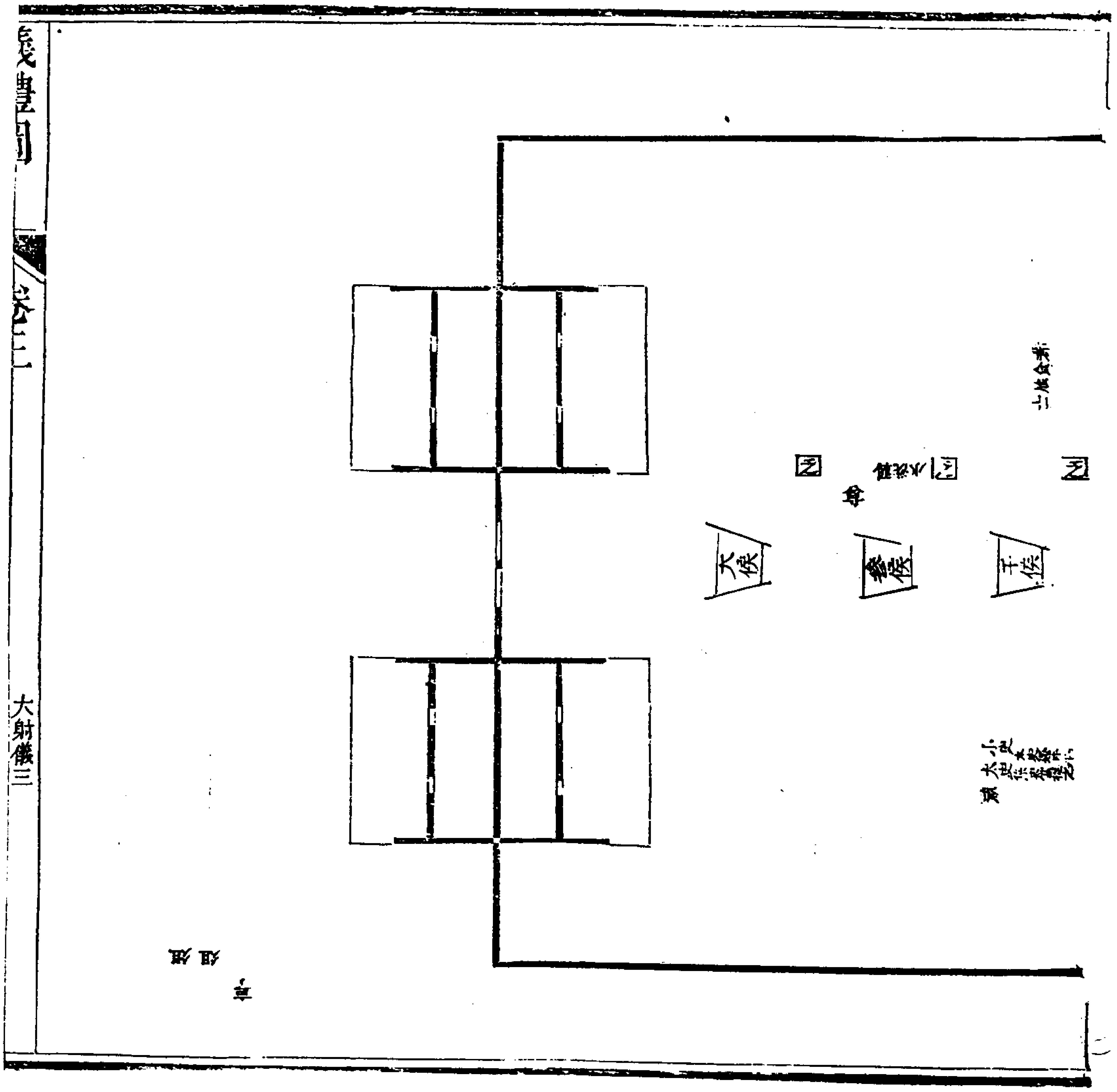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工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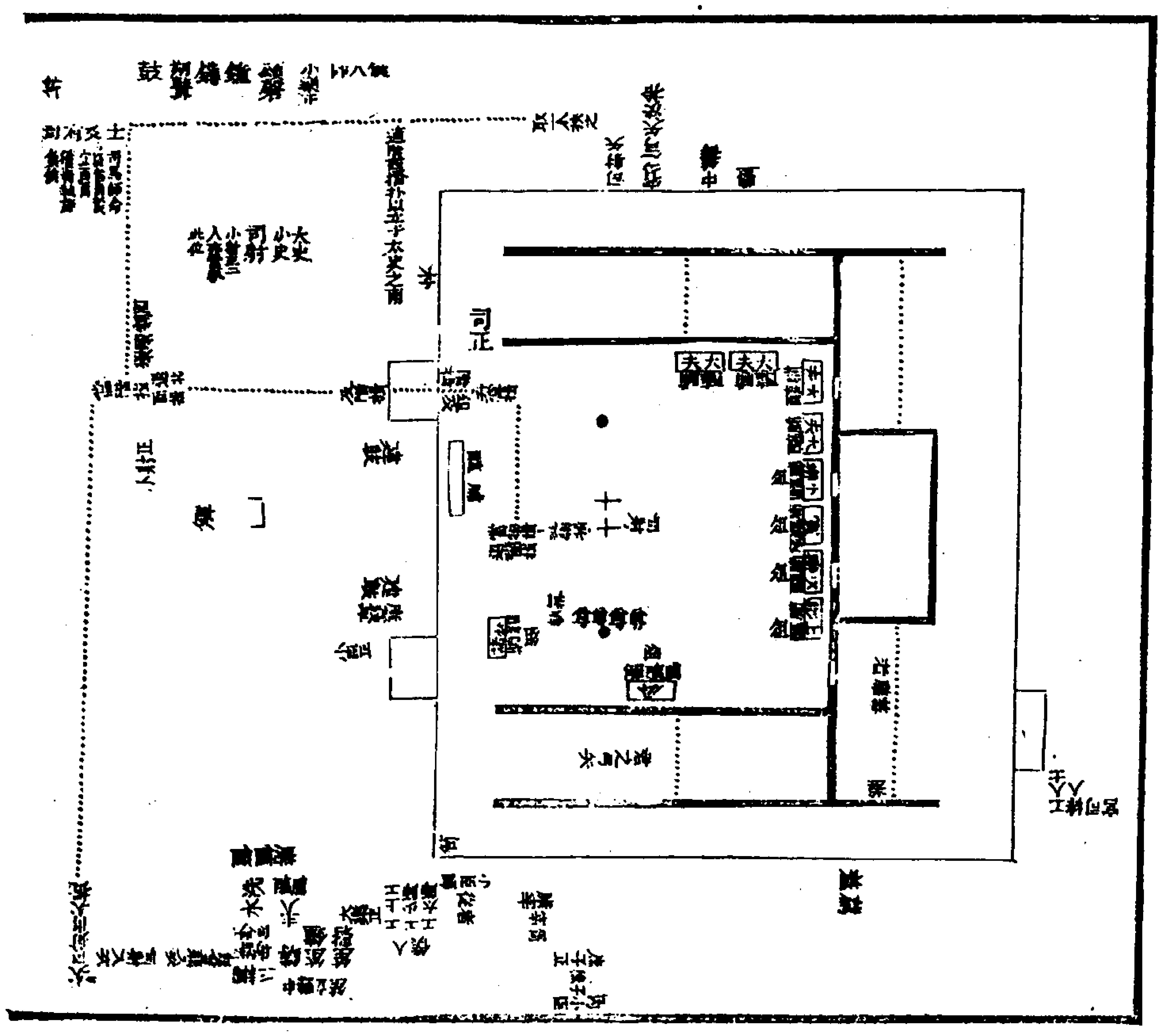

大射儀二
士旅食者
大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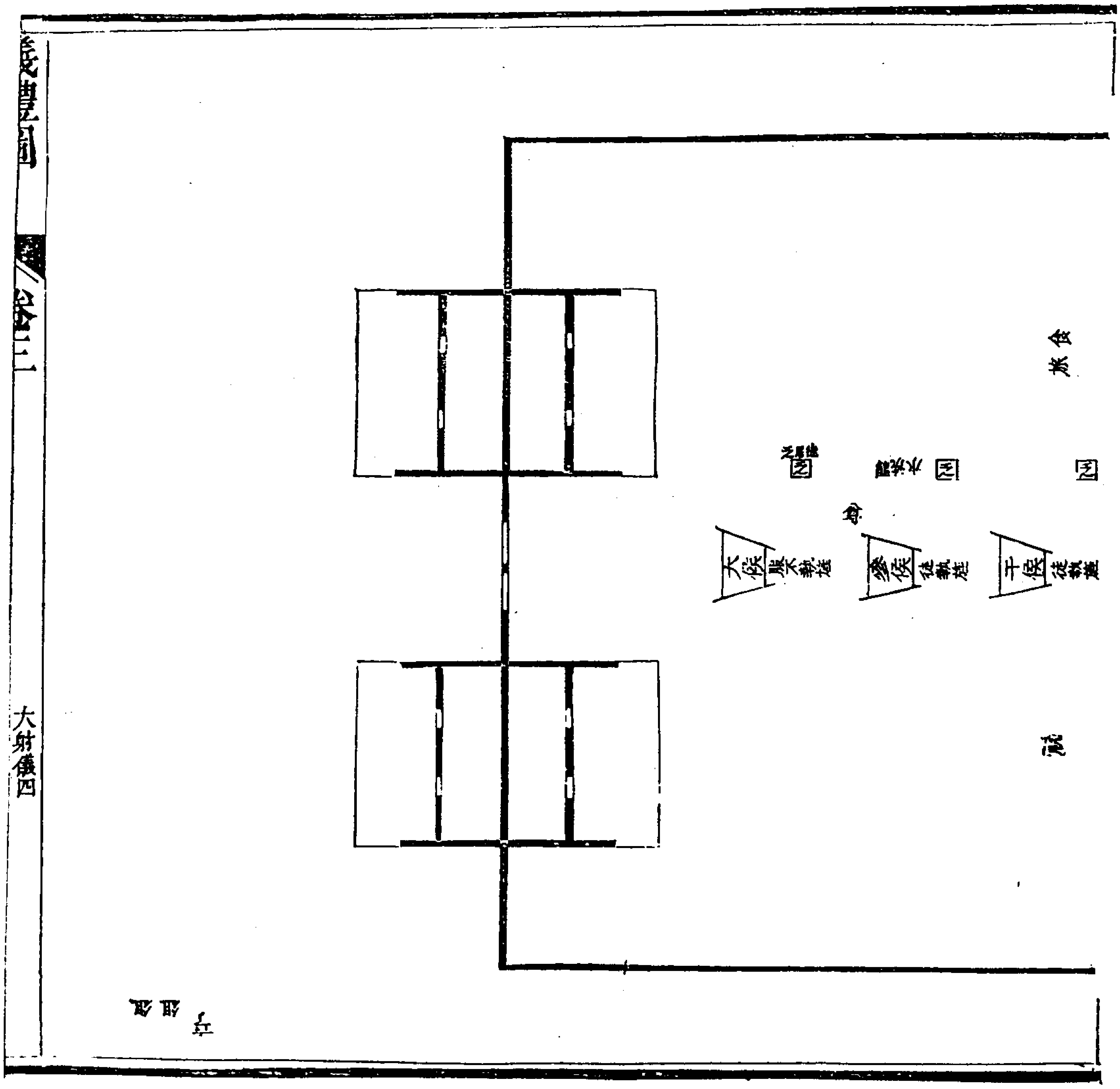
請射納射器比三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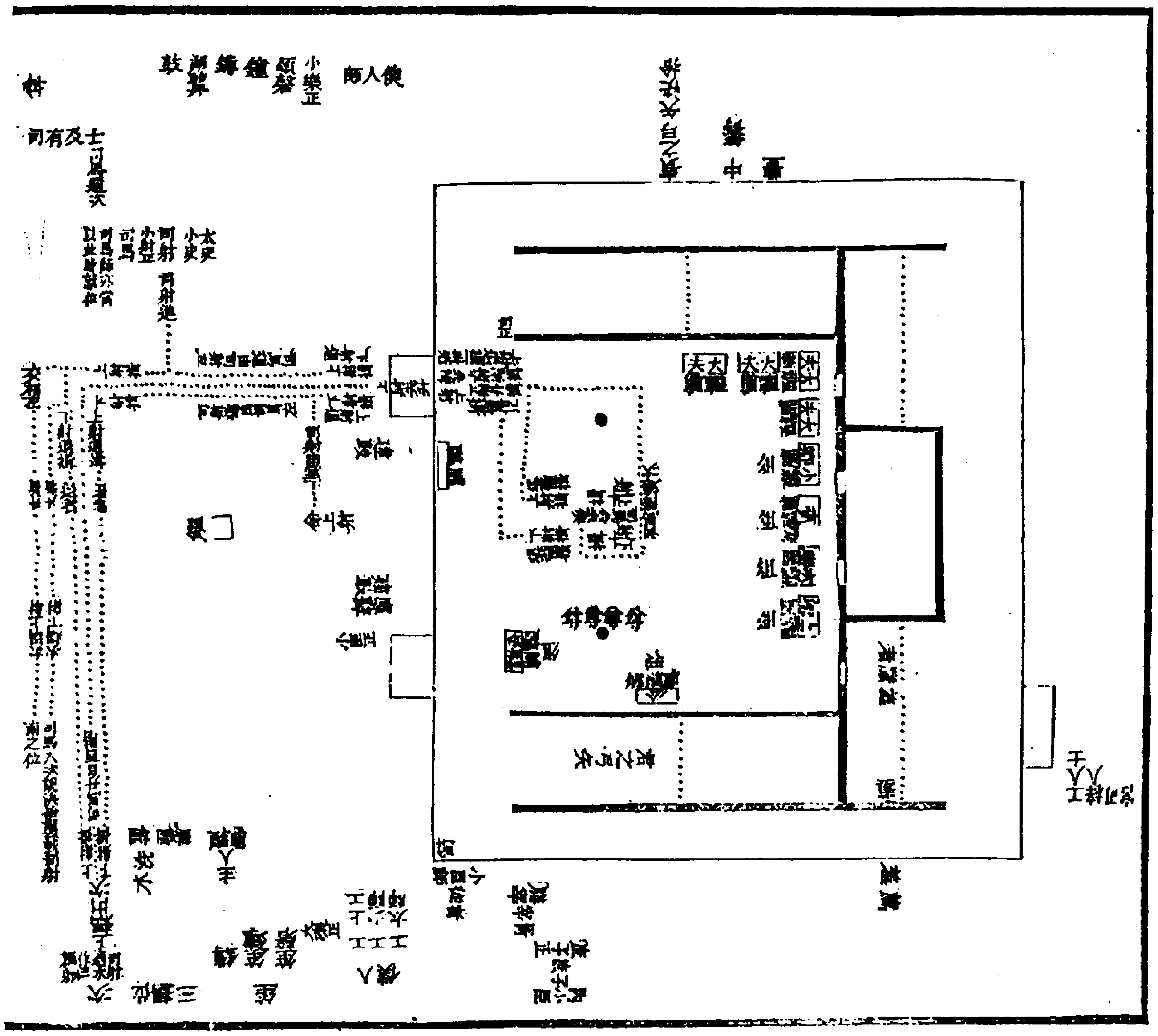

大射儀三
大侯
參侯
干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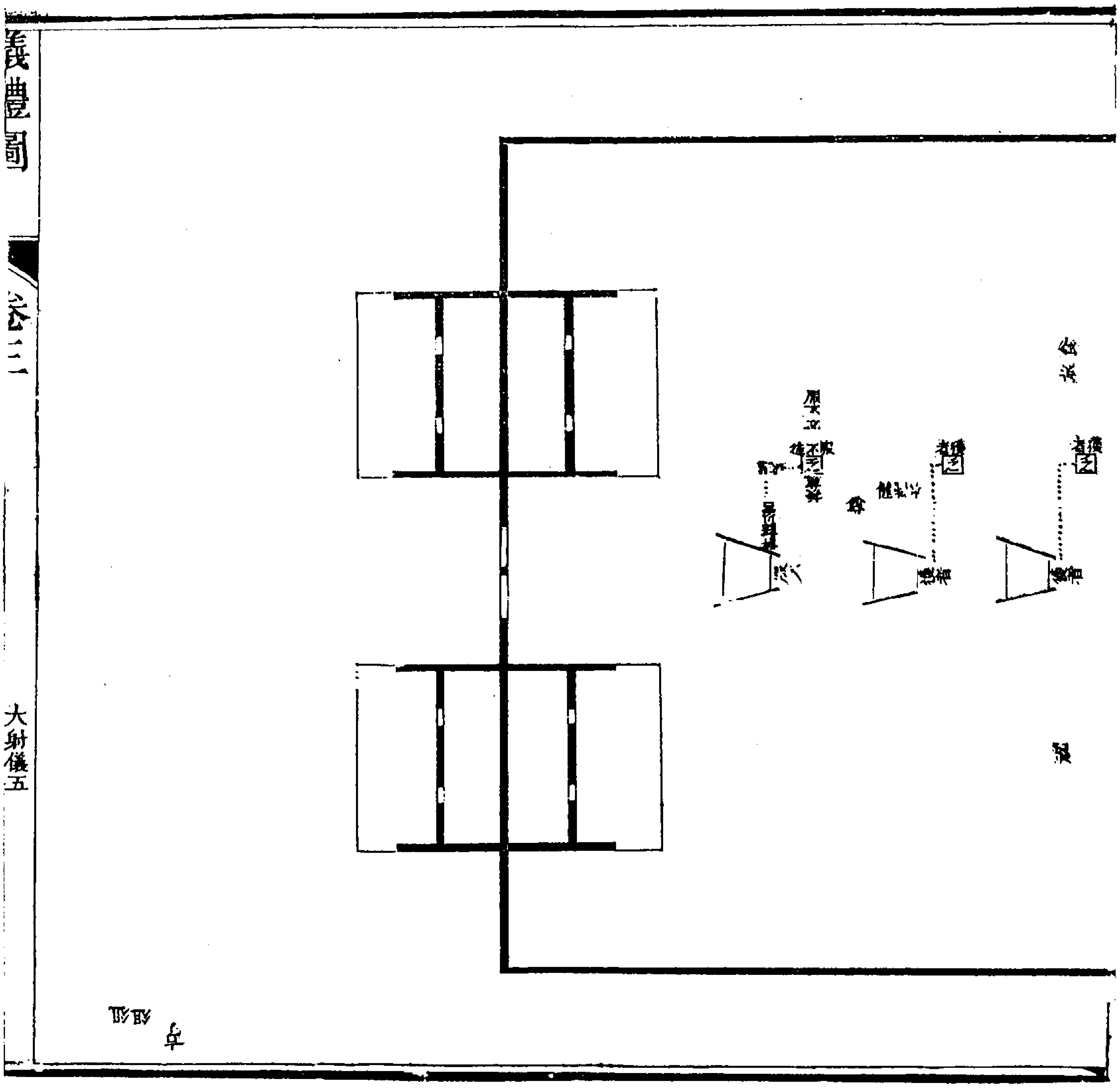
侯負命射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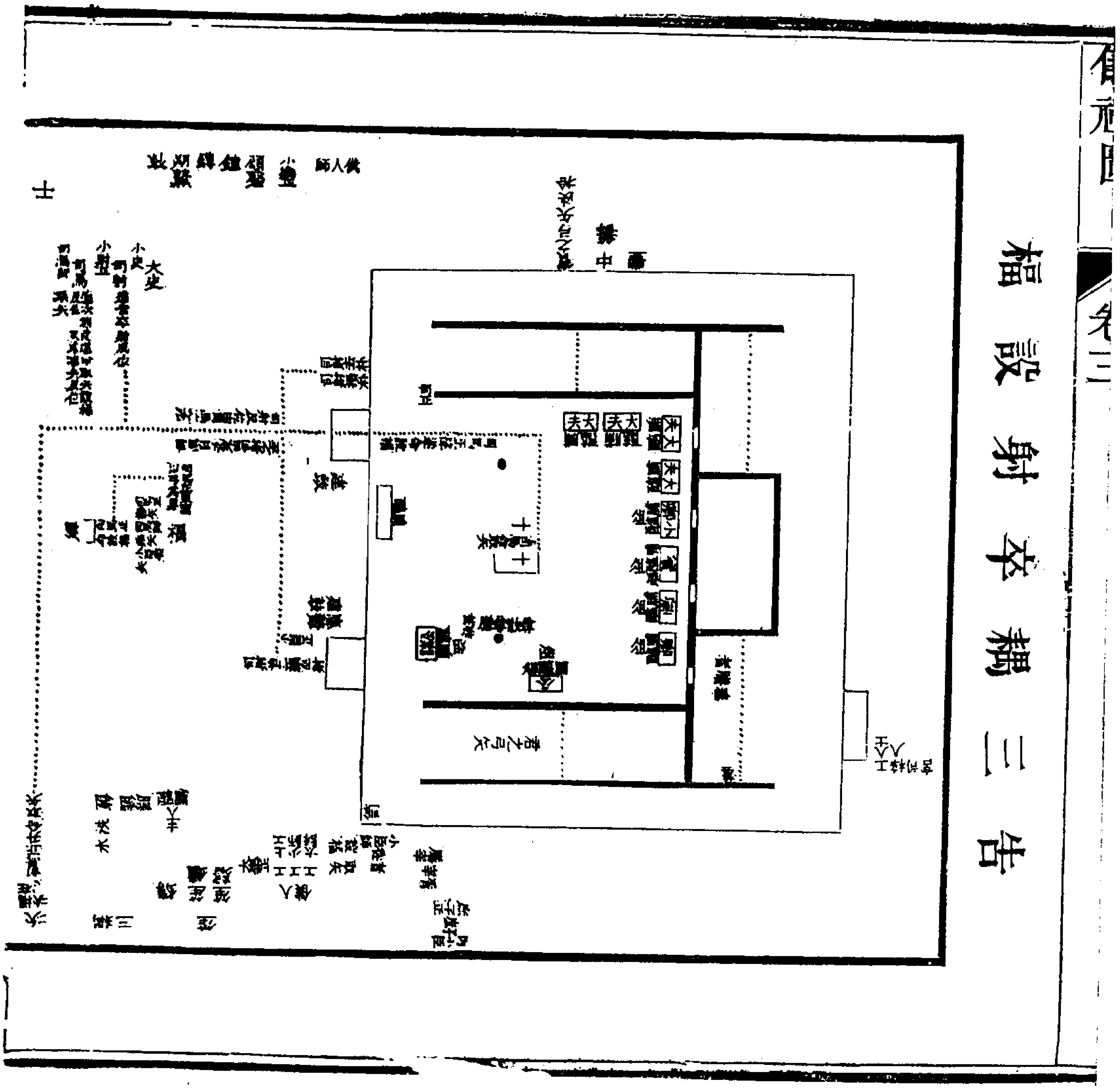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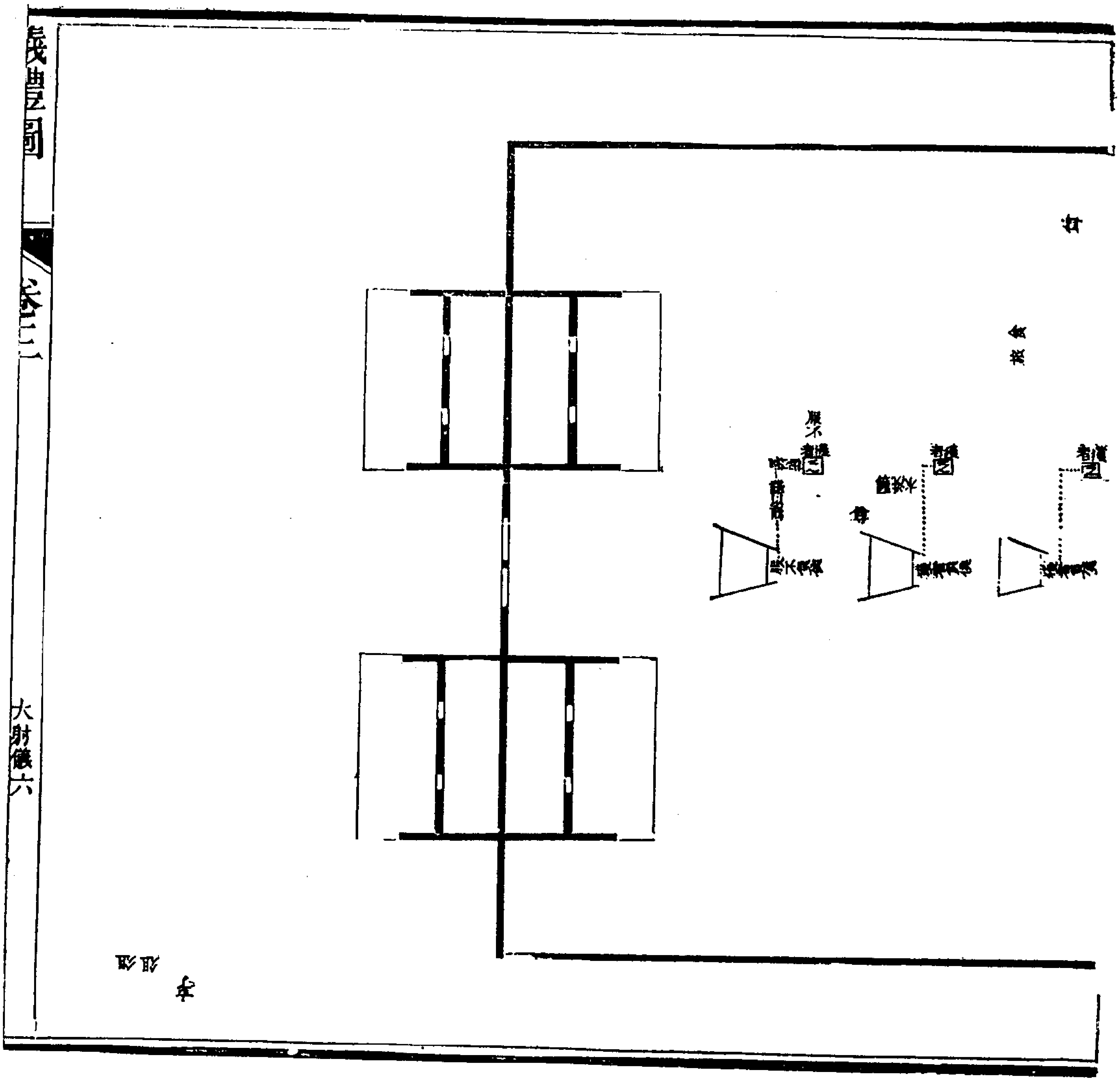

大射儀四
大侯
參侯
干侯

射耦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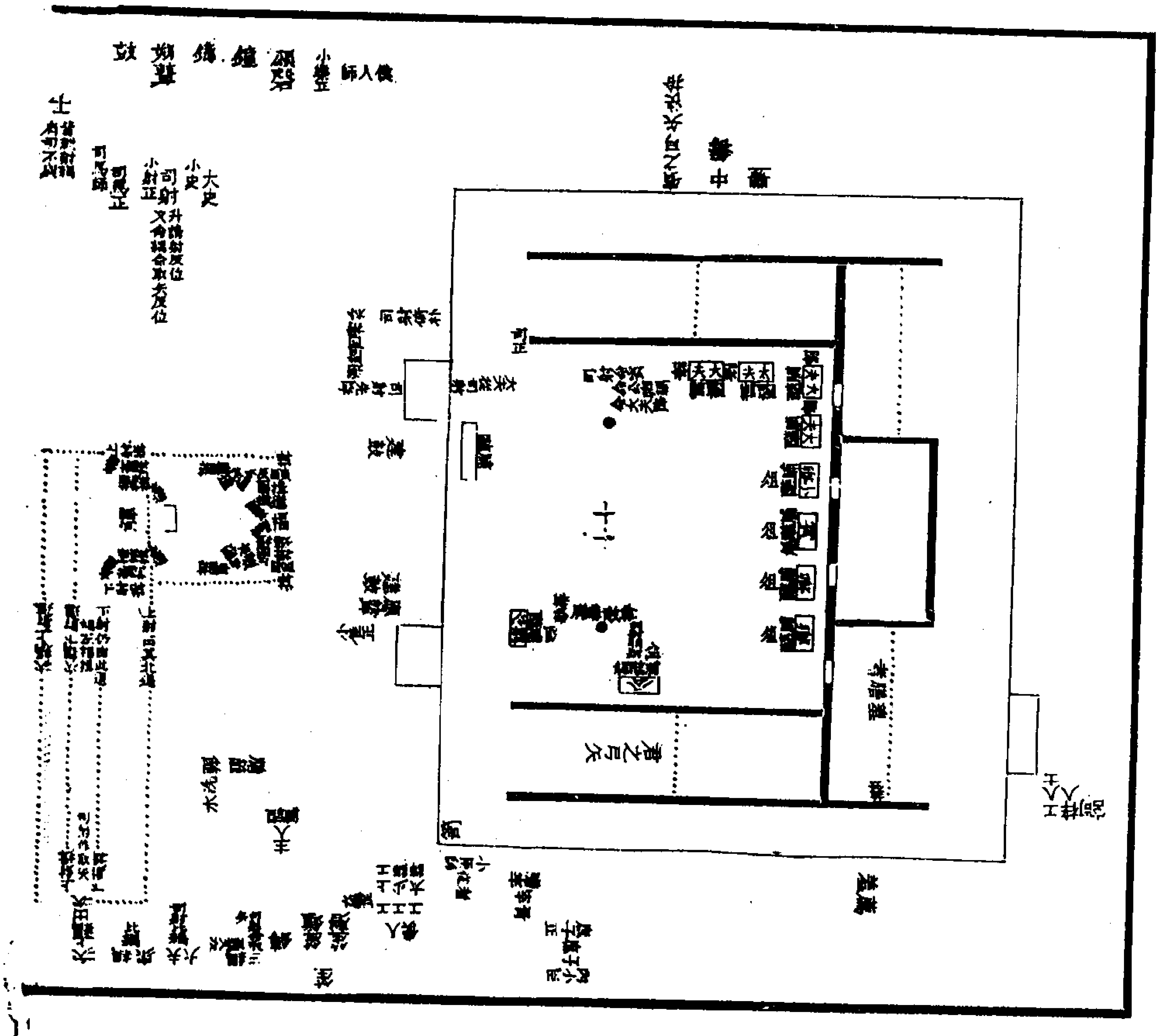

大射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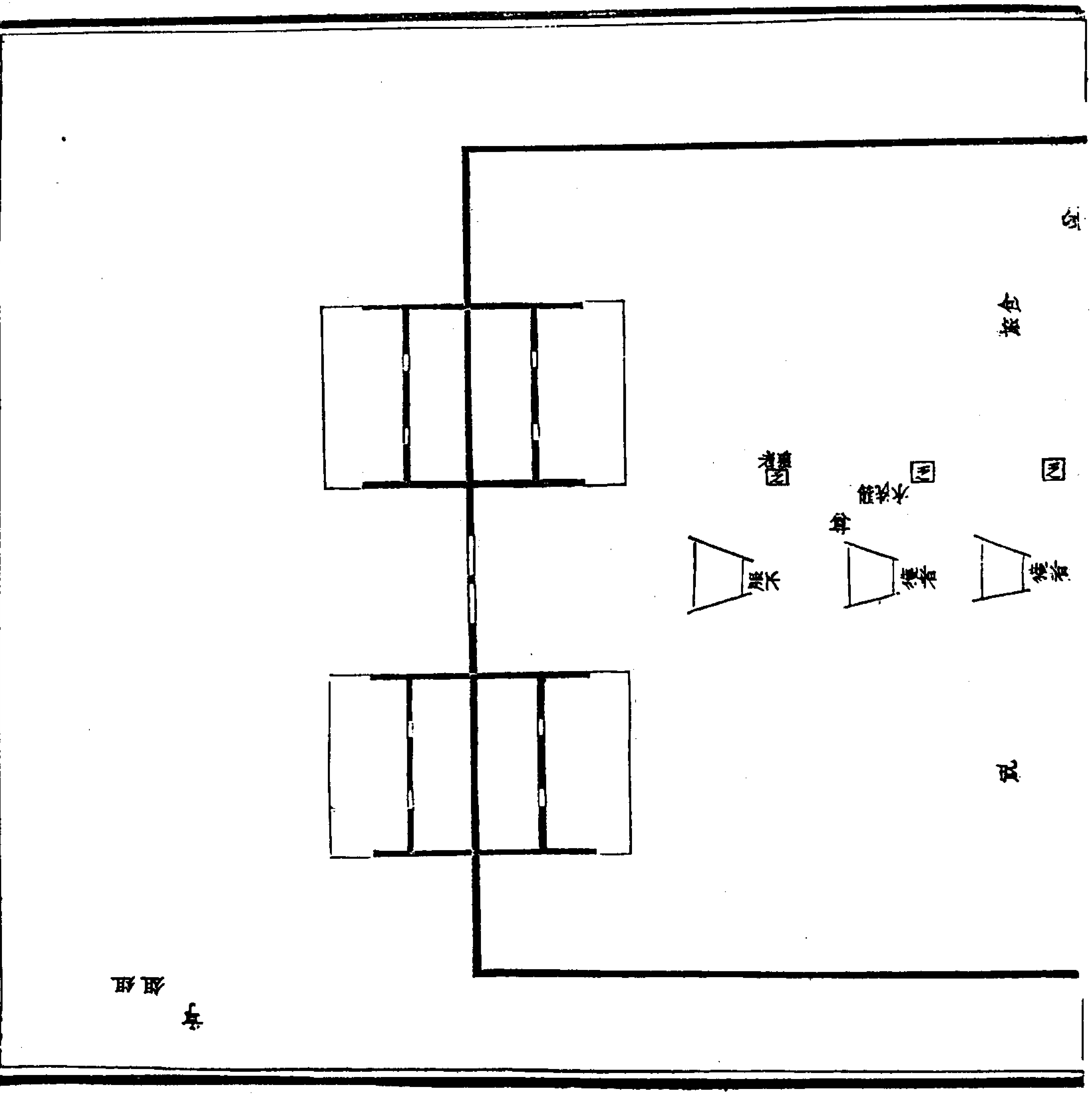

大射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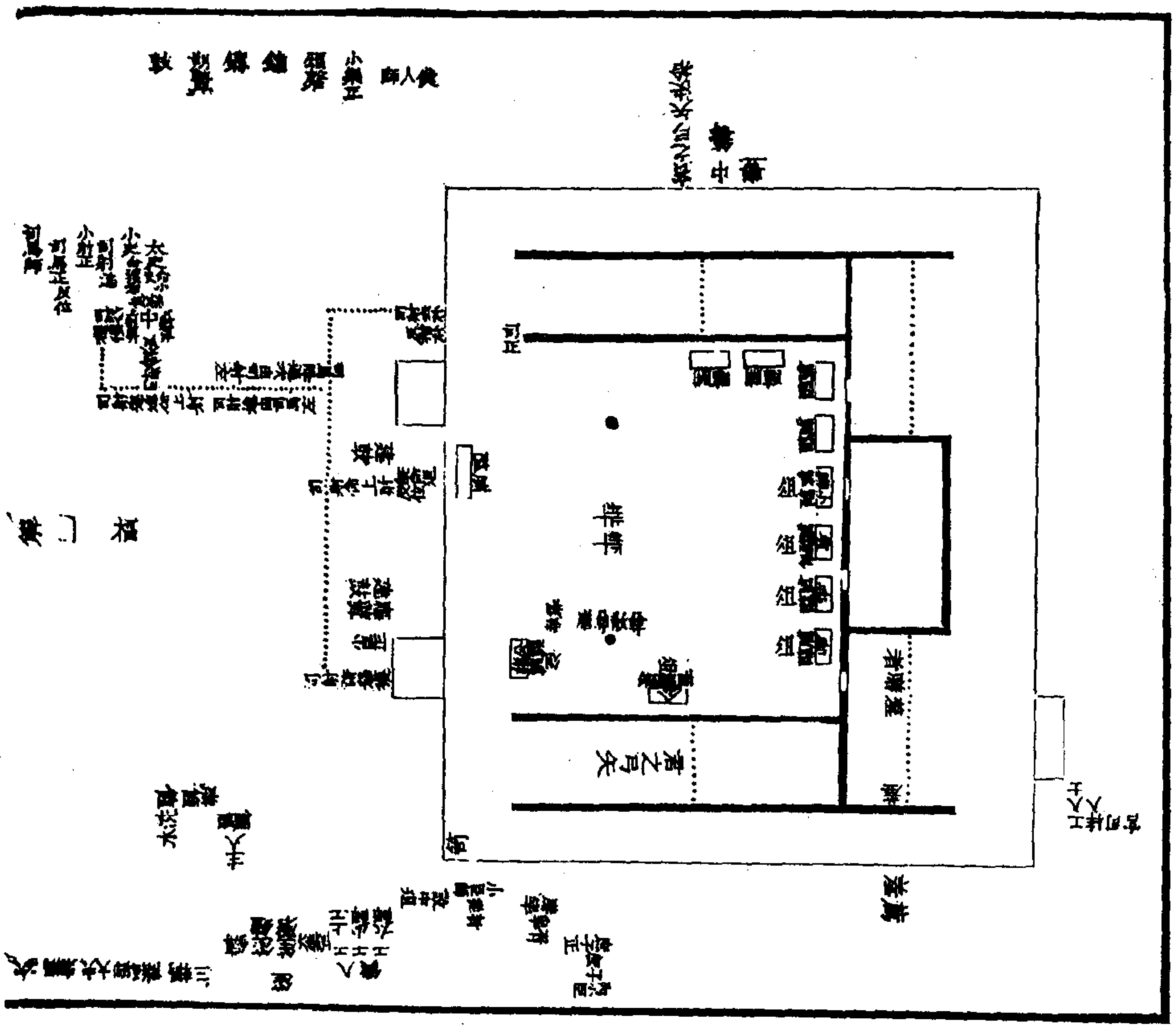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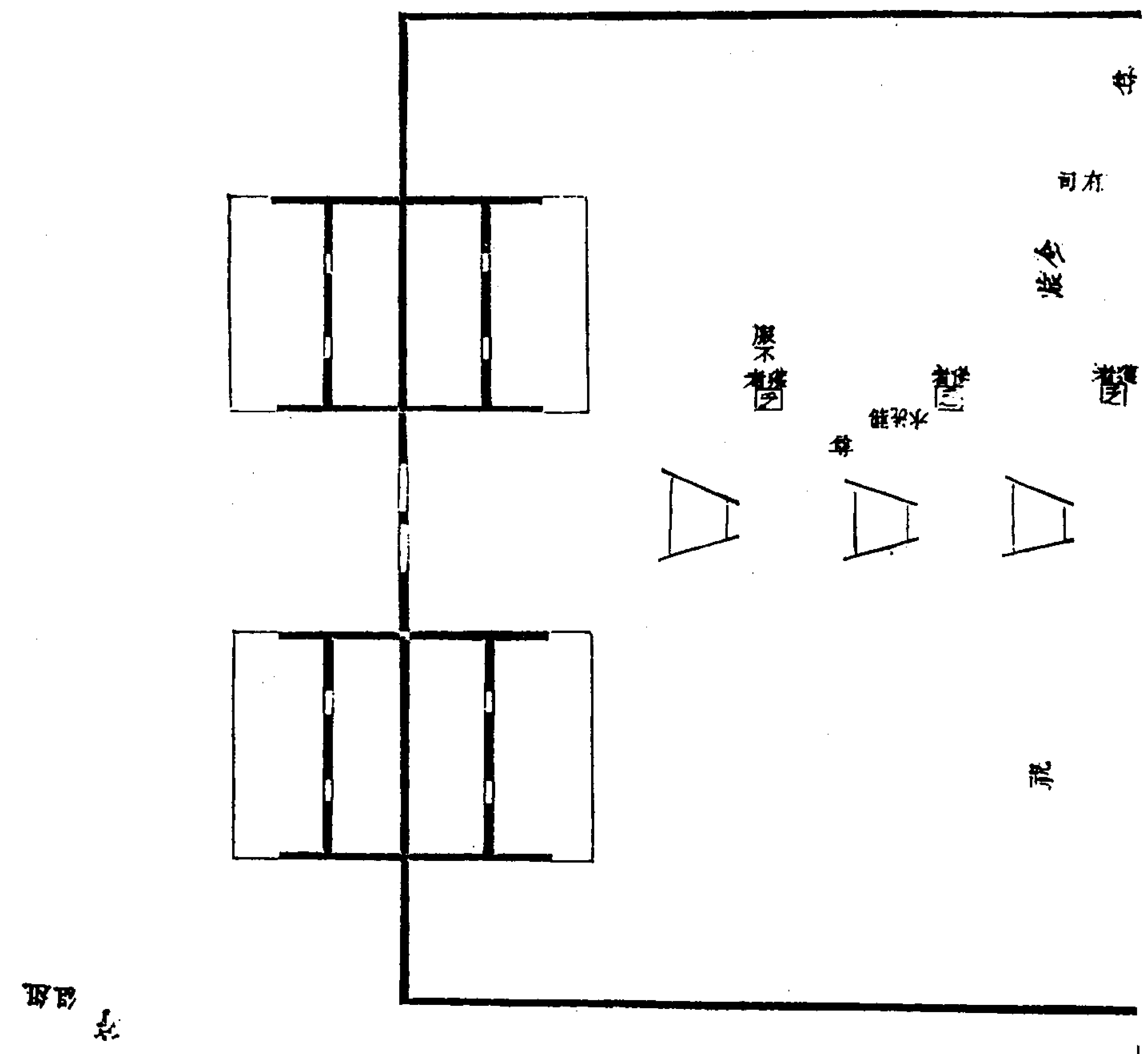
請射三耦拾取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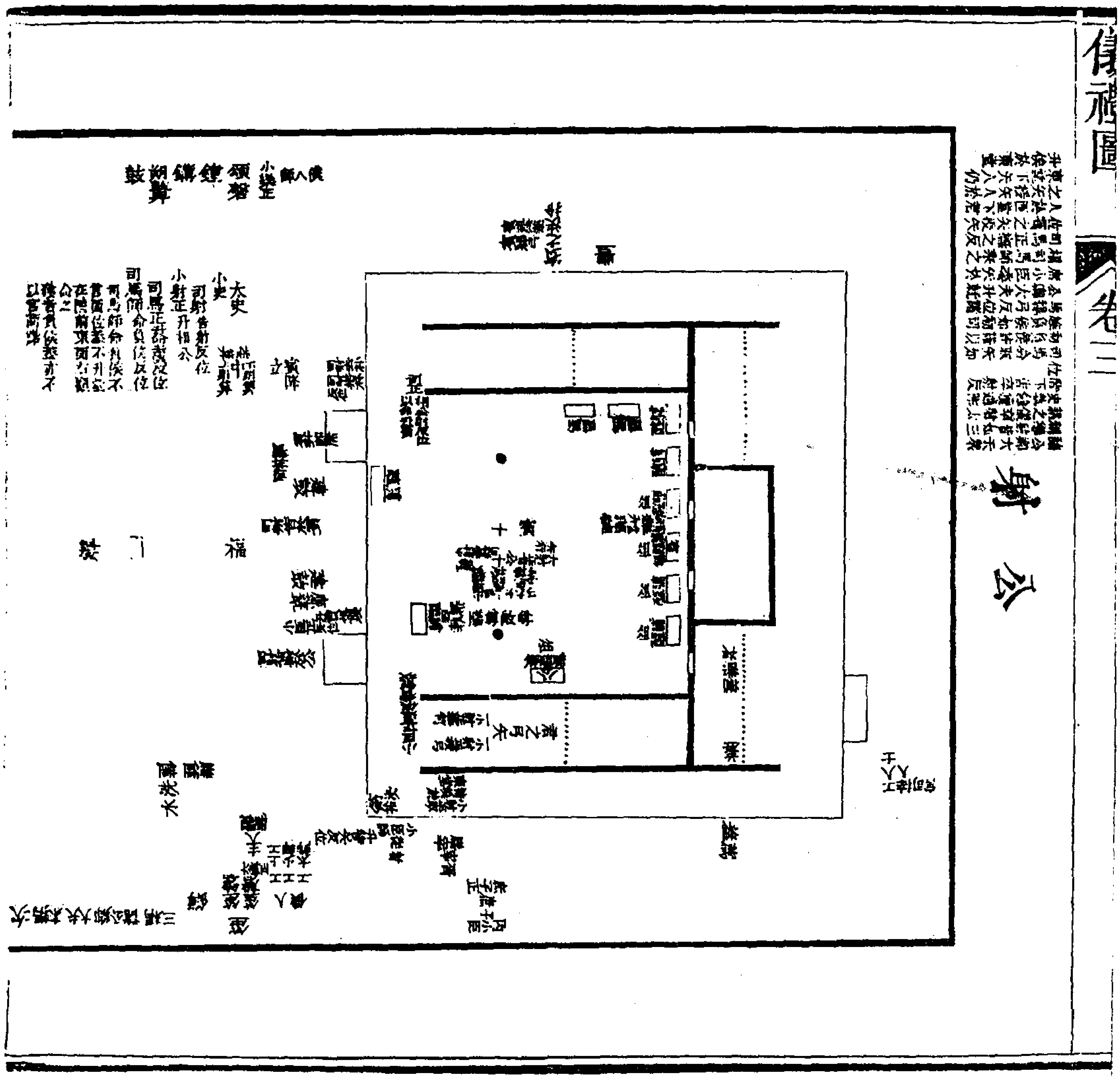
大射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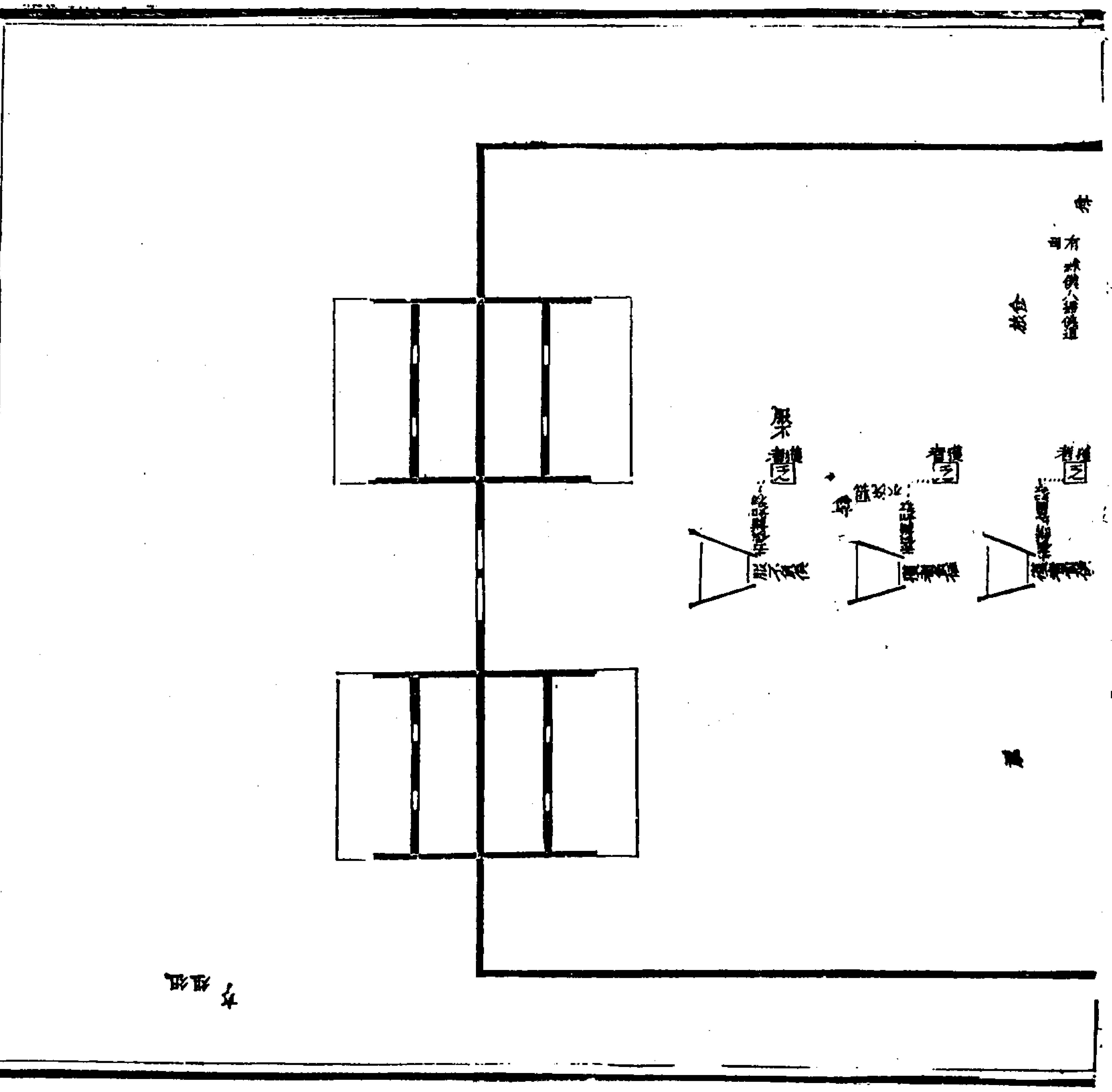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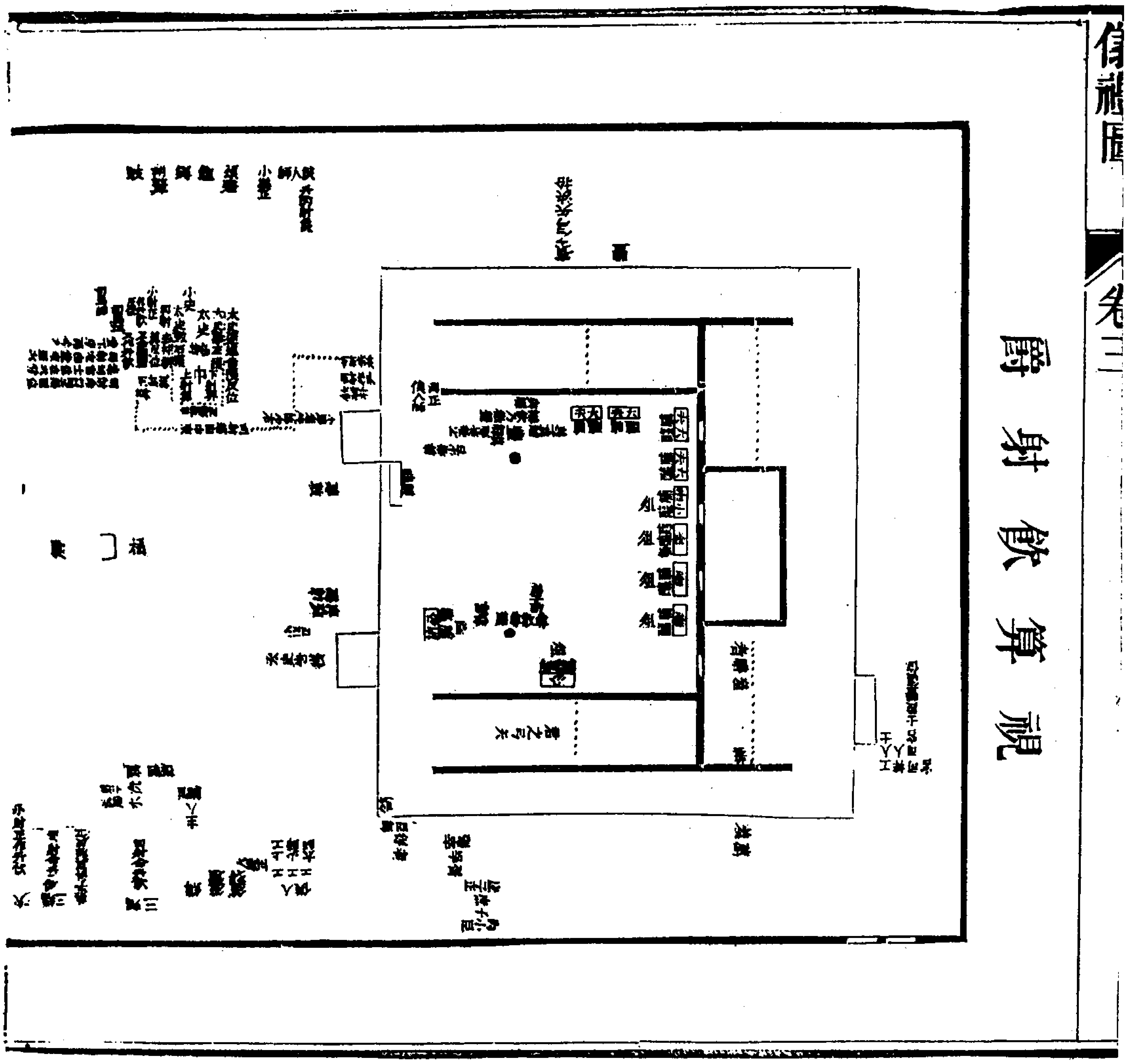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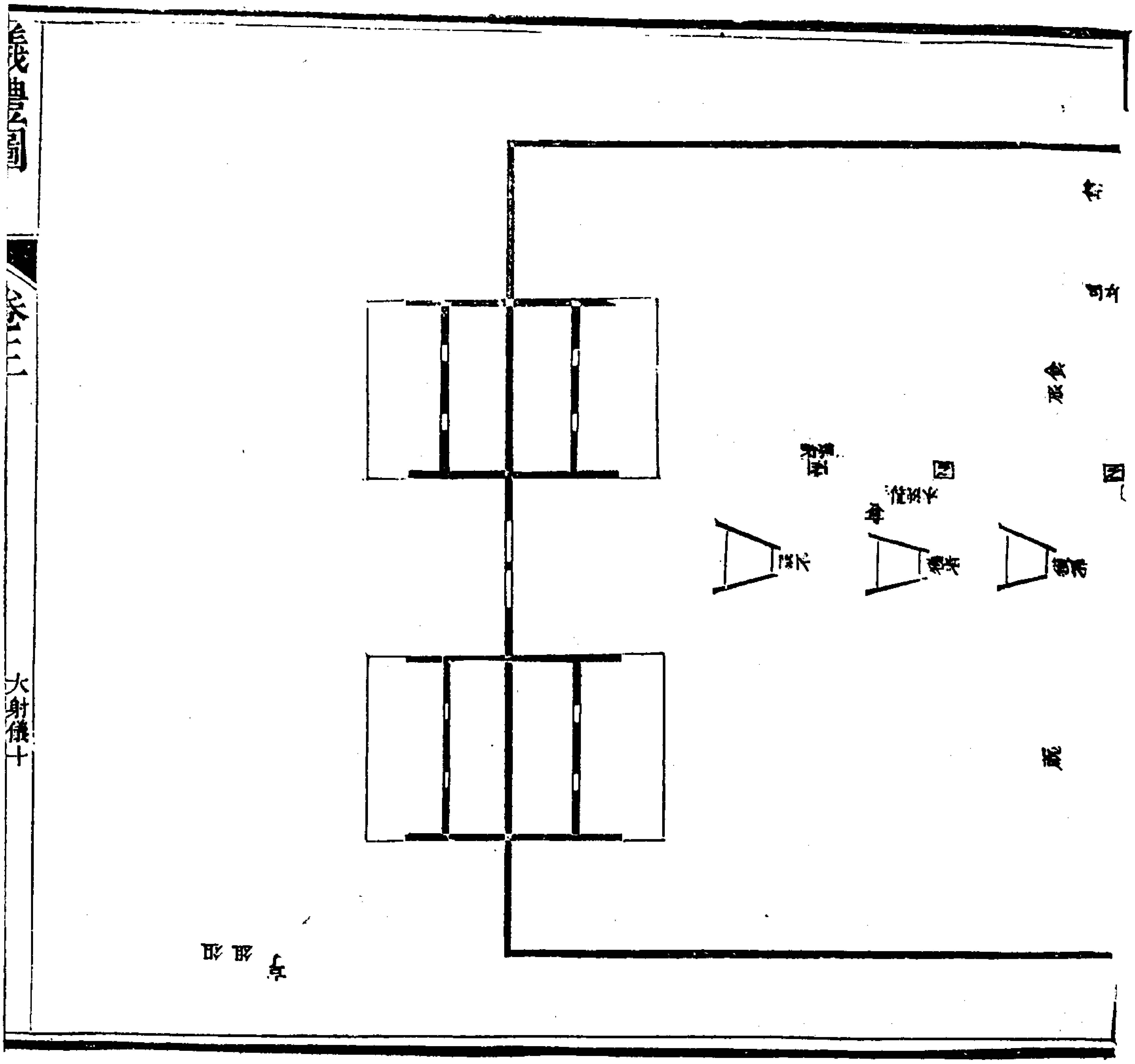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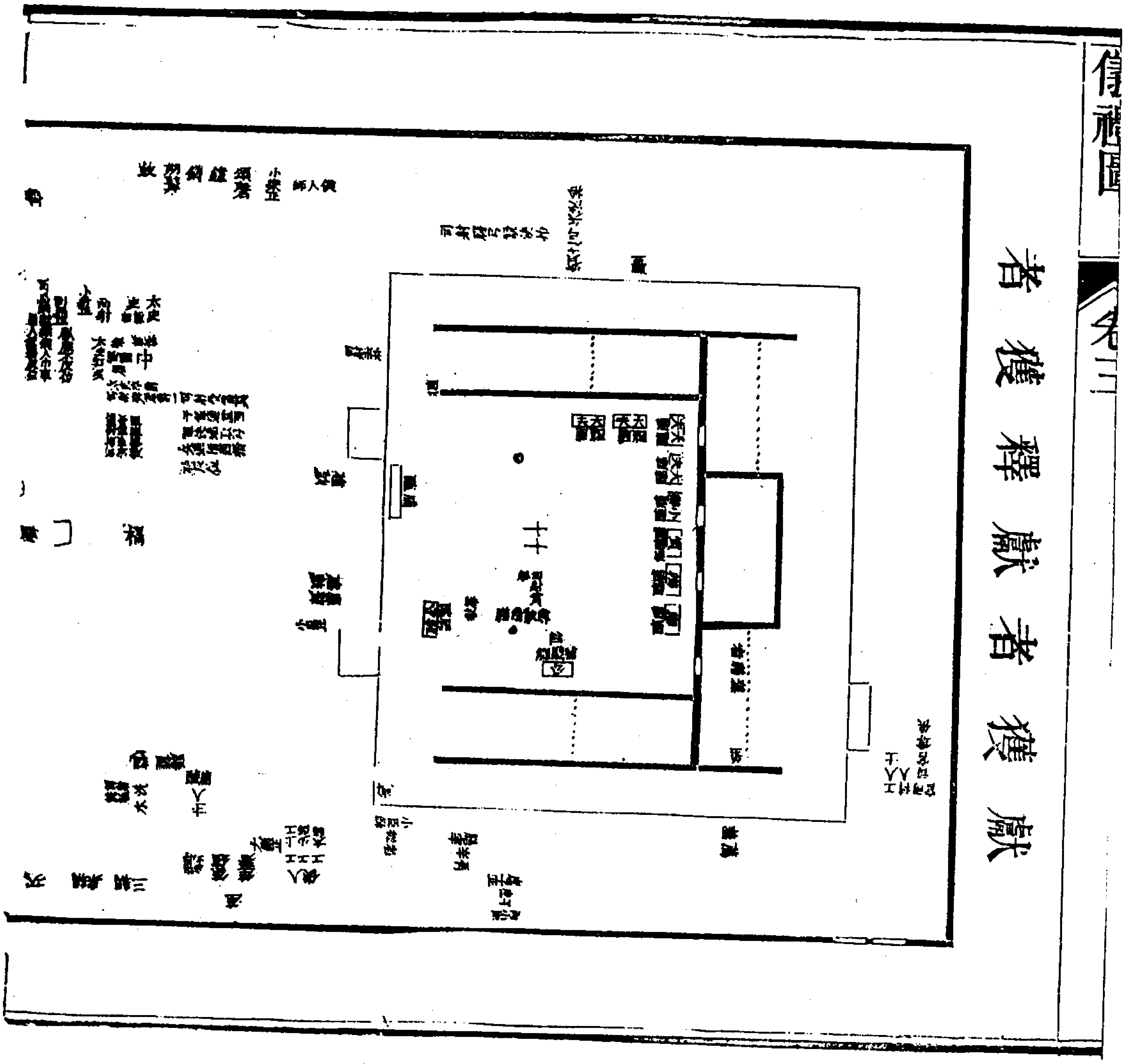
大射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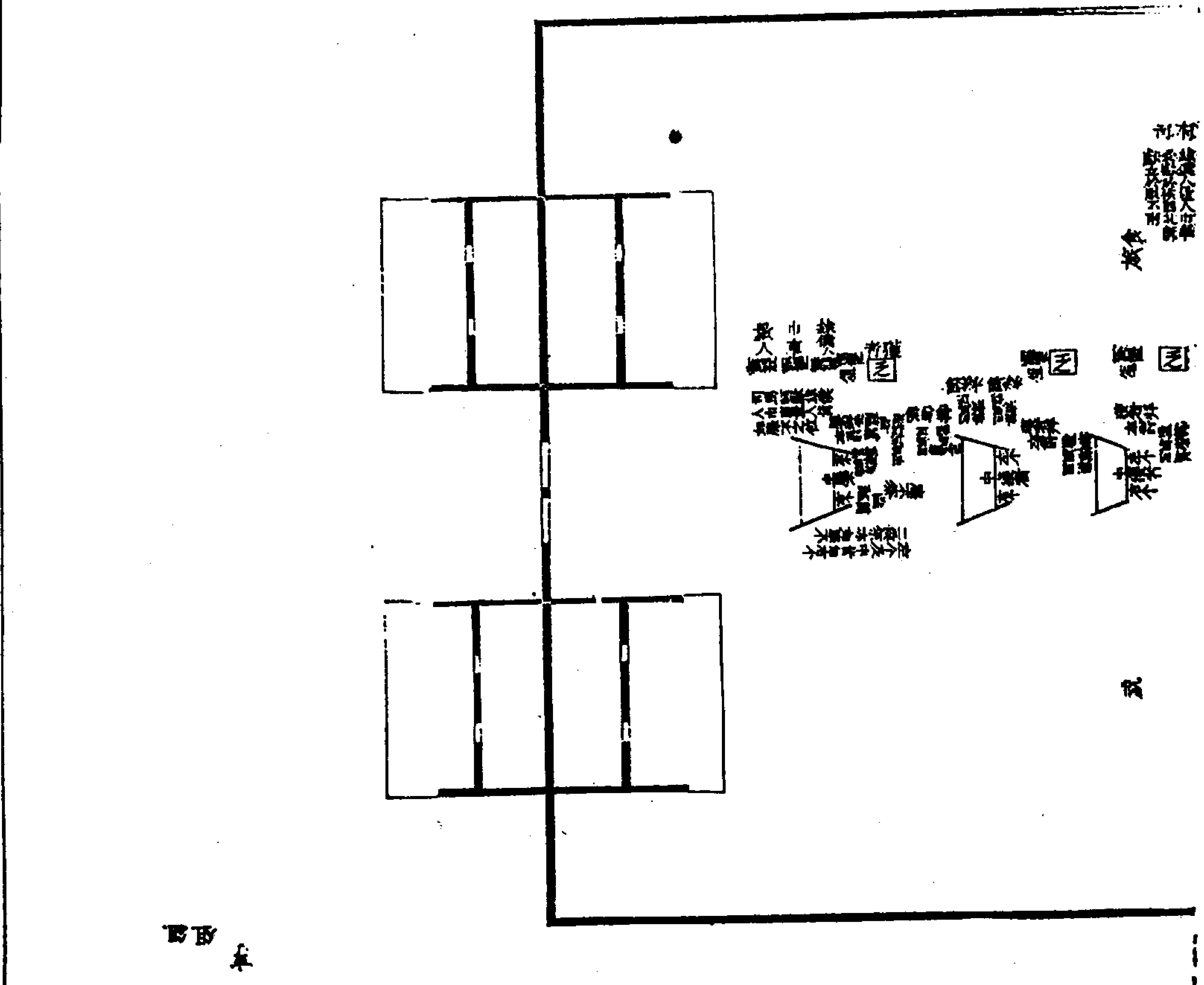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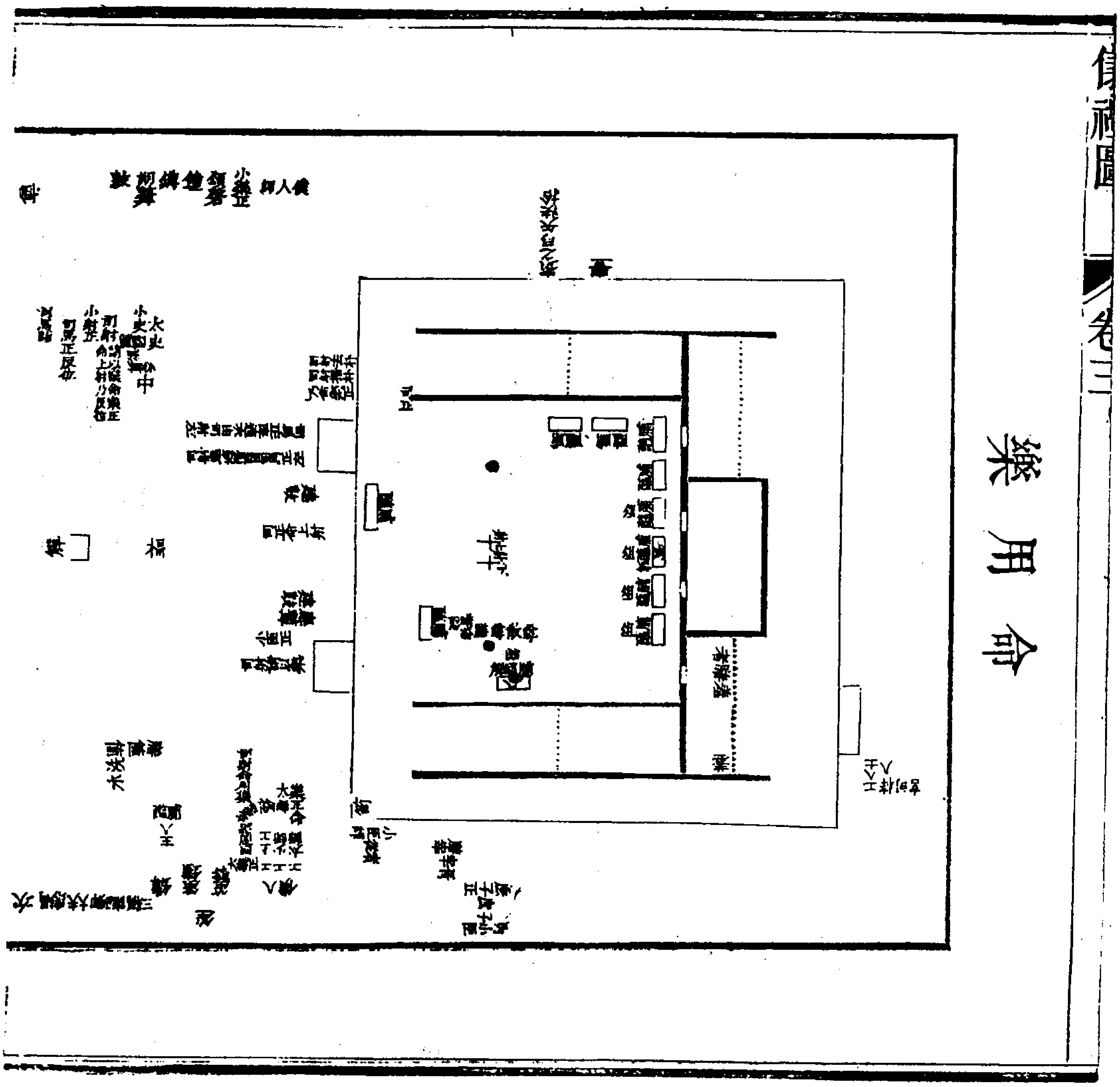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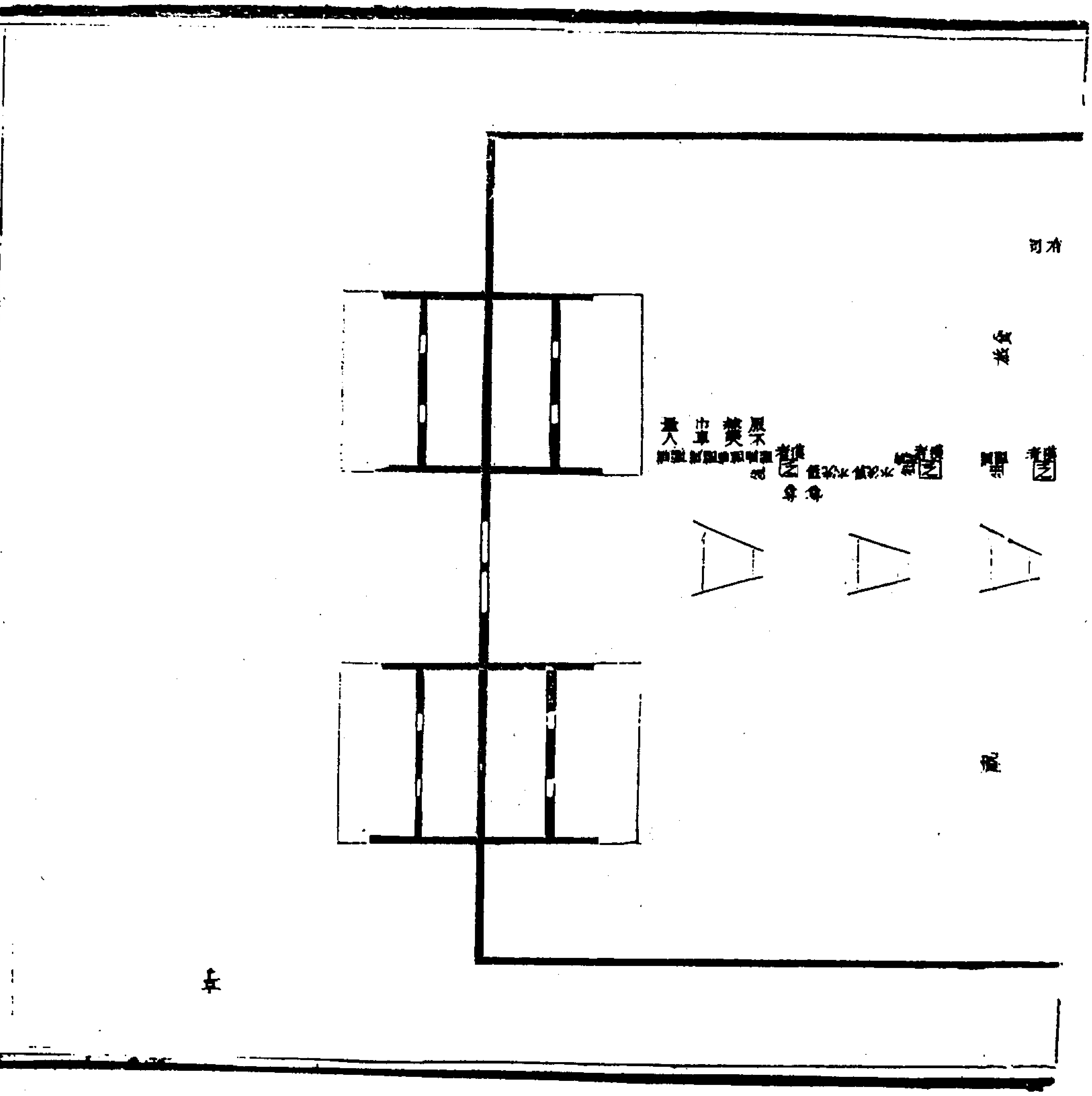

儀禮圖　卷三
大射儀十


獻獲者獻釋獲者

儀禮圖　卷三　大射儀十一




樂用命



2046420
S
Z121·5
15
21101000457975

儀禮圖卷第三